

THE
SPANISH
CIVIL
WAR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西班牙

革命与反革命

内战 [下]

**THE
SPANISH
CIVIL
WAR**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西班牙内战
[下]

革命与反革命

THE SPANISH CIVIL WAR: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by Burnett Bolloten.

Copyright © 1991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ublish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27514 USA www.uncpress.unc.edu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著；戴大洪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33-2320-8

I . ①西… II . ①伯… ②戴… III . ①西班牙内战 IV . ① K55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7004 号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英) 伯内特·博洛滕 著 戴大洪 译

出版统筹：向珂

特约编辑：杨露

责任编辑：汪欣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一千遍

封面绘画：吕欣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60mm × 970mm 1/16

印张：92.75

字数：1202千字

版次：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2320-8

定价：178.00元 (全三册)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上册

序 / 1

前言 / 8

作者说明 / 11

译者说明 / 29

第一部分 内战、革命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共和国的垮台

第一章 酝酿剧变 / 3

第二章 左派的分裂与僵持 / 30

第三章 军事叛乱与内战 / 50

第四章 革命与第三共和国的崛起 / 69

第五章 革命打击小资产阶级 / 92

第六章 农村的革命、自由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100

第二部分 共产党的崛起

第七章 中产阶级的希望 / 133

第八章 人民阵线 / 144

第九章 外国干涉 / 158

第十章 将革命伪装起来 / 179

第十一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组成新政府 / 184

- 第十二章 共产党争夺控制权 / 198
第十三章 胡安·内格林博士和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 218
第十四章 运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 / 232
第十五章 苏联的影响、政治欺骗和阿萨尼亚总统的困境 / 254
第十六章 错综复杂的东西方外交斗争中的西班牙 / 266
第十七章 向英法伸出橄榄枝 / 286

第三部分 抑制革命

- 第十八章 无政府主义哲学与政府 / 303
第十九章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政府 / 311
第二十章 遏制革命委员会 / 333
第二十一章 治安力量 / 339
第二十二章 国有化对集体化 / 350
第二十三章 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 / 360
第二十四章 平衡各个阶层的力量 / 370

中 册

第四部分 从革命的民兵武装到正规军

- 第二十五章 革命的民兵武装 / 387
第二十六章 纪律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 / 403
第二十七章 第五团 / 410
第二十八章 人民军 / 419
第二十九章 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拉尔戈·卡瓦列罗向共产党人挑战，
政府撤离马德里 / 431
第三十章 保卫马德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国际纵队，米亚哈、罗霍和
克莱贝尔 / 439
第三十一章 苏联军官、记者和外交官 / 472
第三十二章 自由主义运动与正规军 / 498
第三十三章 钢铁纵队 / 514
第三十四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莫斯科决裂 / 527

第三十五章 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压力加大 / 543

第三十六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进行反击 / 562

第五部分 共产党人获胜

第三十七章 西班牙共产党讨好社会党温和派 / 579

第三十八章 加泰罗尼亚：军事叛乱与社会革命 / 587

第三十九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崛起、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 603

第四十章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 / 616

第四十一章 加泰罗尼亚走向公开交战 / 634

第四十二章 五月事变（一） / 658

第四十三章 五月事变（二） / 686

第四十四章 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 / 709

第四十五章 胡安·内格林上台 / 726

第六部分 革命陷入低潮

第四十六章 内格林政府与自由主义运动的反应 / 741

第四十七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导力量 / 750

第四十八章 共产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761

第四十九章 与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关的重要情况 / 789

第五十章 破坏集体农庄和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 / 799

下 册

第七部分 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失势

第五十一章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挑战西班牙共产党 / 815

第五十二章 共产党讨好全国劳工联合会 / 837

第五十三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退出政坛，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签订联合协议 / 845

第五十四章 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赶出国防部 / 866

第八部分 共产党的影响达到巅峰

第五十五章 第二届内格林政府，共产党在军队中占据支配地位 / 887

第五十六章 共产党对安全部门的控制 / 908

第五十七章 加泰罗尼亚与八月危机 / 926

第九部分 怀疑、分歧、灾难激增，共产党的影响减弱

第五十八章 祸起萧墙 / 941

第五十九章 人民在为什么而战？ / 958

第六十章 内格林的十三点战争目标 / 967

第六十一章 英—法干预的希望破灭 / 978

第六十二章 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 / 997

第十部分 抵抗政策终止

第六十三章 内格林返回中南部地区 / 1025

第六十四章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西普里亚诺·梅拉与自由主义运动 / 1050

第六十五章 寻找替罪羊 / 1063

第六十六章 内格林逃之夭夭与第三共和国的末日 / 1083

参考资料 / 1107

致谢 / 1221

索引 / 1232

第七部分

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失势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挑战西班牙共产党

在此应当强调的是，共产党人作出停止攻击集体农庄的决定不仅是因为攻击集体农庄损害了后方的经济和士气，而且因为他们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摩擦愈演愈烈，所以，如同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的那样，他们需要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达成某种和解，以便为不可避免地与国防部长最后摊牌作准备。尽管普列托实际上与共产党人结成了反对宿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联盟，但他很快就表明，他不会成为他们的傀儡。

“接管国防部后没多久，……两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乌里韦和埃尔南德斯来见我。”普列托一年之后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他们说，他们希望与我密切合作。”但是，当埃尔南德斯提出他打算“每天带着政治局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想法和意见”拜访普列托时，国防部长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如果埃尔南德斯有什么关于军事政策的看法要发表，他可以对内阁全体成员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可以继续像与拉尔戈·卡瓦列罗斗争那样对待我，那么，”普列托告诉他，“你们就错了。……你们不可能控制我，我不会容忍你们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内阁会议上进行的那种让人想起来就厌烦的争吵。”¹

同样使共产党人陷入窘境的是普列托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态度。

尽管他在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之前曾向共产国际代表比托里奥·柯多维拉和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彼得罗·南尼保证，他准备努力促成两党合并，但是，他在成为国防部长以后明确表示，他不会向支持两党合并的苏联大使列昂·盖基斯所提出的咄咄逼人的要求屈服。的确，在社会党执委会七月份举行的一次每周例会上，他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了别的想法。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记述了普列托的想法：普列托认为，共产党人正在赢得大量盟友。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国家的背叛”。由于苏联是唯一一个向西班牙运送武器的国家，共和派转而同情支持它，结果，通过占据各个部门的关键位置，共产党人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在他最密切和最忠实的朋友中，一些职业军官如今成为共产党员，例如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和许多别的职业军官。最后，普列托发表意见说：“在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在我们发现自己失去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前，考虑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是否明智的时候到了。”²

尽管普列托可能确实在某个时候发表过对民主国家的“背叛”不满的言论，不过值得怀疑的是，他是否认真考虑过两党合并的可能性。就在十二个月以前，他的喉舌《社会主义者》还指责为两党合并进行的宣传是“联手欺骗”，并将两党青年运动的合并斥为“共产党对社会党青年组织的兼并”。无论如何，难以想象一个像普列托这样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愿意接受共产党人提出的条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表的一封写给西班牙社会党执委会的信中，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将两党合并的基本准则阐述如下：（1）合并后的政党是“以统一的意志率领工人前进的坚如磐石的先锋队”；（2）无论是关于讨论的问题还是关于行动的方针，一项决定一经作出，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3）所有受党委托的人（政府部长、议会议员、地方官员、报纸记者等等）必须执行其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和指示；（4）所有破坏党的工作或者从事危害党的团结的活动的党员将被“开除出党并且受到公开的谴责”。

“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共产党政治局提醒说，“西班牙无产阶级必须实现政治团结，通过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立即合并，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政党。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这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工人党员们强烈的愿望、坚定的决心和共同而且迫切的呼声。”³

且不说共产党政治局提出的条件实际上没有考虑代表社会党左派的某些重要地方组织的态度，例如马德里、巴伦西亚、阿利坎特和哈恩的社会党组织，社会党中间派也不可能接受它。其实，在社会党执委会内部，反对立即合并的声音非常强烈，以致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时，野心勃勃、精明狡诈、喜欢操纵他人的执委会书记拉蒙·拉莫内达⁴没敢冒险对合并的前景作出某种不留余地的保证，尽管此时他已开始小心翼翼地支持共产党人：“我们支持西班牙无产阶级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但是]要有充分的保证，”他宣称，“一旦实现了统一之后，就要保证它不会因为因为没有预见到有关问题的方方面面而立即遭到破坏。”⁵

进行这番陈述时，拉莫内达不仅反映了自己的担忧（以及他的个人野心——通过巧妙地玩弄手腕在合并后的政党中获得某个领导职位），⁶而且反映了其他社会党中间派领导人的担忧，他们认为两党合并必将导致社会党被共产党兼并。虽然四月份成立的全国联络委员会——拉达莫内代表社会党加入该委员会——强烈要求两党“以全面的热情”为合并而努力，⁷但是，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党史说，社会党执委会“坚决反对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它郑重声明支持合并”。⁸如同我们所知，正是这种由普列托倡导并且得到包括其忠实支持者曼努埃尔·阿尔瓦尔、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和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等人在内的大多数执委会成员支持的反对意见导致共产国际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得出结论，共产党人“不应强行推动合并”，同时“应使那些已经打算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相信，继续留在社会党内工作更有利于加强协调一致的行动，也更有利于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作准备”。⁹

著名英国作家拉尔夫·贝茨是一位关于西班牙工人运动的重要权威，曾为共产国际工作并且担任过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他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对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政党的努力评论道：这引起了“社会党内充满怒气和怨恨的反对，乃至明智的普通党员”。“你要记住，拉莫内达及其所宣称的一伙人不是‘一般的’社会党人。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人；他们或者是被争取过去然后奉命继续留在社会党内的社会党人——社会党因疏忽大意使M.内尔肯‘流失’而备受指责，¹⁰或者是极少数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宁愿相信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必然性而不相信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实现。”贝茨接着说，大多数社会党成员认为整个合并活动“只不过是共产党方面进行的一次兼并的尝试”。他们相信，他们将失去对劳动者总工会的控制并且在新的政党中沉沦，新的政党实际上将成为一个受共产国际控制的共产党，而社会党的传统将丧失殆尽。“就社会党方面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实际上从未出现过大批党员呼吁与共产党合并的情况。总之，两党合并引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敌意，让左翼共和派和共和派人士恐惧。因此，它是一个重大错误。幸运的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极力坚持。我认为，共产国际知道风险，因此，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过分强迫西班牙共产党。我知道，共产国际在西班牙最能干的代表路易斯[柯多维拉的化名]不喜欢整个这件事。”¹¹

538

斯大林肯定认为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是建立一个一党制国家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如今对于他来说，实现两党合并显然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尽管两党合并遥遥无期，命运女神却继续向共产党人慈祥地微笑。现在，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党和共和派。在大量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人比欧多西奥·拉维内斯更权威地描述了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这位秘鲁共产党领导人受柯多维拉的指派，主编西班牙最重要的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报》。脱离共产党之后，凭借其在西班牙共产党人圈子里的亲身感受，他描述了西班牙共产党令人震惊的发展壮大以及伴随着成功而来的特权，为我们呈现了下面这么一番景象：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治失败增强了共产党的影响力并且使它头顶光环，即使不是政权的光环，至少也是政府的光环。共产党的追随者成倍地增加，他们来自各个阶层——来自共和国军队，来自政府雇员，来自进行非法交易的黑市，来自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和投机者的世界。……

……直到昨天还因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以及捍卫工人的权利而身陷囹圄遭受折磨的那些人，如今已经成为重要的共产党高官，他们可以在其拥有的郊外住宅安静地睡眠，不再受到汽笛的打扰；当饥饿使平民百姓陷入半死不活的状态时，他们享受着美味佳肴。他们是某

种享有特权的帮会成员，内战为他们提供了一生中最优裕舒适时光。……

对于党的领导人来说……内战是一个令人非常欣慰的时期。那是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他们在身处逆境的时候肯定对此梦寐以求。宽敞舒适的住宅，摆满美酒的地窖，门口停着配有私人司机的轿车；或金发碧眼、或黑发棕眸，或秀发齐耳、或长发披肩，或浓妆艳抹、或略施粉黛，美女往来如云。对于像[中央委员曼努埃尔·]德利卡多那样的人来说，那是些花天酒地的日子。然而，对于西班牙人民来说，那并不是丰衣足食的时期——绝对不是。……

共产党在共和国政府中的优势加强了它的权力及其对于军队的影响，以致共和国的军队最终可能变成一支真正的红军，听从来自党的命令。与此同时，它试图争取、制服或者消灭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骨干分子。至于加泰罗尼亚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宣称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并且颁布了法令，要像苏联处置托洛茨基分子那样处置他们。

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最有力的抵抗。在左翼共和派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考虑到环境与范围，无论如何都）与发生在智利激进党身上的事情非常相似。甚至具有相似的人格特征。善良、聪明、单纯的人们真诚地合作，无私地奉献，却发现自己落入了圈套，可又没有勇气甩掉共产党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或者摆脱他们自愿接受的束缚。除了这些人之外，有一些人受欲望驱使胡作非为，他们想要金钱、高官和有利可图的职业。……还有成千上万可怜的人，他们谦恭顺从地专心工作，不要求得到任何东西，条件只是平安地留在政府中某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上，挣一份少得可怜的工资，被解雇的梦魇缠绕着他们。有许多斯特拉佩洛式的商人；¹²商人们从事珠宝与粮食、微型画像与麻醉品、假护照与人血的非法交易。这些人充分认识到，帮助共产党当时是一种有效的投资，这种投资不仅获利，而且可以在某个时候使他们免于破产，甚至可能挽救他们的生命。通过如此肮脏的手段，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和苏联领导人逐步奠定了他们所谋求的西班牙共产党的重要地位，确立了其不容争议的极权主义权威。

社会党人已经放弃了对共产党的所有正面攻势。……当他们的力量减弱或者保持原状时，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社会党人指责共产党人“引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是犯罪行为，一次比一次更无力。共产党人否认这种指责或者答应予以改正，但是，他们继续采用最凶恶、最无耻的强迫手段网罗新的追随者。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提供一份部里的工作，以解雇相威胁，晋升的希望，调任的承诺。有时，为了一个月得到六七百比塞塔——这些钱从国库出，全家人都会加入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佩佩·迪亚斯的光荣的党。

显然，共产党的庞大组织在无耻、罪恶和玩世不恭中沉沦了。诚实地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看不到，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行为方式差别只在毫厘之间。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明显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在竞争中获胜的政党时，这种暴虐的恐怖主义被人数不断增加的各阶层人士毫不反感地接受了。¹³

正是在共产党这种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普列托对其采取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被共产党人玩弄花招赶下台之前不久开始采取的行动。被共产党在军队中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尝试及其势力的日益壮大所激怒，普列托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布了一道部长令，禁止在空军、陆军和海军中进行鼓动军官和士兵加入某个特定政党或工会组织的宣传。“上级建议或者只是暗示下级改变其党派或工会归属将被认为是一种胁迫行为，”命令表明，“因此将导致违规者的降级，并且不影响追究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¹⁴

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对外新闻司司长、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不许外国记者把关于普列托命令的消息发往国外。“我必须压下这个消息，因为它将造成不良的影响。”她在内战结束之后告诉我，“普列托迫使我不得不辞职。”¹⁵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路易斯·费希尔声称，他在一九三七年一月通过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帮助她得到了这个工作，如今，他又竭尽全力劝说普列托和内格林让她复职。“不太容易找到她的替代者，因此，共和派在国外的宣传将蒙受损失。”他向普列托恳求道。“[这]应当由内格林决定。让他按他的想法办吧。”普列托以异乎寻常的随和回答道。¹⁶结果，康

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恢复了职务并在几个月后被当时的外交部长、左翼共和派人士何塞·希拉尔任命为对外新闻司司长。¹⁷“普列托仇恨我，”她在内战结束之后不久说，“因为他认为我对伊格纳西奥加入共产党起了作用。”¹⁸

当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报纸为普列托禁止在军队中鼓动官兵改变政治信仰的尝试大声叫好时，¹⁹共产党在马德里的喉舌《工人世界报》抨击那些“不满现状的人”，不是去查找共产党赢得大多数战士支持的原因，而是“忙于进行各种猜测，从而认为这种支持不正常，谁知道是用怎样的施压胁迫造成的结果，甚至可能是欺骗”。《工人世界报》接着说，这些不满现状的人对于人民的英雄儿女没有好感，他们认为那些积极加入共产党的人“是软弱的人、变节者，不能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们必须记住成千上万最英勇的战士加入共产党的原因。我们不想详细讨论这些自由的军人任凭自己被胁迫的说法。那是幼稚可笑的。事实是，共产党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现在并不是想说，其他党派和组织没有为斗争竭尽全力，但是实际上，从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起，共产党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出现在前沿阵地和最危险的地方。”最后，这份报纸问道，共产党的发展危害了谁？“肯定不是社会党人，因为我们很快就要把我们两党合二为一，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这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共同愿望，是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无政府主义组织也没有受到危害，因为我党的发展壮大意味着人民阵线的巩固加强。”²⁰

西班牙共产党并不害怕这些“不满现状的人”反对其谋求支配地位，引自陶里亚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的以下内容证明了这一点：“党明确认识到一件事：它必须进行一场坚持不懈的斗争以扩大并加强它在军队、警察和各个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加强党的地位……是取得胜利最重要的保证之一。……我们决不能失去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占据的任何位置，我们必须继续占据新的位置。”²¹这个建议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要求西班牙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并且消灭民主政治的一切因素。²²

以人民阵线为幌子，共产党人毫不停顿地继续从事劝诱人们改换门庭加入共产党的活动，这使普列托禁止在军队中鼓动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命令成了《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所谓的“一纸空文”，这份无政府工团主义

报纸实际上希望情况不会变成这样。²³命令发布两个月后，普列托的喉舌《社会主义者》指责前线在分发某些报纸时表现出来的偏心以及给予那些报纸读者的偏爱。²⁴《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它以大字标题写道：“只有执法队才能消除……军队中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行为。”它认为，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再“用破坏性的卑鄙手段和最吸引人的权利干扰我们的士兵之间融洽而且愉快的关系”。²⁵

然而，无论是普列托发布的命令，还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提出的未必治本的解决办法，都没有吓住共产党人。“我们的所有同志务必记住，”热情之花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任何命令和限制都不能阻止他们为了人民阵线的利益开展旨在提高广大士兵政治觉悟水平的政治教育工作。我不认为随便什么人就可以把这一命令解释成为一种用来限制士兵政治权利的措施，这不利于人民军。显然，这是我们大家希望避免出现的情况。”²⁶

为了继续反对军队的政治化，普列托于十月五日发布了以下行政命令：

1. 禁止军队首长和军官参加具有政治性质的公众集会。

2. 同样，禁止他们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或者发表广播演说。因在未经国防部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发表对军队首长或军官的采访而违反这一命令的报纸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3. 未经国防部专门许可，不得举行阅兵式或军队游行。²⁷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巴伦西亚通讯》为事态发展的这一转折欢欣鼓舞，赞扬新的国防部长试图“将某些政治势力对军队造成的破坏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敦促他“以不可动摇的力量采取行动”。²⁸

不需要鼓励普列托，因为，除了两项禁止在军队中鼓动改变政治信仰和进行政治宣传的国防部行政命令之外，普列托还试图纠正共产党人政治委员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这一状况。我们应当记得，拉尔戈·卡瓦列罗在被逐出政府前夕曾经试图纠正这种状况，但是他没有成功。当时他发布了命令，要将那些由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临时委派但其任命和级别在五月十五日之前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全部解职。尽管这一措施在卡瓦

列罗离开国防部后被束之高阁，但是，在能够确定其政治身份之前，普列托拒绝批准对数百名政治委员的任命。他不批准这些任命遭到共产党的强烈谴责。热情之花十一月十三日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时宣称，国防部长拒绝批准“任命数百名自内战爆发以来具有模范斗争经历的政治委员”的行为“令人难以理解”，这导致“那些在前线牺牲的政治委员境遇悲惨，使他们的家人处在极度的痛苦中，因为他们的任命没有得到批准”。必须纠正这种状况，她接着说，所有政治委员都要明白，无论他们的任命是否得到正式批准，他们应当作为政治委员继续工作，“因为，军队最强大的战斗力取决于此”。²⁹

在战时高级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普列托提出了政治委员这个棘手的问题。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后，对战时高级委员会进行了改组，现在它由胡安·内格林、何塞·希拉尔、比森特·乌里韦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组成。普列托在内战结束后写给内格林的一封信中回忆说，他在会上详细说明了与政治委员的政治身份有关的统计数字。他说，这些数字显示，与那些共产党根据其相对兵力委任为政治委员的党派成员人数相比，正式登记为共产党员的政治委员的比例“不知要高多少倍”。他告诉内格林，除了正式的共产党员之外，有许多政治委员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还有一些政治委员直接用“劳动者总工会”掩盖他们的政治身份。³⁰“作为我在大家面前所作上述分析的结果，我建议，通过各个政党和工会组织中间公平地分配职位，重新建立政治平衡。……比森特·乌里韦强烈反对这个合理建议，于是，你支持他的否定意见。”³¹

普列托没有因这一反对而退缩，他在十月二十一日发布了一项限制政治委员级别的命令，至少就士兵来说，担任连、营和旅的政治委员受到这一限制的影响。在实施这一限制所影响的人当中，最著名的共产党人是利斯特的第十一师政委、二十四岁的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和热情之花二十七岁的情人、马德里前线督察委员弗朗西斯科·安东，普列托用社会党人费尔南多·皮纽埃拉取代了后者。³²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普列托的命令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属于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政治委员：“许多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政治委员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尽管他们年纪轻轻，却担任着大部队的政治委员，部

队的编制不小于旅，而且，从军事叛乱爆发之初起，他们就自觉自愿地投入了战斗。”³³

为使弗朗西斯科·安东免遭降职——从马德里前线（那里驻扎着几个军）的督察委员降为战事不激烈、公众不关注的特鲁埃尔前线的旅政治委员——的羞辱，同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埃尔南德斯和乌里韦专门作了努力，但是，普列托拒绝让步，因此，安东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个职位。

“事实是，某个政治委员不得不接受较低的职务并且加入作战部队而不能再对两三个军指手画脚，”普列托后来评论说，“由此引起的喧嚣实在是幼稚可笑。”³⁴“安东离开共和国最大一支军队的政委职位加入了一个旅，”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刊登的一篇赞扬安东的文章中写道，“这样做时他面带开朗真诚的微笑，他的微笑在最悲惨的时刻激励着我们。”³⁵然而，以政治局为靠山的安东并没有向他的旅指挥部报到，最终，“因为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仍未前往第五军第四十七师第四十九混成旅就任”，普列托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将他从政治委员团队中除名。³⁶被除名之前，在未经普列托许可的情况下，他以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将军的平民随员身份出现。³⁷罗霍曾对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说：“普列托认为我是你们的工具。”³⁸这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543

与此同时，国防部长的举措让总政治部主任、亲共产党的社会党人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感到不安，他问接替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的恩里克·卡斯特罗，³⁹是否认为共产党可能对普列托作出某些让步。“胡里奥先生，”卡斯特罗回答道，

“你的问题让我感到意外。当党认识到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的存在恰恰取决于它在政治上对军队的控制时，你相信它会允许别人夺走它的控制权吗？不，胡里奥先生！党将与普列托进行斗争，就像它与卡瓦列罗斗争一样。”“我认为，为了安抚普列托和社会党，我们应当作出某些让步。”德尔巴约反驳道，“毕竟，我是一名社会党员。”卡斯特罗最后的回答是：“不！”⁴⁰

当天晚上，这个问题被提交给共产党政治局的一次特别会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参加了这次会议，据卡斯特罗说，他受到党的总书记何

塞·迪亚斯的粗暴对待：

“卡斯特罗接替一位政治局委员[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对你来说不意味着什么吗，德尔巴约同志？”

“迪亚斯同志，我认为……”

“德尔巴约同志，……如果你问卡斯特罗同志他怎么看你说‘我认为’的那些话，他会尽职尽责地说：‘你的认为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党的认为、党的要求、党的考虑。……是这样吗，卡斯特罗同志？’”

“的确如此，迪亚斯同志。”

“但……”

“不，德尔巴约同志，……不！如果卡斯特罗对党产生过瞬间怀疑或者与党有瞬间分歧，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代表党出现在总政治部。不要忘记这一点，德尔巴约同志！当你对卡斯特罗同志说话时，忘掉卡斯特罗同志吧。你是在对党说话。普列托反对共产党。不要忘记这一点，德尔巴约同志，不要忘记这一点！”

离开共产党总部后，德尔巴约对卡斯特罗说：“与党的领导人的每一次见面都是一次极好的学习。”⁴¹

之后不久，十一月十八日，普列托解除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任命温和派社会党人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接替他。⁴²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除了将大量军衔较低的政治委员从政治委员团队中除名——这些人的名字列满了《共和国官方公报》和《国防部官方日志》⁴³——之外，普列托还撤销了一些有名的共产党或亲共产党政治委员和军官的职务，其中包括著名的第五团的缔造者、现任利斯特第十一师第一政委的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⁴⁴普列托亲自任命的运输委员会主任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⁴⁵人们同样熟悉的前国防部副部长的战术参谋、现在波萨斯将军手下担任东路军参谋长的安东尼奥·科登；⁴⁶以及总政治部分支部门负责人路易斯·多波尔托。⁴⁷科登承认，普列托将他撤职是因为他参加了一次纪念俄国革命二十周年的政治集会。⁴⁸我们应当记得，普列

544

托掌管国防部以后，他重新任用了迪亚斯·滕德罗和科登，这两个人都是被拉尔戈·卡瓦列罗撤职的。⁴⁹

除了担任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之外，迪亚斯·滕德罗还是新近成立的指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向国防部长推荐晋升和任命的军官，在委员会中，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拥有最后发言权。在评价内战期间罗霍为西班牙共产党提供的帮助方面，没有比忠诚和正直毋庸置疑的共和派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的回忆录更有价值的资料了，还没有哪一部同样扎实可靠的著作被人这么忽视或者故意置之不理。⁵⁰在对指挥委员会的记述中，被普列托任命接替迪亚斯·滕德罗的佩雷斯·萨拉斯⁵¹证实，罗霍是共产党人“最能干的帮手”，按照他们的希望部署军队。他说，对于信任罗霍的国防部长，这是一种不忠诚的行为。⁵²他还说，迪亚斯·滕德罗“盲目地听从共产党的建议和指示”。委员会中“绝对忠于部长”的人只有来自工兵部队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但是，“由于总是处于少数，又不认识其所属兵种之外的任何职业军官，因此，他始终起不了什么作用，当委员会讨论任命问题时，他经常受到蒙骗”。⁵³

显然，凭借罗霍的默契配合和迪亚斯·滕德罗的内部消息，在更全面地掌握他们支持或希望阻止其任命升迁的职业军官的情况方面，共产党人比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具有优势。

545 因为知道迪亚斯·滕德罗与共产党人眉来眼去，普列托并未不加考虑地批准提交给他的所有任命升迁报告。他在内战结束以后证实，他没有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信念，他相信，共产党只对军队中取得支配地位感兴趣，因为，“如果我们胜利的话”，这将使它拥有“绝对的权力”。⁵⁴他遏制共产党人野心的尝试不仅逐渐激怒了共产党，而且开始让比森特·罗霍感到恼火。在罗霍所写的书里，他总是把自己表现成为一个远离党派斗争的职业军官。关于罗霍在这场致命斗争中的真正立场，证据来自直到一九六六年在布拉格去世仍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罗霍多次告诉伊达尔戈，“他忍受不了普列托”，所以他想从总参谋部辞职，“因为”，由于普列托的悲观主义及其对共产党员军官的敌意，“他发挥不了什么作用”。⁵⁵

同样让共产党人及其盟友感到恼火的是普列托对那些已经升任军官的

共产党民兵指挥官的敌意，例如恩里克·利斯特、胡安·莫德斯托、“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和曼努埃尔·塔圭尼亚。热情之花断言：“普列托不相信从人民当中脱颖而出的指挥官的军事才能。他也不信任职业军官，虽然他支持并且保护他们。另一方面，他不放弃任何反对民兵指挥官的机会，尤其是在他们是共产党员时。除了其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之外，他的态度实质上体现了某些他不承认却又让他彻夜难眠的东西：他知道，人民军……是一支将对形成西班牙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强大的革命力量。”⁵⁶

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普列托准备竭尽全力阻止共产党控制武装力量。他的副官阿尔韦托·巴约上尉甚至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于墨西哥的一本书中声称，为了对抗苏联的影响，国防部长当时表示愿意把西班牙的三个战略要地割让给英国以换取后者的军事援助。据我所知，该书出版时居住在墨西哥并大量写作的普列托从未否认过这种说法。据说，这个建议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向两名英国空军军官R.V.戈达德上校和H.M.皮尔逊少校提出的。两名英国军官在即将返回伦敦时前去拜访国防部长，据当时正与普列托一起参加一个会议的巴约上尉说，普列托通过其担任翻译的秘书希塞拉讲了下面这番话：

政府确信，如果英国不支持我们，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这些绅士返回他们的国家后……我希望他们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一个秘密建议，我将急切地等待对此建议的一个答复。

我的建议如下：如果英国愿意将天平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倾斜——它随时可以这样做而且应当这样做——从而使我们获胜并使我不再受制于目前唯一一个用战争物资帮助我们的国家苏联的话，西班牙将由我做中间人，把固若金汤的卡塔赫纳海军基地、装备精良的马翁海军基地和景色壮观的维哥港湾——那里宽阔得足以成为整个英国舰队的避风港——转让给英国。

拥有这三个海军基地，英国将会发现它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力量大大增强，而西班牙则将受惠于英国的保护，永远摆脱受苏联影响的一切可能。⁵⁷

546

尽管我在一九四八年曾与（当时已是空军上校并在利马担任英国驻秘鲁大使馆空军武官的）皮尔逊通信联系，但我仍然无法确认巴约所讲述的这件事情。“我恐怕我的回答将会让您有点失望，”他在信中写道，“但是您应当理解，即使现在我也无权透露任何一次机密谈话的内容，就算我还记得它。戈达德和我访问西班牙的主要目的是空军情报。不过，让谈话偏向或者转移到国际政治斗争上面是我们的各级主人常有的习惯。外交部是唯一可以证实或者否认有关情况的权威部门：巴约提到的普列托建议实际上是否通过戈达德向英国政府提出过，还有，英国政府是否作出了什么答复。”⁵⁸

无论巴约的说法准确与否，如同人们不会相信共产党人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主要原因是其所谓昏庸无能和老态龙钟一样，谁也不会真的相信，促使共产党人决定将普列托逐出国防部并由胡安·内格林取而代之的是普列托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而不是他阻止他们掌握军队控制权的魄力。对于内格林的辩护士和歌颂者来说，对于那些极力渲染内格林的所谓政治独立性并将其在内战期间的行为理想化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来说，具有启发性的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内格林取代普列托接管国防部以后，共产党人为取得军队的控制权而开展的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的激烈斗争戛然而止。在证明内格林对西班牙共产党唯命是从这方面，单是这一事实本身，就比本书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证据都有分量。

被共产党人逐出国防部——本书将在后面某一章里讨论这件事情——之前，普列托在另一个与共产党人控制军队有关的重大问题上显示出他的难以对付。这指的是他为了防止新成立的军事调查局（SIM）不可挽回地落入西班牙共产党及其苏联盟友之手所作的努力。他对西班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说时承认，尽管他在“某些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同意成立军事调查局，但他最初反对这个主意，因为“如此敏感的一个部门可能会像最近发生在安全总局的情况那样，被不受政府控制的人所掌握”。⁵⁹

在我曾经引用的《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看来[令人奇怪的是]，当我坚决要求让我组建一个军事调查局时，[普列托]拒绝了我的要求。……我

曾经直接对他说，他的[拒绝]不仅对西班牙军队不公平，而且对正在西班牙战斗牺牲的苏联士兵——飞行员、坦克手、炮兵——不公平。……我问他：‘你为什么回避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差点让我跌倒在地。‘我担心情报机构被你们掌握，’他带着捉弄人的微笑说，‘总有一天你们将会逮捕我和其他政府成员，扶持我们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上台执政。’……[我]说他可以派他自己的人担任军事调查局负责人，我只提供传授技术的顾问。这似乎让他感到满意。”

结果，普列托在八月九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发布了成立军事调查局的命令，它的正式职责是“打击间谍活动，防止破坏行为，根据国防部的指示在军队内部执行调查防范任务”。普列托说，他亲自起草了这项命令，“因为我不想毕恭毕敬地照搬交给我的方案”。⁶⁰命令第二条规定，军事调查局所有负责人、督导人员和特工的任用是国防部长独自拥有的特权。不过，普列托并没有把他的任用限制在非共产党人的范围内。因为他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他根据“那些方案策划人”的推荐任命古斯塔沃·杜兰——我们很快将会看到，西班牙共产党始终声称杜兰是共产党员——为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⁶¹杜兰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曲家和语言学家，他曾经是著名的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一名指挥官，⁶²随后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苏联将军埃米利奥·克莱贝尔的译员兼参谋长。⁶³后来，在内格林手下，他将被提拔为第二十军军长。⁶⁴“他们没有向我隐瞒被推荐者是共产党员。”普列托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我仍然任命了他。”⁶⁵

奥尔洛夫证实，他告诉杜兰，国防部长不喜欢共产党人，因此，他不应当任用太多共产党人做他的部下。“‘采用与内阁成员相同的比例。内阁里只有两位共产党人部长。’我说。大约过了一天，普列托打电话对我说，他想任命他的一位社会党人私人朋友做杜兰的副手。他希望我不要反对。当然，我不反对。‘能派多少就派多少社会党人和你的朋友，’我对他说，‘每个人都有工作要做。’”⁶⁶

当然，奥尔洛夫是否力劝杜兰不要任用太多共产党人值得怀疑，因为，据普列托说，杜兰任用了数百名共产党人做他的特工，而社会党人才四五名。这是“不能容忍的”，普列托说，于是，他将杜兰撤了职，重新

委派他担任第四十七师师长。⁶⁷杜兰立即去找奥尔洛夫。“我刚刚被撤职了。”他告诉后者。“我几乎无法相信这件事。”奥尔洛夫后来确认。不到十五分钟，这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已经来到普列托的办公室。“‘你为什么这样做？’我问普列托。他眨眨眼睛。他流利的口齿结巴起来。‘杜兰任用了太多共产党人，实际上，他只任用共产党人。’‘这不是事实。’我反驳道，‘这是附有党派身份的新人员名单。其中社会党人是共产党人的四倍。’但是普列托固执己见。……我坚决要求普列托收回命令，恢复杜兰的职务。”然后，普列托看着手表说，他会在第二天继续讨论。“‘没有什么要讨论了。’我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不恢复杜兰的职务，我永远不会再来见你。’我坐进我的汽车里，这是我最后一次与普列托谈话。这发生在星期四，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⁶⁸

普列托对这件事情的说法与奥尔洛夫大致相同。他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他对奥尔洛夫说，他将杜兰撤职是因为他没有“任用人员的权力”。奥尔洛夫对此回答道：“杜兰可以任用临时人员。”

“临时人员、固定人员都不能任用！”普列托反驳道，“这是在西班牙，而且，临时人员变成了固定人员。”普列托肯定记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国防部长时临时任命的数百名共产党人政治委员。

“无论如何，我要求立即恢复杜兰少校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的职务。”

“我非常遗憾，但我不能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杜兰复职，我将断绝与你的关系。”

“很抱歉，但是，杜兰少校将继续指挥他的部队而不是返回军事调查局。你的行为毫无道理，我也不会向你屈服。”⁶⁹

后来，古斯塔沃·杜兰在美国居住两年之后而不是现行规定通常要求的七年之后成为美国公民，并在四十年代初期受雇于美国国务院担任敏感的职务。由于就其内战期间可疑的共产党员身份所发生的争论在美国激烈进行多年仍无结果，因此，将某些情况记录在案有重要的意义。如今，一九七七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已经明确确认他在

战时是共产党员，⁷⁰另外，据我个人了解，内战期间以及战后我在墨西哥遇见和采访过的那些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对他都非常尊重。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坚决要求应当让杜兰继续担任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这一事实表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西班牙共产党无条件地信任他。可是，在内战结束以后，当他移居美国先是接受（美国众议院）帕内尔·托马斯非美活动委员会、后又接受参议院政府运行委员会的约瑟夫·麦卡锡的调查时，他否认自己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或是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加入美国国籍后不久，他被国务院的斯普鲁伊尔·布雷登雇用，一九四六年迫于压力从国务院辞职。后来他成为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计划的一名官员。

在美国文职人员委员会忠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以下述方式解释了他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我必须附加这一段说明，即使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在西班牙内战的第一年，我看到的共产党人的行为只是我指挥的部队里那一个个共产党员在前线的表现，从勇敢和纪律的角度看，他们的表现符合公认的军人标准。因此（在内战期间自然而然），我对他们的态度——像几乎所有共和派军事领导人当时的态度一样——是友好的。当我逐渐了解到下面的一些情况以后，我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友善：共产党人手段残忍而且表里不一，他们企图完全控制他们参与的所有事情，实际上他们首先效忠的不是他们声称为之效力的政府而是他们的党，最后还有，这个党所接到的指示不是基于理想主义，而是基于非常具体的利益，这些利益完全不符合西班牙人民的利益。”⁷¹

549

尽管奥尔洛夫声称他在与普列托就杜兰复职一事争吵之后召回了他的顾问，因此他们“与军事调查局再也没有任何关系”，⁷²但这并不是事实。正如时任安全总局局长的加夫列尔·莫隆所证实：“像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军事调查局被我们的苏联好朋友暗中控制着，他们终于侵入部长的势力范围，接管了不可分割的任命调动人员的职能和权力。”⁷³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估计当时普列托的反抗已对共产党人造成了威胁，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奥尔洛夫决定暗杀国防部长。埃尔南德斯声称，他从自己的警卫班长梅纳那里听说了这个阴谋，梅纳则是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西班牙特工安东尼奥·苏维奥伦那里得到的消息，结果，他通知柯多维拉和盖基斯及时挽救了普列托的生命。“听着，”他对苏联

大使说，“在发生了宁被劫持并且‘失踪’的惊人丑闻之后，如果奥尔洛夫犯下他正针对普列托策划的罪行，我将亲自谴责这一罪行。”⁷⁴尽管历史学家必须认真地筛选埃尔南德斯提供的证据，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奥尔洛夫不会想到暗杀这种非常符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口味的主意。

不管怎样，现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显然，像其前任拉尔戈·卡瓦列罗一样，普列托绝不会成为他们的棋子，因此，撤换他是当务之急。

注释：

- 1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37—38页。这件事得到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证实，他把它写进了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那天的日记，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85页。
- 2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20页。关于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加入共产党的情况，见本书第三十一章。
- 3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红色阵线报》。
- 4 前社会党议会议员阿方索·金塔纳-佩纳向我这样形容的，他非常了解拉莫内达，将其描述成为“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最大的欲望是控制人”（一九七九年我在旧金山对阿方索·金塔纳-佩纳的采访）。另外，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认为拉莫内达是“非常聪明正直的人”（见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83页）。
- 5 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212页。在此前的某个场合拉莫内达说：“毫无疑问，我们不仅必须实现行动的统一，而且必须实现组织的统一。但是，我们首先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共同行动的考验。”（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光明报》）
- 6 我们务必牢记，拉莫内达是一个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老练政客，在共产党内和社会党内都是这样，共产国际初期，他曾担任西班牙共产党内务秘书的职务（见本书第三十七章）。
- 7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217页。
- 8 《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67页。
- 9 《共产国际简史》，第443页。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陶里亚蒂通知共产国际，“社会党领导人[对两党合并]的抵制仍然非常坚决，我这里指的是社会党温和派，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卡瓦列罗派顽固地反对两党合并”（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7页）。
- 10 内战刚一爆发，玛格丽特·内尔肯就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
- 11 拉尔夫·贝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信，第1—4页，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12 一九三五年勒鲁执政期间，西班牙语增加了“斯特拉佩洛”这个词。当时，一名荷兰投机商说服某些政府部长批准了一种被称为“斯特拉佩洛”的新型轮盘赌，据说这种轮盘赌保证盈利。丑闻曝光以后，这个词进入西班牙语，表示黑市或者任何不正当的交易。
- 13 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延安方式》，第202—203和210—212页。
- 14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15 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在库埃纳瓦卡对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采访。
- 16 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56—460页。正如费希尔指出的那样，她的自传《辉煌不再》没有提到她离开对外新闻司这件事。
- 17 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辉煌不再》，第340页。
- 18 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对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采访。
- 19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前进报》（卡瓦列罗派）；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和九月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和三十一日《巴伦西亚通讯》（卡瓦列罗派）；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社会熔炉报》（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自由主义青年运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和九月五日《社会主义者》（普列托派）。
- 20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工人世界报》。
- 21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5—136页。
- 22 陶里亚蒂的这一段话应当为所谓“真正的分享民主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标准，琼·巴思·厄本在她的著作《莫斯科与意大利共产党：从陶里亚蒂到贝林格》中认为，陶里亚蒂真诚地希望在西班牙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见第122—123页。她根据引自陶里亚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的以下内容（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3—134页）而不是根据本章注释21中我引用的关于武装夺取政权问题的那一段内容，对陶里亚蒂的想法作出了使人产生错误判断的解释：“最令人关注的事情是缺乏那些使广大群众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在目前的西班牙，议会几乎不代表任何人。……省市行政当局自上而下组成。……人民阵线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出现了工厂委员会，但是，无论是选举产生，还是由工会领导人从上面指定，建立工厂委员会都很困难：在我看来，它们通常是由上面指定的。在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组织的工会中，几乎没有什么民主。……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脱离了群众的控制。”
- “陶里亚蒂显然没有注意到向一九三七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提交一份这样的报告所具有的讽刺意味。”厄本评论说，“不过，这只是更加清楚地显示了他自己对理想社会的看法及其对于苏联现实的幻想。”（厄本，《莫斯科与意大利共产党》，第122—123页）实际上，陶里亚蒂认为，在内战期间的西班牙，民主是共产党渗透工会和其他地方权力机构的一种手段。在对陶里亚蒂关心的所谓“真正的分享民主制”作出任何判断之前，有兴趣的读者应当认真研究一下他在西班牙逗留期间向莫斯科提交的那些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
- 23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24 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社会主义者》。
- 25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26 伊巴露丽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召开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的报告，见多洛蕾丝·伊巴露丽《斗争：言论与行动，1936—1939》，第213页。
- 27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28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巴伦西亚通讯》。
- 29 伊巴露丽，《斗争：言论与行动》，第214页。
- 30 据阿萨尼亚说，普列托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告诉他，百分之三十三的政治委员是共产党员，还有百分之十六的政治委员是“同为共产主义组织”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成员（《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86页）。
- 31 普列托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写给内格林的信，见《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94页。着重体是原有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当然也对重新建立政治平衡感兴趣。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新近接替前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安赫尔·冈萨雷斯·希尔·罗尔丹在总政治部担任分支部门负责人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米格尔·冈萨雷斯·伊内斯塔（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向国防部长提交了一份详细的“组织方案”，方案包括下

- 面这项大胆但是不切实际的建议：“应按以下比例重新均衡地任命政治委员：社会党人，百分之三十三；自由主义者，百分之三十三；共产党人，百分之十四；共和派，百分之十；工联党，百分之五；地方党派，百分之五。”这份保存在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的文件详见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三卷，第3011—3016页。
- 32 关于皮纽埃拉的简介，见雷希纳·加西亚《我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以及为什么掩盖》，第218—219页。在马德里的总政治部，雷希纳·加西亚主管新闻宣传部门并且负责《战士呼声报》，同上，第214页。
- 33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69页。
- 34 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42页。
- 35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红色阵线报》和《真理报》。
- 36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另请参阅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1630页，注释14；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43页。
- 37 据社会党人督察委员托马斯·莫拉在接受罗纳德·弗雷泽采访时说，见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462页。
- 38 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554页。
- 39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40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555页。
- 41 同上，第557—558页。
- 42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国防部官方日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普列托“迫使”他辞职（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82页）。某种没有得到旁证的迹象表明，尽管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表面上是一名普列托派或温和派社会党人，他可能也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这一迹象来自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了以下看法：“对于我们来说，新的总政治部主任比以前那个更好。”（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56页）对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以前那个总政治部主任）的这种看法富有启发性，因为它表明，尽管德尔巴约为西班牙共产党出力不少，但他没有赢得陶里亚蒂的信任，即使他赢得了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陶里亚蒂说：“我们的一些同志——尤其是路易斯[柯多维拉的化名]——认为德尔巴约是一个完全被争取过来支持我们政策的人，只是有点软弱而已。我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德尔巴约]并没有与卡瓦列罗断绝关系，他玩弄阴谋诡计，扮演了某种不十分明确的角色。”（同上）陶里亚蒂对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的看法与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恩里克·卡斯特的说法有矛盾，卡斯特后来曾经告诉西班牙共产党，毕尔巴鄂“[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对于社会党人的帮助比对我们大得多”（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59页）。
- 43 实例见一九三八年三月四日和三十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44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另请参阅维达利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见混合文件集，第九卷（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维达利在报告中说，普列托还将总政治部宣传部门的全体人员解职，包括所有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维达利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把这份报告的打印稿借给了我。
- 45 加西亚·巴尔在内战结束之后告诉我，普列托还将他手下的所有共产党人撤了职。社会党人科埃略·德·波图加尔接替了加西亚·巴尔。
- 46 见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65页。
- 47 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48 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371—372页。科登说：“[普列托]同时还将东路军的另一些军官撤了职，不过都是共产党人军官。被撤职的一些军官甚至没有参加那次集会，例

- 如，参谋部情报部门的全体人员。”（同上）
- 49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接受我的采访时告诉我，直到国防部长对共产党人采取行动为止，迪亚斯·滕德罗一直是普列托的私人朋友。整个采访的一百一十一页记录，主要是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50 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后来，普列托任命（当时是中校的）佩雷斯·萨拉斯接替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上校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见其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每日图片报》上的赞扬性评论）。
 - 51 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65页。
 - 52 关于罗霍对加强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支配地位所起作用的更多证据，见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47、152、158、162、165—166、169—172和185—186页；另请参阅本书第三十章。尽管休·托马斯提到了佩雷斯·萨拉斯的这本书，但是，他在没有列举任何可靠证据的情况下断言，罗霍不是亲共分子而是一个“纯粹的参谋人员”（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836页）。
 - 53 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47页。
 - 54 普列托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写给内格林的信，见《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93页。
 - 55 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
 - 56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389页。着重体是我加的。另请参阅她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召开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的报告，见伊巴露丽《斗争：言论与行动》，第197页。
 - 57 阿尔韦托·巴约上尉，《我在马略卡岛登陆》，第340—341页。
 - 58 皮尔森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59 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76页。
 - 60 同上，第77页。
 - 61 同上。
 - 62 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人民战士报》。
 - 63 见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605和635页。
 - 64 同上，第二卷，第1926、1937、2086、2184和2261页。另请参阅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30页。
 - 65 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77页。
 - 66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问卷的答复》，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67 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78页。
 - 68 奥尔洛夫，《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问卷的答复》。着重体是奥尔洛夫原有的。
 - 69 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78页。
 - 70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30页。
 - 71 古斯塔沃·杜兰，“向美国文职人员委员会国际组织雇员忠诚委员会所作的证词”（打字稿影印件），见京特·施米加勒《安德烈·马尔罗与西班牙内战》，第152页。关于杜兰、他的活动以及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与美国各种调查委员会的问题的更多情况，见施米加勒《安德烈·马尔罗与西班牙内战》，第139—159页；另请参阅小威廉·F.巴克利和L.布伦特·博泽尔的《麦卡锡和他的敌人：档案及其意义》，第140—146、274、367—368和386页；古斯塔沃·杜兰，《西班牙内战的教训》；卡尔·里恩费尔，《美洲的西班牙共产党人》，第52—53和91—92页；迈克尔·斯特雷特（杜兰与斯特雷特妻子的妹妹结婚），《长期沉默之后》，第90、186和265—272页；西蒙娜·泰里，《自由的前线》，第146—152页；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调查国内安全法案实施情况

的专门委员会听证会》，第八十三届国会，第一会期，一九五三年。

- 72 奥尔洛夫，《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问卷的答复》。
- 73 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2页。奥尔洛夫的说法实际上也遭到圣地亚哥·加尔塞斯的驳斥。一九三八年四月内格林成为国防部长之后任命加尔塞斯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加尔塞斯承认，他上任后该部门有“苏联顾问”（加尔塞斯写给D.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信，见D.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1936—1939》，第235页）。他还告诉西班牙历史学家埃莱诺·萨尼亚，奥尔洛夫“在幕后控制着[军事调查局]审讯委员会”（见萨尼亚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关于军事调查局的更多情况，见本书第五十六章。
- 74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30—131页。埃尔南德斯在同一本书中披露，一九二三年十六岁时，他与另外五名共产党员就想暗杀普列托，当时他们被国民卫队所阻止（同上，第128—129页）。关于普列托对埃尔南德斯披露的情况的评论，见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17—118页。

共产党讨好全国劳工联合会

正如前面一章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决定恢复一些被解散的集体农庄不仅是因为农村的经济和农民的士气受到了破坏性的影响以及拉尔戈·卡瓦列罗临时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盟所带来的威胁，而且还因为他们与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摩擦愈演愈烈。实际上，普列托遏制共产党人控制军队的趋势的决心现在迫使西班牙共产党设法将其逐出国防部，同时寻求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达成某种暂时的和解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尽管西班牙共产党以经济崩溃相威胁保护了城乡那些中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它不能让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以免他们依靠现在因革命陷入低潮而深受鼓舞的社会党温和派与共和派的帮助，企图将政府控制在自己手里。为了指导国内外政策，西班牙共产党必须占据支配地位，通过控制警察和军队，并且通过充分利用不同派别和阶层相互之间的对立关系及其固有的自身利益巧妙地平衡各种力量，可能做到这一点。

前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

在我们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依靠其他党派组织所缺乏的一些东西：纪律，盲目服从的概念，绝对听从上级指挥。……在面对这个

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时，其他党派组织怎么办？一个支离破碎、内部分裂的社会党，根据三种不同的指示运转，具有三个相互斗争的代表性人物：普列托、卡瓦列罗和贝斯泰罗，不久之后还要给他们增加一个：内格林。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设法利用了他们的自相残杀。某个时期我们支持一方反对一方。另一个时期我们转变立场支持完全相反的那一方。于是，今天，明天，我们天天煽动一方反对另一方，以使他们互相残杀，这是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玩弄的花招，而且无往不胜。就这样，我们主要依靠内格林打败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靠了普列托。为了除掉普列托，我们利用了内格林和另外一些著名的社会党人。倘若内战持续下去，如果内格林妨碍了我们，我们为了消灭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与魔鬼结盟。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总体情况好不了多少。……尽管他们的队伍比社会党人更稳固、更严整，我们仍然设法打开了缺口。我们通过争取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大多数与政府合作加深了它们的不和，作为一种演变的结果，这种不和正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中出现，在此之后，无政府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内部争论的过程。……共和派的各个派别也没有……显示出某种同心协力的姿态。因内战初期群众对[军事]叛乱的反应所具有暴力和混乱特征而受到惊吓，他们愿意接受我们推行的恢复秩序和纪律的政策，从而被我们争取过来。他们对我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的名声而不是他们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尊重并且保护他们，但也不妨对他们的真诚加以利用，当我们与人民阵线的其他力量之间出现麻烦时，就把他们当作特洛伊木马来使用。²

毫无疑问，内战期间在西班牙取得的经验为克里姆林宫在二战之后完成对东欧的绝对统治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例如，在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蒂亚斯接受前共产国际驻加泰罗尼亚代表杰罗·埃尔诺的建议和指导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主要依靠的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演练到极致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正是在匈牙利，这种方法第一次被称为“萨拉米香

肠战术”。^①伊尼奥塔斯·保罗战前是匈牙利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作家，战争年代在伦敦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拉科西-杰罗专政时期（1949—1956）在监狱里度过，他描述了这一经典过程。在某个“迷人的真诚”时刻，他写道，拉科西“炫耀说，他把联合组成[匈牙利政府]的非共产党合作者‘切成了一片片萨拉米香肠’。他这种‘萨拉米香肠战术’确实十分有效，可能除了肆无忌惮和一把切‘香肠’的小刀之外，不再需要别的什么来确保他的成功”。³在西方，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认识到，早在俄国革命前列宁就已实践并且鼓吹的分化其他党派组织以便从它们的衰败中渔利的方法在苏联之外首次成功的应用是在西班牙内战这个政治实验室里完成的。

在共产党人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与萨拉米香肠战术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利用中小地主、小店主、小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的恐惧的能力。内战爆发时这些人转向西班牙共产党寻求保护以免遭受集体化浪潮的冲击，内战之前他们在政治上分别倾向于共和派和右翼政党。尽管共和派在西班牙共产党加强其权力基础的过程中为它的目的出了力，但是，它并不把他们视为长期的盟友。就共和派而言，他们也不可能相信共产党会永远保护他们的财产所有权。此外，共产党并不认为可以指望中产阶级共和派支持一场长期的斗争，因为他们缺乏工人阶级那样的革命动机，所以它怀疑，即使赢得了内战的胜利，也要在政治和经济上消灭他们。内战刚一爆发就被共产党人的甜言蜜语所笼络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埃德蒙多·多明格斯证实了这种互不信任。在内战结束不久由玛加丽塔·内尔肯按照党的观点进行修改⁴之后出版的《战胜内格林的人们》一书中，多明格斯写道：“在内战初期被群众的浪潮推动向前而非出于自愿的共和派人士缺乏继续进行一场遥遥无期的长期斗争的坚定决心。……我们的斗争的性质及其包含的政治因素使他们怀疑，即使战争最终获胜，他们也将被取代。这削弱了他们非常有限的反抗精神。”⁵

为了保持优势，共产党人不仅必须使对立派别之间势均力敌地相互争斗，而且必须使它们相继中立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消失。随着在权力的阶梯上一步步登高，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一个个新的对手。“当我们与卡瓦列罗

^① 萨拉米香肠是一种意大利香肠，味道较咸，常用刀切成小片食用。故用“萨拉米香肠战术”比喻分治渐进的方法。

决裂时，” 埃尔南德斯写道，“我们与社会党多数派决裂了。……当我们挑起卡瓦列罗危机时……我们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百多万会员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攻击普列托冒犯了共和派人士，他们认为在西班牙，这位社会党领导人是比任何其他更有代表性的共和派政策的决策人。……如果在此期间我们的地位没有出现总体的崩溃，那是因为仇恨共产党人的各种势力没有组成统一战线。”⁶

面对普列托在掌控国防部之后达到顶峰的敌意，为了保持他们在权力的天平上的优势地位，并且为迫在眉睫的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最后摊牌作准备，共产党人需要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暂时停战。政策的这种变化现在具有双重必要，因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正试图通过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盟重新上台。

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提交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批评西班牙共产党没有及时对改变策略的必要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写道，卡瓦列罗下台后，党没有认识到“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接近我们以防止[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再次和好”的重要性。⁷陶里亚蒂没有说明共产党在破坏集体农庄和镇压自由主义运动期间怎么才能改善它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他还对党的另一些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他说：“在从巴塞罗那前往巴伦西亚途中，我向同行的同志们提出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他们的看法非常简单：‘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失去了所有影响力。……我们希望他们组织另一场暴乱，然后我们将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在党内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当人们具有这种看法时，接近无政府主义群众并使他们脱离其领导人的政策不可能落实。党员们……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它的领导人、它的内部问题、它的各个派别、它的危机等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还没有发现一个同志可以对我说出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的名字。”⁸

553

值得注意的是，陶里亚蒂把西班牙共产党不设法改善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归咎于最近刚刚接替他成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比托里奥·柯多维拉。在九月十五日写给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和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的一封信中，陶里亚蒂指责柯多维拉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友好关系从而孤立卡瓦列罗”的问题上没有采取“连贯的政策”，因此强烈要求

他们不要让柯多维拉返回西班牙。“我不想作出草率的判断，但是，”他说，“我认为我已得出结论，他的出现对党有害。”⁹

肯定是因为陶里亚蒂的建议，共产党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态度开始变得温和起来。热情之花十月一日在议会发言时以一种抚慰性的语气宣称，“我们不应忽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我国的重要性”，因此，“必须考虑使其队伍中真心实意的革命工人分享政府职责的可能性”。¹⁰在另一个场合，何塞·迪亚斯声称，“那些认为或者想说因为我们正在打仗所以不能谈论革命的人大错而特错了”。

几天后，在马德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从普通民兵战士提拔起来的中部前线共产党军事指挥官“农夫”拥抱了与他地位相似的无政府主义民兵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¹¹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评论说：“这种拥抱应当扩展到我们国家的全体工人。”¹²“农夫”在这一貌似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发表的演说中宣称。“团结不能只是又一个口号或者一个谈论的话题。它必须通过行动、通过政策的根本转变来实现。这样的话，在那些并肩战斗、一起工作的人当中将会产生必要的信任。”¹³然而，梅拉的演说明显让人感觉到，与一次象征性的拥抱相比，更需要使自由主义运动相信共产党人的诚意。他在演说中谴责了“可以破坏或者削弱在战壕中用鲜血缔造的团结的诱人改变政治信仰的行为和宗派活动”。¹⁴

几个月来，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一直把西班牙共产党斥为“反革命”。《工人团结报》说，西班牙共产党并不是为“使我们的革命具有特色的伊比利亚理想”所激励，它给“它的所有行为”全都打上了“苏联的印记”。¹⁵“粗略翻阅过共产党报纸的人得到的印象肯定是，”《自由阵线报》写道，“除了佩戴锤子镰刀图案的积极分子之外，其他人在西班牙都是废物和人渣。只有这些积极分子聪明、忠诚、英勇，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为人民指出通往胜利的道路。……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它走在一条可能以无法挽回的彻底失败为尽头的错误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首先沉沦的将是共产党自己。”¹⁶甚至在共产党的安抚政策开始显露最初的迹象后，《自由阵线报》仍然警告说：“当事实让人看到对工人阶级发动战争的罪恶意图时，我们不可能认为关于团结的言论是真诚的。”¹⁷

这种充满敌意的反应并没有使西班牙共产党望而却步，它试图消除人们的怀疑。《工人世界报》抚慰性地宣称，党希望在领导战争和革命方面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合作不是因为“某种权宜之计或机会主义政策，而是因为坚定地相信这将加强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从而促使胜利早日到来。“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改善各种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关系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种和解的完美体现也许是‘农夫’同志与梅拉同志……兄弟般的热情拥抱。我们的热烈希望和全体工人的愿望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与人民阵线其他党派组织的关系在短时间内完全正常化。”¹⁸

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期望。不仅因为共产党在自由主义运动中失去了信誉，而且因为策略性地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建立友好关系存在着另外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卡瓦列罗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他在离开政府后不久重新担任了执委会的总书记，¹⁹决心与共产党人继续斗争。“[我处在]我熟悉的环境中，”他写道，“与我这个阶层的人经常联系。……他们不会策划阴谋诡计，玩弄政治花招。……我现在关心的是，西班牙的命运将会怎样。那些肆无忌惮、鲜廉寡耻、一心只想着权力的人，打算对西班牙做什么？……可怜的西班牙！你的命运被野心、不忠、背叛所控制，因此，我想到了你的精神和物质废墟。这是我在寂寞时的独白。”²⁰

为了保持自己与宿敌对抗的政治资本，拉尔戈·卡瓦列罗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签订了一份临时盟约。除了其他内容之外，两个工会同意停止相互间的暴力行为，赋予工人加入其认为合适的组织的绝对自由。²¹尽管没有提到两个工会意见分歧的重大问题，例如国有化，两个对立工会之间的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仍然加强了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他们的共产党敌人对抗的地位。共产党人则认为，这份协议缔结的是“一个针对各个政党和政府的进攻联盟”。²²陶里亚蒂在八月三十日提交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西班牙共产党反对这份协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卡瓦列罗“现在是以工会团结的倡议者的面目出现的”。他还说，党并没有认识到，如果它在使两个工会重归于好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这份针对我们的盟约可能被用来反对它的策划者”。²³

无论如何，这份盟约使共产党人难以实现当前的目标：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达成暂时停战以便为迫在眉睫的与普列托的最后摊牌作准备。同样严重的问题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对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控制，这妨碍了党实现它的最终目标：将这个社会党的工会组织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必须把他从他的堡垒中驱逐出去。

注释：

- 1 着重体是我加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内格林的辩护士之一休·托马斯歪曲我着重标明的这一段内容的含义说，“认为如此坚强的一位思想独立而且脾气很坏的知识分子可能在某个时候对什么人唯命是从荒谬可笑”。他转述的意思是，“埃尔南德斯后来承认，必须‘消灭’内格林的时刻将会来临”（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556—557页）。当然，这与埃尔南德斯表示的意思完全不同，但是，由于托马斯删去了关键的“如果他妨碍了我们”这句话，读者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看到，没有消灭内格林的必要。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提交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一份报告中，共产国际驻西班牙代表和西班牙共产党事实上的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证实，一九三八年四月组成的第二届内格林政府“与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更加紧密，而且比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加全面迅速地接受落实党的建议”（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29页）。
- 2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35—136页。
- 3 见托马斯·T.哈蒙德编的《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剖析》，第393—394页。
- 4 当时居住在墨西哥的共产党人亲口向我保证了这一点，这本书是在那里出版的。
- 5 埃德蒙多·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第59—60页。
- 6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40页。
- 7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8页。
- 8 同上，第137—138页。
- 9 同上，第149页。陶里亚蒂将柯多维拉称为“路易斯”。
- 10 见多洛蕾丝·伊巴露丽《斗争：言论与行动，1936—1939》，第179页。
- 11 见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12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红色阵线报》。
- 13 同上（发自马德里的报道）。
- 14 同上。
- 15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 16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自由阵线报》。
- 17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自由阵线报》。
- 18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工人世界报》。
- 19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光明报》。
- 20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29页。
- 21 关于盟约的全文，见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工人团结报》。

- 22 巴伦西亚省的共产党组织第四次会议决议，被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引述，见《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80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工人世界报》和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为谴责这份盟约而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红色阵线报》。
- 23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8页。

拉尔戈·卡瓦列罗退出政坛，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签订联合协议

为了将拉尔戈·卡瓦列罗从他在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堡垒中驱逐出去，西班牙共产党直接利用社会党工会组织中左派与中间派的意见分歧并且发挥了它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渗透到了普通会员当中，而且还将一些有影响的全国委员会成员纳入了党的轨道，其中包括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埃德蒙多·多明格斯、费利佩·普雷特尔^①和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¹这对卡瓦列罗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明文规定全国委员会拥有任命新的执委会的权力。

劳动者总工会内部的蛮不讲理和意见分歧在五月变得特别引人注目，当时，执委会宣布它反对任何不是由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而全国委员会并不赞成执委会所采取的立场。六月，当全国委员会成员兼银行雇员工会主席阿马罗·德尔·罗萨尔——他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著名追随者中最早转投西班牙共产党的人士之一——在批评了执委会的政策之后从执委会辞职时，²紧张状态加剧了。七月，拉尔戈·卡瓦列罗拒绝接受参加某个纪念内战爆发一周年的会议邀请后，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① 原书误为安东尼奥·普雷特尔。

“如果共产党不准备出席，劳动者总工会肯定会派代表参加。”他答复说，“但是，因为[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刚刚在七月十日宣称，‘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是一伙团结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是一伙一事无成而且满腹怨恨的人，他们不代表任何人，他们把他们的怨恨和个人情绪置于人民的神圣利益之上’，所以，我们不可能与共产党参加同一个会议。”³

556

共产党政治局宣称，这一答复最充分地证明了《红色阵线报》的说法：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大部分成员并不代表群众的意愿。“不过，考虑到内战爆发一年后的国际形势，”它说，“各个党派组织之间应当保持前所未有的最严格的协调一致，[这]将加强建立在尽快赢得战争进而开展人民革命这一共同目标基础上的团结。”⁴

“人民革命”这一表述——多年以后西班牙共产党将其称为“民族革命战争”——是给国内听众的一点小恩小惠，最近被共产党用来安抚那些批评者，他们不接受为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的口号。⁵“人民革命”的性质并不比“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具有更明确的定义，因此，它并未消除人们的疑虑：一旦共产党人扩大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七月革命的势头将持续减弱，未来社会的格局将由西班牙共产党来决定，无论它喊什么口号。

从一些仍然忠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西班牙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著名成员所发表的演说来看，社会党左派显然不相信西班牙共产党关于革命性质的口号。在九月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曾在卡瓦列罗政府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谴责了那些企图抑制人民群众“革命干劲”的人。“我们正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战的说法使战士和后方人员的热情减退。”在同一次集会上，前内政部副部长和劳动者总工会所属全国办公室雇员联合会书记卡洛斯·鲁维埃拉宣称：“今天，许多西班牙人在问自己，七月十八日的幻想在哪里。为什么街头不像当时那样充满活力？原因是，曾经出现了一次倒退。我们决不能忘记革命的规律，因为，在不革命的情况下，自由不可能取得胜利。……想使革命激情消失者大有人在，他们想给七月十八日塞进私货。西班牙工人阶级必须对这种形势作出反应。关于人民革命有许多说法，但是，在不进行社会革命的情况下，人民革命是一场什么革命呢？”⁶

顺便提一下，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控制的对外新闻司认为它提出的“人民革命”的口号对于温和的外国舆论来说过于激进。例如，七月七日，我在发给合众社的电讯中引用了共产党政治局致社会党的一封信中的有关内容，这封信敦促两党实现合并，政治局认为，两党合并“是军事胜利的一种保证，同时也是巩固人民革命成果并且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共产党员新闻检查官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删去了用着重体标出的词句。⁷

在共产党政治局看来，向卡瓦列罗发动进攻的时候到了。几乎可以肯定，七月三十日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签订的临时盟约增加了进攻的迫切性。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共同发难，要求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召开一次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没有宣布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显然是要选出一个新的执委会。八月中旬——当时对集体农庄的攻击登峰造极，共产党人要到几周之后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作出安抚的姿态——《红色阵线报》不满地说，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通过允许工厂、车间和公用事业“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继续控制在各种委员会和工会的手中而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它认为，这是生产处于无组织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拒不遵循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制定的路线，控制着执委会的那个团体的主要领导人越来越屈从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团主义政策，遭到执委会的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同志反对的这种倒行逆施解释了全国委员会关于没收财物、基础工业的国有化和工人管理的一系列决定为什么得不到贯彻执行。”《红色阵线报》继续说，劳动者总工会在与全国委员会对立方面甚至走得更远。在没有就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恢复关系这一问题与全国委员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它一意孤行，缔结了一个“加强工团主义化倾向并与人民阵线政府对抗”的全国性联盟。“如果执委会继续在不受我们伟大的工会组织控制的情况下自行其是，这种政策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它可能导致劳动者总工会成为某个小团体的工具，这个小团体只由自己的个人野心所支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全国委员会必须立即开会。”⁸

在随后的几周时间里，全国委员会根据劳动者总工会的章程多次要求执委会召开一次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但是，预见到危险的拉尔戈·卡

瓦列罗不是对这些要求视而不见，就是寻找借口拒绝它们。“在答复我们的某一次要求时，”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执委会说，要求应当由所有联合会共同署名。这不符合规定。全国委员会成员不必按照这个程序。”⁹

在一次挽救自己地位的孤注一掷的行动中，拉尔戈·卡瓦列罗以其没有缴纳会费这种简单的技术性理由将在全国委员会中拥有代表的四十二个联合会中的十个开除出劳动者总工会。¹⁰“然而，可怕的是，没有什么努力可以阻止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疯狂地走向分裂。”《红色阵线报》报道说，“它以没有缴纳会费为借口——这是执委会捏造的借口，因为它拒绝接受补缴的会费¹¹——开除了十个全国联合会。”不过，《红色阵线报》断言，开除这些联合会不是一个是否遵守规定的问题，而是“为了在全国委员会获得绝对多数所玩弄的一种花招”。¹²

九月二十九日，全国委员会使事情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它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召开一次全体会议。¹³卡瓦列罗尖刻地对此回应说：“我们有责任提醒你们，未经执委会预先召集，全国委员会不能开会。如果你们所说的会议召开，它将被认为是反叛行为。”¹⁴全国委员会没有退缩，它发布通告，全体会议将在十月一日召开。通告称，根据章程第三十三条，“‘当多数代表认为必要时’——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全国委员会将召开会议。¹⁵执委会对此回应说，它认为全国委员会召集开会的方式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挑衅行为”，同时威胁要暂时剥夺那些“在召开会议的要求上签名并且可能参加会议”的联合会的权利。¹⁶第二天，报纸公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二十九个联合会，它们被卡瓦列罗控制的执委会开除或者暂时剥夺了权利。¹⁷

这种企图以玩弄策略压制全国委员会的疯狂尝试注定失败，因为拉尔戈的对手根本不在乎开除和暂时剥夺权利。的确，正如拉尔戈后来所说，他可能仍然享有大多数普通会员的支持，¹⁸但是，反对他的全国委员会成员掌握着大多数表决权。十月一日，在劳动者总工会总部的楼梯上仓促召开的临时会议上，全国委员会成员选出了一个新的执委会。¹⁹著名的一九三四年阿斯图里亚斯暴动领导人、普列托派社会党人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当选执委会主席，下面这些均为共产党的支持者的社会党人得到了剩余的

关键位置，使西班牙共产党有效地控制了新的执委会：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副主席；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²⁰总书记；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副书记；费利佩·普雷特尔，司库。

这次突然袭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内战之前他们将其弱小的统一总工会（CGTU）与劳动者总工会合并，直到内战爆发时，他们在这个工会组织内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正如后来转投内格林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在回忆录中坦率承认的那样：“他们没有基础和威望”，因此，他们在内战期间通过利用某些人来施加他们的影响力，“这些人除了党证之外与社会党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留在我们党内比加入共产党对共产党人更有用”。²¹

至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导致其宿敌政治毁灭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有他对与之为控制军队斗得不可开交的共产党人所取得的这场胜利的感觉如何，在他的各种著述和公开发表的声明中，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在大多数情况下，普列托玩弄政治花招时总是喜欢匿影藏形，但是，在阿萨尼亚的日记中有证据表明，内阁全体成员一致希望彻底打垮那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而普列托在内阁中仍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社会党温和派（甚至对于共和派）来说，与除掉宿敌并且剥夺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劳动者总工会的最后一点权力相比，这可能增强共产党的力量似乎显得并不重要。八月二十三日，突然袭击五周前，据阿萨尼亚记述，内格林告诉他，内阁一致同意将议会的开会日期推迟到十月：“内格林给我讲了许多理由。大部分理由不足为信，所有理由都神秘兮兮。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政府应当等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再担任劳动者总工会的书记为止，这好像得到了一致同意。内格林向我保证，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将在下次会议上取代执委会。”内格林还告诉阿萨尼亚，由于卡瓦列罗打算在议会中反对政府，他和他的部长们认为，在卡瓦列罗被撤换之前应当将议会开会的日期推迟，“以使他在被解除了职务之后不能说，我在代表一百万工人发言”。为了掩饰自己对于卡瓦列罗的敌意，阿萨尼亚敷衍地表示，推迟议会会期可能对政府不利，因为它不能公开透露推迟的理由，但是，他仍然同意内格林把议会开会的日期推迟到十月一日。²²

八月二十八日，据阿萨尼亚的日记记载，总统再次接待了内格林，

内格林告诉他，卡瓦列罗已经与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以及另外一些议员一起拜访了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反对推迟议会会期：“他们想指责政府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的表现；在政治领域，因为共产党人和苏联人的支配地位，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正在遭受的迫害。”“内格林向我保证，”阿萨尼亚附带说明，“[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现在被牢牢控制着，对他们的控制从未放松。”²³阿萨尼亚在日记中没有记录他对这一明显的谎言作何反应。

确定十月一日为议会开会的日期正是时候，因为那天正逢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选举新的执委会，拉尔戈·卡瓦列罗当时全神贯注于劳动者总工会的内部危机，以致没有参加议会会议。因此，共产党的势力加大对议会渗透的力度没有引起丝毫争议。像往常一样，共产国际的喉舌喋喋不休地声称政府遵守宪法的规定。“十月一日，”《国际新闻通讯》报道说，“……西班牙议会恢复工作。……内格林政府……表明它是最忠实地捍卫宪法的一届政府。……面对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盟友企图用来吓唬民主国家人民的‘布尔什维主义’、‘赤色西班牙’等不公正的指责，人民阵线的各个党派，尤其是共产党，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一再重申，‘我们正在为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因此，议会……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的斗争的性质：民主反对法西斯的斗争。”²⁴

但是，在对斗争的这种过于简单的定义背后，共和派阵营中仍然反对共产党谋求霸权地位的那一部分人正在为生存进行持续的斗争。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遭遇了明显的失败，但他拒绝承认新的执委会。结果，两个执委会在一种毫不掩饰的敌对状态下并存。“我们有理由怀疑，”两周后，卡瓦列罗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断言，“有人打算像在加泰罗尼亚那样对付劳动者总工会。你们都知道加泰罗尼亚有一个统一社会党，那不是统一社会党，而是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从一开始它就加入了第三国际，指挥[它]的那些人都是共产党员。……问题的实质是，由于加泰罗尼亚的劳动者总工会被共产党人所利用，由于因为我们的党实际上也被共产党人所利用，唯一能够反抗的组织是劳动者总工会。因此，他们想要占有它。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希望它保持自由。”²⁵

为了给这位社会党领导人施加压力，根据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记载，政府决定“截取没收所有寄往劳动者总工会的信件，包括寄给我个人的信件”。他指称，共和国通讯部长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同意了这一卑鄙的阴谋”。“似乎这样做还不够，政府命令银行不许工会提取任何存款，以使我们无法支付日常费用。”²⁶

卡瓦列罗的对手从其他方向同时开火。他断言，内格林、普列托和苏加萨戈伊蒂亚应当对免去他的两个议会职务——社会党少数派议员团主席和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负责。“他们不会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所以]要有计划地剥夺我的所有职务。他们没有试图把我从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他领导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中赶走，因为他们自己将被开除。”²⁷的确，整个内战期间，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对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忠诚保持不变，五月政府大改组后，他每星期天都在好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何塞·迪亚斯·阿洛尔和帕斯库亚尔·托马斯的陪同下从巴伦西亚去马德里参加会议。卡瓦列罗说，普列托派控制的西班牙社会党执委会企图“使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服从它的鲁莽政策”但没有成功，因为“马德里不向专制屈服”。²⁸

不过，在巴伦西亚，普列托派社会党人比较幸运。在那里，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控制着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社会党内的第二大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自从拉尔戈·卡瓦列罗被逐出政府，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成为反对社会党温和派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中心。七月九日和十日，巴伦西亚省委员会在联盟总书记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并且通过一系列决议。其中最好斗的两项决议如下：

1. “在认真调查了因[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的]巴伦西亚农民联合会的成立而在农村造成的问题之后，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同意，在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外围成立的任何组织都应被认为具有分裂倾向，……因此决定将所有加入农民联合会的党员开除出党——成立农民联合会的唯一目的是分裂农村的劳动者，它由恢复了西班牙政治最卑鄙、最残暴特征的那些人指挥。”²⁹

2. “我们认为埃尔南德斯和热情之花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演说破坏团结，因为它们造谣中伤。³⁰因此我们一致同意立即解散巴伦西亚省的所谓

社会党与共产党联络委员会，直到对方收回这些攻击性的言论为止。”³¹

七月十六日，社会党执委会的喉舌《社会主义者》谴责了解散联络委员会的决定，该委员会是为促进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而在四月成立的，

《社会主义者》还问道，“难道我们必须忍受眼看着不负责任的弊病在我们党内滋生的耻辱吗？”答案很快就有了。七月二十五日，社会党执委会在温和派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同意的情况下决定采取行动。新近任命的温和派社会党人省长曼努埃尔·莫利纳·科内赫罗根据内政部长的命令行事，取缔了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并且正如拉尔戈·卡瓦列罗所指出的那样，任命了另一个“符合”政府和省长“口味”的委员会。³²被取缔的委员会的总书记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证实：

“中午，在一队[内格林的财政部管辖下的]边防警察的跟随下，一名警官带着社会党执委会的一封信和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签发的命令出现在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总部以及[联盟的日报，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前进报》的编辑部和印刷车间……命令我们交出办公室、文件和钱。……当我们试图反抗这种粗暴的行径时，那名警官告诉我们……他得到命令，如果我们不服从命令，他就把我们抓进省立监狱。”³³

几天后，社会党执委会公开宣布了取缔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的理由。它说，两年来，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选取了一种“不服管束的态度”，但是因其“蛊惑人心的宣言使它看上去似乎是个热心革命的组织”，所以没有采取纪律措施。³⁴《红色阵线报》评论说，社会党执委会“及时有力地”采取了行动，同时谴责了“无产阶级和社会党团结的敌人”。它宣称，“这一伙人……挑拨工人互不信任，经常煽风点火尽其所能分裂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工人群众，进而阻止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³⁵

没收《前进报》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支持者在西班牙全国只剩下一份日报——质量很差的劳动者总工会地方喉舌《巴伦西亚通讯》——为他的立场进行辩护。内战刚一爆发，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将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时，他失去了这个地方工会组织的喉舌《消息报》。过了还不到一年，他在马德里的喉舌《光明报》又被别人夺走了。现在必须剥夺他的最后一个日常传播媒介。在九月

十五日写给莫斯科的一封信中，陶里亚蒂报告说，《巴伦西亚通讯》正在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卑鄙的诽谤”，党的书记处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同志们天天发誓，”他写道，“他们要把卡瓦列罗派赶出工会地方组织的领导层和报纸的编辑部。”他说，他们的计划是与劳动者总工会地方领导人中的温和派达成协议，然后“对报纸进行某种不完全合法的突然袭击，将卡瓦列罗派的编辑赶走，成立一个新的编辑部。他们向我保证，凭借当局帮助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解决问题。就我而言，我一直鼓励并且督促他们按这种方法办”。但是，他不满地说，原来，党的书记处“根本没有从当局那里得到过提供帮助的任何承诺”，因此，劳动者总工会地方组织的温和派不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这样一来，整整一个月浪费在与温和派会谈、与当局会谈等琐事上，结果，在此期间，应当在群众中开展的最基本的工作——动员工人在工厂和工会举行反对报纸及其编辑部的集会——完全被忽略了。”³⁶

562

面对劳动者总工会地方组织中那些温和派的胆小怕事，新组成的全国执委会决定干预，十一月初，他们在内格林手下的一小队由恩里克·普恩特——此人后来成为总理信任的同伙³⁷——指挥的边防警察的协助下，占领了《巴伦西亚通讯》的办公室。³⁸在被夺走最后这个日常表达媒介之前，拉尔戈·卡瓦列罗大胆尝试与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近距离接触。十月十七日，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他的对手，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风范，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或者发出什么号召。尽管如此，听众的反应非常强烈而且呈现一边倒的势头，这表明，这位年迈的社会党领导人仍然拥有大批追随者。当他登上讲台时，一个人大声喊道：“帕科，不要担心，你的所有老朋友全都与你一起在这里。”据社会党左派议员希内斯·甘加说，这种支持的表达使卡瓦列罗相信，“人民继续信任他”。³⁹这次集会是在宽敞的帕迪尼亚斯影院举行的，虽然那里面积很大，但事实证明，它容纳不下集会的群众，结果，只好在另两家剧院装上扩音器。“群众的热情难以形容。”卡瓦列罗记述说。⁴⁰

尽管卡瓦列罗计划在另外几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但当局不允许他再次公开发表演讲。他被苏加萨戈伊蒂亚置于严密的监视下，当他由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鲁道夫·略皮斯、文塞斯劳·卡里略、帕斯库亚

尔·托马斯和希内斯·甘加——这些人都是社会党议员和他的好友——等人陪同动身前往阿利坎特参加一系列群众集会的第一场集会时，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了他。⁴¹“专制、暴虐、不公胜利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痛苦地评论道。⁴²

几天后，十月二十九日，阿萨尼亚与内格林讨论了这个问题。内格林告诉总统，已经要求拉尔戈·卡瓦列罗不要外出以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当他坚持外出时，”阿萨尼亚记述道，“内政部长和总理决定阻止他。……内格林向我保证，拉尔戈几乎得不到公众的一点支持。他不会允许卡瓦列罗或者他的助手和顾问从事任何破坏活动，即使把他们抓进监狱并且送上[审理间谍和叛国罪的]特别法庭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正在巴伦西亚散布‘失败主义’。⁴³……我强调说，他的组织应当严守审慎与宽容的原则，不要是事情弄到撕破脸的地步。”⁴⁴

563

十月二十六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给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把他和其他社会党议员前往阿利坎特途中所蒙受的羞辱告诉了议会议长，说这是对所有忠于共和国的议员的“蓄意冒犯”。⁴⁵问题被提交（刚刚将拉尔戈·卡瓦列罗免职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但是，政府的行为得到除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以外的所有十六名常务委员会成员的认可。社会党书记拉蒙·拉莫内达赞扬苏加萨戈伊蒂亚处理情况手段“巧妙”，热情之花则认为，政府在制止“某些可能引起混乱的公众集会”方面履行了它的职责。⁴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担任内政部副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比达特声称，听说卡瓦列罗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后，他问在其他方面胆小怕事的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⁴⁷这是不是事实，内政部长的回答让他“感到痛苦和震惊”：“这算什么！我准备把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的朋友关进监狱。……我的命令不公开进行讨论。”⁴⁸尽管发出这样的威胁，卡瓦列罗的对手却承担不了采取这种极端行为的后果，不过，他被有效地剥夺了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直至内战结束，他再也不能通过报纸或者站在讲台上吸引公众舆论的注意了。“内格林政府的专制政权不允许在报纸和集会上发表任何不同意共产党行为的意见。”他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写道，“也不能公开谴责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执委会与共产党所有丑恶

行径的同流合污。”⁴⁹

甚至还在最终剥夺拉尔戈·卡瓦列罗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之前，共产党人与社会党温和派联合起来企图夺走他的所有传播媒介并将他逐出各种社会生活的行为已经激怒了社会党左派。与公开进行的论战相比，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与社会党执委会十月中旬你来我往的三封信件更鲜明地表现了使之分裂成为两派的相互间的厌恶感。三封信的篇幅很长，下面是从其中摘录出来的部分内容：⁵⁰

[致社会党执委会的第一封信写道]在共和国这一危急时刻，如果始终站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前列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没有通过明确指出使我们陷入当前境地的那些人的错误和责任而把正在发生的事实真相告诉人们，那它就是逃避它的传统和历史责任。

某个政党正在极其危险地暗中损害一些人的士气，这个政党的首要任务是以成为战时和战后独一无二的政治力量的暗藏祸心拼命扩大其政治势力，而它损害其士气的那些人……正在努力把这个国家从各种形式的国内外暴政中解放出来并将把人民——尤其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拥有当家做主的绝对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赋予它。……

直到三个月前，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力量确实团结。所有党派和工会组织始终在政府中通力合作，共同承担战争的责任。如今，这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局面遭到了破坏。……谁应当对此负责呢？首先是共产党，它密谋策划把不同意它所引进的口号的个人和组织赶出政府，接着，只要被它视为在军队和各个政府部门进行宗派活动的障碍，它就推翻那些过去被它奉若神明的偶像人物。它用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辩护：政党——而且特别是共产党——是享有特权的政治存在，几乎具有神的血统，它的任务是制定政策，而工会的任务只是行动，同时盲目服从新的精英。……[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宣称，它要与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中反对其极权主义政策的那些人死战到底。

564

这个制造分裂的政党是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凶恶敌人……但它却自称是西班牙工人阶级政治统一的倡导者。……它通过将其捆住手脚

交给共产国际的方式兼并[社会党]青年运动和加泰罗尼亚社会党的先例对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共产党在前线和后方所实施的无数镇压迫害行为也不是有利于合并的因素。……

我们同时必须指出这种政策在国际上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人认为，作为五月事变的结果而把工会组织和社会党左派排除在政府之外将会促使欧美民主国家同情共和国的事业。截然相反的事情已经发生。国际形势现在比以往更加不利，这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那些民主国家的保守阶层认为，在政府更迭和政策变化的过程中，西班牙反法西斯阵线被削弱，叛军因而有了更大的获胜机会。……另一方面，那些民主国家包括广大国际工人阶级在内的大部分自由派认为，共产党在现政府中处于支配地位。这种看法由于某些与社会治安有关的事件——这些事件刺激了世界人民的良心——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报纸所进行的肆无忌惮地迫害宣传而强化。这一切促使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国际支持者疏远了我们。这首先是因为共产党，它应当对这场危机负主要责任。……

然而，让共产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全部负责并不公平。它是主犯，但它不是唯一的罪犯。另一个政党驯顺地支持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开展制造分裂的诽谤宣传，甚至针对的是自己的党员。我们不会点它的名字。我们不想因为与我们具有同一血统的那些人的卑鄙行径使自己难堪。不过，绝大多数社会党党员明白我们指的是谁，因为他们知道一些难以理解的串通行为，这些行为的始作俑者迟早有一天将不得不对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和历史本身作出解释。我们听说过多种形式的背叛，但是，为了另一个政党的利益对自己的政党进行清洗却闻所未闻。这等于听命于那个政党并且默不作声地忍受它的侮辱，要不然就是真的乐意。只有极少数反革命、反民主的人[这指的是社会党执委会]能够毫无顾忌地这样做，极少数为了权力而只关心权力的人。

565

社会党执委会在回信中写道：

如果[你们的来信]没有熟悉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的落款，我

们会以为那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最近散发的文件的副本；论点何其相似乃尔。你们的语言可能更加阴险更加好斗，这说明了无政府主义报纸大肆进行宣传的原因。……

因此，你们的来信与一场坚持反对现政府……反苏、反对我们自己政党的运动目标一致。事实上，内格林政府拥有[西班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非常明确的支持，劳动者总工会应当足以使一个社会党的地方委员会不去攻击政府。……

据无政府主义者和你们自己说，……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暴政，一种反西班牙的专制，你们认为共产国际应当对此负主要责任。萨拉曼卡和罗马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你们说政府专制，而西班牙共和派要求的是：一个治理国家的政府，不是一个必须天天请求不服管制者许可的政府。在战争期间，当一名社会党人不仅应当坚持原则做一名权力主义者，而且应当像你们一年多前呼吁无产阶级专政那样，热情地主张在不走极端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把权力集中起来时，身为社会党人——正统的社会党人！——的你们却鼓吹一种反权力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观点。……

反西班牙的专制！的确，西班牙决不能对自己的命运失去信心，但它需要苏联的帮助，只要不丧失它的独立。正是在这个据你们说想把我国变成殖民地——托洛茨基分子和佛朗哥也这么说——的国家的帮助下，我们把自己从沦为殖民地的厄运中解救出来。……你们，你们这些昨天的布尔什维克攻击共产党，指责它扩张势力、为其成员弄到职位无所不用其极。现在不是讨论这种政策合法不合法的时候。那是[两党]联络委员会会议的议题。……

你们称其超越国家与法律而且专制的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榜样，一个头脑冷静的榜样，一个富有责任心的榜样。此刻，在攻击共产党的同时，你们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更加紧密，不过，另一方面，你们消除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的能力没有限度。……

在你们看来，政府已经疏远了民主国家的支持者。……民主国家为什么受到了刺激？因为，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它们却像你们自己一样恐惧地认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世界游荡。现在，看到你们及时

散发的文件时，它们将比以往更加相信这一点。……

566

当你们指责本执委会与共产党串通一气时，你们违反了社会党的原则和纪律，并且双双背叛了它们。所幸令人放心的是，这是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共同参与的串通一气，我们认为它们的看法比一个地方委员会的看法更值得考虑。这是一种提出了以平等的地位合并——例如，就像法国社会党与行动和统一委员会那样——的问题的串通一气。你们提到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例子。我们没有与它们断绝关系。你们没有为它们成为现实存在作出过一点贡献。我们与此无关，但是反对拆散它们。

在似乎是最后一次书信往来的第三封信中，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写道：

读了你们的回信以后，……我们首先产生的念头是，就当没有收到它吧，因为我们相信，起草它的不仅有社会党人，而且还有共产党人；因为，在我们看来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竟然可以如此慷慨地为不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政党作近乎低三下四的辩解和奉承。……但是，信中提到的事实和原则都是一些谎言的堆积，……以致它们只不过是既不正确也不明智的一面之词。……

你们有时说我们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时又说我们是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在这方面你们也模仿共产党人，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你们的导师。你们像他们一样认为，通过用诬蔑不实之词对某些人进行辱骂就可以消灭他们。这是最幼稚的策略，因为，就连小孩都会觉得它可笑。如果你们企图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那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狂热的沙文主义——定义我们，笑声在广州都能听到。但是，如果你们想说我们相信一种西班牙的社会主义，相信一种可以不顾外国干涉……完全按照我国人民的意愿并以他们喜欢的形式在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那么，这种西班牙社会主义，即使它不是普遍通用，这种非世界性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战士为什么要流血呢？为什么在革命初期

同样受到外国入侵的苏联没有放弃在其领土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等待世界革命的爆发呢？

你们不认为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吗？这是托洛茨基的基本信条。因此，你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不是。实际上，你们既不相信在一个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相信在全世界同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你们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信仰，因为你们已经不相信无产阶级是一个注定要发动并且加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

很简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也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人，属于一个因其富有成果的悠久历史以及政治上的成熟而肩负着指导西班牙革命战争的任务的政党，尽管许多人背离了党的方向，他们自称社会党人，但只是一些名义上的社会党人。

在同一封信中，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谴责执委会在警察和“无耻小人与叛徒”⁵¹的帮助下“卑鄙地抢走了”社会党左派的日报，而共产党仅仅在马德里就有五六份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日报。

567

与报纸被夺走同样使社会党左派恼怒的是共产党报纸的为所欲为，它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那些助手是劳动者总工会的敌人，”《红色阵线报》宣称，“所有工人都与他们断绝了关系。他们是工会团结的敌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敌人，人民阵线的敌人。”⁵²

与此同时，在法国工会领导人莱昂·儒奥对争议作出仲裁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之前，围绕着两个对立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而展开的斗争达到了沸点。偏袒共产党人的儒奥裁定，新的执委会应当扩充，把四名卡瓦列罗派人士包括进去。⁵³但是，因为关键位置仍然由全国委员会任命的那些人占据着，而且因为执委会由十五名成员组成，所以，卡瓦列罗的四名代表并没有对共产党人控制这个工会组织造成威胁。⁵⁴儒奥强烈要求卡瓦列罗加入新的执委会以“加强团结”，⁵⁵卡瓦列罗拒绝了。他的决定受到对手的欢迎。“事实上，”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考虑到卡瓦列罗的性格及其‘顾问’灌输给他的大量政治毒素，对他来说，完全不可能与以冈萨雷斯·培尼亚为主席的新的执委会合作。后者也是社会党的主席，卡瓦列

罗与社会党的领导层一直处于战争状态。”⁵⁶

刚刚巩固了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胜利，新的执委会立即委派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和阿马罗·德尔·罗萨尔（两人均为亲共人士）以及西班牙教育工作者联合会（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los Trabajadores de la Enseñanza）书记塞萨尔·加西亚·隆巴迪亚（一九三九年一月被共产党开除⁵⁷）开始为制订“一个联合行动总体方案”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进行谈判。⁵⁸与此同时，十月开始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示好的共产党人继续高唱他们的塞壬之歌。^①热情之花一月五日声称：“我们不允许革命在前进的过程中倒退。”⁵⁹

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为莫斯科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陶里亚蒂强调了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盟的重要性，他还报告说，共产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示好的做法已受到鼓励。“最重要的是防止出现全国劳工联合会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因此，他说，“我们必须设法保证全国劳工联合会中的积极力量支持我们与投降分子和叛徒[例如普列托，阿萨尼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斗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巴斯克斯）赞成与我们结盟。”⁶⁰

568

的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另外一些温和派成员决定采取一种与对手和解的政策，他们相信共产党人已占据上风，相信先前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结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相信孤立对于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毁灭性。不过，陶里亚蒂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向莫斯科报告说，西班牙共产党和劳动者总工会“朝与无政府主义群众和组织建立友好关系的方向”进展得“太慢”。他指出，它们没有认识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转变使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它们也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种联合将使最终战胜无政府主义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联合的政策，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实力将增强，……因为它的骨干力量比劳动者总工会的更能干，而且它还具有从脱离政府控制的一部分工人的角度看问题的优势”。他接着说，党已经与马里亚诺·巴斯克斯进行了接触，但到目前为止仍未达成协议。他最后说，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使社会党人相信两个工会之间必须进行最紧

① 塞壬是希腊神话中半鸟半女人的海妖，常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毁灭。现常以“塞壬之歌”形容诱惑队。

密的合作，因此，“我们现在正全力以赴争取完成这一任务”。⁶¹

这份报告发往莫斯科后不久，两个工会的领导人之间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马利亚诺·巴斯克斯、奥拉蒂奥·M.普列托和费德丽卡·蒙特塞尼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参加了会谈），⁶²但是，直到三月十八日，在敌军对阿拉贡前线发动的压倒性攻势和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的压力下，双方才最终消除了各自提出的草案的分歧。⁶³

尽管协议确认工人对工厂的管理是工人取得的最有价值的革命成果之一并且要求使集体农庄合法化，但它是对无政府主义信条的一次全面否定，因为它不仅在这两个问题上承认政府的最终权力和权威，而且在诸如工业国有化和正规军之类重大问题上承认政府的最终权力和权威。⁶⁴尽管如此，协议仍然被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热情地接受了，⁶⁵甚至被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些团体接受了，例如中部地区委员会，⁶⁶可是归根到底，无论是工人对工厂的管理还是集体农庄，都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因此，回想起来，协议似乎只是为共产党人及其盟友的以下目的服务的：加强他们对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优势地位并且确保在即将到来的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摊牌的决定性时刻得到后者的支持。将普列托赶出国防部是西班牙共产党的下一个目标。另外，协议还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普通成员的欢迎，他们厌倦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和连续发生的军事失败，但是，他们的热情大部分都被自由主义运动内部表示异议的声音淹没了。

“我们知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利亚诺·巴斯克斯在为庆祝达成协议而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许多[同志]在得知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就双方联合——这是我们为赢得战争胜利并且重建被破坏的经济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总体方案达成协议的消息后非常生气。但是，我们对这些表示不满的人并不在意。……我与劳动者总工会书记罗德里格斯·维加同志的拥抱成为西班牙工人阶级团结的象征。”⁶⁷

坚决反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奉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奥拉蒂奥·M.普列托——我们应当记得，他是促成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重要因素——在内战结束以后明显满意地声称，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达成的协议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胜利”，因为它代表了作为一种非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无政府主义

的“彻底失败”。“联合政府被正式承认，”他补充说，“为了现实牺牲了教条，因为现实不承认微妙的理论。”⁶⁸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热情地接受了协议，它却加深了自由主义运动内部主张合作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后者认为接受政府管理是对无政府主义信条的否定，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胜利。“共产党竭力引诱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著名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内战期间大部分时间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激烈论战的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以便控制并且利用这枚橡皮图章为它的霸权政策服务。全国委员会的同志们对这种引诱越顺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发现自己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分歧就越大。”⁶⁹

不过，这种分歧暂时被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所缓和，因为两个敌对工会之间的斗争终于可以结束了。“在与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未来繁重而光荣的任务中，”《红色阵线报》评论说，“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达成的协议……是动员人民并且巩固其坚如磐石的团结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明白这一点，[因此]面对团结的敌人在可耻的绝望中可能玩弄的一切花招，他们准备捍卫无产阶级的团结并且加强人民阵线。”⁷⁰

注释：

- 1 罗萨尔和多明格斯既是全国委员会成员，又是执委会成员。
- 2 不能确定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是自己选择辞职还是被迫辞职的（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和七月十六日《巴伦西亚通讯》以及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红色阵线报》）。
- 3 见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举行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的一份报告（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
- 4 同上。
- 5 见本书第二十三章。
- 6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巴伦西亚通讯》。
- 7 见“伯内特·博洛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从巴伦西亚发给合众社的电讯打字稿”。
- 8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红色阵线报》。
- 9 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655页。

- 虽然这部历史著作具有反拉尔戈·卡瓦列罗倾向并且偏袒支持作者的一方，但是，它的大量文献资料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弥足珍贵。据这本书护封上的介绍，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是内战期间最后一任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是四十年来这个工会组织大部分档案的看管人，而且肯定是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档案的看管人，人们可以说，是他挽救了这些档案。”
- 10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红色阵线报》。
 - 11 《红色阵线报》几天前报道说，当一些联合会表示愿意将拖欠的会费交给司库时，它们被告知，“因为没有登记表”它们不能这样做（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红色阵线报》和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光明报》。
 - 12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红色阵线报》。
 - 13 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55页，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社会熔炉报》。
 - 14 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56页。
 - 15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真理报》。
 - 16 同上。
 - 17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真理报》。另请参阅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56页。
 - 18 见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巴伦西亚通讯》上的宣言。我没有找到任何由左派资料来源提供的证明这一点的准确的统计数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引用了与一九三七年五月召开的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有关的统计数字的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投票支持拉尔戈的十四个联合会代表了九十三万名会员，而投票反对他的二十四个人联合会只代表了六十五万名会员（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52页和第1061页，注释57）。
 - 19 新执委会的组成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真理报》和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64页。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对这次楼梯选举的描述，见其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发表的演说，载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28—29页。
 - 20 在内战爆发前几年，罗德里格斯·维加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转而效忠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他是印刷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 Gráfica Española）的书记，该联合会的主席是拉蒙·拉莫内达（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根据我个人得到的可靠消息（来自前社会党人议会议员阿方索·金塔纳-佩纳和巴伦西亚的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尔里奥，后者关于社会党的知识广博），罗德里格斯·维加深受拉莫内达的影响，而拉莫内达在内战期间遵循的则是一条微妙的亲共产党、亲内格林的路线。无论如何，罗德里格斯·维加在内战最后一年的亲共姿态显而易见。
 - 21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24页。
 - 22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46页。
 - 23 同上，第754页。
 - 24 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国际新闻通讯》。
 - 25 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32页。
 - 26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33页，关于卡瓦列罗派执委会发表的抗议，见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巴伦西亚通讯》。
 - 27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34—235页。另请参阅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745页。
 - 28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30页。在他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第1245页），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领导人的目的是剥夺拉尔戈·卡瓦列罗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无论依靠多么卑鄙的手段。如果他们剥夺他担

任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主席一职，那是因为他们做不到，他们试过。”

- 29 关于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巴伦西亚农民联合会——它的许多成员过去属于右翼政党并与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发生过冲突——的情况，见本书第二十四章，正文至注释12。关于其他省份发生的类似冲突，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巴伦西亚通讯》。
- 30 这指的是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倒台后发表的演说（分别见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之前、期间及之后的共产党》和多洛蕾丝·伊巴露丽的《斗争：言论与行动，1936—1939》，第108—154页[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作的报告]）。
- 31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巴伦西亚通讯》。
- 32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31—232页。
- 33 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70—71页。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有关记述见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24—26页和《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1013—1015页。《前进报》负责人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被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所取代（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前进报》）。
- 34 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光明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前进报》。
- 35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红色阵线报》。
- 36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47—148页（写给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和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的信）。
- 37 内战结束以后，普恩特受内格林委派负责将大量西班牙的黄金财宝运往墨西哥（见本书第十三章）。
- 38 见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32页和《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1313—1315页；另请参阅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48页。
- 39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今报》。
- 40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35页。我已经引述了从这次演说中所摘录的一些片段，演说的全文见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打算发表它的寥寥几份报纸遭到严厉的删改，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我们》。
- 41 见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36—238页。另请参阅希内斯·甘加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今报》上的文章。
- 42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38页。
- 43 我们应当记得，在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之后，设立了审理间谍和叛国罪的特别法庭。它们有权进行秘密审判并且可以判处诸如举行旨在削弱公众士气的集会游行——也就是说，散布“失败主义”——之类的行为有罪。
- 44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37页。
- 45 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005档案柜，第305档案盒，案卷66，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这封信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46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事》。
- 47 见本书第四十八章有关苏加萨戈伊蒂亚的内容。
- 48 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746页。
- 49 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1367页。
- 50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3/117（马德里国家历史档案馆）。三封信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在一部没有发表的著作（《内战期间我们没有沉默》）的序言中，阿拉基斯塔因特别提到，当准备在巴伦西亚举行一次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秘密会议审议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第一封信的初稿时，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卡洛斯·埃尔南

- 德斯·桑卡霍建议，如果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出席，会议不宜举行，因为他不值得他们信任。结果，德尔巴约被迫退出了会议。“名义上仍然是社会党成员的他被认为是共产党在社会党内的代理人，”阿拉基斯塔因评论说，“可以设想，他出席社会党的会议只是为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且将其名义上所在政党的秘密事务和决定向那个斯大林主义政党和苏联大使报告。”（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5/5^a）
- 51 在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手稿中，有一条笔记提到了“无耻小人与叛徒”这种说法，笔记写道：“这指的是其中最主要的那个人”，共产党的代理人阿马罗·德尔·罗萨尔。
- 52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红色阵线报》。
- 53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33—234页。关于扩充后的新执委会的人员组成，见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红色阵线报》；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732页。加入十五人执委会的四名卡瓦列罗派人士是帕斯库亚尔·托马斯、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里卡多·萨瓦尔萨和何塞·迪亚斯·阿洛尔（不要与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何塞·迪亚斯混淆了）。
- 54 关于执委会的人员组成，见本章注释53。
- 55 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先驱报》。
- 56 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731—732页。
- 57 关于开除加西亚·隆巴迪的通告，见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红色阵线报》。
- 58 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739页。
- 59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在西班牙共产党马德里地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工人世界报》），见多洛蕾丝·伊巴露丽《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演讲文论集》，第184页。
- 60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62页。
- 61 同上，第171页。
- 62 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739页。
- 63 见胡安·戈麦斯·卡萨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第254页和何塞·佩拉特斯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卷，第43页。两位作者均强调指出，敌军攻势是促使双方达成协议的一个因素。
- 64 关于协议的各项条款，见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红色阵线报》和《工人团结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联盟》，第131—141页。关于自由主义者对协议的批评，见戈麦斯·卡萨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第256—257页；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61—69页；弗农·理查兹，《西班牙革命的教训，1936—1939》，第170—176页。
- 65 实例见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九日以及四月三日《社会熔炉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自由阵线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工人团结报》。
- 66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 67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工人团结报》。值得记录在案的是，据内战期间担任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的塞维里诺·坎波斯说，马利亚诺·巴斯克斯“缺乏自由主义修养，前后矛盾”（坎波斯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68 奥拉蒂奥·M.普列托，《自由意志论的可能主义》，第77—78页。
- 69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80页。
- 70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红色阵线报》。

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赶出国防部

由于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领导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同时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政治上陷入穷途末路，共产党人倍受鼓舞，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强大得足以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放手一搏。

在他们针对国防部长采取的行动中，军事形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共和派占领了特鲁埃尔，这是他们自内战爆发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攻势中取得胜利。但是，仅仅两个月之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经过一场在冰天雪地里进行的艰苦战斗，他们被迫撤出这座城市，短暂地弥漫于共和派阵营并且提高了国防部长地位的欢乐气氛突然消失殆尽。¹接着，三月九日，凭借空军四比一的绝对优势，²佛朗哥将军在阿拉贡地区发动了迄今为止内战期间所见过的最强大的攻势。“三月份是灾难性的一个月。”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记述说，“我们的防线崩溃了。敌军的摩托化部队毫不费力地向前推进。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我们失去了阵地、制高点和村庄。……东路军政委……发给普列托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形势已经没有希望：由于食品和弹药的补给难以为继，由于来自空中的威胁，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³（第四十四师）第一百四十四混成旅第一政委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三月十八日向西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说，人们“冷漠”、“麻木”，“大多数职业军官恐惧惊慌”而且“极其缺乏优秀的中层骨干”。在许多部队，他补充说，情况类似于早期那些既没有军官也没有编制的民兵武装。⁴

部分与西班牙部队混编的国际纵队如今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第十五旅的美国政治委员桑多尔·沃罗斯写道：“恐怖行动在国际纵队中继续进行。为了阻击法西斯军队的进攻，我们需要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运输车辆，需要训练有素的军官、军士和士兵。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想的不同；尽管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物资，但是，他们主要依靠恐怖行动。军官和士兵被无情地下令处决了。波兰人、斯拉夫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死亡人数特别多，尤其是从莫斯科来到西班牙的那些人。经常草率地枪毙人，大部分情况下由军事调查局秘密执行。”⁵沃罗斯关于大规模逮捕和枪毙国际纵队成员的说法得到了前国际纵队加里波第旅旅长卡洛·彭基耶纳蒂的证实。彭基耶纳蒂说，当时“‘契卡’一直在满负荷运转”。⁶

571

这些恐怖行动只是长期以来发生在阿尔瓦塞特的恐怖行动的某种延伸。据曾经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说，国际纵队的组织者、以“阿尔瓦塞特屠夫”著称的安德烈·马蒂在那里设立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的指挥部。“结果，”雷格勒告诉我，“法国旅——它的政委是马蒂教导出来的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共产党人——将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送到基地，他们在那里被监禁，有些人被枪毙了。向我的旅提出的同样暗示[原文如此]遭到断然拒绝，就连共产党人卢卡契·保罗将军都拒绝了——一九三七年这位将军死在我的身边。阿尔瓦塞特的统治是实施恐怖行动的统治；那里甚至出现了一个惩罚团，耶夫·拉斯特[一名荷兰共产党人]短时间在团里干过；我从他那里得知的详细情况证明，阿尔瓦塞特被用来当作一个刑场，到最后，除了共产党人之外，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其他党派的人。”⁷

在那些坚定地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社会党左派的部队里，派系斗争和打击革命对它们的士气的影响比对其他部队更大，它们缺乏斗志不能只归咎于军事原因。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四月一日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阿拉贡前线的崩溃同样应当归咎于“暗中激烈进行的

党派斗争”。它断言，有些党派团体的唯一目标是“谋求自己的霸权地位”。“在这种环境下，不难理解人民战士为什么实际上丧失了勇气和斗志。……极其可悲的是，我们的战士感到他们被一群叛徒指挥着，被一群人民事业的敌人指挥着，他们不得不带着这种感觉迎战一支最强大的敌军。”⁸

四月十五日，发动攻势不到六个星期，敌军到达地中海海岸，将共和派控制区一分为二。“至今仍然没有人解释，”阿萨尼亚总统在内战结束之后不久写道，“三月十八日[敌军]占领莱里达后，它为什么不攻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后的政府所在地]巴塞罗那。⁹两个城市之间根本没有军队。”¹⁰对民族主义者没有利用其军事优势的一种解释我们已经提到过：希特勒决心拖延西班牙内战并且鼓励墨索里尼在西班牙投入大批军事力量以便将意大利与德国更紧密地绑在一起。这将转移墨索里尼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注意力，把这两个国家并入德意志帝国对于实现纳粹德国在东欧的目标至关重要。绝非巧合的是，三月十三日，发动阿拉贡攻势——德国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在这场攻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天后，希特勒在墨索里尼没有提出任何抗议的情况下占领了奥地利，而在一九三四年，墨索里尼曾为保卫奥地利而抵抗德国进攻做好了准备。但是，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签订了墨索里尼支持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的慕尼黑协定之后，元首才决定尽快结束西班牙内战，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东欧。

572

与此同时，在共和派控制区，甚至还在民族主义军队发动进攻的三月九日之前，有人已经决定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命运。“必须为他挖掘一个深深的墓坑，”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把他为反对共产党控制军队所玩弄的全部花招埋葬其中。把他赶出国防部后，共产党人不直接掌握的所有军事指挥手段将被集中在内格林博士手里，他是莫斯科信任的人。”¹¹

“但是，怎样才能赶走普列托？”第四十四师师长“农夫”在逃出苏联之后所写的一本书中问道。“他的威望很高，尤其是在特鲁埃尔的军事行动成功以后。”这位前共产党人说，“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决定，牺牲这座城市以使普列托名誉扫地。他还宣称，当他的师被包围在特鲁埃

尔时，作为使普列托名誉扫地的阴谋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军事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和胡安·莫德斯托故意抛弃了他，不过，他与他的大部分士兵一起设法逃了出来。¹²而利斯特则声称，“农夫”是在特鲁埃尔还没有被包围时逃出来的，他“胆怯地”抛弃了自己的部队。¹³因为两人对立的政治立场，所以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夫”一九五〇年十月写信告诉普列托，为了罢免国防部长，他被当作替罪羊。收到“农夫”这封信以后，普列托说，当时有一些军队负责人告诉他，共产党人决定放弃特鲁埃尔以除掉他。“但是，”他断言，“尽管许多迹象表明他们的说法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我不能相信它。不可能！如今，‘农夫’在他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的来信中似乎证实了这种说法。那么多我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结果证明是事实！”¹⁴

尽管共产党人是否曾以极端的方式下令放弃特鲁埃尔以便除掉普列托仍有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城市的失陷使他们开始了驱逐他的行动。正如他们曾经发动的诋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运动——在民间暗中散布卡瓦列罗“愚蠢”、“无能”、“虚荣”、“老迈”之类的流言蜚语——那样，他们也是采用他们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败坏普列托的名誉。

“整个前线 and 后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埃尔南德斯说，“‘普列托是个投降派’，‘普列托不想让苏联飞行员参加我们的战斗’，‘普列托说在没有法国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把仗打下去是愚蠢的’，‘普列托为了逃往英国要求英国政府派一艘驱逐舰’，‘普列托以加强我们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力量为借口，打算把共和派控制的整个中南部地区让给佛朗哥’，等等，等等。”¹⁵

“我们必须利用特鲁埃尔的失陷除掉普列托，”埃尔南德斯声称，共产国际代表佩德罗在西班牙共产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说，“刚刚火速去了一趟莫斯科回来的斯特凡诺夫带回了明确的指示并且发表以下讲话支持[佩德罗]：‘“家里”[莫斯科]的同志建议，用新的后备力量补充军队可能延长抵抗的时间。¹⁶这就能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以便引发一场可能改变战争全貌的世界性冲突。抵抗！抵抗！抵抗！这是“家里”的指示。……你们认为在普列托掌管国防部的情况下有可能这样做吗？’”¹⁷提出这个问题纯粹是为了产生语言效果，因为，正如陶里亚蒂所说，普列

托的悲观情绪是全力抵抗政策的主要障碍。¹⁸他说的当然不错，因为普列托的悲观主义众所周知。空军司令和普列托曾经的好友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在内战结束以后告诉我，他不得不经常警告国防部长，不要当着下属的面发表悲观言论。他说，“普列托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悲观主义者比一个不负责任的乐观主义者更有价值。他说话像个悲观主义者，但做事像个乐观主义者。这是他的矛盾性格之一。”¹⁹

574

普列托的悲观情绪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一九三七年五月，内格林政府组成几天之后，他拒绝发表广播演说。“向西班牙人民发表演说，”他告诉内阁，“任何人都能比我做得更好，因为，无论我怎样努力试图隐瞒我的想法，对于我的听众来说，它们总是显而易见。”²⁰还有一次，他的悲观情绪让他考虑向德国宣战。五月三十一日，为了报复对参与国际巡逻计划的德国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的轰炸，德国海军炮击了共和国的阿尔梅里亚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普列托建议对德国舰队实施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即使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进而点燃一场欧洲战火也在所不惜”。

“我的内阁同僚和政府首脑认为我的主意是蛮干，”他证实，“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建议，他看不到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他说，西班牙的半个国家正在与另外半个国家作战，后者不仅得到意大利、德国和葡萄牙的帮助，而且得到其余欧洲国家冷漠态度——如果不是敌视态度的话——的帮助。“通过向德国宣战，”他接着说，“我试图找到一种利用国际冲突的解决办法，因为，面对意大利和德国公然侵占西班牙领土的危险，西方国家有可能决定进行干预。”²¹

人们可能会认为，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希望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²²普列托的建议将会受到莫斯科的欢迎。情况并非如此。据埃尔南德斯说，内阁会议因等待应邀前来主持后半程会议的阿萨尼亚总统暂时休会，休会期间，共产党的机器“在五分之之内全部运转起来寻找‘对策’。柯多维拉前往苏联大使馆。陶里亚蒂来到巴伦西亚附近一个名叫埃尔贝达特的小村庄，在那里有一个隐藏在美丽柑橘林中的‘农庄’，苏联代表团设立了一个功率非常强大的电台，它通过这个电台与法国和莫斯科直接联系。……莫斯科的指示明确：‘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普列托向德国挑衅’”。声称自己像普列托一样认为战争是“一场毫无希望的痛苦”的埃尔南德斯说，

他“非常失望”，他的良心在服从莫斯科与忠于西班牙的矛盾情感中挣扎，不过，服从莫斯科的意识占了上风。²³

有必要顺便说一下，对“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实施轰炸的是一名苏联飞行员（Г.К.利文斯基）。这是共和派的苏联空军顾问Г.普罗科菲耶夫少将透露的。“我有机会与他一起飞行过几次。”少将在二十八年之后写道，“[利文斯基]是一名出色的轰炸机驾驶员，没过多久，直接命中德国战列舰‘德意志’号证明了他的技能。”²⁴显然，人们不能根据这一陈述毫无疑问地断定利文斯基是奉克里姆林宫的具体命令对当时在伊维萨岛沿海抛锚的“德意志”号进行了轰炸，然而，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问题出现了，有意使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的莫斯科为什么要反对普列托的建议？答案也许是，看到英法两国对德国炮击阿尔梅里亚作出了谨慎和不安的反应，克里姆林宫可能断定，如果采纳普列托的建议，将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肯定将会导致德国对佛朗哥的援助大幅度增加，而英法两国的不干涉政策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同时，这样做还会被指责为蓄意在西欧点燃战火。谈到专门设立的不干涉委员会在德国炮击阿尔梅里亚当天召开的一次会议，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写道：“委员会应当提出抗议，……[但是]所谓‘民主’国家的外交官怕得要死，以致整个‘不干涉’闹剧立即像一座纸板搭成的房子一样坍塌了。”²⁵实际上，决定英法两国外交官行为的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怀疑。五月三十一日，英国大使要求德国外交部长“不要帮助赤色分子把西班牙内战扩大成为一场世界战争”；²⁶六月三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对美国大使说：“苏联政府似乎想让英国为它火中取栗，于是，一旦德国与英法两国打起来，苏联不会受到怀疑，使它可以比较从容地隔岸观火。”²⁷这暴露了英国政府的真实想法。法国政府同样满腹狐疑。据德国驻巴黎大使说，听说社会党政府总理莱昂·布鲁姆告诉苏联代办，“此类事件的重演将会遭到法国政府最严厉的反对，这将造成一种非常严峻的局面”。²⁸

尽管莫斯科反对普列托轰炸德国舰队的建议，它与他的关系并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他本人公开承认的其悲观情绪的影响，只要他不是那么桀骜不驯，它可以容忍他的悲观。更让人感到极为不安的是他削弱共产党在军队中的优势地位的决心。²⁹在认为他的悲观性格“众所周

知而且有时接近失败主义”的同时，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也承认，他对国防部的管理“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但是，“使正规军非政治化的倾向构成了他工作中最消极的一个方面”。³⁰

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提醒读者回忆埃尔南德斯的以下陈述，这一段陈述有关共产党对担任国防部长之前的普列托的看法，曾经在前面的某一章里引述过：

“当政治局讨论是否同意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时，我们考虑了他在国内外温和派政界人士当中的巨大声望。在这方面，普列托对我们具有利用价值。我们也考虑了他性格中消极的一面。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胜利没有信心。把进行战争所应负的最重要的责任委托给他不合常规。……各位政治局委员对支持他作为国防部长的候选人犹豫不决。陶里亚蒂给了我们以下指点：‘通过支持普列托作为候选人，我们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只要他不同意为我们效力，我们就应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利用他那臭名昭著而且自己承认的悲观主义把他除掉。……[我们]可以设法让他陷入声名狼藉的重重迷雾，以使身为著名社会党领导人的他变得毫无用处。于是，我们的敌人少了一个。’”³¹

576

因此，特鲁埃尔的失陷为向国防部长发动一场全力进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和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一样，普列托越来越期待通过调停结束内战。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曾经多次进行过试探，³²但是，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全面支持因而确信将会获得最后胜利的佛朗哥将军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考虑。

二月二十七日，特鲁埃尔失陷五天后，热情之花首先向普列托开火。欧塞维奥·西莫拉一九三六年在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编辑部里做撰稿人，后来到教育部担任埃尔南德斯的政治秘书，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对于热情之花——她认为普列托禁止政治委员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措施是一种针对共产党人的恶毒政策——来说，特鲁埃尔军事行动的失败是一个可以轻松地使国防部长名誉扫地的机会。”³³没有对普列托指名道姓，也没有提到人们所知赞成调停的其他社会党或共和派人士的名字，热情之花宣称：

散布失败主义言论并且声称我们的军队没有战斗力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是无能之辈和胆小鬼，他们为上帝点燃一根蜡烛，接着为魔鬼点燃另一根，他们一只脚站在这里，另一只脚站在叛军那边。……

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的战士不是为了保护地主和银行家的特权上前线的；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的女人把她们的儿子贡献出来不是为了回到旧的奴隶社会。……那些企图毁掉我们的人民在英勇牺牲的十九个月中所赢得的革命成果的人没有资格谈论民主。……

[当]总政治部实行……将那些因英勇行为受到嘉奖……并且享有士兵信任的政治委员撤职的政策时，……只是被赢得战争从而打败法西斯的愿望所激励的我们必须说，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政策继续下去。³⁴

在随后几天时间里，共产党人对普列托的攻击毫不放松地持续进行，当佛朗哥将军的军队闪电般地向地中海沿岸推进，谁也不知道共和派军队将溃退到哪里为止时，这种攻击加大了力度。

三月十六日，在一种大难临头的气氛中，法国大使埃尔里克·拉博纳拜访了内格林，他告诉后者，他的政府愿意充当西班牙内战的调停人。同一天，大使向巴黎报告说，内格林政府中赞成调停的那些成员主要依据的论点是，意大利和德国的干涉势不可挡，以致外界无论提供什么帮助，共和派也没有获胜的希望。因此，他们认为，最好是在还来得及及时放弃抵抗，“因为，对于捍卫理想甚至生存来说，调停为共和派提供了可能出现的最好机会”。另一方面，拉博纳报告说，内格林总理的答复是，西班牙人民以前表现出来的顽强抵抗精神将为国际形势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争取时间。内格林说，调停注定要失败，因为，即使佛朗哥同意，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会强行否决，所以，唯一的结果只能是动摇军队的信心，削弱后方的士气。“这时，”拉博纳叙述道，“总理情绪激昂、目光炯炯地大声说：‘抵抗没有犹豫的余地！我可以控制局面。无论反对抵抗的人可能担任多高的职务，他们都将受到镇压。’”³⁵

577

内格林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有传言，”前巴塞罗那市市长、现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卡洛

斯·皮·苏涅尔回忆说，“和平问题将被提出，一些部长将要求，应当开始进行谈判，尤其是普列托。由于这些传言，而且仿佛执行一道口令似的，军队的电报纷纷发到总理办公室，要求发生动摇的部长辞职。”³⁶

据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内格林把拉博纳的建议和他要继续战斗到底的决定告诉了内阁。没有人提议为和平进行谈判，内格林的意见占了上风。“只有伊鲁霍[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部长]³⁷……提出，应当研究军事形势，以便在确信失败不可避免时，我们可以减少因延长一场无望的战争而造成的痛苦。至于[外交部长和阿萨尼亚总统在内阁的代言人]希拉尔，……他提出，不应彻底拒绝法国的建议，因为一旦出现了这种需要，它可能会受到欢迎。”³⁸普列托会后告诉苏加萨戈伊蒂亚，希拉尔的忠告缘于法国大使对他进行的一次拜访，大使“表示愿意为共和国总统及内阁的撤离向他提供一艘军舰，作为回报，建议我们让我们的飞机飞往法国的机场，让我们的舰队驶往[突尼斯的]比塞大港”。³⁹

“为什么对内格林所暗示的我们可以等待法国战争物资的到来抱有幻想？”普列托严厉地评论说，“从法国大使的建议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政府认为我们死路一条。”⁴⁰

短暂休会之后，下午六点，内阁由阿萨尼亚主持在佩德拉尔维斯宫重新开会。不出所料，总统提出了和平谈判的问题。他指责政府拒绝了法国的建议，然后问这些政府部长，他们是否考虑过，“不把通往谈判的大门关上更加慎重，因为，一旦政府首脑的乐观判断不能实现，我们将会需要它”。⁴¹阿萨尼亚知道普列托像自己一样悲观，因此要求他报告军事形势。国防部长回答说，军队“士气低落”并且“开始丢掉武器弹药全线溃退”。⁴²他的话只是充实了阿萨尼亚的论点：战争已经失败了。⁴³

578 与此同时，随着投降的谣言开始流传，共产党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利亚诺·巴斯克斯的支持下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以突击卫队为先导，经过巴塞罗那的主要街道向佩德拉尔维斯宫前进。热情之花回忆说：“共产党把巴塞罗那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要求政府继续抵抗。”⁴⁴苏加萨戈伊蒂亚注意到，示威的“施压目的”显而易见。⁴⁵第二天，《红色阵线报》宣称，“代表我国全体工人和成千上万英勇战士”的巴塞罗那工人阶级“……群情激昂地表明了他们的意愿：进行斗争直到

最后胜利，把胆小鬼、动摇分子和叛徒从我们当中驱逐出去”。这份报纸报道说，餐饮业工人联合会成员关闭了所有酒吧、咖啡馆和餐厅。“其他团体的同志们走进影院和剧院，劝说里面的观众出去参加示威游行。”⁴⁶正如普列托后来所说，这次“示威是通过清空剧院和电影院组织起来的，因此，无论观众愿意与否，他们都要参加游行，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⁴⁷

当示威者在一片混乱中冲进佩德拉尔维斯宫的花园时，开会的部长们听到了“打倒叛变的部长！”“打倒国防部长！”的叫喊声。⁴⁸苏加萨戈伊蒂亚证实，普列托对他说，他确信，“为了向共和国总统施加压力”并“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以防阿萨尼亚表现软弱”，内格林建议共产党人举行了这次示威游行。⁴⁹

陶里亚蒂告诉莫斯科，共和派的各个政党不满地说，这场示威是背着它们组织的，而且事实上是直接针对它们的。“邀请共和派各政党参加示威实际上将意味着毁掉一切。”他补充说，几天前，共和派的各个政党为成立它们自己的协调委员会召开会议，“从而首先在人民阵线之外采取了行动”，这提出了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这一问题。“所有这一切肯定得到了共和国总统的授意，是为发表反对内格林、支持投降的宣言作准备。三月十六日的示威游行把共和派带回了现实，使这些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投降，离开他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实际上，自从三月十六日以来，人民阵线重新开始运转，几乎完全恢复正常，共和派的官方立场已经改善。”⁵⁰

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陶里亚蒂不满地告诉莫斯科，它对示威的支持转瞬即逝。他报告说，它派代表参加了向内格林提出示威者的要求的委员会，但是，第二天的《工人团结报》对示威活动只字不提。“这部分可以用通讯不畅来解释（与党联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几乎整夜都在党的总部躲避轰炸，因此无法向报纸的编辑传递消息），部分可以用无政府主义者常见的口是心非及其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来解释。”⁵¹

内政部副部长、总理的支持者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证实，内格林事先知道示威活动。比达特说，社会党执委会接到内格林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告知，一场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动正在组织，他已经亲自予以批准。“没

过多久，来了一个共产党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比总理更加直言不讳：

‘有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推翻内格林的阴谋，它将安排一个同意无条件投降的和事佬担任政府首脑。……他们不能允许内格林被暗箭所伤，因此，由于他们相信人民是站在政府一边的，他们决定采取主动组织示威活动支持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示威应当与内阁会议同时进行。’”社会党资深人士、普列托的支持者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对此反驳道：“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实际上，示威的目的是向共和国总统施加压力。”“不是！”共产党人回答说，“示威的目的是要防止五十万共和派爱国者被割断喉咙。”他们的论点不可抗拒。社会党执委会指派比达特代表社会党参加示威活动。“我们一直对共产党人不满，”科尔德罗满腹牢骚，“但是，我们只能跟着琴师的曲调跳舞。”

在佩德拉尔维斯宫，比达特与内格林进行了下面这番交谈：“你看到一场组织得这么好的‘自发性’示威活动高兴吗？”比达特开玩笑地问道。“请相信我，”内格林答道，“为了避免出现无条件投降的危险，我们必须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高兴我来了。”比达特回答说；接着他问：“你认为阿萨尼亚可能[投降]吗？”内格林回答道：“与他在七月十八日时一样。”⁵²

像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一样，阿萨尼亚对通过妥协解决问题抱有的希望被一场群众示威粉碎了。尽管如此，当全面胜利看起来就在眼前时，佛朗哥将军不会考虑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此外，据比达特说，社会党执委会与内格林完全保持一致，所以“不可能实现体面结束内战的和解，原因很简单，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佛朗哥不接受其他结果，也就是说，他要消灭共和派军队”。⁵³

内战结束之后不久，阿萨尼亚在一封信中写道，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开始，他一直竭尽全力争取达成某种和解，因为，打败敌人的想法是一种“天方夜谭”。他肯定地说，没有哪位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重要的大使不知道他的立场。“当极端分子在佩德拉尔维斯宫外边举行反对共和国叛徒的示威时，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那是把总统斥为失败主义者的日子，那是指责总统打算策划一场秘密交易（un pastel）的日子。今天，他们当中没有人在意，如果交易成功了会怎么样。”⁵⁴

尽管巴塞罗那工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号召下参加了这次示威活动，但是，在当地的自由主义运动中，人们对血战到底是否明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亲眼见证了这种令人痛苦的两难困境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面对特鲁埃尔的得而复失以及叛军随后对阿拉贡、莱万特以及加泰罗尼亚等地区的侵犯，“一些民兵开始自问，牺牲是否换来了什么，牺牲究竟为了什么”。他说，两种倾向引人注目：“[以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倾向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的倾向，……为了逃避怀疑的折磨，前者在内格林全力抵抗的麻醉剂中寻找需要的乐观因素，后者则试图通过有计划地不断抵制反革命诱惑挽救自己的名誉，甚至……认为一九三八年年中将实现停战。”⁵⁵

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前任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一次演说可以明显看出，在代表半数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开始蔓延的幻灭感和困惑感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在该组织三月召开的一次全国会议上宣称，战争已经失败了，因此，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利用其影响力从社会党人和共和派的失败主义论调中得到好处，“不再有意无意地按照苏联人——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进行一场毁灭西班牙的战争，让自由主义运动为一项貌似我们自己的事业而流血——的规则行事”，争取实现体面的和平，“这样的话，我们将拯救大量生命，使我们的人免遭深重的苦难，进而可以在比我们继续进行虚张声势的抵抗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重建我们的运动”。⁵⁶最后，与会代表决定，“全力支持国防部长，通过对军事力量来一次整顿，终结共产党人的支配地位”。⁵⁷这个决定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虽然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承认自己得到了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支持，⁵⁸但他没有提到“整顿军事力量”。的确，几乎难以想象普列托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成同盟反对共产党，即使是在陷入绝境的最后关头。

与此同时，不久前与共产党控制的新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签订了联合协议并与共产党人一起举行反普列托示威游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让西班牙共产党感到不安。“巴斯克斯采取了一种暧昧的立场。”陶里亚蒂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要求内阁组成保持不变，除非把工会代表扩充进去。也就是说，他维护普列托，

反对内格林和共产党人。”⁵⁹这种意外的转变让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某些领导人大吃一惊，其中包括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这位出席了在巴塞罗那召开的那次全国会议的代表记述说，示威游行之后不久，巴斯克斯转变了立场，他提出，全国委员会应当告诉普列托，“我们将乐意看到他继续留在国防部”。⁶⁰这种摇摆不定和前后不一是巴斯克斯在整个内战期间的行为特征，与西班牙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形成对比，后者确切地知道它想达到什么目的。

581

尽管巴斯克斯给予国防部长以短暂的支持，普列托的政治生涯此时已经日薄西山。在同时发表于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和胡安·内格林的喉舌《先驱报》的一篇题为《顽固不化的悲观主义者》的文章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对国防部长进行了猛烈攻击。⁶¹虽然他使用了“胡安·本图拉”的笔名，作者的真实身份显而易见。在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普列托表示：“如果这是正常时期，……我会立即提出辞职，因为，按照我的内阁团结的概念，……我认为教育部长对我的攻击不能接受。但是，当前的形势不允许我辞职。责任把我与我的职务捆绑在一起。出于自愿放弃责任，即使理由非常充分，那也相当于临阵逃脱，而我不会临阵逃脱。因此，我将继续担任国防部长，但我知道，从现在起，我是在没有权力、不受尊重的情况下担任这一职务的。”⁶²

然而，普列托无须作为国防部长继续忍受各种羞辱，因为，据陶里亚蒂说，内格林此时已经得出了与西班牙共产党同样的结论：“为了避免一场惨败，必须解除普列托的军事领导职务。”⁶³尽管总理承认是他自己作出的决定，普列托则坚持认为，他被迫屈从于共产党的要求。⁶⁴“撤换你担任的国防部长的决定完全是我个人独自作出的。”内格林在写给普列托这位以前的良师益友的一封信中说，“三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夜间，经过艰难痛苦的内心斗争，我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是因为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阁会议，……当时，由于你杰出的辩才、你的人格、你习惯性的戏剧化表现，而且由于你的职务所具有的权威，你以最灰暗的绝望语气对事态发展所作的描述使我们的内阁同僚彻底灰心丧气了。”⁶⁵显然，内阁中不再有普列托的位置，因为，像共产党人一样对这场内战最终将会融入一场欧洲战火抱有希望的内格林再也不能容忍一个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人担任他的国防

部长。在几年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内格林声称：“已经有人不断提到，我将普列托[撤职]的决定是外界施加压力的结果，具体地说，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不是事实，绝对不是事实。说这些话的人并不了解我。我以我国战争死难者的名义向你们发誓，这些话没有一句是真的。”⁶⁶

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陶里亚蒂说，内格林召开了一次社会党领导人会议并在会议上宣布，他不能再让普列托继续留在国防部了，因为后者是“一个应当被枪毙的失败主义者”。他还说，他希望[阿萨尼亚的心腹好友]希拉尔主动辞职，像普列托一样，希拉尔正在告诉所有人，战争已经失败了，“因而不可能得到来自国外的任何援助”。陶里亚蒂补充说，社会党领导人“授予内格林重新组阁的自主权”。⁶⁷这时，普列托对社会党执委会的影响力下降到了谷底。从这时起，许多众所周知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内格林派”，尽管有时他们的忠心值得怀疑。在告诉普列托它决定支持内格林时，社会党执委会表达了适当的歉意。“实际上，”社会党主席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说，“你继续留在国防部几乎是一种羞辱，但是，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除了接受这种牺牲之外我们别无选择。”⁶⁸

582

当新政府的组成仍在进行讨论的时候，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也在讨论共产国际的一个建议：共产党应当撤出它在政府中的两名部长。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证实，共产国际认为，这样一来，“由于击破了西班牙国内外反动势力在诽谤人民阵线政府的宣传运动中所使用的给其贴上共产党标签的论点，共和国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坚持认为，“从政府中撤出它的部长将不被人民所理解，也不会加强共和国的地位，尤其是在特鲁埃尔失陷之后投降主义论调甚嚣尘上之际”。它断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部长的存在更有必要。⁶⁹据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何塞·杜克说，政治局的主要异议之一是，离开共产党的支持，内格林和德尔巴约（他将重新担任外交部长）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内阁。⁷⁰

陶里亚蒂告诉政治局，共产党退出政府的策略目的在于“使英法两国的公众舆论相信，共产党对夺取政权不感兴趣，即使在夺取政权相对容易

的西班牙，我们对此也不感兴趣。……这样一来，我们将使英法两国与苏联的关系得到加强。如果希特勒决定发动战争，他将不得不与苏联和民主国家同时作战。”⁷¹埃尔南德斯说，他反对这种策略。“人民阵线的所有党派都对我党和内格林怀有仇恨和敌意。”他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写道，“内格林只有完全依靠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才能控制政府。从政府撤出我们的部长将意味着抵抗政策的消亡。”⁷²埃尔南德斯的反对得到了陶里亚蒂的证实：“埃尔南德斯以一种绝望的腔调反对说：‘这将意味着失去一切。’”⁷³尽管如此，仍然达成了某种妥协：埃尔南德斯一个人退出，留下比森特·乌里韦作为代表西班牙共产党的唯一一名政府部长。埃尔南德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时他仍是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说，共产党代表人数的减少再次证明了“国内外某些人的奸诈，他们利用目前存在的对可怕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企图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力量当中引起猜疑、制造分裂，从而使世界舆论产生共产党在国家机器中来势汹汹的印象。我退出政府显然证明事实正好相反”。⁷⁴

注释：

- 1 在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的《特鲁埃尔战役》中，可以看到对这场战斗最生动的记述。另请参阅拉斐尔·加西亚-巴利尼奥·伊·马森中将的《西班牙解放战争：阿拉贡战役和特鲁埃尔战役，1938—1939》。
- 2 据法国驻巴塞罗那武官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报告说，民族主义者的胜利应归功于“空军的压倒性优势”。他估计，民族主义者拥有四百五十至五百架飞机，共和派只有一百至一百二十架飞机（《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1936—1939]，第八分册，第954页）。
- 3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65页。
- 4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至十四日作战行动报告》（博洛滕综合文件集，第四卷，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四月四日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现存胡佛研究所（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作战行动报告》）。另外两份说明阿拉贡前线溃败的重要文件是东路军司令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的报告和波萨斯三月二十一日向奉命调查这场灾难的卡洛斯·马斯克莱特将军提供的证词（博洛滕综合文件集，第二卷，现存胡佛研究所）。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把这四份文件借给我，我打印了它们的副本。据孔特雷拉斯（在私人谈话中）说，波萨斯表现得像个胆小鬼（见我所作的谈话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普列托解除了波萨斯的指挥权，用胡安·佩雷亚

中校取而代之（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每日图片报》），通常认为佩雷亚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朋友。考虑到阿拉贡前线有大量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部队，将波萨斯这个不能共患难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解职无疑是为了逐步增强无政府工团主义部队的信心。

- 5 桑多尔·沃罗斯，《美国政委》，第410—411页。
- 6 卡洛·彭基耶纳蒂，《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共产党“契卡”的罪行》，第125页。
- 7 古斯塔夫·雷格勒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8 鲁道夫·罗克资料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这份报告以及罗克资料集中另外一些没有公开发表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文件的复印件可以在胡佛研究所的博洛滕资料集中找到。感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鲁道夫·德容为我复印了这么多珍贵的文件。
- 9 十月底政府决定转移到巴塞罗那（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转移的目的是加强并且扩大政府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权力（实例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23页）。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与阿萨尼亚的一次谈话中，内格林表示，为了抵消意大利鱼雷攻击西班牙轮船所造成的影响，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工业企业应当全部投入生产，但是，这首先需要解决一个“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即加泰罗尼亚人坚持由他们控制自己的工业。“我必须等待几个星期，先解决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这个紧迫问题。”内格林焦躁地补充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政府插手加泰罗尼亚工业。”（《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45页）。
- 10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37页，（写给安赫尔·奥索里奥的信）。
- 11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57页。
- 12 “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的斯大林反对派》，第41、49和65—71页。
- 13 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182页。
- 14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发表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日（巴黎）《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这篇文章被普列托的《西班牙的动乱》一书收录，见第二卷，第107—112页。
- 15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57页。
- 16 三月二十九日，《红色阵线报》发表紧急呼吁征召十万名志愿者。
- 17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58页。
- 18 同上，第159页。
- 19 一九四〇年我在墨西哥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采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20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33—34页。
- 21 同上，第34—35页。另请参阅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98—100页；比森特·乌里韦，《回忆录》，第47页。
- 22 关于苏联的外交政策与西班牙内战，见本书第八、十、十六和十七章。
- 23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14—116页。
- 24 《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一书收录的普罗科菲耶夫的文章，第539—540页。
- 25 伊万·迈斯基，《西班牙笔记本》，第140页。
- 26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299页。
- 27 罗伯特·宾厄姆致科德尔·赫尔，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外交文件》，第一卷，第318页。
- 28 见汉斯·亨宁·阿本德罗特《西班牙竞技场上的希特勒》，第362页，注释203。阿本德罗

特提到的这份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的文件是AM[海军档案馆]/M1375/80689号档案。

- 29 见本书第五十一章（原文误为第五十章——译注）。
- 30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68页。
- 31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88页。
- 32 一些作者曾经提到过调停问题，包括内格林所进行的谋求调停的几次尝试，但是，没有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也没有人出示与传说中的内格林的尝试有关的令人信服的资料证据。在对这些传说中的尝试进行判断时必须记住，据陶里亚蒂说，甚至直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巴塞罗那陷落之后，内格林仍“不理睬调停的建议，毕竟，调停缺乏扎实的基础，只是简单地要求投降”（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64页）。关于阿萨尼亚的和平试探，见本章注释54和本书第六十三章注释48。
- 33 安德烈斯·卡拉万特斯和欧塞维奥·西莫拉，《被称为热情之花的神话》，第183—184页。
- 34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斗争：言论与行动，1936—1939》，第248—261页。
- 35 法国外交部，《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1936—1939），第八分册，第858页。
- 36 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83页。
- 37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从司法部辞职后，伊鲁霍作为不管部长重新加入政府。
- 38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72页。关于希拉尔对军事形势谨慎的悲观，见他与法国大使的谈话，后者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写给法国外交部长保罗-邦库尔的信中报告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法国外交部，《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1936—1939]，第九分册，第93—96页）。
- 39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72页。另请参阅普列托写给内格林的信，见《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07页。在拉博纳写给保罗-邦库尔的报告（见本章注释38）中，没有任何关于提供法国军舰撤离总统和内阁的内容。
- 40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72页。
- 41 同上，第374页。
- 42 同上。
- 43 同上，第375—376页。
- 44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390页。
- 45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74页。
- 46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77页。
- 47 《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07页。
- 48 同上；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61页；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第483页。
- 49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78—379页。
- 50 陶里亚蒂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见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93页。
- 51 同上。
- 52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823—835页。
- 53 同上，第820—821页。
- 54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558页。阿萨尼亚的和平试探得到了前法国外长乔治·博内的证实。博内说，在一些场合，阿萨尼亚“向各种各样的法国人透露”，共和派的失败在他看来“不可避免”，因此，他打算“以某种对他的政党来说体面的方式”安排结束内战（乔治·博内，《保卫和平：欧洲的末日》，第81页）。另请参阅本书第六十三章

注释48。

- 55 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130页。
- 56 见塞萨尔·M.洛伦索（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儿子）《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315—316页，注释27。
- 57 同上，第315页。
- 58 《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5页。另请参阅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850页。
- 59 陶里亚蒂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见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95页。
- 60 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我们注定要失败！》，第275页。
- 61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红色阵线报》和《先驱报》。
- 62 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56—57页。
- 63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92页。
- 64 《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6页。
- 65 同上，第23页。
- 66 《关于西班牙共和国历史的政治文件》，第一卷，第21页。
- 67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94页。
- 68 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849页。
- 69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75—76页。
- 70 一九四五年我在墨西哥对何塞·杜克的采访。
- 71 见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66—167页。
- 72 同上，第165—166页。
- 73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97页。
- 74 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先驱报》。

第八部分

共产党的影响达到巅峰

第二届内格林政府，共产党在军队中占据支配地位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组成的第二届内格林政府成员如下：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	总理兼国防部长
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社会党	外交部长
保利诺·戈麦斯	社会党	内政部长
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	劳动者总工会	司法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塞贡多·布兰科	全国劳工联合会	教育和卫生部长
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	左翼共和派	财政和经济部长
安东尼奥·贝劳	左翼共和派	公共工程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和交通部长
海梅·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劳工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	不管部长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巴斯克民族独立党	不管部长 ¹

通过任命唯一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塞贡多·布兰科接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教育部长职务，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代表加入内阁的要求在某种

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社会熔炉报》称布兰科是一位“忠诚的革命者”，²但是，自由主义运动中反对他的人后来说他恰恰是“另一个内格林式的人物”。³劳动者总工会也加入了政府，由亲共产党的社会党执委会主席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代表。

586 陶里亚蒂欢迎全国劳工联合会重返政府。他向莫斯科报告说，这创造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种新型关系”，从而减小了“发生无政府主义暴动的危险”。⁴曾为革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大声疾呼的《工人团结报》如今已经成为以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为首的那些更政客化、更世故的成员的喉舌，它断言，扩大了代表范围的新政府将“有助于提高我们部队的士气”，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加入“开辟了新的行动方向，这将唤起每个人的信心、促使大家保持镇定并激发某种牺牲精神”。⁵

为了装饰门面，当局极力劝说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继续留在内阁里，因为他的存在将使国内外舆论打消疑虑。热情之花在内战结束之后说，共产党想方设法让普列托留在政府中，但他拒绝了所有建议。⁶内格林同样试图让普列托继续留在内阁里，但是，正如他对他的社会党同志比达特所说，普列托愿意接受的唯一职务是财政部长，这样他就能为移居国外调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金和财力。“我不可能同意这个要求。”内格林说，“只要战争继续进行，财政部……就不能独立于总理自行其是。……我知道普列托对于[社会]党有多么重要，因此，我竭尽全力让他留在我身边。”⁷

至于为了使英法两国舆论相信共产党人对夺取政权不感兴趣而离开内阁的埃尔南德斯，他被任命为掌握着百分之八十地面部队的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⁸“为了促使重新组成一个全国团结政府，我党作出了一切牺牲。”热情之花几周之后宣称，“……这驳斥了某些人到处散布的我国将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愚蠢谎言，他们把共产党人描绘成政府和国家的主宰者，以此播下猜疑与不和的种子。我们加入政府完全是由形势造成的，这表示了我们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支持。……共产党决不去争夺政府职位，也不认为那些职位非常重要；它永远不会那样做。”⁹

尽管西班牙共产党只有一个政府部长的职位，但它现在所掌握的控制手段比以往都多。不仅共产党最出色的地下党员胡里奥·阿尔瓦雷

斯·德尔巴约重返外交部——他还保证共产党人继续控制对外宣传和对外新闻司，把主管宣传的副部长这个关键职务给了共产党员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¹⁰——明显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最重要的是，胡安·内格林总理夺取了国防部。内战结束以后，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厌恶地说内格林是“莫斯科信任的人”，¹¹而“农夫”则将其斥为“共产党人野心勃勃与唯命是从的工具”。¹²这些说法受到西班牙国内外赞赏内格林的那些人的强烈质疑，他们对内格林的大肆赞美与社会党内的一些内格林批评者的严厉谴责形成鲜明的对比。拉尔戈·卡瓦列罗断言，内格林已经将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出卖给了共产党，¹³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则给内格林政府贴上了“西班牙甚至在奥地利家族和波旁王朝的黑暗统治时期都不曾经历过的最专制暴虐、最不讲道德的政府”的标签；¹⁴而哈佛大学的胡安·马里查尔教授后来声称：“在最近一百五十年的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显示出这种才华与性格、完美道德与高度智力的结合。”¹⁵西班牙历史学家安赫尔·比尼亚斯则认为，内格林是“整个共和国时期目光最敏锐、气质最非凡的政治家”，是“共和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¹⁶这些赞颂后来被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马莱法基斯所超越，他断言，“自从十七世纪的奥利瓦雷斯^①以来”，内格林“在西班牙无人能比”，与温斯顿·丘吉尔那样的战时领导人能力相当。¹⁷

在内格林的外国赞赏者中，最为著名的是赫伯特·马修斯，三十多年来，他是《纽约时报》关于西班牙问题的权威，他撰写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公众舆论。他在一九五七年宣称，内格林已经“对西班牙的历史产生了影响，它的后代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¹⁸他还在一九七三年写道：“出于与‘左派’或者任何意识形态完全无关的政治原因，内格林博士利用共产党人并与他们进行合作。他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对任何党派本身也没有偏爱。”¹⁹由于共和派政治史已经因内格林的信徒试图将其抬高到民族英雄和调解者的地位而被严重歪曲，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马修斯对这位总理的描绘可以与他一九六四年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描绘相媲美：“华盛顿和古巴流亡者极力使人们相信这样的鬼

① 奥利瓦雷斯伯爵（Conde-Duque de Olivares, 1587—1645），西班牙首相，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宠臣，治理西班牙达二十年之久。

话：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共产党的囚徒或莫斯科的傀儡。从性格上看，他不可能接受命令甚至建议。……现在，五年已经过去了，对于美国官员和美国公众来说，确实应当认识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非凡的人物之一。”²⁰

根据五十多年来收集整理口头与书面证据，我对内格林的评价是，在内战的最后一年，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对于扩大并且巩固共产党在至关重要的权力中心——军队和安全部门²¹——的影响力，他比其他政治家起了更大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问题上对共产党都百依百顺，但是，在决定西班牙未来政治格局的武装力量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任凭自己被共产党牵着鼻子走——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实际上，共产党对内格林的控制并没有扩展到所有领域，因为，西班牙共产党看重的是他作为一名温和派人士掩盖其霸权目的的特殊价值，它承受不了因强行落实所有计划与他关系破裂而产生的后果。

588

关于西班牙共产党对内格林的控制，一九三八年在总政治部担任分支机构负责人的恩里克·卡斯特罗是一位重要的见证人。他那部资料丰富、反省深刻的回忆录《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²²因其对一些没有党派倾向的人士——在他们天真、无知、默许或者纯粹善意的基础上，共产党得以建立起自己的强大力量——的论述而成为关于内战的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我先前已经有所引述。因此，他对这位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记述值得回忆。尽管承认内格林在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初期“似乎对体现旧思路的[社会党与共和派]前辈过于关照”，卡斯特罗仍然断言，总理受到共产党的控制，“直接被党和他的两位最亲密的合作者所控制：一位是第五团的喉舌《人民战士报》负责人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另一位是[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后者是一名出色的建筑师，经历不凡，对党盲目服从，担任外交部主管宣传的副部长”。²³据不久之后将被内格林提拔成为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并且直到一九六九年去世都是一名忠实共产党员的安东尼奥·科登说，桑切斯·阿尔卡斯“在工作上得到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的热情支持，后者负责政工部门与总理办公室的联系”。²⁴此外，正如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根据党的指示”成为内格林的政治秘书，用科登的话说，总理“欣赏贝尼尼奥过人的长处，欣赏他

的才干及其突出的工作能力和坚持不懈的热情，欣赏他始终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的热爱和尊重，即使是在内战结束后”。²⁵

正是由于总理受到身边的共产党人亲信如此周密的引领，以致曾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写给莫斯科的一份备忘录中对内格林的可靠性表示怀疑——称其是一个“无所顾忌的人”²⁶——的共产国际代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一份报告中明确确认，第二届内格林政府“无疑是与共产党领导人合作最为密切的一届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建议，它比其他任何一届政府接受并且执行得更加充分与迅速”。²⁷

尽管这样表扬了内格林政府，陶里亚蒂对于总理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同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批评了内格林的“杂乱无章”，甚至批评了他的道德行为——“一个并非没有腐化（女人）迹象的波西米亚人”，而且还把他的工作方式比作“一个散漫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²⁸共产国际驻西班牙首席代表对内格林的这种描述与那些非常了解他的非共产党人士在谈论他的饮食和工作习惯时所做的描述相吻合。关于内格林的工作习惯，在他手下担任国防部秘书长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官方文件总是在没有批阅的情况下积压起来，总理外出期间，随行的私人秘书都会带着“七个装满文件的手提箱。……他们来来去去，上楼下楼，他抽不出时间也不会想到打开这些箱子。他毫无规律的时间观念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²⁹至于普列托与另一些人曾经有声有色地描述过的内格林那卡冈都亚^①式的饮食习惯，社会党左派领导人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苏联特工早在内战初期就知道内格林喜欢“举办宴会”——经常变成“疯狂的派对”。“他们对他进行了评估，”据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然后开始在他身上‘下功夫’，以便利用他达到他们的目的。”³⁰无论如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个人纵情享受中挥霍了精力，从而逐渐削弱了他的工作能力。

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批评内格林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容忍“一系列盗窃者、投机者和破坏者存在”，尤其是在外贸领域，并且批评他否认共产党人在经济领域具有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地位。³¹可

① 卡冈都亚（Gargantua）为十六世纪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所著《巨人传》（原名《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中的巨人主人公。

以相信，这种否认或许得到了斯大林的直接支持，斯大林可能更愿意通过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之类商务代表与内格林打交道，而不愿让他的秘密交易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审查。³²陶里亚蒂还批评内格林在对待社会党领导人——他说这些人“被不断增长的对共产党的敌意”所驱使——的问题上软弱无力。他指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努力劝告内格林把社会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克服困难，同时劝他与劳动者总工会更加紧密地合作，……但是，内格林是个天生的知识分子，对于参加党的生活并不积极，他坚决不同意这样做。”³³结果，他以“不断向那些人……作出让步”的方式解决问题，尽管“他知道，他们是他的敌人，他们为错误的政策辩护”。³⁴

这些不满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很难有把握地说清楚，因为，从陶里亚蒂写给莫斯科的那些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从来不让自己出现在最有可能暴露自己的明处，甚至不惜牺牲另外两名共产国际代表柯多维拉和鲍里斯·斯特凡诺夫以及西班牙共产党本身。³⁵无论如何，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所写的这份长篇报告呈现出一幅内格林的画像，它揭示了一个被矛盾的情感、被与共产党——“唯一一个真心实意支持[他]的政党”，³⁶而且他也承认，“他欠共产党的人情”³⁷——和平共处的愿望、被害怕完全疏远了社会党执委会的担忧所左右的人。

像半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共产党的忠实党员和同情者一样，安东尼奥·科登否认共产党以任何方式控制了内格林，他强调说，总理实际上生怕被人称为“亲共分子”，于是，这种担忧“约束了他的行为”。³⁸这肯定是事实。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提到有人攻击内格林是共产党的代理人。“社会党、共和派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给内格林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他写道，“它们指责他是共产党的代理人，所有任命能干的人担任负有重大责任的职务的提议都遭到反对。所有渴望为赢得战争而工作的能干的人都被称为共产党。……结果：许多基本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二十四小时可以办妥的事情要用一个星期来完成。党强调要有更快的速度，但是，必须考虑这种情况，不能强行解决问题。”³⁹毫无疑问，内格林害怕被人贴上亲共分子的标签从而与社会党领导人关系破裂，这种担忧解释了为什么在科登和另外一些“有机会

近距离观察他”的人看来，内格林“在构思并且阐述正确的口号时往往显得坚定有力，而在落实这些口号时，经常显得软弱动摇”。⁴⁰

当然，共产党人可能更喜欢一个合乎他们心意的人，一个把生命和灵魂交给党的人，但是，他们的政策需要一个温和派社会党人——至少是在名义上。他们已经把内格林从一个相对来说的无名之辈抬举成一个国内国际的知名人士，而且不顾他的种种“弱点”，毫不犹豫地支持并且吹捧他，只要他对实现他们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门的主要目标有促进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没有哪个社会党著名人士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且足以取代他。正如第六军的共产党人指挥官伊格纳西奥·加列戈所说：“社会党内没有其他能够领导政府的人选——而这个人必须来自社会党。内格林作为一种选择，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别的候选人，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决不拒绝条件更好的候选人。我不想提供姓名，但是，有谁呢？长期以来，相信胜利并为取得胜利而战的人只有一个内格林。这就是我们支持他的原因。此外，他忠心耿耿，行为磊落。”⁴¹

直到一九四五年，内战结束六年后，据坚定不移地支持内格林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苏联人“仍然非常尊重他”。“几个月前，”他补充说，“我与聪明机智而且和蔼可亲的苏联驻墨西哥大使奥曼斯基交谈。……他明确表示，在墨西哥，没有人认为谁可以代替内格林[成为取代佛朗哥将军的政府首脑]。在旧金山与[前共产国际领导人]马努伊尔斯基共进晚餐时，我得到了同样的印象。……莫斯科十分注意倾听他对西班牙事务的意见。马努伊尔斯基用非常赞赏的言辞表达了对内格林的看法。”⁴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迈斯基与当时移居英国的内格林关系密切。“他在英国愉快地生活，住在离伦敦不远的博文顿的乡间住宅里，有自己的花园、菜地和附属设施，”苏联大使回忆说，“甚至还有一名英国男仆，那是住宅的主人留下的。”内格林建议大使和夫人周末去他那里做客。“事实上，我们的确在下一个周末试着去了，在那里过得非常惬意。此后，博文顿成了我们周末固定的休憩地。”⁴³内格林于德军入侵法国期间的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从法国来到英国，与他随行的西班牙人中包括他的前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和他的共产党人政治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⁴⁴他被允许“停留不超过三周并且受

到下述附加条件的限制：在此期间不得从事政治活动”。⁴⁵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和外交部严重关切与佛朗哥将军的关系，他们担心内格林可能留在英国不走并且从事敌视西班牙民族主义政权的政治活动。⁴⁶迈斯基竭尽全力延长内格林的逗留期。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迈斯基在英国外交部与副国务大臣R.A.巴特勒会谈时说：“他相信，内格林博士不是非去美洲不可——他认为这将是可悲的。”在记录这次会谈的备忘录中，有一条手写的附注，签名是“B”，大概是巴特勒所写的。注释写道，由于苏联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迈斯基先生的干预相当无礼”。另一条由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私人秘书S.威廉斯手写的附注则说：“遗憾的是，无法说服内格林先生去苏联，他应当在那里受欢迎。”⁴⁷尽管如此，迈斯基的干预肯定产生了很大作用，因为，由于某些得到苏联大使通知的左派领导人的抗议，在七月二十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肯定担心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中疏远保守的天主教徒选民——拒绝了内格林的美国签证申请之后，他被允许留在英国。⁴⁸

尽管内格林在内战期间对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具有利用价值并与苏联大使关系友好，但是，认为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莫斯科效力毫无顾虑而且没有采取措施保持某种程度的政治独立是错误的。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没有苏联的武器援助将输掉战争，他还相信，巴黎和伦敦最终将为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被迫进行干涉。⁴⁹然而，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他愿意屈从于共产党的压力到什么程度？认为他对他所扮演的角色没有良心上的顾虑或不安也是错误的，因为，他曾经故意造成两个最重要的西班牙社会党人的毁灭并使自己的政党实际上变得虚弱不堪，他还顽固地致力于全面破坏各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所依赖的那些东西。只要多少知道一点众多曾经为克里姆林宫效劳者的命运，他就不得不考虑他的朋友比达特向他指出的那种可能性：某一天，他或许也将成为“献给斯大林这个摩洛神^①的祭品”。“你以为在这种可怕的束缚下我不像别人那样心情沉重？”内格林回答说，“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当我向我们的法国朋友求助时，我听到的只是空口承诺和漂亮话。……无论可能多么痛苦，

① 摩洛（Moloch）是古代近东各地崇奉的神灵，信徒以儿童为牺牲向他献祭。

我们唯一的办法是接受苏联的援助，要不然就得无条件投降。[社会]党不能指望我无条件投降。……我不会为了使佛朗哥可以享受枪毙他们的乐趣而抛弃数十万正在为共和国英勇作战的孤立无援的西班牙人。”⁵⁰

加泰罗尼亚小城格拉诺列尔斯遭到轰炸后内格林的感情爆发让人觉得他可能真的以为历史选择他来扮演“西班牙的救世主”这个英雄角色。

“整个城市鲜血四溅，尸骸遍地。”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目睹这一景象的总理没有向我掩饰他的情绪。他谈到那些流落街头为了生存而偷窃的孤儿。他望着院子，陷入沉默。他的两眼湿润，泪光闪闪。”接着，据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内格林自言自语道：

可怕，太可怕了！

592

这样履行职责给我带来莫大的痛苦。我不得不向别人掩饰这种痛苦，因为，我必须成为他们的推动力，他们的鼓动者和鞭策者。可是，我能依靠什么人？我只能让你看到我的脆弱。这一切多么可怕呀，尤其是当我确信每一个人都很卑鄙时，绝对是每一个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共和派人士、长枪党人、佛朗哥分子，他们都是一样的。如果这只是一个与他们自己的争斗有关的问题，我会自动回避闪开，因为不值得为他们的争斗牺牲哪怕一条生命。然而，这是关系到西班牙的一个问题！关系到西班牙！我非常担心，由于我们的愚蠢，它最终将在一次决定性的国际交易中被欧洲列强所瓜分，因为就连我们都把自己当成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加利西亚人、巴伦西亚人。这种担心给了我力量。如果我不认为我必须反抗灭绝西班牙的企图的话，我早就不再要求人们作出牺牲，还会非常愉快地提出辞职。这些天来随处可见的格拉诺列尔斯那些孩子的景象从精神上打垮了我。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继续战斗！⁵¹

内格林可能确实认为，在忍受“可怕的束缚”的过程中，他寻求的是让他通行的唯一一条光荣之路，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也接受过苏联的援助并作出了让步。与其前辈不同的是，为了获得这种援助，他为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壮大竭尽全力，以致其最终加冕登基。难道是内格林过

于天真，以致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当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为使军队非政治化而斗争时，他们肯定意识到了。

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陶里亚蒂称赞内格林“按照党的要求”改变了普列托的军事政策。⁵²陶里亚蒂所提到的重要变化包括“最大限度地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并且“重新评价了”政治部的作用。⁵³内战结束后不久，普列托直截了当地指责内格林奉行的是一种“确保一党军事优势的愚蠢政策”。⁵⁴不只是陶里亚蒂对内格林在改变普列托的政策方面所起作用的赞赏支持了这一指责，内格林掌管国防部后立即作出的一些具有明显政治性质的任命也支持了普列托的指责，这些任命完全不考虑监督“他对军队和政府各部作出的所有任命”的社会党领导人的要求。⁵⁵例如，他提拔因从事政治活动被普列托调任东路军参谋长的安东尼奥·科登担任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⁵⁶这是他手下的国防部里最重要的职位；他提升空军参谋长卡洛斯·努涅斯·马萨担任负责空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⁵⁷并且任命佩德罗·普拉多斯为海军参谋长——这三个人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⁵⁸的确，为了安抚社会党，他提拔阿方索·哈蒂瓦担任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⁵⁹同时保留了布鲁诺·阿隆索的海军第一政委职务——这两个人肯定是社会党人。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尽管党向内格林提出了[关于海军的]建议并且得到他的同意……但是，直到[一九三九年]一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即使到了那时候]海军司令部的改组也不彻底。海军政治部仍然在一个社会党人（布鲁诺·阿隆索）的控制下，他是抵抗政策的死敌，是应当对内战期间海军的消极负主要责任的人之一。”⁶⁰当陶里亚蒂告诉莫斯科内格林的让步使其“作出许多错误的决定并且在共产党人明智的建议与我们对手的要求之间和稀泥”时，⁶¹内格林容忍社会党人占据海军的关键职位是他耿耿于怀的主要例证。

不过，除了海军之外，国防部的局面尽在西班牙共产党的掌握中。负责空军事务的副部长卡洛斯·努涅斯·马萨和负责陆军事务的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是两个最可信赖的共产党员。谈到科登时，作为对社会党领导人的安抚而被指派担任纯属装饰门面的国防部秘书长一职的苏加萨戈伊蒂亚说：“他在其同伙的圈子以外极其不受人们欢迎。对于这位副部长，来

看我的军官中很少有人不表现出彻底的失望，人们指责他不厌其烦地坚持劝人改变政治信仰。⁶²……不满其共产主义狂热的看法没有对内格林产生影响，他认为共产党人是他最好的盟友。在衡量与他们结盟的利弊时，他发现利大于弊。”⁶³内格林对科登非常信任，以致这位国防部副部长自己证实，“除了需要部长签发的行政命令或是那些我认为应当征询他的意见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之外”，内格林把“与军队有关的问题尽可能”交给他做决定。⁶⁴

此外，被普列托调离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的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重新被任命为国防部人事部门的负责人，⁶⁵而情报监控部门隶属于这个部门。⁶⁶担任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的是共产党员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他曾在一九三七年春天被拉尔戈·卡瓦列罗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⁶⁷我们应当记得，迪亚斯·滕德罗曾经是指挥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向国防部长推荐晋升和任命的军官，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是亲共产党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作为人事部门负责人，利用手头所掌握的与军队里每个军官的政治背景及现时政治信仰有关的情报，迪亚斯·滕德罗重新开始在指挥委员会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如今，在内格林同意的情况下，罗霍、科登、埃斯特拉达和迪亚斯·滕德罗可以安排任何有利于共产党的任命和晋升。科登的国防部副部长和指挥委员会前任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在他那部被许多人忽视的回忆录中证实，“整顿军队所必需的全部职位都被共产党人占据了”。⁶⁸

594

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防部副部长的巨大权力，共产党人很快就重新得到他们在普列托手下失去的职位，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军队中的优势。他们惯用的一种让非共产党人感到特别恼火的策略是，保证使科登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后立即雇用的共产党员及其盟友得到迅速的提升。这种策略与军官培训学校入学考试的通知有关。考试日期在《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公布，前线的所有战士享有优先权。“但是，在通知发布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共产党的部队已经得到党的通知，因此，它们的报考者可以提前准备。通常，《国防部官方日志》不会按时送到前线。结果，非共产党员战士总是很晚才提出申请。玩弄这种花招是安东尼奥·科登的工作”。⁶⁹

佩特拉斯还引述了一个实例来说明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军队中可以多么神速地飞黄腾达。一九三八年五月间，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何塞·德尔·巴里奥指挥的第二十七师——前卡洛斯·马克思师——提拔了一千二百八十名官兵（下士、军士、少尉、上尉和各级政治委员）。

“刚刚受到提拔的这些人被派到别的师、旅、营填补空缺的职位。……就这样，共产党人在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共和派和其他非共产党人的部队中占据了新的职位。”⁷⁰

据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军事部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透露，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以后提拔的七千名部队官兵中，有五千五百名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⁷¹由于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同样不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指挥人民军五十二个师中的八个师的全国劳工联合会，⁷²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它只控制全部七十个师中的九个师。⁷³因此，当一九三八年春天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宣称共产党人占据了军队中百分之七十的指挥岗位时，他似乎具有充分的理由。⁷⁴“他们通过贿赂、诱骗、提拔、特别关照以及各种胁迫手段使人转投共产党，甚至在战壕里也这样做，”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这造成一种不满和分裂的气氛，以致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军事机器的效率。”⁷⁵

至于组成人民军的编制更大的那些部队，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冬天，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的十七个军（包括托拉尔兵团）中有八个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员，在其余的部队中，负责把握部队政治方向的军政委有五个是共产党员。⁷⁶也就是说，在这十七个军当中，有十三个直接处于西班牙共产党的军事指挥或政治控制之下。此外，在西班牙东部埃布罗河流域驻扎的部队中，有四个军由共产党员指挥，他们是何塞·德尔·巴里奥、恩里克·利斯特、曼努埃尔·塔圭尼亚和埃特尔维诺·维加。

595

与共产党在军事指挥权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一样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担忧的是，它企图通过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调动到其他部队破坏无政府主义作战部队的纯粹性。“[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故意从他们一直所在的军和师里调走。”佩拉特斯证实，“无政府主义大部队的完整性妨碍

共产党实现其控制军队的目标。”⁷⁷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军事秘书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所写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指控，“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西班牙共产党有计划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迫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战士，包括使用“在[军事]行动中暗杀”的手段。⁷⁸这份报告还指控，共产党在军事法庭“无条件地支持下”进行诽谤和告发，另外，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按照其收到的共产党的指示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委派指挥官。⁷⁹

尤其让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所有反对共产党的人）感到愤怒的是他们在战地医院受到的对待。由于内格林接管国防部后任命共产党员胡安·普拉内列斯医生担任医疗部门负责人，⁸⁰如今，战地医院大部分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了。内战爆发时普拉内列斯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私人医生，一九三六年担任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医疗队长官后声名鹊起，接着，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成为卫生部的副部长。⁸¹一九三八年，他被任命为由四个军组成的中部军区医疗部门负责人，⁸²据一名担任政治委员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阿尔弗雷多·尼斯塔尔说，他把“下属的大批文职人员”派往这四个军，“以致造成人员过剩，即使这些人并不全是共产党员，至少也有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⁸³

我们已经看到，在内战的头一年，社会党左派各种各样的不满之一是医院给予共产党员的优待。有必要重复一下他们的不满。“[在]一些医院，”拉尔戈·卡瓦列罗证实，“就像神父和修女曾经对非教友病人所做过的那样，没有人照料非共产党人伤病员。他们既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也得不到适当的食物；所有关照都给了共产党员和将要投靠共产党的人。”⁸⁴代表马德里的社会党左派议会议员卡洛斯·鲁维埃拉也说：“[在军队的]医院里，与修女时代同样的事情继续发生，那时候，为了吃一顿炖肉和炖鸡，或者为了吃上无论什么现成的食物，你必须披上表示虔诚的圣布或者戴上十字架。现在，你需要戴上锤子镰刀的标志。”⁸⁵

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没有公布的一份由五个独立的报告组成的文件判断，情况自前一年以来更加恶化。“最恶劣的事情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八日的一份报告强调指出，“大量伤病员因为医护人员的玩忽职守、医术拙劣和缺乏职业道德而死亡。我们看到一些

可耻的事情。……这让人担心是蓄意预谋的破坏。”在列举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死亡后，报告继续写道：“具有同情心和高度道德责任感的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我们的战士非常宝贵，因此，不能继续让他们任凭那些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地杀人害命的家伙摆布。”⁸⁶

在为五份报告所写的简短导言中，文件怒斥了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的犯罪记录罄竹难书。……谁能设想暗害伤员，用病号、伤员和残废做政治交易？即使是最无耻的小人能够设想吗：根据党的指示，医院里的主任、医生、护士一千人等更关心伤员的党证而不是他们的伤病？唉，最残忍、最卑鄙的事情正在这个领域发生。在卫生医疗部门，共产党人实行这种政策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⁸⁷

尽管因为新闻审查和一九三七年社会党左派的报纸全部被没收而受到压制，流行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当中的这种怨恨仍然在这些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为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需要而散发的传单中表达出来。在七月十三日散发的一份传单中，半岛委员会书记处严厉指责西班牙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所作所为：“借助于苏联人的讹诈，一个由政治新贵组成的、被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使节精心操纵的政党掌握了战争指挥权、军官任命权和军队整编权。选拔军官的依据是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党证。只有这些驯顺的人能够左右逢源，获得提拔，受到照顾从而占据远远超出其能力的指挥岗位。……与此同时，许多应当提拔的人才不是因为受到不负责任的刑事指控而被监禁或者被剥夺了指挥权，就是待在无法发挥其才能的岗位上。”⁸⁸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也有同样的担忧。一九三八年三月，内格林将普列托解职前不久，在内格林的住处举行的一次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的聚会上，人们痛斥共产党的行为无法接受。“内格林试图淡化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苏加萨戈伊蒂亚同志情真意切地大声说：‘胡安先生，让我们摘掉面具吧。我们的同志正在前线被杀害，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党证。’”一年后，普列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社会党全国委员会。⁸⁹

因此，当内格林在四月份成为国防部长时，他完全知道社会党人强烈的怨恨和敌意并且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在这些肯定得到西班牙共产党默许的让步中，有些纯粹徒有虚名。作为旨在安抚社会党人和共和派的一

整套骗局和幌子的一部分，内格林任命名义上是左翼共和派成员的比维亚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担任重要的总政治部主任一职。⁹⁰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曾经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安东尼奥·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所取代。⁹¹内战爆发时奥索里奥-塔法利是议会议员并且担任内政部副部长，后来主管马德里的左翼共和派喉舌《政治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选为左翼共和派秘书长，⁹²如今，出于利益的考虑，他成为共产党人的盟友。⁹³因此，他得到这个新的任命应当归功于共产党人而不是内格林。当党询问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的恩里克·卡斯特罗是否可以推荐一个能“像‘胡利奥先生’那样一丝不苟地”为共产党人办事的人以及他是否认识奥索里奥时，他回答道：

“我认为他是个骗子和好色之徒。不，他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这只是一个满足其恶习和嗜好的问题。”

“接着要与[弗朗西斯科·]安东一起去见他。他应当接受这个任命，不过必须让他明白，他被任命应当归功于共产党。”

于是，他们去见奥索里奥-塔法利先生，当时他是左翼共和派的秘书长。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他。他热情接待他们，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势。当他们观察他的时候，其他人在暗自发笑。……

“你们认为我能发挥作用吗？”

“你可以依靠我们的帮助。”

几天后，比维亚诺·奥索里奥-塔法利来到总政治部。……他从来不是一个障碍。他知道是谁使他得到了他的职务。只需时不时地提醒他，因为，在那些日子，在几乎与共和派无关的形势下，从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开始，共和派不过是共和制的一种装饰而已。⁹⁴

除了假装公正地任命了奥索里奥-塔法利之外，内格林还试图通过在军事部门为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设立一些徒有虚名的高级职位安抚社会党领导人。他任命苏加萨戈伊蒂亚为“协调监督”三位副部长工作的国防部秘书长，⁹⁵并且任命同为执委会领导成员的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做他的

副手。科登最初怀疑苏加萨戈伊蒂亚将会成为“普列托的眼线”，但是，内格林“用一些安慰鼓励的话”向他保证，这“实际上是一个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的名誉职务”。⁹⁶当然，这是事实，因为两个最重要的副部长职位分别由科登和努涅斯·马萨占据着，他们只服从西班牙共产党的命令。

598

内格林还委派社会党执委会另一位著名成员、普列托的好友之一曼努埃尔·阿尔瓦尔担任协调总政治部各分支部门工作的“特别代表”，⁹⁷这是一个实际上没有任何真正权力的虚职。在内战结束之后写给普列托的一封信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信中，内格林着重举出这三项任命作为他公正选拔非共产党人的例证并且声称，国防部部长这一职务对行政管理和政治功能的影响“非常明显，因此对共产党十分不利”。⁹⁸

普列托在回信中列举了被内格林委派担任陆军、空军和警察部门高级职务的著名共产党人的姓名。⁹⁹“事实最有说服力。”他反驳道，“因此，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曼努埃尔·阿尔瓦尔和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这几个你企图用来作为你的挡箭牌的名字抹杀不了那些事实，因为这些同志没有任何可以与共产党的支配地位进行最低限度对抗的实权。”¹⁰⁰

对于苏加萨戈伊蒂亚来说，他那纯属象征性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我去跟苏加萨戈伊蒂亚打招呼，”科登写道，“他亲切友好地接待了我，并且表示愿意为我的工作提供帮助，尽管他可能完全不知道他能为此做什么。”克鲁斯·萨利多没有这么恭顺谦卑。科登特别提到：“秘书长的管家是克鲁斯·萨利多，他的一言一行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反共的特征。”科登不愿忍受这种干扰，于是去向内格林告状。“我详细说明了情况。内格林同意我的看法，同时他还告诉我，为了避免出现复杂的政治问题，要对苏加萨戈伊蒂亚进行安抚，因为秘书长已经表示他要递交辞呈。”苏加萨戈伊蒂亚告诉科登，“由于不了解各位副部长如何工作并且认为自己的职位纯属虚设”，他正考虑提出辞职。科登听后要求他不要给总理制造“新的难题”。“我不知道我的拜访是否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问题解决了，他继续像煞有介事似的履行其职责，直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加泰罗尼亚地区失守为止。”¹⁰¹

尽管苏加萨戈伊蒂亚留在他那有名无实的职位上，但他并未掩饰自己

无能为力的感觉。“你们一点也不知道我有多么厌烦。”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写给社会党执委会的信中说，“当我想要知道关于战争的情况时，我不得不买一份报纸或是去问某个朋友。”¹⁰²他还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无论是我作为秘书长的存在，还是这个职务本身，都毫无意义。”¹⁰³

那么，苏加萨戈伊蒂亚为什么要忍受这种自我菲薄呢？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写道：“难以理解苏加萨戈伊蒂亚为什么忍受这样一种让人丢脸的状况。这不是一个虚荣心的问题，……因为，对于某个直到最近仍然担任政府部长的人来说，这个职位倒不如说是一种降级。他的理由肯定是不给内格林制造麻烦。”接着，在深入探讨了问题的核心之后，萨拉斯评论说：“因军事和政治大权在手而飘飘然的内格林认为，诸神选中他来拯救西班牙。……面对这种危险，社会党和共和派忧心忡忡。……大家认为，如果内格林被共和国总统或者议会的不信任投票罢免的话，一场政变将随之发生，总理将在政变中依靠军队，军队中的共产党人军官几乎全部支持他。只有这种看法才能解释那些党派和[议会]议员的谦卑顺从，尽管他们私下承认共和制是虚幻的假象。”¹⁰⁴

599

注释：

- 1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共和国官方公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后，伊鲁霍作为不管部长重新加入政府。
- 2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社会熔炉报》。
- 3 实例见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90页；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我们注定要失败！》，第308页；胡安·戈麦斯·卡萨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第255页，注释217和胡安·洛佩斯的《不重要的任务：一名工团主义者的回忆录》，第159—161页。另请参阅费德丽卡·蒙特塞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七日写给我的信，信中谈到她对塞贡多·布兰科和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看法（现存胡佛研究所）。
- 4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96页（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
- 5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工人团结报》。
- 6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391页。另请参阅《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79页。
- 7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854页。
- 8 《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99页。

- 9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西班牙全国团结起来!》(向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召开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的报告),第19页。
- 10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当年一月,左翼共和派外交部长何塞·希拉尔已经任命他为宣传主管(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11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57页。
- 12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巴黎)《工人团结报》。
- 13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19页。
- 14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给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的信,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自由之路》。
- 15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胜利报》。
- 16 一九七九年五月号《历史时期》。
- 17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日《国家报》(周报)。
- 18 赫伯特·L.马修斯,《轭与箭》,第58页。
- 19 赫伯特·L.马修斯,《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对西班牙内战的重新评价》,第226页。
- 20 赫伯特·L.马修斯,《重返古巴》(《拉丁美洲报告》专题,1964)。
- 21 本书下一章讨论共产党在安全部门的影响力。
- 22 关于这部回忆录的情况,见本书第二十四章,注释16。
- 23 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53和660页。关于桑切斯·阿尔卡斯的
其他情况,见恩里克·卡斯特罗《我对莫斯科失去信心》,第147—148页。一九三八年四
月六日,桑切斯·阿尔卡斯被任命为外交部主管宣传的副部长(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共
和国官方公报》)。
- 24 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11页。
- 25 同上。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军入侵法国时,罗德里格斯陪同内格林前往英国。
- 26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54页。
- 27 同上,第229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28 同上,第231页。
- 29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17页。
- 30 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368页。
- 31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4页。
- 32 迄今为止没有人对苏联从西班牙进口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情况以及传说中的工厂设备转移进
行过认真的研究。在找到并且分析内格林的文件之前,在苏联控制的伦敦和巴黎那几家处
理过西班牙政府业务的银行的档案资料可以利用之前,不可能进行这种研究。
- 33 据社会党左派领导人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内格林“不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社会党积
极分子。他看不起那些工会组织,与它们从来没有任何联系”(马丁内斯·阿穆蒂奥写给
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这一点得到陶里亚蒂的证实,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写道,内格林“与群众没有联系。在社会党内,他是一个右翼分子”(陶里亚蒂,《关
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54页)。
- 34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1页。
- 35 同上,第136—138、141—142、144、146—149、156、160、164、169、196—197、275、
289和300页。
- 36 同上,第230—231页。
- 37 同上,第288页。
- 38 科登,《历程》,第391页。
- 39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00—201页。
- 40 科登,《历程》,第391页。

- 41 《历史时期》对伊格纳西奥·加列戈的采访，载一九八〇年一月号《历史时期》。
- 42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92页。另请参阅恩里克·利斯特《够了！》，第180—181页。
- 43 伊万·M.迈斯基，《一个苏联大使的回忆：战争，1939—1943》，第117—118页。
- 44 英国内政部移民局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写给外交部的信，公共档案馆，C7501/7501/41，外交部371/24527号文件，第108页。这份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45 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私人秘书S.威廉斯签署的备忘录，公共档案馆，C7501/7501/41，外交部371/24527号文件，第80页。这份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46 关于试图从英国驱逐内格林未果的情况，见公共档案馆，C7501/7501/41，外交部371/24527号文件，第80—126页。所有这些文件的全部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另请参阅丹尼斯·史密斯的文章《政治避难，一九四〇年的胡安·内格林和英国政府》，收入理查德·兰霍恩编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与情报工作》一书，见第126—145页。感谢史密斯的文章提供了前面提到的那些文件的出处和登记号码，这极大地方便了我的研究。
- 47 巴特勒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为会谈所作的备忘录，公共档案馆，C7501/7501/41，外交部371/24527号文件，第116页。这份备忘录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48 史密斯，《政治避难，一九四〇年的胡安·内格林和英国政府》，见理查德·兰霍恩所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与情报工作》，第129页。参看本章注释46。
- 49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纽约向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的演说，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自由之战》一书中引述，见第76页。
- 50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855页。
- 51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28—429页。
- 52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0页。
- 53 同上。
- 54 《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7页（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普列托致内格林）。
- 55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01页（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
- 56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57 同上。
- 58 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96页；科登，《历程》，第236页；《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29、30、33和99—100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300页；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87—188页；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306页；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5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06—408页。
- 59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60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5—236页。
- 61 同上，第231页。
- 62 在此有必要回忆一下本书前面所引述的科登对一位军官同事的告诫：“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生活在陌生的时代，人毫无道理地被杀害。我郑重地建议你加入共产党。它需要你，你也需要它。”（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41页）
- 63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06和408页。
- 64 科登，《历程》，第389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65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四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66 见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88页；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59页。本书没有包含的迪亚斯·滕德罗的生平信息，见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43—160页。
- 67 他担任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得到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军事部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的一份报告（见鲁道夫·罗克资料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证实。这份报告以及罗克资料集中另外一些没有公开发表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文件的复印件可以在博洛滕资料集中找到。感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鲁道夫·德容为我复印了这么多珍贵的文件。
- 68 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88页。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佩雷斯·萨拉斯被任命为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接替被任命为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武官的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同上，第185页）。
- 69 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57页。共产党采用的这种策略得到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军事部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一份报告（罗克资料集，见本章注释67）的证实。
- 70 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57页。另请参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日散发的传单（罗克资料集，见本章注释67）。
- 71 罗克资料集中有这份报告的详细内容；见本章注释67。
- 72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56页。
- 73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军事部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的报告（罗克资料集，见本章注释67）。
- 74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44页。埃尔南德斯补充说：“坦克和空军部队是共产党人的一统天下。”
- 75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19页。关于其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活动及其影响的不满，见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17档案柜，第318（501）档案盒；第3档案柜，第320（503）档案盒；第17档案柜，第540档案盒，第7号档案。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散发的一份传单，传单引述了米格尔·冈萨雷斯·伊内斯塔尔的说法。冈萨雷斯·伊内斯塔尔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一九三八年五月被内格林任命为总政治部分支部门负责人。他断言，自从一九三七年九月以来，西班牙共产党在政治部（以及整个军队）中的影响已被大大削弱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9档案柜，第5档案盒。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米格尔·冈萨雷斯·伊内斯塔尔，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的传单”案卷）。没有任何具体证据支持冈萨雷斯·伊内斯塔尔的说法，实际上，本书写作工程中所列举的大量相反的证据表明他的说法虚假不实。他淡化西班牙共产党优势地位的企图是正在出现的某种情况的征兆：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千方百计在政府机构获得有权的职位并且成为所谓“内格林派”。
- 76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29—230页。另请参阅陶里亚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56页）。
- 77 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55页。另请参阅本章注释69提到的那份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军事部门的报告。
- 78 另请参阅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42—247页。
- 79 罗克资料集，见本章注释67。
- 80 普拉内列斯的共产党员身份得到了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证实，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

第一卷，第301页。

- 81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82 他的这个职务是由何塞·普切医生任命的。一九三八年四月，何塞·普切被他的朋友内格林任命为陆军卫生部部长（jefe de sanidad del ejército）（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卫生部门负责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先驱报》）。内战结束以后，当时人在墨西哥的何塞·普切准备接收内格林派他信赖的边防警察部队上校恩里克·普恩特用豪华游艇“比塔”号运往国外的那一批著名的西班牙黄金财宝。但是，普恩特出人意料地改换门庭投靠了普列托，把他押运的财宝交给后者监管处理。
- 83 尼斯塔尔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写给卫生监察署监察代表的报告，罗克资料集。
- 84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09页。
- 85 卡洛斯·鲁维埃拉的演讲，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社会熔炉报》。
- 86 罗克资料集。
- 87 同上。
- 88 同上。
- 89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48页。
- 90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91 见本书第五十一章（原文误为第五十章——译注）。内格林刚一成为国防部长就解除了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的职务（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92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光明报》。
- 93 关于奥索里奥-塔法利支持共产党人的情况，见曼努埃尔·塔圭尼亚·拉科特（前共产党人，第十五军军长）的《见证两场战争》，第309页和佩拉特斯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227页。另请参阅奥索里奥-塔法利热情洋溢地描述苏联所取得的成就的演说（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政治报》）和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从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发表的演说中摘引的内容，他在演说中鼓吹建立一个“继承社会党的传统并被注入共产党的革命活力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209页，注释1）。不过，当卡萨多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发动政变时，他表示愿意“无条件支持”推翻了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的国防委员会（见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阿利坎特]《前进报》）。在内战结束以后写给普列托的一封信中，内格林举出他对“左翼共和派的”奥索里奥-塔法利的任命作为自己不偏不倚的例证（《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31页）。
- 94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59—660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95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和八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另请参阅科登《历程》，第394页。
- 96 科登，《历程》，第394—395页。
- 97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另请参阅《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32页。
- 98 《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32—33页。
- 99 同上，第99—100页。
- 100 同上，第100页。
- 101 科登，《历程》，第395—396页。
- 102 被普列托引述，见《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01页。
- 103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23—424页。
- 104 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95和197页。

共产党对安全部门的控制

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胡安·内格林及其共产党支持者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如果确如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断言的那样，共和派和社会党的沉寂是因为担心罢免内格林将会引发一场得到共产党控制的军队支持的政变；¹如果确如普列托告诉社会党执委会的那样，阿萨尼亚“不再拥有改变共和国政策的自主权，因为军事指挥权全部被共产党人所垄断，他们还要继续抵抗”；²那么，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共和派和社会党的担心由于对军事调查局（SIM）的恐惧而加剧了。

尽管军事调查局的正式职责是“打击间谍活动，防止破坏行为，在军队内部执行调查防范任务”，³但是，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操纵引导下，“它很快渗入左派阵营的整个机体。

“由‘苏联同志’建立的军事调查局的警察令人生畏，权力无边。”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政客和官员、士兵和将军在他们面前胆战心惊。对某人是可疑分子或敌视政权的指控可能像闪电一般突然降临。没有律师愿意承担为这种人辩护的风险，他可能在地牢里被杀害，也可能在水沟里被子弹打得浑身是洞。”⁵

对于军事调查局不受法律约束的活动，积极参加了内战的无政府工

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在认真进行研究之后作了描述。他证实，军事调查局是一个警察网络系统，不仅在大大小小所有部队中活动，而且严密监视它自己的成员的行动。“军事调查局对政府部门无孔不入。在前线，被安插在军队各个级别的军事调查局特工拥有与政治委员和指挥官一样的权力，甚至比他们的权力还大。……在后方，军事调查局的特工让秘密警察自己感到害怕。在每一个看得见的特工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特工监视着他。”⁶他在另一本书里还写道，军事调查局在其他党派组织内部刺探情报的活动非常“完美”，以致它们的协议和计划很快就被送到共产党的政治局。⁷

我们已经知道，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最初拒绝了奥尔洛夫提出的让其组建一个军事情报机构的“坚决要求”，但是，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只提供传授技术的顾问”为条件，普列托最终同意了这个要求。⁸我们还知道，尽管普列托使所有负责人、督导人员和特工的任用成为他独自拥有的特权，⁹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古斯塔沃·杜兰仍然在没有向他请示的情况下任用了数百名共产党人特工。¹⁰奥尔洛夫后来宣称，在普列托将这位违反规定的负责人撤职并且拒绝让其复职后，他召回了他的顾问，因此他们“与军事调查局再也没有任何关系”。¹¹这不是事实，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时任安全总局局长的加夫列尔·莫隆证实，“像所有其他事情[包括他自己的部门]一样，军事调查局被我们的苏联好朋友暗中控制着”。¹²此外，一九三八年四月普列托下台后被内格林任命为军事调查局副局长的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承认，苏联顾问出没于这个部门，特别是奥尔洛夫和别拉耶夫。¹³

普列托无法控制军事调查局不仅因为招收了大批先前在革命初期临时拼凑起来的各种情报机构和警察队伍工作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而且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可靠人士来领导这个部门。他首先任命了社会党人安赫尔·迪亚斯·巴萨，事实证明他这位朋友并不称职；¹⁴接着任命了普鲁登西奥·萨亚圭斯，这位共和派人士只干了两个月；¹⁵最后是社会党人曼努埃尔·乌里瓦里中校，这位前国民卫队成员以背叛普列托而收场，他逃到了古巴——据说携带着现金和珠宝。¹⁶普列托一九三八年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乌里瓦里是一名“资深社会党人”，最初忠实地为他

效力，并且拒绝了奥尔洛夫的“助手”提出的在不通知国防部长的情况下“经常与他直接”磋商的要求。不过，普列托断言，乌里瓦里“因身为军事调查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经常连续工作四五天而不睡觉——责任重大，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他的行为发生了变化，逐渐向那些要求他与他们一起背着我做的人妥协屈服”。¹⁷

有些作家推测，乌里瓦里也许被希望除掉他的共产党人摆布或诱骗了。¹⁸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这可能与乌里瓦里在军事调查局的朋友们的说法不符：“在发现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多次进行总数高达两千二百万比塞塔的诈骗活动之后”，他由于“个人安全”的原因逃离西班牙。¹⁹此外，他好像打算把共产党人从军事调查局清除出去。²⁰无论如何，他的离开为提拔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铺平了道路，加尔塞斯此前一直是社会党人和普列托的支持者。乌里瓦里逃走之后，（二十二岁的）军事调查局副局长加尔塞斯成为该组织的临时负责人（jefe accidental）。²¹由于再也没有任命正式的负责人，加尔塞斯的“临时”负责就变成了永久性的，他领导军事调查局直到内战结束。加尔塞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写给西班牙历史学家埃莱诺·萨尼亚的一封信中说，内格林任命他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为的是随时了解“普列托的人”在军事调查局中的活动并且“改善它的工作”，²²尽管他对加泰罗尼亚著名作家和研究西班牙情报活动的权威D.帕斯托尔·佩蒂特说，他不愿接受这个职务，因为他“厌恶”与警察工作有关的一切事情。“我竭尽全力拒绝担任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并且向内格林博士的官方和私人‘助理’说明了我的态度，但是不起什么作用。”他说，亲自与总理面谈的结果只能是，他被迫担任这一职务。²³

任命他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非常有利，因为，据我曾多次引述其有价值的证言的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说，名义上是社会党人的加尔塞斯早已暗中开始为西班牙共产党效力。²⁴以后多年，在继续坚定不移地忠于内格林的同时，他表现出对苏联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敌意，就像一九七四年他在墨西哥接受埃莱诺·萨尼亚的采访时所显示的那样。²⁵然而，毋须赘言的是，没有苏联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不可能在内战期间担任这一关键职务。由于采访的关系萨尼亚与加尔塞斯多

次接触，因此，我尊重他的判断。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加尔塞斯]首先是一个内格林派，只有在内格林实行某项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政策时，他才是一个暗藏的共产党人。我[在一九七四年]认识他并且与他打交道时，这种暗藏的共产主义倾向已荡然无存。他在这一点上态度明确。”²⁶

作为一名边防警察部队（内格林偏爱的警察部队）的上尉和一名总理的追随者，加尔塞斯在接受萨尼亚的采访时声称，内战期间内格林“并不在意西班牙共产党”，谈到共产党人时语气通常是轻蔑的。“另一方面，[内格林]与苏联在西班牙的政治领导人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正式身份为苏联贸易特使，与内格林把大量黄金运往苏联直接有关]关系融洽，他们天天一起进餐。”加尔塞斯还说，他们一起进餐时他多次在场。²⁷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断定，早在被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之前，他就与内格林关系密切，因为，斯塔舍夫斯基于一九三七年年中被召回苏联并销声匿迹，距加尔塞斯担任军事调查局副局长和临时局长（一九三八年四月）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萨尼亚在写给我的信中表达了以下看法：内格林的密友、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九月担任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药理学家拉斐尔·门德斯博士²⁸——他使加尔塞斯成为边防警察部队上尉并且担任他的副官——是使加尔塞斯得到提拔并使其成为“内格林的心腹之一”的“牵线人”。²⁹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中，有一份令人感兴趣的文件，这份注明日期为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文件声称，为了控制军事调查局，（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内格林任命为内政部副部长的）门德斯负责使加尔塞斯升任高级职务并且设法使他长期留在那里。³⁰

603

加尔塞斯接替乌里瓦里之后，军事调查局通过压制对内格林政府的所有批评显出其特征。正如我经常引述的佩雷斯·萨拉斯上校所证实：“严重背离其使命的军事调查局拥有一个秘密特工网络，负责暗中监视所有敢于谈论总理的问题和战争发展趋势的人。这些人被当作反政府分子抓了起来。严厉批评——它们往往具有建设性，有时甚至是必要的——绝对禁止，公民自由——尽管在战时需要受到某种限制——彻底废除。”³¹也就是说，公民享有的自由发表意见、举行公众集会以及不受随意逮捕、调查和没收财产的权利被剥夺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权利还会恢复。

一九三七年政府从巴伦西亚转移到巴塞罗那后，共产党成为当地最强大的团体组织，在那里，军事调查局尤其让人感到害怕，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组成后，它的权力达到顶峰。当时，帕斯托尔·佩蒂特断言，军事调查局“完全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了”。³²另一方面，在马德里，党的领导机构转移到巴塞罗那之后，共产党的影响逐渐减弱，据一九三八年五月共产党的一份秘密报告说，社会党在各个秘密警察部门的力量与共产党的力量相当。这份报告还说，在所有这些部门里，除了军事调查局之外，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关系热情友好。³³当共产党的影响在内战的最后几个月进一步减弱时，我们将会看到，由于民众的士气普遍低落，最初与共产党合作的军事调查局中部地区负责人、社会党人安赫尔·佩德雷罗开始疏远共产党，并且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支持卡萨多上校发动反对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的政变。³⁴

内战结束后不久，内格林向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亨利·巴克利否认秘密监狱和刑讯室或者所谓契卡的存在，但在过了十年之后，他向同一位记者承认自己“错了”。³⁵这并不是说他亲自批准设立了它们，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加尔塞斯或门德斯，他知道它们的存在，而且，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对它们视而不见。何塞·佩拉特斯证实：“军事调查局的地牢有时隐藏在被整齐的花园和围栏环绕的高楼大厦里。西班牙人把各种形式的秘密监狱称为‘契卡’。军事调查局成立初期，契卡阴森黑暗，设在旧房子和修道院里。刑讯逼供采取典型的野蛮方式：用橡胶管抽打然后兜头浇上冰冷的水，假枪毙以及其他种种痛苦血腥的折磨。‘苏联顾问’将这些古老的手段现代化。新式牢房更狭小，墙壁涂上鲜艳的颜色，地面铺着边缘锋利的瓷砖。……把不服管束者关在‘冷藏室’或‘噪音间’里，不然就绑在‘电椅’上。……囚犯被一连几个小时泡在冰水里，直到他准备交代[折磨他的人]想让他交代的问题。”³⁶

西班牙共产党和圣地亚哥·加尔塞斯均未公开承认过军事调查局秘密监狱和刑讯室的存在，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尽管民族主义者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占领巴塞罗那之后曾经拍下了其中一些的照片。³⁷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和十日写给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两封信中，加尔塞斯声称，他不知道它们的存在。³⁸另外，他在前面提到的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写给埃莱诺·萨尼亚的那封信中证实，作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他下令解散了亚历山大·奥尔洛夫领导的臭名昭著的审讯委员会（comisión de interrogatorios）。他还引人注目地声称，他在掌控军事调查局之后将奥尔洛夫赶出了西班牙，而且还就此事打印了一份正式的备忘录向内格林解释说，这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是一个“政治说教狂”，作为技术顾问对他已经“毫无用处”。他说，他根据自己就有关军事调查局组织工作的所有事情向奥尔洛夫提出的几十个问题确定了这一点。

加尔塞斯将奥尔洛夫赶出西班牙似乎不像真有其事，因为，这么一个惊人的事件不可能一直不引起注意，而且它将造成严重的影响。只要这件事一发生，它很快就会广为人知。无论如何，在战后与普列托的争论中，内格林可以利用这件事，因为，他在这场争论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论据证明自己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并且保持了独立性。³⁹此外，在一九七四年给萨尼亚写信之前流亡墨西哥的三十五年的时间里，加尔塞斯本人肯定会向人吹嘘这件事，⁴⁰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只要知道这件事，内格林的所有支持者和辩护士一定都会利用它，因为，对于任何一点可以证明内格林在政治上没有与人结盟的东西，他们求之不得。但是，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卷帙浩繁的书籍中，没有一点它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暗示。一九八六年萨尼亚向我透露所谓驱逐奥尔洛夫事件——当时我与他第一次通信——之前，我没有听到过加尔塞斯这一引人注目的说法。因此，我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所谓驱逐奥尔洛夫事件是加尔塞斯想象力的产物。⁴¹

不过，平心而论，有必要指出，加尔塞斯至少有一次试图玩弄花招蒙骗苏联人。据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中一份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的备忘录说，他在顾问委员会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提供了一个位置，条件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作为共和派的一员加入委员会，以免引起苏联人的“怀疑”——“这可能是内政部副部长门德斯的指示，他把一切都归功于门德斯”。显然，备忘录接着说，“莫斯科干涉的力度”很大，以致加尔塞斯“不得不依靠这种策略规避它”，因此，“如果他作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的位置更加稳固，他会强行实施自己的规则”。他实际上不能独立自主地行动表明，他“受外国势力的支配”。⁴²不过，应当附带提到的是，尽管加尔塞斯玩弄了花招，但他并不打算授予全

国劳工联合会任何实权，只是准备利用它而已，因为，八月六日的另一份备忘录不满地说，“他坚持利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充当通常那种告密者或刽子手的想法”。备忘录说，这绝不可能被答应。“我们的同志必须合法地正式加入军事调查局，享有该局其他特工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我们再次强调，必须要求顽固的加尔塞斯辞职并且收到他的辞呈。”⁴³

尽管加尔塞斯蒙骗苏联人的花招表明，他可能对处在苏联人的监督之下感到愤怒，因此宁愿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打交道时选择一点独立性，但这并不足以证实他将奥尔洛夫赶出西班牙的说法。实际上，这恰恰证实了相反的结论，他在对待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方面小心翼翼，即使不是完全胆战心惊。

据奥尔洛夫——离开巴塞罗那一个月后，他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叛逃到了美国——本人说，他与他的手下将巴塞罗那的一幢大楼一直占用到七月十二日。⁴⁴尽管他离开了，刑讯室和特别法庭仍然继续全速运转。幸运的是，历史学家并不是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揭露军事调查局犯罪事实的民族主义者所提供的证据，因为在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看来，这些证据过于偏颇，所以在内战历史的研究中不应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在七月十二日奥尔洛夫离开后，军事调查局仍然伙同内格林建议设立的特别安保法庭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这一点得到一些身居高位的温和共和派人士的证实，他们对军事调查局犯罪行为的谴责不可能轻易被人忽略。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以充分的证据证实了军事调查局犯下的罪行，他是温和的巴斯克民族独立党在政府中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提出辞职。⁴⁵在前一天举行的一次火药味十足的内阁会议上，他描述了军事调查局特工刑讯逼供的种种方式。同时他谴责下面这种常规做法“惨无人道”：将“成千上万的公民”与他们的家人分开，“使女人与丈夫分离，孩子与父母分离”，任凭时间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被捕者是死是活、他们被关在哪座监狱、他们受到什么指控，统统不告诉他们的家人。“使用这种残酷的法西斯手段，”他断言，“我们将会输掉战争。”他还说，他已经提醒加尔塞斯注意他的指控，后者向他保证，不会

允许继续使用这些“非法残忍的手段”。这时，内格林离开会议室去与加尔塞斯交谈，几分钟后回来告诉内阁，他已下达严厉的命令，“各种形式的刑讯逼供必须停止”，违抗命令者将被追究责任。⁴⁶这些保证想必没有让伊鲁霍感到一点慰藉，因为，他在八月辞职以后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对于个人安全来说”，内格林控制的军事调查局成为“一个非常专横危险的工具”，因此，他曾多次以辞职相威胁，每次都得到“承诺和保证”。⁴⁷

如果需要更多关于军事调查局罪行的证据，还有卡洛斯·皮·苏涅尔的证言。他是温和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在成为自治政府的文化专员之前一直担任巴塞罗那市市长。皮·苏涅尔写道：“最初受权调查间谍案件的[军事调查局]扩大其活动范围变成一个政治工具，很快就因手段残忍得到一个险恶的名声。”与此同时，特别法庭“采用简易程序日夜”审案并“以判决严厉而著称”。由于这些原因，他证实，加泰罗尼亚当局多次向共和国政府提出抗议，对法治状况的恶化、军事调查局的滥用职权以及死刑判决数量的增加表达了深切的担忧。他还说，这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⁴⁸

同样重要的还有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著名人类学家和巴塞罗那大学校长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提供的证据。他断言，特别法庭成为军事调查局非法行为的“掩护手段”。“我们[一九三八年提出]的抗议没有效果，我们就我们所知道的非法逮捕提出的质询无人理睬。特别法庭由一名职业法官、一名国防部的军人代表（通常是军事调查局成员）和一名‘社会治安部门的代表’——也就是一名警察——组成。……总是根据被告的供词或者某位特工的证词定罪，军事调查局不一定是合法取得的这些供词，其特工的证词往往值得怀疑。因此，我没有办法只好非正式地与我们那些担任[政府]部长的朋友伊鲁霍、希拉尔、艾瓜德谈这些事，但他们基本上无能为力。……[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抗议的对象是军事调查局的非法手段、特别法庭的非法程序和非法进行的逮捕，因为我们[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管辖下]的非格拉斯监狱受到影响，我们的人员失踪了，后来发现他们死在伊瓜拉达和塞尔韦拉那样的地方。”⁴⁹另外，博什·希姆佩拉在写给休·托马斯的一封信中说：“内战的最后一年，我们用了大量时间与

军事法庭和军事调查局作斗争。”⁵⁰这一陈述无疑证明，尽管内格林向八月十日的内阁会议作出保证，军事调查局仍然继续滥用职权，以致引起加泰罗尼亚当局的严重不安。

现在应当清楚了，在内格林的副官圣地亚哥·加尔塞斯指挥下的军事调查局是左派阵营中最令人恐惧的安全力量，它的阴影笼罩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据当时身为共产党员并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被任命为安全总局局长的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⁵¹那部鲜为人知的回忆录说，“军事调查局还渗入了正规警察活动的领域，严重损害了后者的名声”。⁵²

607

尽管此时担任内政部部长的是坚定支持普列托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保利诺·戈麦斯·赛斯，但是，共产党人把持着警察管理部门的所有关键职位，自从内战爆发以来，他们对这些职位孜孜以求。此外，奎瓦斯上校指出，部长的工作“受到担任他的副部长的控制，担任副部长的是内格林的得力助手[即前面提到的那位曾在一九三七年担任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拉斐尔·门德斯博士]”，⁵³因此，内格林的势力对于部长处理公务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⁵⁴

尽管身为共产党员，曾经担任统一的加泰罗尼亚治安部队负责人并且帮助摧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该地区的力量⁵⁵的奎瓦斯上校并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共产主义者。内战初期，他很早就受西班牙共产党的吸引而入党，他的经历与其他加入共产党的共和派军官相似。在马德里前线作战时，他成为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一名名誉指挥官，然后应邀参加了一次会议：

最进步的理念激励着那些发言者：他们拒绝将犯罪当作革命的手段。抢劫将受到无情的检举。……他们的军事方针非常明确：立即建立一支正规的军队，创办军官培训学校，加强防御工事的建设，组织后备部队，实行统一指挥。几天后，我入了党。……

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公开号召尊重所有忠于共和国的军官的政党。[希拉尔]政府应当采纳这个倡议，但是，由于缺乏权威和胆小怕事使其不受公众欢迎，它任凭军官听天由命。它也如此对待国家的其他公

务人员，这是内战初期只有少数骨干分子的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并且不时成为推动力量的原因。……

它争取支持者的政策卓有成效。它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声称共产党不是为推行其意识形态而战，而是为捍卫宪法的合法性而战。⁵⁶

“但是，”他问自己，“他们的话是真心的吗？只有时间能够回答。”⁵⁷奎瓦斯说，就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成为安全总局局长的那一天，当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的一名代表召集他参加一次党的会议讨论他未来的职责时，他与共产党决裂了。“我的回答非常明确：我忠于职守，不会屈服于外界压力。那一天，我们断绝了关系。几天后，我接待了来访的一些苏联人，他们愿意进行合作。我很有礼貌地把他们送走，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我的办公室。”⁵⁸

尽管相信奎瓦斯在共产党的权力达到顶峰而且就在他成为安全总局局长之际敢于公然反抗共产党可能不错，甚至让人感到宽慰，但是，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共产党为什么没有把他开除出党并且罢免他的职务？会不会是他被共产党的无耻干涉激怒之后从没有公开表达过愤怒而只是暗中决定自行其是？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内战结束两个月后，陶里亚蒂在写给共产国际的那份常被引述的报告中提出了支持这种推测的脆弱证据。关于奎瓦斯，他写道：“不顾党的指示，不顾党的压力和建议，他允许党的敌人掌握了中部地区的警察力量。”⁵⁹但是，这一指责只涉及某一地区的警察管理部门，由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民族主义军队到达地中海海岸将共和派控制区一分为二之后所形成的地理和政治上的分离状态，奎瓦斯实际上无法对它进行控制。此外，对于奎瓦斯所谓他与西班牙共产党决裂这一值得注意的事件，陶里亚蒂甚至没有任何暗示。而西班牙共产党前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还特别将安全部门列为“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所控制的关键的权力核心部门之一。⁶⁰因此，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得出结论：奎瓦斯的说法只不过是在推卸责任，而陶里亚蒂则以指责这位上校——像对其他加入共产党的军官一样，他轻蔑地将奎瓦斯称为共济会会员——的方式将其添加到他的替罪羊名单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

到，他用这份名单解释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反对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政变成功的原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陶里亚蒂把政变的成功部分归因于这些共济会会员的背叛时，他还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不信任其无力控制的秘密社会的传统。早些时候，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写道：“党内有许多共济会成员，而且我还意识到，他们首先是共济会会员，其次才是共产党员。身为共济会会员的那些共产党员警官在参加党的会议之前先召开共济会会员的‘小会’。有人告诉我军队也有这种情况。有证据显示，某个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曾经隐瞒而且仍在隐瞒他是共济会会员的事实。”⁶¹此外，在稍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撰写的一份报告中，他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有许多共济会会员，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人中。至少有三个人是执委会成员，两个人是书记处成员。巴塞罗那的党组织书记很可能是共济会会员。尽管西班牙的共济会会员所起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的共济会会员不同，但是我认为，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⁶²

无论陶里亚蒂影射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些听从某个高官指挥的共济会会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事实上，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政府所在地巴塞罗那，共产党人在秘密警察和制服警察中的地位根深蒂固，以致社会党人内政部长保利诺·戈麦斯·赛斯几乎形同虚设。不过，他采取措施成功地控制了国内新闻的审查权，据陶里亚蒂说，这个领域“长期以来被党的敌人[即社会党人]控制着”。⁶³陶里亚蒂说，共产党人向内格林投诉，内格林“承认我们的抗议是正当的，并且同意党提出的整顿方案”。方案将新闻审查权直接置于总理办公室的控制下，但是，“由于担心与社会党决裂”，内格林“没有实施这一方案”。⁶⁴

不过，内格林并没有对保利诺·戈麦斯放任自流。有一次，在新闻审查人员允许社会党执委会的喉舌《社会主义者》发表一篇批评内格林政府和他个人的报纸《先驱报》的文章后，内格林命令保利诺·戈麦斯逮捕他们。“于是，立即听不到反对《先驱报》的声音了。”普列托在内战结束以后写给内格林的一封信中说，“社会党不能说它想说的话；只允许胡安·内格林的意见自由发表。”⁶⁵他说，在《社会主义者》与《先驱报》之

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反差，前者是政府首脑所属政党的喉舌，而后者拥有“充足的纸张，昂贵的插图副刊用从国外进口的高级纸张印刷，这种纸张是用为平民百姓购买食品的外汇买来的”。⁶⁶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胡安·内格林博士的权力和威信直接建立在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军队和警察的基础上，同时间接依靠对手的屈从或压抑。如今，他的对手不仅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这些革命左派，而且包括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和左翼共和派，更不用说还有可怜的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确，陶里亚蒂的愤怒表明，在与社会党执委会打交道时，内格林有时表现出克制和慎重，⁶⁷但是，关于他在等待时机直到能够与共产党断绝关系的论点是错误的。这是大约三十年后拉斐尔·门德斯博士发表的论点。据门德斯本人说，他是内格林“多年来最好、最忠实的朋友”。⁶⁸“总理的既定想法之一是，”他声称，“一旦战争结束，立即解散共产党的军队。他支持这些军队甚至允许它们发展，因为苏联是我们唯一的补给来源。”他还声称，一九三八年夏末慕尼黑危机之后不久，内格林告诉英国大使和英国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如果英法两国向共和派政府出售其赢得战争所需要的战争物资，他不仅将把两名共产党人部长从政府中除名，而且还将取缔西班牙共产党并用非共产党人取代军队中担任指挥官的共产党人军官。⁶⁹

不能根据表面意思相信内格林的这些表示，也不能认为除了策略方面的考虑之外它们有什么别的意义，因为，在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内格林促进了共产党的事业发展，按照陶里亚蒂的说法，这是“唯一一个真心实意支持[他]的政党”。⁷⁰那么，内格林能够召集什么力量摧毁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呢？社会党人、共和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指责内格林是陶里亚蒂所说的“共产党的代理人”⁷¹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少就内格林一直积极推动其转变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治安力量的边防警察部队来说，当他在普列托被逐出内阁的几天前任命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马塞利诺·费尔南德斯取代普列托的好友维克托·萨拉萨尔担任这支部队的负责人时，⁷²他暴露了对共产党人的偏爱。

这项任命是公然违抗社会党执委会的行为，因为，当他在一九三六年

九月成为财政部长时，人们认为他将把边防警察部队变成一支完全由社会党温和派控制的精锐部队。实际上，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重申了已有的禁止部队人员从事政治活动的规定，⁷³而且，据说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告诉刚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拉斐尔·门德斯，务必“防止共产党的势力渗透到”这支部队中。⁷⁴当然，关于这个说法我们只有门德斯的一面之词，但它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当时内格林还没有完全切断与他的朋友和导师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血肉联系。门德斯的另一个说法与我们知道的情况——内格林在内战的最后一年支持共产党——完全相反：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普列托被罢免后成为内政部副部长时，内格林告诫他“要在警察机关、情报部门和突击卫队中抵制共产党的影响”。⁷⁵此外，据我经常引述其可靠证言的军事调查局官员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说，门德斯不仅是普列托的亲信，而且还是共产党人的朋友。⁷⁶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九三七年九月，门德斯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仅仅三个月后，当时正与西班牙共产党争夺军队控制权的普列托让内格林把他调走，然后用自己亲密的政治伙伴维克托·萨拉萨尔接替他。⁷⁷

当然，当边防警察部队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和五月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控制下夺取法国-西班牙边境地区时，当几个月后边防警察部队在巴伦西亚没收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办公场所和印刷车间时，共产党人支持内格林动用这支部队。但是，企图控制国家所有军事力量的他们不可能允许这么一支强大的部队长期独立。因此，当内格林决定罢免普列托并与西班牙共产党联合时，控制边防警察部队的机会出现了。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因为边防警察部队有它自己的政治委员，名叫财政部代表（*delegados de hacienda*），这些像指挥官一样的代表主要由社会党人所担任，而根据共产党马德里地方组织治安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判断，共产党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力“微乎其微”。⁷⁸负责莱万特方面军政治军事委员会的共产党人埃米利奥·佩雷斯向我说明了内格林的两难处境。他说，内格林成为“他建立的这支部队的受害者。……后来[在与普列托决裂之后]，当他想有所改变时，由于边防警察部队的指挥官与社会党之间保持着联系，严重的政治问题出现了。”⁷⁹这解释了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鼓励党员加入边防警察部队的原因，也说明了前加泰罗尼亚

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对我讲的下面这番话的含义：“许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加入了边防警察部队。内格林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他。”⁸⁰

因此，对于共产党人控制国家所有军事力量的终极目标来说，内格林任命共产党人马塞利诺·费尔南德斯取代社会党人维克托·萨拉萨尔担任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贡献。

注释：

- 1 见本书第五十五章（原文误为第五十四章——译注）。
- 2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83页。
- 3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国防部官方日志》。着重体是我加的。
- 4 见本书第五十一章（原文误为第五十章——译注）。
- 5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22页。据胡利安·戈尔金说，面对“作为‘监护人’的斯大林分子”，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束手无策。“他们掌握着最可怕的机构。……军事调查局随意逮捕它想逮捕的任何人。……面对军事调查局，司法部长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这个组织让法官、律师和检察官感到恐怖。”（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70—171页）
- 6 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70—271页。劳动者总工会所属全国建筑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la Edificación）的亲共书记、中部军区政治委员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写道：“在共和国军队的每一支部队中，有一名负责监视军官和士兵的军事调查局特工。他有时是隐蔽的，有时不是。”（埃德蒙多·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第101页，注释1）
- 7 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281页。
- 8 见本书第五十一章。
- 9 见本书第五十一章。
- 10 见本书第五十一章。
- 11 见本书第五十一章。
- 12 见本书第五十一章。
- 13 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写给D.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信。深深感谢帕斯托尔·佩蒂特向我提供了加尔塞斯·阿罗约写给他的一些信的复印件。这些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
- 14 D.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1936—1939》，第19（比森特·瓜内尔上校的证言）和183页。
- 15 同上。另请参阅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1585页。
- 16 关于乌里瓦里的情况，见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122和235页；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19—20（比森特·瓜内尔上校的证言）和231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79页；萨拉

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1585—1586页；曼努埃尔·乌里瓦里，《西班牙的第五纵队：惊人的内幕》（原文如此。根据本书“参考资料”，乌里瓦里所著似应为《共和国军事调查局》——译注）。一九四三年在哈瓦那出版的乌里瓦里这本书赞扬了“乌里瓦里时期”的军事调查局。

- 17 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79页。
- 18 实例见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222页；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231页；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777页。
- 19 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2档案柜，第308档案盒，第4文件夹。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乌里瓦里”档案。
- 20 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与加尔塞斯会谈的报告（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1档案柜，第3文件夹，第一辑，第14号文件，“我们今天与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加尔塞斯同志会谈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乌里瓦里”档案）。
- 21 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写给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一封信中，加尔塞斯提到了他的年龄和以前的职业。在此前（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所写的一封信中，他说他被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毫无疑问，他指的是乌里瓦里于当年四月底或五月初逃离西班牙之前他被提拔为副局长的时间。本章注释20中所提到的那份报告显然表明了这一点。内战爆发之前，加尔塞斯是西班牙社会党领导人的一名保镖，在人们得知他和另外几名社会党人伙同一些突击卫队队员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夜间报复性地杀害了君主主义者领导人何塞·卡尔沃·索特洛之后，他变得声名狼藉（见伊恩·吉布森《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那个夜晚》，第108、117—126、202和210—211页；路易斯·罗梅罗，《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原因和手段》，第191—195页）。
- 22 感谢埃莱诺·萨尼亚向我提供了加尔塞斯这封信的摘要，我在本章使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见萨尼亚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和十一月六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23 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233—234页。加尔塞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写给埃莱诺·萨尼亚的信中确认了他不愿接受这个职务的说法（见本章注释22）。
- 24 一九五〇年我在墨西哥与穆尼奥斯·洛佩斯的谈话。
- 25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马德里）《标志》。
- 26 萨尼亚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27 见本章注释25。采访期间加尔塞斯告诉萨尼亚，他不知道两人谈论什么，“因为他们总是用俄语或者其他外语交谈”。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我认为内格林俯视苏联人而不是相反。”
- 28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和九月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29 萨尼亚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30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005档案柜，第305档案盒，第8文件夹，案卷9，第150页。这份文件以及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中另外一些与军事调查局有关的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军事调查局”档案。
- 31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99页。
- 32 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222页。
- 33 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赤色分子档案，A56案卷558，第1文件夹，第2页。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某个不出名的西班牙作者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于莫斯科的一本书中写道：“军事调查局基本上被社会党人控制着。根据一九三八年的统计数字，在中部军区，来自社会党的特工有一百一十三人，来自工会组织的一百三十五人，来

- 自共产党的只有两人。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南部前线的军队以及其余部队中，情况可能基本类似。”（何塞·加西亚，《西班牙人民阵线》，第166页）即使考虑来自工会组织的一百三十五名特工中有许多人极可能是共产党员，我们也不会把这些“统计数字”当真。
- 34 尽管长期与共产党密切合作，但是，正如比森特·瓜内尔上校所说，他从来不是共产党员（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222页）。一位非常了解佩德雷罗的人提供了有关他的情况，见雷吉娜·加西亚《我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以及为什么掩盖》，第220—227和287页。加西亚是人民军的报纸《战士呼声报》的主编，后来担任马德里军区政治部新闻和宣传负责人（同上，第211—212页）。更多关于佩德雷罗的情况，见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斯大林背信弃义》，第63、85、86和124页。
- 35 巴克利向休·托马斯提供的证言（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669页，注释5）。
- 36 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71—272页。更多关于军事调查局和特别法庭的情况，见加夫列尔·阿维莱斯《红色法庭：一名辩护律师的见闻》；佩雷·博什·希姆佩拉，《回忆录》，第261—264页；R.L.查孔，《为什么在巴塞罗那设立契卡：向战争委员会作证的劳伦西奥》；《关于西班牙历史的补充材料：解放战争时期，1936—1939》，第253—275页；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68—170页；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211和325—327页；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79—480、506和519页；米格尔·萨瓦特尔，《红色监狱印象：一个军事调查局囚犯的回忆》。另请参阅鲁道夫·罗克文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3号文件《秘密监狱：巴伦西亚的圣乌尔苏拉和巴塞罗那科塞加大街的契卡》和第8、9、29、56、64、72和83号文件。所有这些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档案中，有一份日期标注为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的备忘录写道：“鉴于军事调查局特工不断犯下的罪行，最高法院院长和共和国总检察长（马里亚诺·戈麦斯先生和莱奥波尔多·加里多先生）已经多次面见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培尼亚先生，……对军事调查局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005档案柜，第305档案盒，第8文件夹，案卷9，第149页。该档案中与军事调查局有关的所有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37 关于刑讯室的照片，实例见《关于西班牙历史的补充材料》，附录八，第276与277页之间。
- 38 这两封信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见本章注释13。
- 39 见《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
- 40 值得注意的是，加尔塞斯这封信是萨尼亚在墨西哥对他的采访一九七四年六月在马德里发表之后所写。从萨尼亚写给我的信来看，加尔塞斯写这封信似乎主要是为了对马德里流传的一些关于他在军事调查局的行为的指控和谣言作出回应。他问萨尼亚能否让发表访谈录的同一份刊物（《标志》）同样发表这封信，但是，萨尼亚不记得《标志》由于什么原因没有这样做。见萨尼亚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和十一月六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认为加尔塞斯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粉饰甚至美化自己在军事调查局的作用以期最终重返西班牙，并不一定没有道理。
- 41 三年后，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写给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一封信中，加尔塞斯说，由于他向内格林递交了一份打印的备忘录，奥尔洛夫被“撤换”，他在备忘录里说明，奥尔洛夫“没有用了，而且还有副作用”，但是，他甚至没有提到所谓驱逐奥尔洛夫事件。这封信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见本章注释13。
- 42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005档案柜，第305档案盒，第8文件夹，案卷9，第167页。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军事调查局”档案。

- 43 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1档案柜，第3文件夹，第一辑，第14号文件。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军事调查局”档案。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的一份关于军事调查局的文件中，正在要求得到调查局管理职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表示，它拥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和能力。“我们在监视和调查方面的能力超过把我们归于的那种人，可是你们只愿意向我们提供集中营看守的职位。”（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005档案柜，第305档案盒，第8文件夹，案卷9，第152页。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军事调查局”档案）
- 44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第xv页。
- 45 我们应当记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伊鲁霍因设立特别安保法庭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但没过多久，由于巴斯克地区自治政府总理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从中斡旋，他作为不管部长重新加入政府。
- 46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司法部的巴斯克人》，第一卷，第254—257页。
- 47 《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巴斯克人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先生提交的材料》，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伊鲁霍”档案。
- 48 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第479—480页。另请参阅该书第506和519页。八月危机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 49 佩雷·博什·希姆佩拉，《回忆录》，第261—264页。另请参阅该书第289—290页。
- 50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808页。
- 51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52 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第61—62页。
- 53 更多关于门德斯的情况，见本章注释66和77。
- 54 奎瓦斯上校，《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第59页。
- 55 同上，第45—50页。
- 56 同上，第26—27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57 同上，第27页。
- 58 同上，第59—60页。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奎瓦斯“因临阵逃脱”被西班牙共产党开除出党。
- 59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28页。
- 60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44页。
- 61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58页。
- 62 同上，第183—184页。
- 63 消息异常灵通的巴塞罗那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里奥告诉我，有一次，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严厉指责了一名共产党人政治委员在北部前线的行为之后，保利诺·戈麦斯不许共产党的报纸进行反击。德里奥还告诉我，担任内格林在巴塞罗那的喉舌《先驱报》负责人的社会党人巴斯克斯·奥卡尼亚“从不执行社会党执委会的命令”，因此，他与保利诺·戈麦斯之间常有“麻烦”（根据我与德里奥的谈话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64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6页。
- 65 《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04页。
- 66 同上，第103页。
- 67 见陶里亚蒂的指责，本书第五十四章，另请参阅本章注释51的正文。
- 68 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号《标志》。门德斯在同一篇文章里还说，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成为内格林的私人秘书，当时内格林是财政部长。“从那个月底直到一九三七年一月，我作为部长的代表一直在国外旅行，主要去了巴黎和纽约。在巴黎和纽约的银行，为了支付与战争有关的各种花费，以我的名义存入了大笔存款。”

- 69 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号《标志》。
- 70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0—231页。
- 71 同上，第200—201页。
- 72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73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74 门德斯发表在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号《标志》上的文章。
- 75 同上。
- 76 内战结束以后回答我的问题时所说。
- 77 门德斯在五月底得到任命（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并于九月初辞职（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维克托·萨拉萨尔于十月中旬得到任命（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共和国官方公报》）。费乌斯通讯社的里卡多·德尔里奥向我保证，萨拉萨尔是应普列托的要求而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多年以后门德斯说，他被“另一位享有[社会]党的绝对信任的社会党人”萨拉萨尔所取代（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号《标志》）。
- 78 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赤色分子档案，A56案卷558，第1文件夹，第6页。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79 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对埃米利奥·佩雷斯的采访。这次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80 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这次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加泰罗尼亚与八月危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内格林政府从巴伦西亚转移到巴塞罗那，这加剧了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的不和，尤其是在社会治安领域。

自从一九三七年五月爆发公众骚乱以来，对中央政府控制警察部门的不满不断郁积。尽管孔帕尼斯主席承受着舆论的敌意同意巴伦西亚方面接管社会治安并向加泰罗尼亚地区派遣数千名突击卫队士兵，但他仍然相信加泰罗尼亚很快将会恢复它所失去的自治权。¹七月二十九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组成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中担任财政专员的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向阿萨尼亚总统抱怨说，中央政府派遣了“一支占领军，以牺牲地区的利益为代价驻扎下来”。他的不满表达了孔帕尼斯和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的烦恼，不过，他没有得到总统的鼓励。²几周后，司法专员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以同样的话语向阿萨尼亚总统表示不满。对自己在五月事变期间的痛苦经历³耿耿于怀的共和国总统在日记中写道：“博什无视这一事实：如果加泰罗尼亚地区驻扎着一支‘占领军’（他们喜欢这样称呼它）——合法政府派来的一支最终把加泰罗尼亚……从暴徒的魔爪下拯救出来的军队——的话，那么，几个月来，在占领军巡逻、‘管制’、私设法庭等等情况下，该地区的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应当感到愤怒、耻辱并备受

折磨。”⁴

中央政府转移到巴塞罗那不仅加剧了加泰罗尼亚当局与中央政府的不和，它还激起了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的分离主义者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温和的自治论者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尤其让人备受刺激的是部长和官员及其家人和朋友显眼招摇的存在，他们希望并且要求受到优待。“我告诉[内格林]，”共产党军事指挥官恩斯特·利斯特写道，“包括某些部长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政府高级官员滥用职权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官员带来了情妇和家人，为他们征用豪华住宅。政府的行政机构同样要求，并不考虑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难处。这当然让加泰罗尼亚人感到愤怒。”⁵前共产党人安全总局局长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也证实：“人们用最不正当的手段抢占住房而不受惩罚。”⁶

612

孔帕尼斯主席的愤怒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本人是个热情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霍尔迪·阿克阿尔与这位心烦意乱的主席多次谋面。一九三四年巴塞罗那反勒鲁-希尔·罗夫莱斯右翼政府的政变失败后，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在监狱里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阿克阿尔说：“孔帕尼斯向我抱怨随着政府来到加泰罗尼亚的那些中央官僚机构的不法行为；新闻审查以不公平的方式进行；武装袭击属于自治政府和巴塞罗那市政委员会的公共建筑；干扰[加泰罗尼亚的]警察和司法机构。……[他]告诉我，每天晚上他必须清空自己主席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因为那些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人警卫人员或其他雇员搜查他的每一件东西并把他们感兴趣的東西拿走。”他还告诉阿克阿尔，他不得不更换派给他的警卫人员，“因为他们不是来保护他的，而是来暗中监视他的”。⁷

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对中央当局的抱怨持续不断。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说，中央政府“在司法问题上完全不尊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无视[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属于地方的权力”。他说，典型的事例包括在巴塞罗那设立了一个国家监狱；任命法官；建立特别法庭，加泰罗尼亚当局经常对这些法庭的程序和判决提出抗议；占用自治政府管辖下的监狱。⁸加泰罗尼亚经济学家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利指出，中央政府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开始控制了对外贸易，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开始控制了食

品供应和固定税收。⁹也就是说，加泰罗尼亚不仅被剥夺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赋予它的权力，而且被剥夺了作为革命结果它收归自己的特权。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前司法部长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列举了另外一些不满：“征用结婚戒指、情人耳环、祖母胸针之类的家族所有物；把库存的纺织品运往苏联；根据斯塔舍夫斯基的指示抢走我们制造中心的机器和设备。……还有上千件其他事情加深了敌意和怨恨。”¹⁰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为供自由主义运动内部传阅而写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积极帮助[苏联]以最荒谬的价格获得我们的库存商品，同时帮助苏联间谍窃取我们的工业秘密”。¹¹

613 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专员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评论说：“谁也不知道西班牙银行黄金储备的情况，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或者已经消耗殆尽。不过，可以明确说出一件事情：苏联已经得到加泰罗尼亚库存的价值亿万比塞塔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而且有人怀疑，只需支付保证金，苏联就得到了这些商品。由于内战爆发，共和国政府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秘密方式执行它的财政政策，即使在帝王专制统治时期也没有见过这种方式。”¹²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些不满，加上中央政府机构以及随着政府转移到巴塞罗那的大批西班牙共产党官僚令人讨厌的存在，刺激了加泰罗尼亚人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这同样激怒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那些具有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被迫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不满，¹³也对西班牙共产党企图占据完全属于加泰罗尼亚人的职位不满。¹⁴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举行的一次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创始人之一拉斐尔·比迭利亚严厉告诫了本党那些桀骜不驯的党员。他宣称，为了赢得战争，只能有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导核心。对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来说，为了保证与共和国的其他部分团结一致，“我们必须纠正自己的缺点，同时与我们党内存在的某些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和影响作斗争。如果考虑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年轻幼稚以及它是[四个加泰罗尼亚党派组织]合并而成这一事实，存在这些思想残余和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警告说，必须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必须动员

起来，让党的所有积极分子和骨干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路线，因为，如果连自己都不理解这一真理，党就无法使人民群众理解它，而且，如果不能确保加泰罗尼亚与共和国的其他部分紧密团结，党随时可能卷入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其他部分之间的冲突。”¹⁵去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这一警告的意思是，所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应当忘记他们与加泰罗尼亚的亲密关系，服从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的国家政权的统治。¹⁶

如果加泰罗尼亚人被一支“占领军”的存在和大批政府及共产党官员的“入侵”激怒是事实的话，那么，中央集权主义者被地方主义情绪的高涨激怒也是事实。本人是个中央集权主义者的内格林忧心忡忡地看待加泰罗尼亚人的不满，任何地方主义——他更喜欢称之为分离主义——的表现都让他焦躁不安。一九三八年七月，当他的朋友、内政部副部长拉斐尔·门德斯请他就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活动中注意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复苏迹象”作指示时，他咆哮道：“我与佛朗哥继续作战不是为了看到愚蠢狭隘的分离主义复活。我是因为西班牙并且为了西班牙而战，因为它的伟大并且为了它的伟大而战。不这样认为的那些人错了。只有一个民族：西班牙！不能允许这种活动暗中持续进行下去，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只要我继续引导政府的政策，这就是一项民族政策。”¹⁷

614

无论内格林是否愿意承认，加泰罗尼亚社会各阶层最愤恨的是本书前一章已讨论过的军事调查局及其特别法庭和共产党控制的警察机构无处不在的恐怖活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写给共和国总理的一封信幅很长的信件中，路易斯·孔帕尼斯附上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和司法专员提交的报告，报告谴责了某些“损害后方士气和信心”的事件。有必要将其中一部分重要内容陈述如下：

关于司法专员的那份文件，它应当清楚地表明，揭发涉嫌滥用职权行为的那名官员第二天被人发现死亡了，据说他是自杀的，可他实际上是被三颗子弹打死的。法院调查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必须抗议共和国政府的某些警察部队所采用的简单方式，这些装备着机关枪的警察闯进[自治政府管辖下的]菲格拉斯监狱，并且一直待在那里。这

一暴行是藐视自治政府的行为，它是在未经事前协商、通告或合法申诉的情况下实施的。¹⁸

至于内务治安专员的报告所概述的事态，除了许多反复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之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另外一些事件可能大量增加了。我不得不以悲伤的心情强调事态在某些方面的严重性，公众逐渐意识到，它已经发展到动荡的程度，在我们的人民当中引起了恐慌。

几周前，在锡切斯的市郊发现了十九具尸体。他们都被捆绑着，尸体上携带的文件显示，他们是来自“马德里重镇”的囚犯。以前在伊瓜拉达发现过其他被捕者的尸体，后来发生过一些与囚犯和其他失踪者有关的孤立的案件。只是在昨天我才被告知，塞尔韦拉警察局负责人给一帮有前科的人员配备了武器，由他们搜查、逮捕并且处决所谓嫌疑犯。几周前在巴塞罗那市区和另外一些地方采取了这种给某些人配备武器的做法。

法院和那些由中央政府直接授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行使审判职责的所谓特别法庭……采用由共和国政府法令确定的简易程序完成它们的任务。结果，这一周强制执行的死刑判决几乎达到了一百例。这种简易程序和无情的审判……增加了可能的痛苦以及对如此大规模滥用权力的反感。¹⁹

615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卡洛斯·皮·苏涅尔把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归咎于“军事调查局的滥用职权”、“死刑判决的数量增加”和“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²⁰不过他还强调说，政府中央集权的欲望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不可否认的是，”他断言，“共和国政府实行的是一种处心积虑、一意孤行的逐步中央集权的政策，这令人怀念政府过去对加泰罗尼亚的政策。”²¹实际上，正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趋势，加上对削减或者取消加泰罗尼亚地方权力的其他种种不满，促使中央政府中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人士海梅·艾瓜德提出辞职。正如英国研究西班牙历史的重要权威雷蒙德·卡尔所说：“由于自治政府的职权已经降低到‘民间组织’的水平，[这位]加泰罗尼亚人部长从中央政府辞职以抗议不断削减自治政府的权力。在一个像其所有前任一样讨厌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

者的由共产党主导的中央集权政府统治下，西班牙多元化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²²

促使艾瓜德和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政府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一起提出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三项法令在八月十一日的内阁会议上获得批准：由中央政府对战争工业（这基本上是一个在自治政府参与的情况下由全国劳工联合会管理的加泰罗尼亚人的势力范围）、港口和法院实行军事化。²³“尽管是因为战争的持续以及为了战争的胜利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记述道，“……但是，这些法令削减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权力，从而加深了许多加泰罗尼亚人的疑虑。”²⁴在同一次内阁会议上，据何塞·希拉尔说，经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批准了六十四个人的死刑判决。²⁵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财政专员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打电话给阿萨尼亚，请求他不要在这些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但是，据财政专员的传记作者说，阿萨尼亚“没当回事”。²⁶事实上，阿萨尼亚爱莫能助，因为，当塔拉德利亚斯八月十二日告诉他这个情况时，五十八个人已于前一天被处决了，总统在日记中作了以下批注：“令人发指！我怒不可遏。谈论怜悯和宽恕[这指的是大言不惭地向全国发表题为《怜悯、宽恕与和平》的讲话]之后只过了八天，他们没有告诉我任何情况或者征求我的意见就处死了五十八个人。我只是看了报纸才知道。自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以后，我没有见过总理，他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²⁷

内格林对于总统的这种漠视肯定使阿萨尼亚痛苦地想起五月事变期间前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对他显示的“冰川式的冷淡”。这也是从内格林执政初期就感到的一种强烈失望，当时，新总理以其自信和才智迷住了总统，因而使他产生了——就像他愿意相信的那样——不再“对一具尸体说话”的感觉。

由于找不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巴斯克民族独立党成员——两个自治地区的传统代表——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以维持“民族团结政府”的假象，内格林召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开了个会，与会者包括党的书记胡安·科莫雷拉、米格尔·巴尔德斯和拉斐尔·比迭利亚。²⁸据保存于西班牙共产党档案馆的比迭利亚的回忆录记载，（希望避免出现一场全面内阁危机的）内格林说：“我认为，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和一个巴斯克人

可以由另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和另一个巴斯克人来接替。我请你们给我一个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部长，因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不是代表加泰罗尼亚的唯一党派。你们的党也能代表它。”²⁹

接着进行的对话被比迭利亚记录下来：

巴尔德斯：我们一致认为应当由科莫雷拉作为我们的代表担任部长。

内格林（显出某种不满的神态而且根本不考虑这个建议）：噢，不！科莫雷拉和比迭利亚都不行。他们作为共产党人太有名了。就是因为我想对那些认为共产党的代表过多的人作出让步，我把前政府中的两名共产党人调走了一名。³⁰因此，如果现在我用加泰罗尼亚的名额在政府中安排另一名共产党人，他们就会说我在欺骗他们。给我一个不出名的共产党人。

科莫雷拉：莫伊克斯。

内格林：莫伊克斯是谁？

科莫雷拉：你问他是谁实际上就表明他不是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他是一个工会人士。³¹

内格林：同意。³²

至于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空出的位置，则由鲜为人知的巴斯克民族行动党成员托马斯·毕尔巴鄂填补，他被认为是内格林的人，³³他的政党从未调动过值得重视的追随者或选民队伍。³⁴八月十七日，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以下公报：“共和国政府特别感兴趣地重申，它尊重自治地区权利和特点的立场不可动摇，它还看到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代表继续留在政府里从而保持了其作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的特征感到骄傲。”³⁵

但是，政府危机的草草解决并不能掩盖公众认为与地方自治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党派的缺席。就连通常倾向于对这种问题含糊其辞的西班牙共产党在多年以后也承认，“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拉进政府并未抵消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退出造成的影响”，而托马斯·毕尔巴鄂的组织与巴斯克民族独立党那种势力的代表性有“很大的差距”。³⁶

内格林得以避免最后摊牌的一个原因是代表左翼共和派和共和联盟的四名支持伊鲁霍和艾瓜德的部长无所作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皮·苏涅尔指责他们没有辞职，表现出“某种事不关己的消极态度”，使得内格林“可以随意组成他选择的联盟”。³⁷另一个原因是热情之花指出的，她声称，使内格林能够应对这一局面的正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坚定态度”，共产党建议他不要使其扩展成为一场全面的政府危机——这将意味着把解决危机的权力交给总统阿萨尼亚——“而只是更换两名辞职的部长”。³⁸

西班牙共产党提出的一种说法认为，艾瓜德和伊鲁霍的辞职是一个推翻内格林的阴谋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极其受人尊重的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赞成通过谈判结束内战，有人说他与阿萨尼亚以及另外一些社会党和共和派领导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几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共同参与了这一阴谋。³⁹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尽管这位长期以来被西班牙共产党污蔑为“投降主义者”的著名社会党领导人在八月危机期间突然从马德里前来看望阿萨尼亚引起了查无实据的猜测。⁴⁰两人之间会见的情况不为人知，就连阿萨尼亚的私人秘书坎迪多·博利瓦尔也没有参加这次谈话。⁴¹他们肯定讨论了结束内战的方法，因为自从内战爆发以来，这个问题就占据着他们的头脑，但是，据博利瓦尔说，两人对此均“守口如瓶”。⁴²没有证据表明真的存在一个推翻内格林的阴谋。四名共和派政府部长的消极状态和阿萨尼亚本人的逆来顺受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难以想象，如今已经败下阵来因而不再继续活在妄想得到宪法权力的虚幻世界中的阿萨尼亚还会具有反对内格林的坚韧毅力。“我只代表那个花盆。”他在接待一个来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团时承认。⁴³

尽管如此，内格林和共产党人都不打算冒险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八月十三日，当危机尚未解决时，内格林手下负责陆军事务的共产党人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通知所有军队负责人，军事调查局发现了一个以煽动士兵杀害军官的方式颠覆共和国军队的阴谋。“通过绝对可靠的渠道，”他在发给所有师长的电报中声称，“军事调查局掌握了叛乱分子[向共和国军队]发布的以下命令：‘八月十四至十五日夜，在每一块阵地、每一个指挥所、每一个战线后面的村庄、每一个军需仓库、每一个机场，

也就是说，在所有地方，你们应当立即利用你们以十对一的不可抗拒的优势，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消灭你们的指挥官及其所信任的士兵。天亮时，在你们控制的地方升起白旗，我们将会注意观察，以使我们能够把你们从赤色分子罪恶的压迫之下永远解放出来。爱国者们！赤色地区的西班牙兄弟们！等到十五日清晨，我们可以拥抱在一起！’ ”⁴⁴

当所有师部都在阅读这封通告叛军所发布的赤裸裸的命令的电报时，由共产党员、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何塞·德尔·巴里奥指挥的第十八军的坦克部队接到了立即向巴塞罗那进军的命令。到达巴塞罗那之后，他们在头顶飞机的轰鸣声中列队通过一条条大街。⁴⁵同一天，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宣称：“面对一切阴谋诡计，工人、战士、全体人民坚定地站在民族团结政府及其总理内格林一边。”⁴⁶

618 正是在这种军事威胁以及军队指挥官支持内格林的电报潮水般地涌向阿萨尼亚的背景下，八月十六日晚上，总理要求总统签署两项任命新的政府部长的法令。尽管阿萨尼亚避而不谈这次令人感到羞辱的会面的细节，不过，他的朋友皮·苏涅尔记录了下来：“在会见过程中，内格林告诉[总统]，由于这场危机仅仅是一次局部的危机，因此，只需更换两名部长，这是总理解决危机权限范围之内的事，不用与总统进行协商。当然，阿萨尼亚可以拒绝这种解决方案，但是，考虑到军队的态度，他应当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阿萨尼亚再次屈服于压力，签署了任命两名部长的法令。”⁴⁷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时，阿萨尼亚只用了简单的四个字，他说，这是一次‘难以忘记’的会见[Entrevista para no olvidada]！”⁴⁸

在内战结束以后写给内格林的一封信中，普列托提到“军队在巴塞罗那大街上的可耻阅兵”和“一窝蜂拍发的无耻电报扼杀了国家元首的意志”。他还说，这些电报电文内容的一致性和拍发时间的同步性清楚地表明，“有一只手在操纵”。⁴⁹至于所谓颠覆共和国军队的阴谋，那是一个“骗局”。他说，文件提到军事调查局发现叛军鼓动共和派士兵杀死军官并升起白旗。“这是在距离前线一百公里的巴塞罗那采取戒备措施的理由吗？我毫不犹豫地对我出示这份文件的人表示了我的看法：它有卑鄙的政治目的。归根到底，实行戒备为什么必须包括大张旗鼓地在巴塞罗那的

大街上举行吓人的阅兵式，动用装甲车辆和装备并由飞机编队形成空中威慑？”⁵⁰

第二天，报纸发表了新政府的人员组成：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亲共人士]	总理兼国防部长
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社会党[秘密共产党员]	外交部长
保利诺·戈麦斯	社会党[普列托派]	内政部长
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	社会党[内格林派]	司法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塞贡多·布兰科	全国劳工联合会[内格林的人]	教育和卫生部长
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	左翼共和派[内格林的人]	财政和经济部长
安东尼奥·贝劳	左翼共和派[内格林的人] ⁵¹	公共工程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和交通部长
何塞·莫伊克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共产党人]	劳工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阿萨尼亚的人]	不管部长
托马斯·毕尔巴鄂	巴斯克民族行动党[内格林的人]	不管部长

619

与以往历届内阁相比，本届内阁中内格林及其共产党支持者的力量更加强大大，它将是最后一届战时政府。

注释：

- 1 见本书第四十三章。
- 2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07页。
- 3 见本书第四十三章。
- 4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71页。
- 5 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44页。另请参阅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70页；欧内斯特·乌迪纳《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忠诚的冒险》，第206和212页。
- 6 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第53页。
- 7 霍尔迪·阿克爾写给我的信。见“霍尔迪·阿克爾，与B.博洛滕的通信，信件和摘要”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阿克爾在来信中说明，从一九三七年他被共产党人警察逮捕后获释，到一九三八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前几个月再次被捕，其间他曾多次去孔帕尼

斯家里和自治政府官看望后者。

- 8 佩雷·博什·希姆佩拉，《回忆录》，第290—291页。
- 9 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利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九月至十月号第六卷《经济与社会》上的文章。另请参阅何塞·安东尼奥·冈萨雷斯·卡萨诺瓦《联邦制与自治：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国家，1868—1938》，第348—350页，对中央政府侵犯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描述。
- 10 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脚步的回声》，第526页。另请参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65页。
- 11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报告》，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92档案柜，第305档案盒，案卷B，第11页。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报告，一九三八年九月”档案。
- 12 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53页。阿瓦德·德·桑蒂连还说，苏联人把生产卷烟纸的机器运往苏联（同上，第265页，注释1）。
- 13 内战刚一结束，许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由于这个原因几乎立即退了党。实例见格雷戈里奥·莫兰《西班牙共产党的磨难和伟大，1939—1985》，第30页。
- 14 内战结束以后退党的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的重要成员，曾经担任自治政府专员和党的农业书记，一九四五年他在墨西哥告诉我，西班牙共产党企图独占他那个部门的所有职位，“阿拉贡前线的政治委员[可能是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部队中]全部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15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红色阵线报》。
- 16 更多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冲突的情况，见本书第三十九章。
- 17 拉斐尔·门德斯发表在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号《标志》上的文章。
- 18 另请参阅佩雷·博什·希姆佩拉的《回忆录》中有关这个问题的内容，见第262页。
- 19 这封信的全文可以在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的《西班牙》（第四增订版）一书中看到，见第798—801页。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封信的真实性，给内格林写这封信时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的卡洛斯·皮·苏涅尔还概述过这封信的内容（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第480页）。另请参阅博什·希姆佩拉《回忆录》，第262和289—290页。
- 20 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第479—480页。
- 21 同上，第461页。
- 22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悲剧：透视内战》，第200—201页。
- 23 两位部长的辞职信见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先驱报》。
- 24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142—143页。
- 25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87页。另请参阅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司法部的巴斯克人：回忆录》，第一卷，第89页。
- 26 欧内斯特·乌迪纳，《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忠诚的冒险》，第208页。
- 27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88页。
- 28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147页。
- 29 引自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147页。原始资料来自《拉斐尔·比迭利亚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回忆》，第10页。现存西班牙共产党档案馆。由于这部官方内战史是在莫斯科出版的，西班牙共产党的档案馆可能也设立在那里。
- 30 读者应当记得，共产国际最初建议，为了影响外国舆论，共产党人应退出政府。
- 31 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莫伊克斯一九三七年三月担任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

- 地区联合会副主席，流亡期间被选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后来成为党的主席（《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148页，注释1）。
- 32 同上，第四卷，第147—148页，注释2。另请参阅迈克尔·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250页。卡米纳尔证实了这次会谈。
- 33 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143页。
- 34 斯坦利·G.佩恩，《巴斯克民族主义》，第109页。另请参阅路易斯·马利亚和卡洛斯·德·阿韦拉斯图里《欧斯卡迪战争》，第248页。在专门研究巴斯克地区的著作中，我能找到有关托马斯·毕尔巴鄂信息的参考书只有何塞·路易斯·德拉·格兰哈·赛恩斯的《巴斯克地区的民族主义和第二共和国》，第65、104、121、479、485—486、506—521和567页和马克西米利亚诺·加西亚·贝内罗的《巴斯克民族主义史》，第624页。
- 35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先驱报》。
- 36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148—149页。关于托马斯·毕尔巴鄂接替伊鲁霍在巴斯克人当中引起的反响，见伊尼亚基·阿纳萨戈斯蒂和科尔多·圣塞瓦斯蒂安的《黑暗年代：巴斯克自治政府——流亡，1937—1941》，第74—76页。
- 37 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第522页。
- 38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08页。
- 39 《西班牙共产党史》（共产党的官方历史），第191页。
- 40 内战结束以后，内格林的政治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在墨西哥告诉我，据信，几名共和派政府部长可能将由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带头通过辞职突然制造一场内阁危机（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对罗德里格斯的采访）。这次采访的速记整理稿现存胡佛研究所。我们已经知道，即使在伊鲁霍和艾瓜德辞职后，几名共和派政府部长仍然无所作为。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司法部长伊鲁霍的弟弟、内战期间担任其兄私人秘书的安德烈·马利亚·德·伊鲁霍否认他哥哥的辞职与任何支持谈判实现和平的运动有关。
- 41 一九四〇年我在墨西哥对博利瓦尔的采访。这次采访的速记整理稿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42 同上。
- 43 哈辛托·托里奥，《从胜利到失败》，第374页。
- 44 引自时任国防部秘书长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所著《西班牙内战史》，第456页，亦见于里卡多·桑斯所著《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二十六师杜鲁蒂纵队》，第254页，两人都收到了这封电报的副本。像热情之花在其回忆录中所做的一样，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史和官方内战史对这封电报避而不谈。
- 45 《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09页；桑斯，《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254—255页。
- 46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红色阵线报》。
- 47 两项法令发布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48 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第523页。阿萨尼亚的简单论述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90页。
- 49 《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05页。
- 50 同上，第109页。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对所谓阴谋和所采取的戒备措施的看法，见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报告，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92档案柜，第305档案盒，第8文件夹，案卷B，第14—15页。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报告，一九三八年九月”档案。内战结束以后，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告诉我，内格林当时对他说，“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巴塞罗那人民的士气”。他还说，大约五十架飞机参加了阅兵，但是看上去数量多得多，因

为它们围绕巴塞罗那盘旋之后又从蒂维达沃山背后飞过再次围绕巴塞罗那盘旋，“因此，没有人能够看出飞来的飞机是不是新加入的”。引述的内容在这次为时两天的采访速记记录的第68页上（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51 据我所知，安东尼奥·贝劳完全听命于内格林。值得把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证言记录下来。“安东尼奥·贝劳先生[是]左翼共和派最明智、最有代表性的领导人之一。”（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91页）

第九部分

怀疑、分歧、灾难激增，共产党的影响减弱

祸起萧墙

尽管这场政治闹剧仍然在巴塞罗那上演，自由主义运动的作用却微不足道。由于对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看法不一而导致分裂，它失去了影响事态发展的团结和力量。

一九三八年早些时候，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因塞贡多·布兰科接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担任教育部长而重新加入政府时，以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书记为首的全国委员会流露出很大的希望。它在四月八日向地方工会发出的一份通报中断言，通过与内格林政府合作，全国劳工联合会可以恢复一九三七年五月失去的政治地位并且结束对自由主义运动的镇压。它要求所有积极分子遵守纪律接受政府的决定，这些决定可能显得“束缚手脚或独断专行”，但是，鉴于严峻的军事形势，它们都是必要的。虽然全国劳工联合会只有一个部长职位，它声称，这是为了“安抚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防止法国关闭其边境不许战争物资通过。¹

全国委员会越来越包容的倾向与自由主义运动中更加激进的精神氛围发生了冲突。结果，全国委员会决定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喉舌《工人团结报》负责人哈辛托·托里奥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没有经过任何程序的情况下于五月七日突然解除了他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来就

担任的这个职务。托里奥进行了激烈的反击，他痛斥“所谓上级委员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冷漠”对待逮捕无政府工团主义积极分子和破坏全国劳工联合会最好的集体农庄的局面。他说，《工人团结报》受到“无法忍受的”审查，并且在什么也没有做的情况下被这些委员会以“阻止政府采取不公正措施”为借口停刊没收。因此，为了让自由主义运动了解真实情况，他在四月三十日决定把经过删改的文章校样发给各个工会组织，以使它们能亲眼看到，“报纸的问题是它无法控制的外力的结果”。他说，这是他被“突然解除”报纸负责人职务的原因。²

624

罢免托里奥之后，《工人团结报》采取了一种无条件与政府合作的政策，³但它表现得绝不像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导师、全国劳工联合会前任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那样一反传统。奥拉蒂奥·普列托宣称，不问政治的倾向寿终正寝，自由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未来的目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认为奥拉蒂奥·普列托是一个“道德非凡、天资聪颖的人”，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最有头脑的人之一”，但是，他“对我们的运动是危险的”。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奥拉蒂奥·普列托推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发起的用一个国防委员会取代中央政府的运动，强烈要求代表们“抛弃诸多顾虑、诸多道德和政治偏见、诸多夸夸其谈”。⁵如今，他认为曾经是自由主义运动神圣的意识形态领路人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只是一个“幻影，一个口号，一种革命幼稚病的特殊形式”，并且指责它言行不一。他说，它为“无产阶级武装”和“控制经济”辩护，成员当中既有军官也有监狱看守，基层国家机关中有它的代表，但在承认这一切的同时，它认为它“因没有加入政府得以保持自身的纯洁”。他还批评一九三七年七月召开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建立“一个新的机构”的决议只是“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并且指责半岛委员会因“智力低下和精神虚弱”而否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政治性”。他坚持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应当成立一个自由社会主义政党以便加入所有国家机关。⁶

八月危机期间，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试图通过劝说全国劳工

联合会领导人让塞贡多·布兰科退出政府来维持它那受到严重削弱的权威，但没有奏效。信仰坚定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他们坚持在政府中保留一个不起作用的部长，没有人与他商量或者告诉他利益攸关的事情。……[那些]自以为是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不顾他们受到的所有羞辱坚持自己的主张。”⁷

尽管根据塞贡多·布兰科针对自由主义运动的批评所做出的多少有些自辩性的反应⁸判断，他似乎作了某种保全面子的尝试，反对将战争工业、港口和法院军事化的法令，但是，他没有成功，因为，正如阿萨尼亚在日记中简单明了地指出的那样，“内格林制服了他”。⁹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布兰科不是一个具有坚定的无政府主义信念的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说他只是“又一个内格林的人”。此外，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在三月份与共产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签订联合协议时，它已经主动承认了政府的最高权力和权威。因此，它不可能轻易转变立场，所以，它在公共场合对这些法令保持沉默。正如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胡安·戈麦斯·卡萨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沉默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签订的协议“为政府鲸吞一切和中央集权的各种心血来潮开了绿灯”。¹⁰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方面，半岛委员会谴责政府的三项法令“侵犯了人民取得的民主成果”，这些成果是“防止公然走向一党专政的最低保障”。¹¹

加泰罗尼亚地区陷落两个月前，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于巴塞罗那召开的自由主义运动全国大会上，两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激烈爆发。经历过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且见证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毁灭的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她阅读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预先准备的材料，材料“表明，它反对内格林政府逐步蚕食自由主义运动成果，并且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怯懦立场持批评态度”。然而，戈德曼不想根据一面之词作出判断，她用很长时间倾听了马利亚诺·巴斯克斯书记的解释。“我意识到，”她当时写道，“他与半岛委员会的同志们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我对争论双方同志们的个人诚信不可能有须臾的怀疑。我发现他们全都具有优秀的品质、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和投身斗争的激情。当然，他们的性格差异肯定对这场

争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巴斯克斯同志粗暴的方式和吼叫的声音容易激起对立情绪。¹²最初，在我了解了他的粗鲁外表背后的真诚和优良品质之前，我自己对它们也很反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志们]准备了一批令人叹服的文件材料，有力地证明了某些针对自由主义运动成员的暴行。……我必须承认，我们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同志的批评和要求有充分的理由。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像一只守护着它的小鸡的母鸡一样。我为他们担忧。”¹³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奥拉蒂奥·普列托和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佩德罗·埃雷拉使大会充满了火药味。根据何塞·佩拉特斯在他那两部关于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著作中使用过的没有公开发表的辩论记录，普列托“毫不掩饰地”采取了一种“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他“傲慢地贬低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并且“断言真正有效的行动”只可能来自“权力机构”。最后，他宣称，自由主义运动所犯的错误是“幼稚”以及“缺乏具体计划”造成的。¹⁴

巴斯克斯同样吹毛求疵：“为了在未来掌握控制权，我们必须抛弃我们的经典和哲学包袱。我们现在[在军队中]几乎没有掌握任何职权的原因是我们的同志拒绝接受[民兵武装的]军事化。……如果听从政府的指导，集体农庄的情况应当更好。它们已经得到了八百万比塞塔的贷款，贷款会比我们的同志决定利用的多得多。”接着，巴斯克斯为内格林政府“勇敢地对付共产党”及其军事上的成功进行辩护，他声称，没有人能够取代内格林。¹⁵佩拉特斯讽刺地说：“以巴斯克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像蚂蟥一样吸附在内格林一伙身上。”¹⁶“[在]那时，”戈麦斯·卡萨斯写道，“[巴斯克斯]已经远远偏离了他担任建筑业工会书记时所曾采取的立场。政治合作对他产生了某种毁灭性的影响。”¹⁷

626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在大会上对无政府主义者所推崇的信条的抨击激怒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表佩德罗·埃雷拉，他立即进行了反击：“我们必须挫败那些贬低我们的原则的人。那些没有思想的人不应成为我们运动的领导者。……仍以身为无政府主义者而自豪的人们肯定不会贬低这些人所谓的‘哲学包袱’和‘过时经典’。如果某人贬低我们的信条的话，……他就应当离开我们。……内格林的政策不值得我们信任。我

们不止一次表示了对它的担忧，但是，没有人倾听我们的意见。……我们一刻也不应当忘记我们真正的革命目标。”¹⁸对于有人提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加入政府机构以便消灭它”的建议，另一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表回应说：“这等于说，为了消灭卖淫嫖娼，我们应当把妻子和恋人送进妓院。”¹⁹

尽管他们坚持认为与政府合作是一项丧失原则的政策，但是，这种异议对大会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最终，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重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承担“间接政治合作”的义务。²⁰

不应使读者误以为巴斯克斯及其全国委员会的支持者有意与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生死与共。就连陶里亚蒂都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莫斯科的信中说：“不幸的是，我党无法从内部直接影响无政府主义工会组织。……巴斯克斯的团体决不希望把它与我们联系起来，以免被人指责为共产党工作。”²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内格林政府的支持正在导致一场“灾难”，她为巴斯克斯的立场寻找理由时说：“马里亚诺认为我们应当继续抵抗，因为他觉得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这将造成一种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即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看法一致，那也不表示他向他们屈服了。……直到今天我仍在自问，究竟谁是正确的：是我们，还是他。如果世界大战不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而是在年初爆发，马里亚诺的地位将会得到彻底的挽救。然而事实却是，西班牙人民当时再也无力抵抗，因此，任何旨在挽救人民的生命和利益——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人民利益——的解决方案看上去都像是一次集体救赎。多么不可思议呀！在那些日子，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阿萨尼亚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他们的看法竟然一致。”²²

自从内战爆发以来，自由主义运动为了生存必须参与权力的争夺，可是，这样做又必须否定神圣的无政府主义原则，陷入这种难以化解的困境后，运动内部逐步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分歧。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自由主义运动大会上发生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上层领导人之间的那场争论，并不能使这种矛盾和分歧表现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在内战进行了二十八个月之后的今天，在代表半数工人

阶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持续衰落的今天，对于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说，教条之争已经明显变成了空谈。“饥寒交迫的人民在心理上越来越厌倦战争。”佩拉特斯写道，“为了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必须通过将内格林解职导致根本的政治变化。”²³阿瓦德·德·桑蒂连写给我的下面几行文字表明了对于总理的敌意：“[如果]战争由内格林及其政府的同伙来结束，我们肯定将被打着共和国旗号而不是打着法西斯旗号的人所消灭。”²⁴

当然，不可能解除内格林的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这不仅因为自由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而且因为社会党人虚弱无力——社会党及其工会组织不可挽回地分裂成为敌对的派别；因为中产阶级的共和派政党苟且偷安，软弱不堪。内战进行了两年多以后，最大的中产阶级党派左翼共和派的喉舌《政治报》承认：“中产阶级……已经靠边站了，他们在战争中被淘汰出局并走向毁灭。他们只能怪自己，因为他们没有设法建立一个足以保护他们生存的组织。”²⁵的确，共和派中产阶级名义上的领导人阿萨尼亚拥有解除内格林职务的宪法权力，但是，据佩拉特斯说，当一个拜访他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代表团极力劝说他“除掉这个独裁者时，……他立即吓得魂飞魄散”。²⁶

不管怎样，谁可以取代内格林？哪一个重要的共和派人士或社会党人享有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信任而且愿意接受这个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像斯大林希望的那样把战争进行到底？左翼共和派领导人、阿萨尼亚的好友何塞·希拉尔像总统本人和社会党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一样，只想通过谈判结束内战。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当一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请求他与“政治上诚实可靠”的人们一起“增强”政府的权威“……以免输掉战争”时，他答复说，他们是在请求他去参加一个“葬礼”，所以他不能去。他告诉他们，战争已经失败了，他们像他一样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也帮不了什么忙，“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与内格林和大家伙一起分担灾难责任的时候就要到了”。²⁷

值得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情况作进一步考察，不仅因为它可以使人了解内战最初十个月共和派阵营中最显赫的政治人物的个人悲剧，而且有助于说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严重分裂的程度。一九三七年五月被赶下台继而报纸被没收、所有职务被剥夺之后，他拒绝与对手合作并且拒绝参加西

班牙社会党或劳动者总工会的任何正式活动。他说：“新出炉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设宴招待各国代表，给我送来了一份请柬，我没有理睬。难道他们认为请我赴宴吃饭我就会忘记他们对我做的那些事情吗？面对美味佳肴，觥筹交错（cuchipandas）之间我将会是什么心情？我要求的是尊严，他们要的是得意和傲慢。”²⁸另一次，执委会的几名成员邀请他在西班牙社会党成立纪念集会上发表讲话以“显示党的团结”。“我对邀请表示意外[并且]告诉他们我不能讲话，因为，在谈论党的历史时，我将不得不谴责政府现在的丑恶行径，并将不可避免地把政府总理斥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和的制造者和共产党的支持者。此外，在我可能发表讲话之前，他们必须收回所有针对我的蠢话和谎言，以使我们看上去不像鲜廉寡耻或者丧失尊严的人。”²⁹第二天，卡瓦列罗给组委会寄去下面这封信，确认他不参加集会并且进一步说明了原因：

有些人可能已经忘记……我是一八九三年三月入的党，也就是说，四十五年零五个月前。我加入劳动者总工会时间更早，是在一八九〇年，四十八年之前。我没有把这当做特别的功德说起过，但这表明我从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从我加入的第一天起，我就把整个生命献给了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事业。两个组织都把我安排在责任最重大的岗位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的行为从来没有受到过指责。尽管如此，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由社会党执委会引发的那一场政治危机以后，在共产党的大力协助下，该执委会所控制的社会党的主要报纸最近开展了一场针对我的诽谤宣传。在西班牙劳工运动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如果特定报纸的文章或者官方在集会和会议上发表的正式声明或演说可信的话，我就是个破坏纪律的人，一个麻烦制造者，一个不合格的社会党人，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个企图分裂社会党和工人阶级的阴谋家——简直就是一个叛徒。

几个月来，我一直默默地忍受着这些侮辱和诽谤，接着，当我终于决定公开出来说话时，我被允许举行了第一次公众集会，因为有人预料它将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结果恰恰相反，某个得到执委会支持的社会党人政府部长禁止我继续发表讲话。³⁰我甚至受到限制不许

离开我的住所，以防我与社会党人接触。此外，在警察和突击卫队的协助下，反对这样滥用职权的社会党报纸和组织被强行接管。³¹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我被随意解除了劳动者总工会书记的职务，我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一致选为劳动者总工会书记的。我还被解除了社会党少数派议员团主席和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³²

对我采取的是一些只能对不合格的社会党人采取的措施。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党人吗？这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情竟然是在我不能参加的情况下策划的。另一方面，如果我是一个应当受到党的领导阶层信任的优秀社会党人的话，那就对外公开声明这一点并且预先纠正针对我的诽谤宣传。……

你们可以发现，问题比乍看起来更严重。……由于这些原因，而且由于我可以列举的许多其他原因，我必须真诚地对你们说，我不能参加你们计划举行的集会。此外，我确信，我的缺席决不会对战争的进程有任何影响。³³

共和派人士、社会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使他们更加灰心丧气，同时加深了他们对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他们的反抗在受到严重删改的报纸上似乎始终不太明显，不过，这却是党派和工会地方组织无法回避的谈论话题。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提到“[一九三八年年中]大部分共和派、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越来越强烈的敌意”，同时强调了“共产党是唯一一个真心实意支持内格林的政党”这一事实。³⁴就连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那样小心谨慎的内战编年史作家也不打算掩盖这种敌意的普遍程度。他写道，批评内格林的人声称，他与共产党人有一个秘密协议，因此，他们为他们效力，“全然不顾公共利益。……据[他的]反对者说，他的行为完全像一个独裁者，他在每一次危机中想方设法吓唬阿萨尼亚，扼杀其意愿，让其重申对他的信任。议会仍然存在，只是简单地按照宪法程序召集开会，但它无法鼓起勇气否决内格林的权力。……内格林的政治对手说，他的力量根本不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他持续掌权应当归因于他的

独裁手段。他严重依赖共产党人控制的军队”。³⁵苏加萨戈伊蒂亚还在后面接着说：“共和派被激怒了；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同样被激怒了，社会党中有一个决非无足轻重的派别愿意支持任何旨在击败内格林的行动。他们憎恶他的政策，指责那是共产党的政策。”³⁶

如果这是一九三八年年中巴塞罗那的气氛的话，那么，马德里的气氛怎么样？据何塞·希拉尔说：“马德里的风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到了必须制止人们断绝与共产党人的所有关系并且不许他们宣称自己是共和国的敌人的程度。这种印象普遍存在，从中部地区过来的部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³⁷

现在，相互之间的分歧非常明显，以致就连内格林在国外的主要宣传人员都无法掩盖。路易斯·费希尔一九三八年八月写道：“有些社会党人指责共产党人想要控制所有职位和宣传工作。共产党人则指责社会党人做的太少抱怨太多。事实是，共产党人积蓄力量的做法以及他们的纪律性可能具有令人讨厌的副作用。作为一个中间党派，社会党人被夹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与共产党人之间。对两边都不喜欢的那些人不是闷闷不乐，就是希望有一座与他们以前谩骂的无政府主义者沟通的桥梁。”³⁸

630

鉴于共和派阵营内部不和这种状况，有什么迹象显示了内格林作为一名政治家颇为自负的才能吗？因为与共产党站在一边，他无法缓和人们的悲观情绪，在自己的党内也得不到信任。“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说，”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信告诉他的女儿，“无论我们失败还是赢得内战，独立的社会党人都将被迫移居国外，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将被佛朗哥杀害，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将被共产党人杀害。”³⁹受人尊敬的社会党右翼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留在马德里置身于党内斗争之外，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宣称：“如果我们赢得内战，西班牙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整个民主世界将敌视我们，我们只能依靠苏联。……如果我们被打败，未来将是可怕的。”⁴⁰

甚至早在五月份，内格林的“民族团结政府”组成仅仅几周后，热情之花就承认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争论”，她表示，“我们两党真诚地努力结束争论”至关重要。⁴¹尽管热情之花作出这种规劝，两党的关系仍然持续恶化。她在自传中记述说，它们一天比一天更难

以相处。“社会党领导人，包括那些倾向于与我们达成谅解的人[例如党的书记拉蒙·拉莫内达]，完全拒绝参加两党协调委员会会议。与社会党领导人的联系减少到与拉莫内达的几次会谈，……他以种种借口反对任何联合行动。”⁴²

拉蒙·拉莫内达是一个无人能比的机会主义者，自从一九二一年以来，其政治效忠对象就在西班牙社会党与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变来变去。他的冷淡态度表明，共产党人的影响力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明显衰落，这不仅是由路易斯·费希尔委婉地称之为他们“积蓄力量的做法以及他们的纪律性”造成的，而且是由战争的灾难性进程造成的。

631 他们前景黯淡的另一个迹象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越来越激烈的内部斗争。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由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运动在内战爆发之前合并而成，两年来，它是共产党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正如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双方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一致同意，在一个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确定统一组织的原则、纲领和最终的组织形式并且选出一个领导机构之前，合并以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成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方式进行。但是，根本没有举行代表大会。作为替代，合并后的青年组织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和另外一些青年社会党人加入了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他不仅指定了代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地方组织参加会议的人员，而且指定许多来自前线和工厂的年轻共产党员参加会议。这是他要的一个花招，使他可以确保大量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在全国委员会和执委会的选举中当选。“共产党人没有举行代表大会，”来自阿利坎特省的代表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写道，“而是玩弄‘骗局’召开了所谓巴伦西亚会议。他们竭力把它说成一次‘民主’的统一代表大会，但是事实完全相反。”⁴³埃斯克里瓦诺还在内战结束以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由于两个原因，我们这些忠于卡瓦列罗的人没有在会议上提出任何异议，现在看来都是因为缺乏经验造成的，尽管当时无可非议。这两个原因是：1. 参加会议的社会党青年代表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卡里略、莱恩、梅尔乔和奥罗拉·阿奈斯等人全都投靠了共产党。我们以为他们还是青年社会党人。……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伙懦夫已经背叛了我们，我可以向你保证，出

现的情况将完全不同。2. 会议的气氛和形式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我们打算作出反应时，会议已经接近尾声。”⁴⁴

尽管如此，两名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坚定支持者、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巴伦西亚省委书记何塞·格雷戈里·马丁内斯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斯图里亚斯地区书记拉斐尔·费尔南德斯仍然拒绝接受为他们在全国委员会中安排的职务；接着，没过多久，阿利坎特省的代表埃斯克里瓦诺在痛斥其他成员屈服于共产党人之后从执委会辞职。⁴⁵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初西班牙共产党的影响和权力急剧增强期间，表示异议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趋于沉寂。“战争为掩盖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最严重的政治灾难提供了有效的烟幕弹。”埃斯克里瓦诺写道，“如果有人试图发表反对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意见，他将被以破坏战争努力为由剥夺权利。对于进行大规模迫害来说，战争是一个多么便利的机会啊！……为了理解许多真正的青年社会党人为什么没有在这个统一组织诞生的那一刻就毁掉它，强调这一事实非常重要。”⁴⁶不过，在穆尔西亚，据陶里亚蒂说，分歧已经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班子：“一个由卡瓦列罗派组成，以青年之家为总部，另一个由共产党人组成，在党的机关里办公。”⁴⁷

随着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愈演愈烈，越来越多持不同意见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成员试图恢复社会党青年运动以前的政治组织，尤其是在阿利坎特、哈恩、穆尔西亚和巴伦西亚几个省。对于组织分裂的危险，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喉舌《现在》几乎不作任何报道，可是，它对“团结的敌人”越来越频繁的抨击以及“没有人能够分裂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因为]六十万联盟成员将阻止它”的警告⁴⁸却暴露了持不同意见的联盟成员所造成的威胁。对他们的活动感到担忧的卡里略企图“通过许以军队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官职的方式收买引人注目的反对派首领”，⁴⁹但是他没有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尽管共产党人从前线召来一些党员显示了他们的军事实力，社会党人仍然在哈恩省选出了一个新的省委。⁵⁰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的一封打印了三十七页的致美国社会党领导人诺曼·托马斯的信中，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描述了西班牙共产党的称霸野心，他写道：“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

中，或者像某些幽默作家称呼的那样，在‘苏化青年团’[一出关于苏联的戏剧的名称]中，对共产党人发展党员有强烈的反应，在一些省份，青年社会党人已经将骗人的‘统一’二字从他们的组织名称中去掉，恢复了以前的独立性。”⁵¹

不过，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层的最大威胁却在社会党左派的堡垒马德里出现了。将近一九三八年年底时，一个“青年社会党人委员会”成立了，由马德里省省长何塞·戈麦斯·奥索里奥的儿子苏格拉底·戈麦斯任委员会主席，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任书记。⁵²为了躲避危险，圣地亚哥·卡里略把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转移到了马德里，他试图重新控制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但没有成功。这也许可以解释他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陷落之后为什么没有返回中部地区。十一月，青年社会党人委员会在马德里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几乎每个省都派代表参加了。埃斯克里瓦诺证实，一些代表要求立即断绝与共产党人的关系，重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但是，因为当时敌军正在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⁵³与此同时，看到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即将发生内部分裂的拉蒙·拉莫内达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成立了一个隶属于执委会的青年书记处（Secretariado Juvenil），还任命了一些省份的青年书记，希望在反对派获胜的情况下能够获得重新恢复的社会党青年运动的控制权，不过，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陷落及其本人逃往法国使他在这方面所抱有的无论什么期望都即刻化为泡影。⁵⁴

由于这些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们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愈演愈烈，因此，没有必要再向那些前著名共产党人——他们的著作列在共产党的忠实信徒及其辩护士的参考书目上——的说法寻求证实。但是，完全无视他们的说法就等于向那些把所有不符合党的路线的著作排除在内战史书之外的人让步。《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的斯大林反对派》就是这样一本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书，它的作者是二战之后从苏联逃出来的著名共产党民兵指挥官巴伦廷·冈萨雷斯（绰号“农夫”）。尽管像无数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一样存在着许多不确和曲解，它仍然包含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价值的资料，我们应当予以记述。

（我对这本书的引用曾经受到著名作家和西班牙内战评论家赫伯

特·R.索思沃思的批评。⁵⁵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回应索思沃思的批评时说：“索思沃思先生对于证据非常挑剔。他拒绝考虑前共产党人所说的一切，也拒绝考虑其他任何与被认为参与了‘冷战’的西方组织‘有关’的人所说的一切。冷战在这里照例指的是发表令苏联领导人不快的意见或是讲述令苏联领导人不快的事实。所有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关注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当涉及有争议的问题时，……某些背叛者提供的材料是虚假的；任何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非常谨慎地从事。另一方面，不能因为这个或者那个见证人本人的立场否认其证词的真实性，甚至不能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的缺陷否认其证词的真实性。我们也不排斥那些总是把自己美化到超出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的人——否则的话几乎要把整个人类排除在外。即使不是如此明显地偏袒一方，索思沃思先生的标准也可以使他以坚持绝对准确性为借口把所有他不愿意考虑的人排除在外。”⁵⁶)

关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组成的第二届内格林政府，“农夫”写道：“从那时起，前线和后方的士气持续低落，我们的败仗一个接着一个。……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人的仇恨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一位党的领导人不得不宣称：‘我们不能后退。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否则的话，我们将像猎物一样在大街上被人追杀。’”⁵⁷

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共产党人不得不越来越依靠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在前线，诱骗、胁迫和暴力手段日甚一日。“成千上万我们的同志承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与被对面的敌人打死相比，他们[在前线]更害怕被自己这边的对手杀害。”⁵⁸在世界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斯德哥尔摩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宣称：“不能仅仅因为反法西斯军官和士兵属于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就杀害他们……否则的话，群众要问，内格林政权与佛朗哥手下的法西斯政权有什么区别。采取这种手段不可能不使士气低落道德败坏，不可能不损害人们的斗志。”⁵⁹

生活在被暗杀于前线的恐惧中的不仅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且包括所有不服从共产党的意志的人。由于一个持不同意见的青年社会党人小组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散发了一份拒绝接受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路线的报

告，前线枪毙的青年社会党人“不计其数”，另外还有“许多”社会党人被监禁、被降职或者失去了担任政治委员的可能性。⁶⁰苏加萨戈伊蒂亚告诉内格林：“我们的同志正在前线被杀害，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党证。”⁶¹前线的青年共和派人士也逃脱不了这种恐惧。据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说，为其“受迫害的成员”寻求保护的共和派青年运动领导人前往他的指挥部，要求允许他们加入他当时正在组建的第二十四军。“他们在一次来访时交给我一份发给共产党某个旅的……旅长或政委的‘机密’文件的副本，文件说，必须清除那些反对共产党权威的人，如有必要，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他们。”⁶²

634 在威胁和恐惧笼罩着前线的时候，对军事调查局和秘密警察的畏惧使大家噤若寒蝉，几乎听不到一点批评。从这时起，在共产党的宣传和苏联物资的支持下，内格林成为抵抗的象征。受运输条件和斯大林不要在内战中陷得太深的决定限制的苏联援助以下列信念为前提：英法两国最终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被迫干涉，而西班牙内战最终将成为一场西欧和中欧的全面战争的一部分。“如果战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的话，[莫斯科]将通过各种方法努力避免被孤立，争取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与希特勒开战。”共产国际顾问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告诉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⁶³

一九三八年五月，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保持一致，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一项决议中宣称：

西班牙共和派每天都在赢得同情和声誉。我们的斗争正在调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和自由力量。我们的抵抗正在激励大不列颠、合众国、法兰西等国自由民众的决心，为反对正在把[世界]推向战争的法西斯的野蛮暴行共同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共产党再次证明了它对具有民主特征的西班牙革命的立场，它还谴责一切危险、激进的冒险试验，这些试验只能……妨碍巩固和加强民主的成果。我们正在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它建立在人民的意愿和人民军队的基础上，它保证所有反法西斯的党派组织自由开展政治活动。⁶⁴

注释：

- 1 见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318—319页。
- 2 托里奥的四页回应现存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48档案柜，第308档案盒。其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哈辛托·托里奥，立即解除哈辛托·托里奥同志《工人团结报》负责人的职务”档案。
- 3 实例见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工人团结报》发表的社论。
- 4 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上的文章。
- 5 见本书第十九章（原书误为第二十章——译注）。
- 6 奥拉蒂奥·M.普列托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号《方向盘》上的文章。
- 7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05页。我们应当记得，尽管阿瓦德·德·桑蒂连是一个信仰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当他作为经济专员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时，他也把他的无政府主义原则暂时放在了一边。关于围绕着他在西班牙和阿根廷漫长的自由主义运动生涯而产生的某些争议的简要记述，见拉斐尔·希德发表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号《历史16》上的文章。
- 8 见塞贡多·布兰科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第5—11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在巴塞罗那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全国大会”档案，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4档案柜，C案卷。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全国大会”档案。
- 9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88页。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在内阁中投票支持八月法令的塞贡多·布兰科像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样认为，政府中没有出现问题。”（《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152页）
- 10 胡安·戈麦斯·卡萨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第262页。
- 11 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04—205页。
- 12 胡安·洛佩斯对自由主义运动中这位有争议的人物作了饶有趣味的描述，见《不重要的任务：一名工团主义者的回忆录》，第170—171页。洛佩斯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在拉尔戈·卡瓦列罗内阁中任商业部长。
- 13 见戴维·波特编的《充满激情的理想：埃玛·戈德曼论西班牙革命》，第44—45页。
- 14 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304页。
- 15 同上，第304—306页。
- 16 佩拉特斯写给胡安·利亚尔奇的信，见胡安·利亚尔奇《内格林：抵抗失败！》，第135页。
- 17 胡安·戈麦斯·卡萨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史》，第282页。据内战期间担任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的塞韦里诺·坎波斯说，“像其前后矛盾一样，”巴斯克斯“对自由主义运动的认识不足”，但是，两个因素对这种不足有所补偿：“无所畏惧和工作欲望。”（塞韦里诺·坎波斯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18 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307—308页。
- 19 同上，第309页。
- 20 同上，第311页。
- 21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44页。
- 22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七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23 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318页。
- 24 阿瓦德·德·桑蒂连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25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政治报》。另请参阅左翼共和派主席萨尔瓦多·克马德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政治报》。
- 26 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51—352页。
- 27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48—249页。
- 28 同上，第247页。
- 29 同上，第248页。
- 30 见本书第五十三章。
- 31 见本书第五十三章。
- 32 见本书第五十三章。
- 33 见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二月号《社会主义评论》。这些答复包含在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四日写给社会党同志何塞·迪亚斯·阿洛尔的一封信中。这封信没有在任何西班牙报纸上发表过。它的西班牙原文可以在已经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中看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61和61A档案柜，第221页。
- 34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0—231页。
- 35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63—464页。
- 36 同上，第473—474页。
- 37 同上，第465页。
- 38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日《民族》。
- 39 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4/A233。感谢哈维尔·图塞尔对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所著《关于内战与移居国外》的研究，它使我注意到了这封信。
- 40 西班牙共产党档案馆，莫斯科，被《西班牙内战与革命》一书引述，见第四卷，第166页。
- 41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西班牙全国团结起来：为了西班牙的独立，为了自由，为了共和国》。向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作的报告。
- 42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10—411页。
- 43 引自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向我提供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编号1）（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这一段话曾在本书第十二章引述过。
- 44 埃斯克里瓦诺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本书第十二章的引述更详细。
- 45 根据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向我提供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编号1）（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46 同上。
- 47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49页。整个内战期间，反共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穆尔西亚省委员会拥有自己的报纸《行动报》，见埃斯克里瓦诺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引述他发表在《新生》（墨西哥）上的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还提供了另一些城市的反对派报纸的名字。
- 48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和二十九日《现在》。
- 49 根据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向我提供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编号1）（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50 感谢我的朋友和可靠的消息提供者、费乌斯通讯社的里卡多·德尔里奥向我提供了这个重要消息。由于新闻审查，报纸对这件事几乎没有任何报道（例如，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喉舌《现在》上）。在我与德尔里奥谈话时所作的速记记录稿上，有关于这件事的更详细的内容（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埃斯克里瓦诺向我提供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编号2）（现存胡佛研究所）。

- 51 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58/v7^b。
- 52 埃斯克里瓦诺向我提供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编号2）（现存胡佛研究所）。
- 53 同上。
- 54 感谢费乌斯通讯社的里卡多·德里奥告诉了我这个情况。见我与他谈话时所作的速记记录稿（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拉蒙·卡斯特拉斯·阿奇多纳《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主义联盟：面对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328—329页。关于拉莫内达和青年书记处的更多情况，见埃斯克里瓦诺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二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和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现在》。
- 55 见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我的回应见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 56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 57 巴伦廷·冈萨雷斯，《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的斯大林反对派》，第72页。
- 58 见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251页。
- 59 一九三九年四月号《国际工人协会新闻》。
- 60 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2/13。
- 61 被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引述，见《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48页。另请参阅普列托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写给内格林的信（同上，第101—102页）。
- 62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90页。
- 63 被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引述，见《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59页。
- 64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国际新闻通讯》。

人民在为什么而战？

与其迎合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策一致，内格林政府努力争取外国资本的支持。

四月二十七日，它颁布法令解散了加泰罗尼亚电力联合会，¹该联合会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倡议成立，目的是要控制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开办的外国水电公司。根据这项法令的规定，所有公司将恢复企业法人（*personalidad propia*）的地位，以便将其归还以前的所有者。同时，解散革命初期成立的工人委员会，并向每个企业派遣一名政府审计员（*interventor*）。“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组织强烈抗议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批准的]集体化法令的这一肆意侵犯。”²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加泰罗尼亚的一些政治团体也提出抗议，它们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干涉。”³

这项法令“表明，”《纽约邮报》驻巴塞罗那通讯记者写道，“政府开始采取严厉措施安抚外国大资本家，从而把对英法两国外交政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财团争取过来。”⁴但是，由于相信佛朗哥将军将会赢得最终胜利，有关企业对这种姿态视而不见。基地设在多伦多、以加拿大人而著称的国际大型企业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和动力公司在加泰罗尼亚地区

拥有埃布罗河灌溉和动力、巴塞罗那电力公司、埃勒克特拉·罗伊森斯、塞格雷水电、曼雷萨电力和城市照明等企业，内战刚一爆发，它就将总部迁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的萨拉戈萨。巴塞罗那的公司经理弗雷泽·劳顿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写信告诉伦敦的一位公司管理人员H.马尔科姆·哈伯德：“这里的情况看上去正在日益恶化；目前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在公司业务和私人生活方面遇到各种可以想象的困难。”⁵如今，佛朗哥将军的胜利近在眼前，四月二十七日颁布的法令不大可能诱使他返回巴塞罗那。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没有明确提到这项法令，它警告说，只有承认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因素”才能激励“争取胜利的士气”；“企图以任何借口夺走[工人阶级]最想要的东西……废除[他们]首要捍卫的东西”就是“彻头彻尾的疯狂。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开辟了……通往解放的道路。……通过创造试验各种社会主义化的新形式，它利用生产资料开创了一个历史新纪元。⁶当我们谈论争取胜利的士气时，我们想到的是工人群众。夺走他们的革命成果——这些成果增强了他们的斗争意志，使他们加倍努力，为捍卫自由战无不胜——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士气，这样做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⁷

在尝试对外国资本进行安抚的同时，政府的审计人员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废除一些西班牙企业的集体化并且使其国有化。这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埃斯塔尼斯劳·鲁伊斯·庞塞蒂手下的经济部门在加泰罗尼亚工业化地区的有限范围内所倡导的一种政策。⁸此外，另一些企业被物归原主。《工人团结报》指责“鼓动这一趋势的人”缺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那种“慎重态度和责任心”，他们企图“恢复某些特权，甚至建立一些新的特权”，并不担心这将影响成千上万工人和战士的士气。⁹尽管只有部分企业物归原主，但是，因为许多所有者已被枪决或是在内战爆发时逃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所以，共产党控制的对外报道审查人员允许外国新闻记者对少量物归原主的情况作大肆渲染。

“如果共和派确实像其敌人称呼它的那样曾经是‘赤色分子’的话，那么，”《纽约邮报》的记者写道，“将工厂和矿山物归原主的壮举无疑

表明，这个标签如今不再适用了。实际上，许多工业资产从来没有被集体化，它们一直以私有私营的方式运转。还有数以百计曾在内战初期被工人苏维埃接管的其他企业已物归原主。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剩余的企业最终也要‘废除集体所有制’。这位官员声称，内格林政府已经变得比阿拉贡攻势之前的那个政府更加保守，更加倾向于资本主义，因此，他断言，内阁未来发生的变化甚至可能使它进一步右转。这位官员没有接着说下去的是，政府废除集体化具有某种政治动机。由此表明，对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利益来说，共和派政府不是一个‘赤色’政府。”¹⁰

637 这篇文章显然是官方的消息提供者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授意发表的，因为，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卡多纳·罗塞利的话说，实际归还的资产数量“微不足道”，¹¹但是，收回工人革命成果的威胁加上中央政府并未颁布任何使革命成果制度化的法律足以在自由主义运动的普通成员当中引起疑虑和不安。自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胡安·内格林以财政部长的身份签署法令要求集体化的工业企业向国家缴税却不给予它们合法地位以后，这种威胁就凸显出来。¹²

尤其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颁布的对战争工业实行军事化的法令所造成的威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军事化的可恶程度丝毫不亚于国有化。¹³尽管所涉及的工厂被工人委员会实行了集体化，工人委员会对工厂的占有后来也因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颁布集体化法令而合法化，但是，这种方式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央政府的承认。“[军事化法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佩拉特斯写道，“根据政治标准委派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建立一个由监督和顾问组成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其中有许多苏联人，他们听命于一个政党，它的指示不容质疑。这种情况必定产生可怕的后果：工人的士气逐渐低落，因为他们失去了控制权，真正的专家被专门诱使他人改变政治信仰的人取而代之。所有这一切均对生产造成了某种不利的影响。”¹⁴他在同一本书的后面写道，这项法令是由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参与其中的政府颁布的。“即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高层领导人表示了他们赞成的意见，普通会员也不会同意，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工人当中存在着坚决反对交出战争工业的意见。”¹⁵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大会的一份简

要的会议记录上，可以发现这种反对意见的痕迹。在这次会议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代表担忧地表示，由共产党控制的负责武器装备的国防部副部长接管战争工业将导致全国劳工联合会被劳动者总工会所兼并，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掌握的工厂和车间的管理权将被“解除”。这位代表说：“这一切都得到了全国委员会的默认！我们必须发出警告，这是通往地狱和灾难之路。”¹⁶

要把一些企业物归原主的消息同样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人群众心神不安。《土地与自由》发表的一篇冠以大字标题《人民在为什么而战？》的文章宣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人民不愿意重归一九三六年七月灭亡的那个政权的统治。尽管有人为了安抚国际上的反动派和被剥夺了特权的阶层，为了损害我们的斗志和夺取胜利必不可少的牺牲精神，说的是完全相反的话，做的是刹住前进车轮的事。”¹⁷

显然，革命未来前途的捉摸不定让工人群众忧心忡忡。“我们曾经抵制为了得到外国援助牺牲我国人民最重要和最宝贵的革命成果——必须作出这种假设——的倾向，认为那是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做法，或者更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策略。”《工人团结报》写道。¹⁸它在另一期报纸上写道，这种牺牲将“直接瓦解后方的斗志，随后使前线的士气一落千丈。这就等于告诉战士们，他们应当抛弃最重要的战斗理由”。¹⁹

对于那些把西班牙内战基本上描绘成为一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的历史学家（以及像亚伯拉罕·林肯旅的老兵那样的当代政治活动家），无论他们完全理解还是故意歪曲共和派阵营内部斗争的真正性质和苏联干涉的实际目的以及摧毁了一九三一年建立的共和国的那一场地震式革命的影响范围，²⁰此时提出“人民在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正合时宜。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这场革命就深度和广度而言并不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的一件大事，而只是一个可悲的现象，用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安赫尔·比尼亚斯的话说，它“严重损害了共和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对共和国及其外交政策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九七九年比尼亚斯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大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对于“控制革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改善共和国在英法两国政府眼中的

形象以使它们即便不直接干涉也将对共和国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非常重要。最终，他接着说，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可以肯定，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一封著名的信证明了这一点。……与学术界当前流行的说法相反，我不认为这意味着苏联干涉共和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认为它引起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反感。至少，这没有得到文献资料的证明。不过，回到革命的话题上，它的爆发确实无法避免，这决定了共和国的命运。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满怀热情投入了战争，只要有革命，就会有热情。当革命受到控制时，许多防线的热情衰退了。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之后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归根到底不可能依靠一场革命赢得战争。”²¹

由于比尼亚斯的陈述含糊其词，因此，通过引述费尔南多·克劳丁的分析著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的部分内容澄清一些问题至关重要。直到一九六四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分道扬镳为止，克劳丁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他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中写道：

如果战争只是一项技术工作和军事任务，那就很难挑剔指责西班牙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三位一体对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所起的作用。……西班牙共产党关于“我们若不赢得战争就不可能进行革命”的论点本身意义明确，但另一个总是伴随着前一个论点的关于“我们赢得战争之时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²²的论点本身则含糊不清，因为……共和派阵营的每一个政党和工会组织都有自己的“革命”概念。……

639

共和国的整个未来将严重受制于内战期间占上风的社会形态和政权类型。由西班牙共产党建立的军队、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基本上服务于两个政治目标：军事抵抗叛乱分子，同时保证资产阶级共和派可以接受而且相信“西方民主国家”也可以接受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占据优势。但是，在实现第二个目标的过程中，西班牙共产党建立的军队、共产国际以及苏联与革命现实和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发生了冲突，后者将这种现实视为他们最伟大的成就。这一冲突必然

削弱共和国的军事力量。两个政治目标……不是相辅相成而是相互抵触。第二个目标损害了第一个目标的积极作用。……

一九三七年头几个月，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认识到，他们顺应莫斯科的路线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态度并不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这导致了革命最初的“无产阶级内涵”持续萎缩，同时使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改良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政治军事格局中的力量不断加强。……

像西班牙革命这样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不是果断地向其最终目标前进，就是同样果断地后退并以反革命而告终。早在法西斯军队攻占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前，反革命力量已经在共和派控制区悄悄地建立起来了。内战拖延的时间越长，随着接踵而来的地方失守和人员牺牲，军事力量的对比将变得对敌人越来越有利（因为他们从德国和意大利得到的援助比共和国从苏联得到的援助多得多），失败主义和绝望的情绪也将在城乡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当中更加普遍地到处蔓延，并且影响无产阶级群体。阿萨尼亚和普列托的投降主义政策具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抵抗到底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西班牙共产党不顾一切地试图控制不断恶化的形势，但是，无论宣传还是它为加强军队或武器生产而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无法填补人民失去革命热情而留下的真空——在内战初期，这种热情是人民群众斗志高涨的决定因素。²³

接着，克劳丁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它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内战结束之前不久西班牙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士气低落的征兆。在描述了无产阶级最激进的一部分成员感到被拒绝、被背叛以及共产党内部“在乐观的外表掩盖下的怀疑和犹豫”之后，他继续写道：“[党内]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反对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和社会党改良派领导人结盟的政策，而且有人表示，对党来说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是把战争的指挥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倾向都与一种拥有广泛党员基础的认识有关：寄托于‘西方民主国家’援助的希望已被证明完全是幻想。”²⁴

无论这种背离主流的倾向——它反映了党内不断增长的怀疑情绪——

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其影响力绝不足以使党的政策发生变化，陶里亚蒂也迅速纠正了这种倾向。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反对我不得不经常采取的立场的人倾向于认为，只要把所有权力掌握在党的手中，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应当抓紧时间这样做。对于发动一场完全由工人阶级参加的运动的想法，佩佩[党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也曾拿不定主意。不过，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²⁵

尽管存在这样的证据，多年之后热情之花在接受采访时却坚决否认党内曾经出现过任何背离主流的倾向。她说：“我们在内战期间从来没有提出过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只提保卫共和国和民主政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没有任何犹疑。”²⁶不过，当马德里的《工人世界报》——巴塞罗那的共产党政治局对它的监管不太严格——大胆地发表意见时，背离主流的倾向短暂地公开表现出来：“我们不能像另一份报纸那样说：‘唯一可能对西班牙有利的战争结果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获胜，也不是共产主义获胜，因为法国不希望那样。’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我们，西班牙人民将取得胜利。”²⁷政治局的回应是明确的。肯定是由陶里亚蒂亲自授意——即使实际上不是他写的——发表的何塞·迪亚斯的署名文章写道：

“唯一可能对西班牙有利的战争结果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获胜，也不是共产主义获胜”的说法绝对正确。为了消除任何怀疑，我们必须再次重申，西班牙人民正在为国家独立……和保卫民主共和国而战。……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战后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如果说工人群众、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追随我们而且信任我们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国家独立、自由和共和国宪法最坚定的捍卫者。……提出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问题必将使人民发生分裂，因为共产主义政权不可能被所有西班牙人所接受，这绝不可能，所以，我们的党决不会做任何分裂人民的事情。……你们断言“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我们，西班牙人民将取得胜利”……但是，这也不符合政治形势或是我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政策。我向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作报告时说：“所有民主国家有理由联合起来共同采取行动……理由就是防止发生威胁我们大家的战争。”当我说到“所有民主国家”时，我

不仅想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而且想到了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等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我们希望这些国家帮助我们；我们认为它们可以通过帮助我们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你们在你们的文章里采取的立场完全不同，所以它是错误的。你们犯的错误是，你们忘记了我们的斗争所具有的国际特征。²⁸

根据这一明确的回应，显然，受共产国际指挥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打算像它从内战爆发以来所做的那样，以相同的温和外表示人。

注释：

- 1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2 关于这项法令的情况，见本书第二十二章。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对侵犯这项法令的抗议，见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和三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 3 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124页。
- 4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纽约邮报》。
- 5 感谢阿德里安·舒伯特向我提供了弗雷泽·劳顿一九三六年七八月份从巴塞罗那发出的电报和信函的复印件。据舒伯特说，这些电报和信函的原件为劳顿的一个家庭成员杰克·戈林所拥有。这些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6 见本书第二十二章。
- 7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土地与自由》。
- 8 见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尔《政府的经济政策，1936—1939》，第346页。鲁伊斯·庞塞蒂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 9 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工人团结报》。
- 10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纽约邮报》。
- 11 见卡多纳·罗塞利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12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对这项法令有价值的评论，见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第143—144页。
- 13 从一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报纸上摘引的下面这段话说明了他们对国有化的看法：“如果像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那样在西班牙实行国有化，我们将会走向独裁，因为，通过将一切国有化，政府将成为主人、主角，成为所有人和所有事的绝对主宰。”（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我们》。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土地与自由》）
- 14 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185页。另请参阅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43—344页。
- 15 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187—188页。
- 16 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在巴塞罗那召开的地方委员会全国大会”，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

- 54档案柜，C。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地方委员会大会”档案。
- 17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土地与自由》。
 - 18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工人团结报》。
 - 19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一日和二十日、十二月四日《工人团结报》以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土地与自由》。
 - 20 关于证明革命的影响范围和一九三一年共和国的崩溃的大量证据，见本书第四章。
 - 21 里卡多·德绍采写的《安赫尔·比尼亚斯访谈录》，载一九七九年五月号《历史时期》。
 - 22 克劳丁说明这一段引文出自何塞·迪亚斯所著《斗争的三年》一书的第350页，但是没有注明版本。
 - 23 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一卷，第187—189页。
 - 24 同上，第189—190页。
 - 25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96—197页。
 - 26 海梅·卡米诺，《与热情之花的秘密谈话录》，第117页。
 - 27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工人世界报》。
 - 28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红色阵线报》。关于克劳丁对《工人世界报》的文章和何塞·迪亚斯的回应的评论，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一卷，第190—1191页和第618页，注释159。

内格林的十三点战争目标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为了影响西方民主国家和佛朗哥阵营的温和派，政府采取了行动，它向西班牙和外国记者发表以下声明：

为了使同胞了解并告知世界，享有西班牙共和派所有政党和工会组织信任的民族团结政府……郑重宣布下面这些战争目标：

1. 确保一个彻底摆脱了一切外国干涉——无论干涉的性质和起因是什么——的西班牙的绝对独立和领土完整……

2. 从侵犯我国领土的外国军队和一九三六年七月以后以技术合作为借口来到西班牙的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干涉并且企图控制西班牙的法律和经济生活的人的占领下解放我国的领土。[为了防止误解，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明确解释说，这一段内容针对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和技术人员以及那些“被委派担任入侵者在叛军占领区建立的各种外国工业企业负责人”的人。^{1]}

3. 一个由建立在纯粹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强大国家所代表的人民共和国，它通过一个由享有普选权的公民选举产生的具有充分权威的政府行事……

4. 共和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应当由全体国民在内战结束以后立即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自由表达的意愿来决定。应当充分保证公民投票的举行并且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保证参加投票的公民不受任何可能的报复。

5. 在不损害西班牙统一的情况下尊重地方自治权……

6. 西班牙政府将保证充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证信仰自由，保证自由表达宗教信仰及自由举行宗教活动。[据以A.利萨拉为笔名的安德烈斯·马利亚·德·伊鲁霍说，这一条是他哥哥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促成的，他哥哥是一名身体力行的天主教徒，当时代表巴斯克民族独立党担任不管部长。^{2]}

7. 在国家最高利益允许的范围内，国家应当保证合法取得财产并且保护生产者。在不限制个人能动性情况下，它应防止任何可能导致剥削平民并且侵犯公众权利、危害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管理控制的财富积累。为此，国家应当鼓励小型企业的发展，保证家庭财产不受侵犯，促进一切有益于改善各阶层生产者精神、经济和族群状况的措施。

没有支持叛乱的外国人的财产和合法利益应受到尊重，因此，将对赔偿内战期间无意造成的损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8. 土地改革应当消灭那些旧的半封建的贵族庄园，它们缺乏任何人类、民族和爱国的情感，总是成为农村取得重大发展的主要障碍。一个建立在广泛、坚实的农民民主基础上的新西班牙，农民应当是他们耕种的土地的主人。

9. 国家应当通过推进符合西班牙生活和经济特定需要的社会立法保证工人的权利。

10. 民族文化、身体和精神状况的改善将是国家关注的首要问题。

11. 西班牙军队……应当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

12. 西班牙政府重申其拒绝将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的宪法准则。……

13. 对所有希望共同承担重建和强大西班牙的艰巨任务的西班牙人实行大赦。……³

内格林的喉舌《先驱报》确认，这一方案将在“战争结束当天”实施。⁴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总理对十三点战争目标的兴趣“近乎狂热。他认为它们非常重要，在佛朗哥控制区和国外是一种有效的手段”。⁵但是，如果关于“纯粹民主”和军队“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这是多党制所依赖的两个基本条件——的承诺具有一点实际意义的话，那么，正如前面几章所显示的那样，在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行为中几乎看不到任何迹象，更不必说西班牙共产党实行的那些政策了。甚至在这一方案正式宣布之后，西班牙共产党仍然继续拼命谋求对军队的控制并且重新开始进行鼓吹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造势活动。它在五月十三日宣称，统一的政党将有利于“所有倾向，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因此，谁也不能“无视”它，“只能最大限度地给予支持”。它敦促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应当“以极其紧迫和认真的态度为统一党证”而努力。⁶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之类类似的合并来看，如果这一合并实现的话，它将是向建立一个一党制国家所迈出的一大步，因而将使上述方案对“纯粹民主”和军队“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这两个基本问题所作的承诺变成空谈。对于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644

西班牙政府在国内对外对这一方案进行了最广泛的宣传。在接着召开的国际联盟会议上，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特别强调了“自由表达宗教信仰及自由举行宗教活动”的承诺⁷——自从革命爆发以来，这种自由受到压制。⁸随后几个月，一些改革开始进行。六月二十五日，内格林恢复了陆海空军的宗教活动，命令三军首长为有此要求的官兵提供宗教帮助。⁹十月十七日，巴塞罗那自内战爆发以来第一次目睹了宗教葬礼的壮观场面，葬礼是为悼念一名巴斯克上尉举行的，送葬的队伍“举着十字架”沿对角线大道行进，“神父精心着装”，参加者“唱着圣歌”。¹⁰内格林的新闻秘书弗朗西斯科·阿吉雷在为《每日图片报》撰写的社论中说：“昨天下午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天主教葬礼让安排国际战士撤离的军事人员看到了一个感人的场面。¹¹当他们离开这里时，葬礼所显示的尊重将使他们可以带走对于西班牙的某种印象，与他们迄今为止所得到的印象——即一个狂热偏执的可悲典型——相比，这种印象完全不同。……巴斯克英雄比森特·德·埃

吉亚·萨加杜伊的葬礼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正在共和国一边战斗的天主教徒知道，与以往不同，他们表达宗教信仰的权利现在……不仅受到政府的保护，而是受到全体公民的尊重。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证据，昨天证明了这一点，新闻电影也将向世界展示它。”¹²最后，内格林于十二月八日颁布法令，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设立一个“高级宗教委员会”，将与宗教活动有关的所有事宜交给这个委员会处理。¹³内格林的喉舌《先驱报》发表社评强调指出这项法令所提供的“宗教自由的保证”及其对于外国的影响，世界各国将会“看到共和国的自由精神”。在社评的旁边刊登了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胡里奥·豪雷吉和社会党人曼努埃尔·科尔德罗之类温和派政治家的赞美之词。¹⁴内格林任命他的朋友和生理学家同行、巴塞罗那大学的贝利多·戈尔费里奇博士为委员会负责人。¹⁵无法肯定地说内格林是否打算重新开放巴塞罗那的教堂，因为仅仅几周之后这座城市就被佛朗哥将军占领了。

645 十三点战争目标同时成为内格林政府的标志性装饰。“十三点方案……成为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内格林在国外的主要宣传代理人路易斯·费希尔写道，“内格林频繁地在演说中提到它们。它们被正式通报外国政府，国外的亲共和派宣传机构经常把它们当作话题。”¹⁶

在针对外国舆论发表的一次广播演说和赫伯特·R.索思沃思——五十年来他一直是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¹⁷——主编的每周一期的宣传小报《西班牙新闻》的报道中，西班牙总理宣称：“我们希望保证西班牙的独立和西班牙人民的自由。……我们需要西班牙人民通过一次公民投票在宽容、自由和个人保障的范围内勾勒西班牙国家的法律面貌。我们向大家保证，一旦战争结束，将实行一次全面大赦。我们需要一个民主产生的强大稳固的政府。……我们的方案由一个知道如何恢复秩序、创建军队……团结人民、保卫领土的政府作保证，它是多少代以来第一个将其权力与人民的愿望联系起来执政的政府。”¹⁸

外国同路人也帮助在国外宣传十三点方案，例如德国著名剧作家和诗人恩斯特·托勒。在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马德里广播电台对美国播送的一个广播节目中，他强调了个人财产受到保护。“你可以拥有一个店铺，一家百货公司。你可以拥有一间纺织厂或珠宝店。没有人会干涉你的生

意。”¹⁹共产党控制的国际纵队讲英语的部队所主办的刊物《自由志愿军》举行了一次论十三点宣言可贵之处的征文比赛。“这是一个深深感动了全世界富有人情味的正派人的庄严声明。”得奖的文章写道，“它将有效地使西班牙国内外许多摇摆不定的人确信，共和国的事业被有能力的人所掌控，因此一定会成功。……所有相信人类正义和自由的开明人士必须支持这一方案，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受到外国侵略者攻击时他们对共和国承担的责任。”²⁰十三点方案还得到包括左翼共和派及共和联盟的某些著名领导人在内的非共产党人士²¹和外国知名学者乐观的好评。²²

鉴于对这一方案的大肆宣传，它的来源值得一提。据路易斯·费希尔——在这个问题上，他提供的证据至关重要——说，方案的灵感来自英国电影制片人艾弗·蒙塔古。费希尔谨慎地避而不提蒙塔古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和伦敦《工人日报》的编辑。²³“在巴塞罗那逗留期间，”他在美国版《人与政治》中写道，“我天天都去外交部，每次我都看到艾弗·蒙塔古坐在德尔巴约的接待室里等待国防部批准他去前线拍摄影片。……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在我看来，共和派政府应当明确提出它的战争目标，类似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方案。’‘好主意，’我说道，‘为什么从没有人想到过？’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德尔巴约。……他去找内格林商量。内格林说：‘好啊，把它写出来。’德尔巴约草拟了十点方案给内格林看。内格林说，‘我们必须提出十三点方案以表明我们不迷信’，然后，他亲自增加了三点内容。”²⁴内格林轻浮的态度基本说明整个方案的实质。

646

值得注意的是，在路易斯·费希尔这本书的英国版中，所有关于艾弗·蒙塔古——从一九二九年起他就是著名的英国共产党党员²⁵——的内容都被删掉了，而且正如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所指出的那样，它还对十三点方案那一段情节作了“修改”以适合“英国人的口味”。²⁶“一段时间以来，”经过删改的英国版写着，“共和派领导人一直在考虑宣布社会和平目标的可行性。他们希望这些目标将会影响佛朗哥阵营的士气并且增加国外对西班牙共和派的同情。德尔巴约和内格林拟订了主要的战争目标，最后，它们在一次正式的内阁会议上被通过。”²⁷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这是一次为政府和国家增光的内阁会议，会议本身直接证明那些企

图把共和派西班牙描绘成一个外国势力、蛊惑民心的政客和革命者所控制的国家的人是在造谣。”²⁸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也在多年以后宣称：

“十三点方案证明了国外那些宣传活动的欺骗性，它们说我们打仗是为了在西班牙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某种无政府主义制度，而且无视民主的原则。”²⁹

尽管西班牙共产党没有直接参与十三点战争目标的炮制，不过，它在方案公布两周之后正式发表了以下公告：“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研究了十三点方案并且一致表示同意。这份文件符合正在为保卫共和国民主制度和国家独立而战的西班牙人民斗争的性质，从而奠定了我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的基础。……我们号召我们的所有同志、所有战士和全体反法西斯人士继续为民主的西班牙工作和战斗，在这个民主的西班牙，人民享有长期以来拒绝赋予他们的充分的权利，在这个民主的西班牙，他们将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平、正义和社会进步。”³⁰

在四月三十日内格林宣布其方案的内阁会议上，只有一个人发出了犹疑的声音。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第二天发给地方委员会的通报，唯一一位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阁部长塞贡多·布兰科建议先把方案交给各个党派组织认可，但是，内格林以下述理由予以拒绝：（1）它必须在当天发表同时递交英国大使馆；（2）它的目的是向国外表明，“尤其是向法国和英国”表明，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没有采取偏激的政策，也没有任何赤化的危险”；（3）如果把它交给各个党派组织，“谁也不会表示同意，因为它无法满足它们各自不同的政治诉求”。最后，内格林指出，宣布方案“不必照本宣科，因为它不是将要全面落实的一件事情，而是必须及时向国外发表的一个声明”。³¹

647

五月三日，在发给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地方委员会的一份通报中，半岛委员会表露了它的预感。通报说，十三点方案的目的肯定是想促使外国改变其对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的政策，但它也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开始”对革命进行清算。由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代表参与的政府宣布方案这一事实提出了一个与责任有关的“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看来已经“同意放弃迄今为止我们所捍卫的一切革命成果”。然后，半岛委员会以一种比较缓和的语气接着说：“作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作为更

强大的势力强加于人的东西，我们接受所宣布的方案，我们不能公开反对这一方案，以免使自己陷入给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带来真正灾难的境地。……但是，我们决不同意参与正在利用国际形势胁迫工人阶级放弃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集团的阴谋。如果我们革命的工会组织不去分担这一方案的责任，那就更好。但是，它已经为避免更大的灾难采取了行动，这与它派代表参与政府的目的的一致。与这些承诺无关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应当而且可以继续作为实现无政府主义追求和志向的工具。”³²

在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为采取宽容态度以免加剧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的同时，半岛委员会试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离经叛道保持距离从而避免承担历史责任，不过，这种巧妙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运动成员的支持，因为，半岛委员会在三天以后分发了另一份与十三点方案完全划清界限的通报：“从建立一个议会制政权的第三点到保证大赦佛朗哥的支持者的第十三点，整个文件不仅与我们的想法严重冲突，……而且不符合[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所造成的现实状况。……我们在文件中没有看到用什么办法保障工人和农民取得的成果：工人阶级管理生产的权利和集体耕种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国家保证私人财产、私有企业不受侵犯，保证自由举行宗教活动，发展小型企业，赔偿外国资本，等等，等等。在现在这个时候，难以想象制订一个更加反革命的方案。”³³

五月十九日，由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前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这两位著名的温和派人士控制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试图缓和自由主义运动中蔓延滋生的焦虑。它在一份概括了地方委员会对十三点方案的反应的通报中说：“[工会]积极分子……凭着直觉看到了危险，但某些同志有时候会夸大其词……因为宣布的方案包含了许多有利因素。”接着，像下面的举例所显示的那样，它以积极的态度解释了方案的每一点：

1. **确保西班牙的绝对独立和领土完整。**自从七月十九日以来我们反复重申了这一点。如果有人感到担忧，那应当是共产党人，因为文件提到了一个“摆脱了一切外国干涉”的西班牙，“无论干涉的性质和起因是什么”。……

648

6. 西班牙政府将保证自由表达宗教信仰及自由举行宗教活动。还能说些什么呢？既然我们知道宗教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北美和英国，那么，表明我们对它的尊重至关重要。

7. 国家应当保证合法取得财产并且应当鼓励小型企业的发展。我们更愿意看到一个支持社会主义化、集体化等等运动的声明，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忘记这些问题是我们国外问题的“症结”所在？难道我们可以突然不顾这一事实：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或是任何民主国家，它们能够友好地看待或者帮助一个建立在集体化、社会主义化甚至工人实行的国有化基础上的政权取得胜利吗？……

11. 西班牙军队应当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这只是重复了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和兼并意图（absorcionismos）始终表达的观点。

“我们逐条剖析了这份文件。”通报继续说，“……它并不像乍一看那样反革命。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不是根本问题。重要的是，为了影响外国舆论，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宣布它。……在法国，在北美，在英国，它是那些希望帮助我们的人所掌握的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这才是关键。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³⁴

尽管对十三点方案进行了大肆宣传，但是，它没有给民主国家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最有权势的成员奥拉蒂奥·M.普列托——就决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以及全国委员会支持十三点方案而言，他与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共同负有主要责任——在内战结束以后自以为是地宣称：“外交官和国外的资产阶级一点也不注意我国历届政府的虚假宣传，我国政府为其愚蠢的天真所害，试图掩盖像阳光一样明显的事情：一方面，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进行着零星的社会主义尝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暗中等待胜利的时刻，以便把西班牙布尔什维化。”³⁵

尽管如此，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佛朗哥将军全力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为止，一部分重要的西班牙左派仍然希望英法两国可能改变它们的政策，德国与西方民主国家潜在的对抗将突然爆发，变成一场拯救西班牙共和派的全面的欧洲战争。由于明显的外交原因，不可能公开承认这种希

望。热情之花宣称，即使在一九三八年春天东部前线崩溃之后，当一切看来都将化为一场灾难时，“我国仍然有人对国际形势抱太多的幻想，天天盼望发生某种突然改变欧洲前途从而结束对我国的入侵的特别事件。我们没有这些天真的幻想并且提醒大家警惕它们。[如果]一场欧洲战争爆发，由于迫切希望征服西班牙从而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正在入侵我国领土的法西斯分子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最野蛮的杀伤性武器屠杀我国人民。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以为一场欧洲战争对我们有利，可以更快地结束内战”。³⁶

尽管热情之花如此振振有词，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私下谈话时并不讳言他把希望寄托于一场欧洲战争，他的想法反映了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的期待。据阿萨尼亚的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说，德尔巴约向何塞·希拉尔“保证”，欧洲战争即将来临，它将“对我们的命运产生某种决定性的有利影响”；³⁷而苏联记者和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夏天外交部长向他保证，“以德国为一方、以法国及其盟友为另一方的战争不可避免”。³⁸

这当然也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希望和胡安·内格林的个人信念。后者是抵抗政策的象征，据西班牙共和国总理的朋友和始终不渝的仰慕者赫伯特·马修斯说，内格林“认识到，只要他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更大的冲突将会发生从而拯救西班牙共和派”。³⁹

注释：

- 1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工人世界报》。
- 2 A.德·利萨拉，《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共和国》，第209页。作者是他哥哥伊鲁霍的秘书。
- 3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先驱报》。着重体是我加的。
- 4 同上。
- 5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20页。
- 6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工人世界报》。
- 7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国际联盟第一百〇一次会议上的两次发言》，第15页。
- 8 关于内战期间加泰罗尼亚地区秘密宗教活动的记述，见阿尔韦特·马嫩特-塞希蒙和何塞·拉文托斯-希拉尔特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加泰罗尼亚的地下教会，1936—1939》。
- 9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10 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尔里奥。“里卡多·德尔里奥：德尔里奥采写的各种重要事件的报道和伯内特·博洛滕在与德尔里奥谈话时所作的速记记录”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
- 11 关于在国际联盟的监督下进行的外国志愿人员撤离的情况，见本书第六十二章。
- 12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八日《每日图片报》。另请参阅伊尼亚基·阿纳萨戈斯蒂和科尔多·圣塞瓦斯蒂安《黑暗年代：巴斯克自治政府——流亡，1937—1941》，第75页，注释14。
- 13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14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先驱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和十七日《先驱报》。共产党的报纸对设立宗教委员会的法令的评论，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红色阵线报》。
- 15 “里卡多·德尔里奥：德尔里奥采写的各种重要事件的报道和伯内特·博洛滕在与德尔里奥谈话时所作的速记记录”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
- 16 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92页。
- 17 “为了了解索思沃思对内格林的耿耿忠心以及因此产生的对内格林的盲目支持，”乔治·埃森魏因写道，“人们必须记住，他曾经作为一名重要的宣传人员为内格林政府效力。他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之间负责编辑《西班牙新闻》（见《当代作家》，第八十五至八十八卷，第557页），那是一份新闻小报，即使没有得到西班牙共和派政府的资助或者其他形式的官方支持，它也显然是其政策的喉舌。下面这些反复出现的主题使人确定了它的性质。1. 关于西班牙事态发展的新闻集中在内格林政府的成就上。于是，开放教堂被当作政府保证实施宗教宽容政策的事例列举出来。2. 关于其他事件的报道，无论多么有争议，它总是以某种方式从正面反映内格林政府的情况。在这份小报对一九三八年十月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道中可以发现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利用从赫伯特·马修斯那样的记者或者其他不是同情就是亲近内格林的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这份小报试图把审判描绘成‘共和国司法’一个范例。对案件‘事实’的所有报道都是按照这个角度，因此严重不利于那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告。例如，尽管这份小报没有公然宣称受审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是叛国者，但这一点得到明显的暗示。于是，负责策划这场审判的共产党人所散布的谣言被毫无保留地一再重复，例如，安德烈斯·宁与先后担任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政治书记和第二十九师师长何塞·罗维拉已经逃到‘叛军控制区’躲了起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西班牙新闻》）。3. 最后一点，（在生平特写等形式的报道中）最受关注的共和派人物是支持内格林的亲共分子，例如比森特·罗霍、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何塞·贝尔加明。后者是一位天主教作家，本人代表内格林政府参加过国外的友好活动。[对于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里所提到的“在国外进行的宣传只是为内格林博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先生和共产党人唱赞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为内格林的支持者并且经常出现在这份小报专栏里的外国人是赫伯特·马修斯、路易斯·费希尔、古斯塔夫·雷格勒和弗兰克·杰利内克。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索思沃思没有谈论过他作为《西班牙新闻》的编辑所起的作用。在就内战问题接受《历史时期》的采访时（一九七八年十月），他没有提到他是内格林政府的宣传人员这一事实，但他确实把这位总理描述成‘内战期间共和派阵营中最杰出的人物’，他还坚持认为，重新评价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成就的时候已经到了。”这里复述的前面某一章里的内容是乔治·埃森魏因一九八四年在认真分析研究了所收集的《西班牙新闻》的基础上专门为我撰写的。值得记录在案的是，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将军去世后，索思沃思作为研究西班牙内战的重要权威人士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西班牙的电视节目中，他把自己对西班牙内战的特定看法告诉观众。由于年龄的原因，大部分观众对于内战的复杂性几乎一点也不了解。
- 18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西班牙新闻》。

- 19 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新政治家与国家》。
- 20 一九三八年六月三十日《自由志愿军》。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那一期《自由志愿军》。
- 21 实例见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先驱报》及米格尔·圣安德烈斯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和六月八日《政治报》上的文章。
- 22 实例见威廉·C.阿特金森发表在《双周评论》上的文章。
- 23 《名人录，1973—1974》，第2268页，其中包括蒙塔古的下述生平资料：出生于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斯韦思林男爵二世的第三个儿子；一九二五年以后成为电影评论员、编辑、导演、编剧和制片人；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七年是《工人日报》编辑部成员；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七年是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处成员；一九五九年获列宁和平奖。
- 24 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91—492页。
- 25 见蒙塔古访谈录，载一九七二年秋季刊《银幕》。
- 26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第541页。
- 27 费希尔，《人与政治》（英国版），第465页。
- 28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31页。
- 29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90页。
- 30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工人世界报》。
- 31 罗克资料集，第五十九号文件（《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政府宣布的“十三点战争目标”的态度》），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分发的第九号通报。
- 32 同上，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分发的第十七号通报。
- 33 同上，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分发的第十八号通报。
- 34 同上，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分发的第十二号通报。
- 35 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儿子塞萨尔·M.洛伦索引自一本没有出版的书，见《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324页，注释41。
- 36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斗争：言论与行动，1936—1939》，第277页（引自她向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出版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所作的报告）。
- 37 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不为人知的肖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人生》，第293页。
- 38 伊利亚·爱伦堡，《战争前夕，1933—1941》，第207页。
- 39 赫伯特·L.马修斯，《轭与箭》，第40页。一九三八年六月阿萨尼亚接受爱伦堡采访时说：“内格林似乎相信，一场世界大战将会拯救西班牙。肯定将有一场战争。但是，他们不会在扼杀西班牙之前挑起它。”（爱伦堡，《战争前夕》，第209页）另请参阅埃莱诺·萨尼亚对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的访谈录，载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

英-法干预的希望破灭

虽然英法两国克制着没有在西班牙与意大利和德国进行对抗，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看不到自己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¹这是因为它们担心，在西欧打一场全面战争，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只能使苏联获益。这一点已经在前面的一些章节里面强调过，²但它重要得足以进一步加以证明。

在一份政策总结报告中，起草报告的格拉德温·杰布写道，集体安全的问题是，它可能“引发无论战败与战胜均造成灾难的战争”。³杰布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以来担任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的私人秘书，这份报告依据的文件部分来自英国政府中心部门负责人威廉·斯特朗，他们三个都是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支持者。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召开的一次法国国防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说：“如果看不到干涉西班牙将引起一场全面战争，那就一定是个瞎子。”⁴至于他所想象的全面战争，读者应当记得，他在三个月后用启示录式的语言向冯·韦尔切克伯爵作了陈述：“一场现代战争所造成的可怕的灾难性后果将为人类前所未见，那将意味着欧洲文明的彻底毁灭。一上战场，赤裸裸的破坏者——哥萨克和蒙古人——就会源源不断地大批涌现，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文明’。”

因此，西班牙内战期间英法两国的不干涉政策不仅是由它们对社会革命以及共产党人随后的优势地位——它们通过其外交官和秘密特工充分了解这些情况——的敌视决定的，而且是由它们的恐惧心理决定的，它们担心一场全面战争将使共产主义在整个欧洲登堂入室。所以，在掩饰或者引导无效的情况下，相继几届西班牙政府在约束或者压制革命方面的无所作为可能影响了英法两国的政策。为了证明这种看法并非牵强附会，有必要再来探讨我们在前面的一些章节里谈论过的外交博弈，⁵以便读者了解斯大林在西班牙导演的“民主”骗局为什么注定要失败。

我们已经看到，内维尔·张伯伦从一九三七年五月接替斯坦利·鲍德温担任英国首相之时起即以更大的力量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新首相认为苏联对英国的利益和西方世界构成主要的长期威胁。由于这个原因，与德国达成政治和解是张伯伦外交政策的基石，所以，认为英国终究将会冒着在西欧引起一场战争的风险援助西班牙共和派不切实际。

我们在前面某一章已经看到，一九三八年春天一些共产党员开始怀疑英法两国最终将被卷入这场冲突的假设，⁶但是，如果想要保持斗志，尤其是保持前线的斗志，那就必须消除共产党人不能接受的这种怀疑。一九四〇年，曾在内战期间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当时已与共产党人断绝关系的英国作家拉尔夫·贝茨说：“我从不认为西班牙政府将会得到英法两国的真正帮助。”他说，他受到在马德里处理这个问题的英国共产党代表的“严厉指责”，国际纵队的刊物《自由志愿军》——他是这份刊物的编辑——甚至拐弯抹角地“指责”他“可能使年轻战士们的头脑里产生这种想法”。“如果我们为了集体安全遏制革命的话，那我们就失算了。我认为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始终没有放松[把英法两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努力。如果不大幅度减少这种努力，我们怎么可能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⁷

哈利法克斯勋爵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与阿道夫·希特勒举行的一次会谈明确显示出张伯伦及其支持者打算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到什么程度。时任掌玺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后来作为外交大臣⁸与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约翰·西蒙爵士一起成为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哈利法克斯承认，希特勒“不仅已经为德国做出巨大的

贡献”，而且可以“通过不许共产主义进入他的国家阻止其向西方继续发展”。哈利法克斯说，英国方面“不一定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持现状”。他接着谈到“欧洲秩序可能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也许注定将会发生。在这当中突出的问题是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关切地认为，任何变化都应通过和平演进的过程实现，因此应当避免采用可能引起影响深远的动乱[即西欧战争]的方式”。⁹由于奥地利是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门户，但泽是进入波兰的要冲，这些话必定促使希特勒认为，他对东欧的领土野心几乎不会遭到反对。

652

“如果说哈利法克斯这些话具有什么实际意义，那就是，”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写道，“它们引诱希特勒鼓励但泽、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日耳曼民族主义分子制造动乱；同时还向希特勒保证，这种动乱不会遭到来自外界的反对。”¹⁰希特勒也得到了法国政府的类似保证。“[我]吃惊地注意到，”访问巴黎归来的德国驻奥地利大使弗朗茨·冯·巴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告诉希特勒，“像[外交部长]博内一样，法国总理[卡米耶·肖当]认为可以对重新确定法国中欧政策的方向进行完全不设障碍的讨论。……[他]也不反对通过演进的方式明显扩大德国对奥地利的影响。”¹¹此外，冯·巴本在十二月四日写给德国外交部负责政治部门的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的信中说：“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对于德国……在重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博内和肖当都没有表示任何反对。”¹²

为了推行其绥靖政策，张伯伦撤除了外交部中最有力地倡导反德主张的常务副大臣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的职务，将其安排在新设立的“首席外交顾问”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据伯肯黑德伯爵说，“他发现自己被关进了一只镀金鸟笼”，“对外交事务不再能施加任何实际的影响”。¹³张伯伦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批评斯坦利·鲍德温几个月来“白白浪费时间而没有”把范西塔特赶出外交部，他写道：“说来有趣，我用三天就办成了这件事。……我担心他出于本能根本反对我的政策。……我猜测，罗马和柏林将欢欣鼓舞。”¹⁴

由于绕开了外交部，更有力的推行绥靖政策的道路如今已经畅通无阻。据与张伯伦密切合作的其首席外交政策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说，

对于首相与那位独裁者达成谅解的政策，外交部代表着一种障碍。¹⁵“对于威胁着欧洲的这场危机来说，”坦普尔伍德子爵（塞缪尔·霍尔爵士）在他发表的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录中写道，“[张伯伦]似乎觉得外交部这部老式机器运转得不够迅速。”¹⁶更能表达霍尔爵士对外交部的真实态度的是他在斯坦利·鲍德温辞去首相职务之前不久的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写给内维尔·张伯伦的那一封直言不讳的信。在建议张伯伦不应仿效“鲍德温敷衍了事、逍遥自在的无为态度”之后，他继续写道：“在你控制局面之前，不要让国际政治事务中发生任何无法挽回或损害严重的事。我说这话是因为我相信外交部对德国（以及意大利和日本）有严重的偏见，因此它们不自觉地几乎永远不可能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我个人认为，一旦你成为首相，很可能改变欧洲的气氛。”¹⁷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可以绕过正常的外交部渠道直接给首相写信并登门拜访的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¹⁸告诉希特勒，英国政策旨在“为与德国建立一种真心诚意的友好关系奠定基础”。亨德森补充说，哈利法克斯勋爵已经确认，可以认为欧洲“极有可能”发生变化，只要这些变化是“高度理性”而非“随意使用武力”的结果。¹⁹威廉·N.梅德利科特在他为《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所写的序言中断言，这一政策肯定不是亨德森通过对绥靖政策的某种“修正主义”解读“自己制定出来的”。²⁰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和伊恩·科尔文所指出的那样，亨德森是张伯伦的追随者及其政策的主要鼓吹者之一。²¹梅德利科特通过引述亨德森本人的说法而作出的推断更引人注目，这位前驻柏林大使在他的回忆录《失败的使命》中写道：“张伯伦先生和我之前注意到的鲍德温先生都同意，我应当把希特勒和纳粹党当做目前的德国政府尽最大努力与之合作。……张伯伦先生向我概述了他关于对德总体政策的看法，我认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始终遵循他为我制定的总路线，由于这一路线非常符合我个人的职业观念，因此，我可以在德国更从容、更忠实地为我的国家提供最好的服务。”²²

关于这一点，值得引述一下亨德森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提交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他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东欧的地位]从来没有明确确定，它也不是英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另外，德国人肯定比斯拉夫人更开化，

因此，如果处理得当的话，他们最终对英国利益的潜在威胁也更小——人们甚至可以断言，假如德国的准备工作足以使大英帝国相信这不是同时针对它的，那么，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竭力阻止德国完成它的统一，或是阻止它为与斯拉夫人打仗做准备。”²³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前两天，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在访问伦敦期间向希特勒报告说，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他，“张伯伦和他——哈利法克斯勋爵——决定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在英国人看来”，为了推行这种政策，“张伯伦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同时冒着巨大的风险”。里宾特洛甫回应说：“德国希望强大而且必须强大。……为了对付苏联的进攻，德国必须武装起来。……元首开始不想要西方大国提供帮助，除非某一天世界革命的压路机驶向德国。”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时插话说：“英国非常清楚德国的实力，因此，它无论如何都不会反对德国。”接着，里宾特洛甫继续说：“德国希望得到生活在靠近德国东部边境——即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千万日耳曼人的民族自决权。……关于这一点……当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贝希特斯加登对此表示理解时，当他声明东欧的现状不可能无条件地永远保持下去时，元首感到非常满意。”²⁴第二天，里宾特洛甫报告说，张伯伦“极其郑重地要求”德国外长告诉元首，“他最真诚地希望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²⁵

654

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在伦敦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实际上，这被认为不可避免，²⁶因此，张伯伦继续镇定自信地推行他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不过，希特勒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其下一个领土目标至关重要，免得英国因对法国的条约义务卷入一场欧洲战争。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日益加剧的五月二十二日，哈利法克斯勋爵指示内维尔·亨德森把出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告诉里宾特洛甫：“如果非得采取暴力手段不可的话，我或他均无法预测随之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如果由于在那里采取鲁莽的行动引发了一场欧洲大火，我请他不要期待本国将会袖手旁观。只有那些希望看到欧洲文明毁灭的人才会从这样一场灾难中得到好处。”²⁷九月初，相互理解出现了。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代办特奥多尔·科尔特向迪克森大使报告了与张伯伦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会谈的情况：“会谈在一种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威尔逊]明显受到感动（就一个英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可能流露出的此类

情绪而言)，最后他握着我的手说：‘如果我们两国——英国和德国——就解决捷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话，我们只须清除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决定所造成的阻力。’”²⁸九月底，作为英国逼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慕尼黑协定。²⁹

到这时，斯大林肯定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从一九三四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以来他怀着摆脱德国威胁的希望积极推行的集体安全政策可能已经失败了，英法两国将会冒着战争的风险干涉西班牙的微弱希望正在破灭。因此，为了使德国军队把攻击的目标转向西方，他重新开始对通过谈判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产生了兴趣。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贸易代表达维德·坎杰拉基在内战初期就开始为达成一项协议与德国谈判，但是，这些试探性的努力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实际上，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胡安·内格林被推翻³⁰以后，斯大林才最终放弃了使英法两国因西班牙内战而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全部希望，恢复执行与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的计划。

这一时期重要的是预测西班牙的事态发展，甚至调查欧洲列强之间除了结束西班牙内战之外还会玩弄什么外交阴谋，以便充分了解将要参与的危险游戏以及英国的政策制定者本身在战争期间真正担忧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在向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斯大林痛斥英法两国鼓励德国与苏联进行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它们将作为有生力量出现……为两败俱伤的交战双方强行规定停战条件”³¹——如果西班牙内战发展成为一场西欧的战争，这正是斯大林为苏联预留的仲裁人角色。同时，他还对与德国和解的愿望第一次作出了公开的暗示。“一九三九年三月，斯大林元帅发表了一次讲话，”第三帝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作证说，“他在这次讲话中对与德国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的愿望作了某种暗示。我把这个讲话交给阿道夫·希特勒，并且问他我们是否应当设法查明这个暗示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真实的意图。希特勒起初不愿这样做，但是后来逐渐接受了这个想法。关于商务协定的谈判开始进行，经元首同意，我在谈判期间对莫斯科进行了试探，以确定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建立某种沟通渠道的可能性以及两国的利益是否至少可以协调。”³²

正如在德国外交部档案中显示的文件所显示的那样，³³从斯大林发表讲话开始，双方在讨论政治和解问题时均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无疑源于下述事实：德国和苏联均担心对方利用为政治和解提出的具体建议加强其与英法两国谈判的地位。实际上，这些文件表明，直到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为止，事情的进展没有超出暧昧试探的范围，此时距离（八月）签订导致德国进攻波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苏联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协定不到三个月。就在五月三十日当天，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打电报给德国驻莫斯科大使：“与此前制定的策略相反，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与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³⁴

尽管斯大林直到一九三九年年中还没有开始与希特勒进行正式谈判，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除了通过坎杰拉基作出的姿态之外，他还想方设法让希特勒知道，把他当作合作伙伴而不是敌人对德国有利。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苏联情报机构的第四种方法是所谓传递错误信息。……传递错误信息不只是为了说谎而说谎；同时还想把它当作一种微妙的手段，诱使某个外国政府去做克里姆林宫希望它做的事情。……西班牙内战期间……传递错误信息部门奉命向德国军事情报机关传递信息：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飞机不是最新设计的，苏联的武器库里停放着数千架新式飞机，都是飞行速度更快、飞行高度更高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战斗机。这并不是事实。（尽管数量不足）苏联向西班牙提供的是它所拥有的最新、最好的飞机。这一误导他人的情报严重影响了德国最高统帅部。……显然，斯大林想给希特勒造成深刻的印象：苏联比他认为的强大得多，武器装备也更优良，因此，对于德国来说，把苏联当作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比较明智。”³⁵

656 八月在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四个月前，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声称，斯大林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对“孱弱的”民主国家的极度蔑视为基础，因此，他的国际政策是由一系列花招组成的，这些花招的唯一目的是使他与希特勒打交道时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³⁶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斯大林不可能把他的外交政策完全建立在与希特勒达成一项有问题的协议的基础上。由于这个原因，他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集体安全的选择权，希望西方列强最终与希特勒在西班牙或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对抗，从而使苏联边

境摆脱德国入侵的威胁。正是因为斯大林拥有两种选择权，所以，就像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即使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后，他仍然期待英法两国改变它们的中立政策，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西方潜在的对抗最终转化为战火的希望越来越小的情况下继续战斗。

认为只有斯大林、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把赢得内战的希望寄托于最终爆发一场欧洲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领导人也怀着这种希望。³⁷有一段时间某些著名的社会党人同样抱有这种希望。谈及一九三七年夏天和秋天佛朗哥将军占领巴斯克各省和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在其政府中担任安全总局局长的文塞斯劳·卡里略写道：“不过，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告诉我们，胜利的希望并没有破灭，它取决于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它们坚持认为，英法两国不可能允许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这将使它们在地中海的地位岌岌可危。由于我准备说出全部真相，我不想隐瞒这一事实：当初我也有这种看法。……但是，我没有打算从战争中获得好处；除了我的祖国之外，我也没有为别的什么人的利益效力。”³⁸

另一方面，像希望通过谈判结束内战的社会党右翼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一样，阿萨尼亚总统对期盼导致一场欧洲战争表示不满。他曾在答复支持内格林的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时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认为，一场世界大战将会拯救共和国的正义事业。这场大战将会成为一场浩劫，它的规模无法想象，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试图通过牺牲成百上千万人的性命得到拯救是错误的。……我发现，你们都受内格林的论调影响。……试想一下，就像上一次大战结束时共产主义输入了东欧一样，当这一次大战结束时，共产主义将输入西欧。大多数共和派人士——我猜想，还有大多数社会党人——对这种结果深恶痛绝。”³⁹

如果说一场全面战争终将爆发的希望落了空，那么，这不是因为英法两国决定政策的那些人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势力在地中海的扩张不太在意，这是因为两国外交政策所考虑的范围超越西班牙问题涵盖整个欧洲。如果英法两国不愿在西班牙与德国对抗，如果它们还要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如果内维尔·张伯伦最终将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秘密建议与德国达成某种将使英国摆脱其对波兰所作保证的政治解决方案，那

么，这是因为它们知道，阻挠德国实现它在这一阶段的目标，即使不会导致战争，也将削弱纳粹政权从而增强苏联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影响英法两国政策的那些人希望在西方避免战争，直到德国在东方削弱了自己的实力为止。在德国入侵苏联折损自己的利齿之前与之对抗将使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仲裁者，与不得不承担作战主力的重任相比，苏联将因此拥有更加巨大的影响力。

当然，归根到底，英法两国能够容忍德国完全控制的欧洲地区不可能大于他们容忍苏联控制的欧洲地区。它们不希望任何人拥有支配地位。德国领导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如果德国在占领波兰之后首先入侵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而不是进攻苏联的话，那是由于德国人认为征服西欧并且控制其海岸线是与苏联交战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为，尽管英法两国鼓励德国对东欧的野心，但是，德国并不能确定，一旦它在苏联领土上陷入一场消耗战，这些大国不会尝试恢复有利于它们的平衡。毫无疑问，在英法两国那些反对采取让德国在东欧自由行事的政策的人心中，德国将在袭击苏联之前进攻西方的看法根深蒂固。⁴⁰

尽管德国的进攻方向看来似乎明确无误，但是，有证据表明，英法两国领导人并没有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掉以轻心：绥靖政策可能事与愿违，德国可能向西进军而不是向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慕尼黑协定签署一个月之后，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写给英国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的一封信中概述了他的想法：“我们今后必须考虑德国在中欧的优势。……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法国必须通过保持将使对它们发动的任何进攻成为冒险的强大的武装力量维护它们在西欧的优势地位。……允许德国在中欧扩张是一回事，在我看来这是正常和自然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能够抵制德国在西欧的扩张，否则的话，我们的整个地位将被削弱。”⁴¹

英国驻柏林大使馆代办G.奥格尔维-福布斯爵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的一份公文急件中告诉哈利法克斯，德国可能在向东进军之前进攻西欧。他说，有一派人认为，“在确信他在东方行动时其西翼不会受到攻击之前，希特勒先生不会冒险进军苏联，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在英国完成重整军备之前消灭法国和英国”。⁴²哈利法克斯的副国务大臣助理威廉·斯特朗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提交的一份报告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在这份

报告中提到了“我们曾经收到过的一些希特勒打算在今年春天进攻西方的报告。……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不可能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而物质条件将使它更容易在西方而不是东方采取行动”。⁴³

显然，法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罗贝尔·库隆德尔在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几天后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写给法国外长乔治·博内的一封信中说，纳粹领导人发现他们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马不停蹄地继续征服东欧和东南欧”，或者“在英法两国依靠美国帮助在军备方面赶上德国之前进攻这两个国家。……目前，第二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必须重视放任德国采取这种行动的危险”。⁴⁴

尽管如此，一般认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下一个行动将针对波兰。但是，不顾在议会中的反对派和群情激愤的英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仓促作出的维护波兰独立的条约保证，张伯伦竭尽全力逃避他所承担的义务。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和理查德·戈特就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随后为摆脱这些义务所做的努力以及八个月的“虚假”战争等问题对文件资料进行的精心研究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⁴⁵甚至在虚假战争期间，张伯伦仍然希望英国与德国达成一项将使西欧避免战争的协议。⁴⁶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他的主要合作者和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向赫尔曼·戈林派往伦敦的使者赫尔穆特·沃尔塔特提出的秘密建议以及几天之后威尔逊与德国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迪克森举行的会谈同样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这些被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爵士称为“见不得人的谈判”——张伯伦首相在没有告知外交部的情况下“愚蠢地参与”其中⁴⁷——是绥靖主义政策的巅峰之举。冯·迪克森在战争爆发以后所写的一份长篇备忘录中记述了威尔逊所提出的那些建议，苏军在位于格罗迪茨堡的冯·迪克森庄园里发现了这份备忘录，他还在担任大使期间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所起草的一份篇幅较短的“绝密”报告中记述了威尔逊的建议。⁴⁸这些建议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不仅因为迪克森后来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于伦敦的一部著作中证实了它们的所有重要细节，⁴⁹而且因为沃尔塔特在亲自写给戈林的报告中提到了它们。⁵⁰另外，从来没有任何英国历史学家对威尔逊的建议（很自然，他向外交部隐瞒了这些建议）⁵¹提出质疑。尽管许多历史学家

（例如威廉·N.梅德利科特、⁵²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⁵³和西蒙·纽曼⁵⁴）在他们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所作的修正主义评价中故意忽略了威尔逊的这些建议，但是，它们已经被另外一些历史学家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尤其是伊恩·科尔文、⁵⁵刘易斯·内米尔爵士⁵⁶和A.J.P.泰勒。⁵⁷不过，这些建议并没有被赋予它们应有的重要意义。

659 尽管与西班牙内战没有直接关系，迪克森的两份备忘录比其他任何文件更清楚地显示了绥靖政策的主要动机——使德国的侵略转向东方——并且说明张伯伦为与德国达成某种政治和解以便维持西欧的和平究竟准备走多远。所以，它们与西班牙内战具有特别重大的关系，因为它们证明斯大林意欲通过使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而在西欧燃起一场战火的企图不会得逞，它们是斯大林试图通过歪曲革命的真正性质影响西方国家政府的努力必定失败的最明显的证据。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应当在本书论述的范围内。

迪克森在篇幅较长的那一份备忘录中证实：

[一九三九年]七月，当[戈林的使者赫尔穆特·]沃尔塔特先生在伦敦进行捕鲸谈判时，威尔逊[霍勒斯·威尔逊爵士]邀请他举行了一次会谈，并在就预先准备的说明事项交换意见之后提出了一项全面调整英德关系的计划纲要。……

在政治领域希望签订一项原则上放弃侵略的互不侵犯条约。这项条约的潜在目的是使英国以它们已经通过这项条约获得德国放弃侵略手段的保证为由，逐步摆脱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

威尔逊建议的重要性被这一事实所证明：威尔逊对沃尔塔特的邀请得到了张伯伦的亲自批准，他的办公室离威尔逊的不远。但是，为了不影响其使命的非官方性质，沃尔塔特拒绝了这个建议。……

为了避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于八月三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一个月]去威尔逊家里拜访了他，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威尔逊以一种比他对沃尔塔特所采取的更为明确的方式再次确认，缔结一项英德条约实际上将使英国的担保政策失效。与德国达成协议将使英国可以以互不侵犯条约保证德国不会进攻波兰为由摆脱它在波兰问题上的尴尬处境；这样就解除了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

然后，可以说，波兰将单独面对德国。

在我的坚持下，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还谈到了面对[因希特勒一九三九年三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而引起的]英国公众舆论的群情激愤如何进行谈判的问题。……他非常坦率地承认，由于采取这一措施，张伯伦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使自己面临下台的可能。不过，通过巧妙而严格的保密，可以避免触礁。……

就新的英德战争爆发而言，最可悲的事情是，德国要求得到与英国平等的世界大国地位，英国原则上也准备承认这一地位。但是，德国需要立即、全面和明确地满足它的要求，而英国——尽管它准备放弃它在东方承担的义务及其包围德国的政策，同时允许德国在东欧和东南欧取得支配地位并与德国讨论真正的世界合作伙伴关系——只想通过谈判以及逐步改变英国政策的方式实现这一点。这种改变要用几个月而不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才能完成。⁵⁸

660

A.J.P.泰勒是少数几位敢于大胆议论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秘密建议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他写道：“威尔逊在唐宁街十号的信笺上写了一份备忘录，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它从英国档案中消失了。这份备忘录建议缔结一项英德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条约。……这项条约‘将使英国得以摆脱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难以想象，这些建议是在张伯伦不知情或是未经张伯伦批准的情况下提出的。”⁵⁹

尽管威尔逊的建议没有得到柏林的回应并且如冯·迪克森所说被“直接扔进了废纸篓”⁶⁰——肯定是因为急欲在入冬之前解决波兰问题的希特勒更愿意与斯大林而不是与英国签订一项条约，前者可以立即提供领土收益，后者则需要在群情激愤的英国舆论的压力下进行时间无法确定的长期谈判——但这却是英国政府最终的努力，是其为了使德国的行动目标远离西欧所作的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

说来奇怪，A.J.P.泰勒不确定英法两国政府是否期望纳粹德国消除“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这是当时和后来苏联人的怀疑。官方档案中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甚至在其他地方也没有。英法两国的政治家被德国问题弄得过于心烦意乱，以致没有考虑德国成为统治东欧的大国后将会发生的

事情。当然，如果德国非要侵略不可的话，他们更希望它侵略东方而不是西方。但是，他们的目的是避免战争而不是准备打仗；因此，他们真诚地相信，至少张伯伦相信，只要希特勒的要求得到满足，他将适可而止寻求和解。”⁶¹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在战前那几年英国与苏联进行的危险的外交博弈中，英国政府所奉行的各项政策——从一九三五年开始鼓励德国重整军备的政策，一九三八年逼迫捷克斯洛伐克屈从德国要求的政策和一九三九年七月不惜以牺牲波兰为代价企图与德国进行秘密缔约谈判的政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成了一个又一个愚蠢的举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背后没有任何战略思考，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德国一旦成为东欧的霸主并且与苏联建立了一条共同边界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661

英国军事专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谈到德国入侵波兰后的战略形势时承认：“由于德国与苏联现在面对着一条共同的边界，因此，[英法两国]最希望的是，这两个互不信任的盟友之间将发生摩擦，从而使希特勒扩张的力量向东发展而不是向西。”⁶²尽管利德尔·哈特没有证明这种希望与两国的战前政策之间存在着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考虑到本章以及前面某些章节所提出的大量证据，难以理解英法两国领导人为什么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很久就“被德国问题弄得过于心烦意乱，以致[像A.J.P.泰勒指出的那样]没有考虑德国成为统治东欧的大国”以及德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一条共同边界“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

当然，并无证据表明，在战前那几年推行绥靖政策时，除了担心西欧将会爆发一场对苏联有利的战争之外，英国领导人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他考虑的影响。据伯肯黑德伯爵说，这些考虑包括英军参谋长在一九三八年夏末提交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得出的结论：英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因此，在缺乏强大盟国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在三条战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上作战。⁶³“[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担心远东的局势，”伯肯黑德伯爵证实，“如果英国在西方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他们担心日本可能在远东采取行动；因此，他们始终心神不定地关注着美国的中立并且意识到令人不快的实际情况：万一出现了什么麻烦，不

能期望得到美国方面的帮助。英国政府还担心自治领^①各国对参战的态度。南非已经决定保持中立，它应当会这样做；澳大利亚工党反对参战，而麦肯齐·金[总理]能否使加拿大人民参战则存在着重大疑问。”⁶⁴此外，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L.莫厄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自治领各国采取的政策是一种不承担义务的政策，“因此，它们肯定不受英国所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它们]当然反对参战，并且为绥靖政策使它们远离战争的威胁而感到高兴”。⁶⁵尽管所有这些考虑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用来为绥靖政策进行辩解，但是，在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恐惧这个最重要的考虑面前，它们都显得苍白无力。

本章以及另外一些章节的内容已充分证明，绥靖政策的根源在于这种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在于相信纳粹德国是一道防止共产主义传播的屏障，在于相信西欧爆发一场战争只能有利于苏联扩大它的势力和影响。但是，这些绥靖政策的基本要素却被英国主流史学界低估或者几乎完全忽略了。

由于英国历史学家对本国过去的外交政策持谅解态度而造成的这一失误有两个原因。第一，不因本国政府针对某个外国政权采取马基雅维利式的谋略而追究其责任是为公众所接受的传统。因此，无论爱国或者现实的张伯伦及其支持者试图怎样使西欧免遭战争或者革命的蹂躏，不应指责他们密谋使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与另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相互争斗。“当然，”英国新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道，“英国有一些……主张谈判的团体，希特勒肯定一直希望谈判——‘德国与大英帝国以牺牲苏联为代价进行交易’。但是，这种犬儒主义（或现实主义）与英国传统社会无关。”⁶⁶第二，由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尽管斯大林本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主流历史学家不想因为承认英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责任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662

在揭露绥靖政策主要根源问题上的这一失误不仅对于世界历史这一重要时期的研究是不幸的，而且对于那些试图真正了解西班牙内战与革命、弄明白斯大林在西班牙制造的民主假象为什么注定不起作用的人也是不幸的。

^① 一九三九年以前用“自治领”（Dominion）称呼后来的英联邦国家以表明它们的地位，一九四七年以后改称“英联邦成员国”，不再使用“自治领”一词。

注释：

- 1 实例见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将军起草的《关于佛朗哥将军获胜的战略影响的笔记摘要》（《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第八卷，第830—831页）。
- 2 本书第八、九、十六和十七章。
- 3 公共档案局，C14471 42/18（外交部，371/21659），第72页。报告还说，“保卫西方”（英国外交政策的四个选择之一）将意味着“应迫使法国人谴责法苏条约”，“这样做的真实意图——即使没有公开承认——是要暗示，如果德国打算继续‘扩张’的话，它随时可以在乌克兰谋求这一点”（同上，第74页）。这份英国外交部档案的第9—119页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公共档案局，C14471 42/18（外交部，371/21659）”档案。
- 4 《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第八卷，第828页。
- 5 本书第八、九、十六和十七章。
- 6 本书第五十九章。
- 7 拉尔夫·贝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8 哈利法克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安东尼·艾登辞职后担任英国外交大臣。作为对于一些人认为艾登反对绥靖政策的错误看法的纠正，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冯·里宾特洛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提交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据艾登说，英国人“承认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与德国和奥地利建立某种更加紧密的联系。不过，他们希望避免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90页）。艾登的传记作者戴维·卡尔顿说：“必须承认，长期以来艾登更愿意在中欧和东欧的问题上而不是以归还殖民地的方式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因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英国使用武力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戴维·卡尔顿，《安东尼·艾登》，第114页）
- 9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56、58和62—63页。着重体是我加的。下面这一段表述是哈利法克斯本人的说法：“我说，毫无疑问，凡尔赛和约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明智的处理，它们可能造成麻烦。……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一定关心维持今天的现状，我们关心的只是不要对它们采取可能造成麻烦的处理方式。如果能够通过主要当事方自由表达的一致意见和友好愿望实现合理的解决，我们当然无意阻拦。”（《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九卷，第545页）
- 10 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37页。
- 11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44页。
- 12 同上，第103页。
- 13 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422和375—376页。范西塔特的传记作者伊恩·科尔文认为爵士的新职位是一个“有损尊严的虚职”（伊恩·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74页）。
- 14 张伯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写给他妹妹的信。被基思·米德尔马斯引述，见《外交幻觉》，第174页。
- 15 约翰·哈维编，《奥利弗·哈维的外交日记，1937—1940》，第75页。奥利弗·哈维是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
- 16 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第259页。
- 17 被威廉·N.梅德利科特引述，见其为《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所写的序言，第ix页，注释1。这封信被保存在伯明翰大学所收藏的张伯伦私人文件

集中。

- 18 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246页。
- 19 希特勒与亨德森会谈备忘录，《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241页。
- 2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第vi页。
- 21 基思·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71页；伊恩·科尔文，《张伯伦内阁》，第262页。
- 22 梅德利科特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中引述了这一段话，见第695页，注释1。说来奇怪，他在同一条注释里提出了与他的论点更加矛盾的其他证据。他写道：“T. P.康韦尔-埃文斯教授说，他在柏林拜访内维尔爵士时后者告诉他，‘他的政策依据的是不断收到的唐宁街十号的指示而不是外交部常务负责人的看法’（伊恩·科尔文，《没那么盲目》，第72页）。”可是，梅德利科特试图否定这一说法，他声称，无论在外交部的档案里，还是在编辑查阅的伯明翰大学收藏的张伯伦私人文件集里，都没有发现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由于张伯伦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背着外交部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所以他不可能书面作出那些非常敏感的指示，即使他作了书面指示，也不可能把它们公开供公众查阅。
- 23 被米德尔马斯引述，见《外交幻觉》，第73—74页。他的资料来源是英国外交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第67932号（外交部，371/20736）文件。
- 24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266—267页。
- 25 同上，第273页。
- 26 刚刚接替范西塔特担任外交部常务副大臣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作了如下批注：“就个人而言，我几乎希望德国吞并奥地利以了结此事。无论如何它可能都要这样做——无论如何我们无法阻止它。”（戴维·迪尔克斯编，《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日记，1938—1945》，第47页）另外，卡多根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的四月二十二日写道：“感谢上帝，奥地利不再碍事了。我不禁想到，我们不幸地得知在那个国家的感觉。我毫不怀疑，有一部分民众躲藏在地下室里，而现在挥舞着 字旗的那些人今后某一天将后悔，但是，试图违背相当大一部分民众的意愿……阻止德奥合并应当是非常错误的。毕竟，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对于奥地利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同上，第70页）
- 27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320页。值得一提的是，据英国历史学家C.A.麦克唐纳说，美国驻巴黎大使威廉·C.布利特在五月二十日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表示，“罗斯福应当寻找一些办法帮助法国摆脱它的义务。如果德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应当在海牙召开一次大国会议。如果布拉格拒绝接受会议的决定，法国将名正言顺地拒绝参战。美国将被指责‘出卖一个小国……导致希特勒再一次成功’，但是，这比看到‘某种在死亡地带建立起来的亚细亚专制统治’要好”（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主义，1936—1939》，第87页。麦克唐纳列出了以下资料来源：“总统秘书档案，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
- 28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资料》，第二卷，第46页。
- 29 具体情况见约翰·W.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自从该书在一九四八年出版以后，许多历史学家探讨过捷克事件，但是，惠勒-贝内特这本书仍然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权威著作。
- 30 本书第六十四和六十五章。
- 31 被简·德格拉斯引述，见《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三卷（1933—1941），第318—319页。
- 32 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主要战犯的审判》，第十卷，第267页。

- 33 美国国务院，《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德国外交部档案中的文件》。
- 34 同上，第15页。
- 35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情报和游击战手册》，第20—23页。着重体是我加的。共产党控制的民兵第五团团长、后来成为正规军军官的恩里克·利斯特也证实，苏联人把他们最好的武器运往西班牙（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75—76页）。
- 36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晚邮报》。
- 37 据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说，马利亚诺·巴斯克斯真诚地相信“当时非常流行的看法：必须延长抵抗的时间以期西班牙内战成为一场全面战争的一部分”（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51页。另请参阅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318—319页）。
- 38 文塞斯劳·卡里略，《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幕》，第5—6页。
- 39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894—896页。
- 40 实例见亨利·德·克里利《法国人！这就是战争！》，第147—148页。
- 4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三辑，第三卷，第252页。
- 42 同上，第387页。
- 43 同上，第590页。
- 44 外交部，《法国黄皮书》，第95页。
- 45 据两位历史学家说，英国-波兰条约是在英国准备背弃它的承诺时勉强签订的。“由于巨大的公众压力而签订了这项条约。这是一个虚假的条约。”（马丁·吉尔伯特和理查德·戈特，《绥靖主义者》，第275—276页）公众舆论对德国占领布拉格的敌对反应不仅在发行量极大的《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和《新闻纪事报》等左派报纸上反映出来，而且还在《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观察家报》等迄今为止坚定支持绥靖政策的报纸上反映出来。见富兰克林·里德·甘农《英国新闻界与德国，1936—1939》，第236—261页。毫无疑问，英国越来越担心希特勒正在企图通过武力获得世界的控制权。
- 46 只是当英国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希特勒对西欧发动突然袭击使期盼其向东进军的希望破灭后突然面临对其国家生存直接而明显的挑战时，“绥靖主义者”张伯伦才被“反绥靖主义者”丘吉尔所取代。
- 47 L.B.内米尔，《衰落的欧洲，1936—1940》，第227页。
- 48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资料》，第二卷，第148—192和67—72页。
- 49 赫伯特·冯·迪克森，《莫斯科，东京，伦敦：德国外交政策二十年》，第237—241页。
- 50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四卷，第977—983页。
- 51 他七月十九日交给外交部的与沃尔塔特会谈的记录删去了所有提到这些建议的内容（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三辑，第六卷，第389—390页）。不幸的是，正如A.J.P.泰勒所指出的那样，威尔逊本人写在唐宁街十号信笺上的这些建议的扼要记录“并不令人意外”地从英国档案中消失了。
- 52 威廉·N.梅德利科特，《凡尔赛和约以后的英国外交政策，1919—1963》。
- 53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号和一九八〇年六月号《文汇》上的文章。
- 54 西蒙·纽曼，《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 55 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330页，《没那么盲目》，330—331页。
- 56 内米尔，《衰落的欧洲》，第225页。
- 57 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244—245页。
- 58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资料》，第二卷，第183—189页。这份重要的文件使关

于绥靖政策的“新修正主义”阐述变得毫无意义，西蒙·纽曼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这种阐述的主要鼓吹者。据这一派的历史学家说，“英国根本没有打算让德国在东欧自由行事。因此，英国对波兰的保证不应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被解释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一次剧变，而应被解释成为某一部分英国外交政策的结果或更加明确的表现，这一部分外交政策——试图通过除战争之外的任何手段阻止德国在东欧的扩张，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诉诸战争手段本身——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八年九月之前，直到最近仍然被人无视或忽略。”（纽曼，《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第5—6页；另请参阅斯基德尔斯基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号和一九八〇年六月号《文汇》上的文章）纽曼和斯基德尔斯基均故意无视张伯伦-威尔逊意欲使英国政府摆脱其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的企图。显然，这些“新修正主义阐述者”的目的是想通过抹杀传统阐述与修正主义阐述之间的区别赋予张伯伦一个全新的形象，纽曼对此总结如下：“对这一时期英国对德政策的阐述大都假定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前奉行的‘绥靖’政策与随后奉行的‘抵抗’政策之间存在着一道分水岭。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这种通常被称为‘传统’的阐述直到最近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它的支持者认为，因凡尔赛和约而产生的内疚、个人的上当受骗以及对纳粹独裁政权的倾向性造成了英国的不作为。……内维尔·张伯伦和‘绥靖主义者’受到希特勒的哄骗，被他牵着鼻子走，满足于其不断作出的循规蹈矩的保证。按照这种看法，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后，‘绥靖主义者’突然‘认识到’希特勒为统治世界蓄意侵略的现实。在准备允许德国在东欧自由行事（这当然是以希特勒在扩张的过程中遵守基本的道德礼仪准则为条件）之前，当时公众愤怒的情绪迫使张伯伦不得不抵制德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因此，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是外交政策的一次剧变，不仅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对一个东欧国家作出保证，尤其是因为它表明，张伯伦放弃了他原来奉行的‘绥靖’政策。[修正主义的]阐述是……英国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之前的不作为是各种各样决定性的限制所导致的必然后果。这些限制包括军事和经济上的虚弱，自治领国家和公众舆论的孤立主义态度以及英国承担的全球‘责任’——由于担心意大利、日本甚至还有美国将从大英帝国的消耗中得到好处，这一责任要求避免与德国爆发战争。因此，张伯伦在审视英德关系时决非轻易上当或耽于幻想，他只不过是讲求实际而已。在这种阐述中，对波兰的保证很容易解释，英国的实力已经足以与德国进行公开对抗。在除了放弃东欧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之前，‘现实主义’已经可以扭转这一局面了。对波兰的保证仍然被视为某种剧变，因为，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英国已经能够通过军事保证大胆行动了。”（纽曼，《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第1—2页）

59 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244—245页。

60 迪克森，《莫斯科，东京，伦敦》，第242页。

61 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63页。

62 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706页。苏联认为，即使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入侵波兰以及英法两国对德国正式宣战之后，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以推动德国与苏联交战为目的。关于苏联的这种看法，见（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三年间担任苏联驻英国大使的）伊万·迈斯基《一个苏联大使的回忆：战争，1939—1943》，第10—15页。

63 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412页。另请参阅该书第415页；迪尔克斯编，《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日记》，第64、93和108页。

64 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416页。关于自治领各国政府首脑对捷克和波兰危机的态度，见里奇·奥文达尔《绥靖政策与英语世界》，第118—298页。我只从这部出色论著的大量相关内容中引用两段话：“[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一九三八年]四月二

日写信给[自治领国家秘书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赞扬张伯伦履行其使命的方式。……
‘我比以往更加确信，使大英帝国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是拯救帝国的一种手段。’”（第123页）“[南非总理]赫佐格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他似乎认为德国有正当的理由表示不满，因此，应当允许它向东方扩张以满足它的那些要求。”（第268页）

65 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592页。

66 一九七二年七月号《文汇》。

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

对于诱使英法两国站在共和派一边参加西班牙内战，内格林或共产国际现在显然已经无计可施。受到大肆宣传、标志着内格林的外交努力最高水平的十三点方案没有给民主国家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归还某些国内外资产的大肆吹嘘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

不顾这些挫折，不顾捷克斯洛伐克成为牺牲品，不顾埃布罗河战役的惨败（这场战役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强渡埃布罗河开始，至十一月十六日以攻占的所有地盘得而复失告终，伤亡大约六七万人），¹不顾一九三九年二月加泰罗尼亚地区全部失陷，²斯大林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继续执行抵抗政策。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宣称：

有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或者几乎不可能指望得到外国的援助，曾经任凭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入侵加泰罗尼亚的民主国家不会在我们失去这么一个重要地区的此时此刻帮助我们，这种认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际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幻莫测。另外，法西斯入侵者在加泰罗尼亚的胜利使他们愈发胆大妄为，刺激他们更清楚地暴露他们的征

服、掠夺和战争计划，结果，这反过来使那些迄今为止不愿面对现实的人认清了形势，从而增加了直接和间接帮助西班牙人民的可能性。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的苏联这个强大的国家，它是自由、正义和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工人阶级以及真诚的民主国家迄今已向西班牙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并将继续这样做。部分因为在斗争中缺乏协调和果断，部分因为他们尚未完全认识到公正解决西班牙问题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他们没有能够使他们的政府的政策变得完全对我们有利。但是，只要我们加强抵抗，仍然可以做到迄今尚未做到的事情。

664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说，抵抗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此，就像前几次当许多人认为已经彻底失败时一样，我们断言，……我们的抵抗可以改变局面。它可能导致国内外出现新的因素，这些因素将有助于加强我们的优势，进而开启胜利的前景。³

在这种貌似乐观的情绪背后，政治局肯定知道困扰着党的上层人士的担忧。恩里克·卡斯特罗在《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一书中重温了他早在埃布罗河战役惨败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前就有的想法：

他知道，已经没有赢得战争的可能性。

他知道，为了制止希特勒在欧洲的计划，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希望延长共和派的抵抗。

他知道，许多人将会因为延长抵抗而死，城镇和村庄将遭到破坏。

这有什么关系？

一场革命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他看来害怕这些是荒谬的。西班牙有什么价值？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只要西班牙可以让苏联得到喘息，只要西班牙可以推迟对苏联的入侵，它的价值有什么关系？……

对于卡斯特罗来说，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社会主义祖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要苏联存在。⁴

665 关于埃布罗河战役后后方人们的普遍心态，他写道：“后方是这场

悲剧的晴雨表。内格林和共产党徒劳地试图使人们相信，埃布罗河战役是一场伟大的军事胜利，它解救了巴伦西亚。人们根本不相信。他们没有公开表示这一点，因为公开表示仍很危险。……人们不再关心战争。他们关心胜利者。恐惧开始渗入几百万人的身心，他们的脸上露出巨大的悲伤，强忍着眼泪不流出来，因为这不仅是幻想的破灭，而且是可怕的受难的开始。”⁵

在幻想无情破灭的过程中，与军事失败和平民百姓生活的艰辛起了同样重要作用的是，人们确信，无论结果如何，自由事业失败了。我们已经看到，令人恐惧的军事调查局逮捕了那些“敢于谈论总理的问题和战争发展趋势”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此时意识到，即使赢得胜利，共和国也没有前途。“无论我们失败还是赢得内战，”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告诉他的女儿，“独立的社会党人都将被迫移居国外，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将被佛朗哥杀害，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将被共产党人杀害。”⁶而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则流露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不祥之感，他写道，如果内战以内格林的胜利而结束，“我们肯定将被打着共和国旗号而不是打着法西斯旗号的人所消灭”。⁷至于代表着一大部分中产阶级的温和派社会党人和自由共和派人士，正如我们所知，胡利安·贝斯泰罗表达了他们共同但不敢说出的想法，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举行的一次社会党执委会会议上断言：“如果我们赢得内战，西班牙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如果我们被打败，未来将是可怕的。”⁸

对胜利的恐惧主要源于人们确信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将决定西班牙未来的政策，这一点应当毋庸置疑。“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赢得内战的话，共产党人强制实行他们的制度的可能性有多大，”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写道，“但我知道，他们将会加强并巩固他们的权力，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机会决不会再次出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对控制军队那么感兴趣？如果他们宁愿冒输掉内战的风险也不愿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不能以他们比较善战因而使我们大家有更大的机会赢得内战为借口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除了他们的兵力更强之外，这不是事实，而那是因为他们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并且占据了更多的指挥岗位，但是，共产党的这种优势削弱了其他西班牙人的斗志，后者的人数多得

多。”⁹

666

由于担心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困扰反对派，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在保证军队“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五个月后，内格林被迫向议会提出了这个问题。面对普遍惶恐不安的议会，他在回应批评时没有表示愿意道歉或者给人以纠正的希望。他说，暗示军队受到某个政党的控制、谈论偏爱或袒护是对政府首脑、国防部长和军队的一种“侮辱”。“我们必须制止这些拙劣的含沙射影。”他接着恐吓道，“在议会中公开谈论它们是一种危害国家[*lesa patria*]的犯罪。何况，议员先生们，它们是捏造的。我不怀疑存在着失误。这是人的失误。但是说领导偏袒、任人唯亲是荒谬的，彻头彻尾的荒谬。这些说法造成了可怕的危害，即使它们是真的也不会造成这么可怕的危害。明天，当我们的敌人可以把那些应当更有责任感的人在这里所说的一些事情大规模复述传播时，他们该有多高兴啊！”¹⁰

不过，还有一个在议会内外都不能随意谈论的更重要的问题：劳动人民的士气低落，而胜利的希望取决于他们作出的牺牲。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从事组织工作多年、曾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的英国小说家拉尔夫·贝茨承认，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所推行的政策是使无产阶级士气低落的决定性因素。一九四〇年与共产党人决裂之前不久，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如今，在他们为革命作出了所有牺牲之后，在他们对共产党作出了所有让步之后，在他们憎恨的压制其军队——他们这样称呼自己的民兵——的小资产阶级解散了他们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之后，在这一切仍然无法赢得英法两国的认可之后，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分析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后，想象一下[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痛苦吧。……我担心，由于发生的许多事情，共产党及其前途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例如，我曾经与许多西班牙社会党人交谈过。他们都对共产党怀有某种永恒的仇恨。这是一种灾难性后果。……我相信，你不了解各种政治倾向的西班牙工人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¹¹

阿拉基斯塔因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敌意已经存留于后世。他在这封民族主义军队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最后几天所写的信中说：“这个结果是可怕的，但它不难预见到，我们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愿意倾听我们的意见的每一个人。……[共产党人]应当独自对这一场可怕的灾

难负责。即使他们以及那些像德尔巴约与内格林一样奴颜婢膝地为他们效力的社会党人有一百条性命，也无法抵偿他们的累累罪恶和蠢行。”¹²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内战结束以后的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内格林向议会常务委员会（Diputación Permanente de las Cortes）描绘了某种想象的情况，他说，“如果我们收到的那些姗姗来迟的战争物资能够早一点运到的话”，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提前四个月收到那些战争物资，”他说，“或许埃布罗河攻势将意味着内战的结束。只要我们提前两个月收到它们，加泰罗尼亚也不会就这样失守。即使在博尔哈斯布兰卡斯失守之后——当时加泰罗尼亚的守军还有三万七千支步枪——如果我们收到我们需要的物资，几乎可以肯定，巴塞罗那不会失守。……即使在巴塞罗那失守之后，我们也可以守住加泰罗尼亚，然后我们将赢得内战，因为我一点也不怀疑，只要我们能够继续抵抗六、八或者十个月，形势将发生根本的变化。”¹³

667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佛朗哥将军向加泰罗尼亚地区发动进攻，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占领了西班牙最大的工业中心、曾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坚固堡垒以及地方自治脉动中心的巴塞罗那，这使加泰罗尼亚工人的士气跌到了低谷，失败主义情绪达到高潮。对于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共产党人通过抵制造成破坏的工会革命博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而崛起——来说：抵抗政策和空泛地保证“尊重地方自治权”的十三点方案毫无意义。巴塞罗那市长、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皮·苏涅尔对阿萨尼亚总统说，“由于内格林对加泰罗尼亚的敌视政策，加泰罗尼亚人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而战了。”¹⁴本人主张加泰罗尼亚自治的《巴塞罗那日报》^①主编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回忆了日益盛行的失败主义情绪：“我们非常明白忠于内格林政策的人说些什么，但是，他们的话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他们告诉我们要进行抵抗，可是，‘我们在哪里进行抵抗，用什么来进行抵抗？’我们这样问自己，‘而且，我们为什么抵抗呢？’他们提出的坚持抵抗[*resistència numantina*]的理由和目的在我们看来不够充分和明确。在其整个

^① 原文误为《加泰罗尼亚日报》。

政治-军事政策中，内格林排除了一切加泰罗尼亚因素；根据持续不停地兼并集权的意图，他已经强行剥夺了加泰罗尼亚的决定性地位。”¹⁵

加泰罗尼亚最后的危机即将到来。坚定支持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描述了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巴塞罗那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马德里之间的“巨大反差”：“气氛多么不同啊！那时多么热情……现在多么沮丧！敌军进入巴塞罗那之前四十八小时，它已经是一座死城。……完全是因为这种气氛使平民和士兵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它]失守了。”¹⁶

当罗霍不顾使工人阶级——他们构成了反佛朗哥阵营的主力军——士气低落并使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幻想破灭的责任主要应当归咎于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时，对于突然降临加泰罗尼亚的灾难，共产党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它在纪念加泰罗尼亚失陷两周年之际宣称：“自治政府没有组织[地区的]防御，而是动员它的力量阻止进入加泰罗尼亚境内，在西班牙国内外与共和国政府一意周旋，破坏共和国政府的威信。由于对人民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更愿意背着共和国政府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谈判来寻求救助，正是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帮助佛朗哥赢得了内战。”¹⁷

668

没有证据表明自治政府与外国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虽然加泰罗尼亚确实有一些分离主义者，只要存在一点可能，他们乐于通过谈判实现某种独立的和平。但是，佛朗哥几乎已经赢得内战，而且世界对此一目了然。尽管如此，共产国际仍然继续努力以求得到民主国家的军事援助。一九三九年一月，在民族主义军队进军巴塞罗那途中无情地扫荡他们面前的一切的时候，像其前身《国际新闻通讯》一样用几种语言出版的共产国际的喉舌《世界新闻与观察》发表了一份由十六个共产党组织签名的紧急呼吁：

战争威胁着法国、欧洲和世界。我们发出警告。为了帮助我们自己
援助西班牙吧！

为了有力地援助西班牙共和派，我们向全世界人民，向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向真心诚意的民主人士发出这一紧急呼吁。

两年半以来，在其遭到大批嗜血的意大利和德国士兵入侵的国

土上，西班牙人民的儿女英勇地抵抗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铁流般的进攻。……

意大利对法国的战争已经开始。进攻巴塞罗那是这场战争第一阶段的顶点。……

为了制止战争，为了挽救和平，为了保护文明和人类文化的成果，西班牙共和派必须得到援助。

西班牙共和派将会获胜。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必须立即……重新得到国际法的授权，向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保卫者、向加泰罗尼亚的共和派军队运送武器、弹药、飞机和大炮。

这是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权利，它是一个根据全民投票所表达的人民意愿而产生的合法政府。……

人民掌握本国外交政策的时候到了。同情的话语和团结一心的空洞表示是不够的。

现在是人民采取有效行动的时候了。¹⁸

但是，在西班牙国内外，谁也没有办法扭转佛朗哥军队强大的攻势，甚至没有办法抵挡。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人们在忠于共和国的突击卫队支援下英勇镇压叛军的日子早已过去。共产党、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们在国际纵队和苏联武器的支援下为解救受到威胁的首都而英勇保卫马德里的日子早已过去。正如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尖锐指出的那样：“那时候，后方的血腥斗争和前线的暗杀还没有开始，共产党人也没有在军队中占据不公平的优势。……[这]极大地削弱了其他党派成员的斗志，他们发现自己被一小撮人所支配，仅仅因为这一小撮人控制着武器。”¹⁹

受到孤立和谴责的共产党人设想了一种孤独的英雄姿态。第十五军的共产党人军长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讲述了军政委弗朗西斯科·安东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凌晨四点——佛朗哥的先头部队进入巴塞罗那市郊之前几小时——来见他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准备竭尽全力保卫加泰罗尼亚首府，动员群众从而赢得稳定巩固前线的时间。他们希望再现

669

马德里的奇迹。不过，条件完全不同了。共产党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肯定知道这种命令毫无意义，但是，为了继续作为坚持抵抗到底的组织，必须发布这种命令。……认为加泰罗尼亚首府的民众将会挺身而出保卫城市完全不切实际。最后几天，无论怎么呼吁，在上百万居民中几乎无法集合上千人修筑工事。巴塞罗那悲伤地接受了失败，根本看不到人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我们已经不是在一九三六年了。”²⁰

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仍然在一九六七年发表讲话描绘了一幅充满想象力的画面：“与西班牙人一道，成千上万苏联志愿人员在巴塞罗那的街垒和马德里的空中一直战斗到最后。”²¹但是，实际上，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苏联公民全部撤离了西班牙。何塞·费尔南德斯·桑切斯在充分根据苏联原始资料撰写的一份短小精悍的论文中说明，“所有作为飞行员和坦克手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苏联公民”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离开了西班牙，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只有包括职业军官、翻译以及辅助人员在内的三十名苏联专家仍然留在西班牙。“当巴塞罗那看起来马上就要被佛朗哥的军队占领时，”他说，“所有苏联顾问在城里集合并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清晨离开。”²²

毫无疑问，对于把内战持续更长时间的可能性，斯大林现在已经不抱幻想，尤其是考虑到意大利和德国以大量武器慷慨援助的民族主义军队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且不说撤出大部分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²³仅仅召回除少数顾问及其助手之外的所有苏联人这一点就表明他对西班牙内战失去了兴趣，因而打算降低自己介入的程度。不过，对于他那脚踩两只船的策略来说，在半推半就地对待与希特勒交易的可能性的同时，继续执行抵抗政策意义重大。

在此期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民族主义军队对加泰罗尼亚地区发动进攻六周前，内格林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冗长的信，催促其迅速交付他需要的武器。在写给“我著名的同志和伟大的朋友”的信中，内格林强调说，“没有您关心我们的斗争，我们早就无力抵抗”，“我国的自由和民主也已不可挽回地失去前途和命运”。尽管这封八页书信的前半部分是对欧洲政客——对于他们，诡计多端、深谙大国外交手腕的斯大林比内格林要了解得多——的乏味评论，但是，它的其余内容具有足够的历史价

值，应当在此予以复述（着重体是我加的）：

在我们的国内政策中，团结已经实现了，如果考虑到我们经历过的混乱时期，尽管团结不尽完美，但它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存在着不得不与同床异梦的各种党派——它们极易受到叛乱分子以及公开或者暗中与我们为敌的国家的影晌——联合执政这种状况固有的难题，我们实现了这一团结。有时可能被认为是软弱的行为实际上只不过是承认，我们还没有完成某项计划所必需的实力。一名政治家的职责不是为了过早地实现某个目标而牺牲权力，尤其是当他没有一个同心同德的强大政党[大概是影射前面提到的“同床异梦的各种党派”]做后盾时。我相信，我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原则。

由于外国影响和敌人的宣传，由于那些失去了活力或者从未植根于人民之中的党派的不满，一场坚决反对共产党的运动仍在激烈地进行。我不应对您隐瞒这一事实，我还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您，共产党人是我最好、最忠实的合作者，在争取胜利的斗争中最愿意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但是，实际上，为了给人造成政府受外国势力操纵的印象，最微不足道的理由也被用来恶化气氛。……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全力回击，因为这将导致一场新的冲突。尽管如此，我并不担心国内形势，我确信，它将继续不断好转。……

[至于军队，]……最近几个月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加强了后备部队，组成了骨干队伍，技术有了进步。一切都在好转，尤其是军队的战斗力。不过，[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即将向您作的口头汇报将会使贵国政府意识到，迅速执行我们的订单（副本附后）可能对战争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²⁴为了造成彻底的影响，必须大批而不是零星地发货。……一旦需要得到满足，我们就可能在明年春天过去之前打败叛军。……

我不应在没有向您保证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几年之内重建复兴西班牙时停笔。现在不是向您讲述我对复兴我国的计划的时候，但是，请相信我，考虑到西班牙的资源，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和一个有力地控制着国家的政府来说，完成这个任务并不困难。

最终，我们将比以前更加强大。许多传统的障碍将被清除。依靠能力和威望经过战争考验的人，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和我国造船工业的潜力，我们可以建立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船队和海军舰队，并且向其他国家提供[船舶]。如果知道某个特定时期在西欧这个偏远的一隅有一支有能力在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中与苏联合作的强大海军，对于许多西班牙人来说这将永远是一种荣耀，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我们的苏联朋友以无私的方式给予我们的鼓励、合作和帮助。于是，我们就可以公开说明苏联人民高尚慷慨的奉献，他们的儿女作出的牺牲以及领导他们国家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与您握手以象征团结，同时表达钦佩和感激之情。²⁵

从着重标出的内容中，我得出了四点结论。

第一，内格林急于使斯大林对他的政治智慧、他对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以及他的领导能力产生深刻的印象。

第二，多党制让他烦恼透顶，因此，假如事情顺利的话，他愿意用一个“同心同德的强大政党”取而代之。也就是说，他愿意超越斯大林和西班牙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种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简单的合并，他本人曾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表示拥护这一主张，当时他声称自己始终支持两党合并，因为它们的纲领“毫无二致”。²⁶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内格林作出这种表示只是为了讨好西班牙共产党，不过，在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证据显示，内格林将其政府的“虚弱”归咎于多党制（regimen de partidos），因此，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向西班牙共产党提议，建立一个“全国阵线，在这个阵线中，所有政党将不复存在”。²⁷这样一来，陶里亚蒂评论道，内格林认为就有可能“在不必要时刻考虑某些政治团体的要求和威胁的情况下执政了”。陶里亚蒂继续写道，共产党劝告内格林放弃这个主意，因为“它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²⁸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证实，内格林打算把所有党派合并成为一个全国阵线。“他坚持认为，通过这样一种合并或者变动，由于我们的实力和政治经验，[共产党人]将成功地强行

实施我们的方针。组成内格林这个唯一的党派之后，政府的措施就不会遭到拒绝了，因为它一旦组成，共和派控制区的所有其他党派将被取缔。”²⁹

在最近半个世纪流传的那些神话中，必须打破的是内格林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何塞·马利亚·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博士所制造的一个神话。据加泰罗尼亚作家胡安·利亚尔奇说，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告诉他，埃布罗河战役即将结束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苏联表示愿意向内格林提供“无限制的军事援助”，只要他同意在西班牙强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内格林明确予以拒绝。……苏联向内格林提出的这个建议至今[一九八五年]不为公众所知，……[一九三九年二月]当军队试图越过法国边境时，他在菲格拉斯向一些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朋友透露了这个建议。”³⁰在五十年制造神话的过程中，内格林的其他辩护士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个故事，它与斯大林为使民主国家卷入内战而奉行的“温和”政策背道而驰。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圣地亚哥·加尔塞斯的说法表面上看来可信得多，他声称，内格林通过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带给斯大林一封信，“向其询问为了引起欧洲民主国家的同情解散共产党的可能性”。³¹但是，唯一支持这个说法的是内格林的另一名信徒和圣地亚哥·加尔塞斯的提携者拉斐尔·门德斯三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正如我们在前面某一章看到的那样，门德斯说，内格林告诉英国大使和英国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如果英法两国向共和派政府出售其赢得战争所需要的武器，他不仅将把两名共产党人部长从政府中除名，而且还将取缔西班牙共产党并用非共产党人取代军队中担任指挥官的共产党人军官。不过，如前所述，不能根据表面意思相信内格林的这些表示，充其量是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除此之外不能认为它们有什么别的意义。

我的第三点结论是，如果取得内战的胜利，内格林将依靠那些“能力和威望经过战争考验的人”，这主要是一些共产党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最好、最忠实的合作者”——他们给了他对西班牙共产党的信心。

第四，内格林提出了两个在内战获胜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富有吸引力的条件，希望以此促使斯大林加快运送武器的速度：（a）提供商业船队和海军舰队；（b）在西欧有一支“有能力在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中与苏联合作的强大海军”。

总之，这封信具有特殊的意义，信中透露了内格林在内战结束以后愿意与苏联合作到什么程度，由于他对西班牙共产党的依赖，这种深度合作可能使西班牙变成苏联在西欧的第一个卫星国，成为二战之后在东欧建立的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先驱。

热情之花本人在回顾往事时提供了一些情况，可以使人深入了解西班牙共产党打算在共和派赢得内战之后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内战期间，”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支持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被转变成为当代民主革命史上的第一个人民共和国。”她说，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中，工人阶级创建了“最民主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苏维埃，而在这一场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西班牙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它成为一种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政权形式”。³²

673 尽管内格林的信上注明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一日，但是，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我们已经知道，他将向斯大林口头汇报军事形势——直到叛军开始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前几天才动身前往莫斯科。他在回忆录中既没有解释这一耽搁的原因，也没有谈论以前订购的武器。他说，在之前的某一天上午，内格林打电话要他尽快去一趟他的住处。赶到之后总理告诉他，“避免或者推迟加泰罗尼亚失陷的唯一办法是请求苏联向西班牙大批运送战争物资”，接着，总理命令他当天动身去莫斯科，带上一份所需要的武器清单，清单包括二百五十架飞机，二百五十辆坦克，四千挺机关枪和六百五十门大炮。“内格林对我说，”他写道，“这对我们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因此，必须派一个他完全信任的人去谈判。”³³由于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没有提到任何以前的订单，因此，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将带到莫斯科的是一份全新的所需武器的清单。

应当详细叙述一下他所描写的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会见的情况：他坐在斯大林与翻译之间，（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坐在他们对面。“当我们开始审阅所需武器清单时，”他说，“我感到有点局促不安，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是天外来客，显得不是那么真实。我惊喜地看到斯大林表示

同意。”在起身离开谈判桌前，伏罗希洛夫问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如何支付将近一亿零三百万美元的货款，因为西班牙政府在苏联的余款已经不足十万美元。“‘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补足这一差额的办法。’伏罗希洛夫说，‘明天你将与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同志会谈，最后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伊达尔戈声称，双方同意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一笔“仅仅由我签字”保证的贷款补足购买武器的款项。他评论说：“当我们想到某些国家在向一些政府提供几百美元贷款之前强加给后者的无耻条件，并且把那些条件与苏联政府不要任何担保和抵押就给我们一亿美元的迅速自然进行对比，……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谈到苏联对我国的慷慨无私时充满感激之情。”³⁴

在判断伊达尔戈这一陈述时，人们不应忘记一九三八年三月内格林及其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为了获得一笔七千万美元的贷款所遇到的困难。当时，苏联人坚持一半贷款用黄金担保并在两年之内偿还，而没有担保的其余贷款要在四年之内偿还。斯大林不可能仅凭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签字就会同意以不那么苛刻的条件提供贷款，尤其是在失败看来已经不可避免时。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还声称，苏联人立即着手准备运送武器，它们被装上七艘苏联货轮驶往法国港口。但是他说，法国政府设置了“各种障碍”，一直拖延到最后时刻才允许这批武器过境法国。“当[武器]陆续到达加泰罗尼亚时，时间已经太晚了。我们再也没有可以集结飞机的机场或需要守卫的领土了。”³⁵

人们也许想当然地认为，在民族主义军队攻势正盛时运到加泰罗尼亚的武器就是据称十二月下旬或者一月从摩尔曼斯克装船运出的那些武器，不过，根据可以找到的证据，作出这种判断是草率的。曾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喉舌《战斗报》政论撰稿人的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对这一批战争物资——如果它实际上存在过——能否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前运到西班牙提出质疑。他指出，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调集战争物资运到摩尔曼斯克，然后装上七艘货轮，这些货轮必须在北冰洋上沿着漫长的挪威海岸航行，然后进入大西洋和北海，驶过英吉利海峡，最后在波尔多卸下货物，用火车经法国运往西班牙——“据记载，这总共用了不到一个半

月的时间”。³⁶另一方面，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安赫尔·比尼亚斯反驳说，“站在反共的立场上”，伊格莱西亚斯认为必须对这一批物资实际上是否曾经存在提出质疑。³⁷

在围绕着这一批据称是由于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之行而运送的武器所进行的争论中，有一个事实值得特别予以注意。一九七四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官方二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提供了关于内战期间运往西班牙的武器的精确数字（第二卷，第54页），它甚至没有提到某些人声称的这一次运送；然而，在这本书出版时，苏联没有理由隐瞒它对西班牙共和派的援助。该书作者在正文和附表中声称，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苏联“安排运送”（удалось направить）五十二船货物去西班牙，与此相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运送了十三船货物，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只运送了三船货物（见下表）。

由苏联军事历史学会提供的这些数字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和安赫尔·比尼亚斯的说法均不足为信：前者声称七艘装载着二百五十架飞机，二百五十辆坦克，四千挺机关枪和六百五十门大炮的货轮（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或一九三九年一月）从摩尔曼斯克启程，后者则毫无根据地断言，“大量”新的战争物资在一九三八年底从苏联运往西班牙。³⁸比亚尼斯的另一个说法也没有任何可信性：（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英法等国签订）慕尼黑协定后，苏联重新开始提供“大规模”援助。“将近一九三八年年底时，”他声称，“这一批物资陆续运到，因此人们只能相信，只有斯大林真的[像某些人坚称的那样]抛弃了共和国，才会不再安排运送这些货物。”³⁹此外，鉴于内格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写给斯大林的那封信以及接着又在二十六日写信催促莫洛托夫必须“立即给我们发运我们已经订购的货物”，⁴⁰显然，伊达尔戈去莫斯科的任务并不是像他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要求得到新的战争物资，而是像比亚尼斯本人承认的那样，“落实以前提出的要求”。⁴¹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苏联运往西班牙的武器

武器	1936.10.1— 1937.8.1	1937.12.14— 1938.8.11	1938.12.25— 1939.1.28	总计
飞机	496	152	—	648
坦克	322	25	—	347
装甲车	60	—	—	60
大炮	714	469	3	1 186
机关枪	12 804	4 910	2 772	20 486
步枪	377 793	125 020	35 000	537 813 ^①

至于所谓一亿零三百万美元贷款，在苏联的原始资料中没有丝毫证据表明曾经同意提供这么一大笔贷款。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能够拿出的唯一证据是骗人的，因为它的依据是内战期间内格林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一九七〇年四月所写的一篇文章。帕斯库亚在文章中谈到他曾于一九三八年夏天提出过一笔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要求，⁴²也就是说，是在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前往莫斯科六个月前。另外，苏联《真理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声称，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苏联提供的八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中，西班牙政府还欠五千万贷款没有还，但它没有提到任何其他贷款。同样重要的是，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内格林指示担任农业部长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给苏联政府写一封信，询问“苏联是否愿意继续向西班牙共和国运送武器并且提供它要求的贷款，为了继续进行抵抗，这都是绝对必需的”。⁴³无论数额多少目的何在，苏联没有提供这笔贷款，因为，根据同一种共产党的官方资料，虽然苏联作出保证，“只要共和国坚持抵抗，苏联将一如既往地继续提供必要的援助”，“内格林政府却在几天之后被推翻了。

尽管关于民族主义军队进攻加泰罗尼亚期间运到该地区或法国的武器

① 原书误为 497 813。

数量和种类的各种说法相互矛盾，不过没有争议的是，对于阻止佛朗哥将军的压倒性攻势及其一月二十六日对巴塞罗那的占领来说，它们运到的太晚了。这场战役失败惨重，以致造成整个国家行政机构的土崩瓦解。直到共产党的力量彻底崩溃为止，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直是左派阵营中最有权势的共产党人。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显然试图使政府总理成为加泰罗尼亚惨败的替罪羊，他对这场灾难发表了以下看法：

[巴塞罗那]失守后，国家机器在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恐慌中彻底崩溃。在巴塞罗那失陷的八天前，内格林命令政府的所有部门撤退到赫罗纳-菲格拉斯一带，同时建议政治领导人全部离开。但是，他和各部部长们均未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撤退并保持政府机构的运转。由于这个原因，战斗陷入一片混乱。官员用卡车带走了他们的女人、孩子和朋友，带走了他们的床和床垫，甚至带走了他们的桌子和桌子上的墨水池。到处都是悲惨怪异的景象，这使整个城市士气低落。十几天来，通往边境的道路拥堵不堪。赫罗纳-菲格拉斯一带毫无准备，结果，这么多人最后只好露宿于田野以及菲格拉斯城堡内外道路的两侧，而城堡则成为政府的临时落脚点，因而也成了可怕的混乱最集中的地方。

没有什么部门还在运转，电话电报不通，铁路公路停运，总[政治]部不再办公。曾经作为政府处理这种局面的最后手段而训练的边防警察部队和突击卫队瓦解了。边防警察对混乱的发生负有责任。突击卫队参与了一些抵抗行动，但在陷入混乱之后不复存在。征兵中心和仍然存在的少量后备部队也无影无踪。只有总参谋部与前线保持着联系并具有一定的运转能力，但是非常困难而且缺乏设备。由于后方完全陷入混乱，受到一阵阵混乱反复冲击的军队不再具有战斗力。但是，它不顾一切仍然在格拉诺列尔斯前线（第十一师）和赫罗纳外围进行抵抗，部队相对有序地后撤并且按部就班地执行破坏公路、桥梁、弹药库等设施的计划，从而使平民百姓和全部武器有可能向法国转移。

内格林完全不知所措。他没有主动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组织撤退。

不过，他确实放手让共产党自由行动了。他不得不天天与内阁中气焰嚣张的投降分子争论，内阁几乎总是在开会。投降分子当时包括除乌里韦之外的所有部长，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⁴⁵担任劳工部长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莫伊克斯同志除了在一月三十日的内阁会议上哭泣之外找不到更有用的事情做，会议期间，在宣读了罗霍写来的一封对我们的朋友背信弃义的信⁴⁶之后，内格林要求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使他在政府应当向中部地区转移时可以自行作出决定。别的部长，共和国总统，几乎所有其他党派的领导人，非共产党人军队首长，他们全都要求内格林结束内战，承认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并且请求英法两国从佛朗哥方面争取“体面的”停战条件。没有人知道这可能是一些什么条件，也没有人试图具体列出一些条件：一般认为可能允许我们从中部地区撤出几千名身处险境的领导人，但不会更多。……显然，尽管内格林仍然坚持以前奉行的抵抗政策，但是已经失去了继续进行斗争的信心。……

内格林态度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他以不切实际的方式反复重申抵抗[政策]，但他后来没有为组织抵抗做任何事情。他的主要责任是，在[距法国边境八十公里的]菲格拉斯的最后几天，他没有下达必要的命令，至少把陆续运给我们的武器转送到巴伦西亚和马德里。⁴⁷

这些对内格林的最后指责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因为，除了一些可以被敌军的行动迅速摧毁的渔村之外，菲格拉斯被陆地和海洋与中部地区隔开；不仅如此，其防御部署实际上也完全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着。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如同陶里亚蒂在报告中对内格林的其他指责⁴⁸——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共产党官方说法的原始依据——一样，这些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是想推卸他自己对最后的失败应负的责任。同样不难得出结论，像陶里亚蒂一样，热情之花也打算使政府总理成为失败的替罪羊，多年以后她明显重复了陶里亚蒂对内格林的某些指责，说他“尽管好像仍然坚持以前奉行的抵抗政策，但已失去了继续进行斗争的信心”，⁴⁹还说他没有设法“将尽可能多的战争物资运往中南部地区”。⁵⁰

尽管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都指责内格林已经对抵抗的前途失去了信

心，但是，某个身份不明的“萨同志”——根据陶里亚蒂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此人来判断，这是一名苏联军事顾问——在巴塞罗那失守两天之后告诉他：“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失陷无法挽回，他认为，一旦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不可能在中部地区继续抵抗，所以，彻底失败不可避免。”陶里亚蒂特别提到，这是“包括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职业军官”的看法。⁵¹因此，谁也没有采取措施将武器运往中部地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二月一日，在菲格拉斯城堡，一九三六年选出的西班牙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在原本四百七十三名议员中，只有六十二人出席了最后这次议会会议。⁵²有些议员与军事叛乱者站在一边；有些议员逃离了西班牙；另一些得到了外交官的职位；一些人不能出席或拒绝出席，例如拉尔戈·卡瓦列罗和阿拉基斯塔因；而在内战爆发时发现自己站错了队的一部分议员早已被囚禁或处决。

最后这次议会会议超出了宪法通常的表面意义。它象征了一九三一年春天人们满怀欢乐和希望宣告成立的第二共和国的悲剧命运。出席会议的议员几乎没有人再次踏上西班牙国土。大多数人将在佛朗哥将军统治时期的三十六年流亡生涯中客死他乡，尤其是温和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像路易斯·孔帕尼斯和胡安·佩罗等著名人士一样，他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于一九四〇年被盖世太保移交给佛朗哥，然后他被处决了，与成千上万个无名人士一起，成为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残酷镇压的受害者。

678 部长和议员们聚集在城堡的一个寒冷的地下室里。大多数部长穿着大衣，挤坐在一条不长的板凳上。为会议悬挂了共和国国旗，石头地面铺上了廉价的地毯。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站在一张蒙着红色锦缎的临时讲台后面，晚上十点半，会议开始。⁵³“议员先生们，”议长说，

“根据宪法召集的这次共和国议会会议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举行的。我们正在遭到外国入侵者及其国内同伙和爪牙的玷污和践踏的加泰罗尼亚的一块土地上开会。……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是，无论如何也要按捺住你们内心的激情。……在西班牙的社会生活中……这次会议可能将是历史性的。”⁵⁴

“内格林是第一个发言者，也是唯一重要的发言者。”总理的一位目

击了会议情况的朋友写道，“我们这些知道他身体疲惫、精神沮丧状况的人对他能否坚持发言表示怀疑。有几次他必须停下来振作自己，他不时地好像完全陷入了茫然，以致无法连贯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他的草稿念完之后，当时他才说了一半，于是不得不即兴发言。”⁵⁵

根据官方的会议记录，内格林声称，议会是在“一种严酷的战争气氛”中召开会议，尽管“现在士气稳定，恐惧感也消除了”。但是，他说，事实上，几天来，“一阵恐慌几乎使我们的后防窒息，污染了我们的军队并且给整个政府机构造成破坏。不过，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说，秩序和权力均未受到什么威胁。……尽管敌人不断挑衅，并没有发生叛乱、哗变或是反抗政府权力之类的事情”。他谈到了他的政府在获得外国武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有时无法克服的”困难，与此同时，在德意两国工业生产力的支持下，敌军“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甚至超出它的需要”，然后，他继续说：

和平决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赢得的。它可以通过在敌军士兵中造成某种心理影响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在国外传播我们捍卫的观点来实现。西班牙政府的愿望从一开始就是想让世界看到这里为什么起纷争，并且让站在另一边的我们的同胞、朋友和敌人都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议员先生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西班牙人不是因为某个思想问题、某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打内战。不，我们是为我们国家的独立而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取胜，我们就将成为奴隶。……
[我们]正在捍卫西班牙和另外一些国家的利益。……西班牙政府的使命是，不仅要让这些中立友好的国家看到它们的利益之所在，还要让它们意识到，任凭自己被我们的敌人玩弄的花招所迷惑大错而且特错了。……为了挽救欧洲和平，它们允许奥地利被吞并。为了挽救欧洲和平，它们允许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我不相信它们对此视而不见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如同幻想通过扼杀西班牙就能满足某些人的胃口一样，由于它们竭尽全力姑息纵容，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

679

接着，根据他的十三点战争目标，总理只提出三个和平条件：（1）保

证摆脱一切外国影响的国家独立；（2）保证西班牙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命运；（3）保证战争一旦结束停止一切迫害和报复。他说，这是结束战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一想到意大利和德国的胜利对于我国意味着什么，我就感到毛骨悚然。”它们的统治将使西班牙面临丧失国家地位的威胁，而恢复这种地位则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息。我们将在加泰罗尼亚战斗，……即使我们失去这里，我们还有中南部地区。那里有成千上万我们的战士，他们准备为那些值得为之献身的根本目标继续战斗。”⁵⁶

各个主要党派的代表接着在会议上发了言。马丁内斯·巴里奥提出了一项支持内格林的和平条件的简单议案，会议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这项议案。凌晨零点四十五分，本次议会会议结束。⁵⁷

虽然没有人表示反对和平建议，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姿态没有希望，因为，甚至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共和派军队胜利渡过埃布罗河之后，尽管当时战斗的最终结果仍未确定，佛朗哥已经断然拒绝接受除彻底胜利之外的任何解决方案。他说，认为“罪犯与受害者”可以和平共处只是幻想。“民族主义西班牙所向披靡，因此，”他声称，“它不会允许任何人或任何事把它的胜利夺走或者降低胜利的成色。”⁵⁸

显然，内格林现在没有资格向一个正在取得全面辉煌胜利的敌人提出和平条件。就连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总理，“只要对他保持信任，他将继续站在总理一边并且与其共命运”⁵⁹——都失去了信心。“相信外国还会提供援助难道不是一种幻想？认为军事胜利仍有可能难道不是一种错觉？”他在内战结束后问道，“也许在不少关注我们的斗争的人看来，这些问题可能具有失败主义倾向，但是我知道，所有经历过那种不幸的人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当时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也许是他们的政治责任要求他们这样做；然而，我承担的军事责任要求我提出这些问题并给予回答。……已经非常清楚的是，除苏联之外的所有国家……背弃了我们，它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战争结束。”⁶⁰

一直在寻找替罪羊的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了罗霍的失败主义情绪：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巴塞罗那失陷后，罗霍立即向内格林提出应当结束战争了，建议后者给所有部队指挥官下达书面命令，要他们升起白旗让敌

军通过。可是，关于这一情况，内格林既没有告诉共产党也没有告诉萨同志。在一月二十九日的内阁会议上，罗霍将军声称不可能进行抵抗了，后来他也这样说过。尽管他留在自己的职位上继续发号施令，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挽救局面，他认为局面已经毫无希望。”⁶¹

二月二日，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菲格拉斯发表由政治局重要成员安东尼奥·米赫起草的臭名昭著的宣言，⁶²谴责了它的所有敌人：加泰罗尼亚自治论者，逃兵，失败主义者，第五纵队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西班牙共产党的词典中，“敌人”这个词现在几乎包括全体西班牙民众。宣言声称巴塞罗那的失陷造成了内战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对于英法那些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一场真正的灾难”，然后，它继续写道：

我们必须公开谴责这一事实，某些人的犯罪行为 and 背叛行径促成了目前这种局面，由于敌人的胜利，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以及继续斗争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这些人绝大多数就是导致抵抗不力的那些人，他们玩弄阴谋诡计并迟疑拖延，他们反对统一行动，他们散布不和谐的言论，他们破坏其他人的努力和政府的工作。……

面对这种局面，为了在前线和后方建立纪律，共产党调动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部力量以避免错误，克服弱点和不足，并且愤怒地谴责这些破坏团结的活动和公然背叛的行径。它请求政府和所有人民的组织尽快采取强有力的惩戒措施。应当像处理前线的叛徒和逃兵一样处理所有曾经擅离职守或正在擅离职守的文职官员和军队指挥官。……

政治局特别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逃离国土的可耻行为。他身边聚集着一小撮团结的敌人，西班牙人民及其组织的敌人。他曾不遗余力地蓄意破坏政府的工作，破坏我国人民的团结和抵抗，如今，他以逃跑达到其罪恶生涯的巅峰。⁶³政治局还希望反法西斯组织和人民愤怒谴责那些分离主义者或自治论者的行为，他们在以错误的政策给调动加泰罗尼亚一切力量的重要工作制造困难之后……只想着逃到国外去。人民将会看到这些懦夫和叛徒受到应有的惩罚。……

面对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共产党重申它对西班牙人民胜利的信

心并且声明，只要还有一块加泰罗尼亚领土，我们就将通过整编军队以及恢复前线和后方的士气和纪律来成功地保卫它。

共产党坚决抵制那些逃兵、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第五纵队不战而放弃加泰罗尼亚领土的犯罪行为。……

我们党的神圣目标是捍卫民主共和国和西班牙的独立，它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它把全体党员和一切力量交给政府来支配，并且要求党的积极分子为解决当前重要的政治军事问题迅速提供最大的帮助，毫无异议地服从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的命令。……

共产党声明，对于当前那些阻挠完成这一任务并且阴谋破坏团结的人，它将毫不留情地与之斗争。……

最后，以全体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名义，政治局向正在受到野蛮残忍的入侵者的粗暴对待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慰问。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取得解放巴塞罗那以及所有被侵犯的领土的胜利。

大家必须在前线或后方工作和战斗：所有共产党人，所有工人，所有反法西斯人士！

决不怜悯逃兵、懦夫和团结的敌人！⁶⁴

二月十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战斗结束了。比森特·罗霍将军，共和国总统，政府总理及其部长，议会议员，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员，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各党派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包括加泰罗尼亚地区被打败的军队在内的四十万难民越过边境逃到法国。“像许多别的人一样，”《泰晤士报》记者劳伦斯·费恩斯沃思写道，“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景象。……逃难的西班牙人成群结队地翻过边境的山脉，人流如雪崩一般满山遍野——每个人都是一场个人悲剧的化身。”⁶⁵

“加泰罗尼亚的形势大好。”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佛朗哥以一场计划十分周密的大扫荡改善了局面。许多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被抓进监狱。我把情况告诉领袖，他命令将他们全部枪毙，他还补充说，‘死无对证’。”⁶⁶

注释：

- 1 关于埃布罗河战役的各种记述，具体见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55—699页；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12和422—430页；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540—550页；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我们注定要失败！》，第298—316页；拉斐尔·加西亚-巴利尼奥·伊·马森中将，《西班牙解放战争：阿拉贡战役和特鲁埃尔战役，1938—1939》，第222—280；《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117—132和186—191页；胡利安·恩里克斯·考温，《埃布罗河战役》；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71—177页；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01—229页；胡安·利亚尔奇，《埃布罗河战役》；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埃布罗河战役》；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245—342页；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209—212页；比森特·罗霍，《英勇的西班牙》；第165—195页；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四卷，第3287—3314页；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187—260页。另请参阅里卡多·德尔里奥《关于内战最后几个月加泰罗尼亚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的报道》（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和我对集团军指挥官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将军的副官丹尼尔·塔皮亚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据路易斯·费希尔说，苏联将军马克西莫夫协助指挥了埃布罗河攻势（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民族》）。
- 2 关于民族主义军队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情况，见科登《历程》，第443—466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192—226页；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23—47页；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加泰罗尼亚战役》；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353—373页；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221—238页；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571—631页；比森特·罗霍，《人民，当心！西班牙内战最后阶段的政治-军事研究》，第136—218页；A.罗维里-比尔希利，《共和派在加泰罗尼亚最后的日子》；豪梅·索夫雷克斯-卡利科编，《加泰罗尼亚史》，第十二卷，第443—482页；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266—299页。
- 3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工人世界报》。
- 4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55页。
- 5 同上，第699页。
- 6 见本书第五十八章。
- 7 见本书第五十八章。
- 8 见本书第五十八章。
- 9 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232页。
- 1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日《先驱报》。
- 11 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12 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4/A/232。
- 13 《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事》。这份在巴黎印刷的珍贵的文件保存在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中，卷宗71/6。
- 14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537页。
- 15 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内战期间的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第203页。
- 16 罗霍，《人民，当心！》，第172—173页。
- 17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三日《人民西班牙》。应当指出的是，“所谓民主国家”（西班牙内战

期间斯大林极力讨好的“民主力量”）这一形容符合一九三九年八月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签订后克里姆林宫奉行的政策。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进攻苏联之后，这一政策立即改变，其时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成为苏联的盟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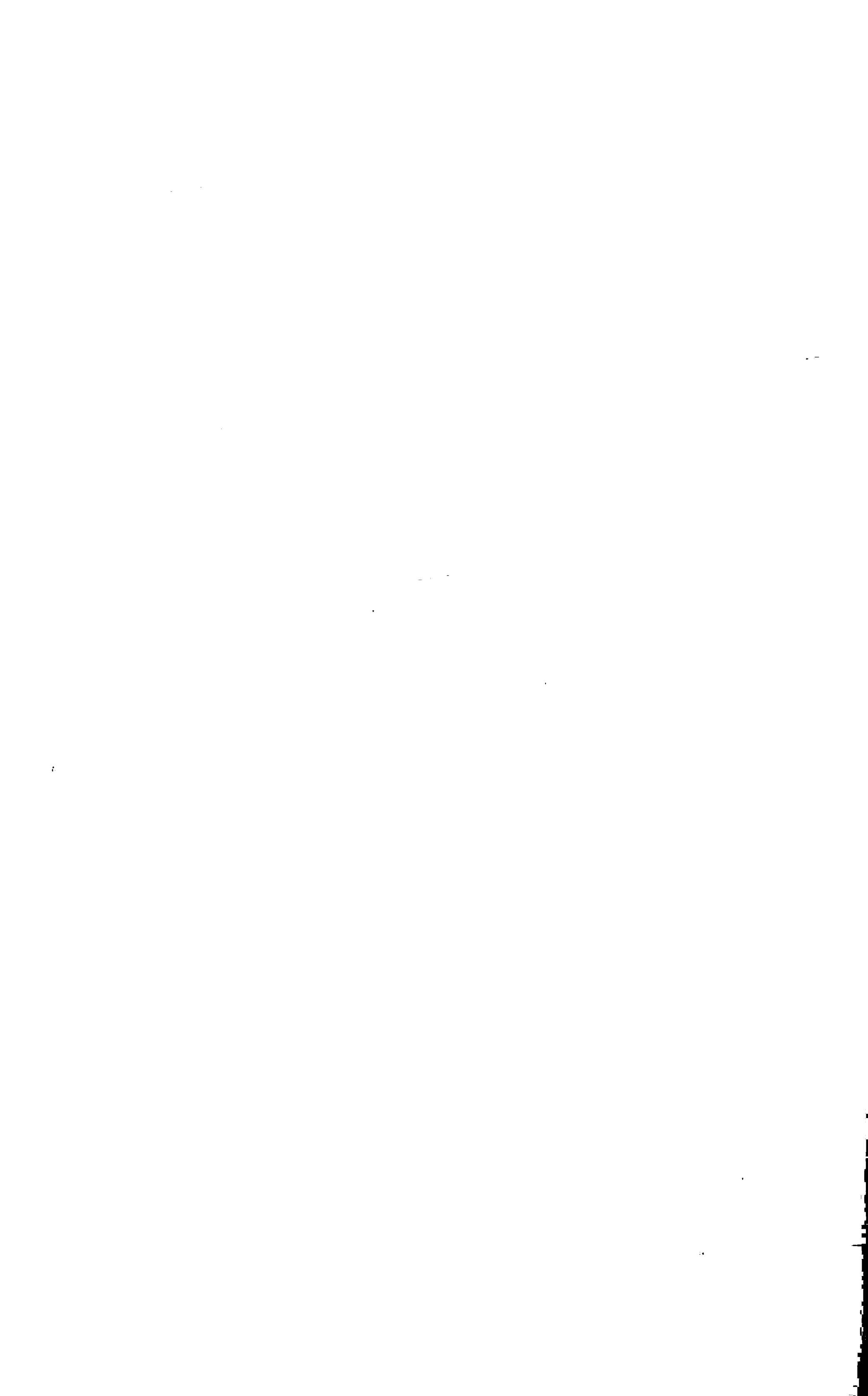
- 18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世界新闻与观察》。
- 19 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西班牙内战》，第231页。
- 20 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283—284页。
- 21 列昂尼德·И.勃列日涅夫，《沿着列宁的路线：讲话文论集》，第52页。
- 22 何塞·费尔南德斯·桑切斯，《西班牙最后的苏联顾问》，载一九八四年四月号《历史16》。
- 23 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对国际联盟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内格林宣布了共和派政府撤出所有外国志愿人员的决定（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自由志愿军》）。尽管缺少证据，人们仍然怀疑作出这种姿态是否与莫斯科有关。关于共和派政府作出这个单方面决定的原因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1）世界舆论将迫使德意两国的军队撤离（比尔·亚历山大，《为自由而战的英国志愿者：西班牙，1936—1939》，第238页）；（2）共和派政府希望“平息旨在证明德意两国的干涉具有正当理由的所谓共产国际干涉西班牙的谣言”（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177页）。（3）莫斯科“想使共和国失去任何继续抵抗的可能性”，因为意识到“[试图影响英法两国的]所有外交手段已经彻底失败”的斯大林决定“与柏林进行谈判，打算以愿意抛弃西班牙共和国作为表示其诚意的证据”（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76—179页）。指责莫斯科想使共和国失去“任何继续抵抗的可能性”与共产国际尽量拖延西班牙内战的努力相矛盾。另一方面，斯大林意识到，除非能够诱使英法两国参战——这种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西班牙共和派最终将会失败，因此，他想为了今后的冒险救出他那些坚定的拥护者并非没有可能。
- 24 这些订单的影印件可以在《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的第328与329页之间看到。
- 25 关于这份八页亲笔信的影印件，同上。这封信的全文可以在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所著《西班牙史》第十二卷中看到，第529—538页。
- 26 罗赫尔·克莱因对内格林的采访，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八日《政治报》。内战期间受雇为内格林进行宣传、长期支持内格林并且为其辩护的路易斯·费希尔确实在内战结束之后说过，内格林曾经请他转告莫斯科“停止……这种合并的宣传。我们社会党人反对合并。我们愿意与共产党人合作，但是，我们希望保持我们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身份”（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40页）。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 27 着重体是我加的。
- 28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7页（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报告）。
- 29 比森特·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59—60页。
- 30 胡安·利亚尔奇，《内格林：抵抗失败！》，第68和108页。
- 31 埃莱诺·萨尼亚对圣地亚哥·加尔塞斯的采访，见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
- 32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36页。
- 33 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回忆录二：共和国与西班牙内战》，第445—446页。
- 34 同上，第448—449和451—452页。
- 35 同上，第453页。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苏联的战争物资“未能及时送到保卫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英勇的[共和派]战士手中”（《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02页）。
- 36 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西班牙内战的最后阶段》，第102—103页。

- 37 安赫尔·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428页，注释49。
- 38 同上，第419页。
- 39 里卡多·德绍，《安赫尔·比尼亚斯访谈录》。载一九七九年五月号《历史时期》。
- 40 比亚尼斯的《莫斯科的黄金》一书（在“影印文件”部分）刊出了这封信的影印件，见第30页。
- 41 同上，第419页。
- 42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01页。
- 43 同上，第245页。
- 44 同上。
- 45 令人奇怪的是，陶里亚蒂没有把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像乌里韦一样排除在“投降分子”之外，因为，人们只要看一看外交部长关于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一触即发的乐观言论，就会怀疑陶里亚蒂这种说法的准确性。阿萨尼亚的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引述过一段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乐观言论。巴塞罗那失陷后，当政府转移到距法国边境八十公里的非格拉斯时，外交部长对他说：“只要我们能再抵抗一个星期！因为意大利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将在星期二之前爆发，接着，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将成为我们的救星。”（《不为人知的肖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人生》，第303页）另外，阿萨尼亚总统在写给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的一封信中说，德尔巴约的副部长克罗·莫拉莱斯（一九三九年二月）告诉他，外交部长“是一个看不清形势的疯子”，他“非常乐观，相信一场全面战争一触即发”（《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548页）。在同一封信中，阿萨尼亚引述了德尔巴约“带着自鸣得意的微笑”说的一番话：“我们必须再坚持两三天。墨索里尼将在星期二发表演说。演说的结果将是一场全面战争。接着，我们的形势将会改变。”（同上，第552页）
- 46 至今（一九八七年）仍然没有见到这封信。不过，可以推测，它大概提到了苏联武器迟迟没有运到。
- 47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62—264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48 同上，第278—284页。
- 49 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22页。
- 50 同上，第431页。关于对内格林的其他指责，见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33—434、436和438页。另请参阅由热情之花主持的一个委员会所撰写的官方《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93、195和198页。
- 51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65页。陶里亚蒂在报告的后面写道，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后，当他在（法国）佩皮尼昂最后一次见到“萨”时，萨表示，有可能在中南部地区继续抵抗，“但条件是，将撤退到法国的部分军队和武器以及至少部分即将撤退的武器转移到中部地区”（同上，第270页）。
- 52 出席会议的议员名单可以在第六十九期《议会会议记事》（没有出版日期）中看到。感谢马德里的文化部官员玛加丽塔·巴斯克斯·德·帕尔加向我提供了这份珍贵文件的影印件，这份文件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后在法国印刷的。
- 53 关于目击者对会议情况的描述，见赫伯特·L.马修斯《一名记者的教育》，第174—175页和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508页。
- 54 《议会会议记事》，第六十九期。见本章注释52。
- 55 马修斯，《一名记者的教育》，第175页。
- 56 《议会会议记事》，第六十九期。
- 57 同上。
- 58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阿蒙德，《首领语录》，第273页。
- 59 比森特·罗霍，《人民，当心！西班牙内战最后阶段的政治-军事研究》，第226页。

- 60 同上，第229—230页。
- 61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68页。
- 62 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告诉我，米赫对她说，他在二月一日的议会会议结束之后起草了这份宣言。
- 63 有一些证据表明，拉尔戈·卡瓦列罗也许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因此，他在巴塞罗那失陷两天之后的一月二十八日与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一起越过边境逃到法国（见鲁道夫·略皮斯发表在一九四八年第三期《社会党人记事》上的文章《我在西班牙生活的最后几天》，文章作者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总理期间是政府副总理）。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致女儿的那封信——我曾引述过其中的内容——中，阿拉基斯塔因写道：“[共产党人]已经杀害了数百名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他们没有杀害另一些人，例如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我，那是因为我们及时离开了。”（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4/A233）
- 64 供二月二日的共产党报纸发表的这份四页宣言的副本保存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内战分部），社会政治档案室，马德里档案辑，第2102文件夹。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负责人安东尼奥·冈萨雷斯·金塔纳友好地向我提供的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菲格拉斯宣言”档案。
- 65 劳伦斯·费恩斯沃思，《西班牙为自由而斗争》，第234页。关于另一位目击者对从巴塞罗那逃往边境的难民的描述，见略皮斯发表在一九四八年第三期《社会党人记事》上的文章《我在西班牙生活的最后几天》。
- 66 《齐亚诺日记，1936—1943》，第32页。

第十部分

抵抗政策终止



内格林返回中南部地区

二月十日，在加泰罗尼亚这场大戏的最后一幕即将结束时，内格林在他的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的陪同下从图卢兹飞往阿利坎特。¹其他内阁部长随同他前往，只有何塞·希拉尔和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除外，前者与阿萨尼亚总统一同留在法国，后者留下为的是处理财政事宜。

到达阿利坎特之后，内格林宣布马德里将成为正式的政府所在地。他还宣布，“在群众的情绪鼓舞下”，他的政府将为“国家独立、民族自决和全体西班牙人大团结的原则”战斗到底。至关重要的是，他声称，确保斗争“不会在外国统治或恶毒仇恨与野蛮报复的情况下停止”。²

并非所有内阁成员都为他前往中南部地区的决定喝彩，大多数内阁成员最初拒绝离开图卢兹。只是在他警告了那些不服从的人之后，他们才跟随他前往。³不过，据陶里亚蒂说，他们“在马德里接着做在非格拉斯做的事情：召开内阁会议以证明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因此需要谈判投降”。⁴

中南部地区的军队将领中同样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我在阿利坎特机场一降落，立即与军方权威人士进行了联系：米亚哈将军，马塔利亚纳将军，各部队首长和海军司令。”几周之后内格林告诉议会常务委员会，

“我可以从电话交谈的大致情况中觉察到，政府首脑的到来使许多人不知所措，甚至让许多人不高兴，好像这扰乱了他们商定的某些事情。我尤其注意到与我通话的那些人态度冷淡而生硬。”⁵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表示，军队领导人的士气让他心情沮丧。他还记述，在巴伦西亚米亚哈将军的指挥部里进行的一次交谈中，他和内格林注意到，他们对继续抵抗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我们鼓舞士气的话没有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他们心如死灰，对一切都已麻木不仁，只盼望早日结束战争行动。”⁶

686 这一切不应让人感到意外。一月三十日，在对内格林了解军事形势的要求复电时，米亚哈将军就报告说，军队“武器匮乏”，无法使用的物资的比例“实在令人痛心”，而且，经过两年半的内战之后，民众已经“厌倦了战争”。⁷

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人们普遍认为中部地区的军队无法抵挡敌军发动的任何攻势。这是因为敌军拥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同时因为我军缺乏武器、飞机和运输工具，而且我军部署薄弱。”所有职业军官都认为，“不可能进行抵抗了”，包括那些共产党人职业军官。至于均为职业军官和共产党员的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和负责空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卡洛斯·努涅斯·马萨，他们“公开”表示他们不认为可以继续抵抗。“我相信，”陶里亚蒂接着说，“在从民兵队伍提拔起来的指挥官中，认为我们不能继续抵抗的意见也相当普遍。同样的看法也普遍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共和派和社会党人的骨干中，存在于警察部门和政府机构中。因此，问题不再是如何组织抵抗，而是如何‘体面而且不失尊严地’结束战争。”他说，有一点大家都同意：共产党人是和平的“唯一障碍”。“在群众中，厌战情绪以及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使他们表现出强烈而普遍的和平愿望。整个国家都在等待形势出现结束战争的新发展。人们不再期望胜利。”⁸（在评价内格林及其支持者关于有可能进行有效抵抗的说法时，读者应当记住我在这份曾经是‘绝密文件’的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用着重体标出的那些内容。）

陶里亚蒂谴责米亚哈将军——他最近刚被任命为陆海空三军总指挥和中南部地区的政府代表⁹——因任命里卡多·布里略中校为该地区的警

察部队指挥官而使形势“进一步恶化”。¹⁰布里略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六月突然袭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他是巴塞罗那警察部队的指挥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埃斯特雷马杜拉驻军的指挥官。¹¹一九三八年九月，他被解除指挥官职务¹²并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把这位“前共产党人”描述成为“一名为其对党的刻骨仇恨所驱使的共济会会员”。¹³陶里亚蒂声称，在他的指挥下，以前曾经是“党所信赖的警察部队之一”的突击卫队恢复了“他们的旧传统和反动性”。至于“社会党骨干和投降分子所控制”的边防警察部队，可以“毫不费力地调动起来”与共产党作斗争。“因此造成了一种真正的权力机构针锋相对地与我们斗争的局面，这场斗争不再是暗中秘密进行的，而是公开持续地进行。”¹⁴

早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前，西班牙共产党在中南部地区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衰退了。热情之花后来承认：“党的领导核心为了靠近政府而转移到加泰罗尼亚对我们来说弊大于利，因为党在中南部地区的所有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均受到了严重削弱，尤其是在马德里。我们的对手为了加强他们的地位而利用了这一失误。”¹⁵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知，据何塞·希拉尔说，曾为西班牙共产党堡垒的马德里的气氛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到了这种程度：“必须制止人们断绝与共产党人的所有关系，并且不许他们宣称自己是共和国的敌人。”

正是在这种政治影响力衰退乃至丧失的背景下，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到达中南部地区参加这场西班牙大戏最后一幕的演出。党的主心骨和实际上的领导人陶里亚蒂与他们一起到达，用党的官方内战史的话说，他返回西班牙以便“继续用他的经验帮助西班牙的同志们”。¹⁶另一名共产国际的代表鲍里斯·斯特凡诺夫以及三名政治局成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热情之花和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已在那里，而党的书记何塞·迪亚斯则因重病去了苏联。¹⁷尽管西班牙共产党声称它要继续奉行抵抗政策，但是，担任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真理报》负责人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埃托雷·万尼——他与驻在巴伦西亚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苏联代表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证实：“实际上，大家在内心深处都感到，一场已经使交战双方的西班牙人伤亡无数的战争毫无意义。后来我才意识到，被认为是共产党人

官方立场的‘继续抵抗’只不过是接受苏联人提出的‘抵抗到底’这一口号的彻头彻尾的表面文章。”¹⁸

内格林实际上是否像他的亲苏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经常显示的那样乐观——后者认为一场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应当在战争爆发之前继续抵抗——值得怀疑；¹⁹因为不仅陶里亚蒂指责总理“对继续抵抗的前景没有信心”，²⁰而且他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也声称，他“不是作为决心牢牢控制局面以便指挥抵抗行动的政府首脑，而是作为一个希望减轻良心不安并且接受必要牺牲——尽管他认为牺牲已经没有意义——的绅士”返回西班牙的。²¹

无论内格林心里可能想什么，几乎毋庸置疑的是，他被矛盾的心情折磨着。我们可以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写给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一封信为自己辩解的信中发现一些暗示了他的内心煎熬的内容：“我试图振作精神，恢复工作，为有效的抵抗[和]继续战斗集中一切必要的力量，因为，即使我们不能获胜，这也是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东西的唯一途径，至少，这可以挽救我们的名誉。”²²我们有理由假定，促使内格林迅速返回西班牙的是下面这些因素中的部分因素：（1）他对共产党人的忠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欠他们的“人情”；²³（2）他打算以不逃避责任的方式挽救自己的尊严；（3）他希望他的迅速返回能提高士气，同时为那些越过边境逃到法国并且认为已经不可能继续抵抗的军队领导人树立一个榜样；（4）他希望抵抗能够促使佛朗哥将军作出某种宽容的保证，即使得不到这种保证，抵抗也将为他的追随者争取逃往国外的时间，因为这些追随者大部分都有生命危险；（5）他希望，只要继续坚持抵抗，西班牙内战最终可能成为一场欧洲全面战争的一部分——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6）他认为，如果事实证明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他就可以把投降的责任和失败的耻辱嫁祸于他的对手。

内格林知道，除了那些效忠于西班牙共产党的军官之外，几乎没有军队领导人支持继续抵抗的政策，²⁴这加剧了他的痛苦。胡安·莫德斯托写道，内格林说的不错，应其要求从法国回国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我党的控制欲望，而是因为其他党派的许多人都当了逃兵。”²⁵实际上，据科登说，大

部分军队高级指挥官和政府高级官员——副部长，局长，总监，总参谋部人员和部队首长——“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愿返回西班牙”。²⁶在那些没有返回西班牙的高级官员中，引人注目的有：工兵总监帕特里西奥·德·阿斯卡拉特上校；一月底“因临阵逃脱”与另外一些党员被西班牙共产党开除出党的安全总局局长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²⁷国防部人事部门负责人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校；炮兵总监何塞·路易斯·富恩特斯上校；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将军；（接替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担任东路军和埃布罗河战役总指挥的）恩里克·胡拉多将军和曾任东路军司令、最近担任菲格拉斯军事长官的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²⁸不过，比所有这些临阵逃脱者都重要的人物是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将军，在与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两年中，他们之间和谐的关系从没有受到不同政见的损害。

除了支持阿萨尼亚的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之外，这些军官在政治风向有利于共产党时都曾支持共产党，或是与波萨斯将军和奎瓦斯上校一样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尽管如此，他们现在都对继续抵抗失去了信心。巴塞罗那失陷之后，罗霍告诉阿萨尼亚：“所有资源均严重匮乏，部队没有一点士气。”而且他还补充说：“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了。”²⁹内战结束后不久，在他所写的第一本书中，罗霍解释了他决定不去中南部地区的原因：

“显然，有人迫使大家接受了我们应当坚持抵抗政策的观点，因为这可能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他们还希望我们继续作出一年的牺牲！但是，已经没有一点基础了！让我们不顾所作出的那些牺牲！抵抗！只要得到希望的培育和理想的支持，这是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模式！但是，在高举理想大旗的决心崩溃以后……[抵抗]不再是一种军事姿态。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怎么可能抵抗？我们必须抵抗的理由是什么？”³⁰

接着，罗霍提出了一个被内格林及其支持者故意无视的严厉指控：“如果战争真的在中部地区继续激烈地进行着，那么，为什么要把集中存放在法国的食品、原料和武器装备清理掉呢？这种做法过于显眼而引起注意，以致无法不让人感到不安。³¹一方面，通过出售库存物资在经济上为战争善后；另一方面，在不提供必要条件——甚至不提供食品——的情况下不断发出抵抗的命令。”³²

内格林在内战结束后声称，中南部地区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可以组织部署“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防御，但他回避了罗霍对于继续抵抗的总体怀疑。相反，他赞扬了罗霍的“坚定责任感”、“绝对正直”及其“无可指责的骑士风度”和“摆脱了偏见的爱国主义精神”。³³共产党人也没有公开指责罗霍拒不返回西班牙。实际上，他们的官方内战史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³⁴显然，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都不想与这个人纠缠，是他们把他提拔为高级军事将领³⁵并且给他戴上桂冠和最高勋章，而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军事形势。公开谴责罗霍的失败主义情绪和临阵逃脱将为他们的对手提供弹药并将打破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精心炮制的神话：完全是因为“叛徒和投降分子”才导致了内战的失败。

除了他所承认的不利于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清理法国库存的战争物资以及选择留在法国的那些高级军官的临阵逃脱等情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罗霍作出了不回西班牙的决定。“许多下级指挥官的行为丝毫无法让我信任。即使抵抗的口号切实可行而且有效，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与他们应当做的背道而驰。然而，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确信，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既不可行，也不合理。”³⁶

正如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所证实的那样，最后六架飞往西班牙的飞机上“几乎空无一人”，考虑到选择留在法国的那些军队和政府的高级官员的精神状态，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至于那些返回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伊达尔戈承认，他们并不是去那里“赢得荣誉，因为我们知道形势几乎毫无希望。我们因为党的纪律而去那里”。³⁷不过，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返回西班牙。第十五兵团的共产党人指挥官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证实：“他们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如[弗朗西斯科·]安东、[安东尼奥·]米赫、[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和圣地亚哥·卡里略。”³⁸恩里克·利斯特支持了这一指控。“在二月十三至十四日夜间我乘坐的从图卢兹飞往中南部地区的飞机上……有十三名乘客，”他说，“尽管机舱实际上可以容纳三十三人。……关键在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成员……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³⁹尽管利斯特是在试图从当时党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手中夺取党的控制权时提出这一指控的，但是，卡里略本人对他没有返回

西班牙的解释自相矛盾，迷雾重重，以致不足为信。⁴⁰

在留在法国的共和派领导人中，没有人比如今暂时栖身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的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更公开地承认失败。⁴¹早在越过边境逃到法国之前他就告诉内格林，他不会返回西班牙。“绝对不会。”他说，“如果我去中部地区，我就是支持并且赞成我不赞成的抵抗政策。我将留在[加泰罗尼亚]直到政府同意我离开，但是，一旦我越过了边境，除了谋求和平之外，你们不能指望我做任何事情。我不会考虑返回西班牙。”⁴²

由于担心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从而导致英法两国立即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的主权政府，内格林于二月十二日派德尔巴约飞往巴黎告诉总统，政府认为他返回西班牙“责无旁贷”。⁴³但德尔巴约白跑一趟。“我唯一的职责是谋求和平。”阿萨尼亚告诉他，“我拒绝……拖延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我们必须为得到人道的待遇努力争取最有利的保证，然后尽快结束一切。”⁴⁴接着，内格林给阿萨尼亚发了两封电报，据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说，第二封电报“比第一封更加无礼，伤害感情”。内格林指责总统“放弃了他的宪法责任并‘以西班牙人民的名义’要求他立即返回共和派控制区”。⁴⁵但是，总统拒不回国的决心已定，尤其不会“回到马德里与内格林和乌里韦及其帮凶热情之花和佩佩[何塞]·迪亚斯为伍”。⁴⁶

尽管阿萨尼亚告诉德尔巴约唯一的出路是谋求和平并为得到人道的待遇努力争取最有利的保证，但是，在他自己的文字中有迹象表明，他认为达成一项不进行报复的解决方案是痴心妄想。⁴⁷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当时他为了避免内战任命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担任一个“和解政府”的首脑——以来，他一直希望通过和解实现和平。⁴⁸但是如今，在二月十三日佛朗哥将军颁布了令人恐惧的政治责任法之后，达成不进行报复的解决方案的一切可能性荡然无存。民族主义政府的官方公报用二十四页篇幅刊登了这项法令，从它的序言可以明显看出法令的适用范围和严厉程度，序言写道，这项法令针对所有那些“以行动或者严重失职煽动或者造成赤色颠覆”的人以及“阻止民族主义运动取得历史性的圣战胜利”的人。根据法令的规定，所有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政党、工会组织和附属团体将被取缔，年龄超过十四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三六年七

691 月十八日期间参与“破坏社会秩序”或“以消极或者明确的行为”抵制或者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人将受到法令的惩罚。⁴⁹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注意到，至少一半西班牙人在应当惩罚的范围内。⁵⁰

这项法令并不令人意外地引起了恐慌。内格林刚刚于前一天在马德里发表了一项声明，号召继续进行抵抗，号召“重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使马德里名垂青史的精神”，号召“大家超越党派利益精诚合作”。只有这样，他宣称，政府才能保证西班牙的独立并且防止国家被“鲜血、仇恨和迫害的浪潮所淹没”。⁵¹

不过，以为民众的力量将会为了重新团结在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周围而再次作出牺牲只是幻想。当共产党领导人从法国回到马德里时，他们发现，左翼各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与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样，政治侵害和压制使左翼人士感到愤怒，对革命运动的攻击使他们心灰意冷，与此同时，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迟迟不能结束也使他们筋疲力尽，他们憎恨内格林政府——社会党人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将其称为西班牙历史上“最玩世不恭、最专制的”政府⁵²——也憎恨它的抵抗政策。

“抵抗？为什么？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巴塞罗那的失守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陷落……已使人们的希望破灭，甚至使大部分自欺欺人的共产党人希望破灭。前线的部队令人担忧地发现，纪律松弛和开小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没有投敌的士兵留在战壕里并设法回家。……内格林认清新的现实了吗？有人试图告诉他溃瘍蔓延的致命性吗？总理身边的那些人与总理一样被抵抗政策所束缚，他们都是共产党人。”⁵³

“只有因为骄傲自大而目空一切的人才会无视这一事实，”担任军需部门负责人的贝斯泰罗派社会党人、劳动者总工会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主席特里丰·戈麦斯写道，“当他们回到中南部地区时，所有人都敌视他们——所有人，也就是说，除了继续操纵内格林的那一伙共产党人之外。……不能否认的是，……攻占加泰罗尼亚地区是敌军轻松取得的一场胜利。有鉴于此，内格林政府所鼓吹的抵抗政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事实上，……内格林政府有名无实。没有任何部门在行使职能；名义上的各部部长根本不想证明自己名副其实；他们一心想着如何确保自己能够离

开西班牙。”⁵⁴

正如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政府是“一个沉默、瘫痪的幽灵，它既不管事也不发话，没有办事机构和固定的驻地”。⁵⁵

内格林迫使其返回西班牙的内阁成员又是什么看法呢？担任司法部长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告诉曾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安全总局局长的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文塞斯劳·卡里略：“为所有在佛朗哥占领时冒着风险继续留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同志弄到护照，然后让他们全部离开！……不管内格林说什么，人们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请记住，他被共产党牢牢地控制着，以致他只告诉乌里韦和德尔巴约自己正在干什么。我们另外这些部长无足轻重。”⁵⁶

在马德里的反对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他们针对共产党、内格林及其政府以及社会党执委会“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诽谤活动”。“他们企图控制[内格林派和共产党人所控制的]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权。……除了马德里之外，这些社会党人在阿利坎特、穆尔西亚和哈恩等省份对政府享有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⁵⁷

促使政治空气恶化的一个因素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几天前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菲格拉斯发表的那一份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逃离国土的可耻行为”的宣言，上一章里提到过它。在向莫斯科报告时，陶里亚蒂称这份宣言强烈谴责了“懦夫和投降分子的阴谋和背叛”。他说，主要抨击了卡瓦列罗在巴塞罗那失陷两天之后逃往法国的行为。“这样做完全正确……但是，政治局决定非法大量散发[《工人世界报》。不顾军事部门的审查，马德里这份共产党的报纸多次印发宣言并将其张贴在墙头]。⁵⁸结果导致社会党在一系列省份[与共产党]断绝关系，马德里率先发难，马德里的人民阵线决定公开谴责共产党，将其斥为团结的敌人。在其他省份，共产党被驱逐出人民阵线。……事实上，这份宣言被我们的敌人当作共产党人不希望和平的证据向群众宣传。”⁵⁹

菲格拉斯宣言事件发生时，陶里亚蒂的共产国际同事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在马德里，他在提交共产国际的一份“绝密”（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报告中证实了反对派的敌对反应，这份报告的影印件可以在马

德里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馆里找到。⁶⁰“起草这份宣言的同志们并不了解中南部地区当时的政治环境。”斯特凡诺夫写道，“它成为组成最广泛的反共联盟的一个借口。……我个人担心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因此建议推迟发表，哪怕只推迟二十四小时。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但是，在进一步考虑之后，他们决定大量印发。”由于人民阵线各个派别的反应，斯特凡诺夫继续写道，政治局明显地发现，“我们党被孤立了，[而且]是唯一一个要求广泛采取坚决抵抗政策的政党”。他说，由于军事机构、警察部门、工会组织和新闻界已经开始采取鲜明的反共立场，党的孤立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迅速作出反应，尽快设法打破它们的反共联盟。”⁶¹

这份宣言最初使内格林不胜烦恼，不过，他的烦恼逐渐消失，因为，在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由内格林亲自修改了”最后草稿的第二份宣言⁶²之后，据陶里亚蒂说，内格林“开始工作，而且做的比党要求的还要多”。⁶³陶里亚蒂还向莫斯科报告说，党犯了另外一些错误。在谈到二月初（他十六日到达之前）共产党在马德里召开的会议时，⁶⁴他说，会议的“整个基调不对头”，因为它没有考虑“新的斗争条件和群众的情绪[即他们的和平愿望]”。接着他说，热情之花的讲话“明确地激烈谴责了投降分子的阴谋”，这不会为人民所理解，并且“使我们更加孤立于马德里的所有其他政治力量”。⁶⁵多年以后，西班牙共产党流亡时期的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发表看法（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看法多半也适用于陶里亚蒂对鲍里斯·斯特凡诺夫的批评）说，陶里亚蒂对党的批评“可能受到某种恐惧心理的影响，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害怕自己被苏联领导人当做西班牙失败的替罪羊”。⁶⁶

与陶里亚蒂相反，参与确定党的会议基调的斯特凡诺夫在提交共产国际的秘密报告中为党的路线进行了辩护。“的确，”他承认，“在马德里会议上几乎没有人谈论和平。……也许应当更多地谈论并且发表各种意见。不过，我仍然认为马德里会议的路线和多洛蕾丝的讲话完全正确。……由于局面混乱、阴谋诡计、士气低落、失败主义、密谋行动、……饥饿和普遍的筋疲力尽，……马德里会议当时是共产党最重大的政治活动。……马德里的党员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们知道，考验

他们的时候到了。……他们焕发出满腔热情，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战斗下去。……马德里会议是为克服党的孤立状态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因此，把党的孤立归咎于这次会议是完全错误的。……多洛蕾丝发表讲话的那次会议比以往吸引了更多的人。如果我们在阿尔瓦塞特、阿利坎特和其他城市组织召开由多洛蕾丝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发表讲话的会议，如果我们在马德里组织召开更多的会议，那么，群众将站在共产党一边，决不会出现卡萨多与卡瓦列罗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派的联盟。”⁶⁷

在写给莫斯科的那一份批评西班牙共产党的报告中，陶里亚蒂为马德里会议的基调指责了他的共产国际同事斯特凡诺夫，他还指责斯特凡诺夫“完全被动并且在政治上盲从”。实际上，据斯特凡诺夫提交莫斯科的报告透露，当着共产国际领导人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的面，陶里亚蒂说：

694

“党和我所犯的最大的政治错误是，没有在马德里会议上就和平这一主要问题作出决定。”⁶⁸另一方面，陶里亚蒂把党的路线在会后的变化归功于自己，他说自己在二月十六日回到马德里后开始改变党的路线。“[政治局领导成员]切卡同志第一个认识到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并且立即接受了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调整[这反映在二月二十三日政治局发表的宣言中⁶⁹]公开提出和平问题，这表明，我们像全体人民一样希望和平，……内格林可能已经在菲格拉斯阐明了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但是，为了确保[佛朗哥将军]接受它们，必须继续进行抵抗。”⁷⁰新的宣言坚持认为可能得到民主国家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这可以在上一章所引述的内容中看到——并且紧急呼吁“团结和反法西斯的兄弟情谊”，它宣称，西班牙共产党决不会放弃“与所有党派、所有领导人、所有工会组织和所有政治、军事团体”团结并且紧密合作的政策。⁷¹

但是，对于缓和对立派别之间的敌意，这份宣言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因此，由于担心在马德里走投无路，分别于二月十日和十六日从法国回来的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决定在二十七日离开首都。⁷²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证实：“马德里像一个陷阱，我们全都想趁它的门还半开着时逃出去。……我们的敌人和以前的盟友对于我们非常仇视，使我们不得不警惕。”⁷³同样害怕被困在首都的内格林转移到了埃尔达，这是位于阿利坎特省沿海地区的一个小镇，离马德里三百八十二公里，邻近的莫诺瓦尔有

一个机场。他忠实的同志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和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陪同他前往，前者是他的政治秘书，后者是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两个人均能力出众，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陪同他前往的还有他的副官胡利安·索莱·孔德少校，这也是一名共产党员。⁷⁴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一座名叫波夫莱特的旧宫殿里，它的位置代码是“尤斯特”。⁷⁵这座宫殿与另外一些建筑物一起在当月早些时候被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征用，⁷⁶保护这些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所占用的建筑物的任务交给了第十四军的一支由一百名共产党游击队员组成的精干卫队，第十四军是共产党员多明戈·温格里亚少校指挥的一支共产党部队。⁷⁷温格里亚的苏联顾问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上校写道：“内格林在埃尔达镇安顿下来，对所有事情都撒手不管。他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做任何事。他的消沉状态正中失败主义者和叛徒的下怀。”⁷⁸尽管为内格林提供精干的游击队员保护的显然是共产党，但是，按照党使内格林成为替罪羊的策略，恩里克·利斯特也对总理转移到埃尔达这么“一个远离任何中心城市的地方”提出批评。

695

“这为那些阴谋家肆意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利斯特说，“同时也自愿地将自己尽可能地与人民和军队隔离开来。”⁷⁹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担任农业部长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同样对内格林横加指责。他写道，在部长们回到西班牙到他们离开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内格林只召集了两三次政府会议，而且“几乎没有讨论什么事情”。回到马德里后不久，他“消失了好几天”，没有让共产党知道他在哪里。“以前，我们知道他的所有重要举措，特别是那些政治举措，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这一次他完全保密，对谁都不说他在干什么和打算干什么。”后来，内格林告诉共产党，他已经会见了“其中有许多共济会会员”的军队领导人，后者显示出某种“强烈的反共心态”。不过，乌里韦证实：“内格林保持着消极的态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他在另一段内容里写道：“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内格林与最后这一时期的内格林之间有一道鸿沟。以前，他显示出决心和信心。他寻求我们的帮助，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今，虽然没有与我们断绝关系，他不再寻求我们的支持。他听我们的建议像有些人听下雨的声音一样，在共和派控制区逗留期间，他没有采取任何表明他希望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措施。为了继续

进行斗争……为了团结一切党派和力量，他只得到一个政党的坚定支持：我们的党。在我看来，他不依靠共产党，因为他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他不关心继续斗争，而是努力使自己处于某种地位，以便他能凭借这种地位以最有利的方式结束他的总理生涯。”⁸⁰

在二月二十七日内格林及其共产党人随从撤往埃尔达的同时，共产党的政治局成员在陶里亚蒂的率领下离开马德里前往埃尔帕尔马，埃尔帕尔马位于穆尔西亚正南通往首都的主要道路上，离埃尔达约八十公里。⁸¹“我们待在穆尔西亚附近，以便能够依靠某个重要的党组织：”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⁸²另一方面，热情之花提供了一种值得怀疑的解释。她写道，同志们同意转移到位于埃尔达与马德里之间的这个地方，“以便迅速得知政府的决定从而在首都采取行动，因为电话和电报通讯变得越来越困难”。⁸³难以看出，在距离首都三百八十二公里的埃尔帕尔马，政治局怎么能够有效地行动。除了陶里亚蒂提供的那个理由之外，这次转移的一个貌似可信的理由是，埃尔帕尔马靠近卡特赫纳的海军基地（相距四十三公里），他们担心那里的舰队开小差，从而失去撤离中南部地区的主要手段。

尽管内格林转移到埃尔达时精神沮丧，但他打算显示一下力量。科登声称，总理告诉他，他想让“国家和军队感到政府仍在行使其职责”，⁸⁴不过，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政府已经有名无实。无论如何，内格林与他的内阁成员关系并不融洽。据二月十六日见过他的恩里克·利斯特说：“他对一些部长破口大骂，说他们是什么也不做的懦夫，只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窝里斗。”内格林说，只有乌里韦、莫伊克斯和德尔巴约“继续保持着他们的尊严”。⁸⁵从目击者的这些描述中浮现出来的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政府的形象，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瘫痪的政府的形象，这一点得到新近被内格林任命为中部前线督察委员的亲共人士埃德蒙多·多明格斯⁸⁶的证实。尽管多明格斯声称政府返回中南部地区受到热烈欢迎，⁸⁷但他承认，谁也不能确定它在什么地方。⁸⁸“在回到中南部地区的二十三天时间里，”斯特凡诺夫向莫斯科报告说，“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情以使军队和人民感觉到，还存在着一个管理国家的政府。”⁸⁹西班牙共产党的忠诚党员比森特·乌里韦对这种政治乏力局面作了全面的描述，他说，部长们“一点事情也不做”，“甚至懒得把他们各自的部门安顿就绪”。另一方面，他补充说，“他们在夜

总会和类似场所里相当活跃”。不过，即使是在这些政府部长来到中南部地区之初，人们就对他们不屑一顾。“当我们大家一起去拜访米亚哈总指挥时，他穿着睡衣接待了我们。……这向我们暗示，在他看来，没有政府也许更好。穿着睡衣接待客人表明了藐视和轻慢，但是，当一名军人穿着睡衣接待他的上司时，那就到了蔑视的程度。”⁹⁰

现在有必要更详细地描述一下从二月十日内格林回到西班牙那一刻起他所面对的最为令人不安的问题。两天后，他会见了中路军司令塞希斯孟多·卡萨多——早在内格林回来之前，卡萨多就在密谋尽快结束战争。⁹¹尽管卡萨多对最后两个月战事的记述有时混乱或不准确，但他关于他与内格林会谈情况的说法却无人反驳。总理要求他向自己汇报总体形势，卡萨多着重报告了以下几点：

1. 失去加泰罗尼亚地区使战争物资的生产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原材料的短缺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为继续斗争生产最低限度的必要物资。”

2. 坦克、反坦克炮、大炮和自动武器几乎没有什么补充，飞机只剩下三个娜塔莎中队、两个卡秋莎中队和二十五架战斗机。他说，对于共和派飞行员来说，与飞机数量及性能占优的民族主义空军作战将是自杀。山区以及昆卡和瓜达拉哈拉草原上的部队忍受着冬天的严寒，战士没有棉衣，而且因为不可能给他们发皮靴还穿着凉鞋。

3. 整个内战期间，食品供应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现在则是“特别严重而且没有希望缓解”。⁹²没有运输工具把莱万特地区的食品运出来，缺乏汽车零配件，尤其是轮胎。

697

4. 曾经显示出极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马德里民众，现在公开表示“厌倦了战争希望和平”。

5. 与这种阴沉的景象形成对照的是，敌军“正以征服者的高昂士气”在马德里南面集中兵力以便发动最后的攻势，最少投入二十五个师，同时投入大量坦克、大炮和飞机。“在这种情况下，马德里的陷落不可避免，还将造成大批人员死亡，这将成为无谓的牺牲。”

内格林回答道：“我赞成你认为情况特别严重的看法，然而……形势要求我们继续战斗。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自从一九三七年五月以来，我多次试图利用我与某些著名民族主义分子的友谊与敌人进行谈判，但是，我这些努力都失败了。”⁹³于是我向英国政府建议，它应该充当调停人，……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努力也没有奏效。”⁹⁴

毫无疑问，内格林指的是他向英国代办拉尔夫·史蒂文森和法国大使朱尔·亨利所提出的和平建议，即，愿意以议会在菲格拉斯会议上同意的三点要求为条件结束战争。⁹⁵尽管不能指望马上得到回应，但是，内格林肯定已经料到，他提出的条件将会遭到胜利在望的对手断然拒绝。我们不妨记述一下这些和平建议的命运。二月十六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奥利弗·哈维在日记中写道，内格林的建议已于二月十四日用电报发往布尔戈斯，而哈利法克斯的意见是，“尽管他不想就外交承认佛朗哥政权讨价还价”，但是，他愿意让佛朗哥做一些使英国的立场更“从容”的事情。发往布尔戈斯的另一份电报表示，“如果佛朗哥能以‘某种方式重申正在考虑的政策’，即，他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允许进行随意或者普遍的报复，将给”英王陛下政府“提供极大的便利”。“今天，”哈维写道，“我们通过[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进一步得知，只要保证不进行报复并且允许领导人逃走就愿意投降。”这一信息肯定是阿斯卡拉特主动作出的试探，因为哈维在日记中记述，[英国外交部]决定“再起草一份电报把这个意思告诉布尔戈斯，但在电报发出之前，我们要求阿斯卡拉特征得国内[即内格林]的同意”。⁹⁶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他和阿斯卡拉特多次给内格林发电报以征得总理的同意，但是没有收到回复。他断言：“问题的症结肯定出在马德里。正如内格林后来所推测，那里的破坏分子拦截了电报，他们在卡萨多上校的指挥下准备发动军事叛乱。”⁹⁷不过，阿斯卡拉特说，二月二十五日收到了同意的复电，但为时已晚。他证实：“英国外交部二十一日通知我，如果第二天——二十二日——得不到答复的话，它将重新自行其是。”⁹⁸二十二日，奥利弗·哈维在日记里写道：“阿斯卡拉特仍没有答复，因此他刚刚被告知，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如果不能立即得到答复的话，我们必须先行承认[佛朗哥将军]。我们已经打电报向巴黎建议，

我们应当尽早承认，确切地说，不能迟于二月二十四日，因为，根据佛朗哥发表的一份声明，他不会接受外国的统治，而且，报复心理与他的政府格格不入，尽管他必须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⁹⁹

阿斯卡拉特提供了佛朗哥将军这一份在报复问题上含糊其辞的声明——英国根据这份声明承认了佛朗哥政府。声明的要点是：（1）“民族主义西班牙已经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因此，失败者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别无出路。”（2）“首领[佛朗哥]的爱国主义、骑士风度和宽宏大量……是所有没有犯罪的西班牙人的可靠保证。”（3）“通过延长这种罪恶的顽抗，赤色分子领导人完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使更多的生命牺牲，更多的鲜血流淌。由于报复心理与民族主义政府和首领格格不入，[赤色分子领导人]意欲通过延长这种愚蠢的抵抗达到的目的只能加重他们的罪责。”¹⁰⁰阿斯卡拉特写道，难以相信张伯伦、哈利法克斯或者英国外交部的任何官员会认为佛朗哥的声明有丝毫意义。¹⁰¹

西班牙著名作家路易斯·罗梅罗指出，从来没有人对内格林迟迟不给阿斯卡拉特答复的原因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通过写信和采访，他花费大量精力试图对此追根寻源。他写道：“后来与内格林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先生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含糊其辞、不太可信的回答：直到最后时刻他才收到那份电报，当时它已不切实际（cuando había perdido su virtualidad）。”（罗梅罗在一条脚注中说，阿斯卡拉特告诉他：“内格林不愿向他解释沉默的原因，所以对任何直接具体的问题避而不答并报以微笑，意思是，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梅罗问道，“内格林拒绝成为正式出面负责终结战争的那个人？……他希望把战争延长一段时间？他被由别人承担失败责任的希望所驱使？”¹⁰²

当然，二月十二日与卡萨多进行谈话时，内格林还没有收到阿斯卡拉特的电报，但是，他肯定确信，佛朗哥将会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我们除了抵抗别无选择。”他对卡萨多说。为了进行抵抗，他说，法国有一些从加泰罗尼亚地区撤出来的武器，还有最近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数量可观的大炮、自动武器和飞机。他补充说，所有这些武器可能被允许运进西班牙，“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法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一九三九

年出版的卡萨多的著作的英文版中，他说，内格林声称，有一万挺机关枪，六百架飞机和五百门大炮“在法国待命”。¹⁰³这些数字没有出现在将近三十年后出版的同一部著作的西班牙文版中。)至于被扣押在法国的士兵，内格林说，他正在为遣返他们进行谈判，只是谈判还没有结果。最后，他向卡萨多保证，为了解决食品和运输问题，“他会尽快采取必要措施”。

卡萨多回答说，后两个问题无法解决。“至于你所说的在法国的数量可观的武器，我不认为[法国人]会允许它们离开本国，即使他们允许离开，虽然这不大可能，卸货也将非常困难。[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承认，“在法国的加泰罗尼亚军人和武器均无法向中南部地区转移”¹⁰⁴]我认为我们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们知道，英法两国向民族主义阵营派驻非正式代表已有一段时间了，¹⁰⁵它们站在佛朗哥一边，迫不及待地要承认他。因此，我们不应欺骗自己，必须认为这两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物质方面不可能进行抵抗，如果所有和平努力都落了空，我建议你召开一次由陆军和空军的全体首长以及海军司令参加的会议，以便他们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说明我们应当怎么做。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解除或者减轻这一悲惨时刻压在你身上的历史责任。”¹⁰⁶

内格林默许了卡萨多的建议，于是，二月十六日，一次会议在阿尔瓦塞特以南两公里的洛斯利亚诺斯小飞机场召开。¹⁰⁷出席会议的有下列陆、海、空军首长：陆海空军总指挥何塞·米亚哈中将；¹⁰⁸由中路军以及莱万特、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方面军组成的中南部地区集团军司令曼努埃尔·马塔利亚纳将军；中路军司令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莱万特方面军司令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将军；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司令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将军；安达卢西亚方面军司令多明戈·莫里奥内斯上校；中南部地区空军司令安东尼奥·卡马乔上校；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卡洛斯·贝尔纳尔将军；共和国海军司令费尔南德斯·布伊萨海军上将。

根据卡萨多对会议情况的记述，¹⁰⁹关于在法国的战争物资，关于食品和运输问题及其为通过谈判结束内战所做的失败的努力，内格林把几天前对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他最后总结道，由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已荡然无存，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继续战斗。与会者中只有“明显心

神不安”的米亚哈将军表示，他赞成“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抵抗”。这肯定让卡萨多、马塔利亚纳和梅嫩德斯等人大吃一惊。据卡萨多说，二月二日他们与米亚哈在巴伦西亚会晤，当时米亚哈同意与他们一起推翻内格林。¹¹⁰ 米亚哈对内格林在这个时候将其晋升为中将感恩戴德并非完全不可能，也可能他只是不愿当着内格林的面公开发难而已。无论如何，几天之后他将再次改变立场，站在卡萨多一边。¹¹¹ 其他军方领导人同意马塔利亚纳将军的意见，将军表示，由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失陷，人民和军队认为败局已定，因此希望立即结束战争。¹¹² 担任中南部地区空军司令的共产党人卡马乔上校¹¹³说，他只有五个飞机破旧的飞行中队和一些战斗机，“以这样的物质条件迎战装备精良的民族主义空军是愚蠢的”。他说，和平是唯一的解决办法。¹¹⁴ 海军司令费尔南德斯·布伊萨海军上将作了最令人担忧的陈述。“这位长官报告说，”卡萨多记录道，“如果不能立即实现和平的话，海军决定放弃西班牙领海。”因为一个水兵委员会通知他，他们“认为内战已经失败了，所以，他们不愿继续忍受天天进行的密集轰炸，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防空手段”。在布伊萨看来，“内战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因此，尽快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是明智的”。¹¹⁵

几周之后在巴黎，内格林向议会常务委员会简要报告了军队领导人的失败主义情绪和敌对态度。他说：“这些先生肆无忌惮地迫切要求作为政府首脑的我应当立即结束战争。”内格林尤其不信任总是跟着他活动的卡萨多。“我怀疑，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当然，我与政府全体成员一起设法逃出了卡萨多的魔掌。”¹¹⁶

在内格林即将离开马德里时，出现了两个使抵抗政策无法自圆其说的新情况。¹¹⁷ 二月二十七日，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政府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接着，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一直焦虑地等待着这件事情发生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终于摆脱了其作为宪法幌子的傀儡角色——最初他为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人民革命做幌子；后来他为内格林和共产党早期的独裁统治做幌子，这种统治在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日益显得咄咄逼人。阿萨尼亚的辞呈尽量避免涉及他在内战期间所扮演的使其蒙羞的角色，辞呈表示，佛朗哥将军得到承认使他失去了“必须向各国政府传达信息——不仅传达作为一名西班牙人我的良心告诉我的东

西，而且传达我国绝大多数人民深切希望的事情——的国际合法代表的资格”，国家的政治机器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留一个我在离开西班牙那一天并没有放弃的职务，即使只是名义上的，因为我希望看到抓紧时间实现和平”。¹¹⁸

内格林认为，议会议长、温和的共和联盟领导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应当按照宪法“自动”接替阿萨尼亚，但是，对此具有不同看法的巴里奥采取了拖延的策略。三月三日，他在巴黎的一个餐馆里召开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这场危机的法律和政治影响。常务委员会决定，只有内格林准备以“尽可能轻微的损害和牺牲”结束战争，它才可能与他合作。¹¹⁹于是，马丁内斯·巴里奥通知总理，除非这一条件得到满足，他将面临不得不拒绝担任总统的痛苦选择。尽管内格林坚称他向内阁会议上宣读了议长的电报，内阁对电报内容也表示同意，但是，马丁内斯·巴里奥说，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¹²⁰他还说，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西班牙——尽管他“严重怀疑此行会有什么意义和效果”——时，反内格林的政变发生了。¹²¹他因此而幸运地摆脱了未来的责任。

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佛朗哥将军得到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使领导与人民的士气更加低落”。¹²²此外，这种情况给那些认为继续抵抗是徒劳的人增加了动力，这些人正在密谋推翻胡安·内格林政府。

注释：

- 1 关于加尔塞斯的情况，见本书第五十六章。安东尼奥·科登证实他返回了中南部地区，见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70页。
- 2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西班牙通讯社发自巴伦西亚的报道）。另请参阅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颁布的将马德里作为正式的政府所在地的法令（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3 关于他们最初拒绝离开法国的情况，见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7页；胡安·洛佩斯，《不重要的任务：一名工团主义者的回忆录》，第162—166页（教育部长塞贡多·布兰科的叙述）；对圣地亚哥·加尔塞斯的采访，载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比森特·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64页。
- 4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7—278页。内战结束三年以后，内格林宣称，军队“希望战斗到底”（胡安·内格林，《一次演说》，第44页）。

- 5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在巴黎]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中保存了这份珍贵文件的副本，卷宗71/6^a。它的复印件见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6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92页。
- 7 见米亚哈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的复电（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何塞·米亚哈文件集，“西班牙陆军参谋部，1936—1939”；这份复电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8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69—270页。
- 9 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内格林后来解释说，因为离开巴塞罗那后与中部地区联系困难，所以必须任命这种双重职务。见《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在巴黎]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本章注释5）。
- 10 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布里略受权维护社会秩序（《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81页，注释2）。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佩德罗·切卡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告诉我，共产党要求内格林将布里略撤职，虽然他同意了，但他的决定来得“太迟”（采访切卡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11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12 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13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2页。不太清楚共产党开除布里略的原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埃斯特雷马杜拉驻军的指挥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防部官方日志》）时，他的立场仍然可靠，他曾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和三十日写信给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信中没有任何与党意见不同的内容（这些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后来，随着埃斯特雷马杜拉前线的军事惨败，对立情绪出现了。见布里略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写给当时的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书信（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17档案柜，第540档案盒，第3号档案。这封信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布里略”档案）；另请参阅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52—453页。关于为什么要将布里略开除出党，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佩德罗·切卡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简要地向我作了如下解释（根据采访切卡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将布里略开除出共产党是因为他给[塞维利亚的佛朗哥叛军将领]凯波·德·利亚诺将军写了封信，他在信中称其为‘亲爱的兄弟’。凯波·德·利亚诺是一名共济会会员。布里略是一名狂热的共济会会员，因此，他试图与凯波达成一项反佛朗哥协议。共产党将布里略开除出党，并且要求解除其埃斯特雷马杜拉驻军指挥官的职务。”
- 14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2页。
- 15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09页。
- 16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52页，注释4。
- 17 一九四二年他从第比利斯一家医院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原因不明。见费尔南多·克劳丁《圣地亚哥·卡里略：一位总书记的大事记》，第70—71页。
- 18 埃托雷·万尼，《我，苏联共产党员》，第9—10页。
- 19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向社会主义前进》，第268页。
- 20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8页。
- 21 科登，《历程》，第470页。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佩德罗·切卡发表意见说，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后，内格林认为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采访切卡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22 《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37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23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8页。

- 24 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将长期反对西班牙共产党的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作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后仍然认为可能继续进行抵抗的职业军官的例子列举出来（《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32页），但却没有相应提到，他认为这取决于军事指挥的“彻底”改变并且摆脱“苏联的监护”（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255—256页）。
- 25 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382页。
- 26 科登，《历程》，第468页。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告诉我，返回西班牙的副部长只有共产党员科登、努涅斯·马萨和桑切斯·阿尔卡斯（采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记录，第79页，现存胡佛研究所）。
- 27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出版于菲格拉斯的）《红色阵线报》。这份珍贵报纸的一份原件现存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历史档案馆。其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被宣布开除党籍的其他人包括塞萨尔·G.隆巴迪亚。
- 28 感谢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告诉我这些人的大部分名字（采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记录，第79—80页，现存胡佛研究所）。关于迪亚斯·滕德罗，见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60页。
- 29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539页。
- 30 比森特·罗霍，《当心，人们！西班牙内战最后阶段的政治-军事研究》，第238页。
- 31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文塞斯劳·卡里略在（出版于伦敦的）《自由阵线报》上披露：“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后，内格林政府的财政部长[门德斯·]阿斯佩先生向阿根廷转卖了三千六百吨冻肉，并且终止了与一家英国公司签订的供应三千吨鳕鱼的合同。”（引自一九三九年九月号《国际工人协会新闻》）
- 32 罗霍，《当心，人们！》，第240页。
- 33 内格林，《一次演说》，第45和43页。
- 34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二十一章。
- 35 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后，显然是为了使他们继续效忠，他和何塞·米亚哈被晋升为中将（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共和国官方公报》）。这是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对米亚哈的晋升）的看法（见采访的速记记录，第二部分，第21页，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36 罗霍，《当心，人们！》，第239—240页。
- 37 博洛滕，采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记录，第79页，现存胡佛研究所。
- 38 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303—304页。
- 39 恩里克·利斯特，《够了！》，第117页。另请参阅恩里克·利斯特《卡里略这样毁掉西班牙共产党》，第16—17页。
- 40 见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70—71页；克劳丁，《圣地亚哥·卡里略》，第57页；《社会党往何处去？》，第19页，被利斯特引述，见《卡里略这样毁掉西班牙共产党》，第16—17页。另请参阅卡里略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期间出版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60页。它对卡里略没有返回西班牙的解释——即，“由于形势发展得太快无法执行”返回的计划——肯定得到了他的同意。关于对这一问题的另一种解释，见格雷戈里奥·莫兰《西班牙共产党的磨难和伟大，1939—1985》，第68页。
- 41 关于阿萨尼亚对自己在加泰罗尼亚度过的最后几天、越过边境逃往法国以及拒绝前往中南部地区的情况的描述，见其写给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的信，《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535—554页。另请参阅（陪伴着他的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不为人知的肖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人生》，第306—312页和（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的《马丁内斯·巴里奥回忆录》，第401—408页。

- 42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551页。
- 43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41页。
- 44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99页和《让我去战斗》，第175页。另请参阅《马丁内斯·巴里奥回忆录》，第403页。
- 45 《马丁内斯·巴里奥回忆录》，第406页。
- 46 同上。
- 47 见他写给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的信，《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545页。
- 48 阿萨尼亚在内战期间曾多次进行非正式的试探，以期达成一项和解方案。实例见《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545—546和558页；第四卷，588、655—656和833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179—184页；安德烈斯·萨沃里特，《胡利安·贝斯泰罗：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第404—405页。另请参阅本书第五十四章以及迈克尔·阿尔韦特发表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号《国际政治评论》上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提到，阿萨尼亚总统在越过边境逃到法国前夕与英国驻加泰罗尼亚代表史蒂文森进行了会谈。事实证明，阿萨尼亚的姻兄弟、直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仍然担任西班牙驻日内瓦总领事的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经常提出的一些建议让内格林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烦恼不堪，因为这些建议没有通知政府并与政府的政策相悖。不顾阿萨尼亚的强烈反对，内格林解除了里瓦斯-切里弗的职务（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但是，总统坚持任命他为巴塞罗那的总统官邸的礼宾官（同上），他可以在那里会见外国政要。感谢德尔巴约的好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告诉了我这些情况（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城对他的采访，根据这次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49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日《国家官方公报》，第824—847页。
- 50 吉列尔莫·卡瓦内利亚斯，《内战与胜利》，第193页。对这项法令的其他评论，见拉斐尔·阿韦利亚《内战期间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日常生活》，第443页；乔治·希尔斯，《佛朗哥其人与他的国家》，第330页。
- 51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日《光明报》。
- 52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写给马丁内斯·巴里奥的信，被萨沃里特引述，见《胡利安·贝斯泰罗》，第398页。
- 53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534—535页。
- 54 引自《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17—118页。
- 55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83—184页。
- 56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奥兰社会主义者》，引自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西班牙》。
- 57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62页。
- 58 应当指出的是，在内格林于巴塞罗那尚未失陷的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之前，新闻审查一直由政府部门进行。结果，新闻审查在中路军司令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的监督下进行，这位反对西班牙共产党的上校以不顾他的禁令印发宣言为由暂时禁止《工人世界报》出版发行。
- 59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4—275页。内战结束以后，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何塞·杜克告诉我，马德里人民“希望结束战争”，因此，宣言“只是使人们更加相信，共产党人想继续战争”（采访杜克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有关《工人世界报》事件的各种描述，见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17—118页；埃德蒙多·多明格斯（亲共人士），《战胜内格林的人》，第39—45页；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无政府主义者），《斯大林的背信弃义》，第29—30页和比森特·乌里韦（共产党人）的《回忆录》（打印稿），第65页。
- 60 这个价值非凡的档案馆是路易斯和塞韦里亚诺·埃尔南德斯利用西班牙文化部提供的基金花了两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非常感谢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内战”分部负责人安东

尼奥·冈萨雷斯·金塔纳向我提供了一份收藏档案清单。这份清单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61 《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俄文），第151页，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馆，卷宗58。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这份二百五十八页的报告是用俄文写成的。非常感谢胡佛研究所的希丽娅·库克应我的要求认真研究了这份珍贵的文件并且好意地翻译了某些重要的内容。
- 62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工人世界报》。宣言标明的日期是二月二十三日。陶里亚蒂错把日期写成二十二日。
- 63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0页。
- 64 同上，第274页。
- 65 同上，第275页。
- 66 被费尔南多·克劳丁引述，见《圣地亚哥·卡里略》，第66页。
- 67 《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第152—153页。见本章注释61。
- 68 同上，第151页。
- 69 见本章注释62。
- 70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5—277页。
- 71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工人世界报》。
- 72 二月二十八日，马德里各家报纸报道：“政府认为它应当把政府部门的各个机构设在莱万特地区，而把它的官邸留在马德里。”（被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引述，见《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168页）
- 73 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306页。
- 74 西普里亚诺·梅拉，《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第197页。
- 75 比森特·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1936—1936》，第三卷，第136页。另请参阅《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4页和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729页。
- 76 科登，《历程》，第471页。
- 77 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确认，第十四军由共产党员温格里亚指挥（《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31页）。另请参阅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发表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号《历史与生活评论》上的文章和万尼的《我，苏联共产党员》，第11页。三月六日在尤斯特的第十五军军长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说，这个地方“被将近一百名忠诚的游击队员严密封锁，他们是从共产党人指挥的在敌后行动的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全副武装的士兵”（《见证两场战争》，第311页）。一百人这个数字得到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曼努埃尔·德利卡多的证实（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300页）。
- 78 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令人不安的转折关头：契卡工作者手记》，第173页。
- 79 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54页。
- 80 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66—67和71—72页。
- 81 马尔切拉·费拉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与陶里亚蒂对话》，第278页。
- 82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2页。
- 83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44页。
- 84 科登，《历程》，第476页。
- 85 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250页。当然，乌里韦是共产党人，莫伊克斯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德尔巴约是亲共人士。
- 86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 87 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第100页。这本书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奥兰写的。

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城出版，玛加丽塔·内尔肯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对它进行了编辑修改，像多明格斯一样，内尔肯曾经是一名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流亡墨西哥城的共产党人一九四〇年向我提供的情况）。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多明格斯被内格林任命为中部前线督察委员，接替社会党人费尔南多·皮纽埃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关于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与皮纽埃拉之间的矛盾，见何塞·米亚哈文件集，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这一文件集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88 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第100页。
- 89 斯特凡诺夫，《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第150页。
- 90 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65和64—65页。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馆，卷宗60。
- 91 下面一章涉及这个问题。
- 92 关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共和派军队平均伙食定量的降低，见斯坦利·G.佩恩《西班牙革命》，第358页。佩恩援引了苏联的资料来源。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米亚哈写信告诉内格林，“由于两年来的食物短缺”，老百姓处在一种“身体虚弱的状态”（何塞·米亚哈文件集，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这封信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同一天，他写信告诉罗霍将军，三天之内已经发生了两次妇女示威（同上）。
- 93 见本书第五十四章。
- 94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13—115页。
- 95 建议的具体内容见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95—297页和迈克尔·阿尔珀特发表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号《国际政治评论》上的文章，第55—59页。
- 96 约翰·哈维编，《奥利弗·哈维外交日记，1937—1940》，第254—255页。
- 97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302页。
- 98 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第126—127页。
- 99 约翰·哈维编，《奥利弗·哈维外交日记》，第256页。
- 100 阿斯卡拉特，《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第137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101 同上。另请参阅迈克尔·阿尔珀特发表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号《国际政治评论》上的文章，第57—59页。
- 102 路易斯·罗梅罗，《内战的结束》，第132页。
- 103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11页。
- 104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29页。
- 105 两国的非正式代表是罗伯特·霍奇森爵士和莱昂·贝拉尔。见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天》，第98—101页。
- 106 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15—116页。
- 107 这次会议召开的日期众说纷纭，说在二月十一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召开的都有，但是，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的《西班牙内战的结束》中所援引的文献资料清楚地表明，正确的日期是二月十六日，见第138页。
- 108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米亚哈被授予中将军衔。
- 109 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22—127页。
- 110 同上，第199—200页。路易斯·罗梅罗说，他读过一封卡萨多的亲笔信，强烈谴责米亚哈在洛斯利亚诺斯会议上所表明的与其巴伦西亚立场相悖的态度（罗梅罗，《内战的结束》，第119页）。
- 111 一个有趣的情况是，据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米亚哈此时最关心的是保留一架随时由他支配的飞机。当西斯内罗斯开玩笑地说他需要这架飞机时，米亚哈“几乎要发疯”。后来他正是乘坐这架飞机逃到了北美（博洛滕，采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

- 的记录，第81页，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科登《历程》，第416页。同样值得记述的是，当利斯特在返回西班牙之后前去拜访米亚哈时，将军问他为什么回来。“我说明了我回来的理由，”利斯特说，“而他则继续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会见让人感到悲哀和厌烦。我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看上去像个白痴的人。他的话前言不搭后语，让人难以理解。”（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252页）。
- 112 关于马塔利亚纳的生平，见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61—190页。
- 113 他是共产党人这一点得到内格林的证实（《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30页）。
- 114 在一九三九年（原文误为一九三七年——译注）二月十三日所写的一份关于空军状况的长篇报告中，卡马乔表示，“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空军了。”他可能在十六日的会议上宣读了这份报告（报告的全文见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四卷，第3392—3398页）。
- 115 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22—127页。
- 116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在巴黎]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 117 见本章注释72。
- 118 爱德华多·科明·科洛梅尔在《流亡的共和国》一书的第152页与第153页之间刊出了这份辞呈的影印件。另请参阅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527页。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六十岁的阿萨尼亚因心脏病发作在法国蒙托邦去世。（关于阿萨尼亚的生平资料，见詹姆斯·W.科尔塔达编纂的《西班牙内战历史词典，1936—1939》中由比森特·R.皮拉皮尔撰写的内容，第61—67页。）
- 119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星期五[在巴黎]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 120 《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 121 关于马丁内斯·巴里奥根据文献资料对这次总统职务危机的描述，见《马丁内斯·巴里奥回忆录》，第408—420页。
- 122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9页。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西普里亚诺·梅拉与自由主义运动

处在结束内战运动中心的人物是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各种对手被吸引到他的周围。尽管共产党人和苏联军事顾问不喜欢卡萨多，¹但是，在内战期间，他的专业能力及其对于共和国的忠诚从来没有受到过非议。内战爆发时，卡萨多是一名坚定的共和派人士，担任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统卫队的指挥官，由于内战初期的冲突，他对西班牙共产党持敌视态度。实际上，因为他对苏联武器分配不公的批评，在共产党的坚决要求下，他被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解除了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职务。不过，卡瓦列罗以挑战的姿态很快便将他官复原职，接着，一九三六年年底，卡瓦列罗委派他在一名苏联将军和两名苏联上校的协助下组建人民军的混成旅。²一九三七年五月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执掌国防部以后，卡萨多先后被派去指挥第十八军、第二十一军和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部队。

尽管卡萨多从未被共产党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但是，在内格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并将共产党人安东尼奥·科登任命为实际控制地面部队的国防部副部长之后的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他与共产党保持着还算不错的关系。实际上，他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被任命为威名远扬的中路军司令。³中路

军由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和第四军组成，前三个军分别由职业军官路易斯·巴尔塞洛、埃米利奥·布埃诺和安东尼奥·奥尔特加指挥，这三个人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⁴第四军则由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当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卡萨多在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考虑的不是投降而是胜利”时，他无疑是正确的。⁵马德里的共产党喉舌《工人世界报》为任命卡萨多而喝彩，赞扬他“忠于共和国和人民”，称他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和自由战士”，并且说他“早在军事叛乱之前就反对那些统治着我们国家的反动派”。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随着共和派内部残酷斗争的持续加剧，卡萨多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不断恶化，结果，他对共产党的敌意成为使他与反对共产党的派别结盟的黏合剂。“在内战期间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第十五军军长曼努埃尔·塔圭尼亚后来写道，“许多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派人士基于对共产党人的敌意支持卡萨多。”⁷于是，两个重要因素结合起来使卡萨多在内战达到高潮的那几个星期成为决定历史命运的人：他担任的中路军司令这一关键职务以及他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正如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前安全总局局长加夫列尔·莫隆所说，发动反叛的任务不一定是别的什么人所能完成的，⁸因为没有看到既愿意又能够承担这一责任的人。虚构的马德里英雄何塞·米亚哈将军——他现在晋升为中将并且是中南部地区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肯定不是这个人，因为他不具备与共产党在马德里地区仍然完好无损的政治军事组织对抗的心理素质。出席二月十六日^①洛斯利亚诺斯会议的另外那几位对政府不满的部队指挥官也不可能承担这一责任。

甚至还在内格林返回西班牙之前，卡萨多已经决定亲自掌控事态发展。他写道：“我们不能继续犹豫不定袖手旁观。”⁹他与部队的指挥官和各个党派——“当然除了共产党之外”——的领导人进行磋商。“他们一致同意应当尽快结束战争，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头，希望由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¹⁰二月二日，他会见了米亚哈、马塔利亚纳和梅嫩德斯几位将军，告诉他们他决定推翻内格林，同时告诉他们他还打算尽快与民族主义政府

① 原书误为二月十五日。

建立联系。“没有讨论，”他接着写道，“三位将军表示同意这一决定并且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¹¹

卡萨多还记述了第二天他与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会见的情况。贝斯泰罗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此时是西班牙最德高望重的社会党领导人。作为重建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一个纯属象征性的职务——他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留在首都，几乎完全置身于党派斗争的漩涡之外。他是一位典型的和平人士，曾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作为阿萨尼亚总统的使者出席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的加冕典礼，^①向英国人传达了总统关于通过谈判结束内战的愿望。尽管在战前以及内战的前两年与卡瓦列罗派和普列托派社会党人不和，然而，随着战事的缓慢变化以及对于和平的强烈呼声逐渐形成压倒之势，他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当卡萨多请求他予以合作时，他回答道，他将“无条件”支持卡萨多，但“只是为了实现和平”。¹²

704 卡萨多最重要的盟友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马德里的地方组织以及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的第四军，政变的成功有赖于它们。“尽管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增强并且大有吞噬自由主义运动之势，”著名的西班牙历史学家和文学人士路易斯·罗梅罗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它们的队伍没有受到开小差的困扰，而开小差已使社会党和资产阶级共和派深受其害，这些党派被内格林富于个人色彩的政策所诱惑，它们不是壮大了西班牙共产党的队伍，就是被纳入共产党的轨道。……在卡萨多与自由主义运动之间……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上校与共产党人的对立。”¹³

在卡萨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中，特别重要的是他与西普里亚诺·梅拉的和谐默契。正如我们在前面某一章所看到的那样，梅拉早已放弃了其反对纪律和军事化的传统看法。

路易斯·罗梅罗说：“西普里亚诺·梅拉[是]从民兵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最著名的指挥官，是西班牙人民——真正而不幸的西班牙人民——的历史

① 此处关于英国国王加冕典礼的说法有误。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即温莎公爵）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即位，同年十二月退位，其后由约克公爵继任英国国王，即乔治六世。乔治六世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即位，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举行加冕典礼。

中不时涌现出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之一。由于梅拉的自由主义信仰，没有什么知名作家为他撰写过令人满意的传记，他可能也不希望有。¹⁴他也没有像另一些人那样受到天花乱坠的宣传。他生于一八九六年，尽管年龄并不大，寥寥几幅发表过的照片上显示的却是一张饱经沧桑的面孔，由于劳动艰苦，生活贫困，历尽苦难，他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不过，激励着他的理想使他容光焕发。”¹⁵

另外，在同一本书前面的段落中，罗梅罗写道：

内战之前，西普里亚诺·梅拉……曾经担任建筑工人工会的书记。由于大家公认其为人正直，他逐渐在民兵队伍中脱颖而出，一直晋成为指挥镇守瓜达拉哈拉和昆卡前线的第四军的中校军官。作为一个专业泥瓦匠，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他成功地把显示出忠诚的职业军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他潜心研究军事技术，因为他知道，与敌军作战最重要的是拥有一支作战的军队。像我国过去那些深受民众拥护的杰出领导人一样，他是一个具有军事天赋的勇敢好斗而又清心寡欲的理想主义者。第四军主要由自由主义运动成员所组成，但是，梅拉坚决要求自己 and 部下严守纪律。……尽管卡萨多与梅拉的家庭出身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在军事观点、对战局发展的看法以及严于律己的行为方面非常一致。……他们彼此尊重，因此，在这两个分别来自职业军队和民兵武装的军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基于相互信任的友谊。¹⁶

最重要的是，他们怀疑抵抗政策的合理性。我们已经看到，卡萨多在二月十二日与内格林会见时并未掩饰自己的悲观。内格林对法国将会允许存放在法国的战争物资和扣押在法国的士兵重返西班牙所抱有的模糊希望也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在二月底与内格林进行的一次类似的没有结果的会见中，西普里亚诺·梅拉同样表达了悲观的看法。有必要把与梅拉有关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梅拉：你非常清楚，内格林先生，留在法国的士兵不会回来，法

705

国当局控制的武器也不会重新运回西班牙。此外，你还清楚，没有哪国政府愿意帮助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收到来自任何国家的武器。……由于失去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我们的悲惨处境变得更加糟糕了，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指望它的工业，也不能依靠埃布罗河流域的部队和东路军的支援了，它们已被彻底消灭。我们中路军仍然完好无损并严阵以待，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而且已经几个月伙食供应不足了。……由于老百姓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共和国政府——如果它实际上还存在的话——的瘫痪，部队的士气持续低落。你必须意识到，我比正常情况下更悲观。

内格林：……我已经尽一切可能准备与敌人进行谈判，包括请求英国政府充当调停人，但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因此，除了全力进行抵抗之外没有别的政策可行。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我们还有数以千计的大炮、机关枪和迫击炮，五百多架飞机以及大量各种弹药。

梅拉：可是，内格林先生，这么多战争物资在哪里？

内格林：在法国。

梅拉：噢，当然，在法国。但我们是在西班牙。你真的相信你能把它们运到马德里？

内格林：我认为是这样的。

梅拉：你说你“认为是这样的”，这意味着你也不是很有把握。¹⁷

中部地区的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运动成员具有与梅拉同样的担忧。在二月底于马德里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特别全体会议上，这种担忧显而易见。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的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出席了会议，并且尽管语焉不详，他还完全公开地向我们说明了会议的情况以及全国劳工联合会马德里地区领导人随后的活动。他描述了普遍存在的担忧情绪：“我们认为形势非常糟糕，以致看来抵抗与和解都不可能。”大家一致同意，必须防止“出现马拉加、桑坦德、阿斯图里亚斯和加泰罗尼亚那样的情况：绝望和恐慌所导致的疯狂使我们后方因担心军事惨败而发生混乱”。¹⁸

为了避免彻底崩溃，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由军队、警察和宣传部门组

成的具有“特别权力”的地方防务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书记爱德华多·巴尔和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曼努埃尔·萨尔加多、曼努埃尔·阿米尔、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均为马德里地方组织中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积极分子。“两三天后我与巴尔和阿米尔交谈。”加西亚·普拉达斯说，“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失去时机……我们正在冒险，内格林和共产党人蠢蠢欲动，可能准备镇压我们……一场军事政变即将发生，因此，除非我们先发制人，否则我们将为人所制。”¹⁹

毫无疑问，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最担心的事情是西班牙共产党抢先发动政变，因为，读者应当记得，共产党人控制着组成卡萨多的中路军的四个军中的三个军。据加西亚·普拉达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向卡萨多提出这个问题以便决定“起义的方法，起义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迫切和不可避免”。²⁰委员会还与其他党派组织的领导人接触。“我们与何塞·德尔·里奥以及共和联盟的其他领导人——他们为他们的头头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先生[留在法国]的行为感到羞耻——进行协商，我们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我们还与左翼共和派在马德里的代表进行了同样的协商，他们不能原谅阿萨尼亚的辞职及其发表的哀怨、虚伪的声明。两个党派的成员讲述了关于内格林的可怕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他。”委员会还会见了社会党最大的地方组织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领导人伊拉里奥·德拉·克鲁斯和戈麦斯·埃希多。

“他们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场灾难，没有什么人和物将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他们表示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成我们的计划，并且小心翼翼地鼓动我们举行一场他们没有办法举行的起义。……他们在我们自由主义运动身上看到了唯一一支能够成功举行一场起义的力量。……巴尔和萨尔加多每天与卡萨多通话两三次，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他，在通话的过程中，他们制订出起义计划的所有细节。塞希斯孟多[·卡萨多]——我们叫他塞希斯——负责联络我们认为有必要联络的军方领导人。由于他的专业才能，他的共和国资历，他的敏锐和聪颖，他对所有反对人民和破坏反法西斯阵营团结的阴谋诡计的抵制，他在军方领导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²¹

与此同时，卡萨多上校一直在与佛朗哥将军派到马德里的情报人员进行结束内战的秘密谈判，已经取得初步的进展。深受人们尊重的军事历史

学家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记述了谈判的过程，他在马德里的军事历史部门查阅了民族主义方面的有关文件。²²下面对一直进行到一九三九年三月第一周的谈判过程的简要描述，完全建立在上校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²³

根据身为民族主义情报机构宪兵情报局（SIPM）特工的马德里大学教授胡里奥·帕拉西奥斯的一份报告，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同为大学教授的宪兵情报局特工安东尼奥·德·卢纳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试探卡萨多上校的想法”。很快，在一次试图把卡萨多争取过来的过程中，这名特工告诉他，“佛朗哥将军愿意向放下武器以及没有犯过普通罪行的军人提供安全保证”。²⁴

二月一日，帕拉西奥斯收到了卡萨多对这一姿态的简要答复：“知悉，同意，越快越好。”

707 二月十一日，布尔戈斯的宪兵情报局全国负责人何塞·温格里亚上校收到特工的报告称，“卡萨多与贝斯泰罗一致要求尊重正派职业军人（*militares decentes*）的生命”。

二月十六日，一份报告送到布尔戈斯，报告引述卡萨多的话说：“我希望组成一个贝斯泰罗内阁，在这个内阁中，我应当担任国防部长。……即使不是这样，那也没有关系。我不会顾忌任何人。我建议把民族主义军队进入马德里的时间最多推迟十五天。”在特别提到卡萨多要求“怜悯”他的部下之后，报告接着说：“不可能防止一些重要的赤色分子逃走，尽管[卡萨多]向我们保证，许多赤色分子将会留在马德里，他将陆续逮捕他们。”

尽管如此，对卡萨多的诚意仍有怀疑，因为帕拉西奥斯告诉布尔戈斯，他很“精明”；帕拉西奥斯还说，当“马德里全都知道共产党的政变迫在眉睫”时，“他继续执行他的迂回拖延策略”。

正是在此时，布尔戈斯断定，“确实需要一个绝对可信、能够承担责任的军官参加谈判了”。这个人是驻马德里的炮兵第四营营长何塞·森塔尼奥·德拉·帕斯上校，所谓“绿星”间谍网的负责人。²⁵

二月二十日，森塔尼奥在曼努埃尔·吉蒂安的陪同下会见了卡萨多，吉蒂安是宪兵情报局在马德里的另一名重要特工。²⁶在会见的过程中，根据宪兵情报局提交布尔戈斯的报告（我继续援引马丁内斯·班德的叙述），

“卡萨多‘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胜利者，没等他们说话就‘急于证明他是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及其残忍、偏激的民众追随者的死敌’。他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热诚的共和派，是阿萨尼亚[最近他把留在法国的阿萨尼亚斥为“懦夫”²⁷]、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死对头，尤其是共产党人的死对头，他对共产党破口大骂。”由于“共产党人的威胁”，森塔尼奥和吉蒂安要求卡萨多不要推迟政变的时间。“[佛朗哥的]军队不能允许任何耽搁。”他们对他说。卡萨多对此回答道，急于求成将会导致“可怕的流血”。至于政治领导人，卡萨多说，最好允许他们离开西班牙：“越多越好。这样一来就将减少流血和仇恨。”据同一份报告说，卡萨多表示：“他不希望负责追捕他们；何况，他打算出国。”这时，森塔尼奥和吉蒂安向卡萨多出示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概要说明了佛朗哥将军准备向投降的军官开出的优待条件。²⁸报告称，“认真阅读了文件之后，卡萨多表示特别满意：‘好极了，好极了！’”他大声说。“他似乎受到感动，‘明确表示同意并显出了热情’。”这种热情“肯定不是真心流露”，马丁内斯·班德评论说。接着，两名宪兵情报局特工坚持要求卡萨多确定一个共和派军队投降的明确日期。卡萨多回答说，可以“在大约五天之内”采取行动。森塔尼奥在报告中对卡萨多的态度评论道：“他对民族主义事业不感兴趣。因此，他一直考虑内战结束之后去流亡，但他愿意为这项事业效力，因为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遵循的道路，原因在于它光荣、合理、人道而且具有西班牙特色。”

708

二月二十二日，曼努埃尔·吉蒂安第二次会见卡萨多。“他再次催促卡萨多确定发动政变的明确日期。卡萨多回答说，他将在月底‘动手解决问题’。他请求民族主义军队推迟即将完全准备就绪的攻势，因为他不能对将会发生在马德里的血腥暴行负责，而且因为，如果进攻开始了，‘他将不得不作为一名共和派军官采取行动，履行职责坚持到底’。最后，他要求，为了‘不让人们多流一滴血’，给他时间和信任。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像前一份报告一样乐观。‘我们的印象是，’报告写道，‘卡萨多完全有把握成功实现他的计划。’”²⁹

但是，佛朗哥将军对谈判的缓慢进展不满意。二月二十五日，他告诉部下，“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民族主义军队有足够的办法“武力”攻

占马德里，“只要愿意立即就能”。卡萨多显然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得到佛朗哥将军的宽恕，他必须确定发动政变和最后投降的明确日期。

二月二十七日，佛朗哥的总司令部收到马德里的宪兵情报局特工发来的以下信息：“明天，星期二，将成立一个善后委员会。我们请求批准贝斯泰罗和鲁伊斯·福内利斯上校[卡萨多参谋部的一名军官]与[宪兵情报局]特工一同飞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以使投降立即生效。”布尔戈斯的答复很明确：“我们必须强调的是，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民族主义西班牙不接受任何解决办法。……可以让一两名职业军官来这里，但只是为了前来了解投降所要采取的方式。……不欢迎贝斯泰罗或者其他文职官员出现。”

三月二日，马德里的宪兵情报局特工给佛朗哥发去以下信息：“卡萨多已经收到来自总司令部的答复和指示。政客当中似乎存在着某种担忧，卡萨多的军政委员会至少暂时还没有出现。……政客希望通过这个委员会实现他们所谓体面的投降，这将允许那些想要离开的人自由流亡。”三月四日，布尔戈斯收到另外一条信息：“一切取决于允许共和派领导人逃走，以便使卡萨多看上去不是叛徒。”

卡萨多此时受到来自本方的巨大压力，人们要求他通过谈判达成一项体面的解决方案，这将保证那些身处险境因而想要逃往国外的人的生命安全。但是，达成这种解决方案的希望实际上很渺茫，因为佛朗哥已经通过臭名昭著的政治责任法清楚地表明，除了无条件投降他不考虑任何其他解决方案，而且他在谈判的过程中反复重申了他决不让步的立场。

709 不过，卡萨多可能认为，除掉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将会缓和佛朗哥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从而使他给予那些想要逃往国外的人这样做的权利，同时还会作出其他让步。安东尼奥·科登声称，二月份他去拜访卡萨多时，上校故作“神秘地”告诉他，“佛朗哥不仅将在报复问题上作出让步，而且只许西班牙军队进入马德里，并将承认共和派军队首长和军官的军衔”——但对他为结束内战进行的谈判没有透露任何口风。科登还声称，卡萨多对他说，“某些绝对可以信赖的英国人”多次当面告诉他，足以撤走两万人的船只已准备就绪，而卡萨多概要说明的和平条件也“将强迫佛朗哥接受”。³⁰

没有文件证明英国作出过任何保证，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至

少，从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阿尔珀特在英国公共档案部门查阅的大量文献资料来看，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³¹当然，这不排除某些文件可能不在公众可以查阅的范围之内的情况。尽管如此，英国试图将“强迫”佛朗哥接受某些条件的说法仍然有悖于与佛朗哥将军保持良好关系这一英国政策的总体倾向。³²的确，某个名叫德尼斯·考恩的人多次拜访过卡萨多，而亲共产党的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则指责这是企图与中路军首长进行交出马德里的谈判。³³我们肯定都知道，考恩是英国政府委派的负责交换俘虏谈判的切特伍德委员会的联络官员。阿尔珀特说：“卡萨多非常关心被关押的民族主义支持者，因此，他在下个月进行的和平谈判过程中警告民族主义方面，如果他被迫进行绝望的抵抗，这些囚犯可能被杀。在马德里动荡的气氛下，考恩的访问受到注意，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在劝说卡萨多投降方面起了什么作用。”³⁴阿尔珀特后来（一九八七年）告诉我，“他的看法”不像几年前初次研究这个问题时那么明确，现在他认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³⁵

实际上，当阿尔珀特作出以下推测时，他可能是正确的：“考恩在去西班牙进行一般性会谈之前也许被告知，如果遇到机会的话，他应尽量劝告卡萨多与佛朗哥达成协议。”³⁶如果情况真的如此，科登关于卡萨多告诉他英国给过其某些保证的说法或许就确有其事。也可能，卡萨多对科登说这些话是希望把后者争取过来支持他反对内格林，就像他似乎打算用关于英国保证的同样说法影响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接受我的采访时声称，卡萨多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底告诉他，马德里的“英国代表”已经“保证”，佛朗哥将会同意“有利的和平条件”。根据我所作的采访记录，卡萨多还在三月二日对西斯内罗斯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佛朗哥决不会与内格林谈判，但我绝对可以肯定，如果几位受人尊敬的军方领导人直接与他谈判的话，我们应当能够得到下面这些条件：1. 无论是摩尔军团、志愿兵团[意大利和德国部队]还是外籍军团，都不会进入马德里；2. 任何希望离开西班牙的人都可以离开，佛朗哥将会为此提供便利；3. 佛朗哥不会对留在西班牙的人进行报复；4. 职业军官的军衔将得到佛朗哥军队的承认。”³⁷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回忆录中说，当他

向卡萨多询问是谁作出的这些保证时，“他非常严肃地回答道，英国已经谈妥了这些保证的最后细节，而且他亲自参加了与英国代表的各种会谈。佛朗哥向英国代表明确保证履行这些承诺，只是附带一个条件：我们推翻共和国政府，因此，我们这些职业军官将负责控制局面并直接与他打交道”。³⁸

无论这些所谓承诺事实上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问题出现了：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知道卡萨多所造成的威胁吗？他们肯定知道。这不仅是因为科登和西斯内罗斯声称他们把卡萨多引诱他们参与其密谋的企图告诉了内格林，³⁹不仅是因为立即向党的领导报告情况是共产党员必须承担的责任，而且主要是因为马德里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卡萨多政变（三月五日至六日）之前“几个星期已经得到有人正在策划阴谋的情报”，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述。⁴⁰正如曼努埃尔·塔圭尼亚所证实的那样，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刚从法国一回来，他们就收到了卡萨多心怀不满的情报：“[马德里]党组织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卡萨多上校可能领导一场政变。……由于我是从加泰罗尼亚来到马德里以及留在马德里的[共产党人——其他人去了埃尔帕尔马——当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共产党的[马德里]地方组织书记多明戈·希龙一直向我报告有关卡萨多上校正在策划的所有阴谋的最新情况。”⁴¹

那么，内格林在干什么？他也知道卡萨多的密谋吗？无疑他是知道的，不仅因为他的共产党人随从显然向他报告了情况，而且因为他在逃出西班牙之后不久亲口对巴黎的议会常务委员会所讲的话（我在前面曾经引述过他那次讲话的部分内容）。“[回到马德里后]我很快就从一系列迹象中发现了正在策划的阴谋。”他指出，“首先，卡萨多迫切希望我住在他在环城大道为我准备的一所房子里，因为[他说]那里非常安全。第二，他企图为我配备一个他亲自挑选的特别卫队。第三，卡萨多先生一直跟着我活动，不仅在他指挥的中部前线[的部队]，而且在我视察的所有部队。我怀疑，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当然，我与政府全体成员一起设法逃出了卡萨多的魔掌。”⁴²

注释：

- 1 关于苏联人对卡萨多的看法，见《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一书中H.沃罗诺夫的文章，第86页。沃罗诺夫是苏联在西班牙的炮兵负责人。
- 2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2页。
- 3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红色阵线报》。
- 4 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提供了他们的政治身份，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29—230页，注释1；另请参阅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307页。
- 5 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2286页。
- 6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工人世界报》。关于卡萨多的生平资料，见迈克尔·阿尔珀特《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301—303页；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马德里最后的日子》和《卡萨多上校未出版的回忆录》，载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十一月一日至四日、六日至十一日、十三日和十四日《人民报》；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西班牙内战插图史》，第二卷，第492—511页。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368和471—474页；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2286—2289页；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91—231页；克里斯托瓦尔·萨拉戈萨，《人民军与共和国军人，1936—1939》，第237—245页。
- 7 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323页。
- 8 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39页。
- 9 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99页。
- 10 同上。
- 11 同上，第199—200页。
- 12 同上，第200—201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13 路易斯·罗梅罗，《内战的结束》，第121—122页。
- 14 实际上，有人写过两部梅拉的传记：米格尔·冈萨雷斯·伊内斯塔的《革命者西普里亚诺·梅拉》（1943）和胡安·利亚尔奇的《西普里亚诺·梅拉：西班牙内战中的一名无政府主义者》（1977）。
- 15 罗梅罗，《内战的结束》，第181页。
- 16 同上，第122页。
- 17 西普里亚诺·梅拉，《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第198—200页。
- 18 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斯大林的背信弃义》，第47页。
- 19 同上，第47—49页。
- 20 同上，第54页。
- 21 同上，第55—57页。
- 22 这些文件可以在国家档案馆找到，第五文件柜，卷宗277，第11和12文件夹。
- 23 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天》，第119—129页和《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134—154页。
- 24 关于佛朗哥将军开出的条件，见本章注释28。
- 25 关于森塔尼奥和“绿星”间谍网的其他情况，见谢尔瓦《西班牙内战插图史》，第二卷，第493—495页。
- 26 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卡萨多那本书的英文版中，他提供的这次会见的日期是三月十二日

（《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207页）。后来，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西班牙文版中，他把这个日期改为二月五日（《马德里的陷落》，第203页），但没有解释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不过，根据马丁内斯·班德对有关文件的研究判断，即使二月五日这个日期似乎也不准确。奇怪的是，同样研究了军事历史部门保存的民族主义者方面的有关文件的里卡多·德拉·谢尔瓦所提供的首次会见森塔尼奥的日期是“二月初的某一天，大概是五号”（《西班牙内战插图史》，第二卷，第494页）。

- 27 阿萨尼亚决定留在法国后，卡萨多要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告诉总统，他是一个懦夫（科登，《历程》，第473页）。
- 28 马丁内斯·班德引述了佛朗哥向放下武器的军官开出的条件。佛朗哥表示，对于那些受骗参战但是没有犯罪的人，民族主义西班牙是“宽容的”。不过，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本章后面提到的安东尼奥·科登和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声称卡萨多告诉他们的英国将“强迫”佛朗哥接受的所谓“广泛的让步”。向卡萨多出示的佛朗哥开出的条件，见马丁内斯·班德《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150页，注释188。
- 29 黑体是原文就有的。
- 30 科登，《历程》，第474页。
- 31 见阿尔珀特发表在一九七五年三月至四月号《国际政治评论》上的文章。感谢迈克尔·阿尔珀特向我提供了他这篇珍贵的文章的影印件，他的研究主要是根据英国公共档案部门所保存的大量官方文件进行的。
- 32 见本章注释31。
- 33 埃德蒙多·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第94—95页。
- 34 见本章注释31。
- 35 阿尔珀特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36 同上。
- 37 我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记录，第83—85页（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306—307页及注释1；科登，《历程》，第473—474页。关于佛朗哥向卡萨多开出的条件，见本章注释28。
- 38 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回忆录二：共和国与西班牙内战》，第464页。
- 39 见科登《历程》，第474页和我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记录，第83—85页（现存胡佛研究所）。
- 40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304页。“但是，他们难以相信这一点。”党的官方内战史接着说，“他们所受的训练是与法西斯侵略者殊死搏斗，以团结和人民阵线的凝聚力为基础进行战斗。”（同上）
- 41 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305—306页。
- 42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原书误为三月三日，参见第六十三章注释116——译注）星期五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寻找替罪羊

根据西班牙共产党和内格林本人有力的证词，现在已经最终确定，他们完全知道卡萨多上校造成的威胁。那么，他们为挫败他的阴谋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会不会，在二月二十七日佛朗哥将军得到外交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之后，为了避免个人承担投降的恶名，他们决定任凭卡萨多的计划水到渠成？

从二月中旬到三月六日，内格林和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短暂地回到了中南部地区，在分析这一段时间他们行为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记住这一点，无论他们私下里有什么担忧，在本书前面某一章引述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二月二十三日所通过的宣言中，没有显示出任何失败主义的迹象。¹这份据陶里亚蒂说“由内格林亲自修改了最后草稿”的宣言²对国际形势作出了乐观的估计：国际形势前所未有地动荡不安，而这种动荡增加了民主国家直接或间接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可能性。因此，抵抗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它将使西班牙国内外出现开启胜利前景的新的因素。

还要记住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二月二十五日，佛朗哥将军得到外交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两天前，《共和国官方公报》颁布了一项由内格林签署的法令，把卡萨多上校——阴谋活动的神经中枢——晋升为将军。据

内格林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说，在这一令人惊讶的晋升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说，内格林告诉他“必须谨慎行事”，因此，他“正在考虑任命卡萨多为陆军参谋长”，然后用担任第二军军长的共产党员埃米利奥·布埃诺中校取代他。³据内格林的政治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说，这一招的目的是解除卡萨多对中路军的“直接指挥权”。⁴

712

共和党的官方内战史声称，用布埃诺取代卡萨多的主意出自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二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建议内格林将卡萨多撤职并因其“可疑的行为”起诉他，然后“暂时”用布埃诺中校或第一军军长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取代他。像布埃诺一样，巴尔塞洛也是一名共产党员。⁵另一方面，陶里亚蒂说，最初共产党建议任命著名共产党人胡安·莫德斯托担任中路军司令，但是，这个主意遭到内格林的反对。⁶比共产党更为谨慎的内格林也许担心，任命莫德斯托可能刺激卡萨多，因为他是从普通民兵提拔起来的最著名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而且是在莫斯科训练出来的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而布埃诺中校则是一名职业军官，像许多别的职业军官一样，他悄悄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总之，我们将会看到，并没有认真地试图撤换卡萨多，他继续掌握着中路军的指挥权，直到内战结束为止。

正如本书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共产国际的长篇报告提供了一些基本材料，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内战结束之后共产党对内格林所持的态度。在这份报告中，陶里亚蒂指责总理把卡萨多晋升为将军“而没有根据大量揭发他的犯罪证据撤换他”。⁷他还提出了以下指责：“我认为，在这几个月，[内格林]表现得像个竭力想把自己从他所认为的绝境中拯救出来的人，但他并不想公开背叛我们的党或他的过去。即使他让那些叛徒阴谋得逞，那也是因为叛徒们发动的军事政变似乎为他提供了摆脱个人责任的机会。另外，他的混乱生活和心理恐惧也造成了危害。”⁸

无论人们可以多么严厉地评价内格林的私生活或政治表现，但却根本不能指责他懦弱或害怕。就连卡萨多都证明了他的个人勇气，卡萨多说，他“在前线当着我的面经受了各种情况的考验”。⁹此外，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内战结束以后陶里亚蒂和西班牙共产党

指责内格林的目的在于使总理成为替罪羊。例如，官方的《西班牙共产党史》指责内格林在内战的最后阶段“拒绝听取共产党的建议，他对继续斗争已经不感兴趣，而且任凭投降分子肆意活动”。¹⁰这部一九六〇年出版于法国的党史是以热情之花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莫斯科撰写的，委员会成员包括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安东尼奥·科登和（热情之花的秘书）伊蕾妮·法尔孔。

尽管出现了这些指责——当西班牙共产党试图在党内外美化内格林的政治家品质时，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最后一卷对这些指责只字未提——仍然有大量来自共产党方面原始资料的证据显示，除了把卡萨多晋升为将军以及据说反对任命莫德斯托担任中路军司令之外，内格林对共产党的大部分要求都言听计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陶里亚蒂本人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承认，内格林在二月底“做的比党要求的还要多”。¹¹此外，科登证实，同样是在二月底，总理兼国防部长告诉他，他应当尽可能将军事部门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形成政府指挥军队的氛围”。¹²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当科登在三月三日告诉内格林中南部地区集团军（Grupo de Ejércitos de la Zona Centro-Sur）司令部采取了“奇怪而可疑”的措施时，总理答道：“我对这一切受够了。科登，看来最好是让你以我的名义行动。”¹³

713

关于内格林的退缩和主动谦让及其愿意向西班牙共产党交出他剩余的任何权力，最重要的证据也许是三月三日《国防部官方日志》所宣布的那些措施——它们似乎立即成为历史问题。据陶里亚蒂说，这些措施是内格林本人二月十六日回到中南部地区三四天后向他提出来的。¹⁴陶里亚蒂没有解释为什么迟迟没有宣布这些措施，但可能是因为内格林担心这会促使卡萨多立即发动政变。无论如何，陶里亚蒂和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坚决要求贯彻执行这些措施。官方的《西班牙共产党史》证实：“党意识到投降分子正在策划阴谋诡计，因此坚决要求总理对他们采取有力的行动。终于，内格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下令采取旨在加强中南部地区军队的措施，为其创造贯彻执行抵抗政策的合适条件。”¹⁵

当然，内格林“下令”采取的措施正是十天前共产党提出的那些建议。尽管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了这些措施，但是，直到

三十多年以后的七十年代初期，当一份那一天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在马德里市期刊阅览室被发现时，它们才真正得到了证实。¹⁶在此期间，与这些措施有关的准确信息的缺失引起了可怕的混乱和猜测，而且产生了传奇性的说法：通过《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的那些措施，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旨在完全控制军队和国家的全面的军事政变。¹⁷撇开事实上政变通常不会在政府的官方刊物上大张旗鼓地宣示不说，对实际宣布的措施所进行的仔细审读基本上也没有为这种在三十多年的西班牙内战史研究中已经变得根深蒂固的传奇说法提供证据。七十年代初期发现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后，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断言：“没有发生军事政变。”¹⁸实际发布的那些措施充分支持了这一结论。

发布的措施中包括下面这些新的任命：

任命陆海空军总指挥何塞·米亚哈将军担任三军监察长。尽管这项新的任命有效地削弱了他的指挥权，但它是否能对卡萨多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值得怀疑。由于米亚哈二月十六日在洛斯利亚诺斯会议上的暧昧表现，卡萨多并不信任他。

任命中南部地区集团军——其司令部设在巴伦西亚，由（塞希斯孟多·卡萨多的）中路军、（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指挥的）莱万特方面军、（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指挥的）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和（多明戈·莫里奥内斯指挥的）安达卢西亚方面军组成——司令曼努埃尔·马塔利亚纳将军“暂时”担任目前空缺的总参谋长一职，接替拒绝返回西班牙的比森特·罗霍。这项任命和三月三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同时宣布的集团军本身的解散均未实质性地改变共产党人在马德里地区拥有军事指挥权的局面，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在这个卡萨多密谋的中心地区，组成卡萨多中路军的四个军中有三个军的军长由共产党人担任。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没有发布撤换卡萨多的命令。

上述集团军的两名参谋人员费利克斯·穆埃德拉上校和安东尼奥·加里霍中校¹⁹被安排到没有实际作用的岗位上，他们被怀疑对政府不满并且涉嫌为佛朗哥将军从事间谍活动。²⁰加里霍被安排到米亚哈手下，而穆埃德拉则被任命为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下属的组织部门的临时负责人，处在科登警惕的目光监视下。卡萨多不可能认为这些调动是企图阻挠他的

计划。

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还宣布，下列共产党人军官得到晋升：
授予胡安·莫德斯托上校将军军衔。

晋升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埃米利奥·布埃诺中校、弗朗西斯科·加兰中校和恩里克·利斯特中校为上校。利斯特晋升的时间是一月二十八日，没有更早地宣布这一晋升是因为《国防部官方日志》在巴塞罗那陷落前夕的一月二十四日暂时停刊。但是，莫德斯托和利斯特这两名最重要的共产党人指挥官都没有得到新的任命，而巴尔塞洛和布埃诺则继续指挥各自的部队——尽管共产党建议用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取代卡萨多担任中路军司令。我们马上就将看到，只有弗朗西斯科·加兰得到了任命。

到目前为止，难以想象与军事政变有什么相关。至于得到任命的人，只有六名共产党人军官值得一提：

除了现有的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一职之外，（已在二月底被内格林晋升为将军的）²¹安东尼奥·科登被任命为国防部秘书长，这是以前由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担任的一个虚职，他拒绝返回西班牙；²²同时任命埃内斯托·纳瓦罗·马克斯担任科登的战术秘书。这两项任命只不过重申了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对国防部的控制。国防部现在实际上成了一个影子机构，仅存于内格林设在埃尔达的波夫莱特宫（位置代码“尤斯特”）里的临时指挥部，被第十四军的共产党人游击队员保护着。

与此不同，另外四名共产党人军官得到的任命具有实际意义，但是与密谋中心马德里的政变无关：

弗朗西斯科·加兰上校被任命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

埃特尔维诺·维加中校被派去指挥阿利坎特的部队，那是距离埃尔达三十七公里的一个重要港口。

莱奥卡多·门迪奥拉中校被任命为穆尔西亚驻军司令，那是位于马德里通往卡塔赫纳的主要道路上的战略要地。

伊诺森西奥·库尔托少校被任命为阿尔瓦塞特驻军司令，它位于马德里通往阿利坎特和穆尔西亚的主要道路上。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返回西班牙后，正是在阿尔瓦塞特设立了他的司令部。²³

当科登把后三项任命交给内格林签署时，总理说：“三个人都是共产

党员，对吧？”“是的，先生。”科登答道，“我推荐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人具备同样或类似的指挥才能。”²⁴

显然，最后四项任命并不是为了除掉卡萨多。它们的首要目的是，在大规模撤退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保护最重要的通往海岸的逃跑路线。由于佛朗哥将军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这种情况越来越有可能出现。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任命让共产党的对手惶恐不安。在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卡洛斯·贝尔纳尔将军收到了弗朗西斯科·加兰将要接替他的命令，恐惧普遍存在，因为，正如担任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人布鲁诺·阿隆索所说，人们害怕共产党人“将会杀害他们的敌人”并且阻止那些面临生命危险的人逃往国外。²⁵

无论这些恐惧是否合理，共产党人肯定也有类似的担忧，在仇恨和报复的大气候下，他们同样害怕，如果不保护好主要逃跑路线的话，他们自己可能被别人杀害，其政治、工会和军事干部的撤离也有可能受到阻挠。路易斯·罗梅罗戏剧性地表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一场战争的最后阶段……可能发生流血事件，以往的争吵斗争，政治对立，甚至还有个人恩怨，都可以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这种方式之一是，剥夺个人和团体撤离的手段，把他们留给大兵压境、报复心切的死敌摆布。”²⁶

使这一重要阶段的历史研究陷入混乱状态的一个因素是，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卡萨多那本历史著作的西班牙文版及其同一年发表的连载文章中，包含了任命五名共产党人军官的内容，²⁷他声称，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了这些任命，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同一部著作的英文版中，并不包含这些内容。卡萨多所说的五项任命如下：科登将军，陆海空三军总指挥；莫德斯托将军，中路军司令；利斯特上校，莱万特方面军司令；巴伦廷·冈萨雷斯中校（“农夫”），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司令；曼努埃尔·塔圭尼亚中校，安达卢西亚方面军司令。

716 但是，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其实并没有宣布这些任命。当然，直到七十年代初期为止，人们不知道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七十年代初期，这一期失踪不见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在马德里市期刊阅览室里被发现。不过，这一宝贵的发现并没有终止所有猜测，因为，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有人猜测这五项任命应当在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公布了；但是，由于找不到那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无法核实卡萨多的说法。因此，当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在一九八五年初发表他对内战最后那些日子的最终描述时，他断定，所有可以找到的三月四日这一期“神秘的”《国防部官方日志》都被藏匿或销毁了。²⁸直到同年九月份，多亏我的研究助手卡门·德拉·卡尔·马塔——当时她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为我工作——的不懈努力以及马德里西班牙文化部文献信息档案中心的何塞·曼努埃尔·马塔和玛加丽塔·巴斯克斯·德·帕尔加的可贵帮助，一份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在其出版四十六年后被找到了。我非常感谢他们大家。

与所预期的正相反，人们长期寻找的这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并不包含上述五项至关重要的任命。它也不包含任何与共产党人军官有关的意义重大的任命或晋升。此外，关于卡萨多声称的这些任命，所涉及的那些军官——科登、莫德斯托、利斯特、冈萨雷斯和塔圭尼亚——撰写的书籍没有提供丝毫线索。正如一位前共产党人在一九八五年向我指出的那样，推断这五名军官被党要求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并不合理，因为冈萨雷斯和塔圭尼亚都是在脱离西班牙共产党之后才写出了他们的书。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卡萨多已经知道这些任命——在《国防部官方日志》于马德里出版前，它们被从上面删掉了——因为他肯定会揭露这个重要的事实而不是声称它们发表在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五项任命不足为信，卡萨多所依据的或者是一次错误的记忆，或者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说，²⁹要不然就是他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捏造了事实，他声称，内格林和共产党人打算控制中南部地区的军队。

陶里亚蒂在其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关于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他断言：“只要这些迟迟才被内格林接受的措施全部生效，卡萨多就不可能发动军事政变。”³⁰他还指责内格林在一期他称之为“特刊”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同时公布了所有措施。他说：“它几乎包括提拔和任命共产党人的全部命令，从授予莫德斯托和科登将军军衔，到晋升利斯特为上校，等等，等等。[我们的]敌人可以用这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作为共产党人准备在内格林同意的情况

下夺取所有权力的证据。密探也不可能干得更好。”³¹

717

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热情之花也因所谓对于共产党人建议采取的措施迟迟不予落实而指责了内格林。她写道：“由于阴谋已开始实施，[这些]在另一种情况下可以有效地改善局面的[措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同时]在阴谋策划者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他们感到他们的计划将要失败。不过，他们可以依靠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盟友，即内格林本人，他莫名其妙地把他曾经任用的同志留在身边。遵照内格林的命令，从法国回来的几乎所有政治军事骨干人员开始集中在埃尔达，等待始终没有作出的安排。”³²

这些指责至少有一点明显不实，因为，出现在三月三日《国防部官方日志》上的那些被委以指挥职务的共产党人军官（加兰、维加、门迪奥拉和库尔托）都得到了安排。另一方面，利斯特和莫德斯托在回忆录中所说也确有其事，他们声称，在他们去埃尔达面见内格林要求得到指挥权之后，内格林迟迟不采取任何行动。³³但是，他们断言内格林应独自承担这种犹豫不决的责任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读者应当记得，总理实际上不得不把他的军权交给了共产党最信任的职业军官安东尼奥·科登。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在利斯特和莫德斯托撰写回忆录的六十年代，两人在共产党内地位显赫，而当时党的政策是把某些错误和失职归罪于内格林，在党看来，正是这些错误和失职导致了内战的失败。

只要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热情之花对内格林的指责——把西班牙共产党的军事骨干集中在埃尔达按兵不动“等待始终没有作出的安排”——就更荒唐：内格林在埃尔达时身边只有忠诚的共产党员，例如他的政治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桑切斯·阿尔卡斯，他的副官、莫德斯托以前的助手胡利安·索莱·孔德少校，³⁴当然还有安东尼奥·科登。情况既然如此，以下看法就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陶里亚蒂和共产党政治局真的希望把莫德斯托和利斯特安排到指挥岗位上，那么，在埃尔达谁也不会予以阻挠。至于从法国回来的共产党的政治骨干，把他们的按兵不动归因于内格林似乎不大合乎情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热情之花本人证实，当内格林向埃尔达转移时，她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动身前往穆尔西亚南边的埃尔帕尔马，在那里，他们服从的显然不是内格林

的命令而是陶里亚蒂的命令。仅就这一点而言，把他们的无所作为完全归罪于内格林不但不合情理，而且毫无意义。热情之花对内格林的这一指责并没有出现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最后一卷中。

尽管热情之花和陶里亚蒂企图把未能挫败政变阴谋的主要责任强加于内格林，但是，陶里亚蒂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显然表明，西班牙共产党面临严重的纪律问题，无论它有什么打算，这个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实际运转能力。在断言“只要这些迟迟才被内格林接受的措施全部生效，卡萨多就不可能发动军事政变”之后，陶里亚蒂继续说道：“但是，当时出现了第一个令人不安的可怕现象：党所依赖的骨干出了问题。布埃诺中校拒绝接受中路军的指挥权。我们因此失去的将是采取预防措施的关键因素。被任命为穆尔西亚驻军司令的门迪奥拉拒绝了，被任命为阿尔瓦塞特驻军司令的库尔托拒绝了。被任命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的帕科[弗朗西斯科]·加兰晚了两天才到那里，而且违反党关于除非率领他所指挥的步兵旅不得进城的命令，……一个警卫员也没带就坐汽车进了城。这导致其他人逮捕了他。”没有抵挡住保留共济会会员的强烈要求是党的纪律涣散的部分原因，陶里亚蒂补充说，就布埃诺、门迪奥拉和库尔托而言，他们的问题只能解释为“直接或间接与军队准备发动政变有关，共济会可能参与其中”。³⁵

718

不过，在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下面这一部分内容更充分地表现了党面临的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面对政府的无能和缺陷，我们党能够主动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军队发动政变吗？当我们看到形势一天天恶化时，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甚至请求给予指示，但是由于技术原因，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陶里亚蒂所说的肯定是他通过驻巴伦西亚的苏联代表团的电台向莫斯科请求指示的尝试。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据斯特凡诺夫写给共产国际的秘密报告称，陶里亚蒂二月十六日³⁶回到西班牙两天后，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斯特凡诺夫应“尽快”前往莫斯科就一些“迫切、棘手的策略问题”请求指示。据斯特凡诺夫说，“陶里亚蒂口头阐述了”这些问题“并且由我记录下来”，其中

包括那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顾西班牙共产党的反对与军队和工会一致决定投降的话，党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它应当设法独自继续战斗吗？”³⁷鉴于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莫斯科的长篇报告中甚至不提这件事，斯特凡诺夫的莫斯科之行显然没有成为事实，因此，我们也许只能断定，是否继续进行斗争这一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陶里亚蒂手中。不过应当提到的是，担任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真理报》负责人并与陶里亚蒂关系密切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埃托雷·万尼在回忆录中说，三月上旬，“路易莎”——陶里亚蒂的妻子丽塔·蒙塔尼亚纳——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来到巴伦西亚。³⁸由于万尼没有提供她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因此无法判断她动身前往西班牙时反对内格林的政变是否已经发生。此外，由于陶里亚蒂在写给莫斯科的长篇报告中对这些指示只字未提，所以无法证实它们，因而也不能确定莫斯科在政变发生时的明确态度。]

719

[陶里亚蒂的报告继续写道]我们认为，尤其是我个人认为，由于以下原因我们不能使用武力：我们的地位已与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菲格拉斯时有所不同，当时大家的眼睛都盯着边境，这使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动员起来反对我们的国家机器，政府和军队都是这样，我们的敌对行动和反抗只能被野蛮的武力所镇压。对于这种武力行动，**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盟友；所有人都反对我们。**我们不得不以党的名义夺取政权。这在政治上意味着，党必须承担武力破坏人民阵线的责任。党的整个领导阶层一致反对这个主意。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促使我建议党不要[使用武力]。由于我了解党以及当时它的部队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将迅速被打败，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因为不知所措的群众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就连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也不会以必要的力量和决心支持我们。其中一些很有可能调转枪口反对我们。甚至更有可能的是，一部分党员将发生动摇。³⁹

根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在组成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的十七个军中，八个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七军、第十四军、第十九军、第

二十军和第二十一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员，而另外五个军——第八军、第九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二军和第二十三军——负责把握部队政治方向的军政委也是共产党员。此外，包括五个师的后备部队托拉尔兵团由共产党员伊拉蒙·托拉尔指挥。⁴⁰只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就连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也不会以必要的力量和决心支持我们”这一陈述的重大含义。

但是，尽管陶里亚蒂坦白地承认甚至不能依靠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采取针对卡萨多的“预防措施”，群众也“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他仍然在把目标再次对准内格林时声称：“另一方面，我们大家相信，只要[他]……提供机会让我们担任一系列决定性的职务，就有可能防止政变或以突然一击将其镇压下去。因为这将以保卫政府和人民阵线的斗争形式表现出来，它会得到群众以及军队的支持。”⁴¹人们无法找到这种说法与陶里亚蒂坦白的另一些情况的共通之处：由于“所有人都反对我们”，党不可能使用武力挫败阴谋，同时，党会“迅速被打败，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因为“不知所措的群众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

西班牙共产党及其支持者在内战结束之后声称，如果不是内格林的犹豫漠然和卡萨多的背叛，共和派能够一直抵抗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从而可以阻止佛朗哥将军取得内战的胜利。考虑到陶里亚蒂如此明确地承认了共产党势力和影响的衰落以及相关的所有其他证据，这种说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热情之花在回忆录中干脆把卡萨多发动政变的责任强加于内格林，同时对共产党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避而不谈。“他在内心深处希望摆脱自己承担的政府责任，”热情之花写道，“并且寻找一个替罪羊。……他得到投降分子活动情报时的消极冷漠使我们相信，他想要事态发展顺其自然。”⁴²这很可能是事实，然而，关键问题不是热情之花的指责是否具有事实依据，而是她对内格林一直在寻找替罪羊的指控是否并不同样适用于共产党。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斯特凡诺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责怪共产党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对于内格林的更大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并不认为内格林显示出任何绝不动摇的姿态，”他写道，“但是，他们对他抱有期待，把一切希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⁴³

“[我]得出结论，”埃托雷·万尼写道，“尽管出现了种种迹象，至少，某些党的领导人根本不想作任何努力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⁴⁴即使是在密谋活动的中心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动身向穆尔西亚以南的埃尔帕尔马撤退前，也没有进行任何阻挠卡萨多的尝试。三月五日奉命前往埃尔达之前一直留在马德里的塔圭尼亚说，共产党非常明显地按兵不动，因此“完全证实了我的怀疑，由于不想对任何可能导致风雨飘摇的人民阵线瓦解的行动负责，它始终不想采取主动，[而是]打算坐观事态的发展”。⁴⁵

热情之花断言，内格林正在寻找替罪羊并且为长期的煎熬即将结束感到宽慰，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陶里亚蒂和西班牙共产党正在想方设法使内格林和卡萨多成为替罪羊也是事实。这并不是说二月中旬陶里亚蒂和政治局成员返回西班牙时不打算继续执行抵抗政策，尽管加泰罗尼亚地区已经失陷，他们仍然希望英法两国最终迎战意大利和德国，从而使西班牙内战成为一场西欧全面战争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不顾普遍存在的士气低落及和平愿望，政治局在二月二十三日发表了乐观的宣言，宣言预言，只要反佛朗哥的力量继续抵抗，就会得到民主国家的援助。此外，政治局二月二十四日向内格林建议解除卡萨多所担任中路军司令的职务，这大概是为了振奋马德里这一关键战场抵抗力量的士气。

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政治局在卡萨多起事的前几天从马德里永久撤退到埃尔帕尔马，并且促使内格林同时转移到埃尔达？答案很简单。二月二十七日，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政府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使从这两个国家得到援助的希望彻底破灭。接着，在同一天，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

721

“除了其他事情之外，”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这两件事情进一步打击了领导人和人民的士气。在一些人认为失去‘合法’政府的地位将使援助的可能[‘据信’的可能]不复存在的同时，其他人则放弃了对国际形势将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所抱有的一线希望。”⁴⁶人们也许进一步要问，为什么像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已经转移到埃尔帕尔马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政变即将发生时为了就近利用莫诺瓦尔的飞机场而奉命集中于埃尔达？答案同样很简单。第一，陶里亚蒂写给莫斯科的报告证明，党的军事和政治机构显示出了崩溃的迹象。第二，三月四日，佛朗哥的第五纵队在卡塔

赫纳的海军基地发动了暴乱，因此，第二天上午布伊萨海军上将（他在洛斯利亚诺斯会议上警告内格林，如果不能立即实现和平的话，海军将放弃西班牙领海）命令舰队出海驶往北非，使整条海岸线处于不设防状态，成千上万人没有办法逃走了。⁴⁷

无视这些以及另外一些不利于共和派的事态发展，抵抗能够坚持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神话一直流传了半个世纪。“如果再坚持六个月，”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等到西班牙内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我们最终可能赢得[内战]。”⁴⁸后来他说，这并不是痴心妄想。需要的只是“提高公众士气，整顿军队并将某些当权的不可靠分子和失败主义者撤职”。⁴⁹在重要的历史学家中，希望这个神话永远流传下去的是休·托马斯。他在那部颇受欢迎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宣言：“如果共和国保持完整，内格林和卡萨多继续留在一个阵营，哪怕再坚持短短两个星期，他们的国际处境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三月十五日，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就连张伯伦都在三月十八日提出了抗议。到三月底时，英法两国对波兰的保证已经改变了国际形势。一个团结的共和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局面。”⁵⁰除了别的因素之外，这种引人注目的说法完全无视英法两国对佛朗哥将军的外交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无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阐述的事实：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是一种虚假的表态，内维尔·张伯伦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竭尽全力逃避他们所承担的义务。

到二月底时，就连共产党的阵营内部都对继续抵抗失去了信心。陶里亚蒂知道这一点，斯大林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自从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他的外交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西班牙内战，而是与希特勒签订使德国侵略的方向转离东欧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那么，既然内战已经失败，继续抵抗也于事无补，为什么不对政变的密谋放任不管？为什么不把令人讨厌的谈判任务留给卡萨多上校，看他能与一个冷酷无情、急欲报复的胜利者达成什么协议？这样的话，共产党人就可以免除投降的耻辱和历史责任。

于是，三月五日，在卡萨多尚未宣布政变时，已经离开马德里转移到埃尔帕尔马的共产党领导人奉命前往埃尔达，在那里，他们集中在一幢

已被安东尼奥·科登和另外一些共产党人占用的大型建筑里，位置代码是“达卡尔”。⁵¹在恩里克·利斯特看来，政治局成员显然认为内战已经失败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埃尔达，”七十年代初期，当时仍是共产党员但与党的领导层不和的利斯特证实，“他们还命令我们的一些从法国回来的军队领导人去那里隐居，远离前线，远离工人群众聚居的大型工业中心城市，尤其要远离曾经是我们的堡垒的马德里，当时那里已经成为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中心。”⁵²

利斯特还在一九六六年按照当时党的方针声称，《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的措施是一种挑衅，内格林应当对此负责。“看了《国防部官方日志》以后，”他写道，“我按捺不住对这种愚蠢行为的愤怒，因为，对于那些阴谋策划者来说，这好像一支短标枪，^①立即被他们用来作为证据，指责我们共产党人从法国回来是要夺取军队的指挥权并让战争按照我们的方式进行。内格林意识不到这种后果吗？我不这样认为。”⁵³

另一方面，担任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的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爾南德斯在脱离西班牙共产党之后说，“内格林在政治局的坚决要求之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是莫斯科授意的，它们是“一种狡猾的煽动反抗和暴乱的政治挑逗，是点燃暴乱火药桶的那一颗火星”。⁵⁴然而实际情况是，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为共产党人打算夺取政权的普遍怀疑增加了内容和色彩，因而使政变的密谋具有更大的紧迫感和推动力，但是，毋须共产党人的任何刺激，卡萨多的政变将会发生。实际上，无论是在三月五日至六日政变当晚卡萨多的政变委员会通过电台播出的官方公报中，还是在政变策划者发表的各种演说中，均未提到这些措施或者暗示内格林和共产党人打算政变。⁵⁵此外，正如我们所知，自从二月初卡萨多在内格林和政治局返回西班牙之前开始与民族主义者的特工谈判以来，政变一直在密谋策划中，二月二十七日事态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政变的契机出现了。此时，以西普里亚诺·梅拉的第四军为后盾的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已与卡萨多结成同盟。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知道了，西班牙共产党在二月底已经放弃了继

① 短标枪（banderilla）是斗牛士的助手投标手在斗牛运动中使用的工具，带有倒钩，饰以彩色飘带。投标手在斗牛士与斗牛决斗之前将短标枪投向牛的颈部与肩胛之间以刺激斗牛。

续抵抗的所有希望。内格林的情况也是这样。关于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最后几天在埃尔达的戏剧性活动，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提供了一些证言。尽管读者可能记得，事实证明他的证言有的时候不足为信，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段特定的证言在某些重要方面与陶里亚蒂写给莫斯科的报告的说法一致，也与内战结束之后不久我在墨西哥从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一致，而这些共产党人直到最后仍然站在内格林一边。尽管埃尔南德斯的证言也许不是全都可靠，但是，在某些历史学家——他们对前共产党人提供的证据不屑一顾，对另外一些证据则不加鉴别地予以接受——的圈子里，下面的证言颇受重视，仅仅因为这一点，它就不应被断然拒绝。

谈到三月五日凌晨，埃尔南德斯讲述了他去埃尔达会见内格林的情况：

凌晨三点，内格林出现了。……他看上去像个流浪汉，没有刮脸，帽子拉下来遮住了耳朵。……他似乎非常疲劳。……

“埃尔南德斯，我的朋友。”他用柔和的声音说，“当我离开法国返回中南部地区时，我相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我将把我的皮囊丢在这里，但是，这种可能现在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九。……我们在这里无事可做。我不想在反对佛朗哥的阵营中领导一场新的内战。”

“可是，你的决定将使一切陷入最可怕的混乱。”我说。

“不会比现在更混乱！暴乱已经发生了。现在是卡塔赫纳和舰队。明天将是马德里或巴伦西亚。我们能够做什么？镇压他们？我不认为值得去找这种麻烦。内战肯定已经失败。如果别人想用谈判实现和平，我不会去妨碍他们。”

“那么，《国防部官方日志》所宣布的一系列任命是什么目的？”我问他，觉得迷惑又好奇。

“那是因为你的同志们的要求。我尽量让他们感到满意，要知道，一切都将毫无意义，甚至还会造成危害。”

我看得出来，内格林，总理兼国防部长，那个在最困难的时期最忠实有力地体现了我国人民伟大斗争精神的抵抗者，已经死了。

当天晚些时候，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到达埃尔达，他们立即与埃尔南德斯进行谈话，后者提出了一些问题。“陶里亚蒂摘下眼镜，”埃尔南德斯叙述道，“像通常一样，当他准备倾听时，就不停地擦拭眼镜。”

“我想问你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我是否有权知道作出了什么决定？在马德里，我得到的第三手消息是，你们已经决定在等待事态发生变化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措施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必须等待暴乱发生而不是抢先制止它。”

“第二个问题是，”我继续说，“作为一个党的领导机关的常设地，埃尔达有什么比马德里或巴伦西亚有利的条件？”

“第三个问题是，昨天的《国防部官方日志》所宣布的任免事项的政治理由是什么？”⁵⁶

724

陶里亚蒂继续擦拭他的眼镜。他不时地像鱼缸里的金鱼一样用他的近视眼盯着我。……尽管我已经说完了，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都不打算回答我。终于，热情之花开火了。

“埃尔南德斯同志非常清楚为什么没有请他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大家一致认为，为了避免军队的猜疑和其他党派的指责，他在担任[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期间，不宜参加政治局会议。”

“这是事实，不过，同样是事实的还有一致同意的补充意见，你们将让我知道政治局决定的一切事情，并且事先与我商量所有重要的问题。”我争辩说。

热情之花假装没有听见我的话，她继续说道：

“为了始终在政府附近以便能以必要的速度应对任何紧急情况，政治局决定转移到埃尔达。最后，《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的是我们建议内格林作出的任命，这些任命符合我们明确的政策：清理军队中的叛徒和动摇分子，在投降分子和政变策划者、失败主义者和阴谋集团周围设置障碍，用可靠的人取代他们，后者已经在上百场战斗中证明自己誓死忠于人民的事业。现在清楚了吗？”她挑衅似的结束了谈话。

“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我答道，“如果不安全的因素使

党的领导机关选择离开马德里，那么，它不应转移到埃尔达而应转移到巴伦西亚，那座城市是共和派控制区的战略中心，拥有发达的通讯网络，将会保证对紧急情况作出迅速的反应。另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预测政变主要发生在马德里，那就应当把我们最有威望的一两支部队与一名政治局委员一起派到那里去。在我看来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向内格林建议这些任命铸成了无法弥补的大错，除非你们预见到了可怕的后果。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蓄意挑起一场暴乱，我们不可能做得更好。你们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莫德斯托、利斯特、维加、门迪奥拉以及另外一些人一直没有履新赴任？⁵⁷我可以知道他们正在埃尔达干什么吗？或者说，他们的任务是在这里等待事态发生变化吗？”

热情之花张牙舞爪地厉声呵斥，像一头发情的母狮。

“我不允许埃尔南德斯同志把我们称为煽动者。……”

陶里亚蒂觉得必须干预了。

“我相信，埃尔南德斯同志不希望把我们称为煽动者。”……他的声音冷漠，镇静，仿佛是在讨论核裂变。接着，他态度阴险地继续说：“这种军事安排与预防措施的结合不幸稍微晚了点。……我们试图通过一次努力纠正内格林摇摆不定的政策对清除阴谋叛乱活动中心造成的危害。事情做得太过火了。但是，我们还能采取别的什么措施吗？……任凭事态自然发展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同意，我们的同志应当立即履新赴任，我们应当考虑转移到巴伦西亚并把政府设在那里。尽管内格林萎靡不振，我们应当鼓励他。一切都要小心谨慎，即使是一只老鼠，也不让它乱动。如果他们打算暴乱，他们将在半小时之内遭到镇压。”⁵⁸

725

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段对话推测，埃尔南德斯并不知道被召集到埃尔达的共产党领导人很快就将按照陶里亚蒂的指示离开这个国家了。其实我们可想而知，没有任何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知道确切的行动计划，只有全权负责使西班牙共产党退出内战的陶里亚蒂对这出大戏的下一步行动有明确的计划。

注释：

- 1 宣言标明的日期是二月二十三日，直到二十六日才发表（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工人世界报》）。
- 2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0页。陶里亚蒂错把宣言发表的日期写成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见本章注释1。
- 3 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77页。另请参阅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2—283页。
- 4 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城与我的谈话（谈话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5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58页。该书第229—230页注释1说明了他们各自的职务和党派身份，尽管在第258页把他们的职务弄颠倒了。
- 6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2—283页。
- 7 同上，第279页。
- 8 同上，第280页。
- 9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33—134页。
- 10 《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98页。
- 11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0页。
- 12 科登，《历程》，第471页。
- 13 同上，第482页。
- 14 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提供了这个时间，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52页，注释6。
- 15 《西班牙共产党史》，第200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16 见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2333页，注释47。
- 17 实例见布鲁诺·阿隆索（担任共和国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的《共和国舰队与西班牙内战》，第136页；文塞斯劳·卡里略（社会党左派人士，曾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安全总局局长，后来是卡萨多政变的国防委员会成员），《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幕》，第10页；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41页；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卡萨多的国防委员会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发表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巴黎）《自由西班牙报》上的文章。
- 18 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2333页，注释47。
- 19 关于这两名军官的情况，见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天》，第80页；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2333页，注释47。
- 20 关于一九三八年初夏这两名军官在米亚哈将军的参谋部工作时的情况，科登写道：“内格林收到来自各种渠道的对这两名军官的指控。有人揭发他们是佛朗哥的特工，但是，揭发者没有拿出具体的证据，而米亚哈和罗霍都对指控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此，内格林决定不对[他们]采取任何措施。”（《历程》，第415页）另请参阅我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记录，第63—65页，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21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22 国防部秘书长一职最初由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担任，他拒绝返回西班牙。科登写道：“我提醒[内格林]，当初设立这个职务时，他认为它有名无实。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职务对我来说似乎完全没有意义。他坚持做出这一安排：‘你不希望苏加萨戈伊蒂亚回来吧，你希望吗？好啦，我只是想公开宣布，因为他没有回来，我不得不撤换他。’”

(《历程》，第477页)

- 23 见我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记录，第85—86页（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24 科登，《历程》，第478页。
- 25 阿隆索，《共和国舰队与西班牙内战》，第136—137页。
- 26 路易斯·罗梅罗，《内战的结束》，第173页。
- 27 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42页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报》。
- 28 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176页。
- 29 这种传说有一个源自马塔利亚纳将军。据卡萨多说，二月二十八日马塔利亚纳私下告诉他，内格林“已经口授了必要的命令”，任命莫德斯托取代卡萨多担任中路军司令，卡萨多则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马德里的陷落》，第131页）。但是，这些命令并没有出现在《国防部官方日志》上。不过，它们都是讨论中的问题，而且从未超出这个阶段。在卡萨多这本书的英文版中，他写道：“在我与总理进行的一次电话交谈中，他否认下令将我撤职，但我打电话给马德里省省长，省长告诉我，他已经拿到这些命令以便在政府公报〔《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发布，不过总理要他推迟发布，直到接到下一步的命令。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总理正在谨慎行事，以免在执行其计划的过程中走错一步。”（《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27页）
- 30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3页。
- 31 同上，第284页。
- 32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45页。
- 33 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52—253页；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385—388页。
- 34 西普里亚诺·梅拉，《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第197页。
- 35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3页。
- 36 斯特凡诺夫把这个日期错误地写成了二月十四日，但是他在报告开头“提请注意”，写报告时没有借助个人笔记或其他文件，因此可能出现一些时间或者事实的错误。
- 37 鲍里斯·斯特凡诺夫，《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第153—154页。
- 38 见埃托雷·万尼《我，苏联共产党员》，第17—18和15—16页。
- 39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0—281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40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29—230页，注释1和第231页。
- 41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1页。
- 42 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34和436页。按照党的方针，恩里克·利斯特在一九六六年写道，三月二日在埃尔达见到内格林之后，内格林使他“相信，他不会军队的指挥体系作任何根本性的调整，他想争取时间，静观事态发展”（《我们的战争》，第253页）。
- 43 斯特凡诺夫，《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第153页。
- 44 万尼，《我，苏联共产党员》，第11页。
- 45 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309—310页。
- 46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9—280页。
- 47 许多作者提到过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复杂的事态发展和舰队离开驶往北非，而路易斯·罗梅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的）卡塔赫纳灾难》中对此作了最精彩的描述。关于两位社会党亲历者对这些事情的记述，见布鲁诺·阿隆索（担任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人）的《共和国舰队与西班牙内战》，第133—156页和门德斯·佩德罗发表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号《论坛》上的文章。共产党的官方说法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81—289页。驶往北非的舰队包括“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号、“自由”号和“门德斯·努涅斯”号巡洋舰，八艘驱逐舰以及一些小型船只（具体见弗朗西斯科·莫雷诺海军上将《海上的战

争》，第280页）。一九七一年路易斯·罗梅罗那部杰出的著作出版后，三份由著名的共产党亲历者——维克托·德·弗鲁托斯、弗朗西斯科·加兰和华金·罗德里格斯——撰写的报告出现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馆，第35和54文件夹。这些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一九三九年三月卡塔赫纳事件”案卷。

- 48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74页。
- 49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305页。
- 50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911页。
- 51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6页。
- 52 恩里克·利斯特，《够了！》，第117页。
- 53 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254页。
- 54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87页。
- 55 见本书下一章。
- 56 埃尔南德斯在这里弄错了。他提到的是前天的《国防部官方日志》。
- 57 埃尔南德斯弄错了。正如我们所知，莫德斯托和利斯特没有被任命任何职务。
- 58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92—195页。

内格林逃之夭夭与第三共和国的末日

当共产党领导人聚集在埃尔达时，卡萨多上校与他的政变同谋正在完成他们推翻政府的计划。“[三月五日星期天]傍晚七点，”卡萨多叙述道，“我在前国防部大楼里安营扎寨。……如果共产党发动暴乱，这幢非常陈旧的建筑可以很好地用于防御。”¹晚上八点，参与密谋的大部分人员来到大楼，对名为国防委员会的政变委员会的各项职务进行了分配。密谋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德高望重的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表示，由于军队是唯一合法的权力机构，卡萨多上校应当担任主席和国防部长。不过，卡萨多只同意暂时领导委员会，直到米亚哈将军从巴伦西亚到达为止。刚刚被任命为陆海空三军监察长的米亚哈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现在已经明确表态参加政变。²

委员会的职务最后分配如下：

何塞·米亚哈将军	前共产党党员	主席
胡利安·贝斯泰罗	社会党人	外交部长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	共和派人士	国防部长
文塞斯劳·卡里略	社会党人	内政部长

米格尔·圣安德烈斯	左翼共和派人士	司法和宣传部长
爱德华多·巴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通讯和公共工程部长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财政和经济部长
何塞·德尔·里奥	共和联盟成员	教育和卫生部长 ³
J.桑切斯·雷克纳	工联党人	秘书 ⁴
安东尼奥·佩雷斯	劳动者总工会成员	劳工部长 ⁵

727

夜里十一点半，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贝尔纳韦·洛佩斯的指挥下，西普里亚诺·梅拉——他帮助卡萨诺策划了政变——的第四军所部第七十旅接管了国防部、内政部和通讯交通部的警卫，同时接管了电话交换中心、西班牙银行和安全总局。⁶午夜过后不久（三月六日），左翼共和派人士米格尔·圣安德烈斯以委员会的名义通过广播发表宣言：“西班牙的工人们！西班牙反法西斯的人民！……作为革命者，作为无产阶级，作为西班牙人，作为反法西斯战士，我们再也不能被动地接受内格林政府的鼠目寸光、迷失方向以及毫无意义的无所作为。……我们无法忍受的是，当人民斗争、作战、死亡时，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却准备去国外生活。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为了防止有人在最紧要的关头开小差，我们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内格林博士政府的权力已经失去了法律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西班牙人民忠实和真正的保护者、作为准备以自己的生命作保证因而视死如归的人，为了使所有人不得逃避同样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我们……确认我们的权力。”⁷

接着，胡利安·贝斯泰罗发表讲话。他说，由于阿萨尼亚总统的辞职，共和国已经群龙无首。“根据宪法，除非在最长八天的时间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安排总统选举，否则的话，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不得接任总统。在目前这种不可能达到宪法要求的情况下，没有总统授权和议会支持的内格林政府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试图给人以议会仍在活动的假象也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他接着说，“共和国军队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力。……内格林政府只能通过隐瞒事实、时隐时现及其阴险的目的争取时间。……它的拖延政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只是为了鼓动人们病态地相信，国际事务的错综复杂将会造成一场普遍的浩劫，而在这场灾难中，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大众将与我们一起灭亡。”⁸

下一个讲话的是卡萨多上校，他向战场两边的西班牙人呼吁：“同胞们……人民勇于……在独立自由的情况下通过和解的方式寻求和平之路。……我们想要一个摆脱外国控制的国家。……身处遭到入侵地区的西班牙人，你们必须在外国人与同胞之间做出选择。……在得到没有犯罪活动的和平保证之前，西班牙人民不会放下武器。……你们必须做出选择。如果你们给予我们和平，你们将会看到我们慷慨的西班牙心胸开阔无比。如果你们继续与我们打仗，你们将会看到我们英勇的战斗精神冷酷无情、不屈不挠，像锻造我们的刺刀所用的淬火钢一样坚硬。不是为西班牙带来和平，就是一直战斗到死！……西班牙的同胞们，共和国万岁！西班牙万岁！”⁹

最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第四军军长西普里亚诺·梅拉讲话。他猛烈抨击胡安·内格林“背信弃义的犯罪行为”，声称这位被罢免的总理为“战士和工人所不齿”。他还说，内格林的政策“只有一个目的，当人民留下来面对敌人束手待毙时，他带着国家的财富逃走。……现在正与你们说话的这个军官——他因为想起自己身为体力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而心情激动——认为，只能用纪律对待国家的仆人，因此，必须反对掠夺或者背叛它的人。……由于这个原因，我加入了组成国防委员会的……这些历史清白、心地善良的人的行列。从现在起，同胞百姓们，西班牙有了一个政府和一项使命：实现某种建立在公正原则和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体面的和平。……但是，如果因为无谓的误解和平的努力失败了——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令人遗憾的，那么，我还要冷静地告诉你们，作为军人，我们准备在我们的岗位上为捍卫西班牙的独立战斗到底。工人们和战士们！……独立、自由、不可征服的西班牙万岁！我们已经为捍卫人民的生命和尊严做好了准备，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国防委员会万岁！”¹⁰

虽然讲话的大意如此，但是，没有一个讲话者可以确定能够实现体面的和平。当然，他们可能受到希望的鼓舞：只要赶走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委员会就能通过谈判向佛朗哥将军争取合理的和平条件，尽管后者迄今为止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

广播讲话刚一播出，卡萨多就接到内格林打来的电话。关于这次通话，卡萨多提供了三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版本。下面这个版本出现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人民报》上。¹¹

内格林：将军，马德里发生什么事情？[在一九三九年出现于伦敦的三个版本的第一个版本中，卡萨多说，他告诉内格林：“我只是一名上校。我不接受你授予我的将军军衔，因为它像你的政府一样不合法。”¹²]

卡萨多：我起义了。

内格林：对谁？对我？

卡萨多：是的，对你！

内格林：我已经听到政变宣言，在我看来你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

卡萨多：我自己感到心情平静，因为我尽了作为军人和公民的职责。委员会中各个政党和工会的代表同样感到心情平静，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为西班牙做出了贡献。

内格林：我希望你深思，因为我们仍然可以达成和解。

卡萨多：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我认为，一切已经得到解决。

内格林：至少，你应当派出一个代表，以便我可以移交政府的权力，或是我应当为此派个代表去马德里。

729 卡萨多：不必操心这件事。你不可能移交你没有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已经夺取了你和你的政府放弃的权力。

内格林：那么，你不同意这个要求？

卡萨多：不同意！

下午一点左右，卡萨多接二连三接到了从埃尔达打来的四个电话，它们分别来自：通讯部长（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内政部长（保利诺·戈麦斯）、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和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每个来电者均试图以总理的名义说服他，他应当接受移交权力。¹³“我告诉所有来电者，我已经拒绝了内格林博士，这是不可改变的。我还请他们不要坚持，因为那是徒劳的。（他们想把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那个政府的权力——移交给我。）”¹⁴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断然否认内格林愿意交出他的权力，并且声称卡萨多是“异想天开”，但是，他当时不在埃尔达，也没有透露其消息来源。¹⁵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对此保持沉默，热情之花在她的回忆录《唯一的道路》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不过，两个坚定支持内格林的人（其中一个为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为卡萨多的说法提供了依据。一个是圣地亚哥·加尔塞斯，他声称，内格林往马德里打电话时他与总理在一起，总理向卡萨多建议，应当派著名的贝斯泰罗派社会党人特里丰·戈麦斯完成权力的合法移交；¹⁶另一个是莱万特方面军司令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将军的军事行动负责人弗朗西斯科·休塔特上校。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休塔特说，科登根据政府的指示命令梅嫩德斯打电话给卡萨多，要求后者“采取措施使其行为合法化”，同时“接受政府的权力，以保证共和派的合法性”。但是，卡萨多“拒绝接受任何无权可交的人所移交的权力，因为政府的组成不符合宪法”。¹⁷内格林千方百计“合法”移交权力的企图是一个狡猾的花招，因为，如果这个花招得逞的话，就将使他免遭被驱赶下台以及为了活命狼狈、仓皇逃离西班牙的羞辱。但是，卡萨多无意帮内格林这个忙。

卡萨多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埃尔达内格林和他的部长那里时，正逢内阁短暂休会。一九七七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第四卷声称，部长们重新集中以后，乌里韦询问应当对政变采取什么措施。“内格林叫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命令他让轰炸机在拂晓时分做好准备。”¹⁸内格林未必下达了这种命令，因为，三十八年前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莫斯科的那份报告中说，内格林并没有在内阁会议期间提出“镇压”的问题，相反，他“表示反对公开对抗的主意”。¹⁹实际上，当在一九四〇年采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时，他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命令，但据他回忆，政变发生以后内格林对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尽量争取时间。切莫与卡萨多发生冲突。”²⁰

没有理由相信陶里亚蒂和共产党政治局会在这一关头反对内格林设法为他们逃离西班牙争取时间，因为，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显然是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向内格林提出的建议之一。如果内格林确实认为继续斗争是徒劳的并且对自己的磨难即将结束感到宽慰，那

么，埃尔达的那些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也有同样的感觉。恩里克·利斯特声称，在一九三九年春夏时节于莫斯科举行的几次会议上，他谴责了政治局成员的失败主义倾向。“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埃尔达。……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说，我无法忘记三月六日早晨给我留下的痛苦印象。当时，我在卡萨多发动叛乱几小时后……从卡塔赫纳赶到埃尔达，我发现，多洛蕾丝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不是在研究如何回击卡萨多委员会的那些叛徒，而是准备乘飞机离开。”²¹

陶里亚蒂在内战最后阶段所扮演的狡猾角色使下面的对话具有了可信性。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这是内战结束之后不久他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谈话的内容。无法证实这一段对话，但是，因为它与政变之前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已在本书前一章得到文件资料的充分证明——相吻合，所以在此予以引用。

马努伊尔斯基：对你们来说内战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即使出现奇迹也无法避免共和国面临的失败命运，具有正常判断力的党仍然继续高喊抵抗的口号。希望欧洲燃起战火是一种幻想，因为，在彻底解决西班牙问题之前，不可能爆发欧洲战争。

埃尔南德斯：当时你们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马努伊尔斯基：如果没有向你们说明这一点，那是我们代表团的失误。

埃尔南德斯：你们告诉我们的正好相反。

马努伊尔斯基：无论如何，这没有改变基本情况。一旦确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挽救党的声誉使其不致受到怀疑至关重要，内战期间，人民阵线的所有党派都因玩弄阴谋诡计而名誉扫地。如果我们的西班牙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分担同样的责任，那将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内战期间以热情和鲜血做出最大贡献的正是我们的党。[陶里亚蒂]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非常巧妙的策略。一方面，他继续高喊抵抗的口号，以此显示共产党人不会在与佛朗哥的斗争中放下武器；另一方面，他把广阔的战场留给那些叛乱分子，后者在发动叛乱时表示，他们准备结束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抵抗并且谋求与佛朗哥通过谈判

实现和平，当时这是彻头彻尾的疯狂。埃尔科利听任事态像预期的那样发展。卡萨多分子落入了圈套……[结果]党不必为最后的灾难承担责任。……如今，由于西班牙民众正在遭受佛朗哥残忍的血腥镇压，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有必要按照共产党人的建议抵抗到底将会更好。……因此，他们将迁怒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迁怒于卡萨多委员会成员。[陶里亚蒂的]策略挽救了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前途和声誉。²²

由于退隐于埃尔达，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挫败政变，即使他们想这样做。毕竟，他们出现在埃尔达不是为了逃离西班牙吗？“各省军队的指挥权都被叛乱分子接管了。”几周之后当内格林流亡国外时，他告诉议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我们的信使遭到逮捕，我们知道，叛乱分子正在接管公路的控制权，因此，政府将被关在一个笼子里。”²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政府决定尽快离开西班牙。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乌里韦和莫伊克斯）说，他们“由党来支配，所以将听从党的指示”。在安东尼奥·科登和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陪同下，他们前往共产党在埃尔达的总部“达卡尔”。在那里，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全力以赴为自己逃往国外做准备。斯特凡诺夫证实，除了立即离开西班牙之外他们无路可走。“如果同志们不在三月六日离开的话，多洛蕾丝、莫德斯托、利斯特和乌里韦很可能在两三天内遭到处决。……他们被处决将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并且将在党员队伍中引起混乱。……他们必须离开，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那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笼子里无法采取任何有用或切实可行的行动。任凭党的领导人和相当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军官留在埃尔达束手就擒是错误的，他们在那里的居民当中没有一个忠实的支持者，因此，他们在那里几乎没有办法与党组织和军队保持联系。在那种条件下，允许党的领导人原地不动非常愚蠢，而且也是极大的犯罪。”²⁴

三月六日早晨，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当大部分内阁部长前往莫诺瓦尔机场等待载运他们离开西班牙的飞机到达时，内格林和德尔巴约去

达卡尔与共产党领导人告别。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共产党员，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比维亚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亲共产党的总政治部主任）和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内格林的追随者，曾经权力很大的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以及另外一些“高级官员”陪同他们前往。在那幢建筑物里，他们找到了热情之花、何塞·安东尼奥·乌里韦（巴伦西亚的共产党议员）、安赫林·阿尔瓦雷斯（共产党人军官）和另外几名共产党人军队指挥官，还找到了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共产党员，内格林形影不离的政治秘书）、伊蕾妮·法尔孔（热情之花的秘书）和另外几名共产党的“合作者”。佩德罗·切卡和曼努埃尔·德利卡多（两人均为政治局委员）以及陶里亚蒂上午八点左右从穆尔西亚到达。²⁵德尔巴约说，达卡尔到处是人，他们把建筑物的阳台变成了“最公开的民主集会场所”。²⁶

德尔巴约说，卡萨多迅速采取措施防止内格林发表广播演说，以免全国人民从演说中得知“即将进行谈判”以及总理为实现“体面的和平”所做的努力。德尔巴约还声称，卡萨多从总理本人的言谈中听说他打算发表广播演说，而演说的播出将使卡萨多失去发动叛乱的一切理由。“因此，他决定扼杀政府的声音。”²⁷尽管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内格林打算发表广播演说以便向人民说明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和阿萨尼亚辞职所造成的局面，并且解释“为了获得体面的和平”应当继续进行抵抗的理由，但是，它根本没有提到“即将进行谈判”。²⁸在陶里亚蒂和斯特凡诺夫写给共产国际的长篇报告中，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内格林即将为和平进行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身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政府内阁成员的比森特·乌里韦在他那部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曾经打算进行谈判，他还批评内格林由于无力应对局势而“失去斗志”并决定离开西班牙。他声称，三月五日至六日晚上他用大量时间试图劝阻内格林和德尔巴约离开，但“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去意已定”。²⁹这也许是事实，然而，不管怎样，多年来共产党的官方态度是把卡萨多政变成功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内格林及其内阁部长的消极被动，归咎于他们在埃尔达的与世隔绝，并且归咎于他们逃离西班牙的决定，仿佛共产党领导人没有直接参与逃离西班牙的准备工作似的——他们提供了一支由一百名游击队员组成的卫队保护政府和

党的领导，还提供了三架飞机“供党的领导人使用”。³⁰

关于内格林在即将离开西班牙之际去达卡尔对共产党总部的造访，陶里亚蒂评论道：“内格林似乎不想背弃共产党人，他说他欠他们的人情。”³¹另一方面，陶里亚蒂觉得不欠内格林的人情。作为总理兼国防部长，尽管内格林为加强共产党的实力和地位做出了比其他党外人士更大的贡献，尽管内格林因为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共产党人联系起来而牺牲了他的朋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声誉，陶里亚蒂对他并不宽容。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逃离西班牙几天后的三月十日，陶里亚蒂在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中确定了对这个曾为促进党的事业做了那么多工作的人的政策。“我认为，”他写道，“[内格林的逃跑]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这个错误如此令人费解，以致我开始怀疑内格林与卡萨多串通一气。你们与他在国外的联系，你们关于他的声明，等等，务必非常谨慎。”³²

733

就连狂热的共产党人恩里克·利斯特都接受不了陶里亚蒂这种忘恩负义的指控。他写道：“陶里亚蒂的看法不可思议。他是共产国际派到西班牙的代表，而整个政治局毫无怨言地服从共产国际。”他说，三月六日上午十点左右，正是陶里亚蒂安排多洛蕾丝·伊巴露丽、赫苏斯·蒙松（共产党议员）、斯特凡诺夫和法国共产党议员让·卡泰拉斯等人乘飞机前往非洲（奥兰）。“也就是说，这些人比内格林提前大约五小时离开了西班牙，后者在下午两点半离开。”热情之花在她的回忆录《唯一的道路》中承认，她比整个政府提前离开几小时，³³尽管十几年后出版的由她主持编撰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第四卷对这一重要细节语焉不详。“陶里亚蒂随后组织[埃尔达]其余的政治局委员……以及从法国回来的那一批共产党人军官离开。”利斯特继续写道，“陶里亚蒂执行的是什么指示？卡萨多暴动难道只对内格林放弃战斗的计划有利，它会不会对其他人结束内战的计划同样有利？”³⁴

陶里亚蒂关于内格林与卡萨多勾结的指责并没有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支持。一九七一年，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在承认内格林得知卡萨多政变的消息后“有某种如释重负之感”的同时，认为陶里亚蒂的指责“太严厉”。³⁵就连经常对陶里亚蒂指责内格林的言论鹦鹉学舌的热情之花也在一九七七年为这位总理恢复了名誉。“在真实可信的西

班牙史编撰完成之后，”她断言，“内格林的个性将因他所做的、他想做的、他能做的而呈现出其应有的一切活力。”³⁶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为内格林恢复名誉的这种做法出现在佛朗哥将军一九七五年去世后，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和内格林的支持者似乎认为，为内战挖掘出一位民族英雄的时候到了。

734

尽管陶里亚蒂对内格林横加指责，但是，根据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莫斯科的那份报告，显然，当他在三月六日早晨到达达卡尔时，没有人打算与国防委员会对抗，更没有人愿意继续执行抵抗政策：“情况完全混乱不堪。大家陷入一种绝望的状态。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失去了联系。”³⁷与党的领导人简单磋商之后，他要他们向内格林提出两项建议。两项建议均得到总理的认可。第一项是发一封电报给卡萨多，建议他委派一个或几个人以“友好和爱国的”方式解决分歧，而“权力的移交应当以正规合法的方式进行”。³⁸陶里亚蒂解释说，提出这项建议“以使内格林留下，同时为了争取几小时时间”。³⁹“内格林一句话也没有说，”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叙述道，“他把这些建议草草地写在几张纸上。然后，总理的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负责将其整理成文并拍发出去。可是，电台和电传打字机已被拆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莱万特方面军司令]梅嫩德斯将军设在埃尔达的指挥部的电话把建议转发给卡萨多。”⁴⁰这封电报的下落不明，因为卡萨多在记述整个事件时并没有提到它。另一方面，乌里韦说，马德里“根本拒绝[与内格林]打交道”。⁴¹第二项建议的目的是要保证主要逃跑路线的安全，它同样没有结果，因为没过多久即得到了“要命的消息”，埃尔达东南仅三十七公里之隔的阿利坎特已经被卡萨多的支持者占领。⁴²陶里亚蒂评论说，阿利坎特的失守破坏了“我们计划的整个行动”。⁴³

不过，就在向内格林提出这两项建议时，陶里亚蒂已经想到下一步行动。“我们决定让多洛蕾丝离开西班牙，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保证她的生命安全。莫雷诺[斯特凡诺夫]与她一起离开。我不认为他的存在有什么作用，因为他不具备应对这种局面所需要的任何素质。整个晚上他不能给领导班子提供一点建议。”⁴⁴

整整一天，不利于共产党的消息不断传来。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

说，政府得到消息，卡萨多已经下令逮捕内格林、热情之花、德尔巴约、乌里韦、莫德斯托、利斯特和所有政治局委员。更可怕的消息是，支持卡萨多的突击卫队开始攻占埃尔达郊区。⁴⁵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叙述说，直到下午两点半，他和内格林都在等待卡萨多对内格林提出的“正规合法地”移交权力的建议的反应，机场几次警告他们，如果再推迟飞机起飞的话，他们将落到卡萨多手中。他们到达莫诺瓦尔机场时，已经过了下午三点。“这令我担忧，因为我宁愿付出任何代价也要避免在即将平安离开时遭受屈辱的命运。……[内阁]同僚理所当然地以他们的愤怒迎接我们，尽管有所克制，他们像我们一样没有吃饭，此外，他们还在炫目的阳光下等待了六个小时。”⁴⁶

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在与德尔巴约一起即将离开之际，内格林告诉埃尔达的共产党人：“我们一刻也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因为我们将被逮捕。我认为，我们全都应当离开。”两人与在场的人激动地握手之后离开了。“从那时起，埃尔达的包围圈开始收紧。……埃尔达的驻军司令——一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取代了他。”⁴⁷陶里亚蒂说，下午五点左右传来消息，共产党员、空军参谋长路易斯·阿隆索·维加中校与卡萨多合作。“于是，我们失去了从马德里过来的公路上支持我们的重镇阿尔瓦塞特。”⁴⁸

逃离西班牙之前，内格林遇见了第十四军军长多明戈·温格里亚上校——我们应当记得，他的精干的游击队员被安排在埃尔达保护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的苏联顾问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上校。沃普沙索夫与接替格列戈里·M.施特恩担任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化名“希洛夫”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菲奇·舒米洛夫准将在一起。“在等着轮到 we 撤退时，”沃普沙索夫写道，“[我们]在小镇埃尔达附近的一幢农舍里遇见了共和国前总理内格林，于是请他调拨两架道格拉斯运输机供我们使用。内格林尴尬地回答说，他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他能做的只是对我们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能为我们做的真多呀！不过，前总理给阿尔瓦塞特附近的空军基地司令[曼努埃尔·]卡斯孔上校写了一封介绍信，但是我们没有用上这封友好的介绍信，因为那个空军基地一架飞机也没有。我们正在交谈时，内格林的副官报告说，叛军已经占领了阿尔瓦塞特，因此，必须抓紧时间赶到

莫诺瓦尔机场，一架飞机正在那里等着这位前总理。内格林迅速与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几乎是跑着上了他的汽车。”⁴⁹尽管内格林没有帮上忙，沃普沙索夫、舒米洛夫以及其他苏联顾问和译员仍然乘坐苏联驻巴黎使团提供的一架法国飞机离开阿尔瓦塞特飞往北非的奥兰。⁵⁰

与此同时，（三月六日）晚上十点左右，在陶里亚蒂的主持下，共产党政治局在埃尔达莫诺瓦尔机场的一幢建筑里举行了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会议，另外一些党的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由于佛朗哥即将获胜”，会议决定，少数人留下来秘密组织那些最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的人撤离，并由“一些人们不太熟悉的同志”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⁵¹

“大家的士气相当低落。”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我问莫德斯托和利斯特，他们是否认为有可能恢复对于军事形势的控制。[陶里亚蒂这好像是在为自己打掩护，以防有朝一日这两位共产党军事领导人指责他没有打算继续战斗。]他们两个回答说……没有政府的支持，党什么事情也做不了。”⁵²我仍然坚持认为在场的一些同志不应离开。……接着，政治局单独再次开会，决定切卡、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克劳丁和我留下来。”⁵³

当时安排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逃离的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回忆了最后那几个小时的戏剧性场面。“午夜时分，卡萨多派遣的第一批部队乘坐卡车陆续到达，他们开始不管死活抓捕我们。……同志们决定再次开会作最后的决定。……当时已是[三月七日]凌晨三点，天在四点半就要亮了。如果到时候飞机还没有离开，那就一切都完了，因为它们将被枪林弹雨所摧毁。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我知道情况紧急并且被人们的镇定所激怒，我认为他们过于镇定从而造成了危险。另一方面，我对同志们深感钦佩，已经知道危险的他们仍然在以最负责的精神尽其作为共产党人的职责。……离天亮只有一个半小时了。……大家毫无争议地一致同意以下决定：一部分同志前往图卢兹，其他同志则尽力突破包围圈向不同的方向疏散。”⁵⁴

736

在游击队员的保护下，飞机起飞了，而陶里亚蒂、切卡和克劳丁则设法穿过突击卫队逐渐收紧的包围圈进入卡萨多控制的地区。⁵⁵此后长达三十八年，西班牙共产党不能在西班牙合法活动。

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由于电话电报通讯系统出了故障，马德里

的共产党人“不知道政治局在埃尔达作出的决定及其采取的措施，也不知道内格林和他的政府的反应。尽管如此，他们没有犹豫不决；他们决定以他们能够采取的方法保卫自己，保卫政府和共和国”。⁵⁶相反，陶里亚蒂明确声称政治局对马德里的共产党人作出了指示：“[马德里的共产党人]一刻也没有犹豫就开始为推翻政变委员会而行动。这是他们接到的政治局的指示。”⁵⁷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马德里的共产党人接到过政治局的明确指示，如果预料中的卡萨多叛乱付诸实施，他们应当如何应对。尽管如此，他们决定调动他们在马德里的一些军队与政变委员会战斗到底。在采取对抗行动的第三天，《工人世界报》否认政府已经逃走：“共和国政府现在坚守着它的岗位，就像它在加泰罗尼亚的关键时期所做的一样。否认这一点的那些家伙告诉人们的不是事实。”⁵⁸战斗持续了几天，⁵⁹只是在卡萨多召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两个师对共产党实施了羞辱性的打击之后，战斗才停止。“推翻政变委员会的计划因为一次神速的行动落了空。”陶里亚蒂在本书经常援引的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共产国际的那份报告中说，“这意味着我们被打败了。”⁶⁰

根据躲藏在阿尔瓦塞特期间得到的消息，⁶¹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陶里亚蒂给共产党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马德里的同志们]相信，政府正在国家的其他地方进行抵抗。我还不知道所有详情，不过情况好像是，在决定尽一切可能保护自己之后，我们的同志缺乏战斗的决心。当然，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没有从前线召集援兵。[正如很快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他们也不确定前线部队的可靠性。]这给了政变委员会时间，它从其他前线阵地把无政府主义者的几个师调进马德里打败了我们。我们的大部分指挥官表现很好，但是士兵不参加战斗，因为他们不清楚与另一些共和派士兵作战的原因。相反，惯于望风而逃的梅拉的部下具有与我们作战的决心和斗志。”⁶²

在同一封信中，陶里亚蒂表示，马德里的共产党人的进退两难，他对部队的可靠性也失去了信心：“我们认为，党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可能是，以任凭自己被砍头、被孤立、被宣布为非法的方式向敌人投降。另一方面，由于下面的一些原因，我们拒绝考虑发动一场政变推翻国防委员会并且夺取政权的主意。只要从前线调动几个军，也就是说，只要让前线对

敌军敞开，我们就可以成功。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此外，我们并不确定这些部队将支持我们。⁶³其中一部分不会响应，因为他们不清楚冲突的原因。总之，我们将会失去同样不清楚斗争目的的群众的支持。这意味着我们只有采取恐怖的手段才能控制后方：集体处决其他党派的领导人等等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太明智的手段。发动这样一场政变，我们几乎不会有任何盟友，而且可以想象，在最血腥的混乱中结束内战的责任也将落在我们身上。”⁶⁴

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透露了共产党人在马德里的军事力量被削弱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几乎完全不能指望那些共产党员军官：“对抗卡萨多的军事行动所必须依靠的共产党员职业军官没有响应。……[埃米利奥·]布埃诺（第二军）拒绝控制马德里前线。[路易斯·]巴尔塞洛（第一军）也一样。两人拒绝向党提供必要的部队以便在几小时之内粉碎卡萨多的叛乱。……[安东尼奥·]奥尔特加（第三军）不仅不提供必要的部队，而且允许从埃斯特雷马杜拉调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两个师……通过他的防区。正是这两个师在马德里打败了我们的同志。此外，奥尔特加用错误的情报误导党，并且始终与卡萨多保持着联系。这三个人（布埃诺、巴尔塞洛和奥尔特加）全部都是共济会会员。”⁶⁵

因为陶里亚蒂企图诋毁驻守在马德里的三位最重要的共产党员职业军官，所以应当记述的是，巴尔塞洛对党的忠诚从未动摇，并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三月十三日，他被国防委员会逮捕，随后遭到处决。⁶⁶布埃诺上校被逮捕并在佛朗哥的监狱里关押多年，而设法逃到阿利坎特的奥尔特加上校后来被佛朗哥的军队逮捕并被处以铁环绞刑。^{①67}

推翻内格林只是国防委员会的初步目标，它的主要目的是把政府控制在温和派和职业军官手中，他们主张与佛朗哥谈判，争取在对共和派比较宽容的条件下实现和平。与一九三一年以来的历届共和国政府一样，这代表了一种不同力量 and 不同观点的融合。其中一些人愿意为了争取更有利的条件继续作战，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必须立即实现和平，即使按照佛朗

① 铁环绞刑（garrote vil）是曾经在西班牙使用的一种酷刑。行刑时行刑者将受刑者固定在一把椅子上，用一个铁环套在受刑者的颈部，然后不断收紧铁环直至受刑者因窒息或颈项断裂而死。一九七八年，随着西班牙废除了死刑，铁环绞刑也被废止。

哥的条件。

三月十二日，随着马德里地区共产党部队的最后抵抗被国防委员会的军队镇压下去，委员会成员商议起草了一份声明，阐述他们希望作为和平条件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738

1. 直接与佛朗哥政府进行谈判。
2. “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
3. 保证不进行报复并且不在合法组成的民事法庭之外提出指控。
4. 在二十五天的期限内，共和派控制区所有愿意离开的居民自由离开西班牙。
5. 除非犯有普通刑事罪，保证正规军军官的生命安全、自由和军职，保证其他军事人员和共和国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自由。
6. 保证共和派投降后不让外国军队（即意大利军队和摩洛哥军团）进入共和派控制区。⁶⁸

这份文件建立在国防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根本错误的基础上，它以为在协商投降条件的谈判中军官和非激进分子可以得到佛朗哥的容忍。

在内战的结果没有完全确定的那一段时间，佛朗哥一直拒绝作出丝毫让步或是与共和派当局谈判，即使在梵蒂冈亲自建议时。如今，当残余的共和派军队即将土崩瓦解时，他根本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态度。他非常清楚，共和派已经失去了斗志，对于抵御他马上就要发动的重大攻势，人民军既没有做好军事准备，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正如本书前一章所提到的那样，一月份以来，卡萨多亲自与佛朗哥在马德里地区的军事情报网（宪兵情报局）进行了接触。这个情报网由隶属于佛朗哥本人大本营的何塞·温格里亚上校指挥，它的马德里指挥所和电台设在离首都不远的托莱多小镇埃斯特万·安布兰。为了鼓励反共暴动，佛朗哥在二月六日签署了一份名为“总司令的让步”的文件并且立即传递给卡萨多，这份文件提出了投降的最低条件，这些条件是：

一、民族主义西班牙……对于那些只是受骗参加了内战而没有犯

罪的人是宽宏大量的。

二、自愿放下武器并且不像其同伙那样犯有死罪或者其他罪行的指挥官和军官将被保证生命安全，在最后时刻为西班牙的事业做出更重要贡献的指挥官和军官、在战争中所起作用较小或者没有恶意的指挥官和军官将会受到更仁慈的对待。

三、为避免无谓的牺牲而放下武器并且没有犯下屠杀或者其他严重罪行的人，在享有充分的人身安全的同时还将获得安全通行权，以使他们能够离开我国国境。

四、将为在国外重建其生活的西班牙人提供保护和帮助。

五、只是在赤色军队中服役或者仅仅曾经是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团体的一名成员，将不会成为需要承担罪责的问题。

739

六、对于赤色分子统治期间所犯的罪行，只有法院拥有审判权。为了那些有罪者的家人的利益，将从轻给予刑事处罚。⁶⁹

紧随着这些含糊暧昧、让人无法放心的条件，佛朗哥于二月九日颁布了适用于所有西班牙公民的新的政治责任法，该法规定了对那些被判犯有不同于刑事罪行的政治罪行的人所实施的各种罚款、监禁及没收财物的处罚，追溯期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联系起来看，这些措施只能进一步引起国防委员会成员的忧虑，使他们强烈要求澄清佛朗哥所作出的“让步”，以便更明确地保证不被起诉以及移居国外的权利，尤其是对于职业军官。三月十二日，宪兵情报局向布尔戈斯的佛朗哥大本营报告说，卡萨多和共和派中部军区司令马塔利亚纳将军希望立即飞往北部就投降条件进行谈判，随后发来国防委员会当天起草的一份文件。佛朗哥简单生硬地回复说，他“要求尽快无条件投降”。⁷⁰

三月十四日，卡萨多对共和派控制区发表广播讲话，他向听众保证，国防委员会的目标是实现体面的和平，接着，他在一个国内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民族主义军队发动新的攻势的话，共和派军队将进行抵抗，直到获得合适的条件为止。⁷¹这一公开声明激怒了佛朗哥。当第二天上午卡萨多再次向宪兵情报局特工表示他和马塔利亚纳迫切希望飞往布尔戈斯谈判时，佛朗哥明确回复说，“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因

此，他们不能指望“玩弄手腕牺牲民族主义西班牙的利益”。他补充说，“以他们的声明所反映的态度，他们不应派人来”，而“应承担他们发表那些声明所造成的后果”。⁷²

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佛朗哥的大本营收到情报，随着小规模处决的恢复，马德里越来越不平静，尸体出现在公共场所。⁷³与此同时，卡萨多表示，正在采取严厉的措施以维持秩序，三月十七日解散了共和国军事情报局（SIM）并且去掉了共和国军徽上的红星。⁷⁴而贝斯泰罗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全都在向友好政府探询协助撤离事宜。⁷⁵

三月十五日通讯系统几乎彻底崩溃后，卡萨多再次向宪兵情报局的特工表示，他希望两天后飞往布尔戈斯，⁷⁶贝斯泰罗则在三月十八日的广播讲话中宣读了一份国防委员会致民族主义政府的公开声明，敦促尽快“进行谈判以保证实现体面的和平”。⁷⁷当天夜里布尔戈斯方面回复说，卡萨多和马塔利亚纳前来谈判没有意义，“至于确定投降的细节，来一个具有充分权力的职业军官就够了”。⁷⁸

卡萨多仍然希望获得时间和某些保证，三月二十日，他起草了一封致佛朗哥大本营的电报，电报的开头承认“民族主义政府已经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是接着警告说，如果国防委员会不能通过谈判实现以有权撤离为条件的和平有序的投降，共和派控制区可能爆发新的混乱，从而导致对民族主义支持者的报复。⁷⁹第二天，他向国防委员会建议，派遣两名共和派中级参谋人员安东尼奥·加里霍上校和莱奥波尔多·奥尔特加少校前往布尔戈斯与佛朗哥的代表会谈。关于“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起草了一份新的声明，声明要求扩大一点“让步”的范围，其中包括由民族主义政府提供“撤离的工具”。声明还要求，不许外国军队在马德里列队出现，而投降则是一次小心谨慎的军事行动，应当分阶段逐日在一系列地区进行，以保证有序和安全。⁸⁰在卡萨多要求根据二月六日的“让步”同意这两名使者前往之后，佛朗哥很快于二十三日上午同意接待他们。⁸¹不过，在此期间，民族主义方面的代表坚持要求澄清国防委员会进一步讨论“让步”的意义何在。为了防止谈判失败，共和派新政府三月二十二日答复说，“委员会同意向宽宏大量的首领[佛朗哥]无条件投降并且敦促有关部门[宪兵情报局]抓紧时间”，⁸²从而基本上放弃了幻想，知道不可能与佛朗哥进行真正的谈

740

判。不过，即使在这时，他的要求的确切性质已昭然若揭。

在国防委员会的代表不顾一切地寻找外国船只协助即将进行的撤离政治难民行动的同时，两名参谋人员加里霍和奥尔特加于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点到达布尔戈斯郊外的首领机场，与宪兵情报局的何塞·温格里亚上校和佛朗哥大本营的代表路易斯·贡萨洛上校会谈。加里霍和贡萨洛随后为各自的上司准备的报告对这次会谈过程和细节的描述略有不同。⁸³两份报告同样写道，加里霍极力要求详细说明佛朗哥的“让步”，特别是第五点提到的“罪责”是否由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有效的刑法典来确定。他还问，这种责任是否需要确定由个人还是集体来承担。他反复强调，国防委员会无意保护那些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共和派代表顽强坚守的一点是，必须为那些想要移居国外的人发放有效的护照，加里霍乐观地估计这一人数不会超过四五千人，但其他与会者对此表示怀疑。贡萨洛报告说，共和派代表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一定的鼓舞，接着，他提出了佛朗哥“关于敌军投降和占领敌人领土的准则”，准则要求共和派空军的所有飞机三月二十五日解除武装飞往民族主义方面的机场投降，在那两天之后下达共和派全军投降的具体命令。尽管卡萨多发送给佛朗哥的建议被接受，但共和派打算用二十五天时间逐个地区分阶段投降的计划却遭到否决，虽然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强调说，立即投降可能引发左派强硬分子的暴动，更多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将在暴动中遇害。

741

同一天深夜十一点，国防委员会在马德里开会，二十四日下午六点，国防委员会再次开会。加里霍详细报告了贡萨洛和温格里亚对“让步”的口头说明，但这些说明仍然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委员会代表提出的签署一份书面协议的要求遭到拒绝，它们更是没有正式的约束力。空军立即投降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卡萨多声称，由于技术原因空军不可能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投降；许多人还对佛朗哥拒绝给予任何书面保证表示不满。⁸⁴危机感越来越严重，因为委员会争取外国大力协助撤离的努力失败了，法国驻马德里领事避免代表他的政府作出任何协助撤离或接受难民的承诺，英国人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⁸⁵卡萨多以一种孤注一掷的姿态给佛朗哥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民族主义方面的代表立即将它传送给佛朗哥。这封信要求佛朗哥考虑委员会的立场，要求得到更多的时间和撤离的保证，但是，它只是

使佛朗哥的大本营在二十四日夜里将近十点钟时发出一封无线电报予以拒绝。⁸⁶

三月二十五日凌晨，国防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疯狂的会议。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卡萨多准备向佛朗哥再提出另外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同意以佛朗哥的“让步”为条件投降，但还要求至少有一份书面文件，与关于撤离的承诺一起作为那些“让步”的保证。尽管仍然希望推迟一点投降的时间，委员会打算三天以后交出空军。⁸⁷二十五日下午，加里霍和奥尔特加带着委员会的最后建议去首领机场进行第二次会谈。

据加里霍说，民族主义方面联络官的反应比两天以前更热情。共和派代表提出了国防委员会的最新建议，但是，当被问到共和派空军是否准备立即投降时，他们不得不支吾应对。加里霍坚称，签署某种对法律责任提供担保的投降协议只是为了安抚国防委员会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反对者。民族主义方面的代表关注会谈的重点，在进一步讨论之后，他们同意共和派军官起草一份详细的备忘录，对先前确定的“让步”作出具体的说明。当共和派代表起草备忘录的时候，民族主义军官再次与他们的上司交换了意见，然后气势汹汹地告诉加里霍和奥尔特加，会谈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必须趁还来得及及时飞回马德里。⁸⁸

两名共和派军官立即返回马德里，显然，谈判的最后希望破灭了，佛朗哥的最后进攻随时将会开始。为阻止佛朗哥发动进攻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二十六日凌晨两点四十分，一封无线急电发往布尔戈斯，电报声称，共和派空军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投降。这为时已晚。

742

自从二月中旬以来，佛朗哥一直在部署最后的“胜利攻势”，由于双方实力悬殊，进攻的结果毫无悬念。单是飞机，民族主义军队这时就比共和派多大约五百架到一千架。计划沿剩余的战线攻击所有主要的阵地，但重点进攻马德里南部，实现全面突破，封锁这座前首都城市，然后向东，封锁巴伦西亚。

二十六日拂晓，进攻开始。两个多月以来，共和派最后的计划是以分阶段撤退（repliegue escalonado）这一概念为基础的，按照计划，武器不足、士气低落的人民军残部试图以有序的方式一步步依次从四个防区后撤，最后集中在东南部的卡塔赫纳海军基地，那里是大规模撤离的最后

避难所。实际上，由于经常出现整支部队集体投降的情况，所以只有零零星星的个别抵抗。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民族主义方面对所谓“首领的让步”的广泛宣传导致负责指挥继续抵抗的共和派军官缴枪投降，宣传向敌军军官保证，他们越早停止抵抗，他们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越小。到三月二十七日，马德里前线的成千上万名士兵放下武器向东南方走去，融入平民百姓的人流中，有些人则搭乘马德里的地铁穿越整个城市消失在相反的方向。二十七日晚些时候，除了固执的贝斯泰罗拒绝离开马德里之外，国防委员会转移到巴伦西亚，马德里于二十八日下午一点正式投降。⁸⁹大约同一时间，共和派几个主力军的军长发布了停火和准备投降的命令。在较大的城市，长枪党党徒和第五纵队的其他成员大胆地公开露面，开始接管市政部门。

马德里向东和东南方的道路挤满了试图离开这个国家的难民，因此，国防委员会于三月二十八日在巴伦西亚成立了一个官方的“疏散委员会”。到这时为止，除了得到一些英国船只的承诺之外，它在争取外国协助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可以用来从共和派控制区的港口带走难民的船只寥寥可数，不过，少数官员和另一些显要却乘坐飞机——有时是强行占用的——逃往法属阿尔及利亚避难。到二十九日傍晚，卡萨多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已经逃走，前者乘坐的是一艘英国巡洋舰。与此同时，一则谣言到处流传，作为撤离的港口，只有阿利坎特仍然开放，因此，到三月三十日早晨，大约一万两千名难民聚集在码头附近，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船只。

743 到三月二十九日，抵抗实际上已经停止，民族主义军队迅速向前共和派控制区长驱直入。得到准许的成千上万名共和派士兵脱下军装返回家乡。第一支到达阿利坎特——这里而不是卡塔赫纳更像共和派的避难所——的部队是甘巴拉将军指挥的讲西班牙语的意大利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国防委员会曾经试图阻止外国军队介入投降的过程，甘巴拉却比佛朗哥更宽容，他承认阿利坎特码头周围是一个临时“中立区”，只要接运难民的船只很快到达，就允许他们自由离开。这个消息刚一传到布尔戈斯，佛朗哥立即撤销了甘巴拉的命令。他命令甘巴拉尽快占领整个地区，同时催促其他民族主义部队迅速赶往阿利坎特以保证他的命令充分执

行。到三月三十一日，整个共和派控制区几乎已被民族主义军队全部占领。

四月一日，佛朗哥将军发表了最后的新闻公报：“今天，已将赤色军队俘虏缴械的民族主义军队达到了最终的军事目的。内战结束了。”⁹⁰对于共和派来说，国外流亡和国内镇压的年代即将到来。国防委员会对追溯既往的政治责任法的作用感到害怕有其非常充分的理由。战斗结束八个月后，此时共和派的普通士兵大部分早已被释放，西班牙的监狱突然关进了二十七万名囚犯，主要是被非法拘押的政治犯。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军事法庭将判处大约五万人死刑，其中一半左右实际执行。⁹¹共和国和革命都失败了，佛朗哥时代开始了。

注释：

- 1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51页。
- 2 第二天，米亚哈接任委员会主席（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52页。另请参阅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斯大林的背信弃义》，第66页）。
- 3 只有此前的姓名和职务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马德里的报纸上（实例见《政治报》）。
- 4 桑切斯·雷克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三月七日马德里各报发表的名单里，但却见于《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93页以及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的《马德里的内战》，第836页。
- 5 安东尼奥·佩雷斯三月八日加入了委员会（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836页）。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援引劳动者总工会总书记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所写的一封信说，马德里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同意帮助政变委员会，“以防止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发生冲突，尤其是考虑到政府已经不复存在这一事实”（《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3页）。担任劳动者总工会副主席的地下共产党员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写道：“[劳动者总工会的一次会议]委派安东尼奥·佩雷斯代表我们加入委员会。维加和我都不愿意接受这种职位。懊恼愤怒的佩雷斯不得不违心地担任了一个部长职务。委员会会议表现出对共产党人最强烈的仇恨，[但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把工会排除在外。”（《战胜内格林的人》，第212页）
- 6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39—140页；另请参阅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240页。
- 7 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 8 同上。
- 9 同上。
- 10 同上。
- 11 另外两个版本出现在卡萨多的两本书里：《马德里最后的日子》（伦敦，1939），第

- 149—150页和《马德里的陷落》（马德里，1968），第157—158页。
- 12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49页。人们应当记得，内格林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授予卡萨多将军军衔的。见比森特·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69页。
 - 13 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53页。另请参阅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58页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报》。
 - 14 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53页。
 - 15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563页，注释1。
 - 16 埃莱诺·萨尼亚对加尔塞斯的采访，见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着重体是我加的。
 - 17 《就卡萨多政变期间西班牙局势的发展变化致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第15—16页（着重体是原有的），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馆，第34文件夹（这份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另请参阅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54页。
 - 18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5页。
 - 19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7页。
 - 20 一九四〇年我在墨西哥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见采访记录，第90页，现存胡佛研究所。
 - 21 恩里克·利斯特，《够了！》，第117—118页。应当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本书写于一九七一年，其时，利斯特正企图从当时党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和党的主席热情之花手中夺取党的控制权。
 - 22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255—256页。
 - 23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事》，巴黎。
 - 24 鲍里斯·斯特凡诺夫，《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第256—257页。
 - 25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5页。在场的其他人包括著名诗人拉斐尔·阿尔维蒂和他的妻子玛丽娅·特蕾莎·莱昂，两人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732页）。
 - 26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315页。
 - 27 同上，第299页。
 - 28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4—295页。
 - 29 《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70页。
 - 30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90页。
 - 31 同上，第288页。另请参阅斯特凡诺夫《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第149页，斯特凡诺夫说，内格林认为，“离开之前拜访共产党领导人是他的责任，而且是一个信誉问题。”
 - 32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05页。陶里亚蒂对这封信的准确日期的说明，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94页。
 - 33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49页。
 - 34 恩里克·利斯特，《一个战士的回忆》，第432页。
 - 35 《陶里亚蒂-迪亚斯-卡里略：共产党人与西班牙革命》，第137页。
 - 36 海梅·卡米诺，《与热情之花的秘密谈话录》，第143页。
 - 37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8页。
 - 38 这项建议的全文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7页，注释1。另请参阅路易斯·罗梅罗《内战的结束》，第274页和第275页，注释2。
 - 39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8页。
 - 40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7页。

- 41 《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70页。
- 42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8页。
- 43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90页。
- 44 同上，第289页。
- 45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9页。
- 46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301页。
- 47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9—300页。
- 48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90页。
- 49 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令人不安的转折关头：契卡工作者手记》，第180页。
- 50 同上，第180—186页。
- 51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301页。
- 52 另请参阅斯特凡诺夫《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第166页。
- 53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90页。另请参阅斯特凡诺夫《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第166—167页。
- 54 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回忆录二：共和国与西班牙内战》，第468—470页。其他见证人对最后这几个小时的记述，见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731—735页；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315—317页。
- 55 随后他们被卡萨多的宪兵队和突击卫队逮捕。“这一不幸事件使我们在三四天的时间内无法对事态发展产生任何影响。”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逮捕发生在三月六日至七日夜间一点钟左右。我们不能与党联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冒险，直到三月九日，我们才在阿尔瓦塞特开始工作。”（《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91页）另请参阅斯特凡诺夫《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第166页及其后和《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303—304页。
- 56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304页。
- 57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92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58 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工人世界报》。
- 59 对马德里的战况的描述，见安东尼奥·博特列尔和何塞·洛佩斯·莫拉的《八天：共产党人的骚乱，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70—183页和《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66—192页；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第207—250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304—317页；马丁内斯·班德，《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261—287页；西普里亚诺·梅拉，《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第201—212页；罗梅罗，《内战的结束》，第323—353页；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2312—2318页和注释。
- 60 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94页。
- 61 同上，第291和294页。
- 62 同上，第206—207页。
- 63 着重体是我加的。
- 64 同上，第209—210页。“一个盟友”这几个字的着重体是原文就有的。
- 65 同上，第292页。另请参阅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320—321页。
- 66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317页。
- 67 同上。
- 68 与最后的谈判直接有关的文件是从军事历史部门的西班牙军事档案馆援引的那些资料，见罗梅罗《内战的结束》，第293—314页。另请参阅卡萨多的回忆录和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的《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天》。
- 69 被塞希斯孟多·卡萨多和伊格纳西奥·阿雷尼利亚斯·德·克拉维斯引述，见《马德里的

- 陷落》，第208—209页和《贝斯泰罗的历程》，第471页。在三月二十六日发动的最后攻势中，这些“让步”以广播和传单的方式向共和派军队散布。
- 70 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和赫苏斯·马利亚·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西班牙内战通史》，第411页。
- 71 军事历史部门，“解放战争档案”，卷宗277/14/5，宪兵情报局致总司令部的报告，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
- 72 同上，参谋部致宪兵情报局，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
- 73 同上，宪兵情报局的报告，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
- 74 同上，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
- 75 同上，意大利情报部门四部的报告，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委员会派往巴黎的特别代表特里丰·戈麦斯就其毫无效果的使命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76 军事历史部门，“解放战争档案”，卷宗277/14/5，宪兵情报局的报告，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
- 77 同上，广播消息的报告，内政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
- 78 同上，宪兵情报局的电报，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
- 79 同上，卡萨多致民族主义政府，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
- 80 同上，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 81 同上，宪兵情报局的电报，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 82 同上，宪兵情报局的报告，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 83 贡萨洛上校和温格里亚上校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的报告见马丁内斯·班德《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382—386页。
- 84 卡萨多的《马德里的陷落》提供了加里霍报告的内容和委员会讨论的摘要，见第222—235页。
- 85 见迈克尔·阿尔珀特《英国外交政策与西班牙内战的结束》，载第一百三十八期（一九七五年三月至四月号）《国际政治评论》。
- 86 这封信的内容见马丁内斯·班德《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387页。
- 87 这两份包含国防委员会的最后建议的文件可以在军事历史部门找到，“解放战争档案”，卷宗277/15/5。
- 88 贡萨洛上校和温格里亚关于第二次会谈和最后的谈话的报告见马丁内斯·班德《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388—391页。
- 89 卡萨多的回忆录和弗朗西斯科·坎巴的宣传片《马德里的热度》记述了马德里的投降。
- 90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阿贝赛报》。
- 91 对新政权实施的镇压的论述，见斯坦利·G.佩恩《佛朗哥政权，1936—1975》，第十一章。

参考资料

一、书籍、信函、文件、访谈和小册子

为准备撰写本书查阅了数千本书籍和小册子，但是，考虑到因篇幅所限不允许列出一个完整的参考书目，因此，这里只列出了本书正文或注释所引述的那些资料来源，同时列出了在本书作者看来可能有助于其他人的研究课题的那些资料来源。除非在正文或注释中予以引述，内战爆发之前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以及大量仅与民族主义西班牙、军事行动和战后时期有关的书籍和小册子不包括在内。只有在本书作者看来进行了有意义的修订、增补或者删节的情况下，才将同一书籍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版本（无论是以一种还是两种语言出版）列出。下面列出的所有参考资料均可以在本书开头提到的某个或多个图书馆和公共机构里找到。标有星号的参考资料只能在胡佛研究所的档案（博洛滕资料集）里找到。

Abad de Santillán, Diego. *After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Greenberg, 1937.

———. *Alfonso XIII, la II república, Francisco Franco*. Gijón: Júcar, 1979.

———. *El anarquismo y la revolución en España: Escritos 1930-1938*. Madrid: Ayuso, 1976.

- . *Los anarquistas y la reacción contemporánea*. Mexico City: Ediciones del Grupo Cultural Ricardo Flores Magon, 1925.
- . *La bancarrota del sistema económico y político del capitalismo*. Buenos Aires: Nerivo, 1932.
- . *Contribución a la historia del movimiento obrero español*. Puebla, Mexico: Cajica, 1965.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Estrategia y táctica*. Puebla, Mexico: Cajica, 1971.
- . *Memorias, 1897-1936*. Barcelona: Planeta, 1977.
- . *El organismo económico de la revolución: Cómo vivimos y cómo podríamos vivir en España*.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8.
- . *Por qué perdimos la guerra*. Buenos Aires: Imán, 1940.
- . *La revolución y la guerra en España*. Mexico City: El Libro, 1938.
- Abella, Rafael. *Julio 1936: Dos Españas frente a frente*. Barcelona: Plaza y Janés, 1981.
- . *La vida cotidiana durante la guerra civil: La España republicana*. Barcelona: Planeta, 1976.
- Abendroth, Hans-Henning. *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 Paderborn: Schöningh, 1973.
-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with the Spanish Republic, 1936-1939*. Moscow: Progress, 1974.
- Acedo Colunga, General Felipe. *José Calvo Sotelo*. Barcelona: AHR, 1957.
- Acier, Marcel, ed. *From Spanish Trenches*. New York: Modern age Books, 1937.
- Acords del ple extraordinari del comitè nacional de la unió General de treballadors*. Valencia: UGT, 1937.
- Acords de III congrés de la unió general de treballadors a Catalunya 13-18 de novembre de 1937. Introducció per Rafael Vidiella. Pròleg per Miguel Ferrer*. Barcelona: UGT, 1937.
- Actas de las sesiones de la junta de defensa de Madrid*.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Salamanca;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Madrid) .
- Agencia Febus. Typewritten copies of dispatches received by the Febus newsagency in Madrid during the first few days of the Civil War.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Agrarian Reform in Spain*. London: United Editorial, 1937.

- La agresión italiana: Documentos ocupados a las unidades italianas en la acción de Guadalajara.* Valencia: Ministerio de Estado, 1937.
- Aguado, Emiliano. *Don Manuel Azaña Díaz.* Barcelona: Nauta, 1972.
- . *Manuel Azaña.* Madrid: Epesa, 1978.
- Aguilar Olivencia, Mariano. *El ejército español durante la segunda república.* Madrid: Econorte, 1986.
- Aguirre y Lecube, José Antonio de. *De Guernica a Nueva York pasando por Berlin.* Buenos Aires: Vasca Ekin, 1943.
- . *Freedom Was Flesh and Blood.* London: Gollancz, 1945.
- *———. Report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y José Antonio de Aguirre, premier of the autonomous Basque government. A photocopy of the first ninety-five Pages of this report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Manuel de Irujo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 . *Veinte años de gestión del gobierno vasco, 1936–1956.* Durango (Vizcaya) : Zugaza, 1978.
- *Aiguadé, Jaime Antón. “Actuació del Govern de la Generalitat i del seu President Lluís Companys Durant les Jornades de Maig De 1937.” Copy of original document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Jordi Arquer.
- Aiguader, Jaime. *Cataluña y la revolución.* Madrid: Zevs, 1932.
- Aims of the Spanish Republic.* London: United Editorial, 1938.
- Akademiia Nauk SSSR. Institut istorri. *Ispanskiinarod protiv fashizma, 1936–1939 gg: Sbornik statei.* Moscow: Academiia Nauk SSSR, 1963.
- Aláiz, Felipe. *Indalecio Prieto: Padrino de Negrín y campeón anticomunista.* Toulouse: “Páginas Libres, ” n. d.
- Alba, Luz de. *19 de julio.* Montevideo: Esfuerzo, 1937.
- Alba, Víctor. *Catalonia: A Profile.* London: Hurst, 1975.
- . *Cataluña de tamaño natural.* Barcelona: Planeta, 1975.
- . *Dos revolucionarios: Joaquín Maurín, Andreu Nin.* Madrid: Seminarios y Ediciones, 1975.
- . *El frente popular.* Barcelona: Planeta, 1976.
- . *Historie de POUM.* Paris: Champ Libre, 1975.
- . *Histori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 Mexico City: Libro Mex, 1960.
- . *Historia general del campesinado.* Barcelona: Plaza y Janés, 1973.
- . *Insomnie Espagnole.* Paris: Franc-Tireur, 1946.
- . *El marxismo en España, 1919–1939: Historia del BOC y POUM.* Vols. I,

- II. Mexico City: Costa-Amic, 1973.
- . *El partido comunista en España*. Barcelona: Planeta, 1979.
- . *Sentencia dictada contra el POUM, 1938*. Mexico City: Costa-Amic, 1974.
- . ed,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en la práctica: Documentos del POUM*. Madrid: Júcar, 1977.
- Alba, Víctor and Schwartz, Stephen. *Spanish Marxism vs. Soviet Communism*. New Brunswick, N. J. : Transaction Books, 1988
- Albert Despujol, Carlos de. *La gran tragedia de España, 1931-1939*. Madrid: Sánchez de Ocaña, 1940.
- Albin, Felix[Kurt Hager]. *The 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Introduction by Konni Zilliacus. London: New Germany Publications, 1946.
- Alcade, Carmen. *La mujer en la guerra civil*. Madrid: Cambio 16, 1976.
- Alcalá-Zamora, Niceto. *Discursos*. Madrid: Tecnos, 1979.
- . *Memorias*. Barcelona: Planeta, 1977.
- . *Pensamientos y reflexiones*. Mexico City: Porrúa, 1950.
- Alcofar Nassaes, José Luis. *Los asesores soviéticos e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Madrid: Dopesa, 1971.
- *Alcon, Marcos.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Aldana, B. F. *Como fué la guerra en Aragón*. Barcelona: Ediciones “Como Fué, ” 1937.
- Alexander, Bill. *British Volunteers For Liberty: Spain, 1936-1939*.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2.
- Algarra Rafegas, Comendant Antonio. *El asedio de Huesca*. Saragossa: El Noticiero, 1941.
- Alianza CNT-UGT*.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8.
- Allen, David Edward, J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52.
- Almendros, Joaquín. *Situaciones españolas, 1936-1939: El PSUC en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Dopesa, 1976.
- *Almudí, Manuel.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Alonso, Bruno. *La flota republicana y la guerra civil de España*. Mexico City: Imprenta Grafos, 1944.
- Alonso, Pedro Luis. *La Batalla de Teruel*. Barcelona: Bruguera, 1975.
- Alpert, Michael. *El ejército republicano en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Ibérica, 1977.

- . *La reforma militar de Azaña, 1931–1933*. Madrid: Siglo XXI, 1982.
- Alvarez, Basilio. *España en el crisol*. Buenos Aires: Colección Claridad, 1937.
- Alvarez, Santiago. *Castelao y nosotros los comunistas*. Coruña: Ediciós do Castro, 1984.
- *———. “Informe Operaciones del 22 al 27 de Marzo de 1938, ” dated 4 April 1938. Typewritten copy of original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Carlos Contreras.
- . *El partido comunista y el campo*. Madrid: Torre, 1977.
- . *El pueblo de Galicia contra el fascismo*.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Alvarez, Segis. *La juventud y los campesinos: Conferencia nacional de juventudes, enero de 1937*. Valencia: JSU de España, 1937.
- . *Nuestra organización y nuestros cuadros*. Valencia: JSU de España, 1937.
- Alvarez del Vayo, Julio. *Deux discours prononcés à la 101me session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Paris: Services d'Information du Rassemblement Universel pour la Paix, 1938.
- . *L'Espagne accuse*. Paris: Comité Franco-Espagnol, 1936.
- . *Freedom's Battle*. New York: Knopf, 1940.
- . *Give Me Comba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 . *The Last Optimist*.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0.
- . *Speech at 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May, 1938*. London: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1938.
- Ametlla, Claudi. *Catalunya: Paradís perdut*. Barcelona: Selecta, 1984.
- * “Los Amigos de Durruti.” File containing three letters to Burnett Bolloten from Jaime Balius, vice-secretary of the Friends of Durruti, and a photostatic copy of typewritten data compiled by Jordi Arquer. See also Balius,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and *Hacia una nueva revolución*.
- Among Friends*. New York: Friend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1938.
- Amsden, Jon. *Convenios colectivos y lucha de clases en España*. Paris: Ruedo Ibérico, 1974.
- *———. “Krivitsky.” Manuscript.
- Anarcosindicalismo: Antecedentes, Declaración de principios. Finalidades y tácticas*. Toulouse: Espoir, 1947.
- Los anarquistas y la autogestión*. Barcelona: Anagrama, 1977.
- Anasagosti, Iñaki, and San Sebastián, Koldo. *Los años oscuros: El gobierno vasco—el*

- exilio, 1937-1941*. San Sebastián: Txertoa, 1985.
- Andrade, Juan. *Algunas "notas política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1936-1937*. Paris: La Batalla, 1969.
- . *Apuntes para la historia del PCE*. Barcelona: Fontamara, 1979.
- . "Conferencia leída el 10 Enero de 1970, en el 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el Movimiento Obrero Español, de Paris." Copy in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 *Natas sobre la guerra civil: Actuación del POUM*. Madrid: Libertarias, 1986.
- .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día a día*. Barcelona: Nueva Era, 1979.
- Andrés-Gallego, José. *El socialismo durante la dictadura: 1923-1930*. Madrid: Tebas, 1977.
- Un año de las brigades internacionales*. Madrid: Ediciones del Comisariado de 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1937?].
- Ansaldo, Juan Antonio. *¿Para qué...? De Alfonso XIII a Juan III*. Buenos Aires: Vasca Ekin, 1951.
- Ansó, Mariano. *Yo fui ministro de Negrín*. Barcelona: Planeta, 1976.
- Antón, Francisco. *Madrid: Orgullo de la España antifascista*.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Araceli, Gabriel. *Valencia 1936*. Saragossa: El Noticiero, 1939.
- Araquistáin, Luis. See also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Papeles de Don Luis Araquistáin*.
- . *El comunismo y la guerra de España*. Carmaux (Tarn) : 1939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Marxismo y socialismo en España*. Ediciones de la Secretaría de Propaganda del P. S. O. E. en Francia, n. d.
- . *Mis tratos con los comunistas*. Barcelona: Fontamara, 1979.
- . "Negrín." Unpublished article. Araquistáin Papers.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 . *Sobre la guerra civil y en la emigración: Edición y estudio preliminar de Javier Tusell*. Madrid: Espasa-Calpe, 1983.
- . "La Verdad sobre el Comunismo en España: Carta Abierta a Norman Thomas." Barcelona, 1 Jan. 1939.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Madrid. Araquistáin Papers, Leg. 58/v7b. Photocopy in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 *La verdad sobre la intervención y la no-intervención en España*. Madrid: n. p. , 1938.
- Les archives secretes de la Wilhelmstrasse: De Neurath a Ribbentrop. Septembre 1937-Septembre 1938*. Paris: Plon, 1950.
-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Papeles de Don Luís Araquistáin Quevado*. Organiz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ería Teresa de la Peña Marazuela. Prólogo de Javier Tusell. Madrid: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1938. Photocopies of several hundred of these documents are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Salamanca. Sección Guerra Civil.
- Ardiaca, Pere. *Intervenció de Pere Ardiaca del c. c. en la primera conferència nacional del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I. C.)*. Barcelona: Edicions del Secretariat d'Agitació i Propaganda del PSUC, n. d.
- Arenillas, José. *Euzkadi, la cuestión nacional y la revolución socialista*. Paris: La Batalla, 1969.
- Arenillas de Claves, Ignacio. *El proceso de Besteiro*. Madrid: Revista de Occidente, 1976.
- Arias Velasco, José. *La hacienda de la Generalidad, 1931-1938*. Barcelona: Ariel, 1977.
- L'armée de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 qui défend la démocratie et la paix*. Paris: [1937?].
- Armero, José-Mario. *España fue noticias:Corresponsales extranjeros e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Madrid: Sedmay, 1976.
- Armiñan, Luis de. *Bajo el cielo de Levante*. Madrid: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9.
- . *Por los caminos de guerra:De Navalcarnero a Gijon*. Madrid: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9.
- Arnau, Roger. *Marxisme català i question nacional catalana,1930-1936*. Vol. II. Paris: Edicions Catalanes, 1974.
- Aron, Raymond. *Entre Deux Guerres*. Vol. III. New York: Brentano, 1946.
- Aróstegui Sánchez, Julio, and Martínez, Jesús A. *La junta de defensa de Madrid*. Madrid: Comunidad de Madrid, 1984.
- *Arquer, Jordi. Letter to Bolloten on his meeting in 1950 with Manuel Hernando Solana (magistrate on the Tribunal of Espionage and High Treason during trial of the POUM Leaders) .
- *—. Miscellaneous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Verbatim account of public prosecutor's cross-examination of Arquer during the POUM trial in October 1938.
- Arques, Enrique. *17 de julio: La epopeya de Africa*. Madrid: Reus, 1948.
- Arrabal, Juan. *José María Gil Robles*. Avila: Senén Martín Díaz, 1935.
- Arrarás, Joaquín. *Histori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 Vols. I, II, III, IV.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64 and 1968.
- . *Memorias íntimas de Azaña*. Madrid: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9.
- . *El sitio del Alcázar de Toledo*. Saragossa: Heraldo de Aragón, 1937.
- , ed. *Historia de la cruzada española*. 12 vols, Madrid: Ediciones Españolas, 1940.
- Arrigoni, Enrico[Carl Brand, pseud.]. *Freedom: My Dream*. Sun City: Western World Press, 1985.
- Arsenio de Izaga, G. *Los presos de Madrid*. Madrid: Martosa, 1940.
- Artal, Francesc, et al. *El pensament economic català Durant la republica i la guerra, 1931-1939*. Barcelona: Ediciones 62, 1976.
- Artola, Miguel. *Partidos y programas políticos, 1808-1936*. Vol. I: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Vol. II: *Manifiestos y programas políticos*. Madrid: Aguilar, 1974, 1975.
- Asedio de Huesca*. Huesca: Ayuntamiento de Huesca, [1938?].
- * Asensio, General José.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El General Asensio: Su lealtad a la república*. Barcelona: Artes Gráficas CNT, 1938.
- L'assassinat de Andrés Nin*. Paris: Spartacus, 1939.
- Assassination of Catholic Priests in the Diocese of Barcelona, Spain, under the So-called Spanish Republic, Now the Spanish Republic in Exile*. Washington, DC: Spanish Embassy, [1946?].
- Atholl, Katherine, Duchess of. *My Impressions of Spain*. Essex: Lucas, 1937.
- . *Report of Our Visit to Spain*. London: Caledonian Press, [1937?].
- . *Searchlight on Spain*.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38.
- Aub, Max. *Ultimos cuent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Caracas: Arte, 1969.
- Aunós Pérez, Eduardo. *Calvo Sotelo: Le drame de l'Espagne contemporaine*. Paris: Éditions de France, 1943.
- Autour du procès du POUM*. Paris: Independent News, 1938.
- Avilés, Gabriel. *Tribunales rojos: Vistos por un abogado defensor*. Barcelona:

- Destino, 1939.
- Avilés Farré, Juan. *La izquierda burguesa en la II República*. Madrid: Espasa-Calpe, 1985.
- Ayala, José Antonio. *Murcia en la II república*. Murcia: Comunidad Autónoma de Murcia, 1984.
- Azaña, Manuel. *Los española en guerra*. Barcelona: Grijalbo, 1977.
- . *Madrid*. London: Friends of Spain, 1937.
- . *Obras completas*. Edited by Juan Marichal. Vols. III, IV. Mexico City: Oasis, 1967, 1968.
- . *Una política, 1932–1933*. Madrid: Espasa Caple, 1932.
- . *Speech by His Excellency the President of the Spanish Republic, January 21, 1937*. London: Spanish Embassy, 1937.
- . *La velada en Benicarló*. Buenos Aires: Losada, 1939.
- . *A Year of War in Spain*. London: Friands of Spain, 1937.
- Azaña–Prieto tapes. Teletyped messages exchanged between Prieto and Azaña during the May events in Barcelona, 3–7 May 1937. Servico Histórico, Madrid. A microfilm copy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 Azaretto, Manuel. *Las pendientes resbaladizas: Los anarquistas en España*. Preface by José A. Barrionuevo. Montevideo: Germinal, 1939.
- Azcárate, Pablo de. *Mi embajada en Londres durant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Barcelona: Ariel, 1976.
- Aznar, Manuel. *Historia militar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Idea, 1940.
- Bahamonde y Sánchez de Castro, Antonio. *Un año con Queipo de Llano*. Maxico City: Nuestro Tiempo, 1938.
- . *Memoirs of a Spanish Nationalist*. London: United Editorial, 1939.
- Bajatierra, Maura. *Crónicas de la Guerra*. Valencia: Subsecretaria de Propaganda, 1937.
- Bajo la bandera de la España republicana*. Moscow: Progreso, 1967.
- Baker, Carlos.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69.
- Bakunin, M. A. *Bog i gosudarstvo*. New York: Union of Russian Worker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918.
- . *Gosudarstvennost i anarkhiia*. Petersburg-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nie, 1922.
- Balbontín, José Antonio. *La España de mi experiencia*. Mexico City: Colección

- Aquelarre, 1952.
- Balcells, Albert. *Cataluña xontemporánea II, 1900-1936*. Madrid: Siglo XXI, 1974.
- . *Crisis económica y agitación social en Cataluña, 1930-1936*. Barcelona: Ariel, 1971.
- . *Marxismo y catalanismo, 1930-1936*. Barcelona: Anagrama, 1977.
- . *El problema agrario en Cataluña: La cuestión Rabassaire, 1890-1936*. Madrid: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1980.
- * Balius, Jaime.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Towards a Fresh Revolution* (translation of *Hacia una nueva revolución*) . The Friends of Durruti Group. Orkney: Cienfuegos Press, 1978.
- Baráibar, Carlos de. *Las falsas "posiciones socialistas" de Indalecio Prieto*. Madrid: Yunque, 1935.
- . *La guerra de España en el plano internacional*.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8.
- La Barbarie Roja*. Valladolid: Santarén, 1938.
- Barça, J. O. *La obra financiera de la generalidad durante los seis primeros meses de la revolución*. Paris: Association Hispanophile de France, 1937.
- Barcellona, Antonio María de. *Martiri della rivoluzione del 1936 nella Catalogna*. Milan-Rome: Società Editrice Internazionale, 1937.
-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Statements issued on 3 September and 16 November. Public Library of Toronto.
- Bardoux, Jacques. *Chaos in Spain*.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7.
- . *Stalin contre l'Europe*. Paris: Flammarion, 1937.
- *Barea, Artur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The Forging of a Rebel*. New York: Reynal Hitchcock, 1946.
- *Barea, Ilsa.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Barrio, José del. *Intervención en la primer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ña (I. C.) celebrada durante los días 24 a 26 de Julio De 1937*. Barcelona: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del PSU, 1937.
- . *3er congrés de la UGT a Catalunya*. Informe de Josep del Barrio. Barcelona: UGT, 1937.
- Barron, John. *KGB*. New York: Dutton, 1974.
- Bateman, Don. *Joaquín Maurín, 1893-1973*. Leeds, England: I. L. P. Square One Publications, 1974.

- *Bates, Ralph.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En la España leal ha nacido un ejército*. Mexico: [1937?].
- Batov, Pavel I. *V pokhodakh i boiakh*. Moscow: Voennoe Izdatel'stvo, 1966.
- Battaglione Garibaldi*. Paris: Edizioni di Cultura Sociale, 1937.
- Bauer, Eddy. *Impressions et expériences de la Guerre d'Espagne*. Lausanne: Imprimeries Reunies, 1938.
- Bayerlein, Bernard.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Spaniens als 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r de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1931-1936." Dissertation. Bochum: Ruhr-Universität, 1978.
- Bayo, Capitán Alberto. *Mi desembarco en Mallorca*. Guadalajara, Mexico: Imprenta Gráfica, 1944.
- Bécarud, Jean.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 Madrid: Taurus, 1967.
- Bécarud, Jean, and Lapouge, Gilles. *Anarchistes de l'Espagne*. Paris: Balland, 1970.
- Bécarud, Jean, and López Campillo, E. *Los intelectuales españoles durante la II República*. Madrid: Siglo XXI, 1978.
- Bédarida, François. *La stratégie secrète de la drôle de guerr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Editions du CNRS, 1979.
- Bedford Jones, Nancy. *Students under Arms*. New York: North Americ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 1938.
- Bejarano, Benigno. See Lazarillo Tormes.
- Belausteguigoitia, Ramón de. *Euzkadi en llamas*. Mexico City: Botas, 1938.
- Belforte, General Francesco. *La guerra civile in Spagna*. Vol. I: *La disintegrazione dello stato*. Vol. II: *Gli interventi stranieri nella Spagna rossa*. Vol. III: *La campagna dei volontari italiani*. Vol. IV: *La campagna dei volontari italiani e la vittoria di Franco*. Milan: Istituto per gli studi di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1938, 1939.
- Beliaev, N. , comp. *Mikhail Koltsov: Kakim on byl: vospominaniia*. Moscow: Sovetskii Pisatel', 1965.
- Bellmunt, Domènec de. *Lluís Companys*. Toulouse: Foc Nou, 1945.
- Beloff, Max.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1929-1941*. 2 vols. London-New York-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 Ben-Ami, Shlomó. *La revolución desde arriba: España, 1936-1979*. Barcelona: Ríopiedras, 1980.
- Benavides, Manuel D. *La escuadra la mandan los cabos*. Mexico City: n. p. , 1944.

- . *Guerra y revolución en Cataluña*. Mexico City: Tenochtitlan, 1946.
- . *Luz sobre España*. Mexico City: Tenochtitlan, 1944.
- Bennett, Milly. Archives. Hoover Institution.
- Berdión, Auxilio. *Madrid en tinieblas: Siluetas de la revolución*. Madrid–Valencia: Salmantina, 1937.
- Berenguer, Dámaso. *De la dictadura a la república*. Madrid: Plus–ultra, 1946.
- Bergamín, José. *Marañón's Betrayal*. n. p. , [193-?].
- Berlin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Der Freiheitskampf der spanischen Volkes und die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ät*. Berlin: Dietz, 1956.
- Bernanos, Georges. *Les grandes cimitières sous la lune*. Paris: Plon, 1938.
- Bernard, Ino. *Mola, mártir de España*. Granada: Prieto, 1938.
- Bernecker, Walther L. *Anarchismus und Bürgerkrieg*. Hamburg: Hoffmann and Campe, 1978.
- . *Kollektivismus und Freiheit*.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 1980.
- . *Die soziale Revolution o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Munich: Ernst Vögel, 1977.
- Bernecker, Walther L. , and Hallerbach, Jörg. *Anarchismus als Alternative?* Berlin: Kramer, 1986.
- Berteri, Camillo. *Entre la revolución y las trincheras (1936–1937, Barcelona)* , No. 21. France: Tierra y Libertad, 1946.
- . *Guerra de clases en España, 1936–1937*. Barcelona: Tusquets, 1977.
- . *Mussolini a la conquista de las Baleares*. Buenos Aires: Servicio de Propaganda de España, 1938.
- . *Pietrogrado, 1917/Barcellona, 1937*. Milan: Sugar, 1964.
- Berryer. *Revolutionart Justice in Spain*.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7?].
- Bertrán Güell, Felipe. *Caudillo, profetas y soldados*. Madrid–Barcelona: Editorial Juventud, 1939.
- . *Preparación y desarrollo del alzamiento nacional*. Valladolid: Santarén, 1938.
- Bertrán y Musitu, José. *Experiencias de los servicios de información del nordeste de España (SIFNE) durante la guerra*. Madrid: Espasa-Calpe, 1940.
- Bessie, Alvah. *Men in Battle*.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39.
- . *Spain Again*. San Francisco: Chandler and Sharp, 1975.
- , ed. *The Heart of Spain*. New York: Veteran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 1952.
- Bessie, Alvah, and Prago, Albert, eds. *Our Fight: Writings by Veteran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Spain, 1936-193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 Besteiro, Julián. *Marxismo y antimarxismo*. Mexico City: Pablo Iglesias, 1966.
- Bethune, Norman. *El crimen del camino Malaga-Almeria*. Valencia: Iberia, 1937.
- Beumelburg, Werner. *Kampf um Spanien: Die Geschichte de Legion Condor*. Oldenburg-Berlin: Gerhard Stalling, 1939.
- Bezucha, Robert J. , ed. *Modern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Boston: Heath, 1972.
- Bialer, Seweryn, ed. *Stalin and His Generals: 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gasus, 1969.
- Bibliothèques du front et de l'arrière en Espagne républicaine*. Barcelona: Editions Espagnoles, 1938.
- Bilainkin, George. *Ivan Mikhailovitch Maisky: Ten Years Ambassador*.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44.
- "Bilan" : *Textos aobr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1936-1938*. Barcelona: Etcétera, 1978.
-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 See Gorman, Robert A.
- Birkenhead, Earl of. *Halifax: The Life of Lord Halifax*.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6.
- Bizcarrondo, Marta. *Araquistáin y la crisis socialista en la II república, Leviatán, 1934-1936*. Madrid: Siglo XXI, 1975
- . *Octubre del 34: Reflexiones sobre una revolución*. Madrid: Ayuso, 1977.
- Blackstock, Paul W. *The Secret Road to World War II: Soviet Versus Western Intelligence, 1921-1939*.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9.
- Blackwell, Russell[Rosalio Negrete, pseud.]. Correspondence with Hugo Oehler, 1936-1937. Brandeis University, Hugo Oehler Papers
- *Bland, Roger.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Blanshard, Paul. *Freedom and Catholic Power in Spain and Portugal*.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 Bley, Wulf. *Das Buch der Spanienflieger*. Leipzig: Hase and Koehler, 1939.
- Blinkorn, Martin. *Carlism and Crisis in Spain, 1931-19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 ed. *Spain in Conflict, 1931-1939: Democrac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Sage, 1986.

Bloch, Jean Richard. *Espagne, Espagn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 1936.

———. *España en Armas*. Mexico City: Pax, 1937.

The Blodgett Collection of Spanish Civil War Pamphlet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1980. This booklet contains a listing of several hundred pamphlets. The microfiche of the entire collection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Blythe, Henry. *Spain over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1937.

Bocca, Giorgio. *Palmiro Togliatti*. Rome: Laterza, 1977.

Bochet, Pierre. *Les volontaires du peuple*. Perigueux: Soleil Levant, 1947.

Bohlen, Charles.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 New York: Norton, 1973.

Bolín, Luis. *España: Los años vitals*. Madrid: Espasa Calpe, 1967.

———. *Spain: The Vital Years*. London: Cassell, 1967.

*Bolívar, Candido.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Bollati, Ambrogio, and Bono, Giulio del. *La guerra di Spagna*. Torino: Giulio Einaudi, 1967.

*Bolloten, Burnett. Clippings from over 500 different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in 1986 large envelopes and 10 bound volumes covering each day of the Civil War. Additional envelopes contain clippings cove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postwar period.

*———. “Dispatch from Valencia to the London Bureau of the United Press, 31 December 1936.”

*———. “Dispatch from Valencia to the United Press. Excerpts from Largo Caballero’s unpublished statement to British Members of Parliament on 4 December 1936.”

*———. “Dispatch from Valencia to the United Press, 18 June 1937.”

———. “Dispatch from Valencia to the United Press, 7 July 1937.”

———. *The Grand Camouflage: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Revolution, 1936–1939*. New York: Praeger, 1961, 1968.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printing by H. R. Trevor-Roper.

———. *El gran engaño*. Barcelona: Caralt, 1961, 1967, 1975, 1984.

*———. Interviews: Shorthand notes taken during Burnett Bolloten’s interviews with some of the leading Civil War participants. Some transcripts are available.

*———. Microfilm collection of newspaper, Periodical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books, pamphlets, and documents comprising 7250 items.

- *——. *Miscellaneous Documents*. Vols. I, II, III, IV. These consist of typewritten copies of directives and reports by political commissars and military leaders, manifestos and articles, as well as original passes by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The original directives and reports were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Vittorio Vidali (Carlos Contreras) .
- .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Sus orígenes, la izquierda y la lucha por el poder durante la guerra civil*. Foreword by Gabriel Jackson. Barcelona: Grijalbo, 1980.
- . *The Spanish Revolution: The Left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during the Civil War*. Foreword by Raymond Car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 Bol'sh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Moscow: [1st ed. 1926–1947; 2d ed. 1950–1960; 3d ed. 1970–].
- Bombardments et agressions en Espagne: Juillet 1936–juillet 1938*. Paris: Comité Mondial contre la Guerre et le Fascisme, 1938.
- Bombs over Barcelona*. New York: North Americ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 1938.
- Bonamusa, Francesc. *Andreu Nin y el movimiento comunista en España, 1930–1937*. Barcelona: Anagrama, 1977.
- . *El bloc obrer i camperol, 1930–1932*. Barcelona: Curial, 1974.
- Bonastre. *Características fundamentales del ejército popular*. Barcelona: Publicacions Antifeixistes de Catalunya, 1938.
- Bonnet, Georges. *Défense de la paix: De Washington au Quai d'Orsay*. Genève: Bourquin, 1946.
- . *Défense de la paix: Fin d'une Europe*. Genève: Bourquin, 1948.
- Bookchin, Murray. *The Spanish Anarchists: The Heroic Years, 1868–1936*. New York: Free Life Editors, 1977.
- Borkenau, Franz. *The Spanish Cockpi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7.
- Borrás, José. *Políticas de los exilados españoles, 1944–1950*. Paris: Ruedo Iberico, 1976.
- Borrás, T. *Checas de Madrid*. Madrid: Escelicer, 1940.
- Borrás Cascarosa, José. *Aragón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Barcelona: Viguera, 1983.
- Borrás Llop, José María. *Francia ant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Burguesía, interés nacional e interés de clase*. Madrid: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1981.

Bortsy Latvii v Ispanii, 1936–1939: Vospominaniia I dokumenty. Riga: Institut Istorii Partii pri Tsk KP Latvii. Filial Institua Marksizma–Leninizma pri Tsk. KPSS. , 1970.

Bosch Gimpera, Pere. *Memòries.* Barcelona: Edicions 62, 1980.

Bosch Sánchez, Aurora. *Ugetistas y libertarios: Guerra civil y revolución en el país valenciano, 1936–1939.* Valencia: Soler, 1983.

A Boss for Spain. Madrid: SIE, 1964.

Botin, Mikhail. *Za svobodu Ispanii.* Moscow: Sovetskaia Rossiia, 1986.

Bougöuin, E. , and Lenoir, P. *La finance internationale et la guerre d'Espagne.* Paris: Centre d'études de Paix et Démocratie, 1938.

Bouthelier, Antonio, and López Mora, José. *Ocho días: La revueltacomunista, Madrid, 5–13 marzo 1939.*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40.

Bowers, Claude. *My Mission to Spai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4.

Boyle, Andrew. *Montagu Norman.* London: Cassell, 1967.

Brademas, John. *Anarcosindicalismo y revolución en España, 1930–1937.* Barcelona: Ariel, 1974.

Brandt, Willy. *Bericht über Krieg und Revolution in Spanien.* n. p. :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 Partei Deutschlands, 1937.

———. *Ein Jahr Krieg und Revolution in Soanien.* Referat des Gen. Brandt auf der Sitzung der erweiterten Partei-Leitung der SAP, Anfang Juli, 1937. Paris: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1937.

Brasa, Juan. *España y la Legion.* Valladolid: Santarén, 1938.

Brasillach, Robert. *Histoire de la Guerre d'Espagne.* Paris: Plon, 1939.

———. *Le Siège de l'Alcazar.* Plon: Bourquin, 1939.

Braubach, Max. *Hitlers Weg zur Verständigung mit Russland im Jahre 1939.* Bonn: Hanstein, 1960.

Bravo Martínez, Francisco. *Historia de la Falange Española de las JONS.*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40.

Bravo Morata, Federic.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Vol. II: 1934–1939. Madrid: Daimon, 1977.

———. *Historia de Madrid.* Vol. III, Madrid: Fenicia, 1968

———. *La reforma agrarian de la república.* Madrid: Fenicia, 1978.

———. *La república y el ejército.* Madrid: Fenicia, 1978.

- Brea, Juan, and Low Mary. *Red Spanish Notebook*. London: Martin Secker, 1937.
- Brenan, Gerald. *The Face of Spain*. New York: Pellegrini and Cudahy, 1951.
- . *Memoria personal, 1920–1975*. Madrid: Alianza, 1979.
- . *Personal Record, 1920–1972*. New York: Knopf, 1975.
- . *The Spanish Labyrint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3.
- Brenner, Anita. *Class War in Spain: An Exposure of Fascism, Stalinism, etc.* Sydney: Socialist Labour Party of Australia, 1937.
- Brereton, Geoffrey. *Inside Spain*. London: London Quality Press, 1938.
- Brezhnev, Leonis I. *Following Lenin's Course: Speeches and Articles*. Moscow: Progress, 1972.
- Bricall, Josep M. *Política económica de la Generalitat, 1936–1939*. Barcelona: Edicions 62, 1970.
- La brigade del amanecer*. Valladolid: Santarén, n. d.
- Brigada Internacional ist under Ehrenname: Erlebnisse ehemaliger deutscher Spanienkämpfer*. 2 vols. East Berlin: Militä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6.
- Briones, Mariano. *La juventud anarquista: Factor determinante de la guerra y de la revolución*. Barcelona: Agrupación Anarquista "Los de Ayer y los de Hoy," 1937.
- Brissaud, André. *Canaris*. Paris: Tallandier, 1971.
- . *Canaris: The Biography of Admiral Canaris, Chief of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Ian Colvin.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op, 1973.
- British Medical Aid in Spain*. London: News Chronicle, n. d.
- Brockway, Fenner. *Truth about Barcelona*. London: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1937.
- . *Workers' Front*.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38.
- Brome, Vincent.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London: Heinemann, 1965.
- Brook-Shepherd, Gordon. *Anschluss: The Rape of Austria*. London: Macmillan, 1963.
- . *The Storm Petrels: The Flight of the First Soviet Defecto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 Broué, Pierre. See also Trotsky,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Broué, Pierre; Fraser, R. ; and Vilar, P. *Metodología histórica de la guerra y revolución españolas*. Barcelona: Fontamara, 1980.
- Broué, Pierre, and Témime, Emile. *La révolution et la guerre d'Espagn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1.
- Browder, Earl. *Lenin and Spain*. New York: Worker Library, 1937.
- . *Next Steps to Win the War in Spain*. New York: Worker Library, 1938.
- . *Win the War in Spain!* New York: Worker Library, 1937.
- Buckley, Henry. *Life and Death of the Spanish Republic*.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40.
- Buckley, William F. , Jr. , and Bozell, L. Brent. *McCarthy and His Enemies: The Record and Its Meaning*. Chicago: Regnery, 1954.
- Buenacasa, Manuel. *El movimiento obrero español, 1886–1926*. Madrid: Júcar, 1977.
- . *Por la unidad CNT-UGT: Perspectivas del movimiento obrero español*. Mexico City: Salvador Seguí, 1964.
- Bueso, Adolfo. *Cómo fundamos la CNT*. Barcelona: Avance, 1976.
- . *Recuerdos de un cenetista*. Vol. II. Barcelona: Ariel, 1978.
- Bullejos, José. *La comintern en España: Recuerdos de mi vida*. Mexico, D. F. : Impresiones Modernas, 1972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España en la segunda república*. Mexico City: Impresiones Modernas, 1967.
- . *Europa entre dos guerras, 1918–1938*. Mexico City: Castilla, 1945.
- Bullock, Alan.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 Burgo, Jaime del. *Conspiración y guerra civil*. Madrid: Alfaguara, 1970.
- Burns, Emilio. *La conspiración nazi en España*. Mexico City: Editorial Revolucionaria, 1938.
- . *Spain*.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36.
- Butler, James Ramsay Montagu. *Lord Lothian (Philip Kerr) , 1882–1940*. London: Macmillan, 1960.
- Les buts militaires de l'Allemagne et de l'Italie dans la guerre d'Espagne*. Paris: Comité Mondial contre la Guerre et le Fascisme, 1938.
- Caballé y Clos, Tomás. *Barcelona Roja*. Barcelona: Librería Argentina, 1939.
- Cabanellas, Guillermo. *Cuatro generales: Preludio a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Planeta, 1977.

- . *La guerra civil y la victoria*. Madrid: Tebas, 1978.
- . *La guerra de los mil días: Nacimiento, vida y muerte de la II república española*. Vols. I, II. Barcelona, Buenos Aires, Mexico City: Grijalbo, 1973.
- Cabezas, Juan Antonio. *Asturias: Catorce meses de guerra civil*. Madrid: Toro, 1975.
- Cabo Giorla, Luis. *Primer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 S. U. C.* Barcelona: Ediciones del Departamento de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del PSUC, 1937.
- Cadden, J. *Spain 193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Youth Commission, 1936.
- Cadogan, Sir Alexander.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1938–1945*. Edited by David Dilks. London: Cassell, 1971.
- Camba, Francisco. *Madridgrado*. Documental film, 2d ed. Madrid: Ediciones Espanoles, 1940.
- Camillo Atrayente*.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7.
- Caminal, Miquel. *Joan Comorera*. Vol. I: *Catalanisme i socialisme, 1913–1936*. Vol. II: *Guerra i revolució, 1936–1939*. Barcelona: Empúries, 1984.
- Camino, Jaime. *Intimas conversaciones con la Pasionaria*. Barcelona: Dopesa, 1977.
- El camino de la victoria*. Valencia: Gráficas Genovés, [1936?].
- Campbell, J. R. *Soviet Policy and Its Critics*. London: Gollancz, 1939.
- . *Spain's "Left" Critics*.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37.
- Campbell Doherty, Julian. *Das Ende des Appeasement*. Berlin: Hess, 1973.
- El Campesino[Valentín González] . *Comunista en España y antistalinista en la U. R. S. S.* Mexico City: Guarania, 1952.
- . *La vie et mort en U. R. S. S., 1939–1949*. Paris: Plon, 1950.
- . *Yo escogí la esclavitud*. Barcelona: Plaza y Janés, 1977.
- Campoamor, Clara.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vue par une républicaine*. Paris: Plon, 1937.
- *Campos, Severina.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Cánovas Cervantes, S. *Apuntes históricos de "Solidaridad Obrera"* . Barcelona: Ediciones C. R. T. , n. d.
- . *De Franco a Negrín pasando por el partido comunista: Historia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Toulouse: Páginas Libres, n. d.
- . *Durruti y Ascaso: La CNT y la revolución de julio*. Toulouse: Páginas Libres, n. d.
- Cantalupo, Roberto. *Fu la Spagna*. Ambasciata presso Franco. Febbraio-Aprile 1937. Milan: Arnolde Mondadori, 1948.

- Cantarero del Castillo, Manuel. *Tragedia del socialismo español*. Barcelona: Dopesa, 197.
- Capo, José María. *España desnuda*. Havana: Publicaciones España, 1938.
- Carabantes, Andrés, and Cimorra, Eusebio. *Un mito llamado Pasionaria*. Barcelona: Planeta, 1982.
- Carabias, Josefina. *Azaña: Los que le llamábamos Don Manuel*. Esplugues de Llobregat: Plaza y Janés, 1980.
- *Carbajal, Captain Aniceto.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Cardona, Gabriel. *El poder military en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hasta la guerra civil*. Madrid: Siglo XXI, 1983.
- Cardona Rosell, Mariano. *Aspectos económicos de nuestra revolución*. Barcelona: CNT-FAI, 1937.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Carney, William P. *No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Spain*. New York: America Press, 1937.
- Carr, Edward Hallett. *The Cominter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Macmillan, 1984.
- . *The Foreign Policy of Britain, 1818–1939*.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39.
- . *German–Sovie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1939*.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1.
- Carr, Raymond. *Modern Spain: 1875–19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 *Spain, 1808–19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 *The Spanish Civil War: A History in Pictures*. New York: Norton, 1986.
- . *The Spanish Tragedy: The Civil War in Perspectiv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7.
- , ed. *Estudios sobre la república y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Barcelona: Ariel, 1973.
- , ed. *The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 in Spain*. London: Macmillan, 1971.
- Carrascal, Geminiano. *Asturias: 18 julio 1936–21 octubre 1937*. Valladolid: Casa Martín, 1938.
- Carrasco, C. *Como se destrazan los tanques enemigos*. Valencia: J. S. U. , 1937.
- Carrasquer, Félix. *Las colectividades de Aragón: Un vivir autogestionado, promesa de futuro*. Barcelona: Laia, 1986.
- Carrero Blanco, Luis. *España y el mar: El mar en la guerra y en la paz hasta la II*

- guerra mundial*.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1962.
- Carrillo, Santiago. *Demain l'Espagne: Entretiens avec Régis Debray et Max Gallo*.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4.
- . *En marcha hacia la victoria*.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 *La juventud, factor de la victoria*.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 *Somos la organización de la juventud*. Madrid: n. p. , n. d.
- *Carrillo, Wencesla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El último episodio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Toulouse: La Secretaría de Publicaciones de la J. S. E. en Francia, 1945.
- Carrión, Pascual. *Los latifundios en España*. Madrid: Gráficas Reunidas, 1932.
- . *La reforma agrari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y la situación actual de la agricultura*. Barcelona: Aiel, 1973.
- Casado, Colonel Segismundo. *Así cayó Madrid*. Madrid: Guardiania, 1968.
- . *The Last Days of Madrid*. London: Peter Davies, 1939.
- Casanova, M. *L'Espagne livrée*. Paris: Ligue Comuniste, 1971.
- . *La guerra de España: El frente popular abrió las puertas a Franco*. Barcelona: Fontamara, 1978.
- Casanova Ruiz, Julián. *Anarquismo y revolución en la sociedad rural aragonesa, 1936-1938*. Madrid: Siglo XXI, 1985.
- . *Caspe, 1936-1938*. Zaragoza: Grupo Cultural Caspolino, 1984.
- Casanovas, Joan. *Une pensée et une attitude: Discours, notes et déclarations, 1936-1939*. Paris: Grifé, [1939].
- Casares, Francisco. *Azaña y ellos*. Granada: Prieto, 1938.
- Castelao, Alfonso R. *Galicia mártir*. Valencia: Ministerio de Propaganda, 1937.
- Castells, Andreu. *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Barcelona: Ariel, 1974.
- Casterás Archidona, Ramón. *Las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de Cataluña: Ante la guerra y la revolución, 1936-1939*. Barcelona: Hogar, 1982.
- Castilla, Floreal. *El anarquismo ibérico: La FAI y la CNT*. Supplement to *Espoir*, #780. Toulouse: n. d.
- Castrillo Santos, Juan. *Revolución en España*. Buenos Aires: Librería la Facultad, 1938.
- Castro, Fidel. *Revolutionary Struggle, 1947-1958. Selected Works*, Vol.

- I.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72.
- Castro Albarrán, A. de. *El derecho al alzamiento*. Salamanca: Henricus, 1940.
- . *La gran víctima: La iglesia española martir de la revolución roja*. Salamanca: Henricus, 1940.
- Castro Delgado, Enrique. *Balance y perspectivas de nuestra guerra*.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1937.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Hombres made in Moscú*. Mexico City: Publications Mañana, 1960.
- . *J'ai perdu la foi à Moscou*. Paris: Gallimard, 1950.
- Castro Marcos, Miguel de. *El ministerio de instrucción pública bajo la dominación roja*. Madrid: Enrique Prieto, 1939.
- Castrovido, Roberto. *Las dos républicas: El 11 de febrero y el 14 de abril*. Barcelona: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8?].
- Catalla, Bernard, ed. *Problèmes de la construction et du logement dans la revolution espagnole, 1936-1939: Barcelona, Aragón*. Toulouse: n. p. , 1976.
- A Catholic Looks at Spain*. London: Labour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1937.
- Catholica and the Civil War in Spain: A Collection of Statements by World-famous Catholic Leaders on the Events in Spain*.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1936.
- Catholics Reply to Open Letter of 150 Protestant Signatories on Spain*. New York: America Press, [1937?].
- Cattell, David T. *Communism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5.
- . *Soviet Diplomac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 Caudet, F. *História política de Catalunya*. Barcelona: Producciones Editoriales, 1978.
- Causa general: La dominación roja en España*. Madrid: Dirección General de Información, 1961.
- Caute, David. *The Fellow Travellers*.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 Cave Brown, Anthony C. , and MacDonald, Charles B. *On a Field of R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utnam, 1981.
- Cavero y Cavero, Francisco. *Con la segunda bandera en el frente de Aragón*. Zaragoza: Heraldo de Aragón, 1938.

- Cayette, André. *Sauvons la France en Espagne*. Paris: Baudinière, 1937.
- Cerezo Martínez, Ricardo. *Armada española, siglo XX*. 4 vols. Madrid: Poniente, 1983.
- Cervera Pery, José. *Alzamiento y revolución en la marina*. Madrid: San Martín, 1978.
- Cervera Valderrama, Almirante Juan. *Memorias de guerra*.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68.
- Ceyrat, Maurice. *La trahison permanente. Parti communiste et politique russe*. Paris: Spartacus, 1948.
- Chacón, R. L. *Por qué hice las chekas de Barcelona: Laúrencic ante el consejo de guerra*. Barcelona: Solidaridad Nacional, 1939.
- Chalmers Mitchell, Sir Peter. *My House in Malaga*. London: Feber, 1938.
- Chamberlain, Neville. *The Struggle for Peace*. London: Hutchinson, 1939.
- Chambers, Whittaker. *Wit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2.
- Chaminade, Marcel. *Feux Croisés sur l'Espagne*. Paris: Denoël, 1939.
- Chapaprieta Torregrosa, Joaquín. *La paz fue posible: Memorias de un político*. Barcelona: Ariel, 1972.
- Charlton, L. E. O. , Air Commodore.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Spain*. London: United Editorial, 1938.
- Checa, Pedro. *A un gran partido, una gran organización*. Valencis: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1937.
- *——.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 *Qué es y cómo funciona el partido comunista*.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n. d.
- . *Tareas de organización y trabajo práctico del Partido*. Madrid-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8.
- Chiapuso, Manuel. *Los anarquistas y la guerra en Euzkadi: La comuna de San Sebastián*. San Sebastián: Txertoa, 1977.
- . *El gobierno vasco y los anarquistas: Bilbao en guerra*. San Sebastián: Txertoa, 1978.
- Chipont Martínez, Emilio. *Alicante: 1936-1939*.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74.
- Chomsky, Noam.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RandomHouse (Vintage Books) , 1969.
- Churchill, Winston S. See also James, Robert Rhodes.
- . *Arms and the Covenant*. London: George G. Harrap and Co. , 1938.

- . *The Gathering Stor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8.
- Ciano, Count Galeazzo. *Les archives secrètes du Comte Ciano, 1936–1942*. Paris: Plon, 1949.
- . *The Ciano Diaries, 1936–1943*. Edited by Hugh Gibson. Garden City: Doublyday, 1946.
- Cien años por el socialismo: Historia del PSOE, 1879–1979*. Madrid: Pablo Iglesias, 1979.
- Cierva y de las Hoces, Ricardo de la. *Cien libros básicos sobre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Publicaciones Española, 1966.
- . *Los documentos de la primavera trágica: Análisis documental de los antecedentes inmediatos del 18 de julio de 1936*. Madrid: Ministerio de Información y Turismo, 1967.
- . *Historia básica de la España actual, 1800-1971*. Barcelona: Planeta, 1974.
- . *Historia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Madrid: San Martín, 1969.
- . *Historia del socialismo en España, 1879–1983*. Barcelona: Planeta, 1983.
- . *Historia ilustrada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2 vols. Barcelona: Danae, 1971.
- . *La historia perdida del socialismo español*.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72.
- . *Leyenda y tragedia de las brigades internacionales*. Madrid: Prensa Española, 1973.
- Cirre Jiménez, José. *De espejo a Madrid con las tropes del General Miaja*. Granada: Prieto, 1938.
- . *Memorias de un combatiente de la brigade internacional*. Granada: Prieto, 1938.
- Civera, Marín. *El sindicalismo y la economía actual*. Valencia: Partido Sindicalista, 1937.
- Claudín, Fernando. *La crisis del movimiento comunista*. Vol. I: *De la komintern al kominform*. Paris: Ruedo Ibérico, 1970.
- . *Santiago Carrillo: Crónica de un secretario general*. Barcelona: Planeta, 1983.
- Clavego, Pablo. *Algunas normas para el trabajo de los comisarios políticos*. Madrid: Europa América, [1937?]
- El clero y los católicos vasco-separatistas y el movimiento nacional*. Madrid: Centro de Información Católica Internacional, 1940.
- Cleugh, James. *Spanish Fury*. London: Harper, 1962.
- Climent, Luís. *Rojos en Tarragona y su provincia*. Tarragona: Torres y Virgili, 1942.

- Coates, W. P. , and Coates, Z. K. *A History of Anglo-Soviet Relation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45.
- . *World Affairs and the USS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39.
- Cockburn, Claud. See also Pettifer, James, and Pitcairn, Frank[pseud.].
- . *Cockburn in Spain: Despatches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 Edited by James Pettife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6.
- . *Crossing the Line*.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1958.
- . *A Discord of Trumpet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6.
- Cockburn, Patricia. *The Years of the Week*. London: Macdonald, 1968.
- Las colectividades campesinas, 1936-1939*. Barcelona: Tusquets, 1977.
- Coll, Josep and Pané, Josep. *Josep Rovira: Una vida al servei de Catalunya del socialisme*. Barcelona: Ariel, 1978.
- Collectivisations: L'oeuvre constructive d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1936-1939*. Recueil de documents. Preface by A. Souchy. Toulouse: CNT, 1965.
- Colodny, Robert Garland. *Spain: The Glory and the Tragedy*.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0.
- . *The Struggle for Madrid: The Central Epic of the Spanish Conflict, 1936-1937*. New York: Paine-Whitman, 1958.
- Colomer, Victor. *Informe presentat a la primer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nya I. C.* Barcelona: Secretariat d'Agitacio i Propaganda del P. S. U. C. , 1937.
- Colton, Joel. *Léon Blum. Humanist in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66.
- Colvin, Ian. *The Chamberlain Cabinet*. London: Gollancz, 1971.
- . *None So Bl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5.
- . *Vansittart in Office: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 London: Gollancz, 1965.
- Comín Colomer, Eduardo. *El comisariado politico en la guerra Española*. Madrid: San Martín, 1973.
- . *El comunismo en España, 1919-1936*. Madrid: Publicaciones Españolas, 1959.
- . *Historia del anarquismo español*. Vols. I, II. Barcelona: AHR, 1956.
- . *Historia de la primera república*. Barcelona: AHR, 1956.
- . *Histo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Vol. I, II, III.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65.
- . *Historia secret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Barcelona: AHR, 1959.
- . *Luchas internas en la zona roja*. Madrid: Publicaciones Españolas, 1959.

- . *El 5º Regimiento de Milicias Populares*. Madrid: San Martín, 1973.
- . *La república en el exilio*. Barcelona: AHR, 1957.
- “Comité Regional de Aragón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Acta de la Reunión Celebrada el día 12 de Septiembre de 1937.”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Salamanca, Leg. 616/816-21
-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Unity for Spai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Labo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June-July, 1937*. New York: Workers Librart, 1937.
-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XIII Plenum IKKI.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34.
- ¿Cómo fortalecer nuestra democracia?. Madrid-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8.
- Cómo piensa el partido sindicalista en este momento histórico de la vida española*. Valencia: Cultura Popular, 1937.
- Comorera, Juan. *Cataluña en pie de guerra: Discurso pronunciado en el pleno ampliado del C. C.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 *Informe presentado a la primer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ña I. C. por su secretario general*. Barcelona: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del P. S. U. C. , 1937.
- Companys, Luis. *Discurso pronunciado el día 27 de diciembre de 1936*. Barcelona: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1936.
- . “Notes and Documents on the Fighting in Barcelona, 3-7 May 1937.” Carbon copy of original material given to the author by Ricardo del Rió, director of the Febus news agency, who received it from Francisco Aguirre, a friend of Companys.
- Los comunistas y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Palmiro Togliatti, José Díaz, Santiago Carrillo*. Barcelona: Bruguera, 1979.
-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Acuerdos del pleno económico nacional ampliado*. Barcelona: Artes Gráficas CNT, 1938
- . “Atropellos Contra Nuestra Organizació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CNT-FAI Archives. Paquete 44 B/5, Caja 318. Photocopies in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 *Comarcal de Utrillas (Teruel) : En luchas por la libertad, contra el fascismo*,

- 1936–1939. Toulouse: Cultura y Acción, 1971.
- . *Comarcal de Valderrobres (Teruel) : Sus luchas sociales y revolucionarias*. Toulouse: Cultura y Acción, 1971.
- . Confederación Regional de Aragón, Rioja y Navarra (CNT) . *Comarcal de Valderrobres (Teruel)* . Toulouse: Cultura y Acción, [1971?].
- . *El congreso confederal de Zaragoza, 1936*. Madrid: Zero, 1978.
- . *Congreso de constitución de la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 . Prólogo de José Peirats. Barcelona: Anagrama, 1976.
- *———. *Memoria del congreso extraordinario celebrado en Madrid los días 11 al 16 de junio de 1931*. Barcelona: Cosmos, [1976?]. Photographic reproduction.
- . “Pleno Nacional de Regionales, 15 Octubre 193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CNT–FAI Archives. Paquete 54, C. Photocopy in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 *Realizaciones revolucionarias y estructuras colectivistas de la comarcal de Monzón (Huesca)* . Monzón: CNT, Cultura y Acción, 1977.
- CNT–FAI Archiv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 Confederación Regional del Trabajo de Cataluña. *Memoria del congreso extraordinario de la confederación regional del trabajo de Cataluña celebrado en Barcelona los días 25 de febrero al 3 de marzo de 1937*. Barcelona: CNT, 1937.
- . *Memorias de la conferencia regional extraordinaria celebrada los días 25, 26 y 27 de enero 1936*. Barcelona: Confederación Regional del Trabajo de Cataluña, 1936.
- *Confederación Regional del Trabajo de Levante. *Actas del congreso regional de sindicatos de Levante celebrado en Alicante, en el Teatro Verano, los días 15, 16, 17, 18 y 19 de julio de 1937*. Valencia: CNT, 1937.
- Conforti, Olao. *Guadalajara: La prima sconfitta del fascismo*. Milano: Mursia, 1967.
- *Congress of the Valencia CNT, November 1936. Bound collection of clippings from *Fragua Social*, organ of the CNT, Valencia.
- Conquest, Robert. *The Great Terror*.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 Contemporary Authors*. Detroit: Gale Research, 1980.
- Contes de guerra i revolució, 1936–1939*. Vols. I, II. Barcelona: Laia, 1982.
- Le contrat de travail dans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 Madrid: Ministère du Travail et de Prévoyance, Gráficas Reunidas, 1937.
- Contreras, Carlos J. See also Vidali, Vittorio.

- . *Nuestro gran ejército popular*.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1937.
- . *La quinta columna*.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Contreras, Juan de. *La iniciación en Segovia del movimiento nacional*. Segovia: El Adelantado, 1938.
- Contreras, Manuel. *El PSOE en la II república: Organización e ideología*. Madrid: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1981.
- Controversy on Spain*. London: United Editorial, 1937.
- Conze, Edward. *Spain Today*. London: Martin Secker and Warburg, 1936.
- Cooper, Duff (Viscount Norwich) . *Old Men Forget: The Autobiography of Duff Cooper*.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53.
- Las cooperativas agrícolas*.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Córdoba, Juan de. *Estampas y reportajes de retaguardia*. Sevilla: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9.
- Córdoba, Ayuntamiento. *Seis estudios sobre el proletariado andaluz, 1868-1939*. Córdoba: Delegación de Cultura, 1984.
- Cordón, Antonio. *Trayectoria*. Paris: Ebro, 1971.
- Cordonié, Rafael. *Madrid bajo el Marxismo*. Madrid: Victoriano Suárez, 1939.
- Cordova Iturburu, Cayetano. *España bajo el comando del pueblo*. Buenos Aires: Acento, 1938.
- Cortada, James W. , ed. *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2.
- . *Spain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Essays on Spanish Diplomacy, 1898-1978*.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1980.
- Corthis, André. *L'Espagne de la victoire*. Paris: Fayard, 1941.
- Cossio, Francisco de. *Guerra de Salvación*. Valladolid: Santarén, 1937.
- Cot, Pierre. *Triumph of Treason*. New York: Ziff-Davis, 1944.
- Coulondre, Robert: *De Staline à Hitler: Souvenirs de deux ambassades, 1936-1938*. Paris: Hachett, 1950.
- Coverdale, John F. *Italian Interven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Cox, Geoffrey. *Defence of Madrid*. London: Gollancz, 1937.
- Craig, Gordon A. *Germany, 1866-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Craig, Gordon A. , and Gilbert, Felix, eds. *The Diplomats, 1919-1939*. Vol. II: *The*

- Thirties*. New York: Atheneum, 1977.
- Cremascoli, Franco. *Inferno a Barcellona*. Milan: Mondadori, 1939.
- Crossman, Richard, ed. *The God That Faile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9.
- Crowley, Edward L. , ed. *The Soviet Diplomatic Corps, 1917-1967*. Metuchen, N. J. : Scarecrow Press, 1970.
- Crozier, Brian. *Franco*. Boston: Brown, 1967.
- Cruells, Manuel. *L'expedició a Mallorca*. Barcelona: Juventud, 1972
- . *Mayo sangriento: Barcelona, 1937*. Barcelona: Editorial Juventud, 1970.
- . *El separatisme català durant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Dopesa, 1975.
- . *La societat catalana Durant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Edhasa, 1978.
- Cuadernos bibliográfic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1936-1939*. Series 1, 2, and 3. Madrid: Universidad de Madrid, 1966, 1967.
- Cuadrado, Alonso Arturo. *18 julio: Diez meses de Madrid rojo*. Melilla: Artes Gráficas, 1938.
- Cuadrat, Xavier. *Socialismo y anarquismo en Cataluña, 1899-1911: Los orígenes de la CNT*. Madrid: Revista de Trabajo, 1976.
- Cucó, Alfons. *Republicans i camperols revoltats*. Valencia: Eliseu Climent, 1975.
- . *El valencianismo político, 1874-1939*. Barcelona: Ariel, 1977.
- Cucó Giner, María Josepa, et al. *La qüestió agrària al país Valencià*. Barcelona: Aedos, 1978.
- Cucurull, Félix. *Panoràmica del nacionalisme català*. 6 Vols. Paris: Edicions Catalanes, 1975.
- Cuevas de la Peña, Colonel Eduardo. *Recuerd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Montauban: Forestié, 1940.
- Culla i Clarà, Joan B. *El catalanisme d'Esquerra, 1928-1936*. Barcelona: Curial, 1977.
- Cunningham, Valentine. *Spanish Front: Writers on the Civil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Cusick (Orr) , Lois. "The Anarchist Millennium: Memorie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6-1937." Typescript. Hoover Institution.
- Dahms, H. Günther. *Der spanische Bürgerkrieg, 1936-1939*. Tübingen: Rainer Wunderlich, 1962.
- Dallet, J.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Volunteer to His Wife*.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1938.

- Dallin, David J. *Russia and Postwar Euro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3.
- . *Soviet Espion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 . *Soviet Russia's Foreign Policy, 1939–194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 Dalton, Hugh. *The Fateful Years: Memoirs, 1931–1945*. London: Frederick Muller, 1957.
- d'Arcangues, Pierre. *Le Destin de l'Espagne*. Paris: Denoël, 1938.
- Dashar, M. [Helmut Ruediger].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Spain*. New York: Libertarian Publishing Society, n. d.
- Datos complementari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Guerra de liberación, 1936–1939*. Madrid: 1945.
- Dautun, Yves. *Valence sous la Botte Rouge*. Paris: Baudinière, 1937.
- Davies, Joseph E. *Mission to Moscow*.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1.
- Deacon, Richard.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ecret Service*. New York: Taplinger, 1972.
- De Companys a Indalecio Prieto: Documentación sobre las industrias de guerra en Cataluña*. Buenos Aires: Servicio de Propaganda España, 1939.
- Decret de collectivitzacions*. Barcelona: Condelleria d'Economi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1936.
- Decret sobre la collectivització i control de la indústria i el comerç a Catalunya*. Barcelona: Condelleria d'Economia, Catalunya, Industries Grafiques Seix i Barral Germans, 1936.
- Degras, Jane.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Vol. III: 1933–194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De julio a julio: Un año de lucha*.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7.
- Delaprée, Louis. *Le martyre de Madrid, Témoignages inédits*. Madrid, 1937.
- . *Mort en Espagne*. Paris: Tisné, 1937.
- Delicado, Manuel. *Comó se luchó en Sevilla*.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Dellacasa, Gianfranco. *Revolución y frente popular en España, 1936-1939*. Madrid: Zero, 1977.
- Delperrie de Bayac, Jacques. *Les brigad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Fayard, 1968.
- *Deltell, Louis.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Denkschrift über die Einmischung des Bolchewismus und der *Demokratien in Spanien*.
 Berlin–Leipzig: Nibelungen, 1939.
- Deportista, Juan. *Los Rojos*. Valladolid: Santarén, 1938.
- Deriabin, Peter. *Watchdogs of Terror*. New Rochelle, R. Y. : Arlington House, 1972.
- Detwiler, Donald S. *Hitler, Franco und Gibraltar*. Wiesbaden: Franz Stiner, 1962.
- Deutsche kämpfen in Spanien*. Darmstadt: Winklers, 1939.
- Deutscher, Isaac.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 .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Deutschland und der spanische Bürgerkrieg, 1936–1939.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Series D., 1937–1945. Vol. III*. Baden–Baden: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1.
- Dewar, Hugo. *Assassins at Large*. London: Wingate, 1951.
- Dez anos de política externa, 1936–1947: A nação portuguesa e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Vols. I, II, III. Lisbon: Ministérios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1962.
- Díaz, Carlos. *Besteiro: El socialismo en libertad*. Prologue by Enrique Tierno Galván. Madrid: Silos, 1976.
- Díaz, José. *Tres años de lucha*. Paris: Globe, 1969.
- Díaz de Entresotos, Baldomero. *Seis meses de anarquía en Extremadura*. Caceres: Editorial Extremadura, 1937.
- Díaz del Moral, Juan. *Historia de las agitaciones campesinas andaluzas*. Madrid: Alianza, 1967.
- Díaz del Moral, Juan, and Ortege y Gasset, José. *La reforma agrarian y el estatuto catalán*. Madrid: Revista de Occidente, 1932.
- Díaz de Villegas, General José. *Guerra de liberación, 1936–1939*. Barcelona: Editorial AHR, 1958.
- .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 Madrid: Europa, 1963.
- Díaz Doin, Guillermo. *Como llegó Falange al poder*. Buenos Aires: Aniceto López, 1940.
- . *El pensamiento político de Azaña*. Buenos Aires: PHAC, 1943.
- . *236 biografías sintéticas políticas y militare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Mundo

- Atlántico, 1943.
- Díaz-Plaja, Fernando.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 El siglo XX. Dictadura ... república, 1923-1936*.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1964.
- .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 El siglo XX. La guerra, 1936-1939*. Madrid: Faro, 1963.
- Dictamen de la comisión sobre ilegitimidad de poderes actuantes en 18 de julio de 1936*.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39.
- 19 julio de 1936. FAI-CNT*. Barcelona: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1937?].
- Diego, Capitán de. *Belchite*. Barcelona: Editora Nacional, 1939.
- Diego Sevilla, Andrés. *Historia política de la zona roja*. Madrid: Rialp, 1963.
- Diez, Genadius. *Spain's Struggle against Anarchism and Communism*.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36?].
- Diéz de los Ríos San Juan, María Terasa. *Documentación sobre la guerra civil en Alicante*. Alicante: Instituto Juan Gil-Albert, 1984.
- Diggins, John P. *Up from Commun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5.
- Dimitrov, Georgi. *Against Fascism and War: Report before the Seven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delivered on August 2, 1935*. Sofía: Sofía Press, 1975.
- . *Las lecciones de Almería*. Barcelona: Europa-America, 1937.
- . *Spain and People's Front*.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1937.
- . *Spain's Year of War*.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1937.
- . *Two Years of Heroic Struggle of the Spanish People*.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1938.
- . *The United Front: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and Wa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8.
- Dingle, Reginald J. *Russia's Work in Spain*. London: Spanish Press Services, 1939.
- . *Second Thoughts on "Democracy" in Spain*. London: Spanish Press Services, 1937.
- Dirksen, Herbert von. *Moscow, Tokyo, London: Twen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Hutchinson, 1951. (See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Ev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Documentos. Lo que han visto en Madrid los parlamentarios ingleses*. Valencia: Ministerio del Estado, [1937?].
- Documentos político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Vol. I. Mexico City:

- Colección Málaga, 1945.
- Documentos secretos de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de Alemania sobr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Gijón: Júcar, 1978.
-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Ev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 November 1937–1938. Vol. II: Dirksen Papers, 1938–1939. Moscow: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SR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8.
- Documents: De la proclamació de la república al front popular.* Barcelona: Disseny, 1977.
-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932–1939.* See Franc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 Document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he Formative Years, 1930–1940.*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3.
-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ee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Se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 Dodd, William E. *Ambassador Dodd's Diary, 1933–1938.*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1.
- Dolgoff, Sam. *La anarquía según Bakunin.* Barcelona: Tusquets, 1977.
- , ed.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New York: Free Life Editions, 1974.
- Domènec de Bellmunt. *Lluís Companys.* Toulouse: Foc Nou, 1945.
- Domingo, Marcelino. *España ante el mundo.* Mexico City: Mexico Nuevo, 1937.
- Domínguez, Edmundo. *Los vencedores de Negrín.* Mexico City: Nuestro Pueblo, 1940.
- Dommanget, Maurice. *Histoire du premier mai.* Paris: Tête de feuilles, 1972.
- Donaldson, Frances. *Edward VIII.*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5.
- Dos Passos, John. *The Theme Is Freedom.* New York: Dodd, Mead, 1956.
- Douglas, Roy. *In the Year of Munich.* London: Macmillan, 1977.
- Drachkovitch, Milorad M. See Also Lazitch, Branko.
- , ed. *Fifty Years of Communism in Russia.*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Le drame du pays basque.* Paris: SGIE, 1937.
- Dreifort, John E. *Yvon Delbos at the Quai d'Orsay: French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opular Front, 1936–1938.* Wichita: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3.
- Duff, Charles. *A Key to Victory: Spain.* London: Gollancz, 1940.

- Dulles, John W. F. *Brazilian Communism, 1935-1945*.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3.
- Dupré, Henri. *La "Légion Tricolore" en Espagne, 1936-1939*. Paris: Ligue Française (Mouvement social européen), 1942.
- Duque, José. "Informe de José Duque, Secretario General de la Comisión Agraria al Comité Central del P. C. 17-VIII-37."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Salamanca, Leg. 616/816-6.
- *———. "La situación de Aragón al comienzo de la guerr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José Duque.
- Durán, Gustavo. *Una enseñanza de la guerra española*. Madrid: Júcar, 1980.
- Duval, Général. *Les espagnols et la guerre d'Espagne*. Paris: Plon, 1939.
- . *Les leçons de la guerre d'Espagne*. Paris: Plon, 1938.
- Dzelepy, E. N. *The Spanish Plot*. London: King, 1937.
- East European Fund. Program on the USSR. *Soviet Shipping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1954. Mimeographed Series of the East European Fund, No. 59.
- Eby, Cecil. *Between the Bullet and the Lie: American Volunte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1969.
- . *The Siege of the Alcáz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 Echeandia, José. *La persecución roja en el país vasco*. Barcelona: Fidel Rodriguez, 1940.
- Echverría, Federico de. *Spain in Flames*.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6?].
- Echverría, Tomás. *Cómo se prepare el alzamiento: El General Mola y los carlistas*. Madrid: Gráf. Letra, 1985.
- Les écrivains et la guerre d'Espagne*. Paris: Pantheon, 1973.
- Eden, Anthony (Lord Avon). *Facing the Dictators*. London: Cassell, 1962.
- . *The Reckon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 Edwards, Jill.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Macmillan, 1979.
- L'Effort cultural du peuple espagnol en armes*. Paris: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 1937.
- Egorov, P. Ia. *Marshal Meretskov*. Moscow: Voennoe Izd, 1974.
- Eguía Ruiz, Constancio. *Los causantes de la tragedia hispana*. Buenos Aires: Difusión, 1938.

- Ehrenburg, Ilya. *Corresponsal en España*. Buenos Aires: Tiempo Contemporáneo, 1968.
- . *España república de trabajadores*. Madrid: Júcar, 1976.
- . *Estampas de España*. Buenos Aires: Problemas de España, 1938.
- . *Eve of War, 1933–1941*. London: Macgibbon, 1963.
- . *No Pasarán*. London: Malik-Verlag, 1937.
- Un ejército popular y democrático al servicio del pueblo*. Barcelona: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 [1938?].
- Elstob, Peter. *Spanish Prisoner*. London: Macmillan, 1939.
- Elwyn Jones, F. *The Battle for Peace*. London: Gollancz, 1938.
- Emiliani, Angelo. *La aviación legionaria: España, 1936-1939*. Madrid: San Martín, 1974.
- Encinas, Joaquín de. *La tradición española y la revolución*. Madrid: Rialp, 1958.
- Enríquez de Salamanca, Jesús. *La vida en al Alcázar de Toledo*. Valladolid: Santarén, 1937.
-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El corto verano de la anarquía: Vida y muerte de Durruti*. Barcelona: Grijalbo, 1977.
- Un episode de la lutte fratricide*. Paris: Archives Espagnoles, 1938.
- Epistolario, Prieto y Negrín*. Paris: Imprimerie Nouvelle, 1939.
- Epopée d'Espagne: Brigades internationales, 1936-1939*. Paris: L'Amicale des Anciens Volontaires français en Espagne Républicaine: Paris, 1957.
- La epopeya de Africa 17 de julio*. Ceuta-Tetuán: Imprenta Africa, 1938.
- Erickson, Joh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A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 1918–1941*. New York: St. Martin's, 1962.
- Escofet, Federico. *Al servei de Catalunya i de la república: La victòria, 19 de juliol 1936*. Paris: Edicions Catalanes, 1973.
- . *De una derrota a una Victoria: 6 de octubre de 1934-19 de Julio de 1936*. Barcelona: Argos Vergara, 1984.
- *Escribano, Antoni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Esenwein, George. "Anarchist Ideology and 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in Spain (1889–1900)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deas of Ricardo Mell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7. (Copy in Hoover Institution.)
- España, Daniel. *Carceles Rojas*. Madrid: Victoriano Suárez, 1939.

- España, su lucha y sus ideales: Documentos de Ossorio y Gallardo, Federica Montseny, Juan P. Fábrega, F. Martí Ibañez, García Oliver, H. Noja Ruiz.* Buenos Aires: Acento, 1937.
- Esperabé de Arteaga, Enrique. *La guerra de reconquista española y el criminal comunismo.* Madrid: San Martín, 1940.
- Espin, Eduardo. *Azaña en el poder: El partido de Acción Republicana.* Madrid: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1980.
- Espinar, Jaime. *Noviembre de Madrid.* Barcelona: Unió Gráfico, 1938.
- Espinosa y del Rió, José María. *La Agonía de la dictadura rojo-separatists en Vizcaya.* San Sebastián: Editorial Española, 1938.
- “*Es spricht der Führer.*” 7 exemplarische Hitler-Reden. Gütersloh: Sigbert Mohn, 1966.
- Estado Mayor Central del Ejército. *Historia de la guerra de liberación, 1936-1939.* Vol. I. Madrid: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1945.
- Estampa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19 de Julio de 1936.* Barcelona: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1936?].
- L'Estatut de Catalunya.* Text oficial comentat, amb referències legals i notes de la discussió parlamentària. Per C. Massó i Escofet i R. Gay de Montellà. Barcelona: Llibreria Bosch, 1933.
- Estatutos de la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campesinos.* Valencia: n. p. , 1937.
- Esteban-Infantes, General Emilio. *General Sanjurjo.* Barcelona: AHR, 1957.
- Estornés Lasa, José. *Un gudari en los frentes de Euzkadi, Asturias y Calaluña.* San Sebastián: Auñamendi, 1979.
- Estruch, Joan. *Historia del PCE, 1920-1939.* Vol. I. Barcelona: Iniciativas, 1978.
- Etchebéhère, Mika. *Ma guerre d'Espagne à moi: Une femme à la tête d'une colonne de combat.* Paris: Denoël, 1976.
- Eudin, Xenia J. , and Slusser, Robert M.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28-1934: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Vol. II.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Les événements survenus en France de 1933 à 1945: Temoignages et documents recueillis par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n. d.
- Evidence of Recent Breaches by Germany and Italy of the 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 London: King, 1937.

- El exilio español en México, 1939–1982*.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2.
- Exposición del plan secreto para establecer un “Soviet” en España*. Bilbao: Editora Nacional, 1939.
- Exposure of the Secret Plan to Establish a Soviet in Spain*. London: Friends of National Spain, n. d.
- Fabbri, Luis. *¿Qué es la anarquía?* Toulouse: Tiempos Nuevos, n. d.
- . *Vida y pensamiento de Malatesta*.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8.
- Fàbregas, Joan P. *Los factores económico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Barcelona: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1937.
- . *Els factors econòmics de la revolució*. Barcelona: Bosch, 1937.
- . *Les finances de la revolució*. Barcelona: Bosch, 1937.
- . *Vuitanta dies al govern de la Generalitat*. Barcelona: Bosch, 1937.
- Fagen, Patricia W. *Exiles and Citizens: Spanish Republicans in Mexico*. Austi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3.
- Falcón, César. *Madrid*. Madrid: Nuestro Pueblo, 1938.
- Falsifiers of History*.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8.
- Febrés, Xavier. *Frederic Escofet: L'últim exiliat*. Barcelona: Pòrtic, 1979.
-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Informe, Comité Peninsular de la FAI, Sept. 193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CNT-FAI Archives, Paquete 92, Caja 305, B, pp. 7–8.
- . *Memoria del peninsular de regionales celebrado en Valencia los días 4, 5, 6 y 7 de Julio, 1937*. Valencia: FAI, 1937.
- . *Memoria del pleno regional de grupos anarquistas de Levante celebrado en Alicante, durante los días 11, 12, 13, 14 y 15 del mes de abril de 1937*. Valencia: Nosotros, 1937.
- 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Trabajadores de la Enseñanza. *Les professionnels de l'enseignement luttent pour la libération du peuple espagnol*. [Paris?]: FETE, [1937?].
- Federación Regional de Grupos Anarquistas de Cataluña. *Actas del pleno regional de grupos celebrado los días 1, 2 y 3 del mes de Julio de 1937*. Barcelona: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1937.
- Feiling, Keith. *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London: Macmillan, 1946.
- Felipe, Leon. *Poesía Revolucionaria*. Barcelona: CNT–FAI, 1937.

- Fernández, Carlos. *Paracuellos del Jarama: ¿Carrillo culpable?* Barcelona: Vergara, 1983.
- Fernández Almagro, Melchor. *Catalanismo y república española*. Madrid: Espasacalpe, 1932.
- .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1931–1936*. Madrid: Editorial Biblioteca Nueva, 1940.
- Fernández Arias, Adelardo. *La agonía de Madrid*. Zaragoza: Librería General, 1938.
- . *Gil Robles. ¡La esperanza de España!*. Madrid: Comentarios del Momento, 1936.
- . *Madrid bajo el terror*. Zaragoza: Librería General, 1937.
- *Fernández Ballesteros, Alberto. Reports to the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dated 18 Feb. and 12 Mar. 1937. Typewritten copies of original documents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Gabriel García Maroto, subcommissar general of propaganda.
- Fernández de Castro y Pedrera, Rafael. *Hacia las rutas de una nueva España*. Melilla: Artes Gráficas Postal Exprés, 1940.
- . *Vidas de soldados ilustres de la nueva España: Franco, Mola, Varela*. Melilla: Artes Gráficas Postal Exprés, 1937.
- Fernández García, Eusebio. *Marxismo y positivismo en el socialismo español*.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Constitucionales, 1981.
- Fernández Grandizo, Manuel. See Munis G.
- Fernández Santander, Carlos. *El alzamiento de 1936 en Galicia*. Coruña: Castro, 1983.
- Fernsworth, Lawrence A. *Back of the Spanish Rebellion*. Washington, D. C. , [1936?].
- . *Spain's Struggle for Freedom*.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 Ferrándiz Alborz, F. *La bestia contra España*. Montevideo: n. p. , 1951.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 Paris: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de España en exilio, 1949.
- Ferrara, Marcella and Ferrara, Maurizio. *Conversando con Togliatti*. Rome: Edizioni de Coltúra Sociale, 1954.
- Ferrer, Rai (Raimundo) . *Durruti, 1896–1936*. Barcelona: Planeta, 1985.
- Figuro, Javier. *Memoria de una locura: Crónica testimonial de una gran tragedia*

- española*. Barcelona: Planeta, 1986.
- Finalidad de la CNT. El comunismo libertario*.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6.
- La finance internationale et la guerre d'Espagne*. Paris: Centre d'Etudes de Paix et Democratie, 1938.
- Finan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panish Government and Great Britain*. London: Friends of Spain, 1937.
- Fischer, Louis. *Men and Politics*. London: Cape, 1941. Some material omitted from U. S. edition
- . *Men and Politics*.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ierce, 1941.
- . *Russia's Road from Peace to War: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41*. New York: Harper, 1969.
- . *The War in Spain*. New York: *The Nation*, 1937.
- . *Why Spain Fights On*. London: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1938.
- Fischer, Markoosha. *My Lives in Russi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 1944.
- Fontana, José María. *Los catalanes en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Samarán, 1951.
- Fonteriz, Luis de. *Red Terror in Madrid*.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37.
- Foreign Journalists under Franco's Terror*. London: United Editorial, [1937?].
- Foxá, Agustín de. *Madrid de corte a cheka*. San Sebastián: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1938.
- Franc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932-1939*. 2e Série (1936-1939) . Tomes VIII and IX.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73.
- . *The French Yellow Book, 1938-1939*. London: Hutchinson, 1940.
- 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 1869-1946*. Toulouse: Ediciones El Socialista, 1947.
- Franco Bahamonde, Francisco. *Palabras del Caudillo*.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43.
- Franco in Barcelona*. London: United Editorial, 1939.
- Frank, Willard C. , Jr. "Sea Power,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Spanish War, 1936."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69.
- Fraser, Hamish. *De las brigades internacionales a los sindicatos católicos*.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57.
- Fraser, Ronald. *Blood of Spai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9.
- Freemasons and Spain*. New York: North Americ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 [1937?].

- Der Freiheitskampf des spanischen Volkes und die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ät.* Berlin: Dietz, 1956.
- Friends of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in Spain. *Italians in Spain.* London: Friends of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in Spain, 1937.
- Friends of Spanish Democracy. *Spain.* New York: American Spanish News Service, 1936.
- Frutos, Víctor de. *Los que NO perdieron la guerra.* Buenos Aires: Oberon, 1967.
- Fuchser, Larry William. *Neville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New York: Norton, 1982.
- Fuentes Mares, José. *Historia de un conflicto: El tesoro del "Vita"*. Madrid: CVS, 1975.
- Führung, Hellmut H. *Wir funken für Franco.* Gütersloh: Bertelsmann, 1939.
- Fuller, J. F. C. *The Conquest of Red Spain.*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7.
- 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 *Catálogo de publicaciones periódicas, 1984.* Madrid: Editorial Pablo Iglesias, 1984.
- Fusi Aizpurua, Juan Pablo. *El problema vasco en la II república.* Madrid: Turner, 1979.
- Fyrth, Jim. *The Signal Was Spain: The Spain Aid Movement in Britain, 1936-1939.*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6.
- Gabriel, José. *La vida y la muerte en Aragón.* Buenos Aires: Imán, 1938.
- Galán, José María. *Cuestiones varias del Carrillismo.* Madrid: Futuro, 1976.
- Galassi, Jonathan, ed. *Understand the Weapon, Understand the Wound: 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Cornford.* Manchester, England: Carcanet New Press, 1976.
- * Galíndez, Jesús de.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Los vascos en el Madrid sitiado.* Buenos Aires: Vasca Ekin, 1945.
- Galindo Herrero, Santiago. *Los partido monárquicos bajo la segunda república.* Madrid: Rialp, 1956.
- Gallego, Ignacio. *El problema campesino en Andalucía.* Valencia: JSU, 1937.
- Gamelin, Général Maurice Gustave. *Servir.* 3 vols. Paris: Plon, 1946-1947.
- Gamir Ulibarri, General Manuel. *La pérdida de Barcelona.* Paris: Imprimerie Moderne, 1939.
- Gannes, Harry. *How the Soviet Union Helps Spain.*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1936.

- . *Soviets in Spain*.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1935.
- Gannes, Harry, and Reppard, T. *Spain in Revolt*. London: Gollancz, 1936.
- Gannon, Franklin Reid. *The British Press and Germany, 1936-1939*. Oxford: Clarendon, 1971.
- Gantenbein, James W. *Documentary Background of World War II, 1931-194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75.
- Garcerán, Rafael. *Falange desde febrero de 1936 al gobierno nacional*. n. p. : Secretaría General de la F. E. , 1938.
- Garcés Arroyo, Santiago. Photocopies of letters to D. Pastor Petit.
- García, Angel. *La iglesia española y el 18 de julio*. Barcelona: Acervo, 1977.
- García, Félix. *Colectivizaciones campesinas y obreras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Madrid: Zero, 1977.
- García, Regina. *Yo he sido marxista: El cómo y el porqué de una conversión*. 2d. ed.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52.
- García, Víctor. *El pensamiento anarquista*. Toulouse: CENIT, 1963.
- García de Bartolomé, Santiago, and Rull, Alberto. *Republicanos: 50 años después*. Caracas: Ateneo de Caracas, 1986.
- García Durán, J. *Fuentes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y bibliografía*. Barcelona: Crítica, 1985.
- García Escudero, José María. *Historia política de las dos Españas*. Vols. I, II, III, IV. Madrid: Nacional, 1976.
- García Lacalle. *Mitos y verdades: La aviación de caza en la guerra española*. Mexico City: Oasis, 1973.
- * García Maroto, Gabriel.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 *Un jefe eiército popular: Teniente Coronel Joaquín Pérez Salas*. Pozoblanco: Colectiva Linares, 1937.
- García Mercadal, J. *Aire, tierra y mar*. Vols. I, II. Zaragoza: Colección Hispanis, 1938, 1939.
- García Morato, Joaquín. *Guerra en el aire*.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40.
- García-Nieto, María Carmen, and Donezar, Javier M. *La guerra de España, 1936-1939*. Madrid: Guadiana de Publicaciones, 1975.
- . *La segunda república: Política burguesa y movimiento obrero, 1931-1936*. Madrid: Guadiana de Publicaciones, 1974.
- García Oliver, Juan. *El eco de los pasos*. Paris: Ruedo Ibérico, 1978.

- . *El fascismo internacional y la guerra antifascista española*. Barcelona: CNT-FAI, 1937.
- García Pradas, José. *Antifascismo proletario*. Madrid: Frente Libertario, n. d.
- . *Como terminó la guerra de España*. Buenos Aires: Inmán, 1940.
-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Origen, esencia y fin de la sociedad de clases*. Rennes: Libertad, 1948.
- . *Rusia y España*. Paris: Tierra y Libertad, 1948.
- . *¡Teníamos que Perder!* Madrid: Toro, 1974.
- . *La traición de Stalin*. New York: Cultura Proletaria, 1939.
- . *Tres epístolas a Horacio*. Algiers: Ediciones Libertarias Africa del Norte, 1946.
- García Sánchez, Antonio. *La segunda república en Málaga: La cuestión religiosa, 1931-1933*. Córdoba: Ayuntamiento de Córdoba, 1984.
- * García Val, Alejandro.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García-Valiño y Marcen, Lieutenant General. *Guerra de liberación española*. Madrid: Bosca, 1949.
- García Venero, Maximiano. *El General Fanjul: Madrid en el alzamiento nacional*. Madrid: Ediciones Cid, 1967.
- . *Historia de las internacionales en España*. Vol. II: 1914-1946; Vol. III: 1936-1939. Madrid: Ediciones del Movimiento, 1957.
- . *Historia del nacionalismo catalán*. Vol. I, II.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67.
- . *Historia del nacionalismo vasco*.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69.
- . *Madrid: Julio 1936*. Madrid: Tebas, 1973.
- Garibaldi in Ispagna*. Madrid: n. p. , 1937.
- Garrachón Cuesta, Antonio. *De Africa a Cádiz y de Cádiz a la España Imperial*. Cádiz: Establecimientos Cerón, 1938.
- Garratt, G. T. *Gibraltar and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 Cape, 1939.
- . *Mussolini's Roman Empire*.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38.
- Garrido González, Luis. *Colectividades agrarias en Andalucía Jaén, 1931-1939*. Madrid: Siglo XXI, 1979.
- Garriga, Ramón. *El general Juan Yagüe: Figura clave para conocer nuestra historia*. Barcelona: Planeta, 1985.
- . *La Legión Condor*. Madrid: Toro, 1975.
- Garsia, Khose. *Ispaniia narodnogo fronta*. Moscow: Akademiia Naul SSSR, 1957.

- Gates, John.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Communist*. New York: Thomas Nelson, 1958.
- *——. Twelve-page unpublished commentary on Verle B. Johnston's manuscript,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 Gaule, Jacques de. *La batalla del Ebro*. Madrid: Círculo de Amigos de la Historia, 1973.
- . *La batalla de Madrid, 1936-1937*. Vols. I, II. Madrid: Círculo de Amigos de la Historia, 1972.
- . *El frente de Aragón*. Madrid: Círculo de Amigos de la Historia, 1973.
- . *Hacia el final*. Madrid: Círculo de Amigos de la Historia, 1973.
- . *La política española y la guerra civil*. Vols. I, II. Madrid: Círculo de Amigos de la Historia, 1973, 1974.
- Geiser, Carl. *Prisoners of the Good Fight: Americans against Franco and Fascism.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New York: Veteran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1986.
- Gellhorn, Martha. *The Face of War*. London: Hart-Davis, 1959.
- Gemelli, Augustín Fr. *España e Italia en la defensa de la civilización cristiana contra el bolshevismo*. Avila: Imprenta Católica, 1938.
- Generalidad de Cataluña. *Actas de Reuniones del Consejo de la Generalidad, 3 Nov. - 23 Dec. 1936*.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Archivo de la Guerra de Liberación. Sección II. Leg. 556, Apartado II, Carpeta 3. Photocopies in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Generalnyi Shtab RKKA. *Upravlenie voiskami i rabota shtabov v ispanskoirespublikanskoi armii*. Moscow: Gosudarstvennoe Voennoe Izdateistov Narkomata Oborony Soiuzs SSR, 1939.
- George, Margaret. *The Warped Visi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33-1939*.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5.
- Gerahty, Cecil. *The Road to Madrid*. London: Hutchinson, 1937.
- Gerahty, Cecil, and Foss, William. *The Spanish Arena*. London: Gifford, 1938.
- Gerassi, John. *The Premature Antifascists: North American Volunte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New York: Praeger, 1986.
- Geraud, André (Pertinax). *The Gravediggers of France*. Garden City: Doubleday Doran, 1944.
- Gerhard i Hortet, Carles. *Comissari de la Generalitat a Montserrat, 1936-1939*. Montserrat: Abadia de Montserrat, 1982.

- Germany. Auswaertiges Amt.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London: HMSO, 1951.
- Germán Zubero, Luis. *Aragón en la II República: Estructura económica y comportamiento político*. Zaragoza: 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 1984.
- Gibson, Ian. *La noche en que mataron a Calvo Sotelo*. Barcelona: Argos Vergara, 1982.
- . *Paracuellos: Como fue*. Barcelona: Vergara, 1983.
- . *Queipo de Llano: Sevilla, verano de 1936*. Barcelona: Grijalbo, 1986.
- . *La represión nacionalista de Granada en 1936 y la muerte de Federico García Lorca*. Paris: Ruedo Ibérico, 1971.
- Gilabert, A. G. *Durruti, un anarquista íntegro*. Barcelona: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n. d.
- Gilbert, Mart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ars*. Bungay, England: Longmans, 1964.
- .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 , ed. *A Century of Conflict, 1850-1950: Essays for A. J. P. Taylor*. London: Hamilton, 1966.
- Gilbert, Martin, and Gott, Richard. *The Appease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3.
- Gillain, Nick. *Le Mercenaire*. Paris: Fayard, 1938.
- Gil Robles, José María. *Discursos Parlamentarios*. Madrid: Taurus, 1971.
- . *No fué posible la paz*. Barcelona: Ariel, 1968.
- . *Spain in Chains*. New York: America Press, 1937.
- Gil Robles, José María, and Pérez-Serrano, Nicolás. *Diccionario de terminus electorales y parlamentarios*. Madrid: Taurus, 1977.
- Giménez Arnau, J. A. , and Giménez Arnau, R. *La guerra en el mar*. Zaragoza: Heraldo de Aragón, 1938.
- Giménez Caballero, Ernesto. *Camisa azul y boina colorada*. Madrid: Los Combatientes, 1939.
- . *España y Franco*. Cegama: Los Combatientes, 1938.
- . *Genio de España*. Barcelona: FE, 1939.
- . *¡Hay Pirineos!*. Barcelona: Editora Nacional, 1939.
- . *Madrid Nuestro*. Madrid: Educación Popular, 1944.
- . *Manuel Azaña*. Madrid: Turner, 1975.

- . *Los secretos de la Falange*. Barcelona: Yunque, 1939.
- Giner, Vicente, ed. *Histori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1931-1939*. Vols. I, II, III, IV, V. Madrid: Giner, 1985.
- * Giral, José.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Giral, o una historia de sangre*. Spain: Ediciones Combate, n. d.
- Girona. Ayuntamiento. *La guerra civil a les comarques gironines, 1936-1939*. Girona: Cercle d'Estudis Històrica i Socials de Girona, 1986.
- Girona i Albuxec, Albert. *Guerra i revolució al país Valencià*. Valencia: Biblioteca d'Estudis i Investigacions, 1986.
- Gisclon, Jean. *La désillusion: Espagne 1936*. Paris: France-Empire, 1986.
- Gitlow, Benjamin. *The Whole of Their Lives*.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48.
- El gobierno del frente popular abre a los trabajadores las puertas de la cultura superior*. Sabadell: Ministerio de Instrucción Pública, 1937.
- Godden, G. M. *Communism on Spain*. New York: America Press, 1937.
- . *Conflict in Spain*⁶.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7.
- Godé, Antonio. *Asedio de Huesca, 18 julio 1936, 25 marzo 1938*. Huesca: Ayuntamiento, [1938?].
- Goded, Manuel. *Un "faccioso" cien por cien*. Saragossa: Heraldo, 1939.
- Goldman, Emma. *Nowhere at Home: Letters from Exile of Emma Goldman and Alexander Berkman*. Edited by Richard and Anna Drinn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5.
- . *Red Emma Speaks: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Edited and compiled by Alix Kates Shulm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2.
- . *Vision on Fire: Emma Goldman o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Edited by David Porter, New Paltz, NY: Commonground Press, 1983.
- Gollonet, Angel, and Morales, José. *Málaga: Sangre y fuego*. Granada: Imperio, 1937.
- Gomá y Tamás, Isidro. *La España heroica*. Pamplona: Bescansa, 1937.
- . *Pastorale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Rialp, 1955.
- Gómez, Sócrates. *Los jóvenes socialistas y la JSU*. Madrid: Rivadeneyra, n. d.
- Gómez Acebo, Juan. *La vida en las cárceles de Euzkadi*. Zarauz: Icharopena, 1938.
- Gómez Aparicio, Pedro. *A Bilbao!* Granada: Imperio, 1937.
- Gómez Bajuelo, Gil. *Málaga bajo el dominio rojo*. Cadiz: Cerón, 1937.
- Gómez Casas, Juan. *Los anarquistas en el gobierno*. Barcelona: Bruguera, 1977.

- . *Historia de la FAI*. Madrid: Zero, 1977.
- . *Historia del anarcosindicalismo español*. Madrid: ZYX, 1969.
- Gómez Málaga, Juan. *Estampas trágicas de Madrid*. Avila: Senén Martín, n. d.
- Gómez Oliveros, Major Benito, in collaboration with Lieutenant General José Moscardó. *General Moscardó: Sin novedad en el Alcázar*. Barcelona: AHR, 1956.
- Gómez Ortiz, Juan María. *Los gobiernos republicanos: España, 1936–1939*. Barcelona: Bruguera, 1977.
- González, Ceferino. *La rebellion militaire en Espagne et l'incompréhension des démocraties européennes devant un aussi grave problème*. Bruxelles: Imp. Coop. Lucifer, [1936?].
- González, Valentín. See El Campesino.
- González Casanova, José Antonio. *Federalismo y autonomía: Cataluña y el estado español, 1868–1938*. Barcelona: Grijalbo, 1979.
- González Echegaray, R. *La marina mercante y el tráfico maritime en la guerra civil*. Madrid: San Martín, 1977.
- González Gómez, Joaquín. *Publicaciones periódicas de la guerra civil, 1936–1939, en la zona republicana, existentes en la Hemeroteca Nacional*. Madrid: Hemeroteca Nacional, 1986.
- González Inestal, Miguel. *Cipriano Mera, revolucionario*. Havana: Atalaya, 1943.
- *González Quintana, Antonio. Report to Burnett Bolloten on Largo Caballero's *Mis Recuerdos* and "Notas Históricas sobre la guerra civil." File includes Bolloten's correspondence with Aurelio Martín, Justo Martínez Amutio, Leonor Menéndez de Beltrán, and Angel Viñas regarding these two works.
- Gorkin, Julián[Julián Gómez]. *El asesinato de Trotsky*. Barcelona: Aymá, 1971.
- . *L'assassinat de Trotsky*. Paris: Julliard, 1970.
- . *Caníbales políticos*. Mexico City: Quetzal, 1941.
- . *Les communistes contr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Paris: Belfond, 1970.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Two files.
- . *España: Primer ensayo de democracia popular*. Buenos Aires: Libertad de la Cultura, 1970.
- . *El proceso de Moscú en Barcelona*. Barcelona: Aymá, 1974.
- . *El revolucionario profesional*. Barcelona: Aymá, 1975.
- . "We Conquer or Die" : Two Speeches Which Sir John Simon Tried to Stop.

- London: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1936?].
- Gorman, Robert A. ,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6.
- Gorozhankina, N. *Rabochii klass Ispanii v gody revolutsii*. Moscow: Gos. Sotsial'no-Ekonomicheskoe Izdat, 1936.
- Gracia, Padre Vicente, S. J. *Aragón, baluarte de España*. Saragossa: El Noticiero, 1938.
- Graham, Helen, and Preston, Paul, eds. *The Popular Front in Europ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7.
- Grandi, Blasco. *Togliatti y los suyos en España*. Madrid: Publicaciones Españolas, 1954.
- Granja Sainz, José Luis de la. *Nacionalismo y II república en el país vasco*. Madrid: Siglo Veintiuno, 1986.
- Grant, Ted.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7*. London: Militant, 1977.
- Great British, Cabinet Office. *Minutes, 1916-1939*. Cab. 23. Microfilm n. s. 173. Green Library, Stanford University.
- .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XVII, XVIII, XIX. Third Series I, II, III, VI. London: HMSO, 1946 (Third Series) , 1979, 1980, 1982 (Second Series) .
- .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Vol. I. London: HMSO, 1949.
- .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Report on the Visit by an All Party Group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 to Spain*. London: Press Dept. of the Spanish Embassy, [1937?].
- Greaves, H. R. G. *The Truth about Spain*. London: Gollancz, 1938.
- Greenwall, Harry J. *Mediterranean Crisis*. London: Nicholson and Watson, 1939.
- Gregory, Walter. *The Shallow Grave: A Memoir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Gollancz, 1986.
- Griffiths, Richard. *Fellow Travellers of the Right: British Enthusiasts for Nazi Germany, 1933-1939*. London: Constable, 1980.
- Grimau, Carmen. *El cartel republicano en la guerra civil*. Madrid: Cátedra, 1979.
- Grisoni, Dominique, and Hertzog, Gilles. *Les brigades de la mer*. Paris: Grasset, 1979.
- Gromyko, A. A. , et al. *Soviet Peace Efforts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Moscow:

- Progress, 1973.
- Gros, José. *Abriendo Camino: Relatos de un guerrillero comunista español*. Prólogo de Dolores Ibárruri. Paris: Globe, 1971.
- Guadalajara*. Madrid: Comisariado General de Guerra (Inspección Centro) Comisión de Propaganda, 1937.
- Guardia Abella, Isidro. *Conversaciones sobre el movimiento obrero: Entrevistas con militantes de la CNT*. Madrid: La Piqueta, 1978.
- Guarner, Vicente. *L'aixecament military i la guerra civil a Catalunya, 1936-1939*. Montserrat: Toro, 1975.
- . *Las reformas militares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Mexico City: España Nueva, 1947.
- Guérin, Daniel. *L'anarchisme: De la doctrine à l'action*. Paris: Gallimard, 1965.
- . *Front populaire: Révolution manquée, Témoignage militant*. Paris: Masoero, 1970.
- . *Ni dieu ni maître: Anthologie historique de mouvement anarchiste*. Paris: Delphes, [1967?].
- Guernsey, Jason. *Crusade in Spain*. London: Faber, 1974.
- Guernica*.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38.
- La guerr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Historia de la guerra*. Vol. III. Zaragoza: Universidad de Zaragoza, 1961.
- Guerra y revolución en España, 1936-1939*. Vols. I, II, III, IV. Moscow: Progreso, 1967, 1966, 1971, 1977.
- Guillén, Abraham. *El error military de las "izquierdas"*. Barcelona: Colectivo, 1980.
- . *Historia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Buenos Aires: Coyoacan, 1961.
- Guinea, José Luis. *Los movimientos obreros y sindicales en España de 1833 a 1978*. Madrid: Debate Libertario, 1978.
- Guixé, Juan. *Le vrai visage de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 Paris: Cooperative Étoile, 1938.
- Gustavo, Soledad. *El sindicalismo y la anarquía: Política y sociología*. Paris: Tierra y Libertad, 1945.
- Gutiérrez Molina, José Luis. *Colectividades libertarias en Castilla*. Madrid: Debate Libertario, 1977.
- Gutiérrez-Ravé, José. *Las cortes errantes del frente popular*. Madrid: Editora

- Nacional, 1953.
- . *José Gil Robles, caudillo frustrado*. Madrid: Luyve, 1967.
- Guttman, Allen. *The Wound in the Heart: America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 Guzmán, Eduardo de. *El año de la Victoria*. Madrid: Toro, 1974.
- . *Madrid, rojo y negro*.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8.
- . *La muerte de la esperanza*. Madrid: Toro, 1973.
- . *Nosotros, los asesunos*. Madrid: Toro, 1976.
- . *La segunda república fue así*. Barcelona: Planeta, 1977.
- Guzmán de Alfarache, J. *¡18 de julio! Historia del alzamiento glorioso de Sevilla*. Seville: F. E. , 1937.
- Györkei, Jenő. *Legenda, valóság, tragédia: A nemzetközi brigádok történetéből*. Budapest: Zrinyi-Militärverlag, 1986.
- Hacia una nueva revolución*. Barcelona: Agrupación Amigos de Durruti, [1937].
See Balius, Jaime, *Towards a Fresh Revolution* (translation of *Hacia una nueva revolución*), and “Los Amigos de Durruti.”
- Hacia un mundo Nuevo: Teoría y práctica del anarcosindicalismo*. Valparaiso: Gutenberg, 1938.
- Hager, Kurt. See Albin, Felix.
- Haldane, Charlotte. *The Truth Will out*. London: Right Book Club, 1949.
- Halifax, Lord. *Fullness of Days*. New York: Dodd, Mead, 1957.
- Hamilton, Ian. *Koestler: A Biography*.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82.
- Hammond, Thomas T. , ed. *The Anatomy of Communist Takeov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Hanighen, Frank, ed. *Nothing But Danger: Thrilling Adventures of Ten Newspaper Corresponden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McBride, 1939.
- Hargrave, John. *Montagu Norman*. New York: Greystone, 1942.
- Harvey, John, ed. *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Oliver Harvey, 1937–1940*. New York: St. Martin's, 1971.
- Hayes, Paul. *The Twentieth Century, 1880-1939: Moder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1978.
- Heine, Hartmut. *La oposición política al franquismo de 1939 a 1952*. Barcelona: Grijalbo, 1983.
- Held, Walter. *Die spanische Revolution*. Paris: Jean Mekhler, [1938?].

- Hellman, Lillian. *Thre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 . *An Unfinished Woman: A Memoi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 Hemingway, Ernest. *By-Line: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Articles and Dispatches of Four Decades*.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67.
- . *The Fifth Column and Four Stories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69.
- Henderson, Sir Nevile. *Failure of a Missio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40.
- Henríquez Caubín, Julián. *La Batalla del Ebro*. Mexico City: Unda y García, 1944.
- Hericourt, Pierre. *Arms for Red Spain*.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7?].
- . *Pourquoi Franco a vaincu*. Paris: Baudinière, 1939.
- . *Pourquoi Franco vaincra*. Paris: Baudinière, 1936.
- Hermet, Guy. *Los comunistas en España*. Paris: Ruedo Ibérico, 1972.
- Hernández, Jesús. *A los intelectuales de España*.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1937.
- . *¡Atrás los invasores!*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8.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En el país de la gran mentira*. Madrid: Toro, 1974.
- . *Negro y rojo: Los anarquistas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Mexico City: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1946.
- . *El orgullo de sentirnos españoles*. Barcelona: S. G. de Publicaciones, [1938?].
- . *El partido comunista antes, durante y después de la crisis del gobierno Largo Caballero*.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 *Todo dentro del frente popular*.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1937.
- . *Yo fui un ministro de Stalin*. Mexico City: Editorial America, 1953.
- Hernández García, Antonio. *La represión en La Rioja durante la guerra civil*. Vols. I, II, III. Logroño: Calahorra, 1984.
- Hernández Zancajo, Carlos. *Tercera etapa de octubre*. Valencia: Meabe, 1937.
- Herrick, William. *Hermanos!* Sag Harbor, N. Y. : Second Chance Press, 1969.
- . "A Memoir." Paperdelivered at Siena College, 12 June 1938.
- Herring, Hubert Clinton. *Spain, Battleground of Democracy*. New York: Pilgrim Press, 1937.
- Heusser, Hans. *Der Kampf um Madrid*. Berne: Francke, [1937?].

- *Hidalgo de Cisneros, Ignacio.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 *Memorias 2: La república y la guerra de España*. Paris: Librairie du Globe, 1964.
- . *Virage sur l'aile: Souvenirs*. Paris: Français Reunis, 1965.
- Hidalgo Salazar, H. *La ayuda alemana a España, 1936-1939: Legion Condor*. Madrid: San Martín, 1975.
- Higuera y Velázquez, Alfonso G. de la. *Historia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Madrid: Cervantes, 1940.
- Hilger, Gustav, and Mayer, Alfred G. *The Incompatible All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 Hills, George. *Franco: The Man and His N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 . *Monarquía, república y Franquismo. 1868-1974*. Madrid: San Martín, 1969.
- Hinkel, John Vincent. *The Communistic Network*. New York: America Press, 1939.
- Hiriartia, J. de. *El caso de los católicos vascos*. Buenos Aires: Egi-Alde, 1939.
- Hispanicus[pseudo.]. *Badjoz*. London: Friends of Spain, 1937.
- .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Spain*. London: United Editorial, 1938.
- Historia de la revolución nacional española*. 2 vols. Paris: Sociedad Internacional de Ediciones y de Publicidad, 1940.
- Histo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Paris: Ediciones Sociales, 1960.
- Hitler, Adolf. “*Es spricht der Führer*” : 7 exemplarische Hitler Reden. Gütersloh: Sigbert Mohn, 1966.
- Hoare, Sir Samuel (Viscount Templewood) . *Nine Troubled Years*. London: Collins, 1954.
- Hoffman, Heinz. *Mannheim. Madrid. Moskau*. Berlin (VEB) : Militä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1.
- Hoggan, David L. *Der erzwungene Krieg*. Tübingen: Deutsche Hochschullehrer-Zeitung, 1961.
- Homenaje a André Marty*. Madrid: Comisariado de 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1937?].
- Homenaje del comité peninsular de la FAI a Buenaventura Durruti, 1896-1936. En el Segundo aniversario de su muerte*. Barcelona: n. p. , 1938.
- Hore, Charlie. *Spain, 1936: Popular Front or Workers' Power?* London: Bookmarks, 1986.
- Hoskins, Katherine Bail. *Today the Struggl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during*

- the Spanish Civil War*.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9.
- How Mussolini Provoked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United Editorial, [1938?].
- How the German Fleet Shelled Almeria*. London: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1937?].
- Hoyos, Max. *Pedros y Poblos: Fliegen, Leben, Kämpfen in Spanien*. Munich: Druckmann, 1940.
- *Hudson, Irene.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I Accuse France*. London: Spanish Press Services, [1937?].
- Ibárruri, Dolores[La Pasionaria]. *Ejército popular unido, ejército de la victoria*. Madrid–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8.
- . *En la lucha: Palabras y hechos, 1936–1939*. Moscow: Progreso, 1968.
- . *Es hora ya de crear el gran partido único del proletariado*. Madrid: Stajanov, 1937.
- .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Spain, for Liberty, for the Republic, Union of All Spaniards*. Complete text of the Report to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pain, Madrid, May 23, 1938. Madrid: Communist Party of Spain, 1938.
- . *Mémoires de La Pasionaria*. Paris: Julliard, 1964.
- . *Memorias de Pasionaria, 1939–1977*. Barcelona: Planeta, 1984.
- . *No hay mas posibilidad de gobernar que a través del frente popular*.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8.
- . *Un pleno histórico*.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1937.
- . *Speeches and Atticles, 1936–1938*.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38.
- . *They Shall Not Pass: The Autobiography of La Pasionari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6.
- . *El único camino*.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62.
- . *Unión de todos los española: Por la independencia de España. Por la libertad. Por la república*. Madrid-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8.
- Ibarzabal, Eugenio. *50 Años de nacionalismo vasco, 1928–1978*. Bilbao: Ediciones Vascas, 1978.
- *Iglesias, Captain Ramón.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Iglesias, Ignacio. See also Suárez, Andrés.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La fase final de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Planeta, 1977.
- . *León Trotsky y España, 1930–1939*. Madrid: Júcar, 1977.
- . *Trotsky y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Madrid: Zero, 1976.
- Iglesia y estado durante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 1931–1939*. Barcelona: Monestir de Montserrat, 1977.
- Informe sobre la guerra civil en el país vasco*. Buenos Aires: Amorrortu, 1938.
- Informe sobre la situación de las provincias vascongadas bajo el dominio rojo-separatista*.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38.
- Inglés, Martín. *Bajo las garras del SIM*. Barcelona: Librería Religiosa, 1940.
- Iniesta, Juan de. *Escuchad, campesino*. Madrid: Comisión de Propaganda del Comité Regional del Centro, 1937.
- In Spai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8.
- Intellectuals and the Spanish Military Rebellion*. London: Spanish Embassy, 1936.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Coordination and Information to Aid Republican Spain. *Franco ami de la France?* Paris: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Coordination et d'information pour l'aide à l'Espagne républicaine, 1938.
-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The Trial of German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Parts IX and X. London: HMSO, 1947.
-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 Memoria, 1936–1940*. Madrid, 1941.
- Iribarren, José María. *Con el General Mola: Escenas y aspectos inéditos de la guerra civil*. Saragossa: Librería General, 1937.
- . *Mola*. Saragossa: Heraldo de Aragón, 1938
- Iribarren, Manuel. *Una perspectiva histórica de la guerra en España, 1936–1939*. Madrid: García Enciso, 1941.
- *Irujo, Andrés María de.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Irujo, Manuel de. “Datos Remitidos por el Señor Manuel de Irujo, Ministro Vasco en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Memorandum sent by Manuel de Irujo to the Basque Government-in-Exile.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 “La guerra civil en Euzkadi antes del estatuto.” Microfilm copy of this unpublished work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Manuel de Irujo.
- . *Un vasco en e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Vols. I, II. Buenos Aires: Vasca Ekin, 1976, 1978.

- Irving, David. *Hitler's War*.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 . *The War Path: Hitler's Germany, 1933–1939*. London: Joseph, 1978.
- , ed. *Breach of Security*. London: Kimber, 1968.
- Istoriia vtoroi mirovoi voiny, 1939–1945*. Moscow: Voennoe Izdatel'stvo, 1973–1982, Vol. II (1974) : “Nakanune voiny. ”
- The Italian Air Force in Spain*. London: United Editorial, n. d.
- Italians in Spain*. London: Friends of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in Spain, [1937].
- Iturralde, Juan de[Pradre Juan Usabiaga]. *El catolicismo y la cruzada de Franco*. Vienn, France: Egi-Indarra, 1960.
- Izaga, G. Arsenio de. *Los Presos de Madrid*. Madrid: Martosa, 1940.
- Jackson, Gabriel.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4.
- . *Entre la reforma y la revolución, 1931–1939*. Barcelona: Grijalbo, 1980.
- . *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 1931–193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 ed. *The Spanish Civil War*.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2.
- Jackson, Gabriel, and Centelles, Augustí. *Catalunya republicana i revolucionaria, 1931-1939*. Barcelona: Grijalbo, 1982.
- Jalón, Cesar. *El cautiverio vasco*. Madrid: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9.
- James, Robert Rhodes, ed. *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1897–1963*. Vol. VI.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74.
- Jean, André. *Transformation Economique en Catalogne*. Barcelon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1936?].
- Jellinek, Frank. *The Civil War in Spain*. London: Gollancz, 1938.
- *Jiménez, Miguel.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Jiménez Campo, Javier. *El fascismo en la crisis de la II república española*. Madrid: Artifrafia, 1979.
- Jiménez de Aberasturi, Luis María, and Jiménez de Aberasturi, Juan Carlos. *La guerra en Euskadi*. Esplugas de Llobregat: Plaza y Janés, 1978.
- Jiménez de Asúa, Luis. *L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democracia española*. Santiago de Chile: Ediciones Ercilla, 1942.
- Joaniquet, Aurelio. *Calvo Sotelo*. Santander: Espasa-Calpe, 1939.
- *Johnston, Verle B.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Xerox copy of original manuscript published b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Hoover Institution under the title of *Legions of Babel*. The manuscript contain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amplifying and qualifying material, which was eliminated from the published version.
- . *Legions of Babel: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Johnstone, Nancy. *Hotel in Spain*. London: Faber, 1937.
- Joint Letter of the Spanish Bishops to the Bishops of the Whole World Concerning the War in Spain*. London: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37.
- Joint Letter of the Spanish Bishops to the Bishops of the Whole World: The War in Spain*. New York: America Press, 1937.
- Joll, James. *The Anarchists*.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4.
- Jones, Thomas. *A Diary with Le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Jong, Alberti de. See Schapiro, Alexander.
- Jordan, Philip. *There Is No Return*. London: Cresset Press, 1938.
- Joseph, Don. *Shop Talk on Spain*. New York: North Americ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 [1937?].
- Jouve, Marguerite. *Vu en Espagne*. Paris: Flammarion, 1937.
- Juliá, Santos. *La izquierda del PSOE, 1935–1936*. Madrid: Siglo XXI, 1977.
- . *Orígenes del frente popular en España, 1934–1936*. Madrid: Siglo XXI, 1979.
- , ed. *El socialismo en España: Desde la fundación del PSOE hasta 1975*. Madrid: Pablo Iglesias, 1986.
- Junco, Alfonso. *Mexico y los refugiados*. Mexico City: Jus, 1959.
- Juventud comunista ibérica. A los ocho meses de guerra civil*. Barcelona: n. p., 1937.
- Kaminski, H. E. *Ceux de Barcelone*. Paris: Denoël, 1937.
- “Kandelaki Mission.” Auswärtiges Amt. Film Serial 1907 H/429294–324. Washington, D. C. : National Archives.
- Kantorowicz, Alfred. *Spanisches Kriegstagebuch*. Hamburg: Konkret–Literatur–Verlag, 1979.
- Kaplan, Temma. *The Anarchists of Andalu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 *Orígenes sociales del anarquismo en Andalucía*. Barcelona: Grijalbo, 1977.
- Karaganda: La tragedia del antifascismo español*. Toulouse: MLE–CNT, 1948.

- Keding, Karl. *Feldgeistlicher bei Legion Conder*. Berlin: Ostwerk, [1938?].
- Kemp, Peter. *Mine Were of Trouble*. London: Cassell, 1957.
- Kennan, George F. *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oston: Little, Brown, 1960.
- Kerillis, Henri de. *Français! Voici la guerre!*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36.
- Khrushchev, Nikita. *Speech at a Session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on 25 February 1956*. Washington, D. C. :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56.
- Kirkpatrick, Ivone. *Mussolini: A Study in Power*.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1964.
- Kirkpatrick, Jeane J. , ed. *The Strategy of Deception: A Study in World-Wide Communist Tactic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63.
- Klotz, Helmut. *Les leçons militaires de la guerre civile en Espagne*. Paris: Edité par l'Auteur, 1937.
- Knickerbocker, H. R. *The Siege of Alcazar*. Philadelphia: McKay, 1936.
- Knightly, Philip. *The First Casual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 Knoblauch, H. Edward. *Correspondent in Spain*.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37.
- Koblyakov, I. K. *USSR for Peace against Aggression, 1933-1941*. Moscow: Progress, 1976.
- Koestler, Arthur. *L'Espagne ensanglantée*. Paris: Carrefour, 1937.
- . *The Invisible Writing*. London: Collins with Hamish Hamilton, 1954.
- . *The Spanish Testament*. London: Gollancz, 1937.
- Köhler, Klaus. *Kriegsfreiwilliger 1937*. Leipzig: Henig, 1939.
- Koltzov, Mijail [Mikhail] E. *Diario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Paris: Ruedo Ibérico, 1963.
- .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Vol. III.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noi Literatury, 1957.
-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Kratkii istoricheskii ocherk*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Moscow: Politzat Literatura, 1969.
- Krehm, Willian. *Spai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Toronto: League for a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 [1937?].
- Kristanov, Tsvetan. *Za svobodu Ispanii: Memuary bolgarskogo kommunista*. Moscow: Progress, 1969.
- Krivitsky, Walter G. *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 New York: Harper, 1939.
- Kropp, Major A. *So kämpfen deutsche Soldaten*. Berlin: Wilhelm Limpert, 1939.

- Kurzman, Dan. *Miracle of November*. New York: Putnam's Sons, 1980.
- Kuznetsov, Nikolai G. *Na dalekom meridiane*. Moscow: Nauka, 1966.
- Lacalle, Andrés García. *Mitos y verdades: La aviación de caza en la guerra española*. Mexico City: Oasis, 1973.
- Lacouture, Jean. *Léon Blum*. Translated by George Holoch.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2.
- Lacruz, Francisco. *El alzamiento, la revolución y el terror en Barcelona*. Barcelona: Librería Aysel, 1943.
- Lain, José. *Por un ejército regular disciplinado y fuerte: Conferencia nacional de juventudes, enero 1937*. Valencia: JSU, 1937.
- Lamas Arroyo, Angel. *Unos ... y ... otros* Barcelona: Luis de Caralt, 1972.
- Lambda[pseud.]. *The Truth about the Barcelona Events*. New York: Independent Communist League of New York, 1937.
- Lamo de Espinosa, E. *Filosofía y política en Julián Besteiro*. Madrid: Edicusa, 1973.
- Lamoneda, Ramón. *El camino de la unidad*. Madrid: n. p. , 1937.
- *——. Letter (carbon copy) sent in August 1939 to a member of the party, Paris, 1939.
- . *El partido socialista en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Mexico City: El Socialista, 1942.
- Lamour, Philippe. *Sauvons la France en Espagne*. Paris: Baudinière, 1937.
- *Landau, Katia.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Le stalinisme en Espagne*. Paris: Spartacus, 1938.
- Landis, Arthur H. *Spain: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 The Land of Socialism Today and Tomorrow: Reports and Speeches at the Eigh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 March 10–21, 1939*.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39.
- Langdon-Davies, John. *Behind the Spanish Barricades*. New York: Robert M. McBride, 1937.
- . *The Case for the Government*. New York: American Friends of Spanish Democracy, 1939.
- . *Gatherings from Catalonia*. London: Cassell, 1953.
- . *The Spanish Church and Politics*. New York: American Friends of Spanish Democracy, 1938.

- Langhorne, Richard, ed. *Diplomacy and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Lapeyre, Aristide. *Le problème espagnol*. Paris: Edition “Ce qu’il faut dire” , 1946.
- Lapeyre, Paul. *Lueurs sur l’Espagne: Revolution et contre-revolution en Espagne republicaine*. Nimes: La Laborieuse, 1938.
- . *Révolution et contre-révolution en Espagne*. Paris: Spartacus, 1938.
- 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Discurso pronunciado en Valencia el día 1 de febrero de 1937*. Valencia: Comisarido General de Guerra, 1937.
- . *Discursos a los trabajadores*. Madrid: Gráfica Socialista, 1934.
- . *Escritos de la república: Edición, estudio preliminar y notas de Santos Juliá*. Madrid: Pablo Iglesias, 1985.
- . *Largo Caballero denuncia*. Buenos Aires: Servicio de Paopaganda España, 1937.
- . Letter to Diego Martínez Barrio, 26 Oct. 1937.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CNT-FAI Archives, Paquete 005, Caja 305, Dossier 66.
- . *Mis recuerdos: Cartas a un amigo*. Mexico City: Alianza, 1954. For information on these memoirs, see Chapter 45, n. 19.
- . “Notas Históricas sobre la Guerra de España.” Manuscript. 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 Madrid. For information on this manuscript, see Chapter 45, n. 19.
- . *Presente y futuro de la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de España*. Madrid: J. Morata Pedreño, [1925?].
- . *¿Qué se puede hacer?* Paris: n. p. , 1940.
- . *La UGT y la guerra*. Valencia: Meabe, 1937.
- Lario Sánchez, Juan. *Habla un aviador de la república*. Madrid: Toro, 1973.
- Larios, José, Capitán de Aviación. *Combate sobre España: Memorias de un piloto de caza, 1936-1939*. Madrid: Aldus, 1966.
- Larrañaga, Jesús. *¡Por la libertad de Euzkadi, dentro de las libertades de España!*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Last, Jef. *The Spanish Tragedy*. London: Routledge, 1939.
- Lazareff, Pierre. *Deadlin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2.
- Lazarillo de Tormes[Benigno Bejarano]. *España, cuña de la libertad*. Valencia “Ebro”, [1937?].
- . *España, tumba del fascismo*. Valencia: Ediciones del Comité Nacional de la CNT, Sección Propaganda y Prensa, [1938?].

- *——. “Les morts ne vous pardonnent pas.” Photocopies of some of the pages of this unpublished work loaned to Burnett Boloten by José Peirats are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 Lazitch, Branko. *Los partidos comunistas de Europa, 1919–1955*.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 Políticos, 1961.
- Lazitch, Branko, and Drachkovitch, Milorad M.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omintern*.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73.
- 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 ed. *Writers Take Sides*. New York: 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 1938.
- Lefranc, Georges. *Histoire du front popula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 The Legacy of Alexander Orlov*. See U. S. Congress.
- Lehning, Arthur. *Michel Bakounine et les Autres*.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76.
- Lenoir, P. *La finance internationale et la guerre d'Espagne*. Paris: Paix et Démocratie, 1938.
- Lent, Alfred. *Wir kämpften für Spanien*. Berlin: Gerhard Stalling, 1939.
- Lera, Angel María de. *Angel Pestaña*. Barcelona: Argos, 1978.
- Lerroux, Alejandro. *Mis memorias*. Madrid: Afrodisio Aguado, 1963.
- . *La pequeña historia*. Madrid: Afrodisio Aguado, [1963?].
- Lerroux, Alejandro; Marañón, Gregorio; Unamuno, Miguel de; Baroja y Nessi, Pio. *Spanish Liberals Speak on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Spai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he Spanish Relief Committee. San Francisco: Spanish Relief Committee, 1937.
- Lettre collective des évêques espagnola à ceux du monde entire à propos de la guerre en Espagne*. Paris: n. p. , 1937.
- Leval, Gaston[Pierre Piller]. *L'anarchisme et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Turin: Einaudi, 1971.
- .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Bernon Richards. London: Freedom Press, 1975.
- . *Le communisme*. Paris: Les Editions du Libertaire, n. d.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Espagne libertaire, 1936–1939: L'oeuvre constructive d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Meuse: Editions du Cercle, 1971.

- . *L'indispensable révolution*. Paris: Editions du Libertaire, 1948.
- . *Marxisme et anarchisme*. Turin: Einaudi, 1971.
- . *Né Franco né Stalin: Le collettività anarchiche spagnole nella lotta contro Franco e la reazione staliniana*. Milan: Istituto Editoriale Italiano, 1952.
- . *Nuestro programa de reconstrucción*. Barcelona: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1937?].
- . *Pour une renaissance du mouvement libertaire*. Turin: Einaudi, 1971.
- .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Spain*. London: Spain and the World, 1938.
- Leviatán: Antología*. Selección y prólogo de Paul Preston. Madrid: Turner, 1976.
- Levine, Isaac Don. *Eyewitness to History*.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1973.
- . *The Mind of an Assassin*. New York: Straus and Cudahy, 1959.
- Lévy, Louis. *Vérités sur la France*. Harmondsworth, England: Editions Pingouin, 1941.
- *Liarte, Ramón.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Entre la revolución y la guerra*. Barcelona: Picazo, 1986.
- Liddell Hart, Basil Henry. *Europe in Arm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7.
- . *The Memoirs of Captain Liddell Hart*. Vols. I, II. London: Cassell, 1965, 1967.
- Liébana, José Manuel, and Orizana, G. *El movimiento nacional*. Valladolid: Vicente, [1937] .
- Linz, Juan. *The Party System of Spai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 Líster, Enrique. *Así destruyó Carrillo el PCE*. Barcelona: Planeta, 1983.
- . *¡Basta!* n. p. [1971?].
- . *Memorias de un luchador*. Vol. I: *Los primeros combates*. Madrid: Toro, 1977.
- . *Nuestra guerra: Aportaciones para una historia de la guerra nacional revolucionaria del pueblo español, 1936–1939*. Paris: Librairie du Globe, 1966.
- List of Ships Interfered with, Attacked or Sunk during the War in Spain, July 1936–June 1938*. London: Press Dept. of the Spanish Embassy, [1938?].
- Litvinov, Maxim. *Against Aggressio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39.
- Le livre blanc de l'intervention italienne en Espagne*. Paris: Comité Franco-Espagnol, 1937.
- Lizarra, A. de[Andrés María de Irujo]. *Los vascos y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Buenos

- Aires: Vasca Ekin, 1944. This book is based on the memoirs of Manuel de Irujo. (Andrés María was Manuel's brother and private secretary during the Civil War)
- Lizarza Iribarren, Antonio de. *Memorias de la conspiración, 1931-1936*. Pamplona: Gómez, 1969.
- Lizon Gadea, Adolfo.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en España*.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40.
- Lladó i Figueres, J. *El 19 de Julio a Barcelona*. Barcelona: Biblioteca política de Catalunya, 1938.
- Llarch, Joan. *La Batalla del Ebro*. Barcelona: Aura, 1972.
- . *Cipriano Mera: Un anarquista e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Barcelona: Producciones Editoriales, 1977.
- . *Los días rojinegros*. Barcelona: Ediciones 29, 1977.
- . *Morir en Madrid*. Barcelona: Producciones Editoriales, 1978.
- . *Le muerte de Durruti*. Barcelona: Plaza y Janés, 1976.
- . *Negrín: ¡Resistir es vencer!* Barcelona: Pleneta, 1985.
- . *La tràgica mort de Companys*. Barcelona: Bruguera, 1979.
- Llaugé, Félix. *El terror staliniano en la España republicana*. Barcelona: Aura, 1974.
- Llorens, Carlos. *La guerra en Valencia y en el frente de Teruel*. Santander: Fernando Torres, 1978.
- Llorens, Josep María. *La iglesia contra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Vieux, France: Galerie d'Art du Domaine de l'Espaliou, 1968.
- Llovera, Fernando. *La columna Uribarry*. Valencia: Turia, [1937?].
- Lloyd, Lord[George Ambrose]. *The British Case*.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39.
- Lloyd George, David. *Spain and Britain*. New York: American Friends of Spanish Democracy, 1937.
- Lluhí Vallescà, Joan. *Lluís Companys Jover, President de l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Mexico City: Imprenta Grafos, 1944.
- Loewenstein, Prince Hubertus Friedrich of. *A Catholic in Republican Spain*. London: Gollancz, 1937.
- Lojendio, Ignacio María de. *El derecho de revolucion*. Madrid: Revista de Derecho Privado, 1941.
- Lojendio, Luis María de. *Operaciones militare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Barcelona:

- Montaner y Simón, 1940.
- London, Arthur G. *L'aveu*. Paris: Gallimard, 1968.
- . *Espagne*. Paris: Français Réunis, 1966.
- Londonderry, K. G. , Marquess of. *Ourselves and Germany*. London: Hale, 1938.
- . *Wings of Destiny*. London: Macmillan, 1943.
- Longo, Luigi (Gallo) . *Un anno di guerra in Spagna*. Paris: Coltúra Sociale, 1938.
- . *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en España*. Mexico City: Ediciones Era, 1966.
- López, Juan. *Concepto del federalismo en la guerra y en la revolución*. [Barcelona?]: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n. d.
- . *Una mission sin importancia:Memorias de un sindicalista*.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72.
- López de Medrano, Luís. *986 días en el infierno*. Madrid: Asilo de Huérfanos del Sagrado Corazón de Jesús, 1939.
- López Fernández, Captain Antonio. *Defensa de Madrid*. Mexico City: A. P. Márques, 1945.
- López-Muñiz, Lieutenant Colonel de E. M. *La batalla de Madrid*. Madrid: Gloria, 1943.
- López Sevilla, Enrique. *El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en las cortes constituyentes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Mexico City: Pablo Iglesias, 1969.
- Lo que han hecho en Galicia*. Paris: Editorial España, 1938.
- Lórenzo, César M. *Les anarchistes espagnols et le pouvoir, 1868-1969*. Paris: Du Seuil, 1969; The author is the son of Horatio M. Prieto, onetime national secretary of the CNT.
- Louzon, R. *La contrarrevolución en España*. Buenos Aires: Imán, 1938.
- Loveday, Arthur. *British Trade Interests and the Spanish War*. London: SpanishPress Services, [1937?].
- . *World War in Spain*. London: Murray, 1939.
- Lunn, Arnold. *Spain and the Christian Front: Ubi Crux Ibi Patria*.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37?].
- . *Spain: The Unpopular Front*. London: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37.
- . *Spanish Rehearsal*. London: Hutchinson, 1937.
- Macarro Vera, José Manuel. *La utopia revolucionaris: Sevilla en la Segunda República*. Sevilla: Monte de Piedad, 1985.
- MaCabe, Joseph. *The Causes of the Civil War in Spain*. Kansas: Haldeman-Julius,

1937.

———. *The Papacy in Politics Today*. London: Watts, 1937.

MacDonald, C. 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Appeasement, 1936-1939*. London: Macmillan, 1981.

Macdonald, Nancy. *Homage to the Spanish Exiles*. New York: Insight Books, 1987.

MacDougall, Ian, ed. *Voices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Scottish Volunteers in Republican Spain, 1936-1939*. Edinburgh: Polygon, 1986.

McGovern, John, M. P. *Terror in Spain*. London: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1937.

———. *Why Bishops Back Franco: Report of Visit of Investigation to Spain*. London: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1936?].

McGraw-Hill Encyclopedia of Russia and Soviet Un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1].

McLachlan, Donald. *In the Chair: Barrington-Ward of the Times, 1927-1948*.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

Macleod, Iain. *Neville Chamberlain*. London: Muller, 1961.

Macmillan, Harold. *Winds of Change, 1914-1939*.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McMillan, Wayne. *This Is Our Concern*. New York: Social Workers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 1937.

McNair, John. *Spanish Diary*. Manchester: Greater Manchester ILP Branch, [1937?].

McNeill-Moss, Geoffrey. *The Epic of the Alcázar*. London: Rich and Cowan, 1937.

———. *The Legend of Badajoz*.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7.

Madariage, Salvador de. *Españ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1942.

———. *Españoles de mi tiempo*. Barcelona: Planeta, 1974.

———. *Memorias, 1921-1936*. Madrid: Espasa-Calpe, 1974.

———. *Spain: A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1960. Second Printing.

Madrid Santos, Francisco. *Camillo Berneri, un anarchico italiano, 1897-1937: Rivoluzione e controrivoluzione in Europa, 1917-1937*. Pistoria: Archivio Famiglia Berneri, 1985.

Madrid: The "Military" Atrocities of the Rebels. London: Labour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37.

Maeztu, Ramiro de. *En vísperas de la tragedia*. Preface by José M. de Areilza. Madrid: Cultura Española, 1941.

- Maidanik, K. L. *Ispanskii proletariat v natsionalno-revoliutsionnoi voine, 1936-1937*.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60.
- Maisky, Ivan M. *Ispanskie Tetradi*. Moscow: Voennoe izdatel'stvo, 1962.
- . *Iz istorii osvoboditeloni borby ispanskogo naroda*.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1974.
- . *Memoirs of a Soviet Ambassador: The War, 1939-1943*. London: Hutchinson, 1967.
- . *Spanish Notebooks*. London: Hutchinson, 1966.
- . *Who Helped Hitler?* London: Hutchinson, 1964.
- Maitland, Frank. *Searchlight on the Duchess of Atholl*. Edinburgh: [1937?].
- Maíz, B. Félix. *Mola, aquel hombre: Diario de la conspiración, 1936*. Barcelona: Planeta, 1976.
- Majuelo Gil, Emilio. *La II república en Navarra: Conflictividad agrarian en la Ribera Tudelana, 1931-1933*. Pamplona: Zarama, 1986.
- Malaga Document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 History, CNT-FAI Archives. Paquete 63. D. Documentación General. I. Asuntos Especiales. Photocopies in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Malefakis, Edward E. *Agrarian Reform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Spain: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Mallorca en guerra contra el marxismo*. Palma de Mollorca: Sabater Mut, 1936.
- Malraux, André. *The Fascist Threat to Culture*. Speech delivered March 8, 1937,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 Maluquer i Wahal, Joan J. *L'aviació de Catalunya els primers mesos de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Portic, 1978.
- Manent i Segimon, Albert, and Raventós i Giralt, Josep. *L'Església clandestina a Catalunya durant la guerra civil, 1936-1939*. Montserrat: Abadia de Montserrat, 1984.
- Manifesto of Catalan Intellectuals*. Barcelona, 1936.
- Manobens, E. *Crónicas de la guerra*. Valencia: Subsecretaria de Propaganda, 1937.
- *Mansó, Juan José.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Manuel, Frank E. *The Politics of Modern Spai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8.
- Manzanares, Alejandro. *Alzamiento nacional de España*. Logroño: Imprenta Moderna, 1937.
- Marañón, Gregorio. *Liberalismo y comunismo*. Burnos Aires: OPYPRE, 1938.

- .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n. p. , 1938.
- . *Surveying the Spanish War: Liberalism and Communism*. New York, [1937?].
- Marichal, Juan. See Azaña, Manuel.
- . *La vocación de Manuel Azaña*. Madrid: Cuadernos para el Diálogo, 1971.
- Marinello, Juan. *Cultura en la España Republicana*. New York: Spanish Information Bureau, 1937.
- . *Dos discursos al servicio de la causa popular*. Paris, 1937.
- . *Hombres de la España leal*. Havana, Facetas, 1938.
- Mario de Coca, Gabriel. *Anti-Caballero: Crítica marxista de la bolchevización del partido socialista, 1930–1936*. Madrid: Engels, 1936.
- Maritain, Jacques. *Los rebeldes españoles no hacen una “guerra santa.”* Madrid, 1937.
- Márquez Tornero, A. C. *Testimonio de mi tiempo: Memorias de un español republicano*. Madrid: Orígenes, 1979.
- Marrast, Robert. *El teatre Durant la guerra civil espanyola*. Barcelona: Edicions 62, 1978.
- Marti-Ibañez, Félix. *Grandezas y miserias de la revolución social española*. Barcelona, [1937?].
- Martin, Enrique. *Recuerdos de un militante de la CNT*. Barcelona: Picazo, 1979.
- Martín, J. *La transforma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 de la Catalogne Durant la revolution: 19 juillet-31 décembre, 1936*. Barcelon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1938.
- *Martín Blázquez, José.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I Helped to Build an Army*.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39.
- Martín i Ramos, Josep Lluís. *Els orígens del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1930–1935*. Barcelona: Curial, 1977.
- Martín Retortillo, Cirilo. *Huesca vencedora*. Huesca: Campo, 1938.
- Martínez Abad, Julio. *¡17 de julio! La guarnición de Melilla inicia la salvación de España*. Melilla: Artes Gráficas Postal Exprés, 1937.
- Martínez Alier, Juan. *La estabilidad del latifundismo*. Paris: Ruedo Ibérico, 1968.
- Martínez Amutio, Justo. *Chantaje a un pueblo*. Madrid: Toro, 1974.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Martínez Bande, Colonel José Manuel. *Los asedios*. Madrid: San Martín, 1983.
- . *La batalla del Ebro*. Madrid: San Martín, 1978.
- . *La batalla de Teruel*. Madrid: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1974.

- . *La campaña de Andalucía*. Madrid: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1969.
- . *La campaña de Cataluña*. Madrid: San Martín, 1979.
- . *Los cien últimos días de la república*. Barcelona: Caralt, 1973.
- . *El final de la guerra civil*. Madrid: San Martín, 1985.
- . *El final del frente norte*. Madrid: San Martín, 1972.
- . *La gran ofensiva sobre Zaragoza*. Madrid: San Martín, 1973.
- . *La guerra en el norte*. Madrid: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1969.
- . *La intervención comunista en la guerra de España, 1936–1939*. Madrid: Servicio Informativo Español, 1965.
- . *La invasión de Aragón y el desembarco en Mallorca*. Madrid: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1970.
- . *La marcha sobre Madrid*. Madrid: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1968, rev. ed. 1982.
- . *La ofensiva sobre Segovia y la batalla de Brunete*. Madrid: San Martín, 1972.
- . *La ofensiva sobre Valencia*. Madrid: San Martín, 1977.
- . *Vizcaya*. Madrid: San Martín, 1971.
- Martínez Barrio, Diego. *Memorias*. Barcelona: Planeta, 1983.
- . *Orígenes del frente popular español*. Buenos Aires: PHAC, 1943.
- . *Páginas para la historia del frente popular*. Madrid-Valencia: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7.
- *Martínez Cartón, Pedro.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Martínez Dasi, Salvador.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Martínez de Campos, Carlos. *Ayer, 1931–1953*.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1970.
- Martínez Leal, Comandante. *El asedio del Alcázar del Toledo*. Toledo: Editorial Católica Toledana, 1937.
- Martínez Lorenzo, César. See Lorenzo, César M.
- Martínez Prieto, Horacio. See Prieto, Horacio M.
- Marty, André. *Douze mois sublimes*. Paris: Comité Populaire de Propaganda, n. d.
- . *En Espagne... où se joue le destin l'Europe*. Paris: Bureau d'Éditions, 1937.
- . *L'Espagne, bastion avancé de la liberté et de la paix: Discours au Comité Central du PCF, 19 octobre, 1937*. Paris: La Brochure Populaire, 1937.
- . *Heroic Spain*.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1937.
- *Más, Valeri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Massó i Escofet, C. , and Gay de Montellá, R. *L'estatut de Catalunya*. Barcelona: Bosch, 1933.
- Massot i Muntaner, Josep. *La guerra civil a Montserrat*. Montserrat: Abadia de Montserrat, 1984.
- Mastny, Vojtech. *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Mateu, Julio. *La obra de la federación campesina*.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Matthews, Herbert L. *The Education of a Corresponde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6.
- . *Half of Spain Died: A Reappraisal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73.
- . *Return to Cuba*. Special issue of *Hispanic American Report*. Stanford: Institute of Hispanic American and Luzo-Brazilian Studies, 1964.
- . *Two Wars and More to Come*. New York: Carrick and Evans, 1938.
- . *The Yoke and the Arrows*. New York: Braziller, 1961.
- Mattioli, Guido. *L'aviazione legionaria in Spagna*. Rome: L'Aviazione, 1938.
- Maura, Miguel. *Así cayó Alfonso XIII*. Mexico City: Mañez, 1962.
- Maurice, Jacques. *La reforma agrarian en Espaa en el siglo XX, 1900-1936ñ*. Madrid: Siglo XXI, 1975.
- Maurín, Jeanne. *Cómo se salvo Joaquín Maurín: Recuerdos y testimonios*. Madrid: Júcar, 1980.
- Maurín, Joaquín. *En las prisiones de Franco*. Mexico City: Costa-Amie, 1974.
- . Joaquín Maurín Archives. Hoover Institution.
- . *Revolución y contrarrevolución en España*. Paris: Ruedo Ibérico, 1966.
- . *Révolution et contre-révolution en Espagne*. Paris: Rieder, 1937.
- Meaker, Gerald H. *The Revolutionart Left in Spain, 1914-192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edical Aid for Spain*. London: Spanish Medical Aid Committee, 1937.
- Medlicott, William N. *Britain and Germany: The Search for Agreement, 1930-1937*. London: Athlone, 1969.
- .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Versailles, 1919-1963*. London: Methuen, 1968.
- Medrano, Trifón. *Hombres nuevos y nuevos cuadros*. Valencia: JSU, 1937.
- Melchor, Federico. *Organicemos la producción*. Valencia: JSU de España, 1937.

- Meliani, Giovanni. *Barcelona sotto l'incubo del terrore rosso*. Milano: Buone Letture, 1938.
- Meltzer, Albert, ed. *A New World in Our Hearts*. Orkney: Cienfuegos Press, 1978.
- Méndez Luengo, E. *Tempestad al amanecer: La epopeya de Madrid*. Madrid: Toro, 1977.
- *Menéndez, Alvaro.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Menéndez Beltrán, Leonor.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Mera, Cipriano. *Guerra, exilio y cárcel de un anarcosindicalista*. Paris: Ruedo Ibérico, 1976.
- Mercier Vega, Luis. *Anarquismo, ayer y hoy*. Caracas: Monte Avila, 1970.
- Meretskov, Kirill A. *Na sluzhbe narodu: Stranitsy vospominaniia*. Moscow: Politizdat, 1968.
- Merin, Peter. *Spain between Death and Birth*. New York: Dodge, 1938.
- Merkes, Manfred. *Die deutsche Politik gegenüber de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1936-1939*. Bonn: Röhrschied, 1961.
- Merriman, Marion, and Lerude, Warren. *American Commander in Spain: Robert Hale Merriman and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86.
- Merry Del Val, Alfonso, The Marquis. *The Conflict in Spain*. London: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37.
- . *Spain Is Fighting For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6?].
- . *Spanish Basques and Separatism*.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9.
- Meshcheriakov, Marklin T. *Ispanskaya respublika i komintern: Natsional'no-revoliutsionnaia voina ispanskogo naroda i politika kommunisticheskogo internatsionala, 1936-1939 gg*. Moscow: Mysl, 1981.
- Miaja, General José. Correspondence/documents. "Spain. Ejército. Estado Mayor, 1936-1939."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 *———.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Micaud, Charles A. *The French Right and Nazi Germany, 1933-1939*.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43.
- Middlemas, Keith. *Diplomacy of Illusion*. 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 1972.
- Mieli, Renato. *Togliatti, 1937*. Milan: Rizzoli, 1964.
- Mije, Antonio. *El papel de los sindicatos en los momentos actuales*. Madrid-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 *Por una potente industria de guerra*.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Mikusch, Dagobert von. *Franco befreit Spanien*. Leipzig: P. List, 1937.
- Milicia Popular: Diario del 5º regimiento de milicias populares*. Preface by Vittorio Vidali. Milan: La Pietra, 1973.
- Miller, John, ed. *Voices against Tyranny*.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86.
- *Milton, Harry. Copies of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Léon Trotsky and George Kopp.
- Minelli, Pablo M. *El pueblo español en armas*. Madrid–Valencia: Edicions Espanòles, 1937.
- Mintz, Frank. *L'autogestion dans l'Espagn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Bélibaste, 1970.
- Mintz, Frank, and Peciña, Miguel. *Los amigos de Durruti, los trotsquistas y los sucesos de mayo*. Madrid: Campo Abierto, 1978.
- Mintz, Jerome R. *The Anarchists of Casas Viej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Miralles Bravo, Rafael. *Espanòles en Rusia*. Madrid: Publicaciones Espanòles, 1947.
- . *¿Hacia dónde va Rusia?* Mexico City: Miralles, 1946.
- . *Memorias de un comandante rojo*. Madrid: San Martín, 1975.
- Miravittles, Jaime. *El que jo he vist a Madrid: Conferencia donada pelcomisari de propaganda*. Barcelona: Forja, 1938.
- . *Episodis de la guerra civil espanyola*. Barcelona: Pòrtic, 1972.
- Mitchell, Mairin. *Storm over Spain*.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37.
- Moch, Jules. *Rencontres avec ... Léon Blum*. Paris: Plon, 1970.
- Modesto, Juan. *Soy del quinto regimiento*. Presentación de Santiago Carrillo. Barcelona: Laia, 1978.
- Mohr, E. *Wir im fernen Vaterland geboren ... Die Centuria Thälmann*. Paris: Prométhée, 1938.
- Molas, Isudre. *El sistema de partidos políticos en Cataluña, 1931–1936*. Barcelona: Península, 1974.
- Mola Vidal, Emilio. *Obras completas*. Valladolid: Santarén, 1940.
- . *El pasado, Azaña y el porvenir: Las tragedias de nuestras instituciones militares*. Madrid: Bergua, 1934.
- *Molins I Fàbrega, Narcís. “Les Jornadas de Maig de Barcelona.” Typewritten Notes,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Molodoi Leningrad*. Leningrad: Molodaia Gvardiia, 1957.
- Mommsen, Wolfgang J. , and Kettenacker, Lothar, eds. *The Fascist Challenge and the Policy of Appeaseme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3.
- Monjo, Anna, and Vega, Carme. *Els treballadors i la guerra civil: Històris d'una indústria catalana col·lectivizada*. Barcelona: Empúries, 1986.
- Monreal, Antoni. *El pensamiento político de Joaquín Maurín*. Barcelona: Edicions 62, 1984.
- Montaldo, Jean. *Les finances du PCF*. Paris: Albin Michel, 1977.
- . *Les secrets de la banque soviétique en France*. Paris: Albin Michel, 1979.
- Montero, Antonio. *Historia de la persecución religiosa en España, 1936-1939*.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1961.
- Montero, José. *La CEDA*. Vols. I, II. Madrid: Revista del Trabajo, 1977.
- . *El drama de la verdad en Manuel Azaña*. Sevilla: Universidad de Sevilla, [1979?].
- Montiel, Francisco Félix. *Por qué he ingresado en el partido comunista*.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1937.
- Montseny, Federica. *La commune de Paris y la revolucion española. Conferencia pronunciada en el Cine Coliseum de Valencia el dia 14 de marzo de 1937*. Barcelona: Oficina de Información, Propaganda y Prensa del Comité Nacional CNT-FAI, 1937.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Maria Silva: La libertaria*. Toulouse: Universo, 1951.
- . *Seis años de mi vida, 1939-1945*. Barcelona: Galba, 1978.
- Mora, Constanca de la. *In Place of Splendo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9.
- Morán, Gregorio. *Miseria y grandez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9-1985*. Barcelona: Planeta, 1986.
- Moreno, Admiral Francisco. *La guerra en el mar*. Barcelona: AHR, 1959.
- Moreno, Enrique. *Catholicisme et Loyalisme*. Paris: Archives Espagnoles, [1937?].
- Moreno Dávila, Julio. *Frente a Madrid*. Granada: Librería Prieto, 1937.
- Moreno Gómez, Francisco. *La guerra civil en Córdoba, 1936-1939*. Madrid: Alpuerto, 1985.
- Morgan-Witts, Max. *The Day Guernica Died*.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5.
- Morón, Gabriel. *Política de ayer y política de mañana*. Mexico City: Talleres

- Linotipográficos Numancia, 1942.
- Morrow, Felix. *The Civil War in Spain*. New York: Pioneer Publishers, 1938.
- .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Spain*. New York: Pioneer Publishers, 1938.
- Moscardó, General José. *Diario del Alcázar*. Preface by Joaquín Arrarás. Madrid: Ibiza, 1943.
- Mosley, Leonard. *On Borrowed Time: How World War II Beg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 El movimiento libertario español: Pasado, presente y futuro*. Paris: Ruedo Ibérico, 1974.
- Movimiento libertario y política*. Prologue by Carlos Díaz. Madrid: Ediciones Júcar, 1978.
- Mowat, Charles Loch.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0*. Boston: Beacon, 1971.
- . *Great Britain since 1914*.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 Müehlen, Patrik v. zur. *Spanien war ihre Hoffnung: Die deutsche Linke i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1936–1939*. Bonn: Neue Gesellschaft, 1983.
- Muniesa, Bernat. *La burguesía catalana ante la II república española, 1931–1936*. Vols. I, II. Barcelona: Anthropos, 1985, 1986.
- *Munis, G. [Manuel Fernández Grandiz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Jalones de derrota: Promesa de victoria*. Mexico City: Lucha Obrera, 1948.
- Muñoz, Máximo. *Dos conductas: Indalecio Prieto y yo*. Mexico City: n. p. , 1952.
- Muñoz Arconada, Felipe. *La juventud que defiende Madrid*. Valencia: JSU, 1937.
- Muñoz Díez, Manuel. *Marianet*. Mexico City: Ediciones CNT, 1960.
- *Muñoz Lopez, José.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Muro Zegri, D. *La Epopeya del Alcázar*. Valladolid: Librería Santarén, 1937.
- Namier, L. B. *Diplomatic Prelude, 1938–1939*. London: Macmillan, 1948.
- . *Europe in Decay, 1936–1940*. London: Macmillan, 1950.
- Nash, Mary, ed. “*Mujeres Libres*” : *España, 1936–1939*. Barcelona: Tusquets, 1976.
-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Se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 Negre, Juan. *¿Qué es el colectivismo anarquista?* Barcelona: Agrupación Anarquista, Los de Ayer y Los de Hoy, 1937.
- Negrin, Juan. *L'Adieu de Président Négrin aux Combattants Internationaux: Discours prononce le 9 octobre, 1938*. Paris: Delegation de Propagande, 1938.

- . *Allocution prononcée le 24 décembre 1938*. Paris: Les Archives Espagnoles, 1938.
- . *Discours prononcé le 30 septembre, 1938*. Paris: Le Comité Franco-Espagnol, 1938.
- . *Un discurso*. Mexico City: Unión Democrática Española, 1942.
- . *Discurso pronunciado el día 26 de febrero de 1938*. Barcelona: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8.
- . *Discurso pronunciado el 18 de junio de 1938*. Barcelona: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8.
- . *L'Espagne en face de la situation internationale: Discours prononcé par S. E. le Dr. Juan Negrín à Baecelona, le 14 octobre 1938*. Paris: Delegation de Propagande, 1938.
- . *Three Speeches given at the League of Nations Assembly, September 1937*. Paris: Cooperative Etoile, 1937.
- Negrin, Juan, and Martínez Barrio, Diego. *Documentos político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Mexico City: Colección Malaga, 1945.
- *Negrin, Juan, and Prieto, Indalecio. Carbon copies of letters exchanged between the two Socialiat Leaders in June 1939,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Benigno Rodríguez.
- Negrin's telegram to García Valdecasas, 22 Oct. 1938.
- Negrín y Prieto, culpables de alta traicion*. Buenos Aires: Servicio de Propaganda España, 1939.
- Negro Castro, Juan. *Españoles en la URSS*. Madrid: Gráficos Escelicer, 1959.
- *Nelken, Margarita.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Nelson, Steve; Barrett, James R. : and Ruck, Rob. *Steve Nelson: American Radical*.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1.
- Nenni, Pietro. *España*. Madrid: Plaza y Janés, 1977.
- . *La guerre d'Espagne*. Paris: Maspero, 1960.
- 986 jours de lutte: La guerre nationale et révolutionnaire du peuple espagnol*.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62.
- Neville, Edgar. *Frente de Madrid*. Madrid: Espasa-Calpe, 1941.
- Newman, Simon. *March 1939: The British Guarantee to Poland*. Oxford: Clarendon, 1976.
- Nicholson, Helen (Zglinitzki) . *Death in the Morning*. London: Lovat Dickson,

- 1937.
- Niclauss, Karlheinz. *Die Sowjetunion und Hitlers Machtergreifung*. Bonn: Ludwig Röhrscheid, 1966.
- Nicolson, Harold. *Diaries and Letters, 1930–1939*. Vol. I. London: Collins, 1966.
- . *King George the Fifth: His Life and Reign*. London: Constable, 1952.
- . *The War Years: 1939–1945*. New York: Atheneum, 1967.
- Nin, Andrés. *Els moviments d'emancipació nacional*. Paris: Edicions Catalanes, 1970.
- . *Las organizaciones obreras internacionales*. Madrid: Torre, 1977.
- . *Por la unificación marxista*. Madrid: Castellote, 1978.
- . *Los problema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Preface and compilation by Juan Andrade. Paris: Ruedo Ibérico, 1971.
- . *La revolución de octubre de 1934, la alianza obrera y el frente popular*. Preface by Juan Andrade. Paris: La Batalla, 1970.
- .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1930–1937*. Barcelona: Fontamara, 1978.
- Nino Nanetti. Paris: Coltura Sociale, 1937.
- Noja Ruiz, Higinio. *El arte en la revolución: conferencia pronunciada en el cine Coliseum de Barcelona, el día 21 de marzo de 1937*. Barcelona: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1937?].
- Nollau, Günther.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nd World Revolution*. Foreword by Leonard Schapiro. New York: Praeger, 1961.
- Norteamérica y la guerra de España*. Valencia: Comisariado General de Guerra, 1937.
- North, Joseph. *Men in the Ranks*. New York: Friend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1939.
- . *Why Spain Can Win*.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1939.
- Nuestra lucha por la unidad*. Valencia: J. S. U. , 1937.
- Nuestra utopia: PSUC, cincuenta años de historia de Cataluña*. Barcelona: Planeta, 1986.
- Nuestra programa y el de la CNT*.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1937.
- Nunes, Leopoldo. *La guerra en España*. Granada: Prieto, 1938.
- . *Madrid trágico*. Cadiz: Cerón, 1938.
- Nuñez Morgada, Aurelio. *Los sucesos de España vistos por un diplomático*. Buenos

- Aires: Rosso, 1941.
- O'Duffy, Eoin. *Crusade in Spain*. London: Hale, 1938.
- Oehler, Hugo. *Barricades in Barcelona*. New York: Demos Press, 1937.
- O'Flanagan, Michael. *American Catholics and the War in Spain*. Verbatim speech given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New York: n. p. , 1938.
- *Ogilvie-Forbes, Sir George.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Olaya, Francisco. *La comedia de la no intervención e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Madrid: Toro, 1976.
- Oliveira, Mauricio de. *La tragedia española en el mar*. Vol. I: *Establecimientos Cerón*. Vol. II: *Las dos Españas en el mar*. Vol. III: *Marinos de España en guerra*. Vol. IV: *Aguas de España, zona de guerra*. Cádiz: Cerón, 1938-1939.
- Ollivier, Marcel. *La Guépéou en Espagne*. Paris: Librairie du Regionalisme, 1937.
- . *Les journées sanglantes de Barcelone*. Paris: Spartacus, [1937?].
- Olmedo Delgado, Antonio, and Cuesta Monereo, Lieutenant General José. *General Queipo de Llano*. Barcelona: AHR, 1958.
- Oltra Picó, J. *El POUM i la collectivització d'industries i comerços*. Barcelona: Editorial Marxista, 1936.
- . *Socialización de las fincas urbanas y municipalización de los servicios*. Barcelona: Editorial Marxista, 1937.
- Orlov, Alexander. See also U. S. Congress. *The Legacy of Alexander Orlov*.
- . "Answers to the Questionnaire of Professor Stanley G. Payne." 1 April 1968. A copy of this document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Professor Payne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 .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and Guerrilla Warfa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3.
- . *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 d'Ormesson, Wladimir. *France*.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39.
- Ornitz, Lou. *Captured by Franco*. New York: Friend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1939.
- Orr, Charles. "Some Facts on the Persecution of Foreign Revolutionaries in 'Republican' Spain." A copy of this typewritten document by the editor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 Orr, Lois. See Cusick, Lois.
- Ortiz de Villajos, C. G. *De Sevilla a Madrid*. Granada: Prieto, 1937.

- Orwell, George. *Homage to Catalonia*.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38.
- Ossorio y Gallardo, Angel. *Discursos pronunciados los días 25 de agosto y 6 de septiembre de 1936 respectivamente*. Madrid: Socorro Rojo Internacional, 1936.
- . *Mis memorias*. Buenos Aires: Losada, 1946.
- . *The Religious Problem in Spain*. Washington, D. C. : Bureau of Information, Spanish Embassy, 1937.
- . *Spain's Future*. Speech made at the Maison de Chimie, Paris, Feb. 22, 1937. n. p. , 1937.
- . *Vida y sacrificio de Companys*. Buenos Aires: Losada, 1943.
-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Moscow: Progress, 1971.
- Ovendale, Ritchie. *Appeasement and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75.
- Oyarzun, Roman. *Historia del Carlismo*. Bilbao: Edicions FE, 1939.
- Paassen, Pierre van. *Days of our Years*. New York: Hillman-Curl, 1939.
- Pabón, Jesús. *Los virajes hacia la guerra, 1934-1939*. Madrid: Sucesores de Rivadeneyra, 1946.
- Pacciardi, Randolpho. *Il battaglione Garibaldi*. Lugano: Nuove Edizioni di Capolago, 1938.
- Padelford, Norman J.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 in the Spanish Civil Strife*. New York: Macmillan, 1939.
- Padilla Bolívar, Antonio. *El movimiento anarquista español*. Barcelona: Planeta, 1976.
- Pagès, Pelai. *Andreu Nin: Su evolución política, 1911-1937*. Bilboa: Zero, 1975.
- . *Histo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Barcelona: Hacer, 1978.
- . *El movimiento trotskista en España, 1930-1935: La 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 y las disidencias comunistas durante la segunda república*. Barcelona: Ediciones Península, 1977.
- Palacín, Santiago. *La revolución y el campo*. Barcelona: Editorial Marxista, 1937.
- Palacio, Léo. *1936: La maldonne espagnole. Ou la guerre d'Espagne comme repetition générale du 2ème conflit mondial*. Toulouse: Privat, 1986.
- Palacio, Solano. *La tragedia del norte*.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 1938.
- Palacio Atard, Vicente. *Cinco historias de la república y de la guerra*.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73.

- , ed. *Cuadernos bibliográfic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1936–1939: Memorias y reportajes de testigos*. Madrid: Universidad de Madrid, 1970.
- Palacio Atard, Vicente, et al. *Aproximación histórica a la guerra española, 1936–1939*. Madrid: Universidad de Madrid, 1970.
- Palencia, Isabel de. *I Must Have Liberty*.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40.
- Pàmies, Teresa. *Una española llamada Dolores Ibárruri*. Mexico City: Roca, 1975.
- Panés, Antonio. *Estampas de la revolución*. Madrid: Goya, 1941.
- Paniagua, Xavier. *La sociedad libertaria: Agrarismo e industrialización en el anarquismo español, 1930–1939*. Barcelona: Grijalbo, 1982.
- Pankrashova, M. , and Sipols, V. *Why War Was Not Prevented*. Moscow: Novosti Press Agency, 1970.
- Pantaloni-Ensegnat, Odette. *Segunda república y guerra civil*. Paris: Masson, 1970.
- Para que el campesino tenga tierras, trabajo, libertad y bienestar*. Barcelona: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1937?].
- Parker, A. A. *The Catholic Church in Spain*. London: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38.
-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95, Fifth Series. London: HMSO.
- Parti Communiste. Congrès National, 9th, Arles, 1937. *Le peuple de France aux côtes de l'Espagne républicaine: extraits des rapports et interventions. Discours de Camarade Delicado*. Paris: Comité populaire de propagande, 1938.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Comité Central. *Programa de acción común para la creación del partido unico del proletariado*. n. p. , [1937?].
- El partido comunista por la libertad y la independencia de España: Llamamientos y discursos*. Valencia: Ediciones del P. C. de E. ,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1937.
- El partido comunista y la unidad antifascista*. Valencia: Sección de Prensa y Propaganda del Comité Peninsular de la FAI, 1937.
- Pascual Cevallos, Fernando. *Luchas agrarias en Sevilla durante la segunda república*. Sevill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Sevilla, 1983.
- La Pasionaria. See Ibárruti, Dolores.
- Pastor Petit, D. *La cinquena columna a Catalunya, 1936–1939*. Barcelona: Galba, 1978.
- . *Los dossiers secretos de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Argos, 1978.
- Paul, Elliot.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Spanish Twon*. New York: Random Houde, 1937.

- Paul Boncour, Joseph. *Entre deux guerres: Sur les chemins de la défaite, 1935-1940*. Vol. III. New York: Brentano's, 1946.
- Payne, Robert. *The Civil War in Spain, 1936-1939*. New York: Putnam, 1962.
- , ed. *The Civil War in Spain, 1936-1939*.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63.
- Payne, Stanley G. *Basque Nationalism*.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75.
- . *Falan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 *The Franco Regime, 1936-197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 . *El nacionalismo vasco: De sus orígenes a la ETA*. Barcelona: Dopesa, 1974.
- .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in Modern Spai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 *La revolución y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Madrid: Júcar, 1976.
- . *The Spanish Revolution*. New York: Norton, 1970.
- , ed.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 Introduction by Stanley G. Payne.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76.
- Paz, Abel. *Durruti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Barcelona: Laia, 1986.
- . *Durruti: Le peuple en armes*. Paris: Tête de Feuilles, 1972.
- Paz, Armando. *Los servicios de espionaje en la guerra civil de España, 1936-1939*. Madrid: San Martín, 1976.
- PCE en sus documentos, 1920-1977*. Madrid: Hoac, 1977.
- *Pearson, Captain H. M.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Peers, E. Allison. *Catalonia Infelix*. London: Methuen, 1937.
- . *Spain, the Church and Orders*.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39.
- . *The Spanish Trage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 Peirats, José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Intercontinental Secretariat of the CNT in Exile) . *Los anarquistas en la crisis política española*. Buenos Aires: Alfa, 1964.
- . *La CNT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Vols. I, II, III. Toulouse: C. N. Y. , 1951, 1952, and 1953.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Examen crítico-constructivo del movimiento libertario español*. Mexico City: Editores mexicanos unidos, 1967.
- . *Figuras del movimiento libertario español*. Barcelona: Picazo, 1978.
- Peiró, Juan. *Pensamiento de J. P. : Trayectoria de la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 trabajo; Ideas sobre sindicalismo y anarquismo; apuntes biográficos.* Mexico City: CNT, 1959.
- . *Perill a la reraguarda.* Mataró: Libertat, [1937?].
- . *Problemas del sindicalismo y del anarquismo.* Toulouse: E. M. L. E. , 1945.
- . *Problemas y cintarazos.* Rennes: Imprimeries Réunies, 1946.
- . *Trayectoria de la CNT: Sindicalismo y anarquismo.* Madrid: Júcar, 1979.
- Penchienati, Carlo. *Brigate internazionali in Spagna: Delitti della “Ceka” comunista.* Milan: Echi del Secolo, 1950.
- *Pérez, Emilio.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Pérez, Manuel. *Cuatro meses de barbarie: Mallorca bajo el terror fascista.* Barcelona: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CNT-AIT, 1937.
- Pérez-Baró, Albert. *Autogestió obrera i alters temes.* Barcelona: Pòrtic, 1974.
- . *Treinta meses de colectivismo en Cataluña, 1936-1939.* Barcelona: Ariel, 1974.
- . *30 mesos de col·lectivisme a Catalunya, 1936-1939.* Barcelona: Ariel, 1970.
- Pérez de la Dehesa, Rafael, ed. *Joaquín Costa: Oligarquía y caciquismo. Colectivismo agrario y otros escritos.* Madrid: Alianza, 1979.
- Pérez de Olaguer, Antonio. *El terror rojo en Andalucía.* Burgos: Ediciones Antisectarias, 1938.
- . *El terror rojo en Cataluña.* Burgos: Ediciones Antisectarias, 1937.
- Pérez de Urbel, Justo. *Los mártires de la iglesia.* Barcelona: AHR, 1956.
- Pérez Madrigal, Joaquín. *Aquí es la emisora de la flota republicana.* Avila: Sigirano Díaz, 1938.
- . *Augurios, estallido y episodios de laguerra civil.* Avila: Sigirano Díaz, 1938.
- . *Disparos a cero.* Madrid: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9.
- . *Tipos y sombras de la tragedia.* Avila: Sigirano Díaz, 1937.
- Pérez Ramírez, Antonio. *La gesta heroica de España: El movimiento patriótico en Aragón.* Zaragoza: Heraldo de Aragón, 1936.
- *Pérez Salas, Colonel Jesús.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Guerra en España, 1936-1939.* Preface by Colonel Mariano Salafranca. Mexico City: Imprenta Grafos, 1947.
- Pérez Serrano, Nicolás. *La constitución española (9 dic. 1931) : Antecedentes, entarios.* Madrid: Editorial Revista de Derecho Privado, 1932.
- Pérez Solís, Oscar. *Sitio y defensa de Oviedo.* Valladolid-Palencia: Afrodisio

- Aguado, 1938.
- La persecution religieuse en Espagne*. Paris: Plon, 1937.
- Pertinax. See Geraud, André.
- Pétrement, Simone. *Simone Weil: A Life*. New York: Pantheon, 1976.
- Pettifer, James, ed. *Cockburn in Spain: Despatches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6.
- Le peuple de France aux côtés de l'Espagne républicaine*. Paris: Comité Populaire de Propagande, 1937.
- Piera, Dolores. *Informe presentado a la primer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ña (IC)*. Barcelona: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del PSUC, [1937?].
- Pike, David Wingeate. *Conjecture, Propaganda, and Deceit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tanford: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8.
- . *La crise espagnole de 1936 vue par la presse française*. Toulouse: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1966.
- . *Les Français et la guerre d'Espagne, 1936–1939*.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5.
- . *Vae Victis! Los republicanos españoles refugiados en Francia, 1939–1944*. Paris: Ruedo Ibérico, 1969.
- Pino, Francisco. *Asalto a la carcel modelo*. Madrid: Aguilar, 1939.
- Pi Sunyer, Carlos. *La república y la guerra: Memorias de un político catalan*. Mexico City: Oasis, 1975.
- Pitcairn, Frank [Claud Cockburn]. *Reporter in Spai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36.
- Pius XI. *Encyclical on Spain*. New York: American Press, 1937.
- . *The Spanish Terror*. London: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36.
- Plá, José. *Histori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 Vols. I, II, III, IV. Barcelona: Destino, 1941.
- Poblet, Josep M. *Els darrers temps de la Generalitat i la república*. Barcelona: Dopesa, 1978.
- Pod znamenem ispanskoi respubliki, 1936–1939: Vospominaniia sovetskikh dobrovol'tsev-uchastnikov*. Moscow: Izdatel'stvo Nauka, 1965.
- Política del frente popular en agricultura*. Madrid–Valencia: Españolas, 1937.
- La política financiera de la Generalidad durante la revolución y la guerra*. Barcelona:

-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1936.
- Pollitt, Harry. *Aems for Spain*.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36.
- . *Pollitt Visits Spain: Harry Pollitt's Story of His Visit to Spain in December, 1937*. London: International Brigade Wounded and Dependents' Aid Fund, 1938.
- . *Save Spain from Fascism*. London, [1936?].
- Ponamariova, L. V. *La formación del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Barcelona: Icaria, 1977.
- Ponce, Anibal. *Examen de la España actual*. Montevideo: Ediciones "Mundo", 1938.
- Poncins, Léon de. *Histoire secrete de la revolution espagnole*. Paris: Beauchesne, 1938.
- Ponomariov, B. , ed. *Historia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la URSS, 1917–1945*. Moscow: Progreso, n. d.
- Pons, Agustí. *Converses amb Federica Montseny*. Barcelona: Laia, 1977.
- Pons Prades, Eduardo. *Guerrillas españolas, 1936–1960*. Barcelona: Planeta, 1977.
- Pool, James, and Pool, Suzanne. *Who Financed Hitler?*. New York: Dial, 1978.
- Porcel, Baltasar. *Conversaciones con el honorable Tarradellas*. Barcelona: Plaza y Janés, 1977.
- Poretzky, Elizabeth K. *Our Own Peopl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 Por Euzkadi hacia la victoria*. Madrid–Valencia: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7.
- Por la revolución agraria*. Madrid: 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 UGT, 1937.
- Portugal ante la guerra civil de España: Documentos y notas*. Lisbon: SPN, n. d.
- Portuondo, E. *La segunda república: Reforma, fascismo y revolución*. Madrid: Editorial Revolución, 1981.
- Por una cooperative en cada pueblo: Dentro del instituto de reforma agraria*. Valencia: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1937.
- Por una justicia popular, humana y democrática*. Barcelona: Ministerio de Justicia, [1937?].
- Possoni, Stefan Thomas. *A Century of Conflict: Communist Techniques of World Revolution*. Chicago: Regnery, 1953.
- *Pou, Bernard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El POUM ante los problema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Presentación de Wilebaldo

- Solano. Paris: La Batalla, 1972.
- POUM. *Hasta vencer o morir*. Paris: Comité de Ayuda del POUM, [1938?].
- Pourquoi l'Italie fait la guerre à l'Espagne*. Paris: Comité Franco-Espagnol, 1939.
- Pous i Pagés, J. *Al marge de la revolució i de la guerra*. Barcelona: Casa de Cultura, 1937.
- Powell, T. G. *Mexico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1.
- *Pozas, General Sebastián.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Pozharskaia, Svetlana Petrovna. *Sotsialisticheskaia rabochaia partiia Ispanii, 1931-1939*. Moscow: Nauka, 1966.
- Prader, Jean. *Au secours de L'Espagne socialiste*. Paris: Spartacus, 1936.
- Prado Moura, Angel de. *El movimiento obrero en Valladolid durante la II república, 1931-1936*. Valladolid: Junta de Castilla y León, 1985.
- Prats, Alardo. *Vanguardia y retaguardia de Aragón*. Buenos Aires: Perseo, 1938.
- Pratt, Lawrence R. *East of Malta, West of Suez: Britain's Mediterranean Crisis, 1936-19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The Premature Anti-Fascists: North American Volunte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1986.
- Preston, Paul. *The Coming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Macmillan, 1978.
- . *Las derechas españolas en el siglo XX: Autoritarismo, fascismo y golpismo*. Madrid: Sistema, 1986.
- . *La destrucción de la democracia en España*. Madrid: Turner, 1978.
- .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6.
- Prieto, Carlos. *Spanish Front*. London: Nelson, 1936.
- Prieto, Horatio M. *El anarquismo español en la lucha política*. Paris: n. p. , 1946.
- . *Marxismo y socialismo Libertario*. Paris: Ediciones Madrid, 1947.
- . *El movimiento libertario español y sus necesidades urgentes*. Paris: Galería, n. d.
- . *Posibilismo Libertario*. Val-de-Marne, France: Gondoles, 1966.
- Prieto, Indalecio. *Cómo y por qué salí del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 Mexico City: Impresos y Papeles, 1940. Also French edition, Paris: Imprimerie Nouvelle, 1939.
- . *Convulsiones de España*. Vols. I, II, III. Mexico City: Oasis, 1967.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De mi vida*. Vol. I. Mexico City: Ediciones El Sitio, 1965.
- . *Dentro y fuera del gobierno: Discursos parlamentarios*. Mexico City: Oasis, 1975.
- . *Discursos fundamentales*. Preface by Edward Malefakis. Madrid: Turner, 1975.
- . *Inauguración del círculo “Pablo Iglesias” de México*. Mexico City: n. p. , 1940.
- . *Palabras al viento*. Mexico City: Minerva, 1942.
- . *Palabras de ayer y de hoy*. Santiago: Ercilla, 1938.
- . “Reply to Jordi Arquer’s Questionnaire.”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Prieto, Tomás. *Héroes y gestas de la cruzada: Datos para la historia*. Madrid: Tormes, 1942.
- Primo de Rivera, José Antonio. *Discursos frente al parlamento*. Barcelona: F. E. , 1939.
- Programa de acción común para la creación del partido único del proletariado*.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Programa de unidad de acción entre UGT-CNT*. Barcelona: Españolas, 1938.
- Prominent Personalities in the USSR*. Metuchen, N. J. : Scarecrow Press, 1968.
- Propaganda y cultura en los frentes de guerra*. Valencia: Ministerio de la Guerra, Comisariado General de Guerra, 1937.
- Propagande culturelle*. Valencia: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1938.
- “Proyecto que la Delegación Regional de Reforma Agraria Presenta para su Aprobación al Comité Regional del Frente Popular de Aragón.”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Salamanca, Leg. 616/816-3
- Prudhommeaux, A. and Prudhommeaux, D. *Catalogne libertaire, 1936-1937: L’armement du peuple. Que sont la CNT et la FAI?* Paris: Spartacus, 1946.
- PSOE en sus documentos, 1879-1977*. Madrid: Hoac, 1977.
- El PSU davant la situació actual*. Barcelona: Agitació i Propaganda PSU, 1938.
- Puente, Isaac. *El comunismo libertario: Apunte biográfico de Juan Ferrer*. Epílogo de Federica Montseny. Toulouse: Espoir, n. d.
- . *Finalidad de la CNT: El comunismo libertario*.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6.
- . *Propaganda*.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8.

- Puig, Jaime J. *Historia de la Guardia Civil*. Barcelona: Editorial Mitre, 1984.
- Puig Mora, E. [El Ciudadano Desconocido]. *La tragedia roja en Barcelona*. Saragossa: Librería General, 1937.
- Puzzo, Dante A. *Spain and the Great Powers, 1936-194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Queipo de Llano, Rosario. *De la cheka de Atadell a la prisión de Alacuas*. Valladolid: Santarén, 1939.
- Quintanilla, Luis. *Los rehenes del Alcázar de Toledo: Testimonios 2*. Paris: Ruedo Ibérico, 1967.
- Rabasseire, Henri[Henry M. Pachter]. *Espagne: creuset politique*. Paris: Fustier, 1938.
- Rama, Carlos M. *La crisis española del siglo XX*.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60.
- . *Fascismo y anarquismo en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Barcelona: Bruguera, 1979.
- , ed. *Camillo Berneri: Guerra de clase en España, 1936-1937*. Barcelona: Tusquets, 1977.
- Ramirez Jiménez, Manuel. *Las reformas de la II república*. Madrid: Júcar, 1977.
- Ramón Alonso, José. *Historia política del ejército español*.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74.
- Ramón Jiménez, Juan. *Guerra en España*. Barcelona: Seix Barral, 1985.
- Ramos, Vicente. *La guerra civil, 1936-1939, en la provincia de Alicante*. Vols. I, II, III. Alicante: Biblioteca Alicantina, 1972-1974.
- Ramos Olivrira, Antonio. *The Drama of Spain from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Republic to the Civil War, 1931-1936*. London: 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 [1936?].
- . *On the Eve of Civil War in Spain*. London: Friends of Spain, 1937.
- . *Politics, Economics and Men of Modern Spain, 1808-1946*. London: Gollancz, 1946.
- Ranzato, Gabriel. *Lucha de clases y lucha política e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Barcelona: Anagrama, 1979.
- Ravines, Eudocio. *La gran estafa*. Mexico City: Libros y Revistas, 1952.
- . *The Yenan Way* (translation of *La gran estafa*) .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51.
- Raymundo, Francisco J. de. *Cómo se inició el glorioso movimiento nacional en*

- Valladolid y gesta heroica del Alto del León*. Valladolid: Imprenta Católica, 1936.
- Read, Jan. *The Catalans*. London: Faber, 1978.
- Redondo, General Luis, and Zavala, Comandante Juan de. *El Requeté: Tradición no muere*. Barcelona: AHR, 1957.
- La reforma agraria en España*. Valencia: Instituto du Reforma Agraria, 1937.
- La reforma agraria y los problemas del campo bajo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Buenos Aires: Servicio Español de Información, Prensa Hispánica, [1938?].
- *Regler, Gustav.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The Great Crusade*.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40.
- . *The Owl of Minerva: The Autobiography of Gustav Regler*. London: Reput Hart-Davis, 1959.
- Reid, John T. *Modern Spain and Liber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 Relief Organizations. Reports and appeals by various relief organizations. Bound volumn in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Rello, Salvador. *La aviación en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San Martín, 1972.
- *Renn, Ludwig.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 *Der spanische Krieg*. Berlin: Aufbau, 1956.
- Reparaz y Tresgallo de Souza, Captain Antonio. *Desde el cuartelgeneral de Miaja al santuario de la Virgen de la Cabeza*. Valladolid: Afrodasio Aguado, 1937.
- Report of a Religious Delegation to Spain, April 1937*. London: Gollancz, 1937.
- Reppard, Theodore. *The Spanish Revolt*. London: Gollancz, 1936.
- Requeña Gallego, Manuel. *Los sucesos de Yeste*. Albacete: Instituto de Estudios Albacetenses, 1983.
- “Reunión de la Comisión Agra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Celebrada en Caspe el día 9 de Octubre de 1937.”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Salamanca, Leg. 616/816-3.
- La revolution espagnole, 1936-1939*. Supplément á “Etudes Marxistes” No. 7-8. Paris: Etudes Marxistes, 1969.
- Revolution und Gegenrevolution: Die Ereignisse des Mai 1937 in Katalonien*. Barcelona: Asy, 1937.
- Reynaud, Paul. *La France a sauvé l'Europe*. Vol. I. Paris: Flammarion, 1947.
- Richards, Vernon.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6-1939*. London: Freedom

- Press, 1953. Also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s published in 1972 and 1983.
- Richardson, R. Dan. *Comintern Army: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2.
- Rieger, Max. *Espionaje en España*. Preface By José Bergamín. Barcelona: Ediciones “Unidad” , 1938.
- Rienffer, Karl. *Comunistas españoles en América*.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53.
- Rimblas, José. *España vence a la Internacional Comunista*. Barcelona: Sopena, 1939.
- *Río, Ricardo del, director of the Febus news agency. Information on various important events written by Del Río and shorthand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during conversation with him.
- *——. Unpublished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tuation in Catalonia during the last few months of the war.
- Ríos, Fernando de los. *What Is Happening in Spain?* London: Spanish Embassy, 1937.
- Ríos, Isabel. *Testimonio de la guerra civil*. Coryña: Castro, 1986.
- Rio Tinto Company Limited: Report of the Transactions at the Sixty-Third 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London: Río Tinto Company, 24 April 1936.
- Risco, P. Alberto, S. J. *La epopeya del Alcázar de Toledo*. San Sebastian: Editorial Española, 1941.
- Rivas, Fernando. *El frente popular*. Madrid: San Martín, 1976.
- Rivas-Cherif, Cipriano. *Retrato de un desconocido: Vida de Manuel Azaña*. Mexico City: Oasis, 1961.
- Rivero Sanchez, Manuel. *Odisea y gesta de Oviedo* Las Palmas: Canaria, 1938.
- Rivero Solozábal, Francisco. *Así fué... Santander: Revolución, 18 julio 1936–26 agosto 1937*. Santander: Alonso, n. d.
- Robertson, Esmonde M. ,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1971.
- Robinson, Richard A. H. *The Origins of Franco's Spain: The Right, the Republic and Revolution, 1931–1936*. Newton Abbott: David and Charles, 1970.
- Robrieux, Philippe. *Histoire intérieure du parti communiste, 1920–1945*. Paris: Fayard, 1980.
- Rock, William R.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New York: Norton, 1977.
- Rocker Collection. Photocopies of several hundred pages of documents from the

- collection of Rudolph Rocker i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Hoover Institution.
- Rocker, Rudolf. *Anarcho-Syndicalism*.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38.
- . *Extranjeros en España*. Buenos Aires: Imán, 1938.
- . *The Tragedy of Spain*. New York: Freie Arbiter Stimme, 1937.
- *Rodríguez, Benigno.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Rodríguez de Cueto, José. *Epopeya del santuario de Santa María de la Cabeza*. San Sebastián: Editorial Española, 1939.
- Rodríguez Salas, Eusebi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Dossier, CNT-FAI Archives. Paquete 005, Caja 305. B. Informes. Dossier 90. Photocopies in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Rodríguez Vega, José. *3er congres de la UGT a Catalunya: Discurs de José Rodríguez Vega, secretario general de la 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de España*. Barcelona: UGT, 1937.
- Rojas, Carlos. *Azaña*. Barcelona: Planeta, 1973.
- . *Los dos presidentes: Azaña—Companys*. Barcelona: Dirosa, 1977.
- . *La guerra civil vista por los exiliados*. Barcelona: Planeta, 1975.
- . *La guerra en Catalunya*. Barcelona: Plaza y Janés, 1979.
- . *Por qué perdimos la guerra: Antología de testimonios de los vencidos en la contienda civil*. Barcelona: Nauta, 1970.
- Rojo, General Vicente. *¡Alerta los pueblos! Estudio politico-militar del período final de la guerra española*. Buenos Aires: López, 1939.
- . *Así fué la defensa de Madrid*. Mexico City: Era, 1967.
- . *España heroic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Americalee, 1942.
- Rolfe, Edwin. *The Lincoln Battal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9.
- Romano, Julio. *Sanjurjo*. Madrid: Imprenta de la Viuda de Juan Pueyo, 1940.
- Romero, Colonel Luis. *Impresiones de un military republicano*. Barcelona: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1937.
- Romero, Luis. *Cara y cruz de la república, 1931-1936*. Barcelona: Planet, 1980.
- . *Desastre en Cartagena (marzo de 1939)*. Barcelona: Ariel, 1971.
- . *El final de la guerra*. Barcelona: Ariel, 1976.
- . *Por qué y cómo mataron a Calvo Sotelo*. Barcelona: Planet, 1982.
- . *Tres días de julio: 18, 19 y 20 de 1936*. Barcelona: Ariel, 1967.
- Romero Solano, Luis. *Vispera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Mexico City: El Libro

- Perfecto, 1947.
- Romilly, Esmond. *Boadilla*.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7.
- Ros, Félix. *Preventotio D*. Barcelona: Yunque, 1939.
- Rosado, Antonio. *Tierra y libertad: Memorias de un campesino anarcosindicalista andaluz*. Barcelona: Grijalbo, 1979.
- Rosal, Amaro del. *Los congresos internacionales en el siglo XX*. Barcelona: Grijalbo, 1975.
- . *Historia de la UGT de España, 1901–1939*. Vol. II. Barcelona: Grijalbo, 1977.
- . *El oro del Banco de España y la historia del Vita*. Barcelona: Grijalbo, 1977.
- Rosselli, Carlo. *Oggi in Spagna, domani in Italia*. Paris: Edizioni di giustizia e libertà, 1938.
- Das Rotbuch über Spanien*. Berlin–Leipzig: Nibelungen, 1937.
- Rothstein, Andrew. *The Munich Conspirac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8.
- Roux, Georges. *La guerre civile d'Espagne*. Paris: Fayard, 1963.
- Roviri i Virgili, A. *Els darrers dies de la Catalunya republicana*. Buenos Aires: Edicions de la Revista Cataluña, 1940.
- Rowse, A. L. *All Souls*. London: Macmillan, 1961.
- . *Appeasement*. New York: Norton, 1961.
- Rubashkin, A. *Mikhail Koltsov*. Leningrad: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71.
- Rubio, Javier. *Asilos y canjes durant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Barcelona: Planeta, 1979.
- . *La emigración de la guerra civil de 1936–1939*. Vol. I, II, III. Madrid: San Martín, 1977.
- . *La emigración española a Feancia*. Barcelona: Ariel, 1974.
- RubioCabeza, Manuel. *Las voces de la república*. Barcelona: Planeta, 1985.
- Rubió i Tudurí, Mariano. *La justicia en Cataluña: 19 de julio de 1936–19 defebrero de 1937*. Paris: n. p. , 1937.
- Ruediger, Helmut. See also Dashar, M.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Ensayo crítico sobr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Buenos Aires: Imán, 1940.
- . *Informe para el congreso extraordinario de la AIT, el día 6 de diciembre de 1937*. Paris, 1937.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Labadie Collection.)
- . Report to the AIT dated 8 May 1937. A copy of this report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Ruiz Vilaplana, Antonio. *Burgos Justice: A Year's Experience of Nationalist Spain*. New York: Knopf, 1938.
- . *Doyfe*. Buenos Aires: Perseo, 1938.
- Russkie sovetskii pisateli-prozaiki*. Vol. I, II, III, IV. Leningrad: Publichnaia Biblioteka, 1959–1966.
- Rust, William. *Britons in Spai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39.
- . *Spain Fights for Victory*.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38.
- Sabater, Jordi. *Anarquisme i catalanisme: La CNT i el fet nacional català Durant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Eds. 62, 1986.
- Sabater, Miguel. *Estampas del cautiverio rojo: Memorias de un preso del SIM*. Barcelona: Librería Religiosa, 1942.
- Saborit, Andrés. *Asturias y sus hombres*. Toulouse: Imprimerie Dulaurier, 1964.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Julián Besteiro: Figuras del socialismo español*. Mexico City: Impresiones Modernas, 1961.
- . *El pensamiento político de Julián Besteiro*. Madrid: Seminarios y Ediciones, 1974.
- Sáenz, Vicente. *España en sus gloriosas jornadas de julio y agosto de 1936*. San José, Costa Rica: La Tribuna, 1936.
- . *España heroica*. New York: Iberoamericana, 1938.
- Sagardía, General. *Del Alto Ebro a las Fuentes del Llobregat*. Barcelona: Editora Nacional, 1940.
- Saíz Valdivielso, Alfonso Carlos. *Indalecio Prieto: Crónica de un corazón*. Barcelona: Planeta, 1984.
- Salas Larrazábal, Jesús. *Intervención extranjera en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74.
- Salas Larrazábal, Ramón. *Los datos exactos de la guerra civil*. Madrid: Dracena, 1980.
- . *Historia del ejército popular de la república*. Vols. I, II, III, IV.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73.
- . *Pérdidas de la guerra*. Barcelona: Planeta, 1977.
- Salas Larrazábal, Ramón, and Salas Larrazábal, Jesús María. *Historia general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Rialp, 1986.
- Salaün, Serge. *La poesía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Castalia, 1986.

- Salazar, Ramón Hidalgo. *La ayuda alemana a España, 1936-1939*. Madrid: San Martín, 1975.
- Sallés, Anna. *Quan Catalunya rea d'Esquerra*. Barcelona: Eds. 62, 1986.
- Salter, Cedric. *Try-Out in Spain*. New York: Harper, 19439.
- *Saña, Helen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La Internacional Comunista, 1919-1945*. Vols. I, II. Algorta (Vizcaya) : Zero, 1972.
- Sanabria, Fernando. *Madris bajo las hordas*. Avila: SHADE, 1938.
- Sánchez, José M. *The Spanish Civil War as a Religious Traged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7.
- Sánchez, Juan Lario. *Habla un aviador de la república*. Madrid: Toro, 1973.
- Sánchez-Albornoz, Claudio. *Anecdotario político*. Barcelona: Planeta, 1976.
- . *Mi testamento histórico-político*. Barcelona: Planeta, 1975.
- Sánchez del Arco, Manuel. *El sur de España en la reconquistade Madrid*. Seville: Sevillana, 1937.
- Sánchez Guerra, Rafael. *Mes prisons: Mémoires d'un rouge*. Paris: Vigneau, 1947.
- *Sánchez Román, Felipe.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Sánchez y Rueda, Enrique. *De Sigüenza a Madrid pasando por Guadalajara*. Sigüenza: Sánchez y Rueda, 1939.
- Sandoval, José, and Azcárate, Manuel. *Spain, 1936-1939*.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3.
- Sans, Ricard M. *Montserrat, 1936-1939: Episodis viscuts*. Montserrat: Abadia de Montserrat, 1984.
- Sanz, Ricardo. *Buenaventura Durruti*. Toulouse: El Frente, 1945.
- . *Los que fuimos a Madrid: Columna Durruti 26 Division*. Toulouse: Dulaurier, 1969.
- . *El sindicalismo y la política: Los "solidarios" y "nosotros"*. Toulouse: Dulaurier, 1966.
- Sanz y Díaz, José. *Por las rochas del Tajo*. Valladolid: Santarén, 1938.
- Sardá, Rafael. *Las colectividades agrícolas*. Barcelona: Editorial Marxista, 1937.
- Sartin, Max. *Bernerri en Ispagna*. Newark, N. J. : Adunata dei Refrattari, [1938?].
- Savich, Ovadii. *Dva goda v. Ispanii, 1937-1939*. Moscow: Sovetskii Pisatel', 1975.
- Scanlon, Geraldine M. *La polémica feminista en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1868-1974*. Madrid: Siglo XXI, 1977.

- Schspiros, Alexander, and Jong, Albert de. *Waarom verloren wij de revolutie?* Baarn: Archief, 1979.
- Schspiros, Leonard B.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0.
- Schempp, Otto. *Das autoritäre Spanien*. Leipzig: Goldmann, 1939.
- Schlayer, Felix. *Diplomat im roten Madrid*. Berlin: Herbig, 1938.
- Schmid, Robert. *Das rot-schwartzte Spanien: zur rolle des Anarchismus i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Aachen: Rader, 1986.
- Schmigalle, Günther. *André Malraux und der spanische Bürgerkrieg*. Bonn: Bouvier, 1980.
- Schneider, Luis Mario. *I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ntifascistas (1937)*. Vol. I: *Inteligencia y guerra civil en España*. Barcelona: Laia, 1978.
- Schulz, Arno. *Seekriegsrechtliche Fragen i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Würzburg-Aumühle: Triltsch, 1939.
- Schwartz, Fernando. *La internacionalización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Julio de 1936-marzo de 1937*. Barcelona: Ariel, 1971.
- *Schwartzmann, Manuel. "L'Industrie de Guerre de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Schwartzmann.
- *———. "La Naissance et l'Activité de la D. E. C. A. en Espagn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Schwartzmann, who worked under Soviet direction in the anti-aircraft defense and war industries in the Republican zone.
- Schweppenburg, Geyr von, and Franz, Leo Dietrich. *The Critical Years*. London: Wingate, 1952.
- Scope of Sovie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U. S. Congress.
- Seco Serrano, Carlos. *Historia de España: Gran historia general de los pueblos hispanos*. Vol. VI. Barcelona: Instituto Gallach de Librería y Ediciones, 1962.
- Sedwick, Frank. *The Tragedy of Manuel Azaña and the Fate of the Spanish Republic*.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3.
- Segundo congreso del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en el exilio*. Toulouse: PSOE, 1946.
- *Seidman, Michael. "Work and Revolution: Workers' Control in Barcelona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8."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Semprún, Jorge. *Autobiografía de Federico Sánchez*. Barcelona: Planeta, 1977.

- Semprún Gurrea, José María. *A Catholic Looks at Spain*. London: Labour Publications Dept. , 1937.
- Semprún Maura, Carlos. *Ni dios, ni amo, ni CNT*. Barcelona: Tusquets, 1978.
- . *Révolution et contre-révolution en Catalogne*. Tours: Mame, 1974.
- Sencourt, Robert. *Spain's Ordeal*.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40.
- Sender, Ramón. *Counter-Attack in Sp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7.
- . *Crónica del pueblo en armas*. Madrid–Valencia: Ediciones Españolas, 1936.
- Serge, Victor.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Serra Pàmies, Miguel.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Serrano, Seundino. *La guerrilla antifranquista en León, 1936–1951*. Valladolid: Junta de Castilla y León, 1986.
- Serrano Poncela, Segundo. *L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 juventudes*. Valencia: JSU de España, 1937.
- Serrano Súñer, Ramón. *Entre Hendaya y Gibraltar:Frente a una leyenda*. Madrid: Ediciones y Publicaciones Españolas, 1947.
- Servicio Español de Información. *Lo que los facciosos quieren que se olvide*. Madrid: Servicio Español de Información, 1936.
-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See also Martínez Bande, Colonel José Manuel.
- . *Archivo de la Guerra de Liberación. Documentación Roja*. Madrid.
- . *Partes oficiales de guerra, 1936-1939*. Vol. I: *El Ejército Nacional*. Vol. II: *El Ejército de la República*. Madrid: San Martín, 1977.
- Seton-Watson, R. W. *Britain and the Dictators*.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 Sevilla Andrés, Diego. *Historia política de la zona roja*. Madrid: Rialp, 1963.
- Sharkey, Paul. *The Friends of Durruti: A Chronology*. Tokyo: Editorial Crisol, 1984.
- Shirer, William 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0.
- Shkarenkov, L. K. *Agoniia beloi emigratsii*. Moscow: Mysel, 1981.
- Shubert, Adrian. *Hacia la revolución: Orígenes sociales del movimiento obrero en Asturias, 1860–1934*. Barcelona: Grijalbo, 1984.
- Shubert, Adrian, and Esenwein, George. *The Spanish Civil War: War of Many Wars*. London: Longmans, 1988.
- Sieberer, A. *Espagne contre Espagne*. Geneva: Jeheber, 1937.
- Siete de octubre: Una nueva era en el campo*. Madrid: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1936.

- Sigüenza en 1936 bajo el dominio rojo*. Sigüenza: Sánchez y Rueda, 1937.
- Silex, Karl. *Der Marsch auf Madrid*. Leipzig: Seemann, 1937.
- Silva, José. *La revolución popular en el campo*.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Simon, O. K. *Hitler en Espagne*. Paris: Denoël, 1938.
- Simon, Sir John (Lord Templewood) . *Retrospect*. London: Hutchinson, 1952.
- Siqueiros, David Alfaro. *Me llamaban el coronelazo (memorias)* . Mexico City: Biografías Gadesa, 1977.
- Smith, Bradley F. *The American Road to Nuremberg: The Documentary Record, 1944–1945*. Stanford: Hoover Press, 1982.
- . *The Road to Nurember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 Smith, Lois Elwyn. *Mexico and the Spanish Republic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5.
- Snellgrove, L. E. *Franco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65.
- Sobrequés i Callicó, Jaume, ed. *Història de Catalunya*. Vol. XII. Bilbao: Editotial La Gran Enciclopedia Vasca, 1982.
- Sola, Victor María de, and Martel, Carlos. *Estelas gloriosas de la Escuadra Azul*. Cádiz: Ceron, 1937.
- . *Proa a España*. Cádiz: Ceron, 1937.
- Solana, Fermín, ed. *Historia parlamentaria del socialismo: Julián Besteiro*. Vols. I, II. Madrid: Taurus, 1975.
- *Solano, Wilebald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Notas sobre el POUM en la Revolución de 1937: El Período de Clandestinidad.” Copy of typescript.
- . *The Spanish Revolution: The Life of Andrés Nin*. London: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1972?].
- Soldevila, Ferran, and Bosch Gimpera, Pere. *Història de Catalunya*. Mexico City: Col·lecció Catalònia, 1946.
- Solé i Sabaté, Josep M. *La represió franquista a Catalunya, 1938–1953*. Barcelona: Edicions 62, 1985.
- Soler, Juan M. *La guerra en el frente de Aragón*. Barcelona: Mi Revista, 1937.
- Solé-Tura, Jordi. *Catalanismo y revolución burguesa*. Madrid: Cuadernos para el Diálogo, 1974.

- Sommerfield, John. *Volunteer in Spain*. New York: Knopf, 1937.
- Somoza Silva, Lázaro. *El General Miaja: Biografía de un héroe*. Mexico City: Tyrus, 1944.
- Sonadellas, Concepción. *Clase obrera y revolución social en España, 1936-1939*. Madrid: Zero, 1977.
- Soria, Georges. *Guerra y revolución en España*. Vols. I, II, III, IV, V. Barcelona: Grijalbo, 1978.
- . *Trotskyism in the Service of Franco: A Documented of Treachery by the POUM in Spai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38.
- Souchère, Eléna de la. *An Explanation of Spai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 Souchy, Agustín. *Anarcho-syndikalisten über Bürgerkrieg und Revolution in Spanien*. Darmstadt: März Verlag, 1969.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Entre los campesinos de Aragón*.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7.
- *———.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 *Nacht über Spanien: Bürgerkrieg und Revolution in Spanien*. Darmstadt: Freie Gessellschaft, 1954.
- . *El socialismo libertario*. Havana: Editorial Estudios, 1950.
- . *Los sucesos de Barcelona*. Valencia: Ebro, 1937. (Although this booklet does not bear Souchy's Name, it is undoubtedly the original Spanish Text of *The Tragic Week in May*, whose title page does carry his name as author.)
- . *The Tragic Week in May*. Barcelona: Oficina de Información Exterior de la CNT-FAI, 1937. (See *Los sucesos de Barcelona* for original Spanish Text.)
- . *La verdad sobre los sucesos en la retaguardia leal*. Buenos Aires: F. A. C. A. , 1937.
- Souchy, Agustín, and Folgare, Paul. *Colectivizaciones: La obra constructiva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Barcelona: Fontamara, 1977.
- Southworth, Herbert R. *Antifalange*. Paris: Ruedo Ibérico, 1967.
- . *La destrucción de Guernica*. Paris: Ruedo Ibérico, 1975.
- . *El mito de la cruzada de Franco*. Barcelona: Plaza y Janés, 1986.
- . *El mito de la cruzada de Franco*. Paris: Ruedo Ibérico, 1963.
- . *Le mythe de la croisade de Franco*. Paris: Ruedo Ibérico, 1964. Revised edition of Spanish text.
- Sovetskaia voennaia entsiklopediia*. Moscow: Voennoe Izdatel'stva, 1978.

- Sovetskie pisateli*. Vol. I. Moscow: Gos. Izd-vo Khudozh, Lit-ry, 1959.
- The Soviet Diplomatic Corps, 1917-1967*. Compiled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SR, Munich. Metuchen, N. J. : Scarecrow Press, 1970.
- “Soviet newspapers.” Translations by X. J. Eudin of articles in *Pravda* and *Izvestiia*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 Los Soviets en España: La lucha por el poder, por la república obrera y campesina en España*. Paris: Sudam, 1935.
- Spain. Consejonacional de educación premilitar física y cultural de la juventud. *Consejo nacional de educación premilitarfísica y cultural de la juventud*. Valencia: Alerta, 1937.
- .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7 de octubre: Una nueva era en el campo*. Madrid, 1936.
- . Ministerio fiscal. Tribunal Supremo. *Causa general: La dominación roja en España*. Madrid: Ministerio de Justicia, 1943.
- *———. Ministry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Documents on Battle for Teruel. Confidential report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republican offensive against Teruel, 31 December 1937–8 January 1938, by defense minister Indalecio Prieto. These copies were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Francisco Giner de los Ríos, son of the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 Spain*. London: International Brigade Wounded and Dependents' Aid Committee, 1938.
- Spain against the Invaders*. London: United Editorial, 1938.
- Spai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Priests, Freemasons and Liberals Shot by the Rebels*. London: Spanish Embassy, 1937.
- Spain defends Democracy*.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36.
- Spain emergency Committee Deputations*. Deputation to the Prime Minister, 7 Jan. , 1939. Deputation to M. rAtlee, Mr. Alfred Barnes, Sir Archibald Sinclair, 24 Jan. , 1939. N. p. , n. d.
- Spain: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1930-1939:Confidential U. 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Sixty-six microfilm reels. Frederick, Md. :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6.
- Spain Organises for Victory*.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37.
- Spain's Democracy Talks to America*. New York: American Leagu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 1936.

- Spain's War of Independence*. Washington, D. C. : Spanish Embassy, 1938.
- Spain's War of Independence: President Azaña, Premier Negrín, Defense Minister Prieto, Alvarez del Vayo, Martínez Barrio, and Portela Valladares Put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Republic before the World*. Washington, D. C. : Spanish Embassy, 1937.
- Spain: The Elections of February 16th, 1936*. London: Press Department of the Spanish Embassy, 1936.
- Spain: What Next?*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39.
- "The Spanish Civil War." Six-part TV series, edited by Ronald Fraser, Hugh Thomas, and Javier Tusell. England: Granada Television.
- Spanish Communists in the Kremlin and in the White House*. n. p. , n. d.
- Spanish Gold*. London: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1937.
- Spanish Information Bureau, New York. *American Democracy vs. the Spanish Hierarchy*. New York: Spanish Information Bureau, 1937.
- Spender, Stephen. *The Thirties and After: Poetry, Politics, People, 1933-1975*.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 Sperber, Murray A. , ed. *And I Remember Spain*.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 SSSR i fashistskaia agressiia v Ispanii: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Gosudarstvennoe Sotsial'no-Ekonomicheskoe Izdatelstvo, 1937.
- Stache, Rud. *Armee mit geheimen Auftrag*. Bremen: Henry Burmester, n. d.
- Stackelberg, Karl-George von. *Legion Condor: Deutsche Freiwillige in Spanien*. Berlin: Die Heimbücherei, 1939.
- Stalin, Iosif. *Sochineniia*. Moscow: OGIZ, Gos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skoi literatury, 1946-1955. Vol. VII.
- Stansky, Peter, and Abrahams, William. *Journey to the Frontier: Two Roads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 . *Orwell: The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Knopf, 1980.
- . *The Unknown Orwell*. New York: Knopf, 1972.
- Starobin, Joseph.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American Hero: The Story of Dave Doran*. New York: New Age, 1938.
- Steer, G. L. *The Tree of Gernik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38.
- Stefanov, Boris. "Las Causas de la Derrot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en ruso)." Madrid: Archivo Histórico del Comité Central del PCE, Carpeta 58 (in Russian) . A photocopy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Stimson, Henry L. , and Bundy, McGeorge.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er and Btos. , 1948.
- The Story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attalion*. New York: Friend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attalion, 1937.
- Stoye, Johannes. *Spanien im Umbruch*. Berlin: Teubner, 1938.
- Straight, Michael. *After Long Silence*. London: Collins, 1983.
- Strong, Anna Louise. *Spain in Arms, 1937*. New York: Henry Holt, 1937.
- The Struggle in Spain*. New York: Fortune, 1937.
- Suárez, Andrés [Ignacio Iglesias]. *El proceso contra el POUM*. Paris: Ruedo Ibérico, 1974.
- Los sucesos de Barcelona*. Valencia: Ebro, 1937. This was without doubt written by Agustín Souchy and is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Tragic Week in May*, which bears his name as author.
- Los sucesos de anyo en Barcelona*. New York: Federación Local de Grupos Libertarios, n. d.
- Sueiro, Daniel. *La flota es roja*. Barcelona: Argos Vergara, 1983.
- Suero Roca, M. teresa. *Militares republican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Barcelona: Península, 1981.
- Suero Sánchez, Luciano. *Memorias de un campesino andaluz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Madrid: Queimada, 1982.
- Suñer, Enrique. *Los intelectuales y la tragedia española*. San Sebastian: Editorial Española, 1938.
- Sutton, Antony C. *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 Seal Beach, Calif. : '76 Press, 1976.
- Symons, Julian. *The Thirties: A Dream Revolved*. London: Cresset, 1960.
- Tabouis, Geneviève. *Blackmail or War*.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38.
- . *Ils l'ont appelée Cassandre*. New York: Editions de la Maison Française, 1942.
- Tagüeña Lacorte, Manuel. *Testimonio de dos guerras*. Maxico City: Oasis, 1974.
- Talón, Vicente. *Arde Guernica*. Madrid: Toro, 1973.
- Tamames, Ramón. *España, 1931-1975:Una antología histórica*. Barcelona: Planeta, 1980.
- Tamames, Ramón, et al.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Una reflexión moral 50 años después*. Barcelona: Planeta, 1986.
- *Tarradellas, José.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Tarragona, Eduardo. *Las elecciones de 1936 en Cataluña*. Barcelona: Bruguera, 1977.
- Tarrés i Claret, Pere. *Diari de guerra, 1938-1939*. Montserrat: Abadia, 1979.
- Tasis i Marca, Rafael. *La revolución en los ayuntamientos*. Paris: Asociación Hispanophile de France, 1937.
- Taylor, A. J. P.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Hamilton, 1961.
- Taylor, Foster J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Bookman, 1956.
- Tedeschi, Paolo. *Guadalajara*. Paris: Coltura Sociale, 1937.
- Templewood, Viscount. See Hoare, Sir Samuel.
- Tercer avance del informe oficial sobre los asesinatos, violaciones, incendios y demás depredaciones y violencias cometidas en algunos pueblos del centro y mediodía de España por las hordas marxistas al servicio del llamada gobierno de Madrid*. Seville: Estado Español, 1936.
- Tercer congreso de la UGT a Catalunya*. Informe de Josep del Barrio. Barcelona: Ediciones UGT, 1937.
- Téry, Simone. *Front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 1938.
- Thalmann, Clara, and Thalmann, Paul. *Revolution für die Freiheit*. Hamburg: Verlag GMBH, 1976.
- Thomas, Hugh. *The Spain Civil War*.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1.
- . *The Spain Civil War*. Rev. ed.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65.
- . *The Spain Civil War*. Rev.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7.
- Thompson, Dorothy. *Let the Record Soea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9.
- Thompson, Neville. *The Anti-Appeasers: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to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Oxford: Clarendon, 1971.
- Thorning, Joseph F. *Professor de los Rios Refures Himself*.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37.
- Three Years of Struggle in Spai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39.
- Tijomirov, Mijail. *El general Lukács: Novela*. Moscow: Progreso, [1953?]
- The Times.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London: Office of the Times, 1935-1952.
- Timmermans, Rodolphe. *Heroes of the Alcázar*.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 1937.
- Togliatti, Díaz, Carrillo: *Los comunistas y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Barcelona: Bruguera, 1979.
- Togliatti, Palmiro. *Escritos políticos*. Prologue by Adolfo Sánchez Vázquez. Mexico City: Era, 1971.
- . *Escritos sobre la guerra de España*. Barcelona: Crijalbo, 1980.
- Tökés, Rudolf L. *Béla Kun and the 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by F. A. Praeger, 1967.
- Tomás, Pascual. *Discurso en el “Gran Prince” de Barcelona, el día 17 de enero de 1937*. Barcelona: 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1937.
- Tommasini, Umberto. *L’anarchico triestino*. Milano: Antistato, 1984.
- Torre Enciso, C. , and Zegri, D. Muro. *La marcha sobre Barcelona*. Barcelona, Editora Nacional, 1939.
- Torres, Estanislau. *La caiguda de Barcelona 1939*. Barcelona: Galba, 1978.
- Torriente Brau, Pablo de la. *Peleano con los milicianos*. Mexico City: México Nuevo, 1938.
- Toryho, Jacinto. *Del triunfo a la derrota*. Barcelona: Argos Vergara, 1978.
- . *La independencia de España*.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1938.
- . *No eramos tan malos*. Madrid: Toro, 1975.
- . *La traición del Señor Azaña*. New York: Federación Libertaria, 1939.
- Tosstorff, Reiner. “Die POUM während des Spanischen Bürgerkriegs, 1936–1939.” Inauguraldissertastion. (To be published in West Germany.) A Copy of the dissertation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Toynbee, Arnold J. *The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War in Spain, 1936–193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 .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 Toynbee, Philip. *Friends Apart: A Memoir of Esmond Romolly and Jasper Ridley in the Thirties*.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1954.
- , ed. *The Distant Drum*. London: Sidgkson, 1976.
- Trade Union and Labour Party Members’ Delegation to Spain. *Spain 1938: Report*. London: International Brigade Wounded and Dependents’ Aid Committee, 1938.
- Traina, Richard P.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8.

- Trautloft, Hannes. *Als Jagdflieger in Spanien*. Berlin: Nauch, n. d.
- Trotsky, Leon. *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7.
- . *Escritos sobre España*. Paris: Ruedo Ibérico, 1971.
- . *Leçon d'Espagne*. Paris: Pionniers, 1946.
- .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1930–1940*. Textes recueillis et présentés par Pierre Broué. Paris: Minuit, 1975.
- .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9*. New York: Pathfinder, 1973.
- Truth about Spain*. London: Gollancz, 1938.
- Tschapaiew: Das Bataikkon der 21 Nationen*. Madrid: Torrent, 1938.
- Tuñón de Lara, Manuel. *La España del siglo XX, 1914–1939*. Paris: Librería Española, 1973.
- . *Historia de España*. Vol. IX: *La crisis del estado: Dictadura, república, guerra, 1923–1939*. Vol. XII: *Textos y documentos de historia moderna y contemporánea (siglos XVIII–XX)*. Barcelona: Editorial Labor, 1981.
- . *El movimiento obrero en la historia de España*. Madrid: Taurus, 1972.
- . *La II República*. Vols. I, II. Madrid: Siglo Veintiuno, 1976.
- , ed. *La crisis del estado española, 1898–1936*. Madrid: Edicusa, 1978.
- , ed.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50 años después*. Barcelona: Editorial Labor, 1985.
- Tusell Gómez, Javier. *Las elecciones del frente popular en España*. Vols. I, II. Madrid: Edicusa, 1974.
- . *Hijos de la sangre*. Madrid: Espasa-Calpe, 1986.
- . *Oligarquía y caciquismo en Andalucía, 1890–1923*. Barcelona: Planeta, 1976.
- , ed. See also Araquistáin, Luis. *Sobre la guerra y en la emigración*.
- Tusell Gómez, Javier, et al. *Política y sociedad en la España del siglo XX*. Madrid: Akal, 1978.
- *Ubach, Felipe.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Udina, Ernest. *Josep Tarradellas: L'aventura d'una fidelitat*. Barcelona: Edicions 62, 1978.
- UGT: Ple extraordinary del comité nacional, 27–30 octubre 1937, Valencia*. Barcelona: UGT, 1937.
- Uhse, Bodo. *Die erste Schlacht*. Strasbourg: Prométhée, 1938.
- Uj Magyar Lexikon*.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59–1962], Vol. III.
- Ulam, Adam B.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73*. New

- York: Praeger, 1974.
- Ulmann, André. *Les darreres hores de la república espanyola*. Montpellier: Agit-Pro PSU, [1939?].
- La Unió general de treballadors i la municipalització de serveis*. Barcelona: UGT, 1937.
- * “Unpublished Article by a Regular Army Corporal.” Photostatic copy of original document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Jordi Arquer.
- Urales, Federico. *La anarquía al alcance de todos*. Barcelona: Revista Blanca, 1932.
- Urban, Joan Barth. *Moscow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From Togliatti to Berlingu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Uribarri, Manuel. *El SIM de la República*. Havana, n. p. , 1943.
- Uribarry Barutell, Manuel. *Sin contestar*. Valencia: Ruig, 1937.
- Uribe, Vicente. *Los campesinos y la república*.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8.
- . “Memorias” (typescript) . Madrid: Archivo Histórico del Comité Central de PCE, Carpeta 60. Photocopy in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 . *Nuestra labor en el campo*. Barcelon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 *Nuestros hermanos los campesinos*.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 *La política agrarian del partido comunista*.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 *El problema de las nacionalidades en España a la luz de la guerra popular por la independenci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n. p. : Ediciones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n. d.
- Urra, Juan. *En las trincheras del frente de Madrid*. Madrid: Fermin Uriarte, 1966.
- *Usabiaga l’Abbé, Jean.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U. 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83d Cong. , 1st sess. , 1953.
- . *The Legacy of Alexander Orlov*. Prepared by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93d Cong. , 1st sess. , 1973.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 . *Scope of Sovie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85th Cong. ,

- 1st sess. , 1957, 14 and 15 February 1957. Part 51.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Series C, Vols. IV, V, VI, and Series D, Vols. I, II, III, IV, V, VI.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1983.
-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6 and 1937*. Vols. I, II.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 .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Edited by Ramond James Sontag and James Stuart Biddie.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 . *[Spain:]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1930-1939: Confidential U. 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Sixty-six microfilm reels. Md. :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6.
- U. S.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 Docket No. 108-153. Herbert Brownell, Jr. ,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etitioner v. Veterand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Respondent. Washington, D. C. : 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 1955.
- Valdés, Miguel. *Informe presentado en la primer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ña, (I. C.) por el secretario de organizacion del c. c.* Barcelona: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del PSUC, 1937.
- Valdesoto, Fernando de. *Francisco Franco*. Madrid: Afrodisio Aguado, 1943.
- Valera, Fernando. *La república es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Discurso pronunciado a millares de ciudadanos el 11 de 1937 desde el local social de U. R. , Valencia*. Valencia, [1937?].
- Válgoma, Carlos de. *Mola: La vocación de servicio*. Madrid: Pace, n. d.
- Vallescà, Lluhí. *Lluís Companys Jover*. Mexico City, Grafos, 1944.
- Van Alstyne, R. W. *American Diplomacy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 Vanni, Ettore. *Yo, comunista en Rusia*. Barcelona: Destino, 1950.
- Vansittart, Lord. *The Mist Procession*. London: Hutchinson, 1958.
- Varela Rendueles, José. *Rebelión en Sevilla: Memorias de su gobernador rebelde, 1936-1939*. Sevilla: Ayuntamiento, 1982.
- Varga, Evgenii S. *Ispaniia v revoluitsii*. Moscow: Gos. Sots. -Ekon. Izd-vo, 1936.
- Vaupshasov, Stanislav A. *Na trevozhnykh perekrestkakh: Zapiski chekista*. Moscow:

- Politizdat, 1971.
- Vázquez, Mathilde, and Valero, Javier. *La guerra civil en Madrid*. Madrid: Giner, 1978.
- Ventín Pereira, José Augusto. *La guerra de la radio, 1936–1939*. Barcelona: Mitre, 1986.
- *Verbatim report of a meeting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on the Aragón front in September 1936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Colonel José Villalba.
- Vereeken, Georges. *The GPU in the Trotskyist Movement*. New York: New Park Publications, 1976.
- La victoria exige el partido único del proletariado*.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Vidal, Miguel. “El Campo Español.” Decree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nts. Unpublished typescript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the author, who was an official in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during the Civil War.
- Vidali, Vittorio. See also Contreras, Carlos J.
- . *La caduta della repubblica*. Milan: Vangelista, 1979.
- . *Diary of the Twentie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Westport: Lawrence Hill, 1984.
- *———. Interview, and conversations,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 *El quinto regimiento*. Mexico City: Grijalbo, 1977.
- . *Spagna lunga battaglia*. Milan: Vangelista, 1975.
- Vidarte, Juan-Simeón. *El bienio negro y la insurrección de Asturias*. Barcelona: Grijalbo, 1978.
- . *Todos fuimos culpables*.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73.
- Viereck, Peter. *Shame and Glory of the Intellectuals*. Boston: Beacon Press, 1953.
- Vignaux, Paul. *Manuel de Irujo: Ministre de la république dans la guerre d'Espagne, 1936–1939*. Paris: Beauchesne, 1986.
- Vigón, Genaral Jorge. *General Mola: El conspirador*. Barcelona: AHR, 1957.
- . *Milicia y política*.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1957.
- Vilanova, Antonio. *La defensa del Alcázar de Toledo*. Mexico City: Mexicanos Unidos, 1963.
- Vilar, Pierr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Barcelona: Crítica, 1986.
- . *Historia de España*. Barcelona: Grijalbo, 1979.
- *Villaiba, Colonel José. Report on the fall of Malaga to the Higher War Council,

- dated 1937. Typewritten copy of original document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Colonel Villalba.
- Villanueva, Francisco. *Azaña, el gobierno*. Mexico City: Moderna, 1941.
- Villar, Manuel. *España en la ruta de la libertad*. Buenos Aires: Reconstruir, 1962.
- Villarroya i Font, Joan. *Els bombardeigs de Barcelona durant la guerra civil, 1936–1939*. Montserrat: Abadia de Montserrat, 1981.
- Viñas, Angel. *La Alemania nazi y el 18 de julio*. Madrid: Alianza, 1977.
-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 *Guerra, Dinero, Dictadura*. Barcelona: Grijalbo, 1984.
- . *El oro de Moscú*. Barcelona: Grijalbo, 1979.
- . *El oro español en la guerra civil*.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Fiscales, Ministerio de Hacienda, 1976.
- Viñas, Ricard. *La formación de las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1934–1936*. Madrid: Siglo XXI, 1978.
- Vita, A. de. *Battaglione Garibaldi, ottobre 1936–aprile 1937*. Paris: Coltura Sociale, 1937.
- Vmeste s patriotamiispanii*. Kiev: Politicheskaia, 1976.
- The Voice of the Church in Spain*.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7.
- Volta, Sandro. *Spagna a ferro e fuoco*. Florence: Vallecchi, 1937.
- Volunteer for Liberty*. Edited by Ralph Bates, Edwin Rolfe, and John Tisa. New York: Veteran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1949. Organ of the English-speaking battal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Reproduction of complete collection from 24 May 1937 through 7 November 1938.
- Vorobev, Evgenii. *Ia ne boius' ne byt': Dokumental'naia povest' o geroe Sovetskogo Soiuzu Pole Armane*. Moscow: Politicheskaia Literature, 1982.
- Voros, Sandor. *American Commissar*. Philadelphia: Chilton, 1961.
- Watson, Keith Scott. *Single in Spain*. London: Barker, 1937.
- Weinberg, Gerhard L.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Europe, 1933–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1937–193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 *Germany and Soviet Union*. Leiden: Brill, 1954.
- Weintraub, Stanley. *The Last Great Cause: The Intellectuals and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Weybright and Talley, 1968.

- Weizsäcker, Ernst von. *Memoirs of Ernst von Weizsäcker*. Chicago: Regnery, 1951.
- Welles, Sumner. *The Time for Decision*. New York: Harper, 1944.
- Wendt, Bernd Jürgen. *Economic Appeasement: Handel und Finanz in der britischen Deutschland-Politik, 1933-1939*. Düsseldorf: Bertelsmann Universität Verlag, 1971.
- Werth, Alexander. *Which Way France?* New York: Harper, 1937.
- We Saw in Spain*. London: Labour Party, 1937.
- Wheeler-Bennet, John W. *Munich: Prologue to Tragedy*.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8.
- Who's Who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New York and Munich: Saur, 1978.
- Who Was Who in the USSR*. Metuchen, N. J. : Scarecrow Press, 1972.
- Who Was Who, 1961-1970*. New York: St. Martin's, 1972.
- Wintringham, Tom. *English Captai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9.
- Wojna narodoworewolucyjna Hiszpanii*. Warsaw: Wydawnictwo ministerstwa brony Narodowej, [1979].
- Wolfe, Bertram D. *Civil War in Spain*. New York: Workers' Age, 1937.
- . *Khrushchev and Stalin's Ghost*. New York: Praeger, 1957.
- Wolfers, A. *Britain and France between Two Wa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0.
- Wood, Neal. *Com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Woodcock, George. *Anarchism: A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and Movements*.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 Wrench, John Evelyn. *Geoffrey Dawson and Our Times*. Foreward by The Rt. Hon. Earl of Halifax. London: Hutchinson, 1955.
- Wyden, Peter. *The Passionate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83.
- Yagüe, María Eugenia. *Santiago Carrillo, perfil humano y político*. Madrid: Combio 16, 1977.
- Yakovlev, Alexander. *The Aim of a Lifetime*. Moscow: Progress, 1972.
- Young, G. M. *Syanley Baldwin*.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52.
- Ypsilon [Julian Gumperz and Robert Rindl]. *Pattern for World Revolution*. Chicago-New York: Ziff Davis, 1947.
- Zaculúa, Juan Antonio. *La resistencia socialista en Asturias, 1937*. Madrid: 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 1986.

- Zahn, Michael. "Der spanische Anarchosyndikalismus." Dissertation. Self published, 1979. Copy at Stanford University.
- Zamacois, Eduardo. *El asedio de Madrid*. Havana: Aurora, 1939.
- . *Crónicas de la guerra*. Valencia: Subsecretaria de Propaganda, 1937.
- Zambrano, María. *Los intelectuales en el drama de España*. Santiago: Panorama, 1937.
- Zaragoza, Cristóbal. *Ejército popular y militares de la república, 1936-1939*. Prólogo de Ramón Garriga. Barcelona: Planeta, 1983.
- Zilliacus, Konni ("Vigilantes"). *Between Two Wars*.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39.
- . *Why We Are Losing the Peace*. London: Gollancz, 1939.
- Zilmanovich, Dmitrii Iakovlevich. *Na Orbite bolshoi zhizni: Dokumentalno-memuarnoe povestvovanie o dvazhdy geroe Sovetskogo Soiuza Ia. V. Smushkeviche*. Vilnius: Mintis, 1971.
- Zugazagoitia, Julián. *Historia de la guerra en España*. Buenos Aires: La Vanguardia, 1940.

二、报纸和期刊

这里列出的只是本书正文或注释中所涉及的那些报纸和期刊。本书引述的资料可以在收藏于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博洛滕西班牙内战资料集中找到，包括装订成册的报纸、剪报、打印件副本、影印件和缩微胶片。请在“博洛滕”项下查阅（剪报和缩微胶片）。

ABC, Madrid.

ABC, Seville.

Acción Libertaria: Boletín Informativo sobre España, Buenos Aires.

Acción Socialista, Paris.

Acracia, Lérida.

L'Action Française, Paris.

Adelante, Alicante.

Adelante, Marseilles.

Adelante, Mexico City.
Adelante, Valencia.
El Adelanto, Salamanca.
L'Adunata dei Refrattari, New York.
Ahora, Madrid.
A. I. T. Servicio de Prensa, Stockholm.
The Alarm, San Francisco.
El Amigo del Pueblo, Barcelona.
Anarchist Review, Orkney.
Anarquía, Barcelona.
Antioch Review, Yellow Springs, Ohio.
Atlantic Monthly, Boston.
Avant, Barcelona.
La Batalla, Barcelona.
La Batalla, Paris.
BEIPI, Paris.
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CNT National Committee) , Valencia.
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CNT-FAI, Barcelona.
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y Orientación Orgánica del Comité Peninsular de la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Barcelona.
Boletín de Orientación Bibliográfica, Madris.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Burgos.
Butlletí del Partit Socialista Català, Mexico City.
Butlletí Oficial de l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Barcelona.
Cahiers de l'Humanisme Libertaire, Paris.
Cahiers de l'I. S. E. A. , La Rochelle.
Cahiers Leon Trotsky, Paris.
Cambio 16, Madrid.
Canadian Forum, Toronto (Public Library of Toronto) .
Canarias, Las Palmas.
Candide, Paris.
Carta Del Este, Madrid.
Castilla Libre, Madrid.
Catalunya, Barcelona.

Cenit, Toulouse.
Ce Soir, Paris.
Claridad, Madrid.
CNT, Madrid.
CNT, Paris.
CNT, Toulouse.
CNT-FAI-AIT Informationsdienst, Barcelona.
Colectivismo, Valencia.
Combat, Paris.
El Combatiente Rojo, Madrid.
Le Combat Syndicaliste, Paris.
Commonweal, New York.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El Comunista, Madrid.
Congreso de los Diputados. Diputación Permanente, Valencia, Barcelona, Paris.
La Continental Obrera, Santiago, Chile.
Correo de Asturias, Buenos Aires.
La 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 Paris.
La Correspondencia de Valencia, Valencia.
La Correspondencia Internacional, Paris.
Cuadernos para el Diálogo, Madrid.
Cuadernos Socialistas, Toulouse.
Cultura Proletaria, . New York.
Cultura y Acción, Alcañiz.
Daily Express, London.
Daily Herald, London.
Daily Mail, London.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Daily Worker, London.
Daily Worker, New York.
El Debate, Madrid.
Democracia, Madrid.
La Dépêche, Toulouse.
El Día Gráfico, Barcelona.

Dialéctica, Havana.

Diari de Barcelona, Barcelona.

Diario de Burgos, Burgos.

Diario de las Sesiones de Cortes, Madrid.

Diario de las Sesiones de la Diputación Permanente de las Cortes, Madrid,
Valencia, Barcelona, Paris.

Diario Oficial de l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Barcelona.

Diario Oficial del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 Valencia (later Barcelona) .

Diario Oficial del Ministerio de la Guerra, Madrid (later Valencia) .

Documentos Históricos de España, Buenos Aires.

Economies et Sociétés, Paris.

Encounter, London.

Enllà, Mexico City.

Ercilla, Santiago, Chile.

L'Ere Nouvelle, Paris.

Esfuerzo, Barcelona.

Espagne Antifasciste, Paris.

Espagne Nouvelle, Montpellier.

España Libre, New York.

España Libre, Paris.

España Libre, Toulouse.

España Nueva, Mexico City.

España Popular, Mexico City.

España Republicana, Buenos Aires.

Espoir, Toulouse.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London.

Fight, London.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Le Forze Armate, Rome.

IV International, Mexico City.

Fragua Social, Valencia.

Frente Libertario, Madrid.

Frente Rojo, Valencia. [Published in Barcelona in November 1937, and in Figueras
and Port Bou in February 1939.]

Frente y Retaguardia. [Place of publication not indicated.]
Full Català, Mexico City.
Gaceta de la República, Valencia, Barcelona.
Gaceta de Madrid, Madrid.
Il Grido del Populo, Paris.
Guerra di Classe, Barcelona.
Guión, Madrid.
Hansard, London.
Heraldo de Aragón, Saragossa.
Hispanic American Report, Stanford.
The Historian, London.
Historia 16, Madrid.
Historia y Vida, Barcelona.
Hoja Oficial de Lunes, Barcelona.
Hoy, Mexico City.
La Humanitat, Barcelona.
L'Humanité, Paris.
Ideal, Granada.
Ideas, Hospitalet.
Independent News, Paris.
Indice, Madrid.
Informaciones, Madrid.
Información Española, Madrid.
Information Bulletin (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New York.
Inquiétudes, Bordeaux.
Internacional, Paris.
Internac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Yale.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L'Intransigeant, Paris.
Izvestiia, Moscow.
Le Jour, Paris.
Journal des Débats, Par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Lond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London.

Justicia Social, Barcelona.
Juventud de España, Mexico City.
Juventud Libre, Madrid.
Komsomolskaya Pravda, Moscow.
The Labour Monthly, London.
Left News, London.
Left Review, London.
La Libertad, Madrid.
Le Liberaire, Paris.
Life, Chicago.
Linea de Fuego, Pueblo de Valverde.
Listener, London.
Llibertat, Mataró.
Lluita, Paris.
La Lutte Ouvrière, Paris.
Luz y Fuerza, Barcelona.
Man!, Los Angeles.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Manchester.
Mar y Tierra, Altea.
El Mercantil Valenciano, Valencia.
Milicia Popular, Madrid.
Modern Monthly, New York.
Mujeres Libres, Barcelona.
Mundo, Mexico City.
Mundo Obrero, Madrid.
Mundo Obrero, Paris.
Nada Cuadernos Internacionales, Barcelona.
The Nation, New York.
The National Review, Lond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he New Leader, London.
New Masses, New York.
New Militant, New York.
The New Republic, New York.

The News Chronicle, London.
The News of Spain, New York.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London.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New York.
The New York Post,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ew York.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La Noche, Barcelona.
El Norte de Castilla, Valladolid.
Nosotros, Valencia.
Las Noticias, Barcelona.
El Noticiero, Saragossa.
El Noticiero Universal, Barcelona.
La Nouvelle Espagne Antifasciste, Paris.
Novyi Mir, Moscow.
Nuestra Bandera, Barcelona.
Nuestra Bandera, Paris.
Nuestra España, Havana.
El Obrero de la Tierra, Madrid.
The Observer, London.
Orientaciones Nuevas, Granollers.
Orto, Barcelona.
L'Osservatore Romano, Vatican City.
El País, Madrid.
Pasaremos, Madrid.
El Pensamiento Navarro, Pamplona.
El Poble Català, Mexico City.
Política, Madrid.
Il Pòpolo d'Italia, Rome.
Pravda, Moscow.
La Publicitat, Barcelona.
Pueblo, Madrid.
El Pueblo, Valencia.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Paris.

Radio Liberty Research, Munich, New York.
Reader's Digest, Pleasantville.
Recerques, Esplugues de Llobregat.
Reconstruir, Buenos Aires.
Regeneración, Mexico City.
La République, Paris.
Le Reveil, Geneva.
The Review, Brussel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Notre Dame, Indiana.
La Revista Blanca, Barcelona.
Revista del Occidente, Madrid.
Revista Histórica y Vida, Madrid.
La Révolution Proletarienne, Paris.
Il Risveglio Anarchico, Geneva.
Rumbos Nuevos, Havana.
Ruta, Barcelona.
Saturday Evening Post, Philadelphia.
Saturday Review, New York.
Screen, London.
Service d'Information et de Presse por la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Paris.
Slavic Review, Washington, D. C.
El Socialista, Algiers.
El Socialista, Madrid.
El Socialista, Paris.
El Socialista Español, Paris.
Socialist Appeal, New York.
Socialist Review, New York.
El Sol, Madrid.
Solidaridad Obrera, Barcelona.
Solidaridad Obrera, Mexico City.
Solidaridad Obrera, Paris.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Berlin, Paris, New York.
Soviet News, London.
Die Soziale Revolution, Barcelona.

Spain, London.
Spain and the World, London.
Spanish Labor Bulletin, Chicago.
Spanish Revolution, Barcelona.
Spanish Revolution, New York.
Spartacus, Alicante.
The Sunday Times, London.
Survey, London.
Le Temps, Paris.
Tiempo, Mexico City.
Tiempo de Historia, Madrid.
Tiempos Nuevos,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Mexico City.
The Times, Londo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
Timón, Barcelona.
Timón, Buenos Aires.
Treball, Barcelona.
Tribuna, Mexico City.
Triunfo, Madrid.
Ultima Hora, Barcelona.
Umanità Nova, Rome.
Umbral, Barcelona.
Unión, Seville.
El Universal, Mexico City.
Universal Gráfico, Mexico City.
Universo, Toulouse.
Unser Wort, Brussels.
Vanguard, New York.
La Vanguardia, Barcelona.
Vanguardia, Mexico City.
Verdad, Valencia.
La Veu de Catalunya, Barcelona.

Vía Libre, New York.

Voelkischer Beobachter, Berlin.

Voенно-Istoricheskii Zhurnal, Moscow.

The Volunteer for Liberty, Madrid, Barcelona.

La Voz Lenista, Madrid, Barcelona.

La Voz Valenciana, Valencia.

Vu, Paris.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D. C.

Die Wehrmacht, Berlin.

Workers' Age, New York.

World Affairs Report, Stanford.

Ya, Madrid.

致 谢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

玛莎·阿克尔斯伯格

弗朗西斯科·阿吉莱尔

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

维克托·阿尔瓦

马科斯·阿尔孔

杰伊·艾伦

何塞·阿尔穆迪

迈克尔·阿尔珀特

乔恩·阿姆斯登

欧斯塔基奥·阿巴里西奥·博（阿尔法赫梅）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历史档案馆，马德里

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

国家历史档案馆，萨拉曼卡

霍尔迪·阿克尔

何塞·阿森西奥将军
艾马, S.A.
玛乔丽·贝利
海梅·巴柳斯
阿图罗·巴雷亚
伊尔莎·巴雷亚
刘易斯·贝特曼 (见前言)
拉尔夫·贝茨
尼古拉斯·贝尔纳尔
琳达·伯纳德
国家图书馆, 马德里
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巴黎
罗杰·布兰德
贝蒂·博洛滕 (见前言)
格拉迪丝·博洛滕 (见前言)
格雷格·博洛滕 (见前言)
乔治·博哈特公司
安娜·博尔金纳
杰拉尔德·布雷南
大英博物馆 (报纸图书馆)
埃伦·H.布劳
罗纳德·布拉托夫
何塞·布列霍斯
卡门·德拉·卡尔·马塔
剑桥大学出版社
塞韦里诺·坎波斯
阿尼塞托·卡瓦哈尔上尉
F.P.卡瓦哈尔
马利亚诺·卡多纳·罗塞尔

雷蒙德·卡尔
文塞斯劳·卡里略
拉尔夫·H.卡拉瑟斯
何塞·卡鲁亚纳-戈麦斯·德·巴雷达
马里亚诺·卡萨苏斯·拉卡斯塔
恩里克·卡斯特罗
何塞菲娜·塞迪利亚
国际无政府主义研究中心，日内瓦
佩德罗·切卡
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德奥塞斯
玛丽娅·西富恩特斯
何塞·克拉韦里亚·普雷纳费塔
蒙特塞拉特·孔多米内斯·佩雷尼亚
罗伯特·康奎斯特
拉里·科特
詹姆斯·克拉夫茨
路易斯·G.库韦罗
柯蒂斯·布朗
埃琳娜·丹尼尔森
戴维和查尔斯（·霍尔丁斯）有限公司（理查德·A.H.罗宾逊的代理人）
米奇·德克特
莫什·德克特
伯纳德·德纳姆
玛丽娅·特蕾莎·迪亚斯·德洛斯里奥斯
米洛拉德·M.德拉奇科维奇
斯隆和皮尔斯·迪尤尔
特亚·杜伊克尔
何塞·杜克
绿洲出版社
德诺埃尔出版社

青年出版社
先锋出版社
洛萨达出版社
南美洲出版社
玛丽安娜·恩克尔
西尔维娅·英格兰
约翰·埃里克森
罗布·厄恩斯特
路易斯·埃斯科瓦尔·德拉·塞尔纳
安东尼奥·埃斯科里瓦诺
乔治·埃森魏因（见前言）
齐妮娅·J.尤丁
费伯和费伯出版社
费夫斯通讯社
拉蒙·费尔南德斯-波萨·希尔
F.费兰迪斯·阿尔沃斯
米格尔·费雷尔
格里特·E.菲尔斯特拉
H.H.费希尔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内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基金会，马德里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马德里
赫苏斯·德·加林德斯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
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
J.加西亚·普拉达斯
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
安东尼奥·加里格斯·迪亚斯-卡尼亚瓦特
安东尼·希拉韦特
弗朗西斯科·希拉尔

何塞·希拉尔
奈达·格利克
维克托·格兰茨有限公司
胡安·B.戈麦斯上校
F.冈萨雷斯
埃弗拉因·冈萨雷斯·卢纳
安东尼奥·冈萨雷斯·金塔纳
胡利安·戈尔金
查尔斯·L.格雷
豪尔赫·加西亚
格拉纳达出版社
佩德罗·F.格兰德（见前言）
霍华德·格林
蕾切尔和罗伯特·格林
伊莎贝尔·瓜迪奥拉
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公司
哈珀和罗出版社
哈佛学院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剑桥
A.M.希思出版公司
威廉·海涅曼有限公司
马德里市期刊阅览室
国家期刊阅览室，马德里
路易斯·埃尔南德斯
塞韦里亚诺·埃尔南德斯
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
罗纳德·希尔顿（见前言）
唐纳德·C.霍姆斯
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
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全体工作人员）

今日出版社
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
拉蒙·伊格莱西亚斯
阿格尼丝·英格利斯
巴塞罗那市历史学会
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
安德烈·马利亚·德·伊鲁霍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加布里埃尔·杰克逊
戴维·贾菲
米格尔·希门尼斯
弗尔·B.约翰斯顿
鲁道夫·德容
查尔斯·F.凯泽
基彭霍伊尔和维奇出版社
雅普·克鲁斯特曼
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
希丽娅·库克（见前言）
罗斯玛丽·库尔普伊斯
凯蒂娅·兰多
皮拉尔·莱昂·特略
加斯东·勒瓦尔
莉娜·利弗
拉蒙·利亚尔特
绝对自由主义
普伦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弗朗西斯卡·利纳雷斯·德·比达特
鲁道夫·略皮斯
埃尔马尔克斯·胡安·伊格纳西奥·卢卡·德·特纳

恩里克·卢门
罗伯特·M.麦克布赖德出版公司
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
菲利普·T.麦克莱恩
麦克米兰出版社，伦敦和贝辛斯托克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
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
赫伯特·马歇尔
J.马丁·布拉斯克斯
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
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
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
萨尔瓦多·马丁内斯·达西
奥雷利奥·马丁·纳赫拉
巴莱里奥·马斯
何塞·曼努埃尔·马塔
阿尔瓦罗·梅嫩德斯
莱昂诺拉·梅嫩德斯·贝尔特兰
何塞·米亚哈将军
哈里·米尔顿
文化部，马德里
弗兰克·明茨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
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
费利克斯·莫罗
威廉·莫罗公司
欧塞维奥·穆哈尔-莱昂
G.穆尼斯（曼努埃尔·格兰迪索·穆尼斯）
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
华金·纳达尔·法雷拉斯

卢西亚诺·J.纳瓦斯（见前言）
玛加丽塔·内尔肯
纽约公共图书馆
杰克·诺佩尔（美国参议院安全调查专门委员会主席）
保罗·诺思·赖斯（纽约公共图书馆）
W.W.诺顿出版公司
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
爱德华多·奥罗斯科-G.（“画家”）
索尼娅·布劳内尔·奥威尔
卡洛斯·奥特罗
玛丽娅·奥特罗-博伊斯沃特
牛津大学出版社
兰多尔福·帕恰尔迪
H.S.帕森斯
D.帕斯托尔·佩蒂特
孔查·帕蒂尼奥
阿莱恩·B.保罗
斯坦利·G.佩恩（见前言）
何塞·佩拉特斯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
阿图罗·佩鲁乔
A.D.彼得斯公司
阿格尼丝·F.彼得森
梅洛迪·菲利普斯
D.温盖特·派克（见前言）
普伦图书馆
路易斯·庞塞·德·莱昂
波鲁瓦·埃马诺斯-西亚
尤金·B.鲍尔

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
哈维尔·普拉德拉（见前言）
雅各布·普林斯
帕特南出版公司
阿方索·金塔纳-佩纳
比森特·拉莫斯
A.拉莫斯·奥利韦拉
《读者文摘》
古斯塔夫·雷格勒
路德维希·雷恩
雷纳尔和希契科克出版社
沃纳·赖斯
弗农·理查兹
里卡多·德尔·里奥
米格尔·罗夫莱多
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
赫尔穆特·吕迪格
安德烈斯·萨沃里特
玛丽娅·德尔·卡门·萨拉斯·拉腊萨瓦尔
埃莱诺·萨尼亚
费利佩·桑切斯·罗曼
圣马丁出版社
威廉·T.塞尔-史密斯
京特·施米加勒
斯蒂芬·施瓦茨（见前言）
曼努埃尔·施瓦茨曼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
保罗·西伯里（见前言）
马丁·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
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

军事历史部门，马德里
马克·沙伦
阿德里安·舒伯特
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
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
维尔瓦尔多·索拉诺
海伦·索拉努姆
阿古斯丁·索奇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路易丝·苏亚雷斯
莱奥波尔多·苏亚雷斯·德尔·雷亚尔
阿尔玛·塔皮亚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克拉拉·塔尔曼
阿恩·索恩
卡罗尔·汤奇
葆丽娜·B.图克（见前言）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
玛蒂尔达·德拉·托雷
赖纳·托斯托夫
休·特雷弗-罗珀，格兰顿的戴克勋爵
费利佩·乌瓦奇
琼·康奈利·厄尔曼（见前言）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图书馆
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安阿伯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全体编辑和行政人员）
克里斯蒂娜·乌松

皮拉尔·巴雷拉
玛加丽塔·巴斯克斯·德·帕尔加
曼努埃尔·比达尔
维托里奥·维达利（卡洛斯·孔特雷拉斯）
维京出版社
何塞·比利亚尔瓦
安东尼奥塞·比利亚努埃瓦
安赫尔·比尼亚斯
佩德罗·博尔特斯·博乌
芭芭拉·沃克（见前言）
乔治·韦勒
伯特伦·D.沃尔夫
艾拉·沃尔夫（见前言）
耶鲁大学出版社
维克托·萨拉戈萨

索引

(以下标注的是原书页码, 查阅时请参照本书编码)

Abad de Santillán, Diego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 on revolutionary violence (论革命暴力), 52—53; on collectivization (论集体化), 63—64, 223, 224; plans to seize gold reserves (计划夺取黄金储备), 149—150; on Anarchist ideals (论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194; on withholding arms from Anarchists (论不给无政府主义者发放武器), 387, 第四十一章注释44; on CNT-Companys confrontation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孔帕尼斯的表面关系), 389, 390, 451; on relation between CNT-FAI and Generalita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之间的关系), 389, 391, 402; on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 (论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 393—394; CNT councilor of economy (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专员), 412; on May events in Barcelona (论巴塞罗那五月事变), 431, 432—433, 434, 441, 452; says

- Communists profit from CNT-UGT pact (指出共产党人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协议中获利), 569; on PCE influence in military (论西班牙共产党对军队的影响), 594; on loss of Caralonian products (论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 612—613; on ministry of Segundo Blanco (论塞贡多·布兰科的部长职位), 624; on opposition to Negrín (论对内格林的反抗), 627; on Anarchosyndicalist fears (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担忧), 665
- ABC* (《阿贝赛报》), 君主主义报纸: 11; charters Franco's flight to Spanish Morocco (包租把佛朗哥送往西属摩洛哥的飞机), 43
- Aberri, Major (阿韦里少校), 共和派军官: on militia's disarray (关于民兵武装的混乱状况), 256—258
- AC (加泰罗尼亚行动党), 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政党: timidity of (胆小怯懦), 396
- Acció Catalana (加泰罗尼亚行动党)。见AC
- Acción popular (人民行动党)。见AP
- Adám (亚当): appointed to police administration (被安排在警察管理部门任职), 219
- Adelante* (《前进报》), 社会党的报纸: 244, 373—374, 375—378, 463, 522—523, 526; seized by Negrín's government (被内格林政府没收), 561
- Adroher, Enrique (恩里克·阿德罗埃尔), 笔名希罗内利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责宣传的书记: on loss of Catalan independence (论加泰罗尼亚失去独立性), 419—420; sentenced to prison (被判刑), 520
- Agencia Española (西班牙通讯社), 西班牙外交部在巴黎的宣传机构: Otto Katz appointed to (任命奥托·卡茨负责), 139; Communists in (机构中的共产党人), 488
- Agrarian crisis (农村危机): pre-Civil War (内战前的农村危机), 4—5, 6—7, 10, 第一章注释10
- Agrarian Reform Law (土地改革法): and *colonos* Settlement (与垦殖民的定居) 4; peasants' impatience with (农民对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失去耐

- 心) , 5; far left angered by liberals' indifference (极左派因自由派对土地改革法的漠不关心而愤怒) , 23
- Agricultural decree of October 1936 (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农业法令) : on land confiscation (关于没收的土地) , 236—237; offers land to single tenants (向个体佃户提供土地) , 240—241; and demands for land restitution (与要求归还土地) , 522
- Agricultural decree of June 1937 (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的农业法令) : promises aid to collectives (承诺帮助集体农庄) , 242—243; temporarily legalizes collectives (暂时使集体农庄合法化) , 243
- Agriculture (农业) 。见Agrarian crisis; Agrarian Reform Law; Agricultural decree; Institute of Agrarian Reform
- 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ña (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 , 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 drafts new revolutionary program (制订新的革命纲领) , 24—25, 114; remains loyal to Caballero (保持对卡瓦列罗的忠诚) , 560; corresponds with PSOE (与社会党执委会以书信论战) , 563—567
- Aguirre,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阿吉雷) , 内格林的新闻秘书: on Catholic funeral in Barcelona (论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天主教葬礼) , 644
- Aguirre, José Antonio (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 , 巴斯克地区自治政府总理: Communists praise (共产党人赞扬阿吉雷) , 123
- Aguirre, José María (何塞·马利亚·阿吉雷) , 卡瓦列罗的政治军事秘书: on plan to name Araquistái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关于提名阿拉基斯塔因担任外交部长的计划) , 122; supports Caballero (支持卡瓦列罗) , 353—354
- Ahora* (《现在》)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喉舌: 631
- Aiguadé, Artemio (阿特米奥·艾瓜德)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named Catalan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lor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 , 402—403, 412; clashes with Tarradellas (与塔拉德利亚斯意见不一致) , 415—416; appoints Rodríguez Salas police commissioner (任命罗德里格斯·萨拉斯为警察署长) , 417; raids *telefónica* (袭击电话局) , 430—431, 第四十二章注释15和注释25;

- asks Galarza and Caballero for reinforcements (请求加拉尔萨和卡瓦列罗增援), 433—434
- Aiguadé, Jaime Antón (海梅·安东·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不管部长: 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部长), 203; on Companys's surrender of public order (论孔帕尼斯交出治安管理权), 437; named Negrín labor and social welfare minister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 483; named labor minister, Negrín's second government (被任命为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的劳工部长), 585; resigns from government (从政府辞职), 615
- AIT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l Trabajo[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国际工人协会): on general strikes (论总罢工), 198; holds "secret" congress (Dec.1937)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秘密”举行代表大会), 499. 另见CNT; FAI
- Aláiz, Felipe (费利佩·阿莱斯),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 on FAI's reorganization as political party (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改组成政党), 485
- Alba, Victor (维克托·阿尔瓦),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 左派历史学家: on Comorera (论科莫雷拉), 398; on Maurín (论毛林), 405—406; on POUM's understanding of Moscow trials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莫斯科审判的理解), 408
- Albacete (阿尔瓦塞特), 国际纵队的训练基地: arrival of first brigades in (Oct.1936) (一九三六年十月第一批国际纵队成员到达), 108; site of brigade terror (对国际纵队实施恐怖行动的地方), 571; lost to Negrín (内格林失去阿尔瓦塞特), 734
- Albalate de Cinca (辛卡河畔的阿尔瓦拉特村): Anarchist system in (在阿尔瓦拉特村实行的无政府主义制度), 70
- Albar, Manuel (曼努埃尔·阿尔瓦尔), 社会党执委会成员, 普列托的支持者: on POUM exclusion from Madrid Junta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排除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之外), 298; courted by Communists (共产党人向其示好), 384; opposes Socialist-Communist merger (反对社

- 会党与共产党合并)，537；Negrín appoints to war commissariat（被内格林安排到总政治部），597—598
- Alberti, Rafael（拉斐尔·阿尔维蒂），共产党诗人：294
- Albin, Félix（费利克斯·阿尔文）。见Hager, Kurt
- Alborz, F.Ferrándiz（F.费兰迪斯·阿尔沃斯），社会党人：on intellectuals in PCE（论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125
- Alcalá-Zamora, President Niceto（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and left-wing rebellion in Asturias（与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左派叛乱），8；and CEDA（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8，9；rejects Portela's proposal of martial law（拒绝波特拉提出的宣布戒严令的建议），11—12，第一章注释49；appoints Azaña prime minister（任命阿萨尼亚为政府总理），12；ouster from office（下台），27；and Queipo de Llano（与凯波·德·利亚诺），41
- Alcora（阿尔科拉村）：libertarian communism in（在阿尔科拉村实行的自由共产主义制度），66—68
- Alcoy（阿尔科伊）：industries centralized in（工业被集中起来），59；unarmed CNT militia in（不向阿尔科伊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提供武器），325
- Alfaro Siqueiros, David（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墨西哥画家，第八十二旅旅长：role in Spain（在西班牙的任务），342，第三十三章注释31；commits murder（谋杀），第四十八章注释25
- Alfredo（阿尔弗雷多）。见Togliatti, Palmiro
- Alianza de la Democracia Socialista（社会主义民主联盟），巴枯宁主义者组织：on abolition of religions（废除宗教信仰），72
- Almendros, Joaquín（华金·阿尔门德罗斯），西班牙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书记：on Comorera's opposition to PSUC（关于科莫雷拉反对组成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398—399；on role Pedro（Eenö Gerö）（论化名佩德罗的杰罗·埃尔诺的作用），400
- Almudí, Manuel（曼努埃尔·阿尔穆迪），共产党员，保卫阿拉贡委员会成员：on Líster's measures in Aragon（论利斯特在阿拉贡地区采取的措施）

施), 526

Alojamientos (住宿工人), 被迫雇用的工人: 7

Alonso, Bruno (布鲁诺·阿隆索),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海军第一政委: on murder of naval officers (论海军军官遇害), 49; on officers in PCE (论加入西班牙共产党的军官), 318; on Caballero memoirs (关于卡瓦列罗的回忆录),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Negrín appoints chief political commissar (被内格林任命为海军第一政委), 592—593; on navy's fear of Communists (论海军对共产党人的恐惧), 715

Alonso, Elfidio (埃尔菲迪奥·阿隆索), 共和派人士: member of 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 (电力委员会成员), 223

Alonso Vega, Lieutenant Colonel Luis (路易斯·阿隆索·维加中校), 共产党员: allies with Casado (与卡萨多合作), 734

Alpert, Michael (迈克尔·阿尔珀特), 英国历史学家: on British role in Casado negotiations (论英国在卡萨多谈判中的作用), 709

Alphonsine Monarchists (阿方索派君主主义者)。见Renovación Española

Alvarez, Angelín (安赫林·阿尔瓦雷斯), 共产党人军官: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准备离开西班牙), 732

Alvarez, Santiago (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 共产党人: commissar of Eleventh Division (第十一师政治委员), 542; on low morale of eastern army (论东路军低落的士气), 570

Alvarez Buylla, Plácido (普拉西多·阿尔瓦雷斯·布伊利亚), 共和联盟领导人: becomes industry and commerce minister (20 July)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成为工商部长), 47; flight from Spain (逃离西班牙), 第四章注释58; proposes sequestering “abandoned” enterprises (提议接受“被放弃的”企业), 222

Alvarez Coque, Colonel (阿尔瓦雷斯·科克上校), 共和派军官: replaces Martínez Cabrera (取代马丁内斯·卡夫雷拉), 第三十五章注释70

Alvarez del Vayo, Julio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社会党左派, 亲共人士, 外交部长: on Republic's failures (论共和国的失败), 22, 48; relations with Largo Caballero (与拉尔戈·卡瓦列罗

的关系) , 22, 120, 367, 371—372; on regular officers in Popular Army (论人民军中的正规军军官) , 47; becomes foreign minister (成为外交部长) , 48, 122, 203; on Spanish refugees (关于西班牙难民) , 52; on government arms purchases (论政府购买武器) , 第十一章注释7; and Communists (与共产党人) , 130, 131, 138, 348—349; and merger resulting in JSU (与导致组成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合并) , 130—131; expelled from Socialist party (被社会党开除出党) , 138; in war commissariat (在国防部总政治部) , 138, 275, 371, 374, 487; appoints Katz to propaganda post (任命卡茨主管宣传) , 139; censorship powers of (掌握新闻审查权) , 139; on Negrín and Stashevsky (论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 , 143, 476; on gold shipments (论运送黄金) , 146, 149, 155—156; fears Azaña's resignation (担心阿萨尼亚辞职) , 164; seeks French and British aid (寻求法国和英国的援助) , 181—183, 第十七章注释7; on CNT entry into Caballero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卡瓦列罗政府) , 204; refused passage through Tarancón (通过塔兰孔市受阻) , 206; and Koltzov's meeting with Caballero (与科利佐夫对卡瓦列罗的采访) , 252—253; on UGT as war bureau (论劳动者总工会作为国防部的情报部门) , 259; and Asensio's ouster (与罢免阿森西奥) , 281—282, 355; on Koltzov's discovery of Rojo (论科利佐夫发现罗霍) , 291; member of Higher War Council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 324; proposes Rojo succeed Martínez Cabrera (提议罗霍接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 , 366; featured in *News of Spain* (被《西班牙新闻》突出报道)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leaves Communists in foreign ministry (在外交部留下一批共产党人) , 488, 501; asks about PCE concessions to Prieto (询问共产党是否可能对普列托让步) , 543; dismissed by Prieto as Commissar General (被普列托解除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 543; and Togliatti (与陶里亚蒂) , 第五十一章注释42; named foreign minister, second Negrín government (被任命为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的外交部长) , 585, 586; on Russians' admiration for Negrín (论苏联人钦佩内格

林) , 590; named to cabinet of 17 Aug. (被任命为八月十七日内阁成员) , 618; and Thirteen-Point program (与十三点方案) , 644, 646; hopes for European conflict (寄希望于欧洲战争) , 649, 第六十二章注释45; returns to Alicante (返回阿利坎特) , 685; on morale of military leaders (论军队领导人的士气) , 685; on interception of cables by military (论电报遭到军方拦截) , 697; on hope of continued resistance (论继续抵抗的希望) , 721; flees Elda with Negrín (与内格林一起逃离埃尔达) , 731, 734; on timing of Casado's rebellion (论卡萨多叛乱的时机选择) , 732

El Amigo del Pueblo (《人民之友》) , 杜鲁蒂之友会的报纸: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454, 494, 504, 526

Los Amigo de Durruti (杜鲁蒂之友会) 。见Friends of Durruti

Amil, Manuel (曼努埃尔·阿米尔) , 全国劳工联合会积极分子: with Regional Committee of Defens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 , 705

Anarchists (无政府主义者) : support Asturias strike (支持阿斯图里亚斯矿区罢工) , 9; FAI guidance of CNT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引导全国劳工联合会) , 21; UGT fears losing ground to (劳动者总工会对在无政府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感到担忧) , 23—24; union control of local committees (无政府主义工会控制地方委员会) , 49; on destruction of institutions (捣毁教堂) , 51; belief in a Variety of economic systems (相信各种经济体制) , 65; opposition to state dictatorship (反对国家专政) , 77; former Republican parties seek support against (前共和派各政党寻求支持遏制无政府主义) , 82—83; and Communists during construction workers' strike (建筑工人罢工期间与共产党人) , 100; unequal match for PCE (不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对手) , 126—127; as danger to gold shipment (对运送黄金有威胁) , 149; entry into Caballero government (加入卡瓦列罗政府) , 191, 207—208, 324; on replacing workers' committees (关于取消工人委员会) , 215; maintain own police forces (保持自己的治安力量) ,

218; plan union control of production (打算由工会控制生产), 225; suspicion of Communists (怀疑共产党人), 231; on land confiscation decree (论关于没收土地的法令), 237; impact on militia (对民兵的影响), 261—265; against regular army (抵制正规军), 322, 329, 418, 420; confrontation with Companys (面对孔帕尼斯), 389; and POUM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10—411; reaction to *telefónica* raid (对袭击电话局的反应), 431—432; power broken in Catalonia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优势被打破), 461; rising causes Catalan cabinet crisis (提供了制造内阁危机的借口), 465; solicit position in Negrín's cabinet (谋求内格林政府中的职位), 484; and Aragon Defense Council (与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523—524, 527; animosity toward Negrín and PCE (敌视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 629. 另见 CNT; FAI;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archosyndicalism (无政府工团主义)。见 Anarchists; CNT; FAI; FIJL;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arquía (《无政府报》), (加泰罗尼亚的) 地下无政府主义报纸: 498—499

Andrade, Juan (胡安·安德拉德),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历史学家: as Trotsky disciple (作为托洛茨基的信徒), 405, 406—407; on POUM in Generalitat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自治政府), 第四十章注释15, 411, 413; urges CNT-POUM alliance (极力主张全国劳工联合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盟), 410; on POUM and Friends of Durruti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杜鲁蒂之友会), 427—428; sentenced to prison (被判刑), 520

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 (英德海军协定): signed 18 June 1935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德海军协定签字), 95; Churchill criticizes (丘吉尔批评英德海军协定), 95

Ansó, Mariano (马里亚诺·安索), 左翼共和派人士,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担任司法部长: on Araquistáin's plans to weaken Azaña (论阿拉基斯塔因削弱阿萨尼亚作用的计划), 29—30; on Negrín and Stashevsky (论

- 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 143, 476; and document transfer to Franco (1956) (与一九五六年向佛朗哥移交内格林的文件), 148; on Azaña (论阿萨尼亚), 165; replaces Irujo in justice ministry (在司法部取代伊鲁霍), 514; transmits Tribunales decree to Irujo (把设立特别安保法庭的法令交给伊鲁霍), 514
- Anticlericalism (反教权主义): church fears Popular Front will enforce (教会担心人民阵线强制推行反教权主义), 14—15; liberal Republicans concern with (自由共和派关心反教权主义), 23; in working-class movement (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反教权主义), 72
- Antón,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安东), 共产党马德里地方党组织书记, 中部前线督察委员: urges Miaja to join with Communists (力劝米亚哈加入共产党), 294; dismissed by Prieto (被普列托降职), 542; replaced by Fernando Piñuela (被费尔南多·皮纽埃拉取代), 542; Vidali (Contreras) on (维达利[孔特雷拉斯]论安东), 542; and Rojo (与罗霍), 543; and plan to defend Barcelona (与保卫巴塞罗那的计划), 669;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9
- Antona, David (戴维·安东纳), 全国劳工联合会中部地区书记: on government rejection of CNT overtures (关于政府拒绝全国劳工联合会作出的姿态), 528
- Antonov-Ovseenko, Vladimir A. (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 and Pedro (Ernö Gerö) (与佩德罗[杰罗·埃尔诺]), 401, 第三十九章注释33; on POUM exclusion from Generalitat (关于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411
- AP (人民行动党),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核心党派: 4
- Aparicio, Eustaquio (Alfageme) (欧斯塔基奥·阿帕里西奥[阿尔法赫梅]): supports Caballero (支持卡瓦列罗), 353
- Apellániz, Loreto (洛雷托·阿佩利亚尼斯): appointed Valencia police inspector (被任命为巴伦西亚警署督察), 219
- Appeasement (绥靖): reasons for British policy (英国采取绥靖政策的原

因)，178—179；France and Britain cannot threaten policy of（英法两国不可能采取冒险的政策），184

Aragon（阿拉贡地区）：success of collectivization in（集体化的成果），74；dissolution of collectives in（解散集体农庄），244；as last CNT-dominated region（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最后一个地区），525；Franco launches offensive in（佛朗哥阿拉贡地区发动攻势），570；collapse of（阿拉贡前线崩溃），571. 另见Defense Council of Aragon

Aranguren, General José（何塞·阿朗古伦将军），共和派人士，巴塞罗那国民卫队指挥官：386

Araquistáin, Luis（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社会党左派领导人，驻法国大使：on labor courts' wage policies（论劳动法庭的工资政策），第一章注释4；and Caballero（与卡瓦列罗），22；views on Republic's failure（认为共和国政府失败了），22，117—118；on Caballero（论卡瓦列罗），第二章注释19，319；on left Socialists' plan to frustrate Azaña（关于社会党左派遏制阿萨尼亚的计划），29—30；on Azaña's centrist stand（Mar.1936）（一九三六年三月论阿萨尼亚的中间立场），30；on Socialist revolution（论社会主义革命），第二章注释65，116；on disarray of Socialists（论社会党人的混乱状态），31；on revolutionary terror（论革命恐怖），52；on Communist claims of influence on Caballero（论共产党的宣传对卡瓦列罗的影响），115；proposes coalition（建议组成联合政府），117—118；Caballero plans to appoint as foreign minister（卡瓦列罗打算任命其担任外交部长），122；on merger resulting in JSU（论导致组成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合并），130—131，第十二章注释35；relation with Communists（与共产党人的关系），131；on Fischer（论费希尔），第十三章注释46；on French foreign exchange problem（论法国外汇问题），146；on Soviet influence（论苏联的影响），159，277，315；receives Vayo letters on foreign policy（收到德尔巴约关于外交政策的信件），182；on Communist plan to fuse with Socialists（论共产党计划与社会党人合并），350；absence during Caballero ouster（卡瓦列罗被推翻期间不在西班牙），

353; hears from Vayo of commissariat crisis (从德尔巴约那里得知总政治部危机), 374; on Estremadura offensive (论埃斯特雷马杜拉进攻计划), 467; on Negrín (论内格林),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and *Claridad* (与《光明报》), 第四十五章注释18; on Socialists' role in Caballero ouster (论社会党人在推翻卡瓦列罗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470; on Negrín's demand for POUM death penalty (关于内格林要求判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死刑), 518; protests postponement of Cortes opening (反对推迟议会会期), 559; accompanies Caballero to meetings of Madrid Socialists (陪同卡瓦列罗参加马德里社会党组织的会议), 560; with Caballero when stopped at gunpoint (与卡瓦列罗一起被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 562; on dangers faced by independent Socialists (论独立的社会党人面对的危险), 630; on JSU reaction to Communists (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对共产党人的反应), 632; on future of Republic (论共和国的前途), 665; blames Communists (谴责共产党人), 666; and last Cortes meeting (与最后一次议会会议), 677

Ardiaca, Pere (佩雷·阿迪亚卡),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supports government control of economy (支持政府控制经济), 227

Arellano, Arturo (阿图罗·阿雷利亚诺), 军队指挥官, 亲共社会党人: Enrique Castro on (恩里克·卡斯特罗论阿雷利亚诺), 273

Arellano, Colonel Eutiquiano (欧蒂基亚诺·阿雷利亚诺上校), 格拉纳达防区指挥官: and CNT Maroto Brigad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马罗托旅), 331

Arms embargo (武器禁运)。见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 USSR

Army (军队); and Azaña's indifference to grievances (与阿萨尼亚对不满的漠视), 15; regular officers distrusted by the left (左派不信任正规军军官), 47。另见Fifth Regiment; Militia; Popular Army; Volunteer army

Aróstegui, Julio (胡里奥·阿罗斯特吉), 左派历史学家: on Bolloren's views (对博洛滕的看法), 第十三章注释7; ignores Miaja's

Communist ties (无视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 296—297

Arquer, Jordi (霍尔迪·阿克尔),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部队政委: on Soviet manipulation of POUM (论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控制), 413; on PCE influence on POUM trial (关于西班牙共产党对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影响), 517, 519; sentenced to prison (被判刑), 520; on central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Catalonia (论中央政府对加泰罗尼亚的干扰), 612

Arrando, Lieutenant Colonel (阿兰多中校), 共和国军官: named Catalan delegate of public order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社会治安代表), 453, 458; told to name new police commissioner (内政部长令其任命新的警察署长), 459

Arrarás, Joaquín (华金·阿拉拉斯), 研究军事叛乱的历史学家: on generals' meeting (Mar.1936) (关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举行的将军会议), 第一章注释37

Arredondo, Lieutenant Colonel Manuel (曼努埃尔·阿雷东多中校), 卡瓦列罗的副官: pro-Communist sympathies of (同情支持共产党), 274; posted to Basque front (被派往巴斯克前线), 356

Arrigoni, Enrico (恩里科·阿里戈尼), 笔名布兰德, 《无产阶级文化报》记者: on assassination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论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Ascas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阿斯卡索),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 killed in Barcelona military insurrection (军事叛乱爆发时在巴塞罗那战死), 386

Ascaso, Joaquín (华金·阿斯卡索),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 保卫阿拉贡委员会主席: on militia requisitions (关于民兵补给的征用), 524; on creation of Aragon Defense Council (论成立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524

Asensio, General José (何塞·阿森西奥将军), 共和派军官, 卡瓦列罗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 named general and commander of central front (晋升为将军并被任命为中部前线指挥官), 280; named to undersecretaryship

(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280, 282; Communists' treatment of (共产党人对待阿森西奥的做法), 280—281; Fischer questions loyalty of (费希尔怀疑阿森西奥的忠诚), 281; removed from central front (被解除中部前线的指挥权), 282; delivers sealed orders to Pozas and Miaja (交给波萨斯和米亚哈密封的命令), 284, 285; on Miaja's incomprehension (不理解关于米亚哈的神话), 293; denounced by *Mundo Obrero* (受到《工人世界报》的谴责), 299; assigns Villalba to Malaga (派比利亚尔瓦去马拉加), 344—345; Communists plan to oust (共产党人打算罢免他), 347—348, 355; Rosal on campaign against (罗萨尔论反对阿森西奥的运动), 349; CNT distrust of (全国劳工联合会不信任阿森西奥), 355—356; *Nosotros* campaign against (《我们》的反阿森西奥的宣传), 357—358; succeeded by Baráibar (被卡洛斯·德·巴赖瓦尔接替), 358; indictment and release of (受到指控及被释放), 359; and plans for Extremadura (与埃斯特雷马杜拉进攻计划), 466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l Trabajo (国际工人协会)。见AIT

Assassinations (杀害)。见Terror; revolutionary

Assault Guard (突击卫队): form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建立与成分), 42—43; role in July uprising (在七月叛乱中的作用), 42—43; collapse of (土崩瓦解), 48, 216; growth under Caballero (在卡瓦列罗政府治下发展壮大), 216; attempts to disarm Barcelona Anarchists (试图解除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的武装), 427; enters Barcelona to take over public order (进入巴塞罗那接管社会治安), 460

Asturias (阿斯图里亚斯地区): left-wing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Oct.1934) (一九三四年十月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左派的叛乱与镇压), 8—9

Austria (奥地利): Hitler prolongs Mediterranean war in order to annex (希特勒为了吞并奥地利而拖延地中海地区的战事), 103—104; Hitler's occupation of (希特勒占领奥地利), 103—104, 571—572

Avila Camacho, Manuel (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 墨西哥总统:

administers Spanish refugee funds (管理西班牙流亡者的资金), 第十三章注释23

Azaña, Manuel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 左翼共和派政府总理, 后来担任共和国总统: and Popular Front (与人民阵线), 10, 12, 15, 99; appointed prime minister by Alcalá-Zamora (被阿尔卡拉—萨莫拉任命为政府总理), 12; and military (与军方), 12—13, 15, 34—35, 250, 254; caution regarding church (在教会问题上小心行事), 14; becomes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10 May 1936)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成为共和国总统), 21, 27; extreme left plots to weaken (极左派密谋削弱阿萨尼亚的作用), 23, 29—30, 34; and Caballero (与卡瓦列罗), 23, 122, 295, 371—372, 464—465, 466, 469—469, 472; offers premiership to Prieto (让普列托担任总理), 28—29, 474; names Casares Quiroga premier (任命卡萨雷斯·基罗加为总理), 31; on assassination of Calvo Sotelo (关于杀害卡尔沃·索特洛), 38; seeks moderate solutions (寻求温和的解决方案), 38; fears arms distribution (对发放武器感到担忧), 44; accused of “treason” by Republican (共和派指责其“叛卖”), 45; appoints Giral premier (任命希拉尔为总理), 46; on Republican leaders’ flight to France (论共和派领导人逃到法国), 51—52, 第十五章注释24; and excesses of the Revolution (论革命的过激行为), 53, 164; on messianic goals (论救世理想), 56; loss of confidence of (失去信心), 82; hopes for left coalition (寄希望于左派联盟), 95; suggests cabinet reorganization to Giral (建议希拉尔改组内阁), 120; threatens to resign (威胁要辞职), 156, 449; needs to remain in office (必须留在总统职位上), 163; in Barcelona (在巴塞罗那), 163, 204, 464; supports official version of Civil War (支持官方对内战的说法), 166—167; and Spanish Morocco offer (与西属摩洛哥建议), 181—182; reluctant to appoint CNT ministers (不愿任命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为政府部长), 204—205; on Miaja’s Communist ties (论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 295; unaware of Gaykis’s fate (不知道盖基斯

的下落), 319; and May events (与五月事变), 431, 433, 437—438, 448—450, 453—454; begins to form new cabinet (开始组织新内阁), 470—471; attempts to reconcile Caballero with Communists (试图使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和解), 473; and Negrín (与内格林), 474—475, 486; on “Gestapo” version of Nin’s disappearance (关于“盖世太保”与安德烈斯·宁的失踪有关的说法), 513; signs decree creating *Tribunales Especiales* (签署设立特别法庭的法令), 514; dissolves Aragon Defense Council (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525; unsympathetic to rural collectives (不同情集体农庄), 528; on Negrín’s postponement of Cortes opening (论内格林推迟议会会期), 558—559; favors negotiated settlement (赞成谈判结束内战), 576, 577, 579, 第五十四章注释54; on central police authority in Catalonia (论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治安权), 611; claims ignorance of Catalan executions (声称不知道加泰罗尼亚的处决), 615; signs decrees replacing Aiguadé and Irujo (签署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的法令), 618; intimidated by Negrín (受到内格林的恐吓), 627; views prospect of world war (对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看法), 656; flight of (逃走), 681; remains in France (留在法国), 685; defeatism of (承认失败), 690; resigns presidency (辞去总统职务), 700, 721

Azcárate, Pablo de (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 西班牙驻伦敦大使: on Negrín’s independence (论内格林的独立性), 142; maintains that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was upheld (坚称共和国宪法得到维护), 162; claims authorship of Spanish Morocco offer (说明西属摩洛哥建议的来源), 181; role in peace negotiations (在和平谈判中的角色), 697—698

Azcárate, Patricio de (帕特里西奥·德·阿斯卡拉特), 工兵总监: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8

Aznar, Manuel (曼努埃尔·阿斯纳尔), 右翼历史学家: on Franco’s justification for military insurrection (论佛朗哥关于军事暴动的正当理由), 35; on militia’s weakness (论民兵的弱点), 255

- Backhouse, Admiral Roger (罗杰·巴克豪斯海军上将), 英国海军军官: supports establishment of Anglo-German ties (提议建立英德合作关系), 175
- Bakunin, Mikhail (1814—1876) (米哈伊尔·巴枯宁, 1814—1876),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antireligious views shaped Spanish libertarianism (反对宗教的观点影响了西班牙的自由主义), 72; on dangers of state dictatorship (论国家专政的危险), 77; influence on Spanish working class (对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影响), 193
- Balabanoff, Angelica (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 列宁的秘书, 共产国际书记: on alleged suicide of Krivitsky (论克里维茨基的所谓自杀), 第九章注释43
- Baldwin, Stanley (斯坦利·鲍德温), 英国保守党政府首相: 91; delays in establishment of Anglo-German ties (在建立英德合作关系方面犹豫不决), 175
- Balius, Jaime (海梅·巴柳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 无政府主义报纸《晚报》的负责人: vice-secretary Friends of Durruti (杜鲁蒂之友会副干事), 420—421,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claims Friends of Durruti has no Trotskyist members (声称杜鲁蒂之友会没有托洛茨基分子), 420—421; biography of (生平简历),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 Baltic (波罗的海): Britain's desire to assure German supremacy in (英国希望确保德国在波罗的海的优势地位), 95—96
- Bank of France (法兰西银行): receives gold shipments for exchange (接受换取外汇的黄金), 145—146
- Banque Commerciale pour l'Europe du Nord (北欧商业银行)。见Eurobank
- Baráibar, Carlos de (卡洛斯·德·巴赖瓦尔),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国防部副部长: with Araquistáin, proposes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与阿拉基斯塔因一起建议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19; and Communists (与共产党人), 132, 368—370, 556; succeeds Asensio (接替阿森西奥), 358, 368; supports Caballero (支持卡瓦列罗), 370; plans to foment

rebellion in Spanish Morocco (计划在西属摩洛哥煽动叛乱), 466, 第四十四章注释25; and *Claridad* (与《光明报》), 第四十五章注释18

Barbieri, Francesco (弗朗切斯科·巴尔别里),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贝尔内里的同事: killing of (被杀害), 453,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Barceló, Lieutenant Colonel Luis (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 共产党员: participation in Fifth Regiment (加入第五团), 269; allegiance of (其效忠对象), 第二十七章注释19; commander First Army Corps (担任第一军军长), 702; promoted to colonel by Negrín (被内格林晋升为上校), 714; fate of (命运), 737

Barcelona (巴塞罗那)。见Catalonia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和动力公司): transfers to Nationalist territory (迁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 635

Barcia, Augusto (奥古斯托·巴尔西亚),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become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20 July 1936)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成为外交部长), 46; flight from Spain (逃离西班牙), 第四章注释58

Barea, Arturo (阿图罗·巴雷亚), 社会党人作家: on revolutionary justice in Madrid (关于马德里的革命法庭), 50, 216; on bourgeois adherence to PCE (论西班牙共产党的资产阶级追随者), 125; on revolutionary terror (关于革命恐怖), 216; on dissension in militia (论民兵武装之间的不和), 256; censors reports of foreign journalists (审查外国记者的报道), 278; on Koltzov's influence in Madrid war commissariat (论科利佐夫在马德里对总政治部的影响), 278

Barnés, Francisco J. (弗朗西斯科·J.巴尔内斯),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closes Catholic schools under Azaña's government (在阿萨尼亚政府治下关闭天主教学校), 14; becomes minister of education (20 July)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成为教育部长), 47

Barrio, José del (何塞·德尔·巴里奥),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第二十七师师长: promotion of his Communist officers (提拔他手下的共产党人军官), 594; leads government show of force in Barcelona (率领

- 部队在巴塞罗那展示政府的武力)， 617
- Basque Nationalist party (巴斯克民族独立党) : moderation of population due to (民众由于其影响比较温和)， 第四章注释32; in Caballero government (加入卡瓦列罗政府)， 123。另见Aguirre, José Antonio *La Batalla* (《战斗报》)，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 226, 298, 407—413, 414, 419—421, 435, 442, 456—457, 502—503, 512—513
- Bates, Ralph (拉尔夫·贝茨)， 英国作家， 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 on “good collectives” (论“正常的集体农庄”)， 242; biography of (生平简历)， 第二十四章注释29; on Fifth Regiment units (论第五团的部队)， 269, 270; on proposed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论计划中的社会党—共产党合并)， 537; on Codovila (论柯多维拉)， 537; doubts that Britain and France will intervene (怀疑英法两国将进行干涉)， 651; on decline of popular morale (论民众士气低落)， 666
- Batov, P (П.巴托夫)， 苏联军官： 312
- Bayo, Captain Alberto (阿尔韦托·巴约上尉)， 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部队的军官， 普列托的副官： discusses discipline with García Oliver (与加西亚·奥利韦尔讨论纪律)， 262; on CNT and Majorca invasion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与进攻马略卡岛)， 325—326; later biography of (后来的经历)， 第三十二章注释21; alleges Prieto offers Spanish locations to Britain (声称普列托愿意把西班牙的战略要地转让给英国)， 545—546
- Bebb, Captain Cecil (塞西尔·贝布上尉)， 把佛朗哥从加那利群岛送往西属摩洛哥的飞机驾驶员： 43
- Bédarida, François (弗朗索瓦·贝达里达)， 历史学家： portrait of Chamberlain (描述张伯伦)， 第十七章注释45
- Belayev (别拉耶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 identity mistaken by Bollothen (博洛滕弄错了他的身份)， 363, 第三十五章注释50; allegedly behind POUM trials (据说幕后操纵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 第四十八章注释19
- Beloff, Max (马克斯·贝洛夫)， 英国历史学家： on Russian reaction to Anglo-German Naval Pact (论苏联对英—德海军协定的反应)， 95—96

- Benavides, Manuel (曼努埃尔·贝纳维德斯), 共产党员作家: on Companys and CNT (关于孔帕尼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 389
- Benedito, José (何塞·贝内迪托), 无政府主义民兵指挥官: Caballero appoints to general staff (卡瓦列罗任命其为总参谋部官员), 337
- Benito, General Gregorio de (格雷戈里奥·德·贝尼托将军), 叛军将领: leads uprising in Huesca (在韦斯卡领导暴动), 43
- Berenguer, General Dámaso (达马索·贝伦格尔将军), 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继任者: told of usefulness of Socialist participation in dictatorship (向其报告社会党人参加独裁政府的好处), 197
- Bergamín, José (何塞·贝尔加明), 天主教作家, 亲共人士: featured in *News of Spain* (被《西班牙新闻》突出报道),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writes preface to “Max Rieger’s” book (为“马克斯·里格尔”的书作序),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P517—518; ties with PCE (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 517—518
- Bernal, General Carlos (卡洛斯·贝尔纳尔将军), 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699; replaced by Francisco Galán (被弗朗西斯科·加兰取代), 715
- Bernerri, Camillo (卡米洛·贝尔内里),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killing of (被暗杀), 453,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 Berzin, General Ian K. (扬·K.别尔津将军), 别名格里申将军, 化名斯塔里克, 苏联军官: Krivitsky reveals presence in Spain of (克里维茨基揭露其在西班牙活动), 106; is not Vladimir Gorev (与弗拉基米尔·戈列夫不是同一个人), 307;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被斯大林清洗), 308, 310—311; allegedly criticized NKVD (据说批评过内务人民委员部), 319
- Besteiro, Julián (胡利安·贝斯泰罗), 社会党右翼领导人: Pagainst revolution (反对革命), 22; Gil Robles on (希尔·罗夫莱斯论贝斯泰罗), 第二章注释22; sees eclipse of right-wing Socialism (意识到社会党右派失势), 25; with Azaña, plans government of national concentration (与阿萨尼亚计划组成民族团结政府), 31; Araquistáin rejects ideas of

(阿拉基斯塔因拒绝由贝斯泰罗组阁的主意), 117; favors negotiated settlement (赞成谈判结束内战), 576, 627; and alleged plot to oust Negrín (与所谓推翻内格林阴谋), 617; on possible outcomes of war (论内战可能出现的后果), 630, 656; on future of Spain (论西班牙的前途), 656; background of (个人背景), 703; and Casado (与卡萨多), 703, 726; named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外交部长), 726; makes radio broadcast during coup (政变期间发表广播讲话), 727; refuses to abandon Madrid (拒绝离开马德里), 742

Bielov (别洛夫)。见Belayev

Bienio negro (1933—1935) (黑暗的两年, 1933—1935): 3

Bilbao, Crescenciano (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holds subcommissariat in war ministry (掌管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分支部门), 第二十八章注释30; replaces Vayo as Commissar General (接替德尔巴约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543—544

Bilbao, Tomás (托马斯·毕尔巴鄂), 巴斯克民族行动党成员, 不管部长: replaces Irujo in 17 Aug. cabinet (在八月十七日内阁中接替伊鲁霍), 616, 619

Bilbao (毕尔巴鄂): collapse of military revolt in (军事叛乱在毕尔巴鄂失败), 47; Arredondo and Díaz Tintero posted to (阿雷东多和迪亚斯·滕德罗被派往毕尔巴鄂前线), 356; supplies withheld near (几乎不向毕尔巴鄂供应物资), 356

Bing, Geoffrey (杰弗里·宾), 英国共产党员: runs Spanish News Agency in London (负责伦敦的西班牙新闻社), 139

Birkenhead, Earl of (伯肯黑德伯爵): on Baldwin and Chamberlain (论鲍德温和张伯伦), 184—185, 186; on Vansittart's reassignment (论范西塔特的新职位), 652; on British unpreparedness (论英国没有做好准备), 661

Blackstone (布莱克斯通)。见Otlov, Alexander

Blanco, Segundo (塞贡多·布兰科),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内格林政府

- 的教育部长：named education and health minister（被任命为教育和卫生部长），585，618，623；influenced by Negrín（受内格林影响），624；wants party approval of Thirteen—Point program（想让各个政党认可十三点方案），646
- Bland, Roger（罗杰·布兰德），大英博物馆馆员：doubts gold coins were sorted for value（怀疑是否值得按价值对金币进行整理分类），151
- Blanshard, Paul（保罗·布兰沙德），美国历史学家：on victimiz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论焚毁天主教堂），51
- Blasco Garzón, Manuel（曼努埃尔·布拉斯科·加尔松），共和联盟领导人：becomes justice minister（20 July 1936）（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成为司法部长），47；flight from Spain（逃离西班牙），第四章注释58
- Blasco Ibáñez, Vicente（1867—1928）（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小说家：portrays ascetic revolutionary in *La Bodega*（在小说《酿酒厂》中描绘了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者），第六章注释28
- Bloque Nacional（民族阵线）。见National Front
- 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工农集团）。见BOC
- Blum, Léon（莱昂·布鲁姆），法国社会党人总理：Franco—Soviet Pact signed under（执政期间签订了法苏条约），89；approves of Stalin's noninterventionism（赞成斯大林的不干涉政策），104；responsible for French neutrality（对法国的中立负责），176，第十六章注释41，第十六章注释46，575
- BOC（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工农集团）：precursor of POUM led by Maurín（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前身，由毛林领导），405
- Bolín, Luis（路易斯·博林），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驻伦敦记者：charters plane to fly Franco to Spanish Morocco（包租把佛朗哥送往西属摩洛哥的飞机），43；on Franco's authorization to seek aid in England, Germany, and Italy（关于佛朗哥寻求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援助的授权），101；requests military aid in Rome（去罗马请求军事援助），101—102
- Bolívar, Cándido（坎迪多·博利瓦尔），阿萨尼亚的秘书：asks Caballero

- for Barcelona reinforcements (要求卡瓦列罗增援巴塞罗那), 433
- Bolívar, Cayetano (卡耶塔诺·博利瓦尔), 共产党员, 马拉加防区政治部主任: appoints Communist political commissars (任命共产党人政治委员), 343
- Bolloten, Burnett (伯内特·博洛滕), 记者和历史学家: Viñas on his belief in Krivitsky's claims (比尼亚斯论博洛滕相信克里维茨基的说法), 105—106; on Orlov's identity (论奥尔洛夫的身份), 363; and NKVD's stories of POUM espionage (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编造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 500—501
- Bolodin (博洛丁), 苏联特工: alleged role in Nin's death (据说执行了杀害宁的任务), 509
- Bolshevik Leninists (Trotskyists)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托洛茨基分子): organize Spanish Fourth International (组成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 406; numbers of in Spain (西班牙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数量), 第四十章注释11; expelled from POUM (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开除出党), 406, 第四十章注释12; manifesto on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宣言), 第四十一章注释82; reject CNT call for cease-fire (拒绝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停火呼吁), 434, 441; on POUM's weakness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软弱), 444—445。另见Trotsky, Leon; Trotskyists
- Bonet, Pedro (佩德罗·博内特),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sentenced to prison (被判刑), 520
- Bonnet, Georges (乔治·博内), 法国外交部长: urges peace to Welczeck (极力向韦尔切克主张和平), 171; and France's assurances to Hitler (与法国对希特勒的保证), 652; and Coulondre on Germany (库隆德尔对德国的看法与博内), 658
- Borkenau, Franz (弗朗茨·博克瑙), 奥地利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on libertarianism in Castro (论卡斯特罗村的自由主义运动), 68; predicts social revolution (预言社会革命), 112; theorizes Kléber's downfall (提出克莱贝尔失势的说法), 305

- Borrás, Tomás (托马斯·博拉斯), 右翼作家: alleged author of “evidence” of Communist plot in Spain (据说伪造了共产党在西班牙的阴谋的“证据”), 100
- Bosch Gimpera, Pedro (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 人类学家, 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成员, 司法专员: offered justice ministry by Companys (孔帕尼斯让其担任司法专员), 494—495; on sbuses by SIM (论军事调查局滥用职权), 606; on central police authority in Catalonia (论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的治安权), 611, 612
- Bowers, Claude (克劳德·鲍尔斯), 美国驻西班牙大使: claims Negrín had no Communist ties (声称内格林与共产党没有关系), 140—141; views May events from Communist angle (按共产党的观点看五月事变), 445—446
- Brand (布兰德)。见Arrigoni, Enrico
- Bräuer (布罗伊尔), 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代办: hears Daladier’s fears of European war (听达拉第诉说对欧洲战争的担忧), 172;
- Brenan, Gerald (杰拉尔德·布雷南), 英国历史学家: on liberal Republicans’ indifference to land reform (论自由共和派不关心土地改革), 23—24; on PCE’s success (论西班牙共产党的成功), 127; on growth of CNT-UGT under Primo De Rivera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统治时期的发展), 196; on 1931 laws regarding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hips (论一九三一年关于劳资关系的一系列法案), 197—198
- Brezhnev, Leonis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苏联领导人: on last defense of Spain (论西班牙最后的抵抗), 669
- Bricall, José María (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利), 加泰罗尼亚经济学家: on loss of Catalan autonomy (论加泰罗尼亚地区失去自治权), 612
- Brissaud, André (安德烈·布里索), 历史学家: on Canaris, Hitler’s intelligence chief (论希特勒的情报局长卡纳里斯), 104
- Brome, Vincent (文森特·布罗姆), 英国作家: describes Madrid defense (描述马德里保卫战), 287

- Brook-Shepherd, Gordon (戈登·布鲁克-谢泼德), 英国作家: on posts held by Krivitsky (论克里维茨基担任的职务), 第九章注释44
- Broué, Pierre (皮埃尔·布鲁埃), 法国历史学家: on revolutionary faith of Madrid defenders (论马德里保卫者的革命信念), 284
- Buckley, Henry (亨利·巴克利), 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 and Negrín on SIM (与内格林关于军事调查局的说法), 603
- Bueno, Emilio (埃米利奥·布埃诺), 共产党员: commander Second Army Corps (第二军军长), 702; promoted to colonel by Negrín (被内格林晋升为上校), 714; Togliatti on (陶里亚蒂论布埃诺), 717—718; imprisonment of (被监禁), 737
- Bugeda, Jerónimo (赫罗尼莫·布赫达),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on *carabineros* (论边防警察部队), 217; on Socialists' reasons for quitting Caballero cabinet (关于社会党温和派退出卡瓦列罗内阁的原因), 470
- Buiza, Admiral Fernández (费尔南德斯·布伊萨海军上将), 共和国海军司令: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699; against continued resistance (反对继续进行抵抗), 700; orders Cartagena fleet to North Africa (命令卡塔赫纳的舰队驶往北非), 721
- Bujaraloz (布哈拉洛斯): influence of Catalan militia on collectivization in (加泰罗尼亚的民兵武装对布哈拉洛斯集体化的影响), 75
- Bullitt, William (威廉·布利特), 美国驻法国大使: on supposed Russian aims in West (想象中的苏联在西方的目的), 170
- Burgos (布尔戈斯): beginning of uprising in (叛军起事), 42; seat of Nationalist junta (民族主义政府所在地), 146
- Burillo, Lieutenant Colonel Ricardo (里卡多·布里略中校), 共产党员, 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 replaces Torres Iglesias in Barcelona (在巴塞罗那取代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 490; seizes POUM headquarters (占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 499—500, 508; Miaja appoints head of police (被米亚哈任命为警察部队指挥官), 686; removed from Communist party (被共产党开除出党), 第六十三章注释13
- Butlletí Oficial de l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

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官方刊物：394

Caballero (卡瓦列罗)。见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Cabanellas, Guillermo (吉列尔莫·卡瓦内利亚斯)，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
的儿子：on Franco's prewar position (论佛朗哥内战之前的立场)，
第三章注释11

Cabanellas, General Miguel (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declares martial
law in Saragossa (在萨拉戈萨宣布军事管制)，43；one of four active
service generals to join uprising (参加叛乱的四位现役将军之一)，48

Cabello, Alfredo (阿尔弗雷多·卡韦略)，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
Carrillo appoints to Madrid security (被卡里略安排在马德里的治安部
门)，299

Cabo Giorla, Luis (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共产党人：member of 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 (电力委员会成员)，223；on composition of
PSUC (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组成)，397；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689

CADCI (Centre Autonomista de Dependents del Comerç i de la Industria) (工
商业雇员自治中心)，办公室职员和零售业营业员的工会组织：many
members join PSUC (许多成员加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416

Cádiz (加的斯)：beginning of uprising in (叛军起事)，42；arrival of
rebel-backed Moorish troops in (支持叛乱的摩尔军团到达加的斯)，43

Cadogan Sir Alexander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英国副外交大臣：on
British suspicion of existing Spanish government (关于英国对西班牙现政
府的怀疑)，116，第十六章注释45；on Soviet plan for world revolution
(论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171；supports Chamberlain (支持张伯
伦)，650；on German invasion of Austria (论德国入侵奥地利)，第
六十一章注释26

Calaceite (卡拉塞特村)：Anarchist-run economic system in (无政府主义者
在卡拉塞特村实行的经济制度)，71

Calanda (卡兰达村)：collectivization in (卡兰达村的集体化)，71—72

- Calvet, Agustín (阿古斯丁·卡尔韦特), 《先驱报》社长: charges Popular Front created fascist threat (指责人民阵线自己造成了法西斯主义威胁), 19—20
- Calvet, José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领导人: named Catalan agriculture councillor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农业专员), 403, 412, 495; PSUC member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 416; named supplies councillor (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物资供应专员), 422
- Calvo Sotelo, José (何塞·卡尔沃·索特洛), 君主主义西班牙复兴运动的议会领袖: urges Portela to ask for Franco's aid (强烈要求波特拉争取佛朗哥的帮助), 12; leads monarchists' criticism of Azaña (带领君主主义者指责阿萨尼亚), 16; assassination of (被杀害), 18, 36—37, 38; Zugazagoitia on (苏加萨戈伊蒂亚论卡尔沃·索特洛), 37
- Camacho, Colonel Antonio (安东尼奥·卡马乔上校), 中南部地区空军司令: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699; against continued resistance (反对继续进行抵抗), 700
- Caminal, Miquel (米克尔·卡米纳尔), 科莫雷拉的传记作者: ignores Comorera's opposition to PSUC (没有提到科莫雷拉反对组成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398; on Tarradellas vs. Comorera (论塔拉德利亚斯与科莫雷拉的较量), 422; on threat of civil unrest (论内乱的威胁), 423
- Caminer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卡米内罗), 工团主义者: named civil evacuation councillor, Madrid Defense Council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市民疏散委员), 295; named front services delegate,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前线服务代表), 296
- El Campesino (农夫)。见González, Valentín
- Campos, Severino (塞韦里诺·坎波斯),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 on montseny's entry into cabinet (关于蒙特塞尼加入内阁), 209; on middle-class composition of PSUC (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中产阶级成分), 399

- Canaris, Admiral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 希特勒的德国情报局长: on Hitler's plan to foil Franco (论希特勒打算使佛朗哥受挫), 104
- Cantalupo, Roberto (罗伯托·坎塔卢波), 意大利驻佛朗哥方面的大使: confirms that Mussolini initially refused military aid (证实墨索里尼最初拒绝提供军事援助), 101
- Capdevila, Andrés (安德烈斯·卡普德维拉),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专员: 424
- Carabias, Josefina (何塞菲娜·卡拉维亚斯), 阿萨尼亚的知己: on Azaña's departure for Barcelona (论阿萨尼亚前往巴塞罗那), 163
- Carabineers (边防警察部队)。见 *Carabineros*
- Carabineros* (边防警察部队): relinquish control of ports and frontiers (交出港口和边境的控制权), 48—49; reorganization under Negrín (在内格林手下重新组建), 217—218; seize frontier posts (夺取边防哨所), 427; take over Barcelona public order (接管巴塞罗那的社会治安), 460; Marcelino Fernández appointed to head (马塞利诺·费尔南德斯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 609; Communist fears of (共产党对边防警察部队的担忧), 610; Rafael Méndez and (拉斐尔·门德斯与边防警察部队), 610
- Carcaganta (Valencia) (巴伦西亚省的卡尔卡亨特): cabinetmakers centralized in (木制家具业被集中起来), 59; land trades for small owners in (为小地主调整了土地), 75—76
- Cardona Rosell, Mariano (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 on Caballero's insistence on legal government (论卡瓦列罗强调政府的合法性), 202; on economic divergence between CNT and UG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之间的经济观点分歧), 226; on credits extended to collective farms (关于向集体农庄提供贷款), 242; on homogeneous CNT army units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军队所具有的平等的特点), 330; on restitutions of private property (论归还私人财产), 636
- Carlists (Carlist monarchists) (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 meeting with

- Mussolini (Rome agreement) (与墨索里尼会谈[罗马协议]), 11; centered in Navarre (聚集在纳瓦拉省), 12; work with General Mola (与莫拉将军合作), 第一章注释51; differences with Alphonsine monarchists (与阿方索派君主主义者的政治分歧), 36。另见Lizarza Iribarren, Antonio de; *Requetés*
- Carlton, David (戴维·卡尔顿), 英国历史学家: denies Britain dissuaded France from aiding Spain (否认英国劝阻法国援助西班牙), 第十六章注释46
- Carr, Edward Hallett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 英国历史学家: on contradictions in German-Soviet relations (论关于德苏关系的矛盾说法), 106
- Carr, Raymond (雷蒙德·卡尔), 英国历史学家: on Azaña's stand in Caballero ouster (论阿萨尼亚参与推翻卡瓦列罗), 464; on Jaime Aiguadé's resignation (论海梅·艾瓜德辞职), 615
- Carrascal, Geminiano (赫米尼亚诺·卡拉斯卡尔), 历史学家: alleges Azaña lost control of local governments (断言阿萨尼亚对地方政府失去控制), 16
- Carreñ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卡雷尼奥), 杜鲁蒂之友会成员: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 Carreño, José (何塞·卡雷尼奥), 左翼共和派人士: named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 councillor, Madrid Defense Council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交通运输委员), 295; named propaganda and press delegate,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新闻宣传代表), 296
- Carrillo, Santiago (圣地亚哥·卡里略),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 共产党书记: on Manuilski's support of Caballero (论马努伊尔斯基支持卡瓦列罗), 26—27; and JSU (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130, 131—132, 134—135, 630—631; Codovila's influence on (柯多维拉对卡里略的影响), 132; praises Togliatti (赞扬陶里亚蒂), 133—134; praises Caballero (盛赞卡瓦列罗), 135; associate of Jorge Semprún (好友豪尔赫·森普鲁伦), 140; takes control of Madrid

security (掌控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219, 299; confirms existence of NKVD prisons (证实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专用监狱的存在), 221; on Socialist revolution (论社会主义革命), 229—230, 239; named public order councillor, Madrid Defense Council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公共秩序委员), 295; calls for union of libertarian and socialist youth (呼吁自由主义运动青年组织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联合起来), 323—324; defends “democratic Republic” against POUM (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指责为“民主共和国”辩护), 409—410; believes in truth of Moscow confessions (相信莫斯科审判中被告供述的真实性), 462; tries to check Socialist strength (试图控制社会党的力量), 632; and plan to defend Barcelona (与保卫巴塞罗那的计划), 669;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9。另见JSU

Carrillo, Wenceslao (文塞斯劳·卡里略),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on independence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论各省政府自行其是), 129; ortega replaces as director general of security (奥尔特加取代卡里略任安全总局局长), 486; with Caballero when stopped at gunpoint (与卡瓦列罗一起被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 562; on Negrín’s expectation of world war (论内格林希望爆发世界大战), 656; named interior minister,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内政部长), 726

Cartagena (卡塔赫纳): receives gold shipment (黄金运到卡塔赫纳), 145, 147; militarily well defended (戒备森严), 158; fleet departs for North Africa (卡塔赫纳的舰队驶往北非), 721, 第六十五章注释47

Casa del Pueblo (人民之家), 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总部: Nuñez Maza requests arms for (努涅斯·马萨请求向人民之家提供武器), 39

Casado, Segismundo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 共和派军官, 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 on Soviet advisers (论苏联顾问), 108, 159, 277; on arms distribution to Fifth Regiment (论对第五团的武器分配), 270, 282; on Communist activity in army units (论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活动), 276, 280—281; dismissed and reinstated as operations chief (作

为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解职和复职), 282; on Miaja (论米亚哈), 293; on air force and tank corps under Soviets (论空军和坦克部队受苏联人控制), 315—316; on halting aircraft arrival to Estremadura (论空军不到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参加行动), 468; Angel Pedrero supports (安赫尔·佩德雷罗支持卡萨多), 603; relation with Negrín (与内格林的关系), 696—697, 698—700, 711—712, 728—729;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699; background of (个人背景), 702; appointed commander Army of the Center (被任命为中路军司令), 702, 714; hostile to PCE (敌视西班牙共产党), 703; and Besteiro (与贝斯泰罗), 703—704; and Cipriano Mera (与西普里亚诺·梅拉), 703—704; and libertarians (与自由主义运动), 703—704; negotiates with SIPM (与宪兵情报局谈判), 707—709; urged to proceed with coup (催促卡萨多发动政变), 707—710; junta rebels (5—6 Mar.1939) (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至六日的政变委员会), 722, 726; named defense minister,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政变委员会的国防部长), 726; names seats in rebel junta (任命政变委员会成员), 726; makes radio broadcast during coup (政变期间发表广播讲话), 727; goals of Defense Council (国防委员会的目标), 737—738; attempts to negotiate with Franco (争取与佛朗哥谈判), 739—740; Defense Council moves to Valencia (国防委员会转移到巴伦西亚), 742; flees Spain (逃离西班牙), 742

Casanova, M. (M.卡萨诺瓦), 托派志愿者: on dissolution of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 (论解散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 407

Casanova Ruiz, Julián (胡利安·卡萨诺瓦·鲁伊斯), 历史学家: objections to his description of Iron Column (对其关于钢铁纵队的描述提出异议), 第三十三章注释2

Casnovas, Juan (胡安·卡萨诺瓦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forms new government, excluding PSUC (组成包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内的新政府), 401

Casares Quiroga, Santiago (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 左翼共和派

领导人: becomes premier and war minister (13 May 1936)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日担任总理和国防部长), 21, 31; confronts pressures from right and left (面对来自右派和左派的压力), 32, 34; disregards Hidalgo de Cisneros's warnings (无视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警告), 第三章注释2; Franco warns not to rotate military officers (佛朗哥警告其不要进行军官轮换), 35; on assassination of Calvo Sotelo (谴责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行为), 37; government resigns (18 July) (七月十八日卡萨雷斯·基罗加辞职), 38; refuses to arm workers (拒绝武装工人), 38—39, 44—45; one of two Azaña ministers to remain in Spain (留在西班牙的两名阿萨尼亚政府成员之一), 52;

Cassou, Jean (让·卡苏), 法国作家: translates "Max Rieger's" book into French (将“马克斯·里格尔”的书译成法文), 517

Castelló, General Luis (路易斯·加斯特略将军), 共和国自由派军官: becomes minister of war (20 July) (七月二十日成为国防部长), 46

Castilla Libre (《卡斯蒂利亚自由报》),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 215, 287—288, 325, 327—328

Castillo, Lieutenant José (何塞·卡斯蒂略中尉), 突击卫队中的左翼分子: murder allegedly provoked assassination of Calvo Sotelo (据说谋杀卡斯蒂略导致卡尔沃·索特洛被杀害), 36

Castro, Enrique (恩里克·卡斯特罗), 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军事行动负责人: on Codovila (论柯多维拉), 133; on Togliatti (论陶里亚蒂), 134; on Communist role in Republican affairs (论共产党在共和国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140, 239, 269, 270—271, 272—273, 296, 299, 347, 352—353; on profiting from Spanish left (论利用西班牙左派), 234; on Vidali (论维达利), 267; posts held by (担任过的职务), 第二十七章注释7; on Martínez de Aragon, Arturo Arellano, José María Galán, Miguel Gallo and Fernando Sabio (论马丁内斯·德·阿拉贡、阿图罗·阿雷利亚诺、何塞·马利亚·加兰、米格尔·加略和费尔南多·萨维奥), 273; on Miaja and M.T.León (论米亚哈与玛丽娅·特蕾莎·莱昂), 294;

on Rojo's religious beliefs (论罗霍的宗教信仰), 302; on Kulik (论库利克), 316—317; on Nin's execution (关于处决安德烈斯·宁), 506; on PCE's battle with Prieto (论西班牙共产党与普列托的斗争), 543; on PCE's control over Negrín (论西班牙共产党对内格林的控制), 587—588; on Fernández Ossorio y Tafall (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 597; continuing faith in USSR (继续信任苏联), 664—665

Castro (卡斯特罗村): libertarianism in (在卡斯特罗村开展的自由主义运动), 68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地区): military rising and arrival of Goded (军事叛乱与戈代德到达), 43; collapse of military revolt in (July 1936) (一九三六年七月军事叛乱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败), 47; Abad de Santillán on violence in (阿瓦德·德·桑蒂连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暴力行为), 52—53; Revolution in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革命), 57, 58—59, 76, 224—225; Socialist leaders leave Madrid for (社会党领导人从马德里逃往加泰罗尼亚地区), 132; British dissuade French from aid to (英国劝阻法国援助巴塞罗那), 第十六章注释61; seat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1938) (一九三八年的共和派政府所在地), 第十六章注释61; as seat of libertarian movement (自由主义运动汹涌澎湃的地方), 192; May events 1937 (一九三七年的五月事变), 386, 429—461; status of Catalan autonomy (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地位), 388; Nationalists fail to take (民族主义军队没有攻占巴塞罗那), 571; becomes seat of government (Nov.1937)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成为政府所在地), 571, 第五十四章注释9; SIM operations in (军事调查局在巴塞罗那的活动), 603; Catalan reaction to government transfer to (加泰罗尼亚人对迁来的反应), 612; fall of (Feb.1939) (一九三九年二月失陷), 663—664, 667, 675—676; Franco's offensive against (佛朗哥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 667。另见assault Guard; CNT; Comorera, Juan; Companys, Luis; ERC; FAI; Junta de Seguridad; May events; National Republican Guard; Nin, Andrés; Patrols; POUM;

PSUC

- Catholics (天主教徒) : support of military revolt (军事叛变的支持), 10; chided by Barnés for not developing State schools (巴尔内斯因公立学校不发达指责天主教徒), 14
- Cattelas, Jean (让·卡泰拉斯), 法国共产党议员: flees Spain (逃离西班牙), 733
- Caute, David (戴维·科特), 英国历史学家: on leftist politics of Hewlett Johnson (论休利特·约翰逊主教的左翼政治主张), 51
- Cazorla, José (何塞·卡索拉),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共产党员): takes over Madrid security (接管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219; named public order delegate,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公共秩序代表), 296; seizes POUM property (没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财产), 298; monopolizes Madrid police (完全控制马德里的警察), 299; clashes with González Marín (Apr. 1937) (一九三七年四月与冈萨雷斯·马林发生冲突), 299
- CEDA (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 右翼政党联盟: led by Gil Robles (希尔·罗夫莱斯领导), 4; joins Radical party cabinet (加入激进党内阁), 8, 9; asks transfer of Catholic pupils to State schools (要求把教会学校的学生转入公立学校), 14; withdraws from Cortes (退出议会), 14—15; defections from (脱离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 第一章注释76, 32; weakness in the face of fascism (面对法西斯主义时软弱), 17; supports military conspiracy (支持军方的密谋), 第一章注释80, 18—19; Larráz plans to include in a Prieto government (拉腊斯关于组成一个包括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在内的普列托政府的计划), 31; relies on Calvo Sotelo (信赖卡尔沃·索特洛), 37。另见Gil Robles, José María
- Censorship (新闻审查): under control of Madrid war commissariat (在马德里的总政治部控制下), 278; Barea censors reports of foreign journalists (巴雷亚审查外国记者的报道), 278。另见Mora, Constanca de la
- Centaño de la Paz, Colonel José (何塞·森塔尼奥·德拉·帕斯上校), 第

- 四炮兵营营长：participates in Casado negotiations（参加与卡萨多的谈判），707
- Center-right government（1933—1935）（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的中—右政府）：dismantles work of the Republic（消解共和国的成果），3；effects on workers（对工人的影响），6；and CEDA（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8；role of Radical party in（激进党在其中的作用），8；fears repeal of anti-agrarian reform measures（担心废除其采取的反土地改革措施），14；compels left to seek unity（迫使左派寻求合作），95
-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Catalonia）（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393—395，401—402，407
- Challaye, Professor Félicien（费利西安·沙莱教授），巴黎大学教授：visits Spain in defense of POUM（为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访问西班牙），505
- Chamberlain, Arthur Neville（阿瑟·内维尔·张伯伦），英国保守党政府首相：conservative stand of（保守的立场），91；dismisses Vansittart（将范西塔特撤职），94；on Soviet goals（论苏联的目的），169；negotiates with Germany（与德国谈判），175，184—185，第十七章注释30；fears military responsibility to France（担心对法国承担军事责任），178；succeeds Baldwin（May 1937）（一九三七年五月接替鲍德温），184；officially “excludes” some British State papers（官方“隐匿”某些英国政府文件），185；abandons Czechoslovakia and Poland（抛弃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第十六章注释61，185，186；sees Soviets as major threat（视苏联为主要威胁），185—186，651，657；studies on（对张伯伦的研究），第十七章注释42、注释43和注释45；noninterventionism supported（坚持不干涉政策），650，653—654；does not defend Poland（不保护波兰），658—659
- Chatfield, Lord（查特菲尔德勋爵），英国第一海事大臣：backs Anglo-German ties（支持英德合作），175
- Chautemps, Camille（卡米耶·肖当），法国总理：and France’s assurances to Hitler（与法国对希特勒的保证），652

- Checa, Pedro (佩德罗·切卡),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weakness before Comintern advisers (不如共产国际顾问之处), 134; on Vayo's service to Communists (论德尔巴约为共产党人效力), 138;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会议), 362;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准备离开西班牙), 732
- Chilston, Viscount (奇尔斯顿子爵),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 receives Eden letter on Soviet hopes for Franco's defeat (收到艾登论苏联希望打败佛朗哥的信), 168
- Chomsky, Noam (诺姆·乔姆斯基), 美国语言学家和社会思想家: on liberal historians' neglect of social revolution (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忽视社会革命), 第六章注释81
- Church (教堂): destruction and secularization of (捣毁和改作世俗之用), 51; Spanish bishops' statistics on destruction (西班牙主教统计的遭到破坏的教堂数量), 51
-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政治家: on danger in Britain's allowing spread of nazism (1937) (一九三七年论英国允许纳粹主义蔓延的危险), 93—94; proposes peace with Germany (Feb.1920) (一九二〇年二月建议与德国建立和平), 第八章注释27; on France's lost opportunity to stop Hitler (论法国失去遏制希特勒的机会), 第十六章注释21; on Chamberlain (论张伯伦), 186
- Ciano, Count Galeazzo (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 意大利外交部长: approves aid to Spanish rebels (同意援助西班牙叛军), 101—102; agrees to ship transport planes (25 July) (七月二十五日同意装运运输机), 102; as party in 1934 agreement with Spain (一九三四年作为当事人与西班牙达成协议), 102; on fall of Catalonia (论攻占加泰罗尼亚地区), 681
- Cierva, Ricardo de la (里卡多·德拉·谢尔瓦), 保守派历史学家: on meaning of 1934 "Rome agreement" (论一九三四年“罗马协议”的意义), 11; on monarchists' call for insurrection (论君主主义者呼吁暴动), 17; on younger army officers in Falange (论长枪党内的青年

- 军官), 18; on conspiracies prior to military uprising (论军事叛乱前的密谋), 36; on General Mola (论莫拉将军), 36; on assassination of Calvo Sotelo (卡尔沃·索特洛被害), 37; on Queipo de Llano's coup (论凯波·德·利亚诺的叛乱行动), 41—42; on loyalty of active service generals (论现役将军对共和国的忠诚), 47—48; on right-wing authorship of “evidence” of Communist plot (论右派提出的有关共产党阴谋的“证据”的来源), 100
- Cimorra, Eusebio (欧塞维奥·西莫拉), 《工人世界报》的撰稿人, 埃尔南德斯的政治秘书: on Prieto's ouster by Communists (论共产党人罢免普列托), 576
- Ciutat, Colonel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休塔特上校), 梅嫩德斯的军事行动负责人: and proposed transfer of power to Casado (与向卡萨多移交权力的建议), 729
- Civil Guard (国民卫队): role in July uprisings (在七月叛乱中的作用), 42; collapse and reorganization (瓦解与重建), 48, 216—217
- Clara, Sebastián (塞瓦斯蒂安·克拉拉): on collectivization of barber shops (论理发店的集体化), 第五章注释23
- Claridad* (《光明报》), 劳动者总工会的喉舌: 25, 28, 45, 116, 120, 192, 199, 202, 214, 239, 250—251, 254, 316, 320; Caballero loses control of (卡瓦列罗对其失去控制), 478—479, 561; becomes Communist mouthpiece (成为共产党人的喉舌), 第四十五章注释18; history of (报纸的历史), 第四十五章注释18
- Claudín, Fernando (费尔南多·克劳丁), 前共产党领导人, 作家: on Comintern (论共产国际), 100, 134; on reality of social revolution in Spain (论西班牙社会革命的现实), 111; on Caballero seen by working class (论工人阶级眼中的卡瓦列罗), 第十一章注释26; on strength of PCE (论西班牙共产党的实力), 125—126; on Carrillo's ties to PCE (论卡里略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 132; on Soviet secret police in Spain (论西班牙的苏联秘密警察), 220; Carrillo appoints to Madrid security (被卡里略安排在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299; says PCE's

actions weken Republic (认为西班牙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削弱了共和国), 515; on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论革命与内战), 638—640

Clergy and religious orders (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成员): murder or flight of members of (被害或逃走), 51, 第四章注释56

Closas, Rafael (拉斐尔·克洛萨斯), 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领导人: named Catalan councilor without portfolio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无任所专员), 403

CLUEA (Consejo Levantino Unificado de la Exportación Agrícola, 巴伦西亚的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 opposed by Communist Peasant Federation (遭到共产党的农民协会抵制), 86; set up by CNT (由全国劳工联合会成立), 86, 第七章注释26

CNT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全国劳工联合会), 无政府主义工人组织 (无政府主义工人组织), 195; and popular front (与人民阵线), 21, 195;

program of (集体化方案), 491—492; unions (生产资料), 57; closes down Catalanian foundries and woodworking (铸造厂和木工厂), 58; farm workers' enthusiasm (农场工人的集体化热情), 63; against individual farming (反对个体耕种), 64; works toward libertarian communism (努力推行自由共产主义), 65; works on ideological conversion of villagers (努力转变村民的思想), 75; creates own armed forces (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77; establishes parochial dictatorships (建立地方专政), 78; controls CLUEA in Valencia (控制巴伦西亚的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 第七章注释26; disorganization of (陷入混乱), 127; asks to join government (卡瓦列罗邀请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 191, 199; Montseny on (蒙特塞尼论全国劳工联合会), 192; early growth under Primo de Rivera (最初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统治时期)

发展壮大), 196—198; clashes with UGT (与劳动者总工会发生冲突), 197—199; rejects Republican labor courts (抵制共和国的劳动法庭), 198; growing strength in left zone (在左派控制区实力增长), 199; plans national council of defense (打算建立国防委员会), 201; accepts four ministers (接受四个部长职位), 203, 211; reaction to move to Valencia (对政府向巴伦西亚转移的反应), 205—206; against Regular Army (抵制正规军), 250, 320, 322—323, 329, 332; denounces Communist killings and prisons (谴责共产党进行屠杀并私设监狱), 299; lacks war powers in ministry (在军事上没有指挥战争的权力), 324—325; resentment of International Brigades (对国际纵队不满), 第三十二章注释27; militia adopts military stance (民兵采取军事化措施), 325, 327—329, 332; recruits CNT officers (招收全国劳工联合会军官), 328; military units remain under control of (民兵部队仍然在其控制下), 330; friction between Iron Column and (钢铁纵队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之间的不和), 334; members drafted into militia units (成员被召人民兵部队), 346—347; hostile toward Asensio (敌视阿森西奥), 355—356; reacts to *Nosotros* attack on Caballero (对《我们》攻击卡瓦列罗的反应), 359; supports Caballero's curbs on war commissariat (支持卡瓦列罗约束总政治部), 375; and defeat of military rebellion (与挫败军事叛乱), 386—387, 第三十八章注释4; accommodation with Generalitat (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达成和解), 391—393; and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 (与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 393; opposed by Catalan PSUC (遭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反对), 396—397; joins Generalitat (加入自治政府), 402; approves dissolution of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同意解散革命委员会), 403; size of (规模), 第四十章注释21; Comorera demands end of its security forces (科莫雷拉要求其治安力量停止活动), 411; weakening position in Generalitat (在自治政府中的地位削弱), 414; Companys needs collaboration of (孔帕尼斯需要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合作), 414—415; Tarradellas defends (塔拉德利亚斯保护

全国劳工联合会), 415; on abuses of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弊端和恶习), 416; rejects militarization proposals (拒绝军事化建议), 417, 419, 420; opposes PSUC's "Victory Plan" (反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胜利计划”), 422; show of force during government crisis (在政府危机期间显示力量), 425; armed committee members occupy streets (地方委员会武装人员占领街道), 427; and May events (与五月事变), 429—433, 434, 438—441, 453, 454—455, 第四十三章注释44, 456, 460, 494; tries to prevent central takeover of Barcelona police (试图避免中央政府接管巴塞罗那警务), 436; Barcelona delegation proposes provisional council (巴塞罗那代表团建议成立临时委员会), 441; backs Caballero in fight for power (在权力斗争中支持卡瓦列罗), 472; offered two seats by Caballero (卡瓦列罗提供两个政府职位), 472—473; attacks PCE as counterrevolutionary (抨击西班牙共产党是反革命政党), 484; wants representation in Negrín's cabinet (希望派代表加入内格林政府), 484; exports precious metals (出口贵重金属), 490—491; loses control of ports and borders (失去对港口和边境的控制), 490—491, 493; attempts to preserve patrols (试图保留巡逻队), 493; withdraws from Companys's cabinet (退出孔帕尼斯政府), 493—495, 528; loses power in towns and villages (失去在城镇和乡村拥有的权力), 494; on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terror (论共产党的革命恐怖), 498—499; alarmed at POUM repression (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遭到镇压而警觉), 504; objects to Aragon Defense Council (反对阿拉贡地方委员会), 525; tells Azaña about repression of collectives (就集体农庄遭到镇压向阿萨尼亚投诉), 528; relation with Communists (与共产党人的关系), 550, 553—554, 595; signs alliance with UGT (与劳动者总工会签订临时盟约), 554, 568; enters Negrín's second government (加入第二届内格林政府), 585, 623; on poor hospital treatment of non-Communists (论非共产党人在战地医院受到的恶劣对待), 595—596; clashes with FAI (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不和), 625—

- 627; protests dissolution of foreign utilities (反对解散外国公用事业公司), 635; reacts to Negrín's Thirteen—Point program (对内格林的十三点战争目标作出反应), 647—648; fears PCE coup (担心共产党发动政变), 705; aligns with Casado (与卡萨多结成同盟), 722。另见Anarchists; FAI; FIJL; Libertarian communism
- CNT* (《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马德里的自由主义报纸: 73, 199, 202, 213, 231, 237, 243, 261, 370, 374—375, 540—541
- Cockburn, Claud (克劳德·科伯恩), 化名詹姆斯·佩蒂弗和弗兰克·皮特凯恩, 英国作家, 《工人日报》记者: on Vidali (论维达利), 267; on Koltzov (论科利佐夫), 309
- Codovila, Vittorio (比托里奥·柯多维拉), 化名梅迪纳, 阿根廷人, 共产国际代表: relations with Caballero (与卡瓦列罗的关系), 131; and merger resulting in JSU (与导致组成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合并), 131, 132; power over Spanish Communists (对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影响力), 133; Vidali as assistant to (维达利协助柯多维拉), 267; on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关于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352, 383, 535, 537; and Caballero ouster (与推翻卡瓦列罗), 361, 362; accused of Nin's death (被控杀害安德烈斯·宁), 511; and alleged plot to assassinate Prieto (与所谓暗杀普列托的阴谋), 549; criticized by Togliatti regarding Anarchists (因无政府主义者问题受到陶里亚蒂的指责), 553
- Collectivization, rural (农村的集体化运动): applied to all holdings (适用于所有财产), 62; statistics on (统计资料), 第六章注释1; collectivist zeal (集体化运动支持者的热情), 65, 73, 238—239; small farmers' anticollectivism (小地主反对集体化), 73—74; in Aragon (阿拉贡地区的集体化运动), 74—75; positive aspects of (值得肯定的方面), 78; supported by Communists (共产党人支持集体化), 244—245; efforts to dismantle (破坏集体化的后果), 522—523, 529—530; legalized for one year (合法化了一年), 523
- Collectivization, urban (城市的集体化运动): government plan to take over

collectivized enterprises (政府打算接管集体化的企业), 222; approval of Catalanian decree on collectivization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批准关于集体化的法令), 224; Communists' aversion to (共产党人反对集体化), 228; decollectivization of enterprises (废除企业的集体化), 636

Colodny, Robert (罗伯特·科洛德尼), 历史学家: on Eleventh International Brigade (论国际纵队第十一旅), 288—289

Colomer, Victor (维克托·科洛梅尔),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负责农民运动的书记: on rabassaires' ties with PSUC (关于农夫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关系), 399

Colonos (垦殖民): settled under the Agrarian Reform Law (根据土地改革法定居), 4; support of July 1936 military revolt (一九三六年七月支持军事叛乱), 10

Colton, Joel (乔尔·科尔顿), 美国历史学家: on Blum's noninterventionist policy (论布鲁姆的不干涉政策), 176

Colvin, Ian (伊恩·科尔文), 英国历史学家: on assumption that Germany would police Europe (论有人设想德国将成为欧洲的警察), 第八章注释28; on Henderson and Chamberlain (论亨德森与张伯伦), 653; and Wilson's secret proposals (与威尔逊的秘密建议), 658

El Combatiente Rojo (《红色战士》), 马德里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报纸: seizure approved by Madrid junta (经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批准被没收), 298

Comintern (共产国际): masks Spain's social revolution (掩盖西班牙的社会革命), 54, 110; Seventh World Congress (1935) adopts Popular Front (一九三五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批准采取人民阵线政策), 88, 95, 99; aims to unite peasantry and small bourgeoisie (旨在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95; calls peace fundamental goal (表明和平是首要目标), 96; calls Popular Front a transition to proletarian rule (表明人民阵线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形式), 96; Nicolaevsky on Krivitsky's role in (尼古拉耶夫斯基论克里维茨基在共产国际的职责), 105; initiates International Brigades (组建国际纵队),

108, 289; agrees with politburo on prolonging war in Spain (同意苏共政治局把西班牙内战拖延下去的策略), 109; seeks support of world democratic parties (寻求各国民主党派的支持), 110; need for propagandizing in the West (在西方的宣传需要), 111; PSUC accepts discipline of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接受共产国际的纪律约束), 130; power over Spanish Communists (对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影响力), 133。另见Codovila, Vittorio; Gerö, Ernö; Manuilsky, Dmitri; Marty, André; Stefanov, Boris; Togliatti, Palmiro

Commissariat of War (国防部总政治部)。见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Committee for the Popular Army (支持人民军委员会): absorbed into Catalan defense Council (被纳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委员会), 419; established by PSUC (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建立), 419; proposes transformation of militia (建议将民兵改编成正规军), 419

Committee of war (作战委员会): hear complaints on militia discipline (听到对民兵部队缺乏纪律性的抱怨), 262, 264—265

Committee, revolutionary (革命委员会)。见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Commune de Paris Battalion (国际纵队巴黎公社营): Gúzman describes entry into Madrid (古斯曼描述其开进马德里的场面), 287—288; Colodny on (科洛德尼论巴黎公社营), 289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见Comintern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见PCE

Communists,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见PSUC

Comorera, Juan (胡安·科莫雷拉), 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主席, 后任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物资供应专员, 司法专员: on need for Western aid (论需要西方援助), 180—181; political allegiance of (其政治效忠对象), 397—398; on creation of PSUC (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产生), 398—399, 416; joins Communist central committee (进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400; later biography of (后来的经历), 第三十九章注释31; named Catalan public services councillor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公用事业专员),

403; defends Soviet intervention (为苏联的干涉辩护), 408; demands ouster of POUM (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 411; on curbing CNT's powers (论限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权力), 411, 430, 448, 490—491; named public works, labor, and justice councillor (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的公共工程、劳工与司法专员), 421; influence on Companys in takeover of public order (在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治安的问题上对孔帕尼斯的影响), 437; calls for government stability (要求组成稳定的政府), 494; named councillor of the economy (June 1937) (一九三七年六月被任命为自治政府经济专员) 495; and replacement of Aiguadé and Irujo (与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 615—616

Compañía Telefónica Nacional de España (西班牙国家电话公司): controlled by CNT-UGT (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控制), 55, 430; raided by Rodríguez Salas and Aiguadé (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下令袭击), 430—432

Companys, Luis (路易斯·孔帕尼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 allegedly informs Caballero of FAI plans to seize gold (据说向卡瓦列罗报告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夺取黄金的计划), 150; political biography of (孔帕尼斯的政治传记), 389; relation with CNT-FAI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关系), 389—391, 401—402, 414—415, 495; humanitarian gestures of (人道主义姿态), 390—391; fate of (命运), 第三十八章注释28, 678; and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 (与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 393—394; defends Generalitat (保护自治政府), 401, 403—404; names Tarradellas first councillor (任命塔拉德利亚斯为自治政府首席专员), 402; says Antonov—Ovseenko asks ouster of POUM (声称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 411; named president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Popular Army (担任支持人民军委员会主席), 419; set up interim cabinet during crisis (政府危机期间拼凑临时内阁), 421; impatience with Tarradellas's policies (不再支持塔拉德利亚斯的政策), 422;

- on danger of Catalonian civil war (论加泰罗尼亚发生内战的危险), 423; sets up new cabinet (16 Apr.1937)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组成新内阁), 423—424; requests police reinforcements (要求增援治安力量), 436; surrenders police control (交出治安管理权), 436—437; Comorera's influence on (科莫雷拉的影响), 437; gives up Catalan autonomy (放弃加泰罗尼亚自治权), 447, 451; attempts to regain autonomy (试图恢复自治权), 451, 493—495, 611; rejects patrols' offer to Torres Iglesias (拒绝巡逻队表示愿意为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效力的姿态), 493; forms new cabinet (June 1937) (一九三七年六月组织新内阁), 494—495; on central government abuses in Catalonia (论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滥用职权), 611—612, 614。另见 Catalonia; Comorera, Juan; ERC
- 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见CEDA
-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全国劳工联合会)。见CNT
- Conquest, Robert (罗伯特·康奎斯特), 英国诗人和历史学家: on Southworth (论索斯沃思), 446, 632—633
- 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 (Board of Electricity) (电力委员会): formed to consolidate utilities (为加强对公用事业的控制而成立), 222—223
- Consejo Levantino Unificado de la Exportación Agrícola (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见CLUEA
- Construction strike (建筑工人罢工)。见CNT; Falange Española; Madrid; Strikes; UGT
- Contreras, Carlos (卡洛斯·孔特雷拉斯), 见Vidali, Vittorio
- Cooper, Duff (Viscount Norwich) (达夫·库珀, 诺里奇子爵): on Chamberlain (论张伯伦), 第十七章注释43; resigns from Chamberlain cabinet over Munich agreement (因慕尼黑协定从张伯伦内阁辞职), 第十七章注释43
- Cordero, Manuel (曼努埃尔·科尔德罗), 社会党人, 普列托的支持者:

courted by Communists (共产党人向其示好), 384; opposes Socialist-Communist merger (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537; on Communist resistance demonstration (论共产党要求政府继续抵抗的示威游行), 579; backs Negrín on religion (支持内格林对宗教的措施), 644

Cordón, Antonio (安东尼奥·科登), 共产党人军官, 国防部副部长, 东路军参谋长; on Negrín's praise of Benigno (论内格林对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的赞赏), 140; on Vidali (论维达利), 267; appointed to war ministry (被安排到国防部), 274, 第二十八章注释16; on myth of Miaja (论米亚哈神话), 293; on motives for Communist affiliation (论加入共产党的动机), 318; on Villalba's appointment to Malaga (关于把比利亚尔瓦派往马拉加), 344; on Caballero (论卡瓦列罗), 345—346; and Asensio (与阿森西奥), 349; assigned to Cordova front (被派往科尔多瓦前线), 356; reappointed to war secretariat (重新被安排到国防部的战术参谋部门), 487; Prieto appoints as eastern army chief (普列托任命其为东路军参谋长), 490; on Prieto's anticommunism (论普列托的反共倾向), 527; ousted by Prieto (被普列托撤职), 544; on Negrín (论内格林), 588, 589—590, 687, 695, 711; Negrín appoints to undersecretaryship (被内格林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592—594, 597—598; alleges plot to assassinate army officers (声称有人阴谋杀害杀军官), 617; against further resistance (反对继续进行抵抗), 686; on officials' refusal to return to Spain (论军官拒绝返回西班牙), 688; on Casado's hope for concessions (关于卡萨多希望佛朗哥作出让步), 709; named secretary general,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被任命为国防部秘书长), 714; with Negrín in Elda (与内格林一起在埃尔达), 717; asks Casado to accept transfer of power (请求卡萨多接受移交权力), 729

Coedova (科尔多瓦): uprising in (科尔多瓦的叛乱), 42; Miaja's failure to capture (米亚哈没有夺取科尔多瓦), 292

Corey, Louis (刘易斯·科里), 《民族》的撰稿人; on Vayo's influence on *Nation* publisher (论德尔巴约对《民族》出版人的影响), 第十三章注

释5

- Cornford, John (约翰·康福德), 英国诗人: on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in Barcelona (论巴塞罗那的无产阶级专政), 388; fate of (命运), 第三十八章注释12
- La Correspondencia de Valencia* (《巴伦西亚通讯》), 卡瓦列罗的喉舌: 506, 512, 541; Caballero loses control of (卡瓦列罗对其失去控制), 561—562
- Cortada, Roldán (罗尔丹·科尔塔达), 劳动者总工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比迭利亚的秘书: murder of (被暗杀), 425
- Cortes (西班牙议会): last meeting of (最后一次会议), 677—679
- Cot, Pierre (皮埃尔·科特), 法国空军部长: on unfounded claims of Italian aid (没有根据的关于意大利援助说法), 102
- Coulondre, Robert (罗贝尔·库隆德尔), 法国驻莫斯科大使: on German plans to attack West (论德国打算进攻西方), 658
- Cowan, Denys (德尼斯·考恩), 英国联络官员: and prisoner exchange (与交换俘虏), 709
- Cruells, Manuel (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 前《巴塞罗那日报》记者: on Companys's refusal to dismiss Aiguadé and Rodríguez Salas (论孔帕尼斯拒绝将艾瓜德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撤职), 431; on PSUC control in Catalonia (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了加泰罗尼亚地区), 496; on mood of defeatism (论失败主义情绪), 667
- Cruz, Hilario de la (伊拉里奥·德拉·克鲁斯), 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领导人: meets with CNT Defense Committe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会谈), 706
- Cruz Salid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 西班牙社会党人, 普列托的支持者: courted by Communists (共产党人向其示好), 384; opposes Socialist-Communist merger (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537; appointed Zugazagoitia's aide (被任命为苏加萨戈伊蒂亚的副手), 597—598
- Cuenca (昆卡): lumber industry centralized in (木材业被集中起来), 59

Cuesta Monereo, José (何塞·奎斯塔·莫内雷奥), 凯波·德·利亚诺的支持者: 41

Cuevas de la Peña, Eduardo (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 共产党员, 内格林政府的安全总局局长: claims credit for dissolving patrols (声称解散巡逻队是他的功劳), 492—493; on Méndez and Gómez Sáez (论门德斯和戈麦斯·赛斯), 606—607; and PCE (与西班牙共产党), 607; on seizure of housing in Catalonia (关于在加泰罗尼亚抢占住房), 612;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8

Curto, Major Inocencio (伊诺森西奥·库尔托少校): named military commander of Albacete (被任命为阿尔瓦塞特驻军司令), 715; Togliatti on (陶里亚蒂论库尔托), 718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and Hitler's prolongation of Mediterranean war (与希特勒拖延地中海地区战事的企图), 104; crisis in delineates Western fear of USSR (反映西方对苏联的恐惧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170

Daily Mail (《每日邮报》), 英国报纸: prewar influence of (战前的影响力), 91

Daily Worker (London) (伦敦《工人日报》): 316, 517, 645

Daily Worker (《工人日报》), 美国共产党的报纸, P429, 445

Daladier, Edouard (爱德华·达拉第), 法国激进社会党人, 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 fears war with Germany would promote Russia (担心与德国的战争将有利于苏联), 171—172; on noninterventionism (论不干涉主义), 650

Dallin, David (戴维·达林), 美国苏联问题专家: on identity of Ian K. Berzin (论扬·K.别尔津的身份), 307

Davies, Joseph E. (约瑟夫·E.戴维斯),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 hears Litvinov's warning on Germany (听取李维诺夫就德国发出的警告), 180

Dawson, Geoffrey (杰弗里·道森), 伦敦《泰晤士报》编辑: proponent of appeasement (绥靖主义的支持者), 173

El Debate (《论坛报》),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喉舌: 31

- Defense Council of Aragon, Anarchist—dominated (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 recognized, then dissolved (Aug.1937) (得到承认, 后于一九三七年八月被解散), 243—244, 523—528; escapes government authority (不受政府的权力管辖), 525
- Defense Council of Madrid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 Miaja told to set up and lead (米亚哈受命成立并领导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284; Rojo on composition of (罗霍论委员会的组成), 295; roster of (成员名单), 295; recast as Junta Delegada de Defensa de Madrid (改组更名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 296; Communist influence in (共产党人在委员会中的势力), 296—300; dissolved by Caballero (Apr.1937) (一九三七年四月被卡瓦列罗解散), 299—300, 第三十章注释 98; and campaign against Asensio (与反对阿森西奥的活动), 349; demands army purge of “suspect elements” (要求军队清除“可疑分子”), 355; Just and Hernández represent government in (胡斯特和埃尔南德斯在委员会中代表政府), 375
- Del Pablo (德尔·巴勃罗)。见Povlov, General D.G.
- Delbos, Yvon (伊冯·德尔波斯), 法国外交部长: and claims of Italian aid agreement (与意大利同意援助的说法), 102; and British arguments for nonintervention (与英国坚持不干涉政策), 176
- Delicado, Manuel (曼努埃尔·德利卡多),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准备离开西班牙), 732
- Derecha Regional Valenciana (巴伦西亚地区右翼运动),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分支: youth movement supports rising (青年运动支持暴动), 第一章注释80; countering Gil Robles, decides to prepare for violence (背弃希尔·罗夫莱斯, 决定为采取暴力行动做准备), 17
- Deutscher, Isaac (艾萨克·多伊彻), 历史学家: on Stalin’s rapport with Thire Reich (论斯大林与第三帝国修好), 88—89
- El Día Gráfico* (《每日图片报》), 巴塞罗那的报纸: 644
- Diari de Barcelona* (《巴塞罗那日报》), 分离主义的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的喉舌: 426, 496

Diario de Burgos (《布尔戈斯日报》), 布尔戈斯的报纸: 42, 429

Diario Oficial del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 (《国防部官方日志》):
544, 547, 713—717, 722

Díaz, José (何塞·迪亚斯),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and land distribution demands (与分配土地的要求), 5; on overturning of city councils by Popular Front (论人民阵线推翻各地的市政当局), 12; and Caballero (与卡瓦列罗), 26, 362—363, 365, 473; on Socialists' refusal liaison committee (论社会党人拒绝设立联络委员会), 27; on workers' ownership of plants (论工人占有工厂), 54; on alliance with moderate sectors (论与温和派结盟), 100; Hernández on (埃尔南德斯论迪亚斯), 112; defends democratic Republic (保卫民主共和国), 114—115, 232—233; on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statistics (关于西班牙共产党的统计数字), 124; speeches written by Togliatti (陶里亚蒂为其写演讲稿), 133; weakness before comintern advisers (不如共产国际顾问之处), 134; seeks French and British intervention (试图使英法两国进行干预), 184; against continuing collectivization (反对继续实行集体化), 227; on popular nature of Fifth Regiment (论第五团的大众性), 270; censures CNT trade-union project (谴责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政府方案), 320; on proposed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论建议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381; represents PCE on 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代表西班牙共产党参加全国协调委员会), 385; accuses POUM (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45, 508; attacks Spanish Trotskyists (攻击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 462—463; admonished by Azaña during Caballero crisis (在卡瓦列罗政府危机期间受到阿萨尼亚的劝告), 473; Morón accuses of Nin's death (莫隆指控其杀害宁), 511; on Castro's party allegiance (论卡斯特罗对党的忠诚), 543; on Communist rapprochement with CNT (论共产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恢复友好关系), 553; defends bourgeois democratic republic (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辩护), 640—641; health of (健康状况), 687。另见PCE

- Díaz Alor, José (何塞·迪亚斯·阿洛尔), 社会党左派: accompanies Caballero to meetings of Madrid Socialists (陪同卡瓦列罗参加马德里社会党组织的会议), 560
- Díaz Baza, Angel (安赫尔·迪亚斯·巴萨), 普列托派社会党人: briefly heads SIM (短期领导军事调查局), 601
- Díaz de Ceballos, José María (何塞·马利亚·迪亚斯·德·塞瓦略斯), 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 appointed by Galarza (被加拉尔萨任命为治安总署署长), 第四十三章注释57
- Díaz Sandino, Lieutenant Colonel Felipe (费利佩·迪亚斯·桑迪诺中校), 自由共和派人士: named Catalan defense councillor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专员), 403
- Díaz Tendero, Captain Eleuterio (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 国防部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 亲共产党的社会党左派: and organization of UMRA (与组织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 274; head of vital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负责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 第二十八章注释17; posted to the Basque front (被派往巴斯克前线), 356; usefulness to Communist party (对共产党的用处), 356—357; Payne on (佩恩论迪亚斯·滕德罗), 357; Suero Roca on (苏埃罗·罗卡论迪亚斯·滕德罗), 357; uses *Nosotros* to denounce Caballero (利用《我们》谴责卡瓦列罗), 357—359; allegedly arrested by Caballero (据说被卡瓦列罗逮捕), 359; reappointed to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department (重新负责情报监控部门), 487; ousted by Prieto (被普列托撤职), 544; appointed to head of personnel, defense ministry (被任命为国防部人事部门负责人), 593;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8
- Diéguez, Isidoro (伊西多罗·迭格斯), 共产党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代表: named militia delegate,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民兵代表), 296; proposes seizure of POUM newspaper and radio station (建议没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和广播电台), 298; urges Caballero to enforce draft and remove “suspect

- elements”（敦促卡瓦列罗强制征兵并且撤换“可疑分子”），298—299；initiates Asensio's ouster（提议罢免阿森西奥），355
- Díez-Cañedo, Enrique（恩里克·迭斯—卡涅多），随笔作家：Azaña on loyalty of（阿萨尼亚论其忠诚），52
- Dill, Major-General Sir John（约翰·迪尔少将爵士），英国陆军部官员：predicts tragic outcome of Anglo-German war（预言英德战争的悲剧性后果），91—92, 171
- Dimitrov, Georgi（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总书记：on “transition” to proletarian rule（论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96
- Díos, Máximo de（马克西莫·德·迪奥斯），社会党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秘书长：296
- Dirksen, Herbert von（赫伯特·冯·迪克森），德国驻伦敦大使：and British aid to German interests（与英国帮助德国谋求利益），654, 658；on nonaggression pact（论互不侵犯条约），659—660
- Dodd, William（威廉·多德），美国驻柏林大使：on Lord Lothian's hope that Germany will attack eastward（论洛西恩勋爵希望德国进攻东方），91
- Dombrowski Battalion（国际纵队东布罗夫斯基营）：Hugh Thomas on movements of（休·托马斯论东布罗夫斯基营的行动），288；Colodny on（科洛德尼论东布罗夫斯基营），289
- Doménech, Juan J.（胡安·J.多梅内奇），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物资供应专员和公用事业专员：criticizes UGT for admitting bourgeoisie（指责劳动者总工会接纳资产阶级），397；named Catalan supplies councillor（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物资供应专员），403；named Catalan public services councillor（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公用事业专员），412；named interim economy and health councillor（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经济与卫生专员），422
- Domingo, Marcelino（马塞利诺·多明戈），左翼共和派主席：on distrust of Martínez Barrio's government（论人们不信任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45；flight from Spain（逃离西班牙），第四章注释58
- Domínguez, Edmundo（埃德蒙多·多明格斯），社会党左派的（劳动者总

工会) 全国建筑工人联合会书记: joins Communists (加入共产党), 130, 555; on weakening of Republican spirit (论共和派的精神虚弱), 552; elected vice-president national UGT executive (当选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副主席), 558; appointed to negotiate with CNT (受委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谈判), 567; on government's move to Elda (论政府转移到埃尔达), 696

Doporto, Luis (路易斯·多波尔托), 总政治部分支部门负责人: ousted by Prieto (被普列托撤职), 544

Dos Passos, John (约翰·多斯·帕索斯), 美国作家: on struggle between Marxism and Anarchism (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 318; and search for José Robles (与寻找何塞·罗夫莱斯), 318

Douglas, General (道格拉斯将军)。见Smushkevich, Yakov

Douglas-Home, Lord (Lord Dunglass) (道格拉斯—霍姆勋爵, 邓格拉斯勋爵), 张伯伦的议会秘书: on Chamberlain's distrust of Soviets (论张伯伦不信任苏联), 186

Draft (征兵): Caballero does not enforce (卡瓦列罗不实行强制征兵), 346—347; CNT sets up own (全国劳工联合会自行征兵), 347

Draft,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征兵): Anarchists drafted into militia units (无政府主义者被召人民兵部队), 346

Duclos (杜克洛), 共产国际法国代表: collaborates with Togliatti (与陶里亚蒂合作), 365

Duque, José (何塞·杜克),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保卫阿拉贡委员会成员: on Lister's tactics (论利斯特的策略), 526; on blame on Communists for Aragon (关于共产党人应对阿拉贡地区的情况负责), 527; on Mantecón's vacillations (论曼特孔的犹豫不决), 529; on need for Communist backing in government (论政府中需要共产党的支持), 582

Durán, Major Gustavo (古斯塔沃·杜兰少校), 亲共人士, 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分局负责人: named to Madrid SIM by Prieto (被普列托任命为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分局负责人), 547; and Emilio Kléber (与埃米利奥·克

- 莱贝尔) , 547; dismissed by Prieto (被普列托撤职) , 547—548; Communist ties of (与共产党的关系) , 548—549; appoints Communist agents (任用共产党人特工) , 601
- Durruti, Buenaventura (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 , 无政府主义领导人: on relation between Revolution and war (论革命与战争的关系) , 74; as example of Anarchist self-discipline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自我约束的实例) , 263; circumstances of death (死亡的详情) , 第二十六章注释15, 420; and Mamsurov (与马姆苏罗夫) , 第三十一章注释61; persuades CNT fighters to give up confiscated arms (说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战士交出从政府抢来的武器) , 387; present at CNT confrontation with Companys (参加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孔帕尼斯的会见) , 390; presses for delay of CNT coup (竭力要求全国劳工联合会推迟政变) , 392
- Ebro (埃布罗河) : battle of (埃布罗河战役) , 663
- Eby, Cecil (塞西尔·伊比) , 美国历史学家: on Rojo's behavior at siege of Alcázar (论罗霍在围攻托莱多城堡时的表现) , 300
- Echevarría Nova, José (何塞·埃切瓦里亚·诺瓦) , 加泰罗尼亚地区社会治安代表: appointed by Galarza (被加拉尔萨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 , 第四十三章注释57; dissolves *patrullas de control* (解散治安巡逻队) , 492
- Eden, Anthony (Earl of Avon) (安东尼·艾登, 埃冯伯爵) , 英国外交大臣: on Soviet hopes for Franco's defeat (论苏联希望佛朗哥失败) , 168; on Baldwin's refusal to support French action against Germany (论鲍德温拒不支持法国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 , 第十六章注释21; on French noninterventionism (论法国的不干涉主义) , 第十六章注释45; on appeasement policy (论绥靖政策) , 第六十一章注释8
- Edgar André Battalion (国际纵队埃德加·安德烈营) : march on Madrid describes by Gúzman (古斯曼描述其开进马德里的场面) , 288; Colodny on (科洛德尼论埃德加·安德烈营) , 289

- Efimov, B.E. (Б.Е.叶菲莫夫), 科利佐夫的兄弟: on death of Koltzov (论科利佐夫之死), 308
- Egido, Gómez (戈麦斯·埃希多), 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领导人: meets with CNT Defense Committe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会谈), 706
- Eguía Sagarduy, Vicente de (比森特·德·埃吉亚·萨加杜伊), 巴斯克上尉: has Catholic funeral (享受天主教葬礼), 644
- Ehrenburg, Ilya (伊利亚·爱伦堡), 苏联记者和作家: on Miaja (论米亚哈), 293; praises Gorev (赞扬戈列夫), 306; survives purges (免遭清洗), 308; confirms date of Berzin's death (证实别尔津的死亡日期), 310; on Mamsurov and Hemingway (论马姆苏罗夫和海明威), 313; on Rosenberg's fate (关于罗森堡的命运), 319; on Vayo's views of war in Europe (关于德尔巴约对欧洲战争的看法), 649
- El Campesino (“农夫”)。见González, Valentín
- Eleventh International Brigade (国际纵队第十一旅): and Madrid defense (与马德里保卫战), 283, 287—289; statistics on (人数), 288; motives of members (成员加入的动机), 289。另见International Brigades; Kléber, Emilio
- Enterprises, manufacturing, mining, and banking (制造、采矿和金融企业): union control of (工会控制制造、采矿和金融企业), 第四章注释88
- ERC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或Esquerra)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no longer support middle classes (不再支持中产阶级), 82, 396; dominates Generalitat (在自治政府中处于支配地位), 388; accommodates to Revolution (适应革命), 391; resents GEPCI (对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不满), 397; sets up Unió de Menestrals (组织手工业者联合会), 397; joins with PSUC against FAI (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一起对付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401, 403; growing power of (力量增强), 414; satisfaction with POUM ouster (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感到满意),

414; urges creation of Committee for the Popular Army (推动建立支持人民军委员会), 419; does not protest loss of Catalan autonomy (没有对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提出抗议), 450; backs CNT control of utilities (支持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公用事业), 492; ousts persons active in May events from city councils (将积极参与五月事变的团体排除在各个市政委员会之外), 494

Ercoli, Ercole (埃尔科莱·埃尔科利)。见Togliatti, Palmiro

Eremenko, I. (И.叶廖缅科), 苏联军官: 312

Eroles, Dionisio (迪奥尼西奥·埃罗莱斯), 警察部队的无政府主义指挥官: murder of his bodyguards (他的警卫人员被杀害), 458

Escobar, Colonel Antonio (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上校), 共和派人士, 巴塞罗那国民卫队指挥官:386; named delegate of public order (被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 450, 451; wounding of (受伤), 453;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699; named head Army of Extremadura (受命指挥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 714

Escofet, Major Federico (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少校),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 refuses arms to CNT during insurrection (军事叛乱爆发期间拒绝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供武器), 386—387; on police role in defeating military (论警察对挫败军事叛乱所起的作用), 386—387; denies Companys's conciliation of CNT (否认孔帕尼斯安抚全国劳工联合会), 389; on Anarchists' lack of planning (论无政府主义者缺乏计划), 392

Escribano, Antonio (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利坎特省负责人: on 1937 Valencia conference (论一九三七年召开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巴伦西亚大会), 135—136, 631; on JSU committee "election" (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选举”), 135; on ignorance of leaders' Communist ties (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不知道其领导人与共产党的关系), 135—136; resigns from JSU executive committee (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辞职), 631; named secretary "Commission of Young Socialists" (担任“青年

社会党人委员会”书记)，632

Esenwein, George (乔治·埃森魏因)，美国历史学家：on puritanical tendencies in Spanish Anarchism (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清教主义倾向)，68—69；on gender inequalities in collectives (论集体农庄的男女平等)，第六章注释42；on enriching aspects of the collective movement (论集体化运动改善生活的一面)，78；on Southworth and Negrín (论索思沃思与内格林)，第十三章注释19，第四十五章注释13，第六十章注释17；on founding of C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建)，第十八章注释3；on POUM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第四十章注释3和注释15，第四十一章注释49，442；on Maurín's importance (论毛林的重要性)，405—406；on assassinations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论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第四十三章注释32；on CNT and Friends of Durruti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与杜鲁蒂之友会)，第四十三章注释44

España, José María (何塞·马利亚·埃斯帕尼亚)，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务专员：aids right-wing escapees (帮助右翼人士逃走)，391

Esplá, Carlos (卡洛斯·埃斯普拉)，左翼共和派人士，宣传部长：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部长)，203；receives letter from Caballero defending Baráibar (收到卡瓦列罗为巴赖瓦尔辩护的信)，358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或Esquerra)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见ERC

Estat Català (加泰罗尼亚国家党)，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政党：timidity of (胆小怯懦)，396；and murders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与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第四十三章注释32

Estrada, Major Manuel (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共产党人军官，总参谋长：Communist sympathies of (支持共产党)，274；Caballero replaces with Martínez Cabrera (卡瓦列罗用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取代他)，282，366；appointed to defense ministry (被安排在国防部)，487；head of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担任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593

Estremadura offensive (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 : planned by Asensio and Martínez Cabrera (由阿森西奥和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策划), 466; Communists oppose (共产党人反对), 467; Araquistáin on (阿拉基斯塔因论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 467, 470

Eurobank (欧洲银行), 苏联控制的北欧商业银行: and gold transactions in Europe (与在欧洲的黄金交易), 146; Provided no published accounts of transactions (不公布交易记录), 153; and Spanish purchase outside Soviet Union (与西班牙在苏联国外的采购), 157

Fábregas, Juan P. (胡安·P.法夫雷加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专员: signs CNT decree on industrial collectivization (签署全国劳工联合会提出的工业集体化议案), 224; named Catalan councilor of economy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专员), 403

FAI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附属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 guides CNT in libertarian communism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共产主义运动向导), 21, 191—192; youth movements against individual farming (其青年运动反对个体耕种), 64; and armed protection of collectives (与武装保护集体所有制), 77; establishes parochial dictatorships (建立地方专政), 78; Caballero government tries to include (卡瓦列罗政府试图使其加入政府), 191; votes for Popolar Front (为人民阵线投票), 195; military attitude of (对军队的态度), 263—264, 322—323; objects to PSUC in Catalan government (反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加入自治政府), 401; approves dissolution of Catalan committees (同意解散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革命委员会), 403; proposes restructuring (打算重建), 485; supports negotiated settlement (赞成谈判结束内战), 580; criticized by Horacio Prieto (遭到奥拉蒂奥·普列托批评), 624; clashes with CNT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发生冲突), 625—626; responds to Negrín's Thirteen-Point program (对内格林的十三点战争方案作出回应), 647。另见Anarchists; CNT; Libertarian communism

- Falange Española (西班牙长枪党) : led by Primo de Rivera (由普里莫·德·里维拉领导), 3; and Madrid construction strike (与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 7; attempts to assassinate Jiménez de Asua (企图暗杀希门尼斯·德·阿苏亚), 9; supports military revolt (支持军事叛乱), 10; influences CEDA members (影响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成员), 17, 第一章注释76和注释80; and pro-violence stand of younger army officers (与年轻军官的暴动倾向), 17—18; and delay of insurrection (与暴动的延误), 36。另见Primo de Rivera, José Antonio Falcón, César (塞萨尔·法尔孔), 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的编辑: on PCE's reasons for not entering government (论西班牙共产党不参加政府的原因), 121
- Falcón, Irene (伊蕾妮·法尔孔), 热情之花的秘书: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准备离开西班牙), 732
- Fanjul, General Joaquin (华金·范胡尔将军) : relieved of command (被剥夺了指挥权), 13
- Farlate (法莱特村) : collectivist conversion in (集体化的推行者转变村民的思想), 74—75
- Faupel, General Wilhelm von (威廉·冯·福佩尔将军), 希特勒的驻佛朗哥政权大使: advises Hitler on military aid to Spain (建议希特勒军事援助西班牙), 103; memo used by Communists (被共产党人利用的备忘录), 446
- Federació Catalana del Partit Socialista Obrer Espanyol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 : at origin of PSUC (发起成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397
-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见FAI
- Federación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 led by Santiago Carrillo (圣地亚哥·卡里略领导), 26。另见JSU
- Federación Ibérica de Juventudes Libertarias (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见FIJL
-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Banca (全国银行联合会), 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

- 员工会组织：prevents borrowing by CNT-controlled firms（妨碍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企业贷款），226；and *Claridad*（与《光明报》），第四十五章注释18
-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全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supports Caballero in radicalization of party（支持卡瓦列罗使社会党转向激进），24
-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in UGT）（劳动者总工会所属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见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
- Federación Obrera de Unidad Sindical（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见FOUS
- Federación Socialista Valenciana（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controlled by Caballero socialists（由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控制），560
- Federation of Anarchist Groups of Barcelona（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refuses to sign expulsion of Friends of Durruti（拒绝签署开除杜鲁蒂之友会的声明），494
- Feiling, Keith（基思·费林），英国传记作家：on Chamberlain's distrust of Soviets（论张伯伦不信任苏联），186
- Fernández, Lieutenant Colonel（费尔南德斯中校），卡瓦列罗政府的国防部官员：succeeds Díaz Tintero in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department（接替迪亚斯·滕德罗主管情报监控部门），357
- Fernández, Amador（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社会党人：member of 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电力委员会成员），223
- Fernández, Aurelio（奥雷略·费尔南德斯），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424
- Fernández, Marcelino（马塞利诺·费尔南德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Negrín appoints as head of *carabineros*（被内格林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609, 610
- Fernández, Rafael（拉斐尔·费尔南德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总书记：refuses ISU committee seat（拒绝接受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职务），136, 631；decries rightward swing of JSU（强烈反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突然右转），230

- Fernández Ballesteros, Alberto (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 社会党左派: protests appointment of Communist commissars (抗议委派共产党人政治委员), 275; on CNT Maroto Brigade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马罗托旅), 331; hears of payroll inflation (听说民兵部队虚报薪饷), 335—336; on disorder at Malaga (论马拉加的混乱局面), 344
- Fernández Bolaños, Antonio (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 国防部副部长: loyalty to Prieto (忠于普列托), 544
- Fernández de la Villa Abrile, General José (何塞·费尔南德斯·德拉·比利亚·阿夫里莱将军), 塞维利亚兵营的共和派指挥官: 41
- Fernández Grandizo, Manuel (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 化名 G.穆尼斯,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assails POUM's tactics (猛烈抨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策略), 407; claims ties with Friends of Durruti (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与杜鲁蒂之友会的关系), 420—421
- Fernández Ossorio y Taffall, Bibiano (比维亚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 曾任《政治报》负责人, 共产党的盟友: Negrín appoints as general commissar of war (被内格林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 596—597; bids farewell to Communist leaders (向共产党领导人告别), 731
- Fernández Sánchez, José (何塞·费尔南德斯·桑切斯), 历史学家: on Soviets' departure from Spain (论苏联人撤离西班牙), 669
- Fernsworth, Lawrence (劳伦斯·费恩斯沃思), 伦敦《泰晤士报》记者: on Spaniards' flight to France (论西班牙人逃到法国), 681
- Ferrara, Marcella and Maurizio (马尔切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 意大利共产党作家: on Togliatti (论陶里亚蒂), 364—365
- Ferrer, Juan (胡安·费雷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商业雇员工会书记: on treatment of small business owners (论如何对待小业主), 59
- Fifth Regiment (第五团): evacuation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Madrid siege (在马德里围城期间疏散知识分子), 125; Benigno Rodríguez founder of (创建人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 140; trains military units (训练军队), 266; MAOC as source of (第五团的基础反法西斯工农民兵), 266—267; moral code of (道德准则), 268—269; composition of (组

成)，269—270；conversion into Regular Army（改编为正规军），270—271，273；distribution of arms to（对第五团的武器分配），282；and Madrid defense（与马德里保卫战），283，286

FIJL（Federación Ibérica de Juventudes Libertarias）（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hostility to Communist rhetoric（敌视共产党的冠冕堂皇），233；objects to land restitution（反对归还土地），238；fears Communists' role in militarization（对共产党人在民兵军事化中扮演的角色表示担忧），323；refuses to sign expulsion of Friends of Durruti（拒绝签署开除杜鲁蒂之友会的声明），494

Fischer, Louis（路易斯·费希尔），亲苏美国作家：on bourgeois aspects of Comintern policy（论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的政策），111，123，125；on Alvarez del Vayo（论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139；on valuables transferred through France（关于经法国转移贵重物品），第十三章注释23；said to be Negrín's propaganda agent（被称为内格林的宣传代理人），142；on Negrín and Stashevsky（论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142，476；biography of（生平简历），第十三章注释46；receives funds for volunteer transport（收到招募派遣志愿者的资金），第十三章注释46；on Orlov's code names（关于奥尔洛夫的化名），220；on establishment of Popular Army（论人民军的建立），272；drafts letter to Caballero on Asensio's loyalty（起草给卡瓦列罗的信质疑阿森西奥的忠诚），281；on Miaja's Communist ties（论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294；on relations between Marty and Kléber（论马蒂与克莱贝尔的关系），304；on Gorev's role in Madrid defense（论戈列夫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的作用），306；on Stalin's purge of officers（论斯大林对军官的清洗），308；on purge of Koltzov（论清洗科利佐夫），308—309；writes for *News of Spain*（为《西班牙新闻》写文章），第四十五章注释13；arranges reinstatement of de la Mora at Press Bureau（安排德拉·莫拉在对外新闻司复职），539；on dissension on the left（论左派阵营的分歧），629—630；on Negrín's Thirteen Points（论内格林的十三点方案），644—645

Flight (逃走) : of clergy, property owners, and Republicans (神职人员、有产阶级和共和派人士逃往国外), 51—52; of Communists (共产党人逃走), 725; of Negrín (内格林逃走), 731; of Casado (卡萨多逃走), 742

FNTT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 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 : newspaper, *El Obrero de la Tierra* (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报纸《农业工人报》), 5; on advantages of rural collectivization (论农业集体化的优点), 64; small farmers join for protection (小地主为得到保护而入会), 65; supports UGT's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Valencia (支持巴伦西亚的农业工人), 86; on inadequacy of land confiscation decree (论将土地收归国有的法令的问题), 238, 240

Foreign Press Bureau (对外新闻司) : Communist functionaries remain in (保留共产党人工作人员), 488; and accusations of POUM espionage (与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 500—501; controlled by NKVD (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控制), 501。另见Censorship

Fourth Administration (第四局), 苏联军事情报机构: Nicolaevsky on Krivitsky and (尼古拉耶夫斯基论克里维茨基与第四局), 105

Fourth International (第四国际)。见Bolshevik Leninists; Trotsky, Leon

FOUS (Federación Obrera de Unidad Sindical) (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会组织: censured by Trotskyists for merger with UGT (托洛茨基分子谴责其并入劳动者总工会), 407

Frade, Fernando (费尔南多·弗拉德), 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秘书长: 295

Fraga (弗拉加) : success of libertarianism in (自由主义运动在弗拉加的成果), 66

Fragua Social (《社会熔炉报》), 在巴伦西亚出版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 210, 234, 447, 585

France (法国) : signs Franco-Soviet pact (签订法苏条约), 89; on commitments to Eastern bloc (关于对东方集团的义务), 90; policy based on fear of Bolshevization (政策基于对欧洲布尔什维化的担忧), 107; continuing

noninterventionism of (继续采取不干涉政策), 110, 176, 187, 483, 575, 650; European ties of oppose British policy (在欧洲承担的义务与英国外交政策背道而驰), 180; hopes to profit from German-Soviet struggle (希望从德国与苏联的争斗中获益), 187; recognizes Franco's administration (承认佛朗哥政权), 700, 720

France-Navigation (法国航海公司), 共产党拥有的轮船公司: Prieto alleges embezzlement for benefit of (普列托声称其挪用西班牙黄金获利), 155; ships Soviet-supplied arms to Republic (运送苏联提供的武器共和派), 第十四章注释69

Francisco, Enrique de (恩里克·德·弗朗西斯科), 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书记: writes introduction to Caballero memoirs (为卡瓦列罗的回忆录作序),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says Communist methods harm Republican cause (认为共产党人的手段损害了共和国的事业), 506

Franco, General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叛军领导人, 后来成为民族主义西班牙的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家元首: named generalissimo and head of state (被任命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家元首), 第一章注释44, 43; urges Portela to declare martial law (极力劝说波特拉宣布戒严令), 12; sent to Canary Islands (被派往加那利群岛), 12—13; warns Casares Quiroga on substituting military officers (警告卡萨雷斯·基罗加不要撤换军官), 35; vacillates on eve of military insurrection (在军事叛乱前夕犹豫不决), 35—36; assumes command of Moroccan forces (得到摩洛哥军队的指挥权), 43; proclaims martial law (宣布实行军事管制), 43—44; one of four active service generals to join uprising (参加叛乱的四位现役将军之一), 47—48; sends aides to Hitler requesting military support (派助手请求希特勒提供军事援助), 97; German aid to (德国援助佛朗哥), 98; authorizes Bolín to seek aid abroad (授权博林寻求外国援助), 101; no record of promise of Italian aid before war (没有意大利在内战爆发之前承诺援助的记录), 101; Germany prevents total victory by (德国避免使佛朗哥取得彻底胜利), 103—104; struggle against

described as defense of Republic (反对佛朗哥的斗争被描述成为保卫共和国的斗争), 110—111; advances on Madrid (向马德里推进), 120, 252; confiscates Republican valuables (没收共和派的财物), 第十三章注释23; and Spanish Morocco (与西属摩洛哥), 181, 466; reasons for early strength (内战初期实力占优的原因), 259, 第二十五章注释34; on Miaja and Rojo (关于米亚哈和罗霍), 291; attempt to negotiate settlement with (试图与佛朗哥谈判结束内战), 483; Soria says POUM advances cause of (索里亚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帮了佛朗哥的忙), 507; invades Aragon (Spring 1938) (一九三八年春天侵占阿拉贡地区), 531; launches Aragon offensive (在阿拉贡地区发动攻势), 570; demand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要求无条件投降), 576, 579, 679, 738; occupies Basque provinces and Asturias (占领巴斯克各省和阿斯图里亚斯地区), 656; offensive against Catalonia (向加泰罗尼亚地区发动进攻), 667, 675; Count Ciano on (齐亚诺伯爵论佛朗哥), 681; issues Law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颁布政治责任法), 690—691, 738—739; impatient with Casado negotiations (对与卡萨多的谈判没有耐心), 708—709; recognized by Britain and France (得到英法两国的承认), 720; uprising at Cartagena (在卡特赫纳发动暴乱), 721; signs Concessions of the Generalissimo (签署“总司令的让步”), 738; Launches final offensive (发动最后的攻势), 741—742

Franco, Máximo (马克西莫·佛朗哥),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第一百二十七旅旅长: negotiates compromise in Lérida (在莱里达谈判达成妥协方案), 452

Franco-Soviet Pact of Mutual Assistance, signed on 2 May 1935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签订的法苏互助条约): lacks military agreement (缺少军事协定充实), 89—90; supported by USSR with Popular Front line (得到苏联人民阵线路线的支持), 94—95; Hitler tries to strengthen French parties opposing (希特勒试图反对法苏条约的法国党派的力量), 98; as proof Stalin wished to contain Germany (证明斯大林希望遏制德

- 国) , 99; as reason for coverup of French fears of USSR (作为掩饰法国对苏联的担忧的理由) , 172; limited acceptance of (不太受欢迎) , 第十六章注释50, 180。另见France
- François-Poncet, André (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 , 法国驻德国大使: on cooling of Russo-French ties (论逐渐冷淡的法苏关系) , 90
- Fraser, Ronald (罗纳德·弗雷泽) , 历史学家: on Puritanism of collectives (论集体农庄的清教主义) , 第六章注释28; on abolition of money in collective villages (论集体农庄废除货币) , 70—71
- Freemasons (共济会会员) : Togliatti accuses (陶里亚蒂指控共济会会员) , 718
- Frente Libertario* (《自由阵线报》) , 中部前线的无政府主义报纸: 322, 327, 374, 553
- Frente Rojo* (《红色阵线报》) , 共产党在巴伦西亚的喉舌: 133, 236, 242—243, 347, 373—374, 376—377, 408—409, 430, 439, 452—453, 501—502, 512, 518, 538, 553, 556—557, 561, 567, 569, 578, 580, 617; believes collectives have permanent legal status (认为集体农庄拥有了永久性的合法地位) , 523
- Freund, Hans (汉斯·弗罗因德) , 化名莫林, 托洛茨基分子: works briefly with POUM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短期合作) , 442
- Frienfs of Durruti (Los Amigos de Durruti) (杜鲁蒂之友会) : founded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为与“反革命”斗争而创立) , 420—421, 427; Esenwein on (埃森魏因论杜鲁蒂之友会) ,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and POUM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427; rejects CNT call for cease-fire (拒绝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停火呼吁) , 434—435, 441—442; makes new revolutionary demands (提出新的革命要求) , 454—455; expelled from CNT-FAI (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开除) , 第四十三章注释44, 494
- Frutos, Víctor de (维克托·德·弗鲁图斯) , 共产党的五一营营长: on morale of Madrid defense militia (论保卫马德里的民兵的士气) , 286—287

Fuentes, José Luis (何塞·路易斯·富恩特斯), 炮兵总监: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8

Gaceta de la República (《共和国官方公报》): 335, 544, 711

Gaceta de Madrid (《马德里官方公报》): 46

Galán,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加兰), 共产党员: promoted to colonel by Negrín (被内格林晋升为上校), 714; named commander Cartagena naval base (被任命为卡特赫纳海军基地司令), 714—715; Togliatti on (陶里亚蒂论加兰), 718

Galán, José María (何塞·马利亚·加兰), 共产党员军官: Enrique Castro on (恩里克·卡斯特罗论加兰), 273

Galán, Juan (胡安·加兰), 共产党员: named intelligence subchief (被任命为内政部情报处副处长), 219

Galarza, Angel (安赫尔·加拉尔萨), 社会党左派, 内政部长: names Muñoz Grandes chief of Assault Guard (任命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为突击卫队负责人), 42; appointed interior minister (被任命为内政部长), 122, 203; on function of militia units (论民兵小分队的作用), 216; on growth of Assault Guard (关于突击卫队的发展壮大), 216—217; makes Valencia police appointments (任命巴伦西亚警察负责人), 219; leaves for Valencia (撤往巴伦西亚), 283; on clashes between Iron Column and police (论钢铁纵队与警察的冲突), 338; suspends publication of *Nosotros* (禁止《我们》出版发行), 359; and Aiguadé's request for reinforcements (艾瓜德请求增援与加拉尔萨), 433—434; and takeover of public order (与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治安), 457—460, 第四十三章注释57; on three-hour truce (关于三小时停战), 459—460; appoints Torres Iglesias as Barcelona police chief (任命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为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 490

Gallego, Ignacio (伊格纳西奥·加列戈) 第六军的共产党人指挥官: on Negrín's usefulness to PCE (论内格林对西班牙共产党的用处), 590

Gallo (加略)。见Longo, Luigi

- Gallo, Miguel (米格尔·加略), 共产党员军官: Enrique Castro on (恩里克·卡斯特罗论加略), 273
- Gambara, General (甘巴拉将军), 民族主义军队的意大利将军: prevented by Franco from creating refuge at Alicante (佛朗哥不许其在阿利坎特设立难民区), 743
- Gamelin, General Maurice Gustave (古斯塔夫·莫里斯·甘末林将军), 法军总参谋长: and Kùhlenthal's prediction of Soviet takeover (屈伦塔尔关于苏联介入的预言与甘末林), 172
- Ganga, Ginés (希内斯·甘加), 社会党左派议员: on Rosenberg (论罗森堡), 319; on Caballero and Rosenberg (论卡瓦列罗与罗森堡), 348; on Caballero (论卡瓦列罗), 562; with Caballero when stopped at gunpoint (与卡瓦列罗一起被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 562
- Gannon, Franklin Reid (富兰克林·里德·甘农), 历史学家: on influence of *Daily Mail* (论《每日邮报》的影响力), 91; on Rothermere's views on Germany (论罗瑟米尔对德国的看法), 91
- Garcés Arroyo, Santiago (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 军事调查局官员: on Negrín and Stashevsky (论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 143, 476; appointed head of SIM (Apr.1938) (一九三八年四月被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 301, 601—602; on Rojo's political allegiance (论罗霍的政治效忠对象), 301; and Soviet presence in SIM (与苏联在军事调查局中的存在), 601, 603—604; background of (个人背景), 第五十六章注释21; and alleged letter from Negrín to Stalin (与所谓内格林写给斯大林的信), 672; returns to Alicante (返回阿利坎特), 685; commandeers palace as Negrín headquarters (征用作为内格林指挥部的宫殿), 694; on attempt to transfer power to Casado (论试图向卡萨多移交权力), 729; bids farewell to Communist leaders (向共产党领导人告别), 731
- García, Justiniano (胡斯蒂尼亚诺·加西亚), 共产党员: named intelligence chief (被任命为内政部情报处处长), 219
- García, Mariano (马利亚诺·加西亚),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成员, 保卫马

德里委员会情报联络委员：294

García, Pedro (佩德罗·加西亚)，劳动者总工会的社会党人书记：on Communists' establishing rival peasant groups (论共产党建立农民组织)，86

García Birlan, Antonio (安东尼奥·加西亚·比尔兰)，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named Catalan health and public assistance councillor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403

García Lombardía, César (塞萨尔·加西亚·隆巴迪亚)，教师联合会书记：appointed by UGT to negotiate with CNT (受劳动者总工会委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谈判)，567

García Maroto, Gabriel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社会党左派，后来成为共产党员：replaces Pestaña in war ministry (在国防部总政治部接替佩斯塔尼亚)，275；on appointment of Communist commissars (关于指派共产党人政治委员)，275

García Oliver, Juan (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司法部长：on people's justice (论人民的正义)，50；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部长)，203, 209；on why CNT entered Caballero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卡瓦列罗政府的原因)，210；on militia's weakness (论民兵的弱点)，260, 262；heads Barcelona Committee of war (领导巴塞罗那作战委员会)，262；member Higher War Council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324；named head officers' training school (被任命为军官培训学校负责人)，328—329；on CNT role in defeating military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对挫败军事叛乱所起的作用)，386；refused arms by Escofet (埃斯科费特拒绝向其提供武器)，386—387；on Anarchists' accommodation with Generalitat (论无政府主义者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解)，389—390, 392；proposes coup (建议发动政变)，392；designated to go to Barcelona (被派往巴塞罗那)，436；appeals for cease-fire (呼吁停火)，439；on Berneri assassination theory (论对暗杀贝尔内里的看法)，第四十三章注释32；asks CNT ministers to

prepare for takeover of public order (请求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为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治安做准备), 457—459; on central government abuses in Catalonia (论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滥用职权), 612

García Pradas, José (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 on social revolution (论社会革命), 233; on Líster's alleged role in assassinations (指控利斯特对杀害农民负有责任), 241; on dangers of volunteer army (论志愿军的危险性), 323; on CNT army units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军队), 331; on Vázquez's shift in position (论巴斯克斯立场的转变), 580; on Horacio Prieto's critical stand (论奥拉蒂奥·普列托的危险立场), 624; 705,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特别全体会议; on special CNT plenum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特别全体会议), 705; with Regional Committee of Defens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 705; plans rebellion against Negrín (策划反内格林的起义), 706

García Val, Alejandro (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 运输委员会主任, 第五团的共产党人指挥官: on vehicle theft by regiment (关于第五团盗取运输工具), 259; appointed to war ministry (被安排到国防部), 274; ousted by Prieto (被普列托撤职), 544

García Valdecasas, Dr. José María (何塞·马利亚·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博士), 内格林的助手: delivers message to POUM trial officials (向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官员传递信息), 519; and alleged Soviet offer to Negrín (与所谓苏联给内格林的建议), 671—672

Garijo, Lieutenant Colonel Antonio (安东尼奥·加里霍中校), 中路军军官: suspected of spying (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714; meets with Franco's representatives (与佛朗哥的代表会谈), 740—741

Garrido González, Luis (路易斯·加里多·冈萨雷斯), 历史学家: on r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Jaén (论哈恩省的农村集体化运动), 63

Garvin, J.L. (J.L.加文), 英国保守报纸《观察家报》编辑: prpposes maintaining Anglo-German ties (建议保持英德合作关系), 175—176,

- 第十六章注释53; on British objection to treaties with Soviets (论英国反对与苏联签订条约), 177
- Gassol, Ventura (本图拉·加索尔),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 aids right-wing escapees (帮助右翼人士逃走), 391; named Catalan councilor of culture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 402
- Gates, John (约翰·盖茨), 前共产党人, 国际纵队第十五旅第一政委: on Togliatti's leadership (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领导地位), 133
- Gaykis, Leon (列昂·盖基斯), 苏联代办, 后来担任大使: ignored by Orlov (奥尔洛夫避而不谈盖基斯), 319; Vadali on (维达利论盖基斯), 319;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会议), 361, 362; fears during commissariat crisis (总政治部危机期间的担忧), 374; and Prieto on PSOE-PCE fusion (与普列托谈论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383, 535; and alleged plot to assassinate Prieto (与所谓暗杀普列托的阴谋), 549
- Geddes, Sir Auckland (奥克兰·格迪斯爵士), 英资力拓矿业公司董事长: on workers imprison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关于因政治原因坐牢的工人), 7
- Gelsa (Aragon front) (阿拉贡前线的赫尔萨): desertions protest militarization (抗议军事化而前线), 420
-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国防部总政治部): influence of Communists in (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中的势力), 274, 371—372; Caballero orders curbs on (卡瓦列罗签署行政命令, 限制其权力), 373; *Adelante* on dangers of propaganda in (《前进报》论其宣传的危害性), 374。另见 Political commissars
- Generalitat (Catalan parliament and executive council) (由议会和行政会议组成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Esquerra (ERC) dominates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处于支配地位), 388; Companys elected president of (孔帕尼斯当选自治政府主席), 389; repression of CNT-FAI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压制自治政府), 389—390; power remaining to (自治政府保留的权力), 394—395; agrees to join

central war ministry (同意服从中央政府国防部的指挥), 419。另见 Governments (Catalan), composition of

GEPCI (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创建的小型工商企业协会: organized by Communists (由共产党人组织成立), 84, 397; joins UGT (加入劳动者总工会), 397; resented by Esquerra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对其不满), 397

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deterioration in relations starting Jan.1933 (一九三三年一月德苏关系开始恶化), 88; signing of (签订), 655。另见Kandelaki, David

Germany (德国): western prediction of weakened Germany (西方国家预言德国将被严重削弱), 91, 93; appeasement of (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 92; British motives in signing naval pact with (英国与德国签订海军协定的目的), 95—96; reintroduces conscription (重新开始征兵), 96; reacts to Western European-Soviet alliance (对西欧与苏联结盟作出反应), 97; intervenes on the side of Spanish military (站在叛军一方干涉西班牙), 97—98, 第九章注释2; objectives on aiding rebellion (援助叛军的目的), 98, 102—103; encourages Italy's intervention (鼓励意大利进行干涉), 102—103; on Stalin's goal of reaching a pact with (关于斯大林与德国签订一项条约的目标), 104—105; fires French fears of Soviet takeover (为法国对苏联介入的担忧火上浇油), 172

Gerö, Ernő (杰罗·埃尔诺), 化名佩德罗, 共产国际代表: urges PSUC to seek British aid (催促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寻求英国援助), 180; suggests offer of Spanish Morocco and Canary Islands (建议转让西属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 181;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会议), 361, 362; as Comorera's adviser and PSUC director (作为科莫雷拉的顾问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指挥者), 400—401; monitors Antonov-Ovseenko (监视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401, 第三十九章注释33; on Negrín as Caballero successor (论内格林接替卡瓦列罗), 476; advises Hungarian Communists after

- World War II (二战后为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出谋划策), 551; on conspiracy against Prieto (关于针对普列托的阴谋), 573
- Gil, Lieutenant Colonel Rodrigo (罗德里戈·希尔中校), 炮兵营营长: distributes arms to Madrid workers (给马德里工人分发武器), 39; replaced by Asensio (被阿森西奥取代), 282
- Gil Robles, José María (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领导人: on necessity of social character for CEDA (论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必须扮演某种社会角色), 4; Alcalá-Zamora's distrust of (阿尔卡拉—萨莫拉不信任希尔·罗夫莱斯), 8; joins Radical cabinet (加入激进党内阁), 8; respect for democratic methods (尊重民主方式), 8, 第一章注释79; on "conquest of a new state" (论“征服一个新的国家”), 8; Socialists' suspicion of (社会党人怀疑希尔·罗夫莱斯), 8—9; on measures to be applied during elections (论大选期间应当采取的措施), 11; on CEDA desertions to the right (论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转投右翼组织), 16—17, 第一章注释76; refuses to seize power with military help (拒绝依靠军队的帮助夺取政权), 17—19; on inevitability of dictatorship (论独裁的不可避免), 18; allegedly participates in military conspiracy (据说参与了军事叛乱的阴谋), 18—19; political eclipse of (在政坛失势), 19; makes plans for a government of "national concentration" (打算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31; rejects CEDA participation in a Prieto government (拒绝让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参加一个普列托组阁的政府), 31; on Azaña and CEDA (论阿萨尼亚和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 34; and Calvo Sotelo (与卡尔沃·索特洛), 37; disbelief in possibility of Communist uprising (不相信共产党暴动的可能性), 99; on purchase of war material from Italy (论从意大利购买战争物资), 101—102。另见CEDA
- Gil Roldán, Angel G. (安赫尔·G.希尔·罗尔丹),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in war ministry (在国防部任职), 第二十八章注释30
- Gilabert, Alejandro (亚历杭德罗·希拉韦特),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

- 者联盟领导人，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书记：on FAI's new "mass" organization (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新型“群众”组织)，485
- Gilbert, Mattin (马丁·吉尔伯特)，英国历史学家：on Lothian's pro-Nazi goal for Britain (论洛西恩为英国设想的亲纳粹目标)，第八章注释16；on Hitler's persuasion of British officials (论希特勒说服英国官员)，174；on British treaty obligations to Poland (论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658
- Giménez Fernández, Manuel (曼努埃尔·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自由派成员：plans for government of "national concentration" (打算组建“民族团结”政府)，31
- Giner de los Rios, Bernardo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共和联盟领导人，通讯部长：becomes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and merchant marina (20 July) (七月二十日成为通讯和商业海运部长) 47；named Caballero communications minister (被任命为通讯部长)，122, 203；named Negrín public works minister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长)，483；allegedly intercepts UGT correspondence (据说截取寄往劳动者总工会的信件)，560；named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minister, Negrín's second government (被任命为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的通讯和交通部长)，585；named to cabinet of 17 Aug. (被任命为八月十七日内阁成员)，618；asks Casado to accept transfer of power (请求卡萨多接受移交权力)，729
- Giral,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希拉尔)，何塞·希拉尔的儿子：on Soviet support of Caballero (论苏联支持卡瓦列罗)，第十一章注释26
- Giral, José (何塞·希拉尔)，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总理，不管部长：as premier, promises arms distribution (作为总理答应发放武器)，46；commended by Azaña (受到阿萨尼亚的称赞)，47；sets up Popular Tribunals (设立人民法庭)，50；as Azaña's minister, remains in Spain (留在西班牙的阿萨尼亚政府部长)，52；powerlessness of government of (希拉尔政府有名无实)，53, 216；government of as

seen by Western powers (希拉尔政府作为西方国家看得见的政府), 115—116; Communists' support of government of (共产党人支持希拉尔政府), 116—117, 119—120; invites Popular Front to join (邀请人民阵线的其他党派加入政府), 120; minister in Caballero government (在卡瓦列罗政府中担任部长), 122, 203; and Communist views (与共产党人的观点), 126, 160; approves gold export decrees (批准出口黄金的秘密法令), 第十四章注释14; and French promise of aid (与法国答应提供援助), 176; reorganizes Civil Guard (重新组建国民卫队), 216; plans to take over collectivized industries (打算接管集体化的工业企业), 222—223; fails to enforce draft (没有强制征兵), 250; supports Azaña (支持阿萨尼亚), 253; and Miaja's refusal of war minister post (与米亚哈拒绝担任国防部长), 292; tells Azaña of proposed attack on Caballero (告诉阿萨尼亚打算向卡瓦列罗发难), 464; on Negrín as premier (关于内格林任总理), 474; is named Negrín minister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部长), 483, 488, 585, 619; unaware of Communist control of Foreign Press Bureau (不知道共产党控制了对外新闻司), 501; names de la Mora chief of Foreign Press Bureau (任命德拉·莫拉为对外新闻司司长), 539—540; member Higher War Council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542; supports negotiated settlement (赞成通过谈判结束内战), 577, 627; on anti-Communist feeling in Madrid (论马德里的反共气氛), 629, 687; remains in France (留在法国), 685

Goddard, Colonel R.V. (R.V.戈达德上校), 英国空军军官: allegedly receives offer of Spanish locations from Prieto (据说收到普列托提出的转让西班牙战略要地的建议), 545

Goded, General Manuel (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 叛军将领: transferred to the Balearic Islands (被调到巴利阿里群岛), 12, 35; one of four active service generals to join uprising (参加叛乱的四位现役将军之一), 48; surrenders (投降), 386—387, 第三十八章注释6

Goering, Hermann (赫尔曼·戈林), 希特勒的空军头子: on German aid to

- military rebellion (论德国对军事叛乱的援助), 97—98
- Goicoechea, Antonio (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 君主主义的西班牙复兴运动领导人: plans coup d'état (1934) (一九三四年打算发动军事政变), 11; takes draft of "Rome agreement" to Madrid (把"罗马协议"的草稿带回马德里), 11; speaks at Calvo Sotelo's funeral (在卡尔沃·索特洛的葬礼上讲话), 38; purchases war material in Italy (在意大利购买战争物资), 101—102
- Goldman, Emma (埃玛·戈德曼),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 criticizes CNT entry into government (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提出批评), 第十九章注释35; on repression of Anarchists (论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 第四十八章注释5; on state of Spanish Anarchism (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状况), 625
- Golferich, Dr. Bellido (贝利多·戈尔费里奇博士), 生理学家, 内格林的朋友: appointed head of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religion (被任命为高级宗教委员会负责人), 644
- Gómez, Colonel Juan B. (胡安·B.戈麦斯上校), 墨西哥共产党员军官: commands Anarchist unit in Regular Army (指挥正规军中的无政府主义者部队), 342; commits murder (进行谋杀), 第四十八章注释25
- Gómez, Mariano (马里亚诺·戈麦斯), 马德里人民法庭的主审法官: on commutation of Salazar Alonso's death sentence (论减免萨拉萨尔·阿隆索的死刑), 50; on Negrín's demand for POUM death penalty (关于内格林要求判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死刑), 518—519
- Gómez, Sócrates (苏格拉底·戈麦斯), 何塞·戈麦斯·奥索里奥的儿子, 社会党左派: protests Communist coup in JSU (抗议共产党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搞政变), 136; named president "Commission of Young Socialists" (担任"青年社会党人委员会"主席), 632
- Gómez, Trifón (特里丰·戈麦斯), 温和派社会党人, 军需部门负责人: on government collapse (论政府瘫痪), 691; and proposed transfer of power to Casado (与建议向卡萨多移交权力), 729
- Gómez Casas, Juan (胡安·戈麦斯·卡萨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历史学家:

on collectives in New Castile (关于新卡斯蒂利亚地区的集体农庄), 241; on Anarchists' capitulation of government (论无政府主义者向政府屈服), 624, 625—626

Gómez Sáez, Paulino (保利诺·戈麦斯·赛斯),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内格林政府的内政部长: orders press control during POUM trials (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期间下令实行新闻管制), 518; named to Negrín governments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成员), 585, 618; influences on (受到的影响), 606—607, 608; asks Casado to accept transfer of power (请求卡萨多接受移交权力), 729

González, Valentín (巴伦廷·冈萨雷斯), 绰号“农夫”, 共产党民兵指挥官: on Togliatti (论陶里亚蒂), 第十二章注释59, 134; on belief in solidarity with Kremlin (论相信与克里姆林宫的团结), 188, 479—480; Gorkin writes articles and books of (“农夫”的文章和书是戈尔金代写的), 第十七章注释48; brutality of (“农夫”的暴行), 第十七章注释48; Prieto hostile towards (普列托对其怀有敌意), 545; and PCE ties to Anarchists (和西班牙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关系), 553; on Communist plans to discredit Prieto (论共产党人打算使普列托名誉扫地), 572—573; on anti-Communist feeling during second Negrín government (论第二届内格林政府时期的反共气氛), 632—633

González Inestal, Miguel (米格尔·冈萨雷斯·伊内斯塔),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国委员会委员, 历史学家: on Anarchist fears of militarization (论无政府主义者对军事化的担忧), 329—330

González Marín, Manuel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named transport delegate,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运输代表), 296; fails to promote POUM in Madrid junta (没有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说话), 298; clashes with Cazorla (Apr.1937) (一九三七年四月与卡索拉发生冲突), 299; with CNT Regional Committee of Defens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 705; named finance and economy minister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财政和经济部长), 726

González Peña, Ramón (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 社会党主席, 普列托的支持者: leads miners (矿工领袖), 25; courted by Communists (共产党人向其示好), 384; Prieto's influence on (普列托对他的影响力), 470; alleges Negrín asks death penalty for POUM leaders (据说内格林要求他判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死刑), 519; elected national UGT president (被选为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558, 567; supports Negrín's dismissal of Prieto (支持内格林将普列托撤职), 581; named minister Negrín governments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部长), 585—586, 618; on Spaniards' return to Spain (论回国的西班牙人), 692

González Quintana, Antonio (安东尼奥·冈萨雷斯·金塔纳),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工作人员: on Caballero memoirs (关于卡瓦列罗的回忆录),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Gonzalo, Colonel Luis (路易斯·贡萨洛上校), 佛朗哥的代表: meets with Casado's representatives (与卡萨多的代表谈判), 740—741

Gordón Ordás, Félix (费利克斯·戈东·奥尔达斯), 共和联盟领导人: needs cash for authorized arms purchases (受托购买武器需要现金支付), 145—146

Gorev,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戈列夫), 苏联大使馆武官: arrives in Spain as adviser (作为军事顾问来到西班牙), 277; association with Rojo (与罗霍合作), 300; allegedly removed Kléber (据说建议调走克莱贝尔), 304; and defense of Madrid (与马德里保卫战), 306; Fischer, Vidali, Ehrenburg, and Rojo on (费希尔、维达利、爱伦堡和罗霍论戈列夫), 306; ignored by Koltzov (科利佐夫不提戈列夫), 306, 第三十一章注释4; not Ian K. Berzin (与扬·K.别尔津不是同一个人), 307; soviet officers assisting (苏联军官协助戈列夫), 307;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被斯大林清洗), 308, 310, 311; Orlov on (奥尔洛夫论戈列夫), 311; Caballero objects to his accompanying Uribe in north (卡瓦列罗反对委派乌里韦与戈列夫一同前往北部前线), 375

- Gorkin (戈尔金), 苏联红军工程师: Regler describes farewell party of (雷格勒对其欢送会的描述), 313
- Gorkin, Julián (Julián Gómez) (胡利安·戈尔金, 即胡利安·戈麦斯),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 《战斗报》负责人: author of *El Campesino's writings* (“农夫”文章著作的作者), 第十七章注释48; on Spain as testing ground for Soviets (论西班牙作为苏联的试验场), 314; on Togliatti's altering dates of presence in Spain (论捉摸不定的陶里亚蒂出现在西班牙的日期), 364—365; PSUC attacks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攻击戈尔金), 409; on POUM in May events (论五月事变中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33—434; on Lérida siege (关于包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莱里达地方总部), 452; on Stalin's repression of POUM (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镇压), 503—504; on Nin's execution (关于处决安德烈斯·宁), 506; on PCE's efforts to influence POUM trial (论西班牙共产党企图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 517; on Negrín's demand for POUM death penalty (关于内格林要求判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死刑), 518—519; receives prison sentence (被判刑), 520
- Gott, Richard (理查德·戈特), 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 on British treaty obligations to Poland (论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 658
- Governments (Catalan), composition of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组成): Sept.1936 (一九三六年九月), 402—403; Dec.1936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412; interim cabinet (3 Apr.1937)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的临时内阁), 421—422; Apr.1937 (一九三七年四月), 423—424; four—m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May 1937) (一九三七年五月的四人临时政府) 451; June 1937 (一九三七年六月), 495
- Government (central), composition of (中央政府的组成): Giral cabinet (20 July 1936)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的希拉尔内阁), 46—47; Caballero cabinet (4 Sept.1936) (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的卡瓦列罗内阁), 122; Caballero adds CNT ministers (3 Nov.1936)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增加了全国劳工联合会部长的卡瓦列罗内阁), 203;

Negrín cabinet (17 May 1937)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的内格林内阁), 483; second Negrín government (5 Apr.1938)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的第二届内格林政府), 585; Negrín cabinet (17 Aug.1938)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的内格林内阁), 618—619

GPU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见NKVD

Gracia, Anastasio de (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普列托的支持者, 劳工部长: named minister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被任命为工商部长), 122; named Caballero labor minister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劳工部长), 203; courted by Communists (共产党人向其示好), 384; announces resignation of Socialist ministers (宣布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辞职), 470; opposes Socialist-Communist merger (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537

Grandos, Mariano (马里亚诺·格兰多斯), 内格林的最高法院成员: creates Tribunales de Guardia (设立特别安保法庭), 514

Granollers (格拉诺列尔斯): brickmaking industries centralized in (制砖业被集中起来), 59

Graus (格劳斯村): Anarchist-run economic system in (无政府主义者在格劳斯村实行的经济制度), 69—70

Great Britain (英国): on threat of war with Germany (关于与德国打仗的威胁), 91; USSR hopes to conclude alliance with (苏联希望与英国结盟), 95; supports German rearmament and conscription (1935) (一九三五年支持德国重整军备和征兵), 95; fears Bolshevization (担心布尔什维化), 107, 171, 176; Communists campaign for Popular Front in (共产党人在英国为人民阵线宣传造势), 110; noninterventionism of (英国的不干涉主义), 110, 172—173, 187, 483, 575, 650—661; refuses to support French action against Germany (拒不支持法国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 第十六章注释21; against Franco-Soviet pact (反对法苏条约), 177, 180; “excludes” some state documents (“隐匿”某些政府文件), 第十七章注释33和注释36; hopes to profit from German-Soviet struggle (希望从德国与苏联的

- 斗争中获益)，187；recognizes Franco（承认佛朗哥政权），698，700，720。另见Chamberlain, Arthur Neville
-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苏联大百科全书）：second edition deletes reference to Koltzov（第二版删去科利佐夫的条目），308；on date of Berzin's death（关于别尔津死亡的日期），310
- Grey, C.G.（C.G.格雷），《飞机》杂志编辑：pro-german leanings of（亲德倾向），92
- Griffiths, Richard（理查德·格里菲思），历史学家：on pro-german declarations of C.G.Grey（论C.G.格雷的亲德言论），92
- Grigorovich, General（格里戈罗维奇将军）。见Shtern, Gregoriy M.
- Grinko, G.F.（Г.Ф.格林科），苏联财政人民委员：signs receipt for Cartagena Shipment（签收卡塔赫纳运到莫斯科的黄金），147；executed（15 Mar.1938）（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被处决），153
- Grishin, General（格里申将军）。见Berzin, General Ian K.
- Guarner, Colonel Vicente（比森特·瓜内尔上校），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巴塞罗那警察局局长：describes revolutionary excitement（描述革命者的兴高采烈），387；on maintaining Catalan government（论维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390
- Guérin, Daniel（达尼埃尔·介朗），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代表团的法国成员：on workers' self-management（论工人的自我管理），225；visits Spain in defense of POUM（为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访问西班牙），505
- Guitián, Manuel（曼努埃尔·吉蒂安），宪兵情报局特工：visits Casado（会见卡萨多），707—708
- Gurri（古里），裁剪同业协会会长：antilabor tendencies of（敌视工人的倾向），84
- Gúzman, Eduardo de（爱德华多·德·古斯曼），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记者：describes International Brigade march on Madrid（描述国际纵队开进马德里的场面），287—288；on Edgar André Battalion（论埃德加·安德烈营），288；on Commune de Paris Battalion（论巴黎公社营），288

- Hager, Kurt (库尔特·哈格尔), 化名费利克斯·阿尔文, 德国共产党人, 马德里广播电台负责人: 296
- Halifax, Lord (哈利法克斯勋爵), 英国外交大臣: writes preface to pamphlet by Lord Lloyd (为劳埃德勋爵的小册子作序), 94; warns Germany of dangers of European war (就欧洲爆发战争的危险警告德国), 171; pro-German stance (亲德姿态), 174, 第十六章注释32, 651—654, 657; in Chamberlain's "Inner Cabinet" (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 187
- Hankey, Sir Maurice (莫里斯·汉基爵士), 英国官员: on shift toward ties with Germany and Italy (论改变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 175
- Harvey, Oliver (奥利弗·哈维), 艾登和哈利法克斯的秘书: on Conservatives' fear of Communist takeover (论保守党人对共产党人统治世界的担忧), 173; and British pressure on French not to aid Czechoslovakia and Barcelona (与英国向法国施加压力逼迫其不要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塞罗那), 第十六章注释61; on Negrín's peace offer to Franco (关于内格林向佛朗哥提出的和平建议), 697—698
- Hassell, Ulrich von (乌尔里希·冯·哈塞尔), 德国驻罗马大使: on Italian and German interests in Spain (论意大利和德国在西班牙的利益), 102—103
- Hemingway, Ernest (欧内斯特·海明威), 美国记者和小说家: Mamsurov and (马姆苏罗夫与海明威), 313, 第三十一章注释60; Regler and (雷格勒与海明威), 314; as correspondent and novelist (作为记者和小说家), 第三十一章注释64
- Henderson, Sir Neville (内维尔·亨德森爵士), 英国驻德国大使: Halifax urges to inform Germany of war danger (哈利法克斯要求他就战争的危险警告德国), 171; and appeasement policy (与绥靖政策), 652—654
- Henry, Jules (朱尔·亨利), 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and Negrín's peace proposals (与内格林的和平建议), 697
- Heraldo de Aragón* (《阿拉贡信使报》), 民族主义报纸: 123

Hernández, Jesús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教育和艺术部长, 战后被开除出党: accuses CLUEA of plundering peasants (指责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掠夺农民), 第七章注释26; declares support of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宣称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12; on pressure on Communists to join Caballero government (关于为使共产党人加入卡瓦列罗政府而对其施加的压力), 121; named minister of education and fine arts (被任命为教育和艺术部长), 122; on Communists' use of internal Socialist dissension (论共产党人利用社会党的内部纠纷), 129—130; Rosal on (罗萨尔论埃尔南德斯), 第十二章注释23; on Communists' use of Negrín (论共产党人利用内格林), 142; says Soviets behind Spanish Morocco offer (声称苏联支持关于西属摩洛哥的建议), 181; on "denationalization" of Spanish Communists (论西班牙共产党人的“非西班牙化”), 187; urges establishment of Popular Army (敦促建立人民军), 272—273; on Communist activity in military units (论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活动), 275—276; on Miaja's links with Communists (论米亚哈与共产党人的关系), 294; on Kulik (论库利克), 316; and Caballero ouster (与推翻卡瓦列罗), 361—366, 465; erroneously describes Orlov (对奥尔洛夫描述错误), 363; on Togliatti's presence in Spain (关于陶里亚蒂出现在西班牙的时间), 364; on own bad faith (365—366), 论自己的表里不一; demands resignation of Martínez Cabrera (要求马丁内斯·卡夫雷拉辞职), 366; designated for military missions (被委派执行军事任务), 375; represents government in Madrid (担任政府在马德里的代表), 375; on Barcelona rising as excuse for cabinet crisis (论巴塞罗那暴动成为制造内阁危机的借口), 465; favors Extremadura offensive (支持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 468; tells Negrín of Communist goals (告诉内格林共产党的目标), 477—478; on Prieto as proposed defense minister (论普列托作为国防部长候选人), 478; is named Negrín education and health minister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教育和卫生部长), 483; on Nin's disappearance (关于宁的失踪), 506, 509—

510; on POUM trial (论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520; and Prieto (与普列托), 535, 572, 575, 581; protests Antón's demotion (反对将安东降职), 542; alleges Orlov plot (声称奥尔洛夫阴谋暗杀普列托), 549; on secret of Communist strength (论共产党强大的秘密), 550—551, 552; conflicting allegiances of (相互矛盾的忠诚), 574; opposes withdrawal of Communist ministers (反对撤出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部长), 582; withdrawal from government (退出政府), 582; named chief political commissar central—southern region (被任命为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 586, 686; on PCE influence in military (论西班牙共产党在军事上的影响力), 594; on Orlov's control of SIM (论奥尔洛夫对军事调查局的控制), 600; on government collapse (论政府瘫痪), 691; on Negrín's acting for PCE (论内格林作为西班牙共产党的代理人), 722—723; meets with Togliatti and La Pasionaria (与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谈话), 723—725; and Manuilski on Togliatti's role (与马努伊尔斯基对陶里亚蒂作用的评论), 730

Hernández Sarabia, General Juan (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将军), 共和派将领, 国防部长: replaces Castelló as Giral minister of war (接替加斯特略担任希拉尔政府的国防部长), 47; supports Azaña (支持阿萨尼亚), 250; on UGT as war bureau (关于劳动者总工会成为国防部的情报部门), 259;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8

Hernández Zancajo, Carlos (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卡瓦列罗的支持者: designated to go to Barcelona (被派往巴塞罗那), 436

Hernando Solana, Manuel (曼努埃尔·埃尔南多·索拉纳), 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法官: allegedly suggests prosecuting those pressuring judiciary (据说建议起诉那些向法官施加压力的人), 519

Herrera, Pedro (佩德罗·埃雷拉),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Catalan health and public assistance councillor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专员), 412; at libertarian plenum (Oct.1938)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

召开的自由主义运动大会上)，625；defends Anarchist precepts（为无政府主义的信条辩护），626

Herrick, William（威廉·赫里克），美国作家，国际纵队第十五旅成员：on Communists in Spain（论共产党人在西班牙），289

Hidalgo de Cisneros, Ignacio（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共产党员，空军司令：attempts to warn of uprising（试图提醒总理和总统军事叛乱迫在眉睫），第三章注释2；on Miaja's refusal to arm UGT（论米亚哈拒绝向劳动者总工会提供武器），39；confirms late arrival of Soviet aid（证实苏联的援助姗姗来迟），107；on Azaña's fear of capture by fascists（论阿萨尼亚担心被法西斯军队俘虏），164；on Miaja's party membership（关于米亚哈的共产党员身份），294；and Smushkevich（与斯穆什克维奇），307；on Soviet advisers（论苏联顾问），315；on Prieto's relations with Soviets（论普列托与苏联人的关系），383；on relations between Prieto and Caballero（论普列托和卡瓦列罗之间的关系），383；commands aviation in Barcelona（指挥巴塞罗那的空军），438；joins Communists（加入共产党），536；on Rojo's clash with Prieto（论罗霍与普列托的冲突），545；on Prieto's pessimism（论普列托的悲观主义），573；requests military aid in Moscow（去莫斯科要求军事援助），672—675；alleges arrival of Soviet war material（声称苏联战争物资运到），674；against further resistance（反对继续进行抵抗），686；on Spaniards' return from France（论从法国返回的西班牙人），689；on Casado's negotiations with Franco（关于卡萨多与佛朗哥的谈判），709—710；asks Casado to accept transfer of power（请求卡萨多接受移交权力），729；on Communists' departure from Spain（关于共产党人离开西班牙的情况），735—736

Higher War Council（战时高级委员会）：establishment of（设立），324；dissension within（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324—325；and replacement of Martínez Cabrera（与撤换马丁内斯·卡夫雷拉），366；designates Communist ministers for military missions（委派共产党人政府部长执行

- 军事任务), 375; composition of after Caballero (卡瓦列罗下台后的人员组成), 542
- Hilger, Gustav (古斯塔夫·希尔格), 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 on Stalin's plan to stay aloof from Western conflict (论斯大林打算对西方的冲突袖手旁观), 169
-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rise to power worsens German-Soviet relations (希特勒上台使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 88; aid to Spain (援助西班牙), 97—98, 101, 103; Stalin's desire to forge pact with (斯大林希望与希特勒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105—107, 654—656; Krivitsky on (克里维茨基论希特勒), 106—107; as self-named crusader against communism (自命反共十字军), 173; goals in Spain (在西班牙的目标), 571—572; occupies Austria (占领奥地利), 572; and Halifax on appeasement (哈利法克斯对绥靖主义的论述与希特勒), 651—654; disregards Wilson's proposals (对威尔逊的建议置之不理), 660
- Hitler-Stalin pact (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见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 Hoare, Sir Samuel (Viscount Templewood) (塞缪尔·霍尔爵士, 坦普尔伍德子爵), 鲍德温和张伯伦政府的核心成员: on British fear of Russia (论英国对苏联的担忧), 92, 175; on lost opportunity to stop Hitler (论失去遏制希特勒的机会), 第十六章注释21; in Chamberlain's "Inner Cabinet" (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 187, 652; and Negrín in England (与在英国的内格林), 590; and appeasement policy (与绥靖政策), 652
- Hospitalet (near Barcelona) (巴塞罗那附近的奥斯皮塔莱特): as Anarchist stronghold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堡垒), 395
- Hossbach,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 希特勒的上校副官: records Hitler's plans for war in Spain (记录希特勒在西班牙的战争计划), 104
- Huesca (韦斯卡): Gregorio de Benito leads rising in (格雷戈里奥·德·贝尼托在韦斯卡指挥叛乱), 43

La Humanitat (《人道报》),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喉舌: 391, 410, 426
Hungary (匈牙利): postwar Communist tactics used in (二战后共产党在匈牙利采用的策略), 551

Iakushin, M. (M.亚库申), 苏联军官: 312

Ibárruri, Dolores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 别名“热情之花”,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on destruction of Republican state apparatus (论共和国的国家机器遭到破坏), 48; defines events as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将社会变革解释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87; on goals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1933) (一九三三年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 88; speeches written by Togliatti (陶里亚蒂为其写演讲稿), 133; weakness before comintern advisers (不如共产国际顾问之处), 134; on Togliatti (论陶里亚蒂), 第十二章注释68; ignores Kléber in memoirs (在回忆录中不提克莱贝尔), 305; and Caballero ouster (与推翻卡瓦列罗), 361—362; defends political commissars (为政治委员辩护), 373; on halt of Anarchist march on Barcelona (关于阻止无政府主义民兵向巴塞罗那进军), 452; on Communist proselytizing (论共产党鼓动人们改变政治信仰), 541; on Prieto and political commissars (论普列托与政治委员), 541—542, 545; invites links with CNT (要求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联系), 553; praises government handling of Caballero (称赞政府控制卡瓦列罗的做法), 563; and Prieto's ouster (与罢免普列托), 576; on Communist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论共产党人参加政府), 586; on PCE's role in averting crisis (Aug.1938) (论西班牙共产党在避免一九三八年八月的政府危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616; on dissension on the left (论左派阵营的分歧), 630; on outcome of European war (论欧洲战争的后果), 648—649; on PCE plans for postwar era (论西班牙共产党战后的打算), 672; on Negrín (论内格林), 677, 716—718, 720, 733; in south-central zone (在中南部地区), 687; on PCE's departure for El Palmar (论西班牙共产党撤往埃尔帕尔马), 695; meets with

- Togliatti and Hernández (和陶里亚蒂一起与埃尔南德斯谈话), 723—725; leaves Spain (离开西班牙), 732, 733
- Ideas* (《思想报》), 无政府主义报纸: 523
- Iglesias, Ignacio (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on Maurín's importance (论毛林的重要性), 405—406; on PCE's role in Nin's death (论西班牙共产党在杀害宁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507—508; on alleged arrival of Soviet war material (论据称运到西班牙的苏联战争物资), 674
- Ignotus, Paul (伊尼奥塔斯·保罗), 匈牙利自由主义作家: on Communist "salami tactics" (论共产党的“萨拉米香肠战术”), 551
- Iñigo, Lorenzo (洛伦索·伊尼戈),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成员, 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战争工业代表: 296
- Inskip, Sir Thomas (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 张伯伦的国防协调大臣: says only Russia would benefit from war (认为只有苏联将从战争中获益), 170
- Institute of Agrarian Reform (土地改革协会): deprived of funds by center-right coalition (中—右联合政府使其失去了资金支持), 3; "legalizes" land seizures (使没收土地“合法化”), 6, 55, 62; claims aid provided to collective farms (宣称向集体农庄提供帮助), 242; Cardona Rosell on (卡多纳·罗塞利论土地改革协会), 242
- International Brigades (国际纵队): led by Emilio Kléber (由埃米利奥·克莱贝尔指挥), 106; first activities of (最初的行动), 108; organized by Fifth Regiment officers (由第五团的军官组织), 270; and Madrid defense (与马德里保卫战), 283, 288; removal of Kléber (Jan.1937) (一九三七年一月将克莱贝尔调走), 304; Spanish Communists and (西班牙共产党人与国际纵队), 第三十章注释128; as model of efficiency (战斗力的榜样), 316, 第三十一章注释76, 328; CNT's resentment of (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国际纵队不满), 第三十二章注释27; during Aragon offensive (阿拉贡攻势期间的国际纵队), 570—571。另见Eleventh International Brigade; Twelfth

International Brigad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Unity (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 : campaigns for open POUM trial (开展要求自由公开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运动) , 516—517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国际新闻通讯》) , 共产国际刊物 : 89, 270, 294, 445, 507, 559, 634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国际工人协会) 。见AIT

IR (Izquierda Republicana, 左翼共和派) : led by Azaña after Popular Front victory (人民阵线获胜后由阿萨尼亚领导) , 10; control of city councils by (控制市政当局) , 12; no longer supports middle classes (不再支持中产阶级) , 82; rejects Caballero's new government (抵制卡瓦列罗组织新政府) , 473; does not back Irujo and Aiguadé (不支持伊鲁霍和艾瓜德) , 616; animosity toward Negrín and PCE (敌视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 , 629。另见Giral, José; Liberal Republicans

“Irma” (“伊尔玛”) ,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 : spreads stories of POUM espionage (散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 , 500, 第四十八章注释16

Iron Column (钢铁纵队) : guard duty decided in (决定由谁执行警卫任务) , 262; uniquely CNT-FAI (清一色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 , 331—332; adherence to Anarchist goals (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宗旨) , 333; recruitment of convicts (招收囚犯) , 333; boycotted by Valencia CNT (遭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委员会的抵制) , 334; censures CNT government ministers (谴责出任政府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 334; terrorism and confiscations by (恐怖主义行动和没收财物) , 334; restrained by government authority (受到政府当局的遏制) , 335, 337—338; difficulties faced by (面临的困难) , 336—337, 338; against militarization (反对军事化) , 339—341; absorption into Regular Army (改编成为正规军) , 341—342

Irujo, Andrés María de (安德烈·马利亚·德·伊鲁霍) , 笔名A.利萨拉,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的兄弟和私人秘书 : on Manuel de Irujo's resignation

(关于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的辞职), 514; on Negrín's promise of free religious beliefs (关于内格林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证), 642—643

Irujo, Manuel de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巴斯克民族独立党领导人, 不管部长, 内格林政府的司法部长: named minister (被任命为内阁部长), 123, 203, 483; and POUM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504, 505, 513; angered at Nin's disappearance (对宁的失踪表示愤慨), 510; Morón on (莫隆论伊鲁霍), 510; opposes Tribunales Especiales de Guardia (反对设立特别安保法庭), 514; resigns from government (从政府辞职从政府辞职), 514, 615; remains in Negrín's government (留在内格林政府中), 第四十八章注释94, 585; supports negotiated settlement (赞成谈判结束内战), 577; confirms SIM's crimes (证实军事调查局的罪行), 605; and Negrín's promise of free religious beliefs (与内格林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证), 642—643

Irving, David (戴维·欧文), 英国历史学家: on disappearance of Hitler-Chamberlain messages (论希特勒与张伯伦之间所通秘电的消失), 185; on destruction of British documents on Nuremberg (论纽伦堡审判销毁英国文件), 第十七章注释36

Isgleas,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Catalan councilor of defense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专员), 412; defended by Tarradellas (塔拉德利亚斯为其辩护), 415; threatens to resign over popular army (因人民军问题威胁要辞职), 419; named vice-president of Committee for the Popular Army (被指定为支持人民军委员会副主席), 419; compelled to institute conscription (被迫征兵), 419, 421

Italy (意大利): Mussolini's meeting with monarchists (墨索里尼与西班牙君主主义者会谈), 11, 101; refuses military aid to Bolín (拒绝博林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 101; sends aid to Nationalists in early Aug.1936 (一九三六年八月初向民族主义军队提供援助), 101; on motives in Spain of (关于意大利干涉西班牙的动机), 102—103; seeks to split Spain from France and England (试图离间西班牙与英法两国的关心),

- 102—103; and occupation of Austria and Czechoslovakia (与德国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102—103, 572; Hitler's influence on (希特勒对意大利的影响), 103; intervention statistics (关于干涉的统计数字), 第十七章注释2; approached by Spanish government (西班牙政府与意大利接触), 第十七章注释23
- Izquierda Comunista (共产党左派): precursor of POUM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前身), 405
- Izquierda Republicana (左翼共和派)。见IR; Liberal Republicans
- Izvestiia* (苏联《消息报》): 89, 308, 414
- Jackson, Gabriel (加布里埃尔·杰克逊), 美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 analysis of social revolution (对社会革命的分析), 54; Chomsky on (乔姆斯基论杰克逊), 第六章注释81
- Jaén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哈恩省): collectivized agriculture in (哈恩省的集体化农业), 63; restoration of Socialist power in (社会党在哈恩省恢复活力), 632
- JARE (Junta de Auxilio a los Republicanos Españoles) (援助西班牙共和派委员会): Prieto distributes valuables in Mexico by means of (普列托通过该委员会控制运往墨西哥的黄金财宝), 第十三章注释23
- Jativa, Alfonso (阿方索·哈蒂瓦), 社会党人: Negrín appoints to undersecretaryship of the navy (内格林任命其为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 592
- Jauregui, Julio (胡里奥·豪雷吉), 温和的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 backs Negrín on religion (支持内格林的宗教措施), 644
- JCI (Juventud Comunista Ibérica) (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 POUM youth organization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青年组织), 第四十八章注释84; officially dissolved (被正式取缔), 520
- Jebb, Gladwyn (格拉德温·杰布), 亚历山大·卡多根的秘书: drafts policy summary on noninterventionism (起草不干涉政策的总结报告), 650
- Jellinek, Frank (弗兰克·杰利内克), 英国历史学家, 《曼彻斯特卫报》

记者：claims Trotskyists in Friends of Durruti（声称杜鲁蒂之友会里有托洛茨基分子），420；writes for *News of Spain*（为《西班牙新闻》撰稿），第四十五章注释13

Jiménez, Enrique（恩里克·希门尼斯），共和联盟成员：named finance councillor, Madrid Defense Council（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财政委员），295；named evacuation delegate,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疏散代表），296

Jiménez, Javier（哈维尔·希门尼斯），马德里特警部队成员：on Nin's disappearance（论宁的失踪），508

Jiménez de Asúa, Luis（路易斯·希门尼斯·德·阿苏亚），社会党温和派议员：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长枪党企图暗杀希门尼斯·德·阿苏亚），9

Johnson, Reverend Hewlett（休利特·约翰逊主教大人），英国主教：asserts that no churches were damaged（断言没有教堂遭到破坏），51

Johnston, Verle（弗尔·约翰斯顿），研究国际纵队的美国历史学家：on Spanish resentment of Kléber（论西班牙人对克莱贝尔不满），304

Jones, Thomas（托马斯·琼斯），斯坦利·鲍德温的顾问：on need for Anglo—German friendship（论英德友好的必要性），174—175

Jouhaux, Léon（莱昂·儒奥），法国工会领导人：arbitrates internal UGT conflict（仲裁劳动者总工会的内部争议），567

Journalists（新闻记者）：distortions disseminated by（歪曲性报道），54

JSU（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社会党的青年组织：as auxiliary to Communist party（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25—126，134—135；Caballero's loss of control of（卡瓦列罗对其失去控制），130，478—479；merger of Union of Young Communists and Socialist Youth Federation（由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与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合并而成），130—131；Conference of Valencia（1937）（一九三七年的巴伦西亚代表大会），135—136；fears hostility of Western powers（担心引起西方国家的敌意），230；involvement in military units（渗透到军队中），276；Carrillo calls for union with

- Libertarian Youth (卡里略呼吁联合自由主义青年运动), 323—324; growing discord within (内部斗争愈演愈烈), 630—631。另见 *Federación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 Juliá, Santos (桑托斯·胡利亚), 西班牙历史学家: on Prieto's error in elevating Azaña to presidency (论普列托错误地将阿萨尼亚推上共和国总统的位置), 29
- Junta de Auxilio a los Republicanos Españoles (援助西班牙共和派委员会)。
见JARE
- Junta de Defensa de Madrid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见Defense Council of Madrid
- Junta de Defensa Nacional (国防委员会), 叛军的组织: names Franco head of state and generalissimo (任命佛朗哥为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 第一章注释44; attempts to obstruct gold sales (竭力阻挠出售黄金储备), 146
- Junta de Mandos (指挥委员会): Díaz Tintero member of (委员会成员迪亚斯·滕德罗), 544; makes officer recommendations to defense minister (向国防部长推荐军官), 544; controlled by Rojo (由罗霍控制), 544
- Junta de Seguridad (治安委员会), 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成立的治安组织: power of (委员会的权力), 403; Comerera and PSUC demand suppression of (科莫雷拉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要求撤销治安委员会), 411, 416
- Jurado, Lieutenant Colonel Enrique (恩里克·胡拉多中校), 共和派军官: designated to command at Estremadura (计划指挥埃斯特雷马杜拉行动), 467;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8
- Jurados Mixtos (混合陪审团)。见Labor Courts
- Just, Julio (胡利奥·胡斯特),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公共工程部长: 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部长), 123, 203; member of Higher War Council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324; represents government in Madrid (担任政府在马德里的代表), 375
- Justice, revolutionary (革命司法): destruction of judicial records (销毁司法

档案)，第四章注释41

Justicia Social（《社会正义》），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398

Juventud Comunista Ibérica（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见JCI

Juventud Libre（《自由青年报》），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喉舌：233, 496,

Juventud Obrera（formerly *Juventud Comunista*）（《工人青年报》，前《共产主义青年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青年组织的喉舌：513

Juventudes de Acción Popular（JAP）（青年人民行动）：presses Gil Robles for violent action（逼迫希尔·罗夫莱斯采取暴力行动），16—17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见JSU

Kamenev, Lev B.（列夫·B.加米涅夫），布尔什维克：POUM protests execution of（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抗议处决加米涅夫），408

Kandelaki, David（达维德·坎杰拉基），斯大林的贸易代表：and Hitler negotiations（和与希特勒的谈判），106—107，第九章注释50和注释53, 654, 655

Katz, Otto（奥托·卡茨），捷克共产党员，化名安德烈·西蒙：appointed by Vayo to Paris propaganda post（被德尔巴约任命为巴黎宣传机构负责人），139

Khrushchev, Nikita（尼基塔·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总书记：speaks（Feb.1956）on purge of Soviet officers who served in Spain（一九五六年二月发表讲话谈到对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军官的清洗），308

Kléber, Emilio（埃米利奥·克莱贝尔），苏联军官，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指挥官：Krivitsky on（克里维茨基论克莱贝尔），106, 303—304；marches on Madrid（8 Nov.1936）（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开进马德里），287—288；Hugh Thomas on（休·托马斯论克莱贝尔），288；Colodny on（科洛德尼论克莱贝尔），289；biography of（生平简历），302；Vidali, Regler, Zugazagoitia, Renn, and Matthews on（维达利、雷格勒、苏加萨戈伊蒂亚、雷恩和马修斯论克莱贝尔），303, 304；Miaja and Caballero jealous of（米亚哈和卡瓦列罗妒忌克莱贝尔），304；removed from Madrid（Jan.1937）（一九三七年一月被

- 调离马德里) , 304; Fischer on his relations with Marty (费希尔论他与马蒂的关系) , 304; Rojo initiates offensive against (罗霍对克莱贝尔发起攻击) , 304—305; later obscurity and death (后来的湮没无闻和死亡) , 305; and Gustavo Durán (与古斯塔沃·杜兰) , 547
- Kloosterman, Jaap (雅普·克洛斯特曼) ,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工作人员: on “secret” AIT congress (Dec.1937) (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秘密”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 , 499
- Koestler, Arthur (阿瑟·科斯特勒) , 作家和哲学家: on Cimintern’s banishing of revolutionary slogans (论共产国际清理革命的标语口号) , 96; on Koltsov (论科利佐夫) , 119; assistant to Otto Katz in Paris (在巴黎担任奥托·卡茨的助手) , 139
- Kolev (科列夫) , 苏联军官, 部队指挥官: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被斯大林清洗) , 312
- Koltsov, Mikhail (米哈伊尔·科利佐夫) , 苏联记者, 斯大林的代理人: on number of enterprises taken over by workers (关于工人接管的企业数量) , 54; Koestler on (科斯特勒论科利佐夫) , 119; quotes Caballero on Giral government (引述卡瓦列罗对希拉尔政府的评论) , 119; on Prieto’s view of Giral and Caballero (关于普列托对希拉尔和卡瓦列罗的看法) , 119—120; discusses militarization with Caballero (与卡瓦列罗讨论军事化) , 252—254; influence on Madrid war commissariat (在马德里对总政治部的影响) , 278—279; describes Madrid ministries after government departure (描述内阁撤离后的政府各部) , 282—283; on Fifth Regiment in Madrid defense (论马德里保卫战中的第五团) , 286; on Miaja and Rojo in battle for Madrid (论马德里保卫战中的米亚哈和罗霍) , 290; on Rojo (论罗霍) , 290—291, 300, 301; Vayo on (德尔巴约论科利佐夫) , 291; writings ignore Gorev (日记中不提戈列夫) , 306, 第三十一章注释4; omitted from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被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删去) , 308; imprisonment and death (Apr.1942) (被监禁并于一九四二年四月死亡) , 308—309; and Stalin (与斯大林) , 第三十一章注释31; Cockburn on (科伯

恩论科利佐夫)，309；and Soviet engineer Gorkin's "farewell"（与苏联工程师戈尔金的“欢送会”），313；criticizes Caballero's habits（论卡瓦列罗的习惯），345—346；explains Nin's disappearance（解释宁的失踪），507

Kolya（科利亚）。见Kuznetsov,Nicolai G.

Kordt, Theodor（特奥多尔·科尔特），德国代办；and German—British cooperation（德—英合作与科尔特），170, 654；

Kravchenkov（克拉夫琴科夫），化名安东尼奥·平托斯上尉，苏联军官：Líster on（利斯特论克拉夫琴科夫），307

Kremlin（克里姆林宫）。见USSR

Krestinski, N.N.（H.H.克列斯京斯基），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signs receipt for Cartagena shipment（签收卡特赫纳运到莫斯科的黄金），147；executed（15 Mar.1938）（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被处决），153

Krivitsky, Walter（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on Stalin's masking of Soviet military aid（论斯大林掩饰苏联的军事援助），104—105；denounced as imposter by Communists（被共产党人指控为江湖骗子），105；posts held by（担任过的职务），第九章注释44；reveals presence in Spain of Berzin, Orlov, and Stashevsky（揭露别尔津、奥尔洛夫和斯塔舍夫斯基在西班牙的活动），106；reveals true name of Kléber（揭露克莱贝尔的真实姓名），106, 303；on Stalin's attempts to negotiate with Hitler（关于斯大林企图与希特勒谈判），106—107, 655—656；on Negrín and Stashevsky（论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142；on Stashevsky's role in gold shipment（论斯塔舍夫斯基在运送黄金问题上所起的作用），143；on arrival of gold shipment in Moscow（关于黄金运到莫斯科的情况），151；on NKVD in Spain（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在西班牙），219—220, 221；on Kléber（论克莱贝尔），303—304；on Berzin's disappearance（论别尔津的消失），310—311；on NKVD（论内务人民委员部），310—311；on purge of Stashevsky（论斯塔舍夫斯基被清洗），310—311；on Yezhov, Orlov, and Sloutski（论叶若夫、奥尔洛夫和斯卢茨基），

- 310—311; on Soviet role in choosing Negrín (论苏联在选择内格林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476—477
- Krivoshein, Colonel S. (C.克里沃舍因上校), 化名梅莱, 苏联坦克旅指挥官: 312; and secret gold transfer (与秘密转移黄金), 150
- Ksanti (克桑季)。见Mamsurov Judji-Umar
- Kühlenthal, General (屈伦塔尔将军), 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 predicts Soviet intervention (预言苏联的介入), 172
- Kulik, General G. (Г.库利克将军), 化名库珀尔, 苏联军官, 波萨斯的顾问: as Gorev's superior (作为戈列夫的上司), 307; survives until 1950 (直到一九五〇年还活着), 312, 第三十一章注释51; adviser to Pozas (担任波萨斯的顾问), 316—317; Hernández and Casado on (埃尔南德斯和卡斯特罗论库利克), 316—317; holds meeting on Estremadura (召开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的会议), 468
- Kuper (Kupper), General (库珀尔将军)。见Kulik, General G.
- Kuznetsov, Nicolai G. (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 苏联军官, 海军武官: testifies that naval escort accompanied gold shipment (证明西班牙舰队为运送黄金护航), 156; on fate of Gorev (论戈列夫的命运), 312
- La Pasionaria (热情之花)。见Ibárruri, Dolores
- Labonne, Eilrick (埃尔里克·拉博纳), 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on France's willingness to serve as mediator (关于法国愿意充当调停人), 576—577
- Labor courts (劳动法庭): awards injurious to workers (裁决不利于工人), 3; established by Caballero as labor minister (由劳工部长卡瓦列罗设立), 198
- Labor disturbances (工人骚乱): preceding Civil War (内战前的工人骚乱), 3; in urban centers (城市中心的工人骚乱), 7
- Lacouture, Jean (让·拉库蒂尔), 历史学家: on French bourgeois noninterventionism (论法国资产阶级的不干涉主义), 176
- Laín, José (何塞·莱恩),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 亲共分子: named director of school of commissars (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培训学校负

责人), 275

Lamas Arroyo, Angel (安赫尔·拉马斯·阿罗约), 比森特·罗霍的同僚, 后来成为民族主义者: on Soviet advisers in military (论军队中的苏联顾问), 278

Lamonedá, Ramón (拉蒙·拉莫内达), 社会党书记: on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论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382, 536—537; political allegiances of (其政治效忠对象), 第三十七章注释5; represents PSOE on national committee (代表社会党参加全国协调委员会), 385, 537; announces resignation of Socialist ministers (宣布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辞职), 470; Prieto's influence on (普列托的影响), 470; opposes Caballero's ministry plans (反对卡瓦列罗的组阁计划), 473; background of (个人背景), 第五十一章注释6; praises government handling of Caballero (称赞政府控制卡瓦列罗的做法), 563; refusal to attend party meetings (拒绝参加与共产党的协调会议), 630; tries to regain control of Socialist youth (试图重新控制社会主义青年运动), 632

Langdon-Davies, John (约翰·兰登-戴维斯), 伦敦《新闻记事报》记者: alleges putsch by POUM (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发动暴动), 445

Lara, Antonio (安东尼奥·拉腊), 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成员: *Claridad's* distrust of (《光明报》不信任拉腊), 45

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书记, 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 on Gil Robles's opposition to parliamentary means (论希尔·罗夫莱斯反对议会手段), 9; on goal of Marxist socialism (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 22—23; biography of (生平简历), 23; Socialists turn to (社会党人转向卡瓦列罗), 23—25; sources of power of (力量的来源), 24—25; Madariaga on effects of his policies (马达里亚加论其政策的影响), 25; and Prieto (与普列托), 25, 27—28, 120; and Communists (与共产党人), 25—27, 120—121, 129—130, 139, 160—162, 275, 316, 318—319, 320, 350—352, 356, 358—361,

366—367, 369, 382; ousted from Socialist executive (被逐出社会党执委会), 27, 470; defended by Santos Juliá (桑托斯·胡利亚为其辩护), 29; does not mention Araquistáin's plot (没有注意阿拉基斯塔因的政治阴谋), 30; demands arming of workers (要求给工人发放武器), 40; Communists' suspicion of (共产党人对卡瓦列罗的怀疑), 114—115, 280, 295, 345—346; tempers revolutionary drive (缓和革命的热情), 115—116; views on Giral government (对希拉尔政府的看法), 119; thwarted by Soviets in attempt to set up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受到苏联阻挠), 119; Koltzov on (科利佐夫论卡瓦列罗), 121; tries to expel Giral (试图将希拉尔赶出政府), 121; as viewed by working class, Republicans, and Stalin (工人阶级、共和派和斯大林对卡瓦列罗的看法), 第十一章注释26; enthusiastically received by public (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 122; hopes to name Araquistái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希望任命阿拉基斯塔因为外交部长), 122—123; and loss of authority over JSU (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失去权威), 131—132; and relation to Comintern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131; praised by Carrillo (受到卡里略赞扬), 135; appoints Vayo to war commissariat (指派德尔巴约负责国防部总政治部), 138; on Vayo's service to Communists (关于德尔巴约为共产党效力), 138; initiates gold shipment (开始实施运送黄金计划), 143, 145, 第十四章注释3和注释14, 157; fears French blockage of gold use (担心法国禁止使用黄金储备), 146; informed of planned FAI gold seizure (得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准备夺取黄金储备), 150; corresponds with Stalin on Republic (与斯大林通信谈共和国), 166; knew of Spanish Morocco offer (知道关于西属摩洛哥的建议), 182; unlikelihood of Anarchists' joining with (无政府主义者不大可能加入卡瓦列罗政府), 195; serves on Primo de Rivera's Council (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国务委员会任职), 196, 197; relation with CNT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 196, 197—200, 201—204, 320—321, 330, 331, 473; sets up labor-management laws (提出劳资

法案), 197—198; insists on legal government of Republic (强调共和国政府的合法地位), 202; transfers government to Valencia (把政府转移到巴伦西亚), 204, 205—206; dissolves own UGT committees (解散自己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占支配地位的革命委员会), 214; sets up National Republican Guard and Assault Guard (建立共和国国家卫队及重建突击卫队), 216; controls workers' militia (控制工人民兵), 218; vetos Peiró's collectivization plan (制止佩罗的集体化计划), 227; on popular militia (论民兵武装), 250—251; and militarization (与军事化), 252—254, 272—273; on political commissars (关于政治委员), 277; and Soviet military advisers (与苏联军事顾问), 277—278, 315—317; and Asensio (与阿森西奥), 280, 281—282, 348, 349, 355—356; dismisses, then reinstates, Casado as operations chief (解除卡萨多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职务, 然后又将其复职), 282; replaces Estrada by Martínez Cabrera (用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取代埃斯特拉达), 282; forbids announcement of government's departure (不许宣布政府撤离), 282—283; approves sealed orders to Pozas and Miaja (批准给波萨斯和米亚哈的密封命令), 284; believes Madrid lost (相信马德里将失守), 284; relation with Miaja (与米亚哈的关系), 285, 289, 291, 294, 296, 315; recasts Madrid Defense Council to enhance authority (改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以加强政府的权力), 295; urged by Diéguez to remove "suspect elements" from military (迭格斯敦促卡瓦列罗清除军队中的“可疑分子”), 299; dissolves Defense Council (Apr.1937) (一九三七年四月解散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299—300, 第三十章注释98; jealous of Kléber (妒忌克莱贝尔), 304—305; Rosenberg puts pressure on (罗森堡对卡瓦列罗施加压力), 318—319; member of Higher War Council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324; names García Oliver head of officers' school (任命加西亚·奥利韦为军官培训学校负责人), 328; withholds pay from militiamen (停发民兵的薪饷), 335; declares Iron Column subordinate to war ministry (宣布钢铁纵队隶属于国防部), 337; Cerdán on (科

登论卡瓦列罗) , 345—346; defends nonenforcement of draft (为不强制征兵辩解) , 346—347; ejects Rosenberg from his office (将罗森堡赶出他的办公室) , 348—349; Rosal on (罗萨尔论卡瓦列罗) , 349; on pressure by Codovila (关于柯多维拉施加的压力) , 352; Communists begin campaign against (共产党人开始诋毁卡瓦列罗) , 352, 354; lacks trustworthy associates (没有可以信赖的助手) , 353; appoints Socialist military inspectors (任命社会党人为军队的监察人员) , 357; *Nosotros* campaigns against (《我们》抨击卡瓦列罗) , 357—358; receives Communist petition on military (收到共产党人关于军事问题的请愿书) , 360; Communists attempt to undermine by wooing Baráibar (共产党人试图拉拢巴赖瓦尔挖卡瓦列罗的墙脚) , 368—370; on Vayo's Communist appointments (论德尔巴约任用共产党人) , 371; retains Vayo after Azaña authorizes dismissal (在阿萨尼亚批准解除德尔巴约的职务后让其留任) , 372—373; orders curbs on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颁布行政命令控制总政治部) , 373; requires CNT-UGT recommendation for officer training (要求军官受训须经全国劳工联合会或劳动者总工会推荐) , 375; objects to Communist ministers' military assignments (反对委派共产党人政府部长执行军事任务) , 375; Prieto hopes to oust (普列托希望推翻卡瓦列罗) , 383—384; reacts to news PSUC formation (听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的消息后的反应) , 第三十九章注释13; withholds arms from Anarchist units (不给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发放武器) , 第四十一章注释44; Azaña requests reinforcements from (阿萨尼亚要求卡瓦列罗派兵增援) , 433; postpones intervening in Barcelona (推迟干涉巴塞罗那) , 434, 437, 438—439; and central takeover of Catalan public order (与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 , 436—437, 449, 450; on Díaz's call to repress trotskyists (论迪亚斯要求镇压托洛茨基分子) , 463; Azaña remains neutral during attack on (阿萨尼亚在卡瓦列罗受到攻击时保持中立) , 464—465; refuses to dissolve POUM (拒绝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465; prieto denies role in ouster of (普列托

否认在推翻卡瓦列罗的过程中起了作用), 465—466; Uribe on Prieto and (乌里韦论普列托与卡瓦列罗), 466; submits resignation (递交辞呈), 466, 469; and Spanish Morocco plans (与在西属摩洛哥煽动一场反佛朗哥将军叛乱的计划), 第四十四章注释25; and Estremadura operation (与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 466—467; ignores Communists in new government (组建新政府时无视共产党人), 469, 472—473; refuses to give up any authority (拒绝交出任何权力), 471—472; on authenticity of memoirs (关于卡瓦列罗回忆录的真实性),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final defeat of (最终失败), 478—479, 483; on damage done by POUM repression (论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共和国事业造成的损害), 506; returns to power in UGT (在劳动者总工会重掌权力), 554; Communists plan to dislodge from UGT (共产党人打算把卡瓦列罗赶出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 555, 556—558; on Communists presence at anniversary meeting (论共产党人出席纪念会议), 555; protests postponement of Cortes opening (反对推迟议会会期), 559; refuses to recognize new UGT executive (拒绝承认新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 559, 567; removed from parliamentary posts (被免除了议会职务), 560; attends meetings of 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ña (出席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的会议), 560; speaks at mass meeting in Madrid (在马德里的群众集会上讲话), 562; halted at gunpoint (受到突击卫队士兵枪口的阻止), 562; on poor hospital treatment of non-Communists (论非共产党人在战地医院受到的恶劣对待), 595; later activity of (后来的活动), 627—629; and last Cortes meeting (与最后一次议会会议), 677; Mije denounces (米赫谴责卡瓦列罗), 680—681; departure for France (逃往法国), 第六十二章注释63; relations with after Franco victory (佛朗哥获胜后与左派的关系), 692。另见 Adelante; Socialist party; Socialists (left); Socialists (moderate); UGT

Largo Calv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尔沃),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儿子: urged by Llopis not to publish memoirs (略皮斯劝其不要发

- 表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回忆录)，第四十五章注释19
- Larraz (Larras), José (何塞·拉腊斯)，天主教出版社社长：on proposal to include CEDA in a Prieto government (关于组成一个包括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在内的普列托政府的建议)，31
- Laval, Pierre (皮埃尔·赖伐尔)，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的法国总理：Fabry on his opposition to military agreement in Franco-Soviet pact (法布里透露其反对在法苏条约的基础上与苏联签订军事协定)，第八章注释9
- Law of Leases (土地租赁法)：14
- Law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政治责任法)：issued by Franco (佛朗哥颁布)，690—691, 738—739; demand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要求无条件投降)，708
- Le Grix, François (弗朗索瓦·勒格里)，法国保王党人，《周刊》编辑：hopes for German-Soviet conflict (希望德国与苏联发生冲突)，90—91
- League of Nation (国际联盟)：Russia joins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89; Churchill's hope that League agreements could contain Germany (丘吉尔希望国际联盟区域协定能包括德国)，93—94; Stalin plans to bring Italo-German intervention before (斯大林打算把德意两国干涉西班牙的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审议)，168
- Lécera (莱塞拉村)：difficulty of collectivizing (集体化遇到的困难)，74
- Left Republicans (左翼共和派)。见IR
- Léger, Alexis Saint-Léger (亚历克西·圣-莱热·莱热)，法国外交部官员：and British arguments for nonintervention (与英国坚持不干涉政策)，176
- Lenin, V.I. (В.И.列宁)：inspired Madrid Socialist organization (激励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24; justifies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77—78; advises gaining any mass ally (建议无论如何争取得到大量盟友)，84; seeks transitional forms to revolution (寻找向革命过渡的形式)，96; quoted by *Claridad* on government army (《光明报》引用其关于政府武装的论述)，251

- León, María Teresa (玛丽娅·特蕾莎·莱昂), 共产党诗人拉斐尔·阿尔维蒂的妻子; and Miaja (与米亚哈), 294
- Lérida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莱里达省): troops besiege POUM-CNT locals (部队已经包围了莱里达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总部), 452
- Lerroux, Alejandro (亚历杭德罗·勒鲁), 加泰罗尼亚激进党领导人: cabinet formed in Oct.1934 (一九三四年十月组阁), 8; and CEDA (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 8; Unión Republicana splits from (共和联盟从勒鲁的激进党中分裂出来), 22
- Leval, Gaston (加斯东·勒瓦尔), 法国无政府主义作家: on free union ceremonies in Magdalena de Pulpis (关于马格达莱娜-德普尔皮斯村的自由结合仪式), 69; on instances of land trade for small owners (关于为小地主调换土地的实例), 75—76; on policy of silencing libertarian communism (论避免谈论自由共产主义的政策), 第十九章注释38; on need for discipline in militia (论民兵武装需要纪律), 263
- Levine, Isaac Don (艾萨克·唐·莱文), 克里维茨基的出版代理人: on Krivitsky's alleged posts (关于所说克里维茨基担任过的职务), 第九章注释44
- Ley de Ordenación Bancaria (银行法): junta charges violations of (国防委员会指控共和派政府出售黄金储备违反银行法), 146
- El Liberal* (《自由报》),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拥有的在毕尔巴鄂出版的报纸: 27
- Liberal Republicans (自由共和派): refusal to defend middle classes (拒绝保护中产阶级), 84—85; effort to form left coalition (努力缔造左派联盟), 95; relative passivity during war (内战期间相对消极), 126。
另见IR; UR
- La Libertad* (《自由报》), 左翼共和派的报纸: 5, 6
- Libertarian communism (自由共产主义运动): supported by Anarchosindicalist peasant unions (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雇农工会的支持), 65; on establishment of (关于建立自由共产主义), 65—66, 193—195; Uribe on Anarchist

control of Valencia villages (乌里韦论无政府主义者对巴伦西亚农村的控制), 86; Lorenzo on impossibility of libertarian revolution (洛伦索论自由主义革命之不可能), 128。另见Anarchists; CNT; FAI

Libertarian movement (自由主义运动)。见Anarchists; CNT; FAI; FIJL; Libertarian communism

Libertarian Youth (自由主义青年运动)。见FIJL

Liddell Hart, Basil Henry (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 英国陆军部顾问, 历史学家: on allowing Germany's eastern expansion (论允许德国向东方扩张), 179; British-French hopes (英法两国的希望), 660—661

Linea de Fuego (《火线》), 钢铁纵队的喉舌: 334, 335

Líster, Enrique (恩里克·利斯特), 共产党民兵指挥官, 第五团团长, 后晋升为上校: on number of regular officers in Popular Army (关于人民军中的正规军军官数量), 47; on Togliatti (论陶里亚蒂), 133; implicated in peasant assassinations (参与杀害农民), 241; dissolves Defense Council of Aragon (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243—244, 525—526; on Fifth Regiment (论第五团), 267, 269, 270; commands Regular Army's First Brigade (指挥正规军第一旅), 273; on Communist manipulation of Miaja (论共产党利用米亚哈), 293; ignores Kléber in memoirs (在回忆录中不提克莱贝尔), 305; on Pavlov (论帕夫洛夫), 307; advised by Meretskov (梅列茨科夫担任其顾问), 313; Duque on (杜克论利斯特), 526; Almudí on (阿尔穆迪论利斯特), 526; reproached by Prieto (受到普列托的训斥), 526—527; on Prieto (论普列托), 527; on Mantecón (论曼特孔), 529; suggests execution of Aragon council members (建议处决阿拉贡地方委员会成员), 529; Prieto hostile toward (普列托对其怀有敌意), 545; commands Eastern unit (指挥东部的部队), 595; on government abuses in Catalonia (论政府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滥用职权), 611—612; on those who did not return from France (论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的那些人), 689—690; on Negrín's move to Elda (论内格林转移到埃尔达), 694—695; promoted to colonel by Negrín (被内格林晋升为上

- 校), 714; on proof that war was lost (关于内战已经失败的迹象), 722; on defeatism of politburo (论共产党政治局的失败主义倾向), 730; on how Togliatti profited from Casado rising (论陶里亚蒂如何从卡萨多的叛乱中获益), 733
- Litvinov, Maxim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Lothian's views on (洛西恩对李维诺夫的看法), 第八章注释16; warns Davies of German domination (警告戴维斯德国可能控制欧洲), 180; allegedly persuades Vayo to offer Spanish Morocco (据说敦促德尔巴约提出关于西属摩洛哥的建议), 181
- Livinski, G.K. (Г.К.利文斯基), 苏联飞行员: carries out attack on the *Deutschland* (轰炸“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 574—575
- Lizarra, A. (A.利萨拉)。见Irujo, Andrés María de
- Lizarza Iribarren, Antonio de (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 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民兵司令: on effect of Italy's 1934 agreement with monarchists (论一九三四年意大利与西班牙君主主义者签订的协议的作用), 101
- Llanos, Virgilio (比尔希略·利亚诺斯), 波萨斯的第一政委: 490
- Llarch, Joan (胡安·利亚尔奇): 加泰罗尼亚作家: Viñas cautions not to accept Krivitsky's claims (比尼亚斯告诫他不要相信克里维茨基的说法), 105; on alleged Soviet offer to Negrín (关于所谓苏联给内格林的建议), 671—672
- Llopis, Rodolfo (鲁道夫·略皮斯): 社会党左派, 卡瓦列罗政府的副总理: reports disloyalty of Communists (描述共产党人的出尔反尔), 351; supports Caballero (支持卡瓦列罗), 353; urges Caballero's son not to publish memoirs (劝说卡瓦列罗之子不要发表其父的回忆录),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with Caballero when stopped at gunpoint (与卡瓦列罗一起被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 562
- Lloyd, Lord (George Ambrose) ([乔治·安布罗斯·]劳埃德勋爵), 英国保守党贵族, 外交官: on Hitler as representative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s (论希特勒作为欧洲共同利益的代表), 94—95, 173—174

- Lloyd George, David (戴维·劳合·乔治), 英国前首相: sees Germany as bulwark against Communism (将德国视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 91
- Lluhi y Vallescá, Juan (胡安·留伊—巴列斯卡):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becomes minister of labor, health, and supplies (20 July) (七月二十日成为劳工、卫生和物资部长), 47
- Locarno Powers (洛迦诺公约缔约国): propose meeting to negotiate new western pact (建议开会谈判协商新的西方国家条约), 89
- Lois, Manuel (曼努埃尔·洛伊斯), 劳动者总工会领导人, 亲共的社会党左派: member of 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 (电力委员会成员), 223
- Londonderry, Marquess of (伦敦德里侯爵), 英国空军大臣: on importance of Anglo-German understanding (论英德谅解的重要性), 92—93
- Longo, Luigi (路易吉·隆哥), 化名加略, 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 on arrival of first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Drigade (关于第一批国际纵队成员的到达), 108
- López, Bernabé (贝尔纳韦·洛佩斯),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role in Casado coup (在卡萨多政变中的作用), 727
- López, Juan (胡安·洛佩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卡瓦列罗政府的商业部长: 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of commerce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商业部长), 203, 209; refused passage through Tarancón (民兵不许其通过塔兰孔), 206; on why CNT entered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原因), 210; on CNT compromises with Communists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共产党人的让步), 231; against national army (反对国家军队), 322; protests POUM repression (对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提出抗议), 502
- López, Tundidor (顿迪多尔·洛佩斯), 社会党左派: protests Communist coup in JSU (抗议共产党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搞政变), 136
- López Fernández, Captain Antonio (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上尉), 米亚哈将军的副官: on Miaja's opposition to arms distribution (论米亚哈反对发放武器), 第三章注释33; on composition of Madrid general staff (论马德里参谋部的组成), 289—290

- Lórenzo, César M. (塞萨尔·M.洛伦索), 自由主义历史学家, 奥拉蒂奥·M.普列托之子: on Anarchists' contradictory principles (论无政府主义者自相矛盾的原则), 第六章注释77; on illiteracy as factor in all parties (论各党派成员的教育缺失状况), 127; on virtual impossibility of libertarian revolution (论自由主义革命没有现实可能性), 128; on history of FAI (关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历史), 191—192; on Caballero's rejection of CNT plan (论卡瓦列罗拒绝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方案), 200; on entry of CNT into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 201, 207, 210—211; on CNT power in Catalonia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加泰罗尼亚的势力), 401; on violence in Castile (论共产党人在卡斯蒂利亚地区的暴行), 第五十章注释4; on Regional Defense Council of Aragon (论保卫阿拉贡地方委员会), 524—525; on CNT's desire to collaborate with Negrín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希望与内格林合作), 528
- Lothian, Lord (洛西恩勋爵), 英国保守党领导人: wishes to turn Germany eastward (希望把德国的目标转向东方), 91; becomes propagandist of unserstanding with Hirler (变成与希特勒达成谅解的鼓吹者), 174
- Louzon, Robert (罗贝尔·卢宗), 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者: on signs of bourgeois takeover in Catalonia (论资产阶级控制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迹象), 496—497
- Luca de Tena, Marqués Juan Ignacio (胡安·伊格纳西奥·卢卡·德·特纳侯爵), 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的出版商: Gil Robles on his call for insurrection (希尔·罗夫莱斯论其鼓吹暴动的行为), 17; charters plane for Franco's flight to Soanish Morocco (包租把佛朗哥送往西属摩洛哥的飞机), 43
- Lufthansa (汉莎航空公司), 德国国家航空公司: aids Spanish military rebellion (援助西班牙军事叛乱), 98
- Luftwaffe (纳粹德国空军): Goering's claim that he "tested" his pilots during aid to Spain (戈林声称他在援助西班牙期间“训练了”他的飞行员), 97—98

- Luna, Antonio de (安东尼奥·德·卢纳), 大学教授, 宪兵情报局特工:
negotiates with Casado (与卡萨多谈判), 706
- Luz y Fuerza* (《照明与电力》),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业刊物: 395
- Lyova (廖瓦)。见Orlov, Alexander
- McGovern, John (约翰·麦戈文), 英国独立工党下院议员: visits Spain in
defense of POUM (为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访问西班牙), 505—
506
- Madariage, Salvador de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 温和共和派人士,
历史学家: on labor courts (1933—1935) (论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
间的劳动法庭), 3; on Institute of Agrarian Reform (论土地改革协
会), 3; on benefits to church from center-right victory (论教会因中—
右势力获得一九三三年大选胜利而获益), 14; on effects of internal
dissension within the Socialist party (论社会党内部分歧的影响), 25;
on regular officers' siding with the government (论站在政府一边的正规
军军官), 48; on murder of judge by convicted criminal (论法官被其
判决的罪犯杀害), 50—51; flees Spain (逃离西班牙), 第四章注
释58, P164; on Communist influence on Pablo de Azcárate (论共产党
对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的影响), 142; on Azcárate defection to
communism (论阿斯卡拉特堕落成为共产主义走狗的背叛), 162; on
Negrín's ignorance of Communist motives (论内格林不知道共产党人的
目的), 477
- Madrid (马德里): collapse of military revolt in (马德里的军事叛乱失
败), 47; revolutionary justice in (马德里的革命法庭), 50; small
businesses collectivized in (小型工商业被集体化), 57; cabinetmakers'
trade centralized in (木制家具业被集中起来), 59; disorganization of
CNT rule in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控制被瓦解), 127—128; many left
Socialists embrace Communist party (许多社会党左派人士投靠共产
党), 130; official surrender of (正式投降), 742
- Maella (马埃利亚村): abolition of money in (废止货币), 72

- Magdalena de Pulpis (马格达莱娜—德普尔皮斯村) : on puritanical nature of libertarian communism in (自由共产主义的清教徒生活状态), 69
- Maisky, Ivan (伊万·迈斯基), 苏联驻英国大使: on Churchill's criticism of supporters of western security (关于丘吉尔对西方安全维护者的批评), 94; on Britain's motives for concluding naval pact with Germany (论英国与德国签订海军协定的目的), 95—96; affirms thousands of union and state confiscations (证实工会和政府对数以万计的企业巧取豪夺), 第十章注释7; on Soviet hopes for Franco's defeat (关于苏联希望佛朗哥失败), 168; on Negrín's cooperation with Communists (论内格林与共产党人合作), 483; on British-French noninterventionism (论英法两国的不干涉政策), 575; and Negrín during World War II (二战期间与内格林), 590—591
- Malaga (马拉加) : beginning of uprising in (叛军起事), 42; collapse of military revolt in (军事叛乱失败), 47; loss of (Feb.1937) (一九三七年二月失守), 298, 343—344
- Malatesta, Errico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on importance of free evolution of society (论社会自由发展的重要性), 77; on power in all government (论各种政府的权力), 193—194
- Malefakis, Edward E. (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 美国历史学家: on social tension in 1936 (论一九三六年紧张的社会形势), 6—7; on the divided peasantry (论分裂的农民阶层), 10; on indifference of liberal Republicans to land reform (论自由共和派对土地改革漠不关心), 23; on amount of land seized in collectivization (关于集体化运动中没收土地的数量), 62; on Nationalist dismantling of Popular Front settlements (论民族主义当局拆除人民阵线执政期间建立的移民定居点), 第六章注释2
- Malinó (马利诺)。见Malinovsky, Rodion
- Malinovsky, Rodion (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 化名马利诺上校, 苏联军官: on Miaja (论米亚哈), 294; survives purges (免遭清洗), 313; becomes Soviet defense minister (成为苏联国防部长), 313; aide to

- Kulik (担任库利克的副官), 317; on Pozas's habits (论波萨斯的习惯), 317
- Mamsurov Judji-Umar (马姆苏罗夫·尤季-乌马尔), 化名克桑季·哈伊, 苏联游击战专家: survives purges (免遭清洗), 313; and Hemingway (与海明威), 313, 第三十一章注释60; and Durruti (与杜鲁蒂), 第三十一章注释61
- Mantecón, José Ignacio (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 亲共左翼共和派人士: appointed governor general of Aragon (被任命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 244, 529; orders arrests and breakup of collective farms (下令解散集体农庄并逮捕其成员), 244, 529; Duque on (杜克论曼特孔), 529
- Manuel, Frank E. (弗兰克·E.曼努埃尔), 美国历史学家: on press censorship prior to Civil War (论内战前的新闻审查), 10
- Manuilsky, Dmitri (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 共产国际领导人: says Revolution depends on success of Caballero's policies (声称革命取决于卡瓦列罗政策的成功), 27; praises Negrín (赞扬内格林), 590; on Togliatti's role in Casado coup (论陶里亚蒂对卡萨多政变的影响), 730—731
- MAOC (Milicias Antifascistas Obreras y Campesinas) (反法西斯工农民兵): established by Communists before war (内战前由共产党建立), 266—267; source of Fifth Regiment (第五团的基石), 266—267
- Marañón, Gregorio (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 医生兼随笔作家: (逃离西班牙), 第四章注释58, 64
- Marichal, Juan (胡安·马里查尔), 教授, 历史学家, 阿萨尼亚文集的编辑者: on left Socialists' plan to frustrate Azaña (论社会党左派阻挠阿萨尼亚的计划), 29—30; on Azaña's ignorance of army conspiracy (论阿萨尼亚对军队谋反全然不知), 34; on Negrín (论内格林), 142, 476,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587; on Azaña as symbolic brake on violence (论阿萨尼亚对暴力行为的象征性制约), 164
- Maroto Column (马罗托纵队), 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 authorized as uniquely

- CNT brigade (获准组成特殊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旅), 331
- Martí Feced, Carlos (卡洛斯·马蒂·费塞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自治政府内务专员: named councillor 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成员), 451; disolves patrullas de control (解散治安巡逻队), 492; loses authority under central government (在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后失去权力), 492
- Martín, Antonio (安东尼奥·马丁), 普奇塞达的无政府主义委员会主席: killing of (遇害), 426—427
- Martín Blázquez, José (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 国防部官员: on militia shortcomings (论民兵的缺点), 258; on Rojo (论罗霍), 301; on García Oliver as administrator (论作为管理者的加西亚·奥利韦尔), 329; on Communists' creation of mixed brigades (论共产党人创建混成旅), 330; on withholding pay from militia (论停发民兵的薪饷), 335, 338; on Caballero's dismissal of Communists in war ministry (论卡瓦列罗将国防部的共产党人解职), 356
- Martín i Ramos, Josep Lluís (何塞·路易斯·马丁—拉莫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历史学家: neglects Comorera's opposition to PSUC (没有提到科莫雷拉反对成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398
- Martín Nájera, Aurelio (奥雷略·马丁·纳赫拉),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工作人员: on Caballero memoirs (关于卡瓦列罗的回忆录),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 Martínez, Félix (费利克斯·马丁内斯), 无政府主义者, 杜鲁蒂之友会干事: 420—421,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 Martínez, Jesús A. (赫苏斯·A.马丁内斯), 历史学家: ignores Miaja's Communist ties (无视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 296—297
- Martínez, José Gregori (何塞·格雷戈里·马丁内斯),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总书记: refuses JSU committee seat (拒绝接受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职务), 136, 631
- Martínez Amutio, Justo (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 社会党人, 阿尔瓦塞特省省长, 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书记: on Stefanov (论斯

特凡诺夫)，第十二章注释57；on Togliatti（论陶里亚蒂），134；on Fischer as Soviet agent（论费希尔是苏联的代理人），第十三章注释46；describes Negrín（描述内格林），149，588—589；on detention of bank officials（关于苏联扣押西班牙银行职员），第十四章注释56；on credits secured by Negrín（论内格林担保的贷款），154；on Communist pressure（关于共产党人施加的压力），219；on Vidali and Codovila（论维达利和柯多维拉），267；on Vidali's exploitation of Madrid populace（论维达利用马德里民众），267；confirms Togliatti's presence in Spain（证实陶里亚蒂在西班牙），364；on Caballero memoirs（关于卡瓦列罗的回忆录），第四十五章注释19；on Negrín's Communist appointments to police administration（论内格林将共产党人安排在警察部门），486—487；approves resolutions against Communists（批准反对共产党人的决议），560；on removal of Valencia Socialist federation committee（关于取缔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561

Martínez Bande, Colonel José（何塞·马丁内斯·班德上校），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on halting of Estremadura offensive（论没有实施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468；on Casado's negotiations with SIPM（关于卡萨多与宪兵情报局的谈判），706，707—708

Martínez Barrio, Diego（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共和联盟领导人，总理：desire to avoid revolution（希望避免革命），22；and Azaña（与阿萨尼亚），38—39，449—450，469；on workers' assumption of police functions（论工人接管警察的职能），39；and Miaja（与米亚哈），39，291—292；withholds arms from workers（拒绝向工人发放武器），39—40，45；attempt to hold back military leaders（试图劝说军队领导人克制），40；forms moderate government（组成温和派政府），41，43，44；cabinet rejected by both right and left（内阁受到左右两派的抵制），44；Anarchosyndicalists' views on（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马丁内斯·巴里奥的看法），45；decision to resign（决定辞职），45；dissolution of newly formed cabinet（刚组成的马丁内斯·巴里奥内阁解

散)，45；heads commission to organize volunteer army（领导组建志愿军的委员会），252；intervenes in release of asensio（为释放阿森西奥进行干预），359；at final Cortes meeting（在最后一次议会会议上），678，679；delays assuming presidency（推迟继任总统职务），700—701。另见UR

Martínez Cabrera, General Toribio（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共和派将军，总参谋长：on Soviet advisers and Republican army（论苏联军事顾问与共和派军队），278；replaces Estrada as general staff chief（接替埃斯特拉达担任总参谋长），282；in Valencia（逃往巴伦西亚），289；advised by meretakov（梅列茨科夫任其顾问），313；authorizes CNT Maroto Brigade（批准全国劳工联合会组建马罗托旅），331；replaces Estrada（接替埃斯特拉达），366；resignation demanded（被要求辞职），366；and Estremadura plans（与埃斯特雷马杜拉进攻计划），466

Martínez Cartón, Pedro（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on Miaja（论米亚哈），292；in south-central zone（在中南部地区），687

Martínez de Aragón, José（何塞·马丁内斯·德·阿拉贡），亲共社会党人军官：Enrique2 Castro（恩里克·卡斯特罗论马丁内斯·德·阿拉贡），73

Martínez de Campos, General Carlos（卡洛斯·马丁内斯·德·坎波斯将军），佛朗哥的参谋长：on Mola's posting to Pamplona（论把莫拉派到潘普洛纳），第一章注释51

Marty, André（安德烈·马蒂），法国共产党员，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on struggle between fascism and democracy（论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的斗争），111—112；lauds Communist influence on Socialist leaders（称赞共产党对社会党领导人的影响），115；hostile to Kléber（敌视克莱贝尔），304；Regler on executions codered by（雷格勒论马蒂下达的处决令），314；and Hemingway（与海明威），第三十一章注释64；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

- 会议), 361; clashes with Díaz and Hernández (与迪亚斯和埃尔南德斯发生争执), 362; and terror in International Brigades (与国际纵队中的恐怖行动), 571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dialogue with Bakunin (与巴枯宁论战), 193
- Más, Valerio (巴莱里奥·马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巴塞罗那地方委员会书记: named councillor in Catal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临时政府成员), 451; on reasons for CNT withdrawal from Companys's cabine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退出孔帕尼斯内阁的原因), 495
- Mas de las Masas (马斯—德拉斯马萨斯), 集体化乡镇: on freedom of movement in (外出自由), 71
- Mascarell, Manuel (曼努埃尔·马斯卡雷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 on danger of anarchist rigidity (论无政府主义者墨守成规的危害), 208
- Masons (共济会会员)。见Freemasons
- Masquelet, General Carlos (卡洛斯·马斯克莱特将军), 阿萨尼亚政府的国防部长: on officers' obedience to the legal government (论军官服从合法政府的命令), 13
- Matallana, General Manuel (曼努埃尔·马塔利亚纳将军), 中南部地区集团军司令: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699; conspires to overthrow Negrín (密谋推翻内格林), 699—700; meets with Casado (会见卡萨多), 703; appointed chief central general staff (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713—714
- Mateu, Julio (胡里奥·马特乌),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on Communists' efforts to aid small landowners (论共产党努力帮助小地主), 85; on Communist sympathies in rural Valencia (论共产党在巴伦西亚农村得到广泛支持), 86—87
- Matthews, Herbert L. (赫伯特·L.马修斯), 《纽约时报》记者: makes light of July 1936 revolutionary changes (对一九三六年七月发生的革命

性变化轻描淡写), 54; as Negrín apologist (作为内格林的辩护士), 141, 第十三章注释35, 586—587; on melting of coins by Soviets (关于西班牙金币被苏联人熔化), 151; on Bolloren's views on NKVD power (论博洛滕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的政治影响的看法), 220—221; ignores accounts of Soviet influence in army (避而不谈苏联在军队中的影响), 278—279; on Miaja (论米亚哈), 294; on Kléber (论克莱贝尔), 303; reports POUM trial (报道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writes for *News of Spain* (为《西班牙新闻》写文章),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on Negrín's hope for war in Europe (关于内格林寄希望于欧洲战争), 649

Maulnier, Thierry (蒂埃里·莫尼耶), 法国右派: fears a weak Germany (担心出现一个虚弱的德国, 93; openly expresses fears of Russia (公开表示对苏联的担忧), 172

Maura, Antonio (1853—1925) (安东尼奥·毛拉), 保守政府首相: 307

Maura, Miguel (米格尔·毛拉), 温和的保守共和派领导人: tries to place Prieto in premiership (试图使普列托出任总理), 28—29; plans a government of “national concentration” (打算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31; calls for a multiparty Republican dictatorship (要求组成一个多党派联合的共和国独裁政府), 32; on failures of the Popular Front (论人民阵线的失败), 32—33; as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forms Assault Guard corps (担任内政部长时创建突击卫队), 42; on Azaña's fear of physical harm (论阿萨尼亚担心受到人身伤害), 164—165

Maurín, Joaquín (华金·毛林), 工农集团领导人: on weakness of Azaña's government (论阿萨尼亚政府的弱点), 第三章注释2; co-founder of POUM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共同创始人), 405—406; arrest and imprisonment of (被捕与坐牢), 405—406; Esenwein on (埃森魏因论毛林), 405—406; Iglesias on (伊格莱西亚斯论毛林), 405—406; Alba on (阿尔瓦论毛林), 406; attacked by Trotsky (受到托洛茨基的攻击), 406

Maximov, General (马克西莫夫将军): 第三十一章注释62

- Maximovich (马克西莫维奇)。见Maximov, General
- Maxton, James (詹姆斯·马克斯顿), 英国下院议员, 独立工党主席: visits Spain in defense of POUM (为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访问西班牙), 505
- May Events (五月事变): 429—461; estimate of casualties (估计的伤亡人数), 第四十三章注释64
- Mazaleón (马萨莱昂村): on disappearance of religion in (宗教活动不复存在), 73
- Medina (梅迪纳)。见Codovila, Vittorio
- Medlicott, W.N. (W.N.梅德利科特), 美国历史学家: on Chamberlain's strengths (论张伯伦的能力), 186; on British appeasement policy (论英国的绥靖政策), 653; and Wilson's secret proposals (与威尔逊的秘密建议), 658
- Melchor, Federico (费德里科·梅尔乔),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 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的新任负责人: against socialization of industries (反对对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228—229; on protection of foreign capital (论保护外国资本), 230; Carrillo appoints to Madrid security (卡里略将其安排在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299; is named negrín director general of propaganda (被任命为内格林的宣传总监), 488
- Melé (梅莱)。见Krivoshein, Colonel S.
- Melilla (Spanish Morocco) (西属摩洛哥的梅利利亚): site of military rebellion (军事叛乱爆发地), 38; arrival of Italian planes near (意大利飞机到达梅利利亚附近的机场), 102
- Membrilla (门布里利亚村): Anarchist-run economic system in (无政府主义者在门布里利亚村实行的经济制度), 70
- Mena (梅纳),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警卫班长: on alleged plot to assassinate Prieto (关于所谓暗杀普列托的阴谋), 549
- Mena, Marciano (马西亚诺·梅纳), 第二十九师政治委员: executed during POUM repression (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期间被枪毙), 502
- Méndez, Dr. Rafael (拉斐尔·门德斯博士), 内格林的亲信, 边防警察部队

- 负责人，内政部副部长：and Garcés Arroyo（与加尔塞斯·阿罗约），602；influences gómez sáez（影响戈麦斯·赛斯），606—607；on Negrín's Communist alliance（论内格林与共产党的同盟关系），609—610；and Negrín's alleged promise to outlaw PCE（与所谓内格林取缔西班牙共产党的承诺），672
- Méndez Aspe, Francisco（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左翼共和派人士，内格林的财政部长：and gold shipment to Mexico（与运往墨西哥的黄金财宝），第十三章注释23；flees sence of gold transfer（逃离装运黄金的现场），150；named to Negrín governments（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成员），585，618；leaves france for england（25 June 1940）（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离开法国去英国），590；remains in france（留在法国），685
- Mendiola, Lieutenant Colonel Leocado（莱奥卡多·门迪奥拉中校），named military commander of Murcia（被任命为穆尔西亚驻军司令），715；Togliatti on（陶里亚蒂论门迪奥拉），718
- Menéndez, Alvaro（阿尔瓦罗·梅嫩德斯），共产党员：on Vidali in defense of Madrid（论马德里保卫战中的维达利），287
- Menéndez, Leopoldo（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中路军莱万特方面军司令：714；at Los Llanos meeting（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699；conspires to overthrow Negrín（密谋推翻内格林），699，703
- Menéndez de Beltrán, Leonor（莱昂诺尔·梅嫩德斯·德·贝尔特兰），卡瓦列罗的同事：on Caballero memoir（关于卡瓦列罗的回忆录），第四十五章注释19
- Mera, Cipriano（西普里亚诺·梅拉），中部前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指挥官：objects to government departure from Madrid（抗议政府逃离马德里），207；on new belief in militarization（论对军事化的新看法），326—328；and Communist ties to Anarchists（与西班牙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关系），553；commands Fourth Army Corps（指挥第四军），702；and Casado（与卡萨多），703—704，727；Romero on（罗梅罗论梅拉），704；meets with Negrín（会见内

格林), 704—705; makes radio broadcast after coup (政变后发表广播讲话), 727—728

Meretskov, K.A. (K.A.梅列茨科夫), 苏联军官, 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的顾问: on Soviet adviser and Republican army (论苏联军事顾问与共和国军队), 278; survives purges (免遭清洗), 313; becomes Red Army chief of staff (成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长), 313; adviser to Lister, Martínez Cabrera, Miaja (担任利斯特、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和米亚哈的顾问), 313; and Martínez Cabrera's organization of Maroto Brigade (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批准组建马罗托旅与梅列茨科夫), 331; on Caballero's lifestyle (论卡瓦列罗的生活方式), 345—346

Miaja, General José (何塞·米亚哈将军), 共和派军官, 马德里军区司令: joins Martínez Barrio's government (加入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 39; opposed to arms distribution (反对发放武器), 第三章注释33; on late arrival of Soviet aid (关于苏联援助迟迟不到), 107; role in Madrid Defense Council (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角色), 284—285, 286, 290, 295, 315; Koltzon on (科利佐夫论米亚哈), 290; early member of right-wing UME (前右翼西班牙军人联盟成员), 291—292; refuses Giral war minister post (拒绝担任希拉尔政府的国防部长), 292; intoxicated with popularity (陶醉于巨大的声望), 292—293; breaks with Communists (与共产党人决裂), 293; Lister, Cerdán, Asensio, Ehrenburg, Malinovsky, Matthews, Fischer, Vidarte, Hidalgo de Cisneros, Rojo, Hugh Slater, and Hernández on (利斯特、科登、阿森西奥、爱伦堡、马利诺夫斯基、马修斯、费希尔、比达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罗霍、休·斯莱特和埃尔南德斯论米亚哈), 293—294; Castro on Miaja and M.T.León (卡斯特罗论米亚哈与玛丽娅·特蕾莎·莱昂), 294; Caballero on (卡瓦列罗论米亚哈), 294, 296; joins with Communists (加入共产党), 294, 316; Azaña on (阿萨尼亚论米亚哈), 295; gets Caballero's orders to dissolve junta (接到卡瓦列罗解散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命令), 第三十章注释98; jealous of Kléber (妒忌克莱贝尔), 304—305; advised by

- Meretskov (梅列茨科夫任其顾问), 313; backs Rojo's refusal to be staff chief (支持罗霍拒绝担任总参谋长), 366; delays Extremadura offensive (拖延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 467; skepticism of (米亚哈的怀疑态度), 685—686;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699; supports continued resistance (支持继续进行抵抗), 699; conspires to overthrow Negrín (密谋推翻内格林), 699—700, 703; named inspector general of armed services (被任命为三军监察长), 713; named president,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主席), 726
- Micaud, Charles A. (夏尔·A.米科), 历史学家: on French right's refusal of Franco-Soviet Pact (论法国右派拒绝接受法苏条约), 第八章注释14
- Middle classes (中产阶级)。见Small bourgeoisie
- Middlemas, Keith (基思·米德尔马斯), 英国历史学家: on Britain's responsibility to France (论英国对法国的责任), 177—178; on Chamberlain and ideological conflict (论张伯伦与意识形态冲突), 185—186, 第十七章注释43; on Henderson and Chamberlain (论亨德森与张伯伦), 653
- Mije, Antonio (安东尼奥·米赫),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on Communist defense of democratic Republic (论共产党主张保卫民主共和), 115, 229国; on political commissars (论政治委员), 275; holds subcommissariat in war ministry (负责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分支部门), 275, 371; denounces Miaja after war (战后谴责米亚), 293哈; named war councillor, Madrid Defense Council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作战委员), 295;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会议), 362; issues denunciatory manifesto (发表谴责宣言), 680—681;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9
- Milicia Popular* (《人民战士报》), 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喉舌: 140, 283—283
- Milicias Antifascistas Obreras y Campesinas (反法西斯工农民兵)。见MAOC

- Militarization (军事化)。见CNT
- Militarization,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军事化) : of war industries, ports, and courts of law (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战争工业、港口和法院实行军事化), 615, 637. 另见CNT; Draft; Militia; PSUC
- Military Directory (Primo de Rivera's dictatorship) (军事委员会, 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政府) : Caballero's service to (卡瓦列罗任职于其国务委员会), 196; relations with UGT (与劳动者总工会的关系), 196—197
- Military revolt (军事叛乱) : breaks out in Spanish Morocco (17 July 1936)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在西属摩洛哥爆发), 10, 38; failure precipitates revolution (叛乱失败促成革命), 21; explains excesses of Republican crimes (解释了共和派过激的犯罪行为为什么发生), 53; destroys standing army (毁掉正规军), 249
- Militia (民兵武装) : replaces Assault Guard (取代突击卫队), 48, 216; controls borders (控制边境), 49; formed by proletarian parties and labor unions (由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组建), 250; defects of (缺陷), 254—259, 261—265; CNT militia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武装), 261—263; Madrid Defense Committee militia regulations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关于民兵的规章制度), 264; CNT and defects of (全国劳工联合会与民兵武装的缺陷), 325—326; new units remain under union control (新改编的部队仍由工会所控制), 425
- Minifie, James (詹姆斯·米尼菲), 记者: on Anarchists' fear of *carabineros* (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对边防警察部队的担忧), 217
- Minor, Robert (罗伯特·迈纳), 《工人日报》记者: describes uprising led by Nin and Gorkin (把五月事变中的战斗描述成由宁和戈尔金领导的法西斯暴动), 445
- Miravittles, Jaime (海梅·米拉维特列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on union control of Catalonian plants (论工会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工厂), 388; on Orlov and Nin (论奥尔洛夫与安德烈斯·宁), 509, 第四十八章注释58

- Miret, José (何塞·米雷特),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物资供应专员: 424
- Mirova (米罗娃), 塔斯社驻巴伦西亚代表: *interference in Spain* (干涉西班牙事务), 278;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被斯大林清洗), 308
- Modesto, Juan (胡安·莫德斯托), 反法西斯工农民兵全国领导人, 共产党民兵指挥官: *on late arrival of Soviet aid* (关于苏联援助迟迟不到), 107; *on MAOC's mission* (论反法西斯工农民兵的任务), 266; *Prieto hostile toward* (普列托对其怀有敌意), 545; *on commanders' return from France* (论军队指挥官从法国归来), 688; *promoted to general by Negrín* (被内格林晋升为将军), 714
- Moix, José (何塞·莫伊克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 内格林政府的加泰罗尼亚成员: *replaces Aiguadé in Negrín government* (接替艾瓜德加入内格林政府), 616, 618
- Mola, General Emilio (埃米利奥·莫拉将军), 民族主义将领: *posted to Pamplona (Navarre)* (被派到纳瓦拉省的潘普洛纳), 12; *directs insurrection* (指挥策划暴动), 12, 第一章注释51; *declares government unlawful* (宣布政府非法), 18; *not transferred by Azaña* (阿萨尼亚没有调动莫拉), 35; *Cierva on* (谢尔瓦论莫拉), 36; *on reasons for delay of military rising* (论推迟军事叛乱的原因), 36; *refuses Martínez Barrio's offer of war ministry* (拒绝马丁内斯·巴里奥提供的国防部长职位), 40
- Molina, Juan Manuel (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副专员: *defended by Tarradellas* (塔拉德利亚斯为其辩护), 415; *tries stop CNT march on Barcelona* (竭力阻止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向巴塞罗那进军), 452, 527; *halts CNT attack on Communists in Aragon* (制止阿拉贡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攻击共产党人), 527—528; *explains possible CNT attack to Negrín* (向内格林说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可能发动进攻), 527—528
- Molina Conejero, Manuel (曼努埃尔·莫利纳·科内赫罗), 巴伦西亚省省长: *removes Valencia Socialist federation committee* (取缔巴伦西亚社会

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561

Molotov, Vyacheslav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claims German attempts to deal with USSR (抱怨德国打算对付苏联)，89；rebuffed by Hitler after proposed negotiations (提出谈判的建议后遭到希特勒拒绝)，106；signs Soviet letter to Caballero (在苏联写给卡瓦列罗的信上署名)，165，315；Cisneros requests aid of (西斯内罗斯请求莫洛托夫提供援助)，673—674

Monarchy (君主制)：fall of (Apr.1931) (一九三一年四月被推翻)，3

Montagu, Ivor (艾弗·蒙塔古)，英国共产党员：and Negrín's Thirteen-Point program (与内格林的十三点方案)，645—646

Montiel,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蒙铁尔)，社会党议员：joins Communists (加入共产党)，130；Llopis on Communists and (略皮斯论共产党人与蒙铁尔)，351

Montseny, Federica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卫生和公共救济部长：says military revolt hastened revolution (认为军事叛乱加速了革命的爆发)，21；on Revolution's destructive power (论革命的破坏性力量)，52；on patrullas de control (论治安巡逻队)，第六章注释73；on M.Nelken (论玛加丽塔·内尔肯)，第十二章注释29；on character of C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特点)，192；named minister in Caballero government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部长)，203—204，208—209；on why CNT entered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原因)，209—210；on government's attempt to disband committees (论政府试图解散革命委员会)，213；on Soviet advice to CNT-FAI (关于苏联给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建议)，230—231；on CNT antimilitarization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军事化)，326；supports Asensio's ouster (支持罢免阿森西奥)，355；on Republicans' adaptation to Revolution (论共和派适应革命)，391；on why Anarchists joined Generalitat (论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原因)，402；opposes takeover of Catalonian public order (反对中央政府

- 接管加泰罗尼亚的社会治安)，439；on Berneri assassination（论暗杀贝尔内里事件），第四十三章注释32；fears provocation of Anarchists（担心激怒无政府主义者），457；plans truce and peace demonstration（计划举行停战与和平示威），459—460；represents CNT in meetings with UGT（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会谈），568；on CNT support of Negrín（论全国劳工联合会支持内格林），626
- Monzón, Jesús（赫苏斯·蒙松），共产党议员：flees Spain（逃离西班牙），733
- Mora, Constanca de la（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安东尼奥·毛拉的外孙女，对外新闻司的共产党员新闻检查官：307；Vayo appoints to foreign press bureau（德尔巴约安排其担任对外新闻司司长），第十三章注释11，501，539；on Azaña's concerns about safety（论阿萨尼亚对安全的担忧），438；on Bergamín'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Mexico（论贝尔加明在墨西哥的文化活动），518；asks Eleanor Roosevelt for aid to exiles（请求埃莉诺·罗斯福帮助西班牙流亡者），第四十九章注释18；clashes with Prieto（与普列托发生冲突），539—540；censors reference to “popular revolution”（删去电讯中提到“人民革命”的内容），556
- Morayta Nuñez, Rafarl（拉斐尔·莫赖塔·努涅斯），共产党人，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on peasants' land appropriation（论农民将土地据为己有），55；on rural land confiscations（论农村的没收土地），237
- Moreno（莫雷诺）。见Stefanov, Boris
- Moreno Gómez, Francisco（弗朗西斯科·莫雷诺·戈麦斯），历史学家：on Miaja's failure to capture Cordova（论米亚哈没有夺取科尔多瓦），292
- Moriones, Colonel Domingo（多明戈·莫里奥内斯上校）：at Los Llanos meeting（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699；named commander Army of Andalusia（被任命为安达卢西亚方面军司令），714
- Morón, Gabriel（加夫列尔·莫隆），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安全总局局长：on weakness of Socialist movement（论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129；on Prieto's role in Caballero ouster（论普列托在推翻卡瓦列罗的计划中扮

- 演的角色) , 466; sent away by Ortega during POUM seizure (占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行动时被奥尔特加支走) , 500; replaces Ortega (取代奥尔特加) , 511; denounces Prieto for not resisting Communists (谴责普列托不抵制共产党人) , 511; attempts to reorganize police corps (试图整顿警察部队) , 512, 513; on SIM ties to Communists (论军事调查局与共产党人的关系) , 549, 601; on Casado (论卡萨多) , 703
- Morrow, Felix (费利克斯·莫罗) , 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 criticizes CNT and POUM leadership (批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 442—443; countered by “Senex” (遭到“老者”反驳) , 443—444; on CNT denunciation of Friends Durruti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杜鲁蒂之友会) , 455
- Moscardó, Colonel José (何塞·莫斯卡多上校) , 民族主义军官: Rojo presents with surrender terms at Alcázar (罗霍向其守卫的托莱多城堡提出投降的条件) , 300
- Moulin (莫林) 。见Freuns, Hans
- Mowat, Charles L. (查尔斯·L.莫厄特) , 英国历史学家: on British colonial neutrality (论英国殖民地保持中立) , 661
- Mozos de Escuadra (青年卫队)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警卫部队: and defeat of military insurrection (与挫败军事叛乱) , 389; alleged role in assassination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被指控参与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 Muedra, Colonel Félix (费利克斯·穆埃德拉上校) , 中路军军官: suspected of spying (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 714
- Muenzenberg, Willi (维利·明岑贝格) , 共产国际宣传人员: controls Agencia Española in Paris (控制巴黎的西班牙通讯社) , 139
- Mundo Obrero* (《工人世界报》) , 共产党的喉舌: 83, 111, 112, 161, 212, 215, 232, 236, 251—252, 266, 283, 295, 299, 355, 366, 367, 381—382, 501, 540, 554, 640, 702, 736
- Muniesa (穆涅萨村) : currency system in (穆涅萨村的流通方式) , 72

Munis (穆尼斯)。见Fernández Grandizo, Manuel

Muñoz (穆尼奥斯), 加拉尔萨的助手, 安全局长: among first officials to leave for Valencia (第一批撤到巴伦西亚的政府官员之一), 283

Muñoz Grandes, Lieutenant Colonel Agustín (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中校): Galarza names chief of Assault Guard (加拉尔萨任命其为突击卫队负责人), 42; continued contact with Assault Guard members (与突击卫队的许多军官保持着联系), 43

Muñoz López, José (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 军事调查局官员: on Garcés Arroyo's allegiance (论加尔塞斯·阿罗约的效忠对象), 602; on Rafael Méndez (论拉斐尔·门德斯), 610

Muñoz Sánchez, Mariano (马利亚诺·穆尼奥斯·桑切斯), 社会党左派, 卡瓦列罗的支持者: chosen to go to Barcelona (被选派去巴塞罗那), 436

Mussolini, 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见Italy

Nador (纳祖尔), 西属摩洛哥机场所在地: arrival of 24 Italian planes by 2 Aug. (八月二日意大利飞机抵达纳祖尔), 102

Namier, Sir Lewis (刘易斯·内米尔爵士), 英国历史学家: on secret British—German negotiations (论英国与德国的秘密谈判), 658

Naroday Bank (人民银行), 伦敦的莫斯科银行: and secret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与秘密外汇交易), 147

The Nation (《民族》), 纽约的刊物: Vayo works for (德尔巴约为其工作), 138

National Committee of Road Transport (道路运输全国委员会): dominated by CNT and UGT (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控制), 259

National Council of Defense (国防委员会): Miaja's participation in (米亚哈加入国防委员会), 293

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 (in UGT) (劳动者总工会所属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见FNLT

National Front (Bloque Nacional) (民族阵线): led by Calvo Sotelo (由卡

- 尔沃·索特洛领导)，16
- 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全国联络委员会) : on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关于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537
- National Republican Guard (共和国国家卫队) : Civil Guard reorganized as (国民卫队重组成为共和国国家卫队)，48, 216; attempts to disarm Abarchists (试图解除无政府主义者的武装)，428
- Nationalist repression (民族主义者控制区的镇压活动) : casualty statistics (杀害人数统计)，第四章注释68
- Navarro Márques, Ernesto (埃内斯托·纳瓦罗·马克斯)，科登的战术秘书：714
- Navy (海军) : murder of officers, ascendance of sailors' committees (水兵委员会决定是否杀害军官)，49; ineffectuality during Civil War (内战期间战斗力低下)，第四章注释31; Negrín tolerates Socialists in (内格林容忍社会党人占据海军的关键职位)，593
- Nazi regime (纳粹政权)。见Germany; Hitler, Adolf
- Negrín, Juan (胡安·内格林)，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财政部长，总理，国防部长：on weakness of post-rising government (论叛乱后政府的虚弱)，49; Krivitsky on (克里维茨基论内格林)，105—106, 476—477; initially opposes Caballero government (最初反对卡瓦列罗组阁)，121; Soviet support of his premiership (苏联支持其出任总理)，第十一章注释26; named finance minister (被任命为财政部长)，122, 203; importance of Communist influence on (共产党对其影响的重要性)，138, 139—140, 609, 713; biography (生平简历)，139; suspension from Madrid Socialist party (被社会党的马德里地方组织停职)，140; and Stashevsky (与斯塔舍夫斯基)，142—143, 476; role in golds affair (在把黄金运往苏联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143, 145, 146, 148, 151—152, 153; overthrown by left-wing coalition (Mar.1939) (一九三九年三月被左翼各派联合推翻)，162, 483; on Soviet promise of Franco-British intervention (论苏联指望英法干涉)，184; reorganizes *carabineros* (重建边防

警察部队) , 217; plans to gain control factories (打算取得工厂的控制权) , 224, 227; appoints Garcés Arroyo to head SIM (Apr.1938) (一九三八年四月任命加尔塞斯·阿罗约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 , 301; Togliatti offers as Caballero successor (陶里亚蒂提出让内格林成为卡瓦列罗的继任者) , 363; and *carabineros* (与边防警察部队) , 427, 460, 491, 493; announces resignation of Socialist ministers (宣布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辞职) , 470; named premier by Azaña (被阿萨尼亚任命为总理) , 474; relations with Prieto (与普列托的关系) , 474—475; featured in *News of Spain* (被《西班牙新闻》突出报道)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Hernández explains Communist goals to (埃尔南德斯向其说明共产党的目标) , 477—478; urges Vidarte to accept undersecretaryship of the interior (劝说比达特接受内政部副部长的职务) , 486—487; at odds with CNT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势不两立) , 491; and Nin affair (与宁事件) , 509—511, 513—514; orders creation of *Tribunales Especiales de Guardia* (下令设立特别安保法庭) , 514; visit to Roosevelt White House (到罗斯福的白宫做客) , 第四十九章注释18; allegedly asks death penalty for POUM members (据说要求判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死刑) , 518—519; dissolves Aragon Defense Council (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 525; hears of possible CNT attack on Communists (得知全国劳工联合会可能攻击共产党人) , 528; explains postponement of cortes opening (解释推迟议会会期的原因) , 558; on Caballero's loss of public support (论卡瓦列罗失去公众的支持) , 562; against mediation (反对调停) , 576—577; dismisses Prieto as defense minister (解除普列托的国防部长职务) , 581; forms new government (5 Apr.1938)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组成新政府) , 585; assumes defense ministry and premiership (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 585; tries to retain Prieto (试图挽留普列托) , 586; views on his political allegiance (对其在政治上效忠共产党的看法) , 586—587; criticized by Togliatti (受到陶里亚蒂的批评) , 589—590; reasons for collaborating with Moscow (与苏联合作的理由) , 591—

592; makes false concessions to Socialists (对社会党人作出虚假的让步), 596—597; silences *El Socialista* (《社会主义者》), 608; against regionalist tendencies (反对地方主义倾向), 613—614; forms new cabinet (17 Aug.) (八月十七日组成新内阁), 616, 618—619; parties' animosity toward (各党派敌视内格林), 629; and Thirteen-Point program (与十三点方案), 642—646; hopes for war in Europe (寄希望于欧洲战争), 649; ouster of (Mar.1939) (一九三九年三月被赶下台), 654; on Communist predominance in army (关于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 665—666; on “what might have happened” (关于“可能发生的情况”), 666—667; on withdrawal of foreign volunteers (论撤出外国志愿人员), 第六十二章注释23; requests Stalin's aid (要求斯大林提供援助), 669—671; dislikes multiparty system (不喜欢多党制), 671; allegedly promises to outlaw PCE (据说答应取缔西班牙共产党), 671—672; Togliatti makes scapegoat of (陶里亚蒂将其当做替罪羊), 675—677; speaks at last Cortes meeting (在最后一次议会会议上讲话), 678—679; flight of (逃走), 681, 731, 734; return to Alicante (返回阿利坎特), 685, 687; tries to persuade Azaña to return (试图劝说阿萨尼亚回国), 690; moves to Elda (转移到埃尔达), 694, 720; makes peace proposals (提出和平建议), 697; delays ending war (迟迟不停战), 698—700, 716—718; relation with Casado (与卡萨多的关系), 700, 710, 711—712, 728—729; meets with Cipriano Mera (会见西普里亚诺·梅拉), 704—705; convinced that war is lost (相信战争失败了), 723

Negrín, Rómulo (罗慕洛·内格林), 胡安·内格林的儿子: submits documents to Franco (Dec.1956)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向佛朗哥移交其父的文件), 148

Nelken, Margarita (玛加丽塔·内尔肯), 社会党左派议员: confirms that workers were armed by Rodrigo Gil (证实罗德里戈·希尔向工人发放武器), 39; joins Communists (加入共产党), 130, 第十二章注释29; Llopis on Communists and (略皮斯论共产党人与内尔肯), 351; on

- Díaz Tintero's usefulness to Communist (论迪亚斯·滕德罗对共产党人的用处), 356—357
- Nenni, Pietro (彼得罗·南尼), 意大利共产党员, 国际纵队政委: on Prieto's power (论普列托的能力), 120; on Prieto and PSOE-PCE fusion (关于普列托与社会党—共产党合并), 383, 第三十七章注释13, 535
- Neurath (诺伊拉特), 德国外交部长: on Hitler's refusal to negotiate with Russia (关于希特勒拒绝与苏联谈判), 106
-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见Matthews, Herbert L.
- Newman, Simon (西蒙·纽曼), 英国历史学家: and Wilson's secret proposals (与威尔逊的秘密建议), 658; "neo-revisionism" of (纽曼对绥靖政策的“新修正主义”阐述), 第六十一章注释58
- The News of Spain* (《西班牙新闻》), 在纽约出版的小报, 索思沃思主编: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645
- Newspapers and print shops (报纸和印刷厂): union control of (工会控制报纸和印刷厂), 第四章注释88
- Nicolaevsky, Boris (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 苏联事务专家: on Krivitsky (论克里维茨基), 105, 第九章注释44
- Nicolson, Sir Harold (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 英国工党下院议员, 作家: on British sacrifice of eastern nations (论英国牺牲东方国家), 第八章注释29; fears Soviet takeover (担心苏联控制世界), 172—173
- Nieto, Luis (路易斯·涅托), 劳动者总工会成员(共产党员), 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军需代表: 296
- Nikolsky (尼科利斯基)。见Orlov, Alexander
- Nin, Andrés (安德烈斯·宁), 共产党员左派领导人,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 named Catalan justice councillor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 403; former disciple of Trotsky (曾为托洛茨基的信徒), 405, 406—407; on POUM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05; takes over POUM (接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05—406; explains POUS entrance into UGT

（解释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加入劳动者总工会的原因），407；PSUC excludes from Generalitat（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将宁逐出自治政府），410—411；accuses PSUC of destorying revolution（指责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破坏革命），416；supports CNT on militia（在民兵问题上支持全国劳工联合会），422；in *News of Spain*（在《西班牙新闻》的报道中），第四十五章注释13；arrest and disappearance of（被捕与失踪），503，506—512；resistance halts NKVD plans（宁的反抗打乱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计划），520。另见POUM

NKVD（also GPU，OGPU）（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或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Nicolaevsky on Krivitsky in（尼古拉耶夫斯基论克里维茨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105；its power in Spain（在西班牙的势力），219—221，第二十一章注释49；history of（历史），第二十一章注释36；and POUM（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298，500—501，508；Fiscer on its role in Stalin's purges（费希尔论其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所起的作用），308；allegedly criticized by Berzin and Stashevsky（据说受到别尔津和斯塔舍夫斯基的批评），319；Zugazagoitia on its influence in Negrín government（苏加萨戈伊蒂亚论其在内格林政府中的势力），486；authors “Max Rieger's” book（炮制“马克斯·里格尔”的书），517—518；fails to extract confession from Nin（没能取得宁的供词），529

No Importa（《无所谓》），长枪党的地下报纸：17—18

La Noche（《晚报》），巴塞罗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420

Noja Ruiz, Higinio（伊希尼奥·诺哈·鲁伊斯），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on involuntary collectivization（论强加于人的集体化），76

Nollau, Günther（京特·诺劳），历史学家：on Togliatti（论陶里亚蒂），365

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不干涉公约）：proposed by France and signed by USSR（Aug.1936）（一九三六年八月由法国提出，苏联随后签署），99；Stalin start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pite of（斯大林不顾不干涉公约开始进行军事干涉），100—101

El Norte de Castilla (《卡斯蒂利亚北方报》), 巴利亚多利德的报纸: 42

Nosotros (《我们》), 巴伦西亚的无政府主义报纸: 322, 332, 第三十二章注释50, 337—338, 339—341, 357—359

Las Noticias (《消息报》),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的喉舌: 501; Caballero loses control of (卡瓦列罗对其失去控制), 561

Novak, A. (A.诺瓦克), 苏联军官: 312

Nuñez de Prado, General Miguel (米格尔·努涅斯·德·普拉多将军), 民航总署署长: 39

Nuñez Maza, Carlos (卡洛斯·努涅斯·马萨), 民航总署技术干事, 共产党员: Miaja refuses for arms (米亚哈拒绝其向工人提供武器的要求), 39; Negrín appoints to undersecretaryship (内格林任命其为国防部副部长), 592—593, 597; against further resistance (反对继续进行抵抗), 686

Nuñez Morgada, Aurelio (奥雷略·努涅斯·莫尔加达), 智利驻马德里大使: on Spanish refugees in Madrid embassies (关于马德里外国使馆里的西班牙避难者), 52

Nuño, Amor (阿莫尔·努尼奥),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战争工业委员: 295

Nuremberg trials (纽伦堡审判): Goering describes German aid to military rebellion (戈林供述德国对叛军的援助), 97—98; Britain attempts to prevent (英国试图阻止纽伦堡审判), 第十七章注释36; destruc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销毁有关的文件), 第十七章注释36

Oak, Liston (利斯顿·奥克): on censorship of economic reports (论对经济报道的审查), 139

El Obrero de la Tierra (《农业工人报》), 社会党左派(劳动者总工会)的报纸: 5—6

Observer (《观察家报》): 175, 第十六章注释52, 177, 第十六章注释53

Ocaña, Floreal (弗雷亚尔·奥卡尼亚), 无政府主义者: reacts to order

- silencing libertarian communism (对不许谈论自由共产主义运动的指示的反应), 第十九章注释38
- October 1934 uprising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暴动): 24, 第二章注释15
- Octubre, segunda etapa* (《十月, 第二阶段》), 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秘密散发的小册子: 24
- Oehler, Hugo (雨果·奥勒), 美国托洛茨基分子: on POUM and Friends Durruti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杜鲁蒂之友会), 442
- Ogilvie-Forbes, Sir G. (G.奥格尔维—福布斯爵士), 英国驻柏林代办: on German attack on West (关于德国进攻西方), 657
- OGPU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见NKVD
- Olaso, Joaquín (华金·奥拉索), 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 conducts PSUC surveillance (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部进行监视), 399—400
- Olmedo Delgado, Antonio (安东尼奥·奥尔梅多·德尔加多), 凯波·德·利亚诺的支持者: 41
- Omaña Díaz, Luis (路易斯·奥马尼亚·迪亚斯): appointed Valencia general commissar (被任命为巴伦西亚警察总署署长), 219
- Orgaz, General Luis (路易斯·奥尔加斯将军), 右翼军官: deprived of command and imprisoned (被剥夺了指挥权并被监禁) 13
- Orlov, Alexander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负责人: Ktivitsky on (克里维茨基论奥尔洛夫), 106, 310; on Soviets' desire to prolong Spanish war (论苏联希望拖延西班牙内战), 109; biography of (生平简历), 第十三章注释55; claims Negrín initiated gold shipment to Russia (声称内格林提出把西班牙的黄金运往苏联), 143; receives Stalin telegram on gold shipment (收到斯大林关于运送黄金的电报), 147; on Negrín's naïveté in gold export (论内格林把黄金运出西班牙的天真幼稚), 148—149; conducts secret gold transport (秘密转移黄金), 149—150; confirms Prieto's early ignorance of gold shipment (证实普列托最初对运送黄金的计划并不知情), 155; receives Order of Lenin (获得列宁勋章), 158; party and code names of (党内的化名和代号), 219—220; sets up

Spanish NKVD (在西班牙建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组织), 219—221; on liquidation of Gorev, Berzin, and others (论斯大林杀掉戈列夫、别尔津以及另外一些人), 312, 319; and Rosenberg (与罗森堡), 319; allegedly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据说出席了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会议), 361—363; Bertram Wolfe on (伯特伦·沃尔夫论奥尔洛夫), 363; erroneously described by Hernández (埃尔南德斯误认奥尔洛夫), 363—364; Poretsky claims presence of two Alexander Orlovs (波列茨基声称有两个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第三十五章注释49; and seizure of POUM headquarters (与占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的行动), 500; and Nin's execution (与处决宁), 506—507, 508—509, 510; Zugazagoitia fears to expose (苏加萨戈伊蒂亚担心奥尔洛夫暴露出来), 511; relation with Prieto (与普列托的关系), 546—548, 549; controls SIM's operations (指挥军事调查局的行动), 600; defection of (叛逃), 605; on Soviet "misinformation" (论苏联“传递错误信息”), 655。另见 NKVD

Ortega, Lieutenant Colonel Antonio (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 共产党员, 安全总局局长: Communists arrange appointment of (共产党人安排奥尔特加的任命), 486; replaces W.Carrillo as director general of security (取代文塞斯劳·卡里略担任安全总局局长), 486; orders seizure of POUM headquarters (下令占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 500, 508; withholds knowledge of coup from Zugazagoitia (对苏加萨戈伊蒂亚隐瞒采取突击行动的消息), 500; defended by PCE after Nin's disappearance (宁失踪后西班牙共产党为奥尔特加辩护), 510; removed from post (被撤职), 511, 513; commander Third Army Corps (任第三军军长), 702; fate of (死亡), 737

Ortega, Major Leopoldo (莱奥波尔多·奥尔特加少校), 共和派参谋人员: meets with Franco's representative (与佛朗哥的代表会谈), 740—742

Ortega y Gasset, José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哲学家: flight from Spain (逃离西班牙), 第四章注释58, 164

Orwell, George (乔治·奥威尔), 英国作家: on withholding of arms from Anarchist units (论不给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武器), 第四十一章注释44; on rivalry and hatred in Barcelona (论巴塞罗那的对立和敌意), 427; on building of barricades (论构筑街垒), 432; on battle in Barcelona (论巴塞罗那的战斗), 434—435; foresees POUM used as scapegoat (预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将被当做替罪羊), 455; on POUM arrests and repression (论逮捕和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503

Ossorio y Gallardo, Angel (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 共和派法官: speaks with Azaña regarding flight of Republicans (与阿萨尼亚谈到共和派人士的逃离), 51; advises middle classes to align with proletariat (建议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 81; on demoralization of Azaña (论阿萨尼亚的心灰意冷), 82; allegedly dissuades Azaña from resigning (据说劝阻了阿萨尼亚辞职), 165; on Companys's relations with Anarchists (关于孔帕尼斯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 389, 393; on Companys's humanitarian activities (论孔帕尼斯的人道主义行为), 391

OVRA (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 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 and murders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与谋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Pablo, General (巴勃罗将军)。见Pavlov, General D.G.

Pabón, Benito (贝尼托·帕冯), 工联党领导人,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律师: forced to flee abroad fro planning to defend POUM (因打算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而被迫逃往国外), 505, 516; career of (简历), 第四十八章注释41; persuades CNT to back Aragon Defense Council (说服全国劳工联合会支持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524—525

Padelford, Norman J. (诺曼·J.帕德尔福德), 历史学家: on Spanish refugees in Madrid embassies (关于马德里外国使馆里的西班牙避难者), 52

Palacio, Solano (索拉诺·帕拉西奥), 无政府主义者: on militia's relations

- with officers (论民兵与军官的关系), 329
- Palacio Atard, Vicente (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 右翼历史学家: on Azaña's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论阿萨尼亚政府与军队), 13, 34; on active brigadier generals who rebelled (关于反叛的现役准将), 48
- Palacios, Julio (胡里奥·帕拉西奥斯), 马德里大学教授, 宪兵情报局特工: on SIPM negotiations with Casado (关于宪兵情报局与卡萨多的谈判), 706
- Papen, Franz von (弗朗茨·冯·巴本), 德国驻奥地利大使: on France's assurances to Hitler (关于法国对希特勒的保证), 652
- Partido Autonomista (自治党成员): small proprietors join Communist Peasant Federation (加入共产党成立的农民联合会的小地主), 86
- Partido Comunista Español (西班牙共产党)。见PCE
-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见POUM
-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见PSOE
- Partit Català Proletaria (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 as source of PSUC (作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发起者), 397
- Partit Comunista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共产党): as source of PSUC (作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发起者), 397
-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见PSUC
- Pascua, Marcelino (马塞利诺·帕斯库亚), 社会党议员, 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 delivers letters asking Soviet approval of gold shipment (递交请求苏联同意把西班牙黄金运往苏联的信件), 143; on secrecy of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论秘密进行的外汇交易), 147; signs receipt for Cartagena shipment (在卡特赫纳运到莫斯科的黄金收据上签名), 147; Amutio on (阿穆蒂奥论帕斯库亚), 第十四章注释56; requests Soviet credits (要求苏联提供贷款), 153—154, 673, 675; unaware of Gaykis's or Stashevsky's fate (不知道盖基斯或斯塔舍夫斯基的下落), 319; brings Stalin's request for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带来斯大林请求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信息), 352
- Pasionaria (La Pasionria) (热情之花)。见Ibárruri, Dolores

Pastor Petit, D. (D.帕斯托尔·佩蒂特), 加泰罗尼亚历史学家: on Garcés Arroyo and SIM (论加尔塞斯·阿罗约与军事调查局), 602, 603—604

Patrols (巡逻队): Montseny on revolutionary police squads (蒙特塞尼论革命治安小分队), 第六章注释73; dissolved under PSUC pressure (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压力下被解散), 492, 493; offer services to Torres Iglesias (愿意为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效力), 493

Patrullas de Control (治安巡逻队)。见Patrols

Pavlov, General D.G. (Д.Г.帕夫洛夫将军), 化名巴勃罗将军, 苏联军官, 坦克部队指挥官: and Gorev (与戈列夫), 307; Líster on (利斯特论帕夫洛夫), 307;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1941) (一九四一年被斯大林清洗), 308, 312

Payne, Stanley G. (斯坦利·G.佩恩), 美国历史学家: on posts held by pro-Republican generals (关于亲共和派将军占据的职位), 13; on Azaña's reluctance to use security forces (不愿动用治安部队), 15—16; on left-wing Socialists' views on Communists (论社会党左派对共产党人的看法), 26; on Azaña's treatment of military intrigue (论阿萨尼亚对待军方阴谋的做法), 35; on formation of Assault Guard (论突击卫队的建立), 42; on promise made to Franco of command of Morocco forces (论军方答应把西属摩洛哥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佛朗哥), 43;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论联合政府) 123; questions Orlov (向奥尔洛夫提问), 220, 509, 546—547; on Díaz Tintero (论迪亚斯·滕德罗), 357

PCE (Partido Comunista Español) (西班牙共产党): on Land distribution (论土地分配), 5; support of Asturias strike (支持阿斯图里亚斯矿区的罢工), 9; controls city councils (控制许多城市的市政当局), 12; attacks church's financial base (攻击教会的经济基础), 第一章注释63; and plans for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与社会党—共产党合并的打算), 25—26, 350, 381, 384—385, 536—537, 643—644; attempts to strengthen Popular Front (努力巩固人民阵线), 26, 110, 314—315; Caballero's value to (卡瓦列罗对共产党的利用价值),

26—27; demands removal of reactionary army officers (要求清除反动军官), 35; organizes own militia (组织自己的民兵武装), 38—40; on “surrender of the Republic” (论“共和派缴械投降”), 44; former Republicans find support in (前共和派人士在共产党里找到避难所), 83; ascendance and role of (支配地位和影响力), 83, 124—125; defends small property owners (保护小业主和小地主), 84—86, 228, 238; controls agriculture ministry (控制农业部门), 86; defines events as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将发生的事情解释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87, 115, 640—641; revolutionary measures in electoral program (Oct.1933) (一九三三年十月竞选纲领中的革命措施), 第八章注释1, 100; newly moderate goals (July 1936) (一九三六年七月提出的温和的新目标), 88, 96, 100; military rebels claim PCE plot to set up Soviet regime (军事叛乱者声称西班牙共产党密谋建立苏维埃政权), 99; and Madrid construction strike (与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 100; denounces Ktivitsky as imposter (把克里维茨基斥为江湖骗子), 105; and International Brigades (与国际纵队), 108, 第三十章注释128; and French Communist aims (与法国共产党的目标), 112; on struggle as people’s defensive war (把斗争称为人民保卫战), 113; and control of Spanish left (与控制西班牙左派阵营), 114—115, 187, 479; mediates takeover by Caballero (促成卡瓦列罗接管政府), 120—121; first refuses to enter Popular Front government (最初拒绝加入人民阵线政府), 121, 123; approves Caballero unity with Basque Nationalists (盛赞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加入卡瓦列罗政府), 123; as viewed by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对共产党的看法), 125—126; takes over Madrid control from CNT (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马德里), 128; attempts to win over Britain and France (努力争取获得英法两国的支持), 191; welcomes CNT into government (欢迎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 212—213; on dangers inherent in workers’ committees (论工人委员会固有的危害), 215; pressures on civil governors (向各省的地方长官施加压力), 219; arranges

n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es (打算工业国有化), 223; allegedly initiates land confiscations (声称认可没收的土地), 237; asks for voluntary collectivization (要求自愿实行集体化), 238; mobilizes agricultural laborers (鼓动农业工人), 241; supports collectives outside Aragon (在阿拉贡以外的地区支持集体农庄), 244—245; military policy of (军事政策), 251, 266, 269—270, 272—274, 275, 281, 283—284, 286, 296—299, 第三十二章注释16, 345, 347—348, 360, 370—371, 373—374, 375, 467, 488; clashes with Caballero (与卡瓦列罗产生矛盾), 280, 316, 318—319, 320, 361; demands Asensio's ouster from central front (要求解除阿森西奥的中部前线指挥权), 281, 348; asks removal of Casado as operations chief (要求解除卡萨多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职务), 282; and government's departure (政府撤离与共产党), 283; Llopis on disloyalty of (略皮斯论共产党的出尔反尔), 351; campaigns against Caballero (诋毁卡瓦列罗), 352—353, 357, 361—363, 365—367, 464, 470; Baráibar on (巴赖瓦尔论共产党), 368—370; and Prieto (与普列托), 381, 483; influence in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共产党势力), 397—398, 400; and POUM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05, 408—409, 445, 462, 465, 501, 504, 517—518, 521; urges Caballero to act in Barcelona (逼迫卡瓦列罗对巴塞罗那采取行动), 436; and murders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与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ignored by Caballero in cabinet plans (卡瓦列罗的组阁计划不考虑西班牙共产党), 472—473; tightens control under Negrín (在内格林之下加强控制), 483—484, 486; asks for Ortega's appointment as security director (要求任命奥尔特加为安全总局局长), 486; regains control of political commissars (夺回政治委员的控制权), 487; on Nin's disappearance (关于宁的失踪的说法), 507, 508; helps author "Max Rieger's" book (协助炮制“马克斯·里格尔”的书), 518; restores some collectives (恢复了一些集体农庄), 530, 535; Prieto clashes with (普列托与共产党产生矛盾), 535, 539—540, 541, 542—

544, 547—549; pursues proselytizing activities (继续进行劝人改变政治信仰的活动), 540—542; relations with Negrín (与内格林的关系), 546; influence in SIM (在军事调查局中的势力), 546—547, 549, 604; initiates rapprochement with CNT (开始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恢复关系), 550, 552; relations with Republicans (与共和派的关系), 551—552; plans to dislodge Caballero from UGT (打算把卡瓦列罗赶出劳动者总工会), 555, 556—558; on “popular revolution” (论“人民革命”), 556; takes control of national UGT executive (夺取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执委会的控制权), 558; demonstrates for continued resistance (为继续抵抗的示威游行), 577—578; withdraws one of two ministers from government (从政府中撤出两名部长中的一名), 582; predominance in army, second Negrín government (第二届内格林政府时期在军队中的优势), 593—596; fears *carabineros* (担心边防警察部队), 610; other parties' animosity toward (其他党派敌视共产党), 629, 691; growth of coercive policies at the front (在前线的强制政策愈演愈烈), 633; and Negrín's Thirteen-Point program (与内格林的十三点方案), 646; doubts that Britain and France will intervene (怀疑英法两国将进行干涉), 651; on fall of Catalonia (论加泰罗尼亚失陷), 667; influence wanes (影响力衰退), 687; conference in Madrid (在马德里开会), 693; moves to El Palmar (转移到埃尔帕尔马), 720; postwar claims of (战后的说法), 720—721; members prepare flight abroad (准备逃往国外的党员), 731—732; in Madrid, battles with Casado junta (在马德里与卡萨多委员会的部队作战), 736。另见 Comintern; Díaz, José; PSUC; USSR

Pearson, Major H.M. (H.M.皮尔逊少校), 英国空军军官: allegedly receives offer of Spanish locations from Prieto (据说收到普列托提出的转让西班牙战略要地的建议), 545—546

Peasant Federation (农民联合会): success of in Valencia (在巴伦西亚取得的成功), 86; inhibits collectivization (阻挠集体化), 86; established by Communists (由共产党人建立), 86, 238; Valencia

- Socialists expel members of (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开除农民联合会会员), 560
- Peasants' Federation, CNT (Castile) (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 on dangers of wholesale collectivization (论大规模推行集体化的危害), 74; battles with Communists (与共产党人作斗争), 241
- Pedrero, Angel (安赫尔·佩德雷罗), 社会党人, 军事调查局中部地区负责人: supports Casado's coup (Mar.1939) (一九三九年三月支持卡萨多政变), 603
- Pedro (佩德罗)。见Gerö, Ernö
- Peirats, José (何塞·佩拉特斯), 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 on collectivists as the "last romantics" (论作为“最后的幻想家”的集体主义者), 第六章注释17; on Juan Peiró (论胡安·佩罗), 第六章注释70; on FAI and CNT (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与全国劳工联合会), 192; on CNT collectivization program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集体化计划), 227, 530—531; on beginning of May events (论五月事变的起因), 431; on CNT hostility toward Friends Durruti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对杜鲁蒂之友会的敌意), 第四十三章注释44; on possibility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 (论谈判结束内战的可能性), 579—580; on Communist advantage in officers' school tests (论共产党人在军官培训学校考试中的有利条件), 594; on SIM (论军事调查局), 600—601, 603; on weakening of Spain (论西班牙的逐渐虚弱), 627; on dissolution of Foreign utilities collective (论解除对外国公用事业企业的集体化), 635
- Peiró, Juan (胡安·佩罗),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工业部长: on dangers of coercing peasantry (论强迫农民的危险), 76; 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部长), 203, 209; refused passage through Tarancón (民兵不许其通过塔兰孔), 206; on "war before Revolution" (论“先打仗后革命”), 213—214; on problems created by workers' committees (论工人委员会造成的问题), 215; proposes government economic intervention (建议政府经济干预), 227; on CNT

ministers' lack of war powers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内阁部长没有指挥战争的权力), 324; on Communist press's maligning of POUM (论共产党的报纸诽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518; fate of (命运), 678

Penchienati, Carlo (卡洛·彭基耶纳蒂), 国际纵队加里波第旅旅长: on International Brigades (关于国际纵队), 108, 571

El Pensamiento Navarro (《纳瓦拉思想报》), 潘普洛纳的报纸: 40, 429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CIA)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resident of accompanies Kandelaki to negotiate with Hitler (其柏林常驻代表与坎杰拉基一起准备与希特勒谈判), 107。另见NKVD

Pérez, Antonio (安东尼奥·佩雷斯), 劳动者总工会领导人: named labor minister,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劳工部长), 726

Pérez, Emilio (埃米利奥·佩雷斯), 共产党人, 莱万特方面军政治军事委员会负责人: on Negrín and *carabineros* (论内格林与边防警察部队), 610

Pérez, Leoncio (莱昂西奥·佩雷斯), 社会党左派: protests Communist coup in JSU (抗议共产党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搞政变), 136

Pérez-Baró, Albert (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 前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成员: on independence of small bourgeoisie (论小资产阶级的独立性), 59; biography of (生平简历), 第五章注释38; on collectivized industries (论工业集体化), 223—224; on Esquerra resentment of GEPCI (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对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的不满), 397

Pérez de Ayala, Ramón (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 作家兼评论家: flight from Spain (逃离西班牙), 第四章注释58, P164

Pérez Salas, Colonel Jesús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 共和派军官: on regular officers in Popular Army (关于人民军中的正规军军官), 47; on problems in combining military units (论军队联合作战的问题), 255—256; on Communist domination in military (论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 276, 593—594, 633, 665, 668; on Miaja's and Rojo's adherence to UME (关于米亚哈和罗霍加入西班牙军人

- 联盟) , 291; on Communists' skillfulness (论共产党人的手腕) , 317; replaces Díaz Tintero (接替迪亚斯·滕德罗) , 544; on Rojo (论罗霍) , 544; on Díaz Tintero (论迪亚斯·滕德罗) , 544; on Zugazagoitia's "empty" appointment (论苏加萨戈伊蒂亚“徒有虚名”的职位) , 598—599; on Republican fear of Communist coup (论共和派担心共产党发动政变) , 600; on SIM (论军事调查局) , 603
- Pérez Treviño, General Manuel (曼努埃尔·佩雷斯·特雷维尼奥将军) , 墨西哥大使: on refugees housed in Mexican embassy (关于躲进墨西哥大使馆避难的人) , 52
- Pestaña, Angel (安赫尔·佩斯塔尼亚) : holds subcommissariat in war ministry (主管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分支部门) , 第二十八章注释30; replaced by García Maroto (被加西亚·马罗托取代) , 275; leader of Syndicalist party (工联党领导人) , 第五十章注释12。另见Syndicalist party
- Petrovich (彼得罗维奇) 。见Meretskov, K.A.
- Pettifer, James (詹姆斯·佩蒂弗) 。见Cockburn, Claud
- Phipps, Sir Eric (埃里克·菲普斯爵士) , 英国驻巴黎大使: and Lord Halifax (与哈利法克斯勋爵) , 657
- Pi Sunyer, Carlos (卡洛斯·皮·苏涅尔)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巴塞罗那市长, 自治政府文化专员: on Azaña's objection to CNT ministers (关于阿萨尼亚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担任政府部长) , 205; on Anarchists' confiscation of weapons (论无政府主义者夺取武器) , 387—388; named councillor of culture (June 1937) (一九三七年六月被任命为自治政府文化专员) , 495; on opposition to negotiated settlement (论反对谈判结束内战) , 577; on power of SIM (论军事调查局的权力) , 605—606; on relations between Generalitat and central government (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 614—615; on Negrín's anti-Catalan policy (论内格林敌视加泰罗尼亚的政策) , 667
- Pintos (平托斯) 。见Kravchenkov

Piñuela, Fernando (费尔南多·皮纽埃拉), 社会党人, 马德里前线督察委员: replaces Francisco Antón (取代弗朗西斯科·安东), 542

Pitcairn, Frank (弗兰克·皮特凯恩)。见Cockburn, Claud

Pivert, Marceau (马索·皮韦尔), 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代表团的法国成员: visits Spain in defense of POUM (为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访问西班牙), 505

Planelles, Dr.Juan (胡安·普拉内列斯医生), 共产党员, 内格林的军队医疗部门长官: administers field hospitals (管理战地医院), 595

Poland (波兰): British treaty obligations to (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 658—660

Police (警察)。见Assault Guard; *Carabineros*; Carrillo, Wenceslao; Civil Guard; Cuevas de la Peña, Eduardo; Junta de Seguridad; National Republican Guard; Ortega, Lieutenant Colonel Antonio; Patrols; Secret police

Política (《政治报》),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马德里的喉舌: 126, 216, 355, 358, 627

Political commissars (政治委员): Rovira on (罗维拉论政治委员), 274; Vidali on (维达利论政治委员), 274; role of (政治委员的作用), 274—277, 373—375; Mije on (米赫论政治委员), 275; Prieto campaigns against (普列托针对政治委员采取行动), 541—544。另见Alvarez del Vayo, Julio;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Pollitt, Harry (哈里·波利特), 英国共产党书记: supports bourgeois economy (支持资产阶级经济), 112

Ponamariova, L.V. (Л.В.波纳马廖娃), 苏联历史学家: on PSUC (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397, 399

Popular Army (人民军): disagreement about number of regular army officers (关于人民军中正规军军官人数的说法不一), 47; Fifth Regiment source of (以第五团为基础), 270; created under Caballero (卡瓦列罗执政期间创建), 273; and mixed brigades (与混成旅), 第二十八章注释9。另见Army; CNT; Draft;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Iron Column; Militarization, Catalonia; Militia; PCE; Political commissars; PSUC

Popular Front (人民阵线) : victory and subsequent crisis in (Feb.196)

(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选获胜及随后出现的危机), 3, 4, 6, 9; on peasant's disillusionment with (论农民对人民阵线大失所望), 5; reinstates workmen discharged on political grounds (恢复因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 7; Azaña creates cabinet for (阿萨尼亚组成代表人民阵线的内阁), 12; impatience causes Portela's resignation (焦躁情绪导致波特拉辞职), 12; wins seats in Cortes (在议会赢得的席位), 第一章注释57; promises to abrogate center-right's measures on land return (承诺废除中一右政府向卷入一九三二年八月圣胡尔霍叛乱的地主退还地产的法律), 14; promises restoration of labor legislation (承诺恢复劳动立法), 14; and charges that it created fascism (与人民阵线本身造成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指责), 19—20; delays Agrarian Reform Law (拖延土地改革法的实施), 23, 第二章注释12; Caballero decries weakness of (卡瓦列罗希望削弱人民阵线), 24; Communists attempt to strengthen (共产党人努力巩固人民阵线), 26; Maura describes failures of (毛拉论述人民阵线的不足之处), 32—33; committees formed to supervise ministers (组成监督政府部长的人民阵线委员会), 46; Comintern adopts as policy (1935) (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采取人民阵线的政策), 88, 95, 97; Azaña's fear of (阿萨尼亚对人民阵线的恐惧), 99; Comintern's desire not to weaken French Popular Front (共产国际不希望法国人民阵线被削弱), 110; invited by Giral to join government (希拉尔邀请人民阵线各党派加入政府), 120; CNT-FAI votes for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为人民阵线投票), 195; exercises state capitalism under Giral (在希拉尔执政期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223; Communists' intentions for (共产党采取人民阵线政策的目的是), 271; criticized by POUM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批评人民阵线), 405;

Popular Tribunal (人民法庭) : set up by Giral against revolutionary terror (希

拉尔政府针对革命恐怖而设立)， 50

Poretsky, Elizabeth (伊丽莎白·波列茨基)，伊格纳斯·赖斯的妻子；and Krivitsky (与克里维茨基)， 106，第九章注释43；claims presence of two Alexander Orlovs (声称有两个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第三十五章注释49

Portela Valladares, Manuel (曼努埃尔·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临时政府总理，中间派领导人：proposed by Franco martial law during elections (大选期间佛朗哥建议其宣布戒严令)， 11—12；resignation of (辞职)， 12，第一章注释49

ports and frontiers (港口和边境)：controlled by workmen's committees (被工人委员会控制)， 48—49；customs procedure controlled by militia (海关手续被民兵控制)， 49

Pou, Joaquín (华金·波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领导人：named to provisional government (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成员)， 451

POUM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Gorkin's role in (戈尔金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角色)，第十七章注释48；on immobilization (论现金不流通)， 226；excluded from Madrid Junta (被排除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之外)， 298；newspaper and radio station seized (报纸和广播电台被没收)， 298；targeted for liquidation by NKVD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消灭的对象)， 298；creation of (成立)， 405；relation with Trotsky and Trotskyism (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 405—406，第四十章注释3和注释12；Bertram Wolfe on (伯特伦·沃尔夫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06—407；enters Generalitat (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407，第四十章注释15；members expelled by UGT (劳动者总工会解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所担任的重要职务)， 408；criticizes USSR (批评苏联)， 408；protests execution of Zinoviev and Kamenev (抗议处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408；against view of “democratic Republic” (反对“民主共和国”的观点)， 409；PSUC proposes its exclusion from Generalitat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

党建议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赶出自治政府), 410; and CNT security forces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治安力量), 411, 414, 417—418, 424; on abuses b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论革命委员会的腐败行为), 416; rejects UGT's proposal of single security corps (拒绝劳动者总工会统一治安部队的建议), 417; demands army drawn from militia (要求军队从民兵中产生), 419; on danger of retaliation against Anarchists (论报复无政府主义者的危险), 426; on Anarchists' occupation of streets (论无政府主义者占领街头), 427—428; and May events (与五月事变), 430, 434—435; distance from Friends of Durruti (与杜鲁蒂之友会保持距离), 442, 455; on workers' power (论工人政权), 442; accused by Communists of inspiring putsch (共产党人指责其煽动暴乱), 445; urges workers to return to work (敦促工人恢复工作), 456; Communists plan and execute dissolution of (共产党人计划并且开始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62, 465, 513, 520; Caballero refuses to dissolve (卡瓦列罗拒不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65; Barcelona rising as excuse for cabinet crisis (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巴塞罗那叛乱为借口制造政府危机), 465; repression of (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502, 第四十八章注释20和注释84, 516—518, 519—521, 第四十九章注释37; Soria on (索里亚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507; Ravines on (拉维内斯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538。另见Andrade, Juan; Gorkin, Julián; Maurín, Joaquín; Nin, Andrés

Pozas, General Sebastián (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 共和派将军, 后来成为共产党员: Franco urges Portela to influence (佛朗哥敦促波特拉命令波萨斯), 12; becomes Giral interior minister (20 July) (七月二十日成为希拉尔政府的内政部长), 46; on late arrival of Soviet aid (关于苏联援助迟迟不到), 107; replaces Asensio in central front command (接替阿森西奥指挥中部前线), 282; receives orders from Asensio on establishing new headquarters (接到阿森西奥建立新的指挥部的命令), 284; on Miaja's reaction to order to defend Madrid (论米

亚哈对保卫马德里的命令的反应), 285; and General Kulik (与库利克将军), 316—317; activities of (波萨斯的活动), 317; joins with Communists (加入共产党), 317, 490; named military commander of Catalonia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军事指挥官), 450, 452;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8

Prados, Pedro (佩德罗·普拉多斯), 共产党员: Negrín appoints as navy chief of staff (普列托任命其为海军参谋长), 592

Prats, José (何塞·普拉特斯), 内格林的助手: at 1985 colloquium on Negri (出席一九八五年举行的内格林学术讨论会),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Pravda (苏联《真理报》): 126, 154, 308, 309, 414, 429, 435, 445, 675

Pretel, Felipe (费利佩·普雷特尔), 劳动者总工会司库, 曾经支持卡瓦列罗: joins with Communists (加入共产党), 130, 275, 555; made secretary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被任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秘书长), 275; brings war commissariat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将总政治部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371; elected treasurer national UGT executive (当选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司库), 558

Prieto, Horatio M. (奥拉蒂奥·M.普列托),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 on CNT entry into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 200, 202, 210—211; assails defense council plan (抨击成立国防委员会的方案), 201—202; defends CNT national committee's departure (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逃离马德里辩解), 207; resigns as CNT secretary (辞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职务), 207; selects and advises new CNT ministers (选择提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新任政府部长), 209; persuades CNT to back Aragon Defense Council (促请全国劳工联合会支持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524—525; represents CNT in meetings with UGT (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会谈), 568—569; on possibility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 (论通过谈判结束内战的可能性), 580; on death of *apoliticismo* (论不问政治倾向的寿终正寝), 624, 625; at libertarian plenum (Oct.1938) (在

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自由主义运动大会上), 625; and CNT reaction to Thirteen-Points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十三点方案的反应), 647—648

Prieto, Indalecio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 共和派中间派领导人, 海军和空军部长, 国防部长: pursues policy of restraint (奉行克制政策), 22, 27—28; and Caballero (与卡瓦列罗), 25, 120, 205—206, 283, 320, 372, 465—466,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and violence of Socialist infighting (与社会党激烈的内部斗争), 25; sources of power (力量的来源), 25, 31; biography of (生平简历), 27; role in Azaña's installation and Caballero's ouster from Socialist executive (在把阿萨尼亚推上总统职位和把卡瓦列罗赶出社会党执委会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7, 470; hostile toward Communist influence (反对共产主义), 27—28; refuses premiership (拒绝出任总理), 29; on Azaña's government (论阿萨尼亚的政府), 34; warns against Casares's illusion of control (针对卡萨雷斯局势在掌控中的错觉发出警告), 第三章注释2; warns of left's violent reaction to military conspiracy (警告说左派将对军事谋反做出激烈的反应), 37; at meeting where Caballero demands arms (出席卡瓦列罗要求发放武器的会议), 40; and Martínez Barrio (与马丁内斯·巴里奥), 41, 45; on terror inherent in Popular Tribunals (论革命法庭的恐怖行为), 50; reverses vote on Salazar Alonso's death penalty (对萨拉萨尔·阿隆索的死刑判决改变意见), 50; Araquistáin on proposed Prieto government (阿拉基斯塔因论组成一个普列托政府的建议), 117; scorns weakness of Giral government (嘲笑希拉尔政府的无能), 119—120; nenni on (南尼论普列托), 120; on pro-Soviet left Republicans (论左翼共和派的亲苏倾向), 126; on fate of confiscated valuables (关于没收的金银财宝的下落), 第十三章注释23; takes over gold shipment to Mexico (控制运到墨西哥的黄金财宝), 第十三章注释23; alleges embezzlement of Spanish funds (断言西班牙资金被挪用), 155; alleges purchase of ships by France-Navigation (断言法国航海公司用西班牙资金购买船只), 155; claims ignorance of plan to ship gold (声称不知道运送黄金的计划), 155;

alleges no official approval of gold shipment (断言运送黄金没有经过正式批准), 155—156; denies providing naval escort (否认提供海军护航), 156; on Soviet direction of Air Force (关于空军受苏联人指挥), 159; convinces Azaña not to resign (说服阿萨尼亚没有辞职), 163—164, 165, 449; claims ignorance of Spanish Morocco offer (声称没有人提过关于西属摩洛哥的建议), 182; as navy and air minister in Caballero's government (在卡瓦列罗政府中担任海军和空军部长), 203; orders dissolution of Defense Council of Aragon (下令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243—244, 525; alleges Communist assassinations at front (指控共产党在前线搞暗杀), 276; believes Madrid lost (相信守不住马德里), 284; names Hidalgo de Cisneros air force chief (任命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为空军司令), 307; member of Higher War Council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324, 542; and Communists (与共产党人), 382, 383—384, 465—466, 470, 474—475, 488; and Rosenberg (与罗森堡), 382; and Smushkevich (与斯穆什克维奇), 382—383; Hidalgo de Cisneros on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论普列托), 383; on PSOE-PCE fusion (关于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383, 第三十七章注释13; hopes for Anglo-French aid (寄希望于英法两国的援助), 384; and takeover of Catalan public order (与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 436, 448—449; sends air force, destroyers, and marines to Barcelona (派空军、驱逐舰和海军去巴塞罗那), 437—438, 453; Uribe on his role in Caballero ouster (乌里韦论他在推翻卡瓦列罗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466; influence on Socialists' resignations (对社会党人政府部长辞职所起的作用), 470; named Negrín defense minister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国防部长), 471—472, 474; and Negrín (与内格林), 474—475; Hernández on (埃尔南德斯论普列托), 478; against military predominance of PCE (反对共产党控制军队), 483, 487; ousted from government (Apr.1938) (一九三八年四月被赶出政府), 483; urges cabinet post for Zugazagoitia (强烈要求让苏加萨戈伊蒂亚担任内阁部长),

486; and re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dismissed by Caballero (被卡瓦列罗解雇的官员的重新任命), 488; reorganizes militia (改编民兵武装), 488; Togliatti on (陶里亚蒂论普列托), 488; appoints Cordón Eastern Army chief (任命科登为东路军参谋长), 490; says Republic pays for Soviet aid (声称共和国为苏联援助付出代价), 505; protests Ortega and threatens to resign (反对奥尔特加并以辞职相威胁), 510; denounced by Morón (遭到莫隆的谴责), 511; claims coverup of Nin investigation (声称有人阻止对宁的失踪进行调查), 511; reproaches Lister for violence (因其暴行训斥利斯特), 527; Lister on (利斯特论普列托), 527; friction with PCE (与共产党发生摩擦), 535, 539—540, 541; refuses Socialist–Communist party fusion (不同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535—536; La Pasionaria on (热情之花论普列托), 541, 545; and role of political commissars (与政治委员的作用), 541—542; ousts Communist officials (罢免共产党人军官), 542, 544; Fernández Bolaños' loyalty to (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忠于普列托), 544; clashes with Díaz Tintero and Rojo (与迪亚斯·滕德罗和罗霍产生矛盾), 544—545; allegedly offers Spanish locations to Britain (据说愿意把西班牙的战略要地转让给英国), 545; creates SIM (成立军事调查局), 546—547; appoints Durán to SIM (任命杜兰为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 547; breaks with Orlov (与奥尔洛夫断绝关系), 548; alleged Orlov plot to assassinate (据说奥尔洛夫阴谋暗杀普列托), 549; Communist campaign against (共产党人为使普列托名誉扫地采取行动), 572—573, 576, 581; pessimism of (普列托的悲观主义), 573—574; proposes bombing German fleet (建议轰炸德国舰队), 574, 575; tries to limit Communists in military (试图限制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势力), 575; favors negotiated settlement (赞成通过谈判结束内战), 576, 627; replaced as defense minister (作为国防部长被撤换), 581; refuses to rejoin Negrín's government (拒绝继续留在内格林政府中), 586; lists PCE members appointed by Negrín (列举内格林任用的共产党员), 598; and Orlov's organization of SIM (奥尔洛夫组建

- 军事调查局与普列托), 601; on army messages supporting Negrín (论军队支持内格林的电报), 618
- Primo de Rivera, José Antonio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 长枪党领导人: on rural conditions (论农村的状况), 3—4; Falange's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Jiménez de Asua (长枪党企图行刺希门尼斯·德·阿苏亚), 9
- Primo de Rivera, General Miguel (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 Caballero a labor delegate under (卡瓦列罗是其国务委员会中的一名工人代表), 23; and Calvo Sotelo (与卡尔沃·索特洛), 37; FAI created to counter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为反对其军事独裁而成立), 191; Caballero and Council of State of (卡瓦列罗与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国务委员会), 197
- Prisons (监狱): invasion and liberation of prisoners (闯入监狱释放囚犯), 50。另见Terror, revolutionary
- Prokofiev, Major General G. (Г.普罗科菲耶夫少将), 苏联空军顾问: on Smushkevich (论斯穆什克维奇), 308; becomes general officer in Soviet Union (成为苏联将军), 313; on attack on the *Deutschland* (关于轰炸“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 574
- Property (财产): seizure of landed properties by workers (地产被工人没收), 54; confiscation of utilities, plants, hotels, and dwellings (没收公用事业、工厂、旅馆和住宅), 55; CNT's intent to suppress all forms of small property (全国劳工联合会打算禁止任何形式的小型资产私有), 59
- PSOE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即西班牙社会党): Socialist youth movements dissatisfied with (社会党的青年运动对社会党不满), 24; early hostility to Communist influence (早就对共产党的影响不满), 27, 381; merges with Communist party to create PSUC (与共产党联合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130; opposes CNT plan for union management (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由工会管理企业的计划), 225; explains removal of Valencia Socialist committee

(解释取缔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的理由), 561; corresponds with 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ña (与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以公开信的方式论战), 563—567。另见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Prieto, Indalecio

PSUC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takes up middle-class cause (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 83, 396—397, 415—416; claims there is no social revolution (声称没有爆发社会革命), 112; created through merger of PSOE and Communists (由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共产党联合创建), 130, 397;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由共产党控制), 396, 399—401, 404; joins with ERC against FAI (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一起反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401, 403; clashes with both POUM and Trotskyists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发生冲突), 409; excludes POUM from cabinet (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赶出内阁), 410—411; nominally agrees to withdraw from cabinet (同意名义上退出内阁), 412; as threat to CNT (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形成威胁), 414; attacks Tarradellas for defending Anarchists (因其为无政府主义者辩护而攻击塔拉德利亚斯), 416; presses for single police power (强烈要求统一治安力量), 417, 422; urges establishment of Regular Army (敦促建立正规军), 418—419; organizes demonstration for Cortada's funeral (组织示威活动为科尔塔达举行葬礼), 426; and assassination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与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demands unity with Generalitat (要求团结在自治政府周围), 455; supported by Negrín government (得到内格林政府的支持), 490; presses for municipalization of utilities (强烈要求把公用事业交给市政委员会), 492; Cruells on (克鲁埃利斯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496; denounces POUM as spies (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间谍组织), 501。另见Comirera, Juan

Ptukhin, E.S. (E.C.普图欣), 斯穆什克维奇的继任者: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1941) (一九四一年被斯大林清洗), 308, 312

Public utilities (公用事业) : union control of (工会控制公用事业) , 第四章注释88

Puche, José (何塞·普切) , 内格林的朋友: and gold shipment to Mexico (与运往墨西哥的黄金财宝) , 第十三章注释23

Puente, Enrique (恩里克·普恩特) , 内格林的助手: and gold shipment to Mexico (与运往墨西哥的黄金财宝) , 第十三章注释23; charged with shipment of Vita treasure (负责用“比塔”号游艇运送黄金财宝) , 218; occupies *Correspondencia de Valencia* offices (占领《巴伦西亚通讯》办公室) , 562

Puente, Isaac (伊萨克·普恩特) , 著名无政府主义者: on libertarian communism (论自由共产主义) , 65; on government as enemy (论政府为敌) , 194; hopes for CNT uprisings (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起义持乐观态度) , 198

Puritanism (清教主义) : its role in libertarian communism (在自由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 , 68—69

Queipo de Llano, General Gonzalo (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将军) , 叛军将领: distrusted for connection with Alcalá-Zamora (因为与阿尔卡拉—萨莫拉的关系而得不到谋反者的信任) , 41; leads Seville coup (指挥塞维利亚的叛乱) , 41—42; resorts to extreme measures to keep order (采取极端措施维持秩序) , 42; one of four active service generals to join uprising (参加叛乱的四位现役将军之一) , 47—48; target of planned Estremadura offensive (计划中的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的攻击目标) , 467

Quemades, Salvador (萨尔瓦多·克马德斯) ,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on government's yielding to people's organization (论政府对群众组织的让步) , 46; on invisibility of Republican parties (论共和派政党的无声无息) , 82

Rabassaires (农夫) 。见 *Unió de Rabassaires*

- Radical party (激进党)** : in power after victory of center-right (Nov.1933)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一右党派大选获胜后执政), 8; led by Lerroux (勒鲁领导), 22
- Radio Madrid (马德里广播电台)** : controlled by Communists (被共产党人控制), 296; directed by Kurt Hager (由库尔特·哈格尔负责), 296
- Railroads (铁路)** : union control of (工会控制铁路), 第四章注释88
- Rákosi, Mátyás (拉科西·马蒂亚斯)**,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 advised by Ernő Gerő after World War II (二战后接受杰罗·埃尔诺的建议), 551
- Rama, Carlos (卡洛斯·拉马)**,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on Berneri assassination theory (关于暗杀贝尔内里的阴谋),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 Ramírez de Toghores, Vicente (比森特·拉米雷斯·德·托戈雷斯)**, 卡塔赫纳舰队司令: denies that warships escorted gold shipment (否认西班牙军舰为运送黄金护航), 156
- Ramos Oliveira, Antonio (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 社会党人历史学家: on control by people's committees (论人民委员会掌握权力), 49—50; on reasons for middle class adherence to Communist party (论中产阶级追随共产党的原因), 124—125, 316
- Ramos y Ramos, Enrique (恩里克·拉莫斯-拉莫斯)**, 左翼共和派人士: becomes finance minister (20 July) (七月二十日成为财政部长), 47
- Ravines, Eudocio (欧多西奥·拉维内斯)**, 秘鲁共产党人, 《红色阵线报》编辑: on power of Codovila and Stefanov (论柯多维拉和斯特凡诺夫的权力), 133; Stefanov tells of usefulness of PSOE leaders (斯特凡诺夫告诉他社会党领导人的利用价值), 384; on growth of PCE (描述西班牙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538—539
- Real estate, urban (城市不动产)** : union control of (工会控制城市不动产), 第四章注释88
- Refugees in embassies and legations (外国使馆里的避难者)** : Spanish refugees in Madrid embassies (马德里外国使馆里的西班牙避难者), 52; Madrid mayor takes refuge in Mexican embassy (马德里市长躲进墨西哥大使馆), 206

Regler, Gustav (古斯塔夫·雷格勒), 德国共产党人, 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 on Miaja's glorification (论对米亚哈的吹捧), 292; on Kléber (论克莱贝尔), 303; on Soviet engineer Gorkin's farewell party (描述苏联工程师戈尔金的欢送会), 313—314; on meeting with Koltzov (关于与科利佐夫交谈), 313—314; and Hemingway (与海明威), 314; writes for *News of Spain* (为《西班牙新闻》写文章),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on terror in International Brigades (论国际纵队中的恐怖行动), 571

Regulares (摩洛哥军团), 西班牙军队中的摩尔人部队: and Muñoz Grandes (与穆尼奥斯·格兰德斯), 42; German assistance in transport of (德国帮助运送摩洛哥军团), 97

Reiss, Ignace (伊格纳斯·赖斯),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 伊丽莎白·波列茨基的丈夫: assassinated in 1937 (一九三七年被暗杀), 第九章注释43; ties with Krivitaky (与克里维茨基的关系), 106

Religion (宗教)。见Church

Renn, Ludwig (路德维希·雷恩), 德国共产党作家, 国际纵队台尔曼营营长: on Kléber (论克莱贝尔), 303

Renovación Española (西班牙复兴运动), 拥护阿方索的君主主义派别: plans coup d'état (1934) (一九三四年策划军事政变), 11; meets with Mussolini (与墨索里尼会谈), 11; anticipates reaction to continued revolutionary violence (预感革命将会继续走暴力路线), 11; under Calvo Sotelo, criticizes Azaña's policies (在卡尔沃·索特洛的带领下抨击阿萨尼亚的政策), 16; political differences with Carlists delay military rising (与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的政治分歧干扰军事叛乱), 36

Republic (共和国): proclamation of (Apr.1931) (一九三一年四月宣告成立), 3; actually "ends" in July 1936 (实际“灭亡”于一九三六年七月), 78

Republican Left party (Izquierda Republicana) (左翼共和派)。见IR; Liberal Republicans

Republican Union party (共和联盟)。见UR

- Requetés* (志愿军), 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的民兵武装: 12; in streets of Pamplona (在潘普洛纳街头), 40。另见Carlists
- La Revista Blanca* (《白色评论》), 无政府主义刊物: 69, 261
-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革命委员会): take over fun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接管地方政府的职能), 49; control Tarragona (控制塔拉戈纳), 49; power fragmented across (权力被分解为碎片散落到革命委员会手中), 53; government decrees dissolution of (政府颁布法令解散革命委员会), 214—215; declared illegal by Catalan government (被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宣布为非法), 493—494。另见CNT; PCE; POUM; PSUC; Social revolution
- Revolutionary turmoil (革命造成的动乱): Montseny on (蒙特塞尼论革命造成的动乱), 52; Republic serves to cover (共和国竭力掩饰革命造成的动乱), 166。另见Strikes
- Reyes, Alfonso (阿方索·雷耶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人, 空军军官: halts Anarchists' march on Barcelona (阻止无政府主义民兵向巴塞罗那进军), 452
- Reynaud, Paul (保罗·雷诺), 法国司法部长: warns Welczech of dangers of war (就战争的危險警告韦尔切克), 171
- Ribbentrop, Joachim von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德国外交部长: works to create Anglo-German ties (努力营造英德两国的友好关系), 173; on British appeasement policy (论英国的绥靖政策), 653; on Stalin's negotiations with Germany (关于斯大林与德国的谈判), 654, 655
- Rico, Pedro (佩德罗·里科), 马德里市长: takes refuge in Mexican embassy (躲进墨西哥大使馆), 206; departs Madrid in secret (偷偷逃离马德里), 206
- “Rieger, Max” (“马克斯·里格尔”), 《西班牙的间谍活动》一书的神秘作者: Bergamín writes preface for (贝尔加明为其作序),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517; writings influence POUM trial (著作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 517—518
- Riegos y Fuerzas del Ebro (埃布罗河灌溉与电力公司), 巴塞罗那牵引、照

- 明及电力有限公司的子公司：controlled by joint CNT-UGT committee
(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一个联合委员会控制)，55
- Río, José del (何塞·德尔·里奥)，共和派领导人：confers with CNT
Defense Committe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交换意见)，
706；named education and health minister,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
多委员会的教育和卫生部长)，726
- Rio Tinto Company (力拓公司)：Sir Auckland Geddes, chairman, on
workers imprison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董事长奥克兰·格迪斯爵士论
因政治原因坐牢的工人)，7
- Rivas-Cherif, Cipriano (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阿萨尼亚的姻兄
弟：on Azaña's courage (关于阿萨尼亚的勇敢)，165；on attempts to
prevent Azaña's resignation (关于劝阻阿萨尼亚辞职的努力)，165；on
Vayo's view of war in Europe (关于德尔巴约对欧洲战争的看法)，649
- Robinson, Richard (理查德·鲁宾逊)，英国历史学家：on Socialists' opposition
to CEDA (论社会党人反对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8—9；on
Azaña's confiscation of private schools (论阿萨尼亚将私立学校收归国
有)，14；on right's theory of planned economic collapse (论右派对左
派打算造成经济崩溃的推测)，16；on left Republicans' fear of workers
(论左翼共和派担心工人造成社会动乱)，35；on Franco's respect for
legality (论佛朗哥重视合法性)，35
- Robles, José (何塞·罗夫莱斯)：Dos Passos searches for (多斯·帕索斯寻
找何塞·罗夫莱斯)，318
- Roces, Wenceslao (文塞斯劳·罗塞斯)，共产党员，教育部副部长：allegedly
prepares false evidence for POUM trial (据说他为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
人党准备了伪造的证据)，520
- Rock, William R. (威廉·R.罗克)，美国历史学家：on Chamberlain (论张
伯伦)，第十七章注释42
- Rocker, Rudolph (鲁道夫·罗克)，德国无政府主义者：on Soviet threats
regarding POUM ouster (关于苏联为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赶出政府
进行的威胁)，411

- Rodimtsev, A. (A. 罗季姆采夫), 苏联军官: survives purges (免遭清洗), 313
- Rodríguez, Benigno (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 内格林的政治秘书, 共产党员: Semprún on (森普鲁伦论罗德里格斯), 140; influence on Negrín (对内格林的影响), 140, 588; drafts Negrín's last political speech (起草内格林的最后一篇政治演说), 140; and gold shipment to Mexico (与运往墨西哥的黄金财宝), 第十三章注释23; leaves France for England (25 June 1940)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离开法国去英国), 590; leaves Madrid with Negrín (与内格林一起离开马德里), 694, 717;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准备离开西班牙), 732
- Rodríguez, Enrique (恩里克·罗德里格斯),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马德里地区领导人: and POUM exclusion from Madrid junta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排除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之外), 298
- Rodríguez, Melchor (梅尔乔·罗德里格斯): director of prisons (Dec.1936)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任监狱总监), 第四章注释68; saves lives during atrocities (最残忍的暴行发生时拯救生命), 第四章注释68
- Rodríguez Cuesta, Luis (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奎斯塔), 卡里略的助手: appointed to Madrid security (被安排在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299
- Rodríguez Doreste, Juan (胡安·罗德里格斯·多雷斯特), 内格林的助手: at 1985 colloquium on Negrín (出席一九八五年举行的内格林学术讨论会),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Rodríguez Revilla, Vincente (文森特·罗德里格斯·雷维利亚), 社会党人律师: defends POUM in trials (在审判中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 517
- Rodríguez Salas, Eusebio (欧塞比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 加泰罗尼亚地区警察署长: Aiguadé appoints as police commissioner (被艾瓜德任命为警察署长), 417; lambasted by Anarchists (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严厉指责), 417; attempt on life of (有人企图暗杀罗德里格斯·萨拉斯), 425; on Cortada's murder (论科尔塔达被暗杀), 426; raids *telefónica* (袭击电话局), 430—431;

dismissed by Galarza (被加拉尔萨撤职), 458

Rodríguez Vega, José (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 曾经追随卡瓦列罗, 后来支持共产党: political allegiance of (其政治效忠对象), 555, 第五十三章注释20; elected secretary general UGT national executive (当选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总书记), 558; role in reconciliation with CNT (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解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568

Roig, Eleuterio (埃莱乌特里奥·罗伊格), 杜鲁蒂之友会成员: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Rojo, Major Vicente (比森特·罗霍少校, 后来晋升为中校和将军), 总参谋长: on arrival of Soviet military advisers (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到来), 108; on *carabineros*' unpopularity (论边防警察部队的不得人心), 218; denies Soviet interference in military (否认苏联顾问干预军事行动), 278; on links between Spanish officers and Soviet advisers (论西班牙军官与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 278; on misdirection of orders to Pozas and Miaja (论给波萨斯和米亚哈的命令的错误), 284; on weakness of loyalist front (论共和派防线的虚弱), 285; Caballero appoints as Miaja's chief of staff (卡瓦列罗任命其为米亚哈的参谋长), 289; forms Madrid general staff (组成马德里总参谋部), 289—290; Koltzov on (科利佐夫论罗霍), 290, 300, 301; member of UME (西班牙军人联盟成员), 291; reasons for joining loyalists (效忠共和国政府的原因), 291; on Miaja (论米亚哈), 294; on composition of Defense Council (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组成), 295; presents terms of surrender at Alcázar (向托莱多城堡提出投降的条件), 300, 第三十章注释103; allegiance to Communists (效忠于共产党人), 300—302; biography (生平简历), 300—302; Martín Blázquez on (马丁·布拉斯克斯论罗霍), 301; Castro on religious beliefs of (卡斯特罗论罗霍的宗教信仰), 302; Suero Roca on (苏埃罗·罗卡论罗霍), 302; initiates offensive against Kléber (发起对克莱贝尔的攻击), 304; on Gorev's role in Madrid (论戈列夫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的作用), 306; on Mera's request for military rank (论梅

拉要求授予军衔), 326—327; intervenes in release of Asensio (为释放阿森西奥进行干预), 359; named central general staff chief (May 1937) (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第三十五章注释70, 487; featured in *News of Spain* (被《西班牙新闻》突出报道),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and Francisco Antón (与弗朗西斯科·安东), 543; controls Junta de Mandos (控制指挥委员会), 544; Pérez Salas on (佩雷斯·萨拉斯论罗霍), 544; clashes with Prieto (与普列托发生冲突), 545; on fall of Barcelona (论巴塞罗那的陷落), 667; loss of confidence of (失去信心), 679—680; flight of (逃走), 681;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8—689; on alleged liquidation of war materiel (论所谓清理战争物资), 689

Rome agreement (1934) (一九三四年的罗马协议): fulfilled during minarchists' negotiation for arms with Italy (July 1936) (一九三六年七月君主主义者与意大利进行购买武器谈判时落实), 101—102

Romerales, General Manuel (曼努埃尔·罗梅拉莱斯将军), 共和派将领: ousted by military rebellion (17 July) (七月十七日被军事叛乱推翻), 38

Romero, Luis (路易斯·罗梅罗), 西班牙作家: on Negrín's delay in ending war (论内格林迟迟不愿结束内战), on Casado and libertarians (论卡萨多与自由主义运动), 698; 703—704; on Cipriano Mera (论西普里亚诺·梅拉), 704; on Communists' fear to leave (论共产党人害怕留下), 715

Rosal, Amaro del (阿马罗·德尔·罗萨尔), 社会党左派, 后来转投共产党: on Jesús Hernández (论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第十二章注释23; joins Communists (加入共产党), 130; on ties between Caballero and Communists (论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的联系), 131; on JARE administration (论墨西哥援助西班牙共和派委员会的管理), 第十三章注释23; on Stalin's refusal to give receipt for gold (论斯大林拒绝出具黄金收据), 147; lauds Stalin's letter to Caballero (Dec.1936) (赞颂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给卡瓦列罗的信), 166; control UGT

bank employees' union (控制劳动者总工会银行雇员工会), 226; on Caballero and Rosenberg (论卡瓦列罗与罗森堡), 349; on campaign against Asensio (论反阿森西奥的活动), 349; switches *Claridad* to Communist party (把《光明报》变成共产党的喉舌), 第四十五章注释18; role in UGT executive (在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中的角色), 555, 558, 567; on PCE pressure on UGT (论西班牙共产党对劳动者总工会施加的压力), 557; later role of (后来的作用), 第五十三章注释9; appointed to negotiate with CNT (受委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谈判), 567

Rosal Column (罗萨尔纵队), 由获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犯人组成的民兵部队: halts government's passage through Tarancón (不许政府部长通过塔兰孔), 206—207

Rosenberg, Marcel (马塞尔·罗森堡), 苏联大使: receives Caballero-Negrín letters requesting approval of gold shipment (收到卡瓦列罗和内格林要求同意把黄金运往莫斯科的信件), 143; allegedly persuades Vayo to offer Spanish Morocco (据说曾敦促德尔巴约用西属摩洛哥做交易), 181; arranges arrival of Soviet advisers (安排苏联顾问来西班牙), 277, 315; and exclusion of POUM from Madrid junta (与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之外有牵连), 298; Ganga on (甘加论罗森堡), 319; ignored by Orlov (奥尔洛夫避而不谈罗森堡), 319; puts pressure on Caballero (向卡瓦列罗施加压力), 319, 320; demands Asensio's dismissal (要求罢免阿森西奥), 348; ejected from Caballero's office (被赶出卡瓦列罗的办公室), 348—349; Rosal on (罗萨尔论罗森堡), 349; Prieto's friendliness toward (普列托对其态度友好), 382

Rosselli, Carlo and Nello (卡洛和内洛·罗塞利兄弟),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assassination of compared with that of Berneri (把暗杀他们与暗杀贝尔内里作比较),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Rothermere, Viscount (罗瑟米尔子爵), 英国报业巨头: proposes a Franco-British alliance to divert Germany eastward (建议英法结盟把德国的领土

- 野心转向东方)，91；asks Ward Price for anti-Bolshevist articles（要求沃德·普赖斯多写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91
- Rouret, Martí（马蒂·罗雷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警察署长：and government security forces（与政府的治安力量），403；replaced by Rodríguez salas（被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取代），417
- Rous, Jean（让·鲁斯）。见Roux, Jean
- Roux, Jean（让·鲁），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的代表：on dissolution of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论解散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407
- Rovira, Lieutenant Colonel Esteban（埃斯特万·罗维拉中校），第四十二旅旅长：on first political commissars（论第一批政治委员），274
- Rovira, José（何塞·罗维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政治书记，阿拉贡师师长：negotiates compromise in Lérida（在莱里达谈判达成妥协方案），452；role as reported by News of Spain（在《西班牙新闻》报道中的角色），第四十五章注释13；arrested by Communists（被共产党人逮捕），500，第四十八章注释11
- Rowse, A.L.（A.L.罗斯），英国历史学家：on Lothian as Hitler propagandist（论洛西恩成为希特勒的宣传员），174；on Chamberlain（论张伯伦），186
- Rubiera, Carlos（卡洛斯·鲁维埃拉），社会党左派，代表马德里的议会议员：on Communist soldiers' privileges（论共产党士兵的特权），369；supports social revolution（支持社会革命），556；on poor hospital treatment of non-Communists（论非共产党人在战地医院受到的恶劣对待），595
- Rubio, Javier（哈维尔·鲁维奥），历史学家：on numbers of Spanish refugees in embassies（关于外国使馆里西班牙避难者的人数），52
- Ruediger, Helmut（赫尔穆特·吕迪格），国际工人协会的德国籍代表：on power inherent in CNT plan（论全国劳工联合会方案固有的权力特征），201；on CNT army units（May 1937）（一九三七年五月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军队），330；supports Caballero against Communists（支持卡瓦列罗反对共产党人），359；on CNT's use of power（论全国劳

- 工联合会对权力的使用)，392—393，440；ceiticizes Friends of Durruti（批评杜鲁蒂之友会），第四十三章注释44
- Ruiz, Pablo（巴勃罗·鲁伊斯），杜鲁蒂之友会发言人：on goals of Friends of Durruti（论杜鲁蒂之友会的目标），第四十一章注释49
- Ruiz Funes, Mariano（马里亚诺·鲁伊斯·富内斯），左翼共和派领导人：becomes agriculture minister（20July）（七月二十日成为农业部长），47；flight from Spain（逃离西班牙），第四章注释58；named minister of justice（被任命为司法部长），122
- Ruiz Ponsetti, Estanislao（埃斯塔尼斯劳·鲁伊斯·庞塞蒂），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和经济部门负责人：and n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es（与工业企业的国有化），636
- Ruta*（《道路》），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喉舌：425
- Rychagov（雷恰戈夫），苏联军官：Yakovlev on liquidation of（雅科夫列夫论雷恰戈夫遇害），312
- Sabio, Fernando（费尔南多·萨维奥），职业军官，社会党人：Enrique Castro on（恩里克·卡斯特罗论萨维奥），273
- Sainz Rodríguez（赛恩斯·罗德里格斯），君主主义者：negotiates purchase of Italian war material（商谈购买意大利的战争物资），101
- Salas Larrazábal, Ramón（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右翼军官和历史学家：on estimated number of deaths during war（关于内战期间的估计死亡人数），第四章注释68；on Fifth Regiment statistics（与第五团有关的统计数字），269；on mixed brigades（论混成旅），第二十八章注释9；on officers' respect for Rojo（论军官尊重罗霍），290；on Estremadura plans（论埃斯特雷马杜拉计划），467；on Casado coup（论卡萨多的政变），702，713
- Salazar, Lieutenant Colonel（萨拉萨尔中校）：and CNT Maroto Brigade（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马罗托旅），331
- Salazar, Victor（维克托·萨拉萨尔），普列托派社会党人：replaced as head of *carabineros*（作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被撤换），609

- Salazar Alonso, Rafael (拉斐尔·萨拉萨尔·阿隆索), 激进党政府部长: sentenced to death by Popular Tribunal (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50
- Salgado, Manuel (曼努埃尔·萨尔加多), 全国劳工联合会军事领导人: protests imposition of commanders (反对强行任命指挥官), 331; with CNT Regional Committee of Defens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 705
- San Andrés, Miguel (米格尔·圣安德烈斯), 左翼共和派议员: defends middle classes (保护中产阶级), 84—85; named justice and propaganda minister,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司法和宣传部长), 726; broadcasts junta manifesto (在广播上发表卡萨多委员会宣言), 727
- San Miguel de los Reyes penitentiary (圣米格尔·德洛斯雷耶斯监狱): supplies men to Iron Column (为钢铁纵队提供兵员), 333, 339
- Saña, Heleno (埃莱诺·萨尼亚), 西班牙历史学家: interviews Garcés Arroyo (采访加尔塞斯·阿罗约), 301; and Garcés Arroyo (与加尔塞斯·阿罗约), 301, 602
- Sánchez-Albornoz, Claudio (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 历史学家, 共和国流亡时期的总统: on Azaña's powerlessness (论阿萨尼亚的无能为力), 15, 163, 165; flight from Spain (逃离西班牙), 第四章注释58
- Sánchez Arcas, Manuel (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 内格林政府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 influence on Negrín (对内格林的影响), 140, 588; appointed by Vayo (被德尔巴约任命为外交部主管宣传的副部长), 586; leaves Madrid with Negrín (与内格林一起离开马德里), 694, 717; bids farewell to Communist leaders (向共产党领导人告别), 731
- Sánchez Requena, J. (J.桑切斯·雷克纳), 工联党人: named secretary,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秘书), 726
- Sánchez Román, Felipe (费利佩·桑切斯·罗曼), 保守的民族共和党领导人: member of Martínez Barrio's government (马丁内斯·巴里奥政

- 府成员), 39, 41; agrees on withholding arms from workers (赞成不向工人发放武器), 40; on Martínez Barrio's offers to Mola (关于马丁内斯·巴里奥愿意向莫拉提供其想要的职位和条件), 40; *Claridad* views as reactionary (《光明报》认为桑切斯·罗曼最保守), 45
- Sánchez Vázquez, Adolfo (阿道弗·桑切斯·巴斯克斯), 西班牙共产党作家: on Togliatti (论陶里亚蒂), 364
- Sanjurjo, General José (何塞·圣胡尔霍将军), 君主主义者军官: leads abortive revolt against Republic (1932) (一九三二年领导反共和国的未遂叛乱), 10—11; death in plane crash (死于飞机坠毁), 第一章注释44, 101; government promises to return land of owners participating in Sanjurjo's revolt (政府承诺向参加圣胡尔霍叛乱的地主退还土地), 14; signs authorization for Bolín to seek aid abroad (签署委派博林寻求外国援助的授权文件), 101
- Sanz, Ricardo (里卡多·桑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领导人, 杜鲁蒂纵队指挥官: on self-discipline of CNT militia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的自我约束), 264; uses professional military advice (采用职业军人的建议), 325; on withholding of arms from anarchist units (论不给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发放武器), 第四十一章注释44; on workers' demoralization (论工人的士气低落), 499; claims Aragon Defense Council dissolved by force (声称保卫阿拉贡委员会被强行解散), 526; on Mantecón's destruction of collectives (论曼特孔破坏集体农庄), 529
- Saragossa (萨拉戈萨): arrests and martial law during uprising (叛乱时抓人并且宣布军事管制), 43
- Savich, Ovadii (奥瓦季·萨维奇), 塔斯社驻西班牙代表: on Alvarez del Vayo (论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139
- Sayagües, Prudencio (普鲁登西奥·萨亚圭斯), 共和派人士: briefly heads SIM (短期领导军事调查局), 601
- Sbert, Antonio María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Catalan councillor of culture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

- 员)，412；named councillor of the interior (June 1937) (一九三七年六月被任命为自治政府内务专员)，495
- Schacht (沙赫特)，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and Neurath's dispatch on German-Soviet negotiations (与诺伊拉特就德苏谈判写给他的私人信件)，106
- Schapiro, Alexander (亚历山大·夏皮罗)，出生于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condemns CNT entry into government (谴责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第十九章注释35；Vázquez counters criticism of (巴斯克斯反驳夏皮罗的指责)，499
- Schapiro, Leonard (伦纳德·夏皮罗)，欧洲的苏联问题学者：confirms Hitler-Stalin negotiations (证实希特勒—斯大林谈判)，106
- Schlayer, Felix (费利克斯·施莱尔)，挪威临时代办：on numbers of refugees housed in Norwegian embassy (关于躲进挪威公使馆避难的人数)，52
- Schwed (什维德)。见Orlov, Alexander
- Schweppenburg, General Baron Geyr von (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男爵)，前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on need to avoid Anglo-German war (论必须避免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91—92, 171；on West's lost opportunity to stop Hitler (论西方列强坐失遏制希特勒的良机)，第十六章注释21
- Scrutator (斯克鲁泰特)。见Sidebotham, Herbert
- Secret police (秘密警察)：dissolution of (解体)，第四章注释18, 216；reorganized under Galarza (在加拉尔萨的领导下重建)，219
- Secretariado de Defensa (防务秘书处)，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机构：holds power in Catalonia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掌握权力)，403；Comorera demands suppression of (科莫雷拉要求撤销防务秘书处)，411
- Sedwick, Frank (弗兰克·塞德威克)，历史学家：on Communist influence on Negrín (论共产党对内格林的影响)，141；on disintegration of Azaña's presidency (论阿萨尼亚总统职位的没落)，164, 165
- Seidman, Michael (迈克尔·塞德曼)，历史学家：on worker sabotage of factory improvements (论工人在工厂改善工程中的破坏行为)，223

- Semprún, Jorge (豪尔赫·森普鲁伦), 作家: on Benigno Rodríguez (论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 140
- Sender, Ramón (拉蒙·森德尔), 作家: on Bowers's ignorance of Soviet influence (论鲍尔斯对苏联影响的无知), 141
- “Senex” (“老者”), 无政府主义作家: counters Morrow's criticism of CNT leadership (反驳莫罗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指责), 443—444
- Serra Pàmies, Miguel (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on Companys's threats to Anarchists (关于孔帕尼斯向无政府主义者发出的威胁), 394; on composition of PSUC (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构成), 397; on FAI's reaction to PSUC in Catalan government (关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反应), 401; on Antonov-Ovseenko and POUM (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11; on Comorera's actions in May events (关于科莫雷拉在五月事变中的活动), 448; on Sesé's assassination (关于暗杀塞赛), 第四十三章注释29; on Caballero succession (关于内格林接替卡瓦列罗), 476; named supplies councillor (June 1937) (一九三七年六月被任命为自治政府物资供应专员), 495; on Negrín and *carabineros* (论内格林与边防警察部队), 610
- Serrano Poncela, Segundo (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 Carrillo appoints to Madrid security (卡里略将其安排在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299
- Serveis Elèctrics Unificats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电力联合会), 外国水电公司联合体: denationalization of (恢复私营), 635
-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Militar (军事调查局)。见SIM
-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y Policía Militar (宪兵情报局)。见SIPM
- Sesé, Antonio (安东尼奥·塞赛),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书记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on workers' ownership of property (论工人有了财产), 54; named councillor 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成员), 451; killing of (被杀), 453, 第四十三

章注释29

- Seville (塞维利亚) : insurgent army captures garrison of (叛军占领塞维利亚兵营), 41—42
- Shkarenkov, L.K. (Л.К.什卡伦科夫), 苏联作家: on Russian emigré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论国际纵队中的俄国流亡者), 108
- Shtern (Stern), Gregoriy M. (格列戈里·M.施特恩或斯特恩), 化名格里戈罗维奇将军, 一九三七年五月起担任苏联首席军事顾问: not Emilio Kléber (不是埃米利奥·克莱贝尔), 303;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1941) (一九四一年被斯大林清洗), 308, 312
- Shumilov, Brigadier Mikh hail Stepanovich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菲奇·舒米洛夫准将), 化名希洛夫, 苏联军官: and Negrín's departure (与内格林的逃离), 735
- Sidebotham, Herbert (赫伯特·赛德博特姆), 笔名斯克鲁泰特, 《观察家报》的外交事务记者: 第十六章注释52
- Silva, José (何塞·席尔瓦), 共产党员, 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 restores some Aragon collectives (恢复阿拉贡地区的一些集体农庄), 244; on violence associated with collectives (论与集体农庄有关的暴力行为), 529—530; on restoring peasants' incentive (论重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530—531
- SIM (Servicio de Investigación Militar) (军事调查局): Negrín appoints Garcés Arroyo to head (内格林委派加尔塞斯·阿罗约负责军事调查局), 218, 301; Prieto tries to prevent Communist takeover of (普列托竭力防止共产党人掌握军事调查局), 546—547; Morón on its Communist ties (莫隆论军事调查局与共产党人的关系), 549; operations of (军事调查局的活动), 600—606。另见Prieto, Indalecio
- Simon, Sir John (约翰·西蒙爵士), 英国外交大臣: supports Germany's claim to armament equality (支持德国提出的军备权利平等的要求), 95; quotes Hitler on dangers of Communism (引述希特勒谈共产主义的危险的言论), 174; in Chamberlain's "Inner Cabinet" (张伯伦的

“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187，651

SIPM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y Policía Militar, 宪兵情报局)，民族主义者的情报机构：P706—709，卡萨多与宪兵情报局谈判

Simone, André (安德烈·西蒙)。见Katz, Otto

SIPM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y Policía Militar) (宪兵情报局)，民族主义者的情报机构：Casado negotiates with (卡萨多与其谈判)，706—709

Sitges (锡切斯)：shoemaking industry centralized in (制鞋业被集中起来)，59

Skidelsky, Robert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英国历史学家：and Wilson's secret proposals (与威尔逊的秘密建议)，658；“neorevisionism” of (斯基德尔斯基对绥靖政策的“新修正主义阐述”)，第六十一章注释58；on impossibility of appeasement policy (论绥靖政策的不可能性)，662

Slater, Hugh (休·斯莱特)：on Miaja's Communist ties (论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294

Sloutski, Abram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苏联秘密警察：on establishment of NKED in Spain (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立足)，219—220；Krivitsky on (克里维茨基论斯卢茨基)，310—311

Small bourgeoisie (小资产阶级)：adjustment to radical regime (彻底调整适应新的社会制度)，81—82；its pessimism and adoption of working-class appearance (悲观主义和采用工人阶级的衣着打扮)，81—82；adherence to Communist party (依附共产党)，83—87，126；dissatisfaction of in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地区小资产阶级的不满)，395；adherence to Catalan PSUC (依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415；reasons for fate of (造成其命运的原因)，627。另见ERC；IR；PCE；PSUC；Small farmers

Small farmers (小地主)。见CNT；Collectivization, rural；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PCE；Peasant Federation

Smushkevich, Yakov (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化名道格拉斯将军，苏联空军指挥官，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顾问：directed Spanish Air Force (指挥西班牙空军)，159；and Gorev (与戈列夫)，307；

Prokofiev on (普罗科菲耶夫论斯穆什克维奇), 308;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1941) (一九四一年被斯大林清洗), 308, 312; Prieto's Friendliness toward (普列托对其态度友好), 382—383; orders too few planes for Estremadura (为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派出的飞机太少), 468

Social revolution (社会革命)。见CNT; Collectivization, rural; Collectivization, urban; FAI; JAU; PCE; PSUC;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Socialist party (社会党): irreconcilable divisions within (内部已经无法弥合的裂痕), 25; organizes own militia (组织自己的民兵武装), 38—40; supports but does not join Martínez Barrio's government (支持但不加入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 41; strength undermined by defections to Communist party (因成员转投共产党而被严重削弱), 129。另见 Socialists (left); Socialists (moderate)

Socialist Youth Federation (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见JSU

El Socialista (《社会主义者》), 社会党执委会的报纸: 13—14, 25, 41, 129, 160, 197, 291, 384, 536, 540, 560, 608—609

Socialists (left) (社会党左派): opposition to CEDA and to Gil Robles (反对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和希尔·罗夫莱斯), 8—9; city councils in the hands of (控制市政当局), 12; Payne on their plan to fuse with Communists (佩恩论其与共产党合并的打算), 26; plot to weaken Azaña's presidency (密谋削弱阿萨尼亚的总统权力), 29—30; labor unions control local governing committees (社会党工会控制地方管理机构), 49; former Republican parties search for support against (前共和派为反对社会党左派寻求帮助), 82—83; Communists' desire to overpower (共产党人希望遏制社会党左派), 114; alleged proposal to establish Socialist republic (据说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114—115; invited by Giral to join government (希拉尔邀请社会党左派加入政府), 120; clash with center Socialists (与社会党中间派势不两立), 129; against government volunteer army (反对政府组建志愿军), 252; support Caballero's curbs on war commissariat (支持卡瓦列罗约束总政治部), 375; animosity toward Negrín and PCE (敌视内格林和西

班牙共产党)，629；return to power in Jaén（在哈恩省恢复活力），632。另见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PCE；Socialist party；Socialists (moderate)

Socialists (moderate)（社会党温和派）：clash with left Socialists（与社会党左派势不两立），129；propose coordination of Communist and Socialist（建议共产党与社会党协调行动），382；fears of unification with PCE（对与共产党合并有顾虑），385，536；join with PCE to oust Caballero（与共产党联手推翻卡瓦列罗），464，470；resign to force Caballero's hand（辞职迫使卡瓦列罗行动），470—471；demand defense ministry for Prieto（要求让普列托任国防部长），471—472；animosity toward Negrín and PCE（敌视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629。另见Lamonedá, Ramón；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PCE；Prieto, Indalecio；Socialist party；Socialists (left)

Socialization（社会主义化）。见Collectivization, rural；Collectivization, urban

El Sol（《太阳报》），温和共和派的报纸：4—5，7，15，32，199

Solano, Wilebaldo（维莱瓦尔多·索拉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青年组织总书记：on clandestine activities of POUM（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地下活动），第四十八章注释84；on Nin's resistance under torture（论宁在严刑下的反抗），520

Soley Conde, Major Julián（胡利安·索莱·孔德少校），内格林的副官：leaves Madrid with Negrín（与内格林一起离开马德里），694，717

Solidaridad Obrera（《工人团结报》），巴塞罗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喉舌：45，51，58，60—61，76，82，84，140，208，262—263，323，389，395，411—413，415，417—418，422，424—425，428，447，460，492，499，553，586，624，636，637—638；Toryho dismissed from（解除托里奥报纸负责人的职务），623

Somoza Silva, Lázaro（拉萨罗·索莫查·席尔瓦），何塞·米亚哈将军的传记作者：claims that Miaja distributed arms（声称米亚哈下令给工人发放武器），39

Soria, Georges (乔治·索里亚), 法国共产党《人道报》记者: alleges POUM controlled by Franco (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受弗朗哥控制), 445; Bolloten on his views on POUM (博洛滕论其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看法), 第四十二章注释106; on Nin's disappearance (论宁的失踪), 507

Sormenti, Enea (埃内亚·索尔门蒂)。见Vidali, Vittorio

Souchy, Agustín (阿古斯丁·索奇), 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on collectives in Albalate de Cinca, Calaceite, Calanda, Muniera, and Mazaleón (论辛卡河畔的阿尔瓦拉特、卡拉塞特、卡兰达、穆涅萨和马萨莱昂等村子的集体农庄), 70—73; on pressure to collectivize (论集体化承受的压力), 75; on appeals for cease-fire in Barcelona (论在巴塞罗那停火的呼吁), 439, 454; on Sesé's assassination (论塞赛被暗杀), 453; on assassination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论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Southworth, Herbert R. (赫伯特·R.索思沃思), 美国历史学家: exposes as forgeries papers on Communist plot in Spain (揭露关于共产党在西班牙密谋的文件是伪造的), 99; claims that Communists did not conceal revolution (声称共产党人没有掩盖革命), 第十章注释14; asks why Bolloten concealed Faupel's memo (质问博洛滕为什么避而不谈福佩尔的备忘录), 446; later appearances of (后来的表现),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as Negrín supporter (作为内格林的支持者),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第六十章注释17; on use of El Campesino's book (论引用“农夫”的书), 632—633

Sovetskaia Bukovina (《布科维纳苏维埃报》): reveals real name of Emilio Kléber (透露克莱贝尔的真实姓名), 302

Soviet civilians and NKVD operatives in Spain (在西班牙的苏联平民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见Belayev; Ehrenburg, Ilya; Gaykis, Leon; Koltsov, Mikhail; Mirova; Orlov, Alexander; Rosenberg, Marcel

Soviet-German Non-Aggression Pact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见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Soviet officers in Spain (在西班牙的苏联军官) : 307, 314—315; independent of war ministries (独立于国防部) , 315。另见Batov, P.; Berzin, General Ian K.; Eremenko, I.; Gorev, Vladimir; Gorkin; Iakushin, M.; Kléber, Emilio; Kolev; Kravchenkov; Krivoshein, Colonel S.; Kulik, General G.; Kuznetsov, Nicolai G.; Malinovsky, Rodion; Mamsurov Judji-Umar; Meretskov, K.A.; Novak, A.; Pavlov, General D.G.; Prokofiev, Major General G.; Ptukhin, E.S.; Rodimtsev, A.; Shtern, Gregoriy M.; Smushkevich, Yakov; Valua ; Voronov, N.

Soviet Union (苏联) 。见Comintern; Soviet officers in Spain; Stalin, Joseph; USSR

Spanish Morocco (西属摩洛哥) : insurgent army seizes (叛军占领西属摩洛哥) , 41; Franco assumes command of Moroccan forces (佛朗哥取得摩洛哥军队的指挥权) , 43; nearly all officers side with revolt (西属摩洛哥的几乎所有军官都支持叛乱) , 47; Germany's help in troop transport from (德国帮助把西属摩洛哥的军队运到内地) , 97—98; Mussolini sends first planes to (墨索里尼把第一批飞机派到西属摩洛哥) , 101—102; offered by Vayo to France and Britain (德尔巴约提出愿意把西属摩洛哥转让给法国和英国) , 181; plan to foment rebellion in (打算在西属摩洛哥煽动叛乱) , 466

Spanish Revolution (《西班牙革命》)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语新闻快报: 442

Spartacus (《斯巴达克斯》) , 阿利坎特的社会党左派刊物: 518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 and program of Madrid Socialists (与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的纲领) , 24, 234; fears Germany's revived strength (担心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军事力量) , 88—89; negotiates with Hitler (与希特勒谈判) , 89, 106—107, 654—656; Gil Robles on his rapprochement with England and France (希尔·罗夫莱斯论其与英法两国建立友好关系) , 99; Communists' disappointed at his Spanish policy (共产党人对其西班牙政策感到失望) , 104; begins military intervention (开始进行军事干涉) , 104, 107—109; Krivitsky on his

seeking support of Foreign Communists (克里维茨基论其寻求外国共产党的支持), 104—105; prefers prolongation of Spanish conflict (希望把西班牙内战拖延下去), 109; contacts Orlov on secret gold shipment (就秘密运送黄金与奥尔洛夫联系), 147; grants credit to Negrín (批准向内格林贷款), 153—154; delights in holding gold (因占有黄金而心情愉快), 158; letter to Caballero on defense of Republic (给卡瓦列罗写信论保卫共和国), 165—166, 234, 315; profits by backing Spanish government (通过支持西班牙政府得到好处), 168—169; and Koltzov (与科利佐夫), 第三十一章注释31; motives in repressing POUM (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目的), 503; withdraws from Spain (撤出西班牙), 669。另见Comintern; Soviet civilians and NKVD operatives in Spain; Soviet officers in Spain; USSR

Stanley, Oliver (奥利弗·斯坦利), 英国保守党政府官员: expresses fear of communism (表达对共产主义的担忧), 173

Starik (斯塔里克)。见Berzin, General Ian K.

Stashevsky, Arthur (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 斯大林的贸易特使: Negrín's ties to (与内格林的关系), 105—106, 142—143, 476; Krivitsky reveals presence in Spain of (克里维茨基揭露其在西班牙的活动), 106; allegedly assigned by Stalin to manipulate loyalist Spain (据说斯大林派他来控制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 142; and gold shipment (与运送黄金), 143; disappearance of (销声匿迹), 153, 310—311; allegedly criticizes NKVD (据说批评过内务人民委员部), 319; ignored by Orlov (奥尔洛夫避而不谈斯塔舍夫斯基), 319

Stefanov, Boris (鲍里斯·斯特凡诺夫), 化名莫雷诺, 保加利亚共产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 on communist entry into Caballero government (论共产党加入卡瓦列罗政府), 121—122; Ravines on (拉维内斯论斯特凡诺夫), 133; MartínezAmutio on (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论斯特凡诺夫), 第十二章注释57; on Soviet hope of involving Western democracies (论苏联希望西方民主国家卷入西班牙内战), 184;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

- 局会议), 361, 362; on usefulness of PSOE leaders (论社会党领导人的利用价值), 384; on conspiracy against Prieto (关于针对普列托的阴谋), 573; arrives in south-central zone (到达中南部地区), 687; on left's hostility to PCE (论左派敌视西班牙共产党), 692—693; on PCE party conference in Madrid (论西班牙共产党的马德里会议), 693—694; on government at Elda (论政府在埃尔达), 696; on communist leaders' dependence on Negrín (论共产党领导人对内格林的依赖), 720; flees Spain (逃离西班牙), 733
- Stern, Manfred Zalmanovich (曼弗雷德·扎尔曼诺维奇·斯特恩)。见 Kléber, Emilio
- Stevenson, Ralph (拉尔夫·史蒂文森), 英国代办: and Negrín's peace proposal (与内格林的和平建议), 697
- Stores, Hotels, and restaurants (商店、旅馆和餐馆), union control of (工会控制商店、旅馆和餐馆), 第四章注释88
- Strang, William (威廉·斯特朗), 英国政府中心部门负责人: supports Chamberlain (支持张伯伦), 650; on possibility of German attack on West (论德国进攻西方的可能性), 657—658
- Straperlo* (斯特拉佩洛), 非法交易: 538, 第五十一章注释12
- Strikes (罢工): in urban centers preceding Civil War (内战之前在城市中心举行的罢工), 7; of Madrid construction workers (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 7, 100
- Strong, Anna Louisa (安娜·路易莎·斯特朗), 共产党作家: interviews Vidali (采访维达利), 267
- Suárez de Tangil, Fernando (Count of Vallellanos) (费尔南多·苏亚雷斯·德·坦希尔, 巴列利亚诺斯伯爵), 君主主义者: on impact of Calvo Sotelo's assassination (论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影响), 37—38
- Suero Roca, M. Teresa (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 历史学家: on Rojo's political allegiances (论罗霍的政治效忠对象), 302; on Díaz Tondero (论迪亚斯·滕德罗), 357
- The Sunday Times* (London)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 177, 第十六

Syndicalist party (工联党) : 第五十章注释12

Tagüeña, Manuel (曼努埃尔·塔圭尼亚), 共产党民兵指挥官: Prieto hostile toward (普列托对其怀有敌意), 545; commands an Eastern unit (指挥东部前线的一支部队), 595; and plan to defend Barcelona (与保卫巴塞罗那的计划), 669; on Spanish Communists who did not return to Spain (论没有返回西班牙的共产党人), 689; on danger of remaining in Madrid (论留在马德里的危险), 694; on support for Casado (论人们对卡萨多的支持), 703, 710; on PCE inaction during coup (论西班牙共产党在政变期间的无所作为), 720

Taittinger, Pierre (皮埃尔·泰坦热), 法国右派众议员: advises that Franco-Soviet alliance would lead to war with Germany (认为法苏结盟将导致与德国的战争), 90

Tarradellas, José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首席专员兼财政专员: attempts to control collectives (试图控制集体化企业), 224; decrees measures to remedy currency shortage (颁布法令改善流通不足的状况), 226; appointed to Militia Committee by Companys (被孔帕尼斯派到民兵委员会), 394; forms new administration (组成新政府), 402; defends Catalan autonomy (保护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 403—404; announces cabinet crisis (宣布内阁处于危机状态), 410; defends CNT (保护全国劳工联合会), 415; clashes with Aiguadé (与艾瓜德意见分歧), 415—416; on central police authority in Catalonia (论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的治安权), 418, 611; during crisis, named councilor of education (政府危机期间兼任教育专员), 421; Companys impatient with (孔帕尼斯不再支持塔拉德利亚斯), 422; on danger of *telefónica* raid (论袭击电话局的危险), 431; visits Azaña (看望阿萨尼亚), 433; named first councilor and finance councillor (June 1937) (一九三七年六月被任命为自治政府首席专员兼财政专员), 495

- Tasis i Marca, Rafael (拉斐尔·塔西斯—马卡), 加泰罗尼亚监狱总长: on committees' control of Catalan provinces (论委员会控制加泰罗尼亚各省), 49
- Tass news agency (塔斯社): 308
- Taylor, A.J.P. (A.J.P.泰勒), 英国历史学家: on disappearance of British state papers (论英国政府文件的消失), 185; on selection of documents used at Nuremberg (论纽伦堡审判所用文件的选择), 第十七章注释36; on British assurances to Hitler (论英国对希特勒的保证), 651—652; on Wilson's secret proposals (论威尔逊的秘密建议), 658, 659—660
- Témime, Emile (埃米尔·特米姆), 法国历史学家: on revolutionary faith of Madrid defenders (论马德里保卫战参加者的革命信念), 284
- Terror, revolutionary (革命恐怖活动): workers assume police functions (工人行使警察的职能), 39; Popular Tribunal set up to counteract (为抵消革命恐怖活动的危害设立人民法庭), 50; Araquistáin on (阿拉基斯塔因论革命恐怖活动), 52; casualty statistics (革命恐怖活动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统计), 第四章注释68; Giral government faces (希拉尔政府面对革命恐怖活动), 216; by Communists against Catalan CNT (共产党人用革命恐怖活动对付全国劳工联合会), 498—499
- Teruel (特鲁埃尔): captured, then evacuated, by Republicans (共和派占领特鲁埃尔, 后被迫撤出), 570; and discrediting of Prieto by Communists (特鲁埃尔与共产党人使普列托名誉扫地的阴谋), 572—573
- Thalmann, Paul (保罗·塔尔曼), 瑞士托洛茨基分子: on Jaime Balius (论海梅·巴柳斯),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on weak ties between POUM and Trotskyist (论杜鲁蒂之友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脆弱关系), 442
- Theaters (剧院): union control of (工会控制剧院), 第四章注释88
- Thirteen-Point program (十三点方案): issued by Negrín government (内格林政府发表十三点方案), 642—643
- Thomas, Hugh (休·托马斯), 英国历史学家: Chomsky on his disregard

of Popular revolution (乔姆斯基论托马斯不提人民革命), 第六章注释81; suspects Krivitsky (怀疑克里维茨基), 105; on Negrín (关于内格林), 141—142, 217; describes International Brigade march on Madrid (描述国际纵队进军马德里), 288; on Commune de Paris Battalion (关于国际纵队巴黎公社营), 288; on Edgar André Battalion (关于国际纵队埃德加·安德烈营), 288; on possibility of Anglo-French aid (论英法援助的可能性), 721

Tierra y Libertad (《土地与自由》),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 63, 72—73, 193, 194—195, 419, 423, 425, 494, 495—496, 635—636, 637

The Times (London) (伦敦《泰晤士报》): 第十六章注释51

Togliatti, Palmiro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化名埃尔科莱·埃尔科利、阿尔弗雷多,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 共产国际代表: succeeded by Luigi Lango (Gallo)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被在西班牙化名加略的路易吉·隆哥接替), 108; active in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在西班牙共产党内的作用), 133; *El Campesino* on (“农夫”论陶里亚蒂), 第十二章注释59, 134; Orlov on (奥尔洛夫论陶里亚蒂), 133; *La Pasionaria* on (热情之花论陶里亚蒂), 第十二章注释68; relation with Negrín (与内格林的关系), 140, 363; supports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29, 488; proposes Caballero ouster at politburo meeting (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推翻卡瓦列罗), 361—363; controversy on his presence in Spain (出现在西班牙的时间引起争论), 364—365; on Prieto's role in Caballero ouster (论普列托在推翻卡瓦列罗的计划中扮演的角色), 466; rebukes Hernández for favoring Estremadura offensive (因其支持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而训斥埃尔南德斯), 468; on choice of prieto as defense minister (论选择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 478; on Communists' satisfaction with Negrín government (论共产党人对内格林政府感到满意), 488; and Nin's death (与宁的死亡), 510; on PUUM trials (论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518, 521; on PCE's drive for predominance (论西

西班牙共产党谋求支配地位), 540, 640;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陶里亚蒂的政治哲学), 第五十一章注释22; and Vayo (与德尔巴约), 第五十一章注释42; on PCE rapprochement with CNT (论西班牙共产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建立友好关系), 552—553, 567—568, 578; criticizes Codovila (指责柯多维拉), 553; on CNT-UGT alliance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的盟约), 554; role in takeover of *Correspondencia de Valencia* (在接管《巴伦西亚通讯》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561—562; on Communist demonstration for resistance (论共产党为继续抵抗举行的示威活动), 578; on Negrín (论内格林), 581—582, 588—589, 629, 671, 675—677, 712, 717—718, 732—733; on Freemasons (论共济会会员), 608; on rival leaderships in JSU (关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出现对立的领导班子), 631; on Rojo's defeatism (论罗霍的失败主义情绪), 680; on loss of war (论内战失败), 686; arrives in south-central zone (到达中南部地区), 687; criticizes Communist conference in Madrid (批评共产党的马德里会议), 693—694; departs for El palmar (离开马德里去埃尔帕尔马), 695; on PCE's attempt to prevent coup (论西班牙共产党试图防止政变), 717—719; meets with Hernández and La pasionaria (和热情之花一起与埃尔南德斯谈话), 723—725; instructs Communists to leave Spain (指示共产党人离开西班牙), 725; during last politburo meeting (在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 735; on struggle with Casado junta (论与卡萨多委员会作斗争), 736—737

Toller, Ernst (恩斯特·托勒), 激进的德国剧作家和诗人: and Negrín's Thirteen-Point program (与内格林的十三点方案), 645

Tomás, Belarmino (贝拉米诺·托马斯), 矿工领袖,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支持者: 25

Tomás, Pascual (帕斯库亚尔·托马斯), 卡瓦列罗的支持者, 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 accompanies Caballero to meetings of Madrid Socialists (陪同卡瓦列罗参加社会党马德里地方组织的会议), 560; with Caballero when stopped at gunpoint (与卡瓦列罗一起被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

- 止) , 562
- Tomás y Piera, José (何塞·托马斯—彼埃拉),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named minister of labor and health (被任命为劳工和卫生部长), 122
- Toral, Hiramón (伊拉蒙·托拉尔), 后备部队的共产党人指挥官: 719
- Torrente (托伦特): candy industry centralized in (糖果业被集中起来), 58—59
- Torres, Henri (亨利·托雷斯), 法国出庭律师: prohibited from defending POUM (不许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 517
- Torres Iglesias, Lieutenant Colonel Emilio (埃米利奥·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中校),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情者, 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 appointed police chief of Barcelona (被任命为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 459—460, 第四十三章注释57; replaced by Burillo (被布里略取代), 490; patrols offer services to (巡逻队表示愿意为托雷斯效力), 493
- Torrijos, Fernando (费尔南多·托里霍斯), 共产党员: named to police administration (被安排在警察管理部门任职), 219
- Toryho, Jacinto (哈辛托·托里奥),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管宣传的书记, 《工人团结报》负责人: on Benigno as Negrín adviser (论作为内格林顾问的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 140; orders silence on libertarian communism (指示不许谈论自由共产主义), 第十九章注释38; calls for peace (呼吁和平), 455—456; on Negrín's demand for POUM death penalty (关于内格林要求判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死刑), 519; dismissed from *Solidaridad Obrera* (被解除《工人团结报》负责人的职务), 623
- Toynbee, Arnold J. (阿诺德·J.汤因比), 英国历史学家: on Russia's plan to stay aloof from Western Powers conflict (论苏联打算对西方列强的冲突袖手旁观), 169; reasons for desired Anglo-German rapprochement (英德希望友好的原因), 178—179
-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运输业): union control of (工会控制运输业), 第

四章注释88

- Treball* (《劳动报》),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喉舌: 84—85, 396, 400, 409, 426
- Tribunales Especiales de Guardia (特别安保法庭): created by decree to repress treason (Dec.1937)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镇压叛国罪的法令设立), 514
- Tribunals, revolutionary (革命法庭): replace law courts (取代法院), 50; replaced by legalized courts (被形式合法的法庭所取代), 219
- Tribunals of Espionage and High Treason (间谍和叛国罪法庭): created by decree of 23 June 1937 (由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颁布的法令设立), 504
- Trotsky, Leon (列昂·托洛茨基): Nin and Andrade seek asylum for (宁和安德拉德为其谋求政治避难权), 405, 第四十章注释3; differences with POUM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意见分歧), 406; attacks Maurín (攻击毛林), 406; on possibility of proletariat control in Catalonia (论无产阶级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可能性), 444。另见Bolshevik Leninists; Friends of Durruti; POUM; Trotskyists
- Trotskyists (托洛茨基分子): POUM expels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开除托洛茨基分子), 406, 第四十章注释12; denounce POUM for entering Generalitat (谴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407; critical of USSR (批评苏联), 408; difine May events (认为五月事变的性质), 429。另见Bolshevik Leninists; Friends of Durruti; POUM; Trotsky, Leon
- Tuñón de Lara, Manuel (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 亲共历史学家: on Bollothen's views (论博洛滕的观点), 297; at 1985 colloquium on Negrín (出席一九八五年举行的内格林学术讨论会),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Tusell, Javier (哈维尔·图塞尔), 历史学家: at 1985 colloquium on Negrín (出席一九八五年举行的内格林学术讨论会),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Twelfth International Brigade (国际纵队第十二旅): statistics on (人数),

288。另见International Brigades

UGT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劳动者总工会) : and Madrid construction workers' strike (与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 7—8; led by Largo Caballero (由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 22, 25, 196; relation with Anarchosyndicalists (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关系), 23, 197—199, 225—226; opposes Prieto premiership (反对普列托担任总理), 29; economy taken over by (控制经济), 54; unions expropriate small businesses (工会没收小业主的财产), 57; and collectivization (与集体化运动), 58, 63, 64, 243; fears rise of small landowning peasant (担心拥有小片土地的农民的力量壮大), 64; minimally influenced by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受西班牙共产党的影响较小), 126; and PSUC (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130, 422; activities during Primo de Rivera's dictatorship (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时期的活动), 196—197; power held under 1931 Republic (一九三一年共和国初期拥有的权力), 198; serves as Madrid war bureau (作为国防部的情报部门), 259; holds pro-Caballero demonstration after fall of Malaga (马拉加失陷后举行支持卡瓦列罗的示威游行), 360; merges with FOUS (与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合并), 407—408; size of Catalan Federation (其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的规模), 第四十章注释21; expels POUM members (开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 408; proposes single security corps (建议统一治安部队), 417; with CNT, controls *telefónica*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共同管理电话局), 430; demands premiership and war ministry for Caballero (要求由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472; Caballero loses control of (卡瓦列罗失去对劳动者总工会的控制), 479; signs alliance with CNT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签订盟约), 554, 568—569; elects new national executive (选出新的全国委员会执委会), 558。另见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PSUC

UME (Unión Militar Española) (西班牙军人联盟), 右翼军官组织:
junior officers rotated by Azaña's government (阿萨尼亚政府应当将西

- 班牙军人联盟的年轻军官调换岗位) , 35; Miaja and Rojo members of (米亚哈和罗霍是其成员) , 291
- UMRA (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a Antifascista) (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 : Díaz Tintero and (迪亚斯·滕德罗与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 , 274; said to be outgrowth of Communist Unión Militar Antifascista (据说是共产党建立的反法西斯军人联盟的发展壮大) , 274
- Ungría, Major Domingo (多明戈·温格里亚少校) , 共产党员: guards Negrín's stronghold in Elda (负责警卫内格林在埃尔达的指挥部) , 694, 734—735
- Ungría, Colonel José (何塞·温格里亚上校) , 民族主义军官: operates SIPM (指挥宪兵情报局) , 738; meets with Casado's representatives (与卡萨多的代表会谈) , 740—741
- Unified Socialist Youth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见JSU, Federación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 Unió de Menestrals (加泰罗尼亚手工业者联合会) : created by Esquerra (由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创建) , 397
- Unió de Rabassaires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 composed of small farmers coerced into collectivizing (由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的小地主和佃农组成) , 76; dissatisfaction of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不满) , 395; links with PSUC (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关系) , 397, 399, 416
- Unió Socialista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 : as source of PSUC (作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发起者) , 397
-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劳动者总工会) 。见UGT
- Unión Militar Antifascista (反法西斯军人联盟) : relation to UMRA (与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的关系) , 274
- Unión Militar Española (西班牙军人联盟) 。见UME
- 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a Antifascista (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 。见UMRA
- Union of Young Communists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见JSU

- Unión Republicana (共和联盟)。见UR
- 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见PSUC
- Unser Wort* (《我们的话》), 德语托派报纸: 406
- UR (Unión Republicana) (共和联盟), 人民阵线中的温和派: and Martínez Barrio (与马丁内斯·巴里奥), 22, 38; no longer supports middle classes (不再支持中产阶级), 82; does not back Irujo and Aiguadé (不支持伊鲁霍和艾瓜德), 616. 另见Martínez Barrio, Diego; Liberal Republicans
- Urales, Federico (费德里科·乌拉莱斯), 无政府主义者,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父亲: on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论无产阶级专政), 392
- Uribarry, Lieutenant Colonel Manuel (曼努埃尔·乌里瓦里中校), 社会党人: flight of (逃跑), 601; briefly heads SIM (短期领导军事调查局), 601—602
- Uribe, Vicente (比森特·乌里韦),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代表共产党担任农业部长: appeals to antifascism of small farmers (向反法西斯的小地主发出呼吁), 85; on policy of violence against peasants (论侵犯农民的政策), 85—86; on Communist support of Giral government (论共产党支持希拉尔政府), 117; and Caballero (与卡瓦列罗), 121, 362, 367; named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被任命为农业部长), 122; legalizes farm confiscations (使没收耕地合法化), 236; issues decree allowing land restitution (颁布法令允许归还土地), 242, 522; grants no permanent legality to collectives (不给集体农庄永久性的合法地位), 243, 524; urges establishment of Popular Army (敦促建立人民军), 272—273; member of Higher War Council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324, 542; demands resignation of Martínez Cabrera (要求马丁内斯·卡夫雷拉辞职), 366; war council designates for military missions (战时高级委员会委派其执行军事任务), 375; on Communist influence in Catalonia (论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影响), 398; demands changes in Caballero's policies (要求改变卡瓦列罗的政策), 465; on Prieto (论普列托), 466, 471—472; named

to Negrín's governments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部长), 483, 585, 618; attempts to influence Prieto (试图影响普列托), 535; protests Antón's demotion (反对把安东降职), 542; on Negrín (论内格林), 671, 695, 732; directed to request Soviet aid (奉命请求苏联援助), 675; on government at Elda (论政府在埃尔达), 696

Uribe, José Antonio (何塞·安东尼奥·乌里韦), 巴伦西亚的共产党议员: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准备离开西班牙), 731—732

USSR (苏联): joins League of Nations (Sept.1934) (一九三四年九月加入国际联盟), 89; signs Franco-Soviet Pact (签订法苏条约), 89; appeasement of Germany caused by fear of (对苏联的担忧造成对德国的姑息), 90—93; adopts Popular Front line (采取人民阵线路线), 95, 99; and Anglo-German Naval Pact (与英德海军协定), 95—96; adheres to international 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 (Aug.1936) (一九三六年八月加入国际不干涉公约), 99; advocates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League of Nations (拥护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 107; publishes statistics on military aid to Spain (公布军事援助西班牙的统计数字), 107—108; runs risk in supplying aid to Spain (冒险向西班牙提供援助), 108—109; attempts to provoke French and British intervention (试图引诱英法两国进行干涉), 110, 180, 184; and Caballero (与卡瓦列罗), 第十一章注释26, 122—123; claims debt owed by Spain (1957) (声称西班牙欠其债务), 154; advisers in Spain (在西班牙的苏联顾问), 159—160, 277—278; fears both Anglo-German and Franco-German ties (对英法两国与德国的关系感到担忧), 180; purpose in Spain (在西班牙的意图), 234—235; representatives try to win over Baráibar (在西班牙的代理人试图争取巴赖瓦尔), 368, 370; criticized by Trotskyists and POUM (遭到托洛茨基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批评), 408; Negrín government defends (内格林政府为苏联辩护), 511—512; *Frente Rojo* defends (《红色阵线报》为苏联辩护), 512; refuses to declare war on Germany (拒绝向德国宣战), 574。另见Comintern; Soviet civilians and NKVD operatives in

Spain; Soviet officers in Spain; Stalin, Joseph

- Vaillant-Couturier, Paul (保罗·瓦扬-库蒂里耶),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 believes that bourgeoisie will not adhere to Franco-Soviet Pact (不相信资产阶级将会遵行法苏条约), 90
- Val, Eduardo (爱德华多·巴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军事领导人: opposed to imposition of commanders (反对强行任命部队指挥官), 331; with CNT Regional Committee of Defens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 705; named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works minister,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通讯和公共工程部长), 726
- Valderrobres (Teruel) (特鲁埃尔省的巴尔德罗夫雷斯地区): opposition to collectivization in (有人反对集体化), 71
- Valdés, Miguel (米格尔·巴尔德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on composition of PSUC (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构成), 397; named Catalan labor and public works councillor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403, 412; urges crushing "Trotskyists" (强烈要求镇压“托洛茨基分子”), 455; and replacement of Aiguadé and Irujo (与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 615—616
- Valladolid (巴利亚多利德): beginning of uprising (叛军起事), 42
- Vallellanos, Count of (巴列利亚诺斯伯爵)。见Suárez de Tangil, Fernando
- Valua (瓦卢亚), 苏联军官, 部队指挥官: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被斯大林清洗), 312
- La Vanguardia* (《先驱报》), 内格林的喉舌: 581, 608—609, 643, 644
- Vanni, Ettore (埃托雷·万尼), 前意大利共产党员, 巴伦西亚《真理报》负责人: on strength of Communist discipline (论共产党的纪律的作用), 126; on Belayev and POUM trial (论别拉耶夫与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第四十八章注释19; on final resistance (论最后的抵抗), 687; on PCE's reaction to Casado coup (论西班牙共产党对卡萨多政变的反应), 720
- Vansittart, Sir Robert (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 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

supports defensive alliance betwee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SSR (支持英国、法国与苏联建立防御同盟), 94; on immorality of allowing German expansion (论允许德国扩张的不道德), 94; Nicolson on (尼科尔森论范西塔特), 第八章注释29; removed from post by Chamberlain (被张伯伦撤职), 94, 652

Varela, General José Enrique (何塞·恩里克·巴雷拉将军), 右翼军官: deprived of command and imprisoned (被剥夺了指挥权并被监禁), 13; confronts Madrid militia and International Brigades (面对马德里民兵和国际纵队的抵抗), 288

Vaupshasov, Colonel Stanislav A. (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上校), 苏联顾问: on Negrín in Elda (论在埃尔达的内格林), 694; on Negrín's flight (论内格林逃走), 735

Vázquez, Mariano R. (马利亚诺·R.巴斯克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 succeeds Horacio Prieto (接替奥拉蒂奥·普列托), 207; accuses Communists of inciting farm laborers (指责共产党煽动农业工人), 241; on transformation of CNT columns into brigades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纵队改编成旅), 332; present at CNT confrontation with Companys (参加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孔帕尼斯的会见), 390; Casanovas asks his approval of new Catalan government (卡萨诺瓦斯请求其认可加泰罗尼亚新政府), 401; designated to go to Barcelona (被派往巴塞罗那), 436; and May events (与五月事变), 439, 451—452, 457—459; on CNT refusal to collaborate with Negrín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拒绝与内格林政府合作), 484; on health of CNT (Dec.1937)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健康发展), 499; protests repression of minority parties (抗议镇压少数派政党), 504; present at Molina's visit Negrín (莫利纳拜访内格林时在场), 528; on policy of conciliation (论和解政策), 567—568; represents CNT in meeting with UGT (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会谈), 568; backs demonstration for continued resistance (支持为继续抵抗举行的示威游行), 577, 580; equivocal position of (暧昧的立

- 场) , 580; at libertarian plenum (Oct.1938)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自由主义运动大会上) , 625—626; on Anarchists' mistakes (论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 , 625—626; and CNT reaction to Thirteen Points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十三点方案的反应) , 647—648
- Vega, Lieutenant Colonel Etelvino (埃特尔维诺·维加中校) , 共产党人军官: commands Eastern unit (指挥东部前线的部队) , 595; named head military command of Alicante (被任命为阿利坎特驻军的指挥官) , 715
- Veláiev (维拉耶夫) 。见Belayev
- Velao, Antonio (安东尼奥·贝劳) ,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named public works minister (20July 1936)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被任命为公共工程部长) , 47; named Negrín minister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部长) , 585, 618
- Verdad* (《真理报》) , 巴伦西亚的共产党报纸: 126
- Versailles Treaty (凡尔赛和约) : Germany violates by reintroducing conscription (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重新开始征兵) , 96
- Viana, Marqués de (比亚纳侯爵) , 前国王阿方索的侍从武官: with Bolín, requests Italian military aid (与博林一起请求意大利提供军事援助) , 101
- Vich (比克) : tanning trade centralized in (制革业被集中起来) , 59
- Vidali, Vittorio (维托里奥·维达利) , 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指挥官卡洛斯”和埃内亚·索尔门蒂, 意大利共产党人, 第五团政委,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 authority over Communist refugees in Mexico (对墨西哥的共产党流亡者的影响) , 第十三章注释23; on shipment of Vita treasure (关于“比塔”号游艇运送黄金财宝事件) , 218; Herbert Matthews on (赫伯特·马修斯论维达利) , 221; later activities of (后来的活动) , 第二十七章注释9; and organization of Fifth Regiment (与组织第五团) , 267—268; interviewed by Anna Louisa Strong (接受安娜·路易莎·斯特朗的采访) , 267—268; on Communists' control of Regular Army (论共产党人对正规军的控制) , 273; on political commissars (论政治委员) , 274; and Madrid defense (与马德里保卫战) , 284, 287; on Rojo's ambiguous political

allegiance (论罗霍含混不清的政治效忠对象), 300—301; on Kléber (论克莱贝尔), 303—304; on Gaykis's fate (关于盖基斯的下落), 319; and death of Nin (与宁之死), 506, 510; on Antón's demotion (论安东被降职), 542; ousted by Prieto (被普列托撤职), 544

Vidarte, Juan-Simeón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内政部副部长: alleges that Companys threatened gold seizure (声称孔帕尼斯曾警告过黄金有被夺走的危险), 150; on Miaja's Communist ties (论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 294; on importance of halting Extremadura plans (论阻止实施埃斯特雷马杜拉计划的重要性), 470; assumes undersecretaryship of the interior (担任内政部副部长), 486—487; on Caballero's hostility toward Vayo (论卡瓦列罗对德尔巴约的敌意), 487; on Nin's disappearance (论宁的失踪), 508; on understanding between Negrín and Communists (论内格林与共产党人之间的默契), 509, 578—579; on Morón's accusations (论莫隆的指责), 511; on Prieto and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关于普列托与社会党—共产党合并), 535—536; on Communist influence on UGT (论共产党对劳动者总工会的影响), 558; on proposed jailing of Caballero (关于打算监禁卡瓦列罗), 563; and Azaña on world war (与阿萨尼亚对世界大战的看法), 656

Vidiella, Rafael (拉斐尔·比迭利亚), 西班牙社会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 and creation of PSUC (与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130, 613; opposes Communist influence in PSUC (反对共产党控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398; joins Communist central committee (进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400; expelled from Militia Committee on entering Catalan government (因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被民兵委员会开除), 401; councillor of justice (担任自治政府司法专员), 412; councillor of labor and public works (担任自治政府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424; named labor councillor (June 1937) (一九三七年六月被任命为自治政府劳工专员), 495; and replacement of Aiguadé and Irujo (与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 615—616

- Vielayev (维耶拉耶夫)**。见Belayev
- Vigilance Militia (治安民兵)** : organized under Caballero government (由卡瓦列罗政府组织而成), 218
- Villalba, Colonel José (何塞·比利亚尔瓦上校)**, 马拉加防区指挥官: and loss at Malaga (与马拉加失守), 343—345; refuses to join military insurrection (拒绝参与军事叛乱), 第三十四章注释6
- Villar, Manuel (曼努埃尔·比利亚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社会熔炉报》负责人: on CNT entry into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 210; on dangers of CNT antimilitarization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军事化的危害), 324
- Viñas, Angel (安赫尔·比尼亚斯)**, 西班牙外交部官员, 历史学家: on aid sent by Hitler in July 1936 (论一九三六年七月希特勒提供的援助), 98; suspects Krivitsky's claims (怀疑克里维茨基的说法), 105—106; doubts importance of Stashevsky's role (怀疑斯塔舍夫斯基的重要作用), 143; on why gold shipped to Cartagena (论把黄金运到卡塔赫纳的原因) 145; on circumvention of Ley de Ordenación Bancaria (论规避银行法), 146; on absence of documentation on foreign exchange (论与外汇有关的资料的缺失), 147, 153; on Soviet bid to purchase Spanish ships (关于苏联希望购买西班牙商船), 第十四章注释29; on Negrín's approval of gold sales (关于内格林同意出售黄金), 152; on Spanish bank officials' detention in Moscow (关于西班牙银行职员被滞留在莫斯科), 第十四章注释53; on Negrín's attempts to get Soviet credits (论内格林试图得到苏联贷款), 153—154; on Caballero memoirs (论卡瓦列罗的回忆录),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on political damage done by revolution (论革命造成的政治损失), 638; on alleged arrival of Soviet war material (论所谓苏联的战争物资运到了), 674
- Vizcaya (比斯开省)** : no revolutionary economic changes in (经济结构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第四章注释76
- Volter (博尔特)**。见Voronov, N.
- Volunteer army (志愿军)** : Giral plans for (希拉尔政府计划建立志愿

- 军) , 250; attempts to assuage reaction of UGT to (努力缓和劳动者总工会对建立志愿军的反应) , 252
- The Volunteer for Liberty* (《自由志愿军》) , 国际纵队的英文刊物: 645, 651
- Voronov, N. (H.沃罗诺夫) , 化名博尔特, 苏联军官: on Soviet advice to Republican chief of staff (关于苏联人给共和国总参谋长的建议) , 278; and Gorev (与戈列夫) , 307; survives purges (免遭清洗) , 312
- Voros, Sandor (桑多尔·沃罗斯) , 国际纵队第十五美洲旅政委: on motives for fighting (论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动机) , 289; on terror in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论国际纵队中的恐怖行动) , 570—571
- Voroshilov, Kliment Y. (克利门特·E.伏罗希洛夫) ,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signs Stalin letter to Caballero (在斯大林写给卡瓦列罗的信上署名) , 165, 315; Krivitsky on (克里维茨基谈到伏罗希洛夫) , 310; Cisneros requests aid of (西斯内罗斯请求伏罗希洛夫帮助) , 673
- Ward Price, George (乔治·沃德·普赖斯) , 《每日邮报》记者: Rothermere requests more anti-Bolshevist articles (罗瑟米尔要求其多写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 , 91
- Weinberg, Gerhard L. (格哈德·L.魏因贝格) , 历史学家: on Germany's plan to prolong war in Spain (论德国打算拖延西班牙内战) , 104
- Weizsäcker, Ernst von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 ,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 and von Papen on France (冯·巴本论法国与魏茨泽克) , 652; and German-Soviet pact (与德苏条约) , 655
- Welczek (Welczek) , Count Johannes von (约翰内斯·冯·韦尔切克伯爵) , 德国驻巴黎大使: on possibility of Franco-German treaty displacing Franco-Soviet treaty (论法德条约取代法苏条约的可能性) , 第八章注释11; French foreign minister urges peace to (法国外长极力向其主张和平) , 171; and Daladier on noninterventionism (达拉第论不干涉主义与韦尔切克) ,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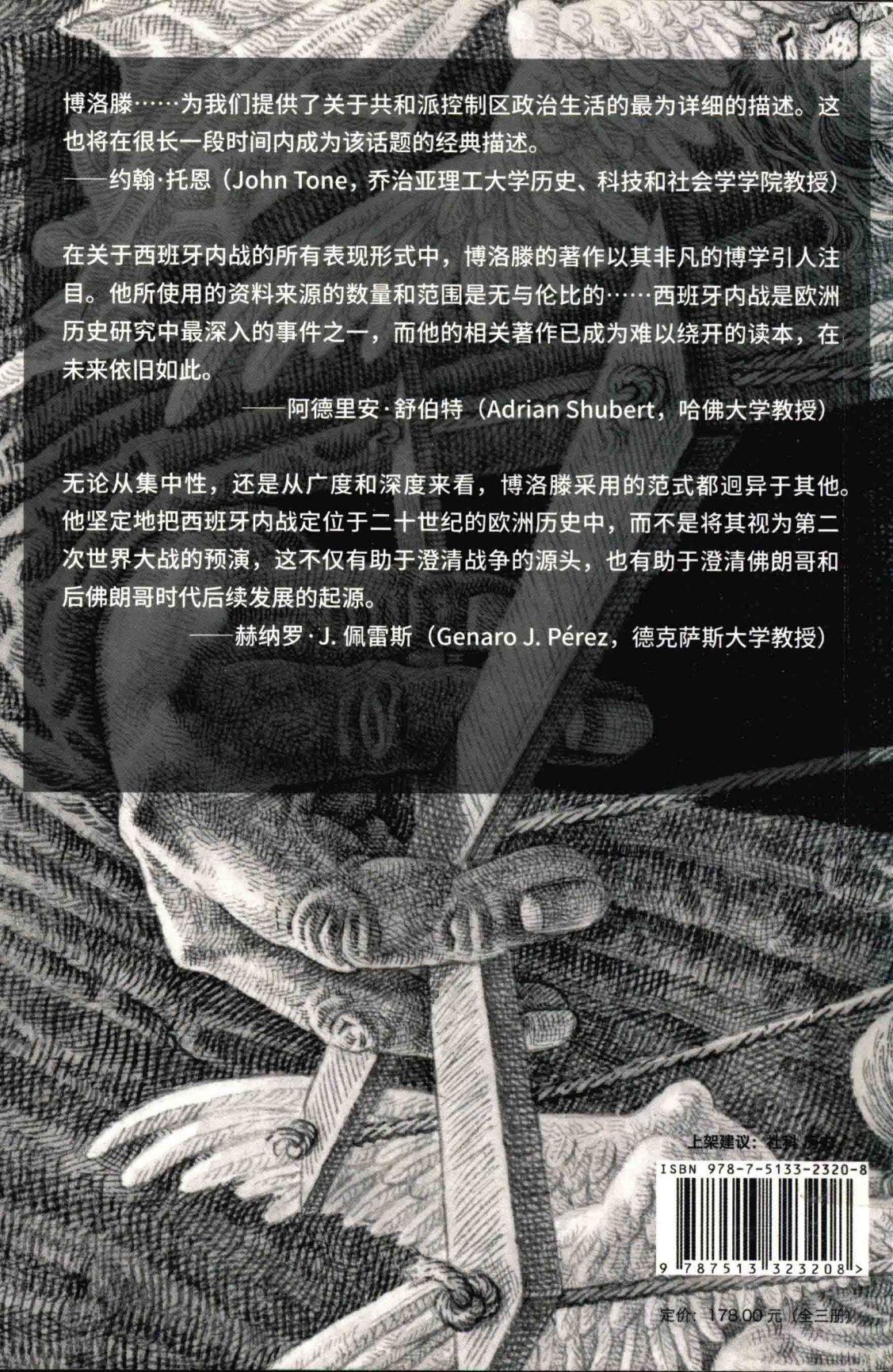
- Welles, Sumner (萨姆纳·韦尔斯), 美国副国务卿: on belief that West would benefit from German-Soviet war (论西方国家相信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有利于它们), 91
- Wheeler-Bennet, Sir John W. (约翰·W.惠勒-贝内特爵士), 历史学家: on chasm between USSR and rest of world (论苏联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 169; on Conservative conviction that Russia planned takeover (论保守派人士确信苏联打算控制世界), 172; on Germany's possible eastward expansion (论德国可能向东方扩张), 179
- Wigram, Lord (威格拉姆勋爵),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私人秘书: 94
- Willson, Sir Horace (霍勒斯·威尔逊爵士), 张伯伦的主要合作者和首席顾问: on hope of Anglo-German understanding (希望英德两国达成谅解), 169—170; portrait of (对威尔逊的描述), 第十五章注释6; and Chamberlain's appeasement policy (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 652, 654; and secret proposals to Germany (与向德国提出的秘密建议), 658—659
- Wohlthat, Helmut (赫尔穆特·沃尔塔特), 戈林派往伦敦的使者: and proposals made by Wilson (与威尔逊提出的建议), 658—659
- Wolfe, Bertram D. (伯特伦·D.沃尔夫), 美国共产党(反对派)领导人, 苏联问题专家: on Lenin's definition of dictatorship (论列宁对专政的定义), 77—78; on Orlov (论奥尔洛夫), 363; on POUM's allegiance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治态度), 406—407; asks Orlov about Nin's disappearance (向奥尔洛夫提出宁失踪的问题), 508
- Wolfe, Ella (埃拉·沃尔夫): informed of possible "suicide" of Krivitsky (得知克里维茨基可能“自杀”), 第九章注释43
- Woodcock, George (乔治·伍德科克), 历史学家: on unique nature of the collectivist movement (论集体化运动的独特性), 78
- Workers' Age* (《工人时代》), 美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喉舌: 505, 516, 521
- Workmen's committees (工人委员会): take control of ports and frontiers (港口和边境), 48—49

- World News and Views* (《世界新闻与观察》), 共产国际的报纸:
successor to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替代《国际新闻通讯》
的报纸), 668
- Wrench, John Evelyn (约翰·伊夫林·伦奇), 杰弗里·道森的传记作者:
on Nazi Germany as defense against communism (论作为反共屏障的纳粹
德国), 173
- Yagüe, Pablo (巴勃罗·亚格), 劳动者总工会成员, 共产党员, 保卫马德
里委员会军需委员, 295
- Yakovlev, Alexander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飞机设计师: on purge of
Smushkevich and Rychagov (论斯穆什克维奇和雷恰戈夫被清洗), 312
- Yezhov (叶若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 Krivitaky on (克里维茨
基论叶若夫), 310—311; Orlov on (奥尔洛夫论叶若夫), 312
- Zabalza, Ricardo (里卡多·萨瓦尔萨): 社会党左派的(劳动者总工会)
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书记: on voluntary farm collectivization (论自愿
实行的农业集体化), 64; on rural land confiscations (论农村的没收土
地), 236—237, 239—240; on destruction of collectives (论破坏集体
农庄), 522
- Zetland, Lord (泽特兰勋爵), 英国印度事务大臣: on fear of Bolshevization
of Europe (论对欧洲布尔什维化的担忧), 170—171
- Zinoviev, Grigorii E. (格里戈里·E.季诺维也夫), 布尔什维克: POUM
protests execution of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抗议处决季诺维也夫), 408
- Zubiaurren, Antonio (安东尼奥·苏维奥伦),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西班
牙特工: and alleged plot to assassinate Prieto (与所谓暗杀普列托的阴
谋), 549
- Zugazagoitia, Julián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 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并
且主管《社会主义者》: on Casares and Azaña (论卡萨雷斯与阿萨尼
亚), 第二章注释5; on clashes within the Socialist party (论社会党内部
的冲突), 22; on distrust of Casares (论人们不相信卡萨雷斯), 32;

on Azaña's ignorance of army's plans (论阿萨尼亚不知道军队的叛乱计划), 34; on Calvo Sotelo's assassination (论卡尔沃·索特洛被害), 37; on invitation to join Martínez Barrio's government (论马丁内斯·巴里奥发出的加入其政府的邀请), 41; on adversaries of the Republic in the Assault Guard (论突击卫队中共和国的敌人), 42—43; on collapse of Republican state (论共和国政权的崩溃), 48; on control of officers by sailors' committees (论海军军官被水兵委员会处置), 49; on public enthusiasm greeting Caballero government (论卡瓦列罗政府受到公众的热情欢迎), 122; on belief that Madrid could not be defended (论没有人相信能够守住马德里), 284; on Miaja (论米亚哈), 285, 292—293; on Kléber (论克莱贝尔), 303; on Prieto (论普列托), 454, 465; on arrival of assault guards in Barcelona (论突击卫队到达巴塞罗那), 第四十三章注释62; named Negrín interior minister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内政部长), 483, 486—487; on Ortega's political allegiance (论奥尔特加的政治效忠对象), 486; on NKVD influence in Negrín government (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内格林政府的影响), 487; on Negrín's aim to dismantle CNT export groups (论内格林解散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出口组织的目的), 491; does not know of seizure of POUM headquarters (不知道占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的行动), 500, 509—510; and investigation of Nin's disappearance (与对宁的失踪的调查), 508, 510; threatens to resign (以辞职相威胁), 510; reacts to Morón's accusations (对莫隆的指控的反应), 511; fears antagonizing Soviets (担心招致苏联人不满), 511; on Aragon Defense Council (论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525; approves removal of Valencia Socialist federation committee (同意取缔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 561; on proposed jailing of Caballero (关于打算监禁卡瓦列罗), 563; on Republican loss in Aragon (论共和派在阿拉贡地区的失败), 570; on Negrín (论内格林), 588, 629, 643; on Cerdón (论科登), 593; Negrín appoints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national defense" (内格林任命其为“国防部秘书长”), 593, 597—

599; fate of (被处决的命运), 678; on stupidity of resistance (论抵抗政策的愚蠢), 691

Zunzunegui (顺苏内吉), 君主主义者: negotiates purchase of Italian war material (商谈购买意大利的战争物资), 101



博洛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共和派控制区政治生活的最为详细的描述。这也将很长时间内成为该话题的经典描述。

——约翰·托恩（John Tone，乔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科技和社会学学院教授）

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博洛滕的著作以其非凡的博学引人注目。他所使用的资料来源的数量和范围是无与伦比的……西班牙内战是欧洲历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事件之一，而他的相关著作已成为难以绕开的读本，在未来依旧如此。

——阿德里安·舒伯特（Adrian Shubert，哈佛大学教授）

无论从集中性，还是从广度和深度来看，博洛滕采用的范式都迥异于其他。他坚定地把西班牙内战定位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历史中，而不是将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这不仅有助于澄清战争的源头，也有助于澄清佛朗哥和后佛朗哥时代后续发展的起源。

——赫纳罗·J·佩雷斯（Genaro J. Pérez，德克萨斯大学教授）

上架建议：社科历史

ISBN 978-7-5133-2320-8



9 787513 323208 >

定价：178.00元（全三册）